

序 言

拙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是在1947年出版的（中译本1956年三联书店出版。——译者）。第一卷所包括的时期是，从殖民地时期开始到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成立为止，该会创立于1881年，即“有组织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成立的那一年。

本卷继续叙述从1881年到十九世纪末年的情况。同前卷比较起来，本卷涉及的范围虽然较小，但是所讨论的问题和事件，对于了解美国现代工人运动的兴起却是非常重要的。本卷所包括的二十年，确定了随后许多年的工人运动的型式和前景。这些年代标志着劳工骑士会（第一卷中译本译作“劳工协会”。——译者）的兴起和衰落，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初期发展，社会党的成立，人民主义的兴起和衰落，垄断资本主义的成长，以及美国帝国主义的出现。在这些年代中，在美国诞生了现代工人运动。

1897年4月，奥伯林学院的W. M. 伯克教授写信给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塞米尔·冈伯斯，问他是否可以介绍一本记载十九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劳工运动的详尽而可靠的历史书籍。冈伯斯答复伯克教授说，有关上述时期的劳工运动史“尚未编写……大部分史料都收藏在我会档案库的通讯卷中，而且由于大家都忙于工作，以至没有人去编写这样的一本历史，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人有时间和机会来着手进行这项工作”。

自从岡伯斯答复伯克教授之后，有关八十和九十年代工人运动史的問題并没有被忽视。但是，在论述这二十年间的书籍中，沒有一本——包括約翰·坎門司和他的威斯康辛大学同事們所写的巨著在內——是根据美国劳工联合会档案中的原始資料写成的。因为，劳联自从成立时起，它的案卷除了对劳联的工作人员公开外，对任何人一直都是不公开的。对于现代美国工人运动初期情况感到兴趣的学者們，不得已只好在沒有这种最重要的原始材料的情况下来描述这一段引人注意的重要历史。

可是，作者很幸运，能够閱讀到美国劳工联合会总部的大批原始資料。我在劳联大厦的地下室和塞米尔·岡伯斯紀念館中花費了几个月的時間，翻閱了几十万件来自世界各地劳工組織和劳工領袖的书信和文件，这批材料装滿了成千的板箱、信匣和文件柜。我很感謝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弗劳倫斯·梭倫和其他諸位，他們給了我研究和利用这一大批材料的机会。

在我准备写这本书的期間所閱覽的最重要的資料中，除了劳联总部的原始文件之外，还有劳工騎士会全国总会长泰倫斯·文森特·泡德利的文件。这些文件收藏在美国天主教大学莫倫图书馆里。这批材料大約包括七万五千份书信、书信簿、日記和剪报册，它們是了解劳工騎士会兴衰的极有价值的資料。我感謝美国天主教大学的亨利·布朗恩神甫，他給了我研究和利用这批重要材料的机会。

除上述两个主要来源以外，在准备写这本书的期間，我还在几十个图书馆和历史学会閱讀了大批文稿、报纸、小册子以及发表过和未发表的专题論文。我謹在此向下述机构的工作人员致謝：威斯康辛州历史学会，国会图书馆，密执安大学拉巴迪收藏館，加利

福尼亚大学班克罗夫特图书馆, 明尼苏达历史学会, 芝加哥约翰·克赖勒尔图书馆, 大英博物馆, 兰德学校, 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的公立图书馆, 以及下述学院和大学的图书馆: 威斯康辛、哈佛、加利福尼亚、南加利福尼亚、霍尔约克山、雷德克利福、康内尔、哥伦比亚、利兰德·史坦福、芝加哥、纽约、明尼苏达、霍华德、西安大略、普林斯顿、宾夕法尼亚和图赖恩。

菲利浦·方纳

于纽约州哈德逊河畔克罗顿城。

1955年11月。

目 次

序言	VII
第一章 1880—1890 年的工业状况	1
工业的成长(2) 托拉斯的兴起(3) 机器的作用(5)	
貧富之間的对比(6) 移民入境的作用(8) 劳动条件	
(11) 爭取劳工立法的努力(19) 法院的作用(20) 資	
本是造成群众貧困的原因(23) 劳工报刊(26)	
第二章 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运动	29
拉薩尔派和馬克思主义者(29) 紐約中央工会(30) 犹	
太社会主义者(32) 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33) 无政府	
主义者(35) 国际工人协会(37) 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	
府主义者(40) 德籍美国人社会主义者的作用(42) 伯	
拉米和工业国有化运动(46) 社会主义劳工党的貢獻	
(47)	
第三章 劳工騎士会的兴起	49
1881 年以后劳工騎士会的成长(49) 抵制貨物的作用	
(50) 1885 年的高尔德罢工(53) 会员人数的激增(57)	
第四章 劳工騎士会和劳工团結	62
熟练工人的立場(63) 外国出生的工人和劳工騎士会	
(64) 中国工人(65) 妇女和劳工騎士会(68) 罢工中	
的妇女(70) 騎士会的妇女领导人員(73) 黑人会员	
(76) 落后的影响(77) 黑人和白人的团結(80) 劳工	

騎士会的黑人干部(82)	
第五章 劳工騎士会的政策和领导	87
教育的作用(87) 反工会主义(90) 对政治行动的态度(94) 对罢工的态度(96) 第二次高尔德罢工是怎样被出卖的(98) 肉类罐头厂工人罢工被出卖了(102) 天主教会的作用(104) 泡德利的官僚领导机器(107) 社会主义劳工党向泡德利挑战的失败(109)	
第六章 有組織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劳动节和五一节	111
有組織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111) 劳动节的建立(114) 八小时工作制(117) 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創始(121) 第一个“五一节”(124)	
第七章 秣市惨案	127
麦考米克屠杀事件(127) 秣市广场(128) 扣紅帽子(129) 大会审的滑稽剧(131) 是誰投擲的炸彈(134) 辯护运动(136)	
第八章 政治运动的高漲	141
雇主們的进攻(142) 西斯抵制案(144) 紐約劳工党的建立(146) 亨利·乔治的作用(147) 克拉倫頓大厅代表大会(148) 劳工党的竞选运动(150) 扣紅帽子(154) 选举結果(157) 其他各地的劳工政党(159) 芝加哥的政治行动(160)	
第九章 美国劳工联合会	163
反工会分子(163) 劳工騎士会和制雪茄工人国际工会(165) 全国性工会會議(168) 克利夫兰大会(171) 里奇曼大会(173) 美国劳工联合会(175) 美国劳工联合会的章程(176)	
第十章 劳工政党的衰落	179

1887年选举中的劳工(179) 亨利·乔治的分裂作用(180) 1887年的錫腊丘茲代表大会(183) 驅逐社会主义者(184) 进步党(189) 芝加哥的衰落情况(191)	
第十一章 劳工騎士会的衰落	194
衰落的原因(194) 同各工会的磨擦(198) 对南方会员的攻击(199) 1887年明尼阿波利斯大会(200) 批評泡德利的人被驅逐出会(203) 劳工騎士会变成了农村組織(206) 泡德利被逐出騎士会(207) 衰落后面的悲剧(209)	
第十二章 美国劳工联合会形成的年代	213
岡伯斯的作用(214) 劳联早期的組織者(215) 岡伯斯論劳联的目的(217) 1889—1891年間的八小时工作日运动(222) 岡伯斯強調团结(230) 岡伯斯的立場(232)	
第十三章 早期的劳联和劳工团结	237
女工(237) 黑人工人(244) 新奥尔良总罢工(251) 外国出生的工人(256)	
第十四章 荷姆斯台德罢工	259
罢工事件的背景(259) 罢工开始(261) 对平克尔頓密探进行的战斗(263) 罢工的延續(266) 伯克曼插曲(269) 罢工工人的困境(272) 罢工失敗的結果(275)	
第十五章 考尔克里克和庫尔德阿倫地区	277
田納西州的囚犯劳役制度(277) 囚犯的释放(279) 向拘留营进军(281) 立法會議(283) 强襲囚犯营(284) 奧立佛泉的战斗(287) 恐怖統治(289) 西部矿工的情况(291) 西部矿工們組織起来了(292) “和平說服”(294) 軍隊开到了(295) 审讯(296) 西部矿工联合会的組成(297)	
第十六章 1893年的經濟危机	299

失业(299)	要求社会救济(300)	失业工人举行群众示威运动(302)	百万富翁的抗議(304)	到华盛顿去(307)	雇主設法剝夺工人的收获(310)	劳工团结會議(313)						
第十七章	铁路兄弟会和美国铁路工会					315						
	铁路兄弟会的特点(315)	德布斯号召团结(317)	铁路工人統一組織最高工会代表會議(319)	布法罗的轉轍工人罢工(323)	美国铁路工会(325)	大北铁路的罢工(329)	雇主們的联合进攻(331)					
第十八章	普尔曼罢工					334						
	普尔曼公司开始的罢工(334)	抵制运动开始(337)	铁路陷于瘫痪状态(338)	联邦政府的干涉(340)	禁令(341)	联邦军队(343)	扣紅帽子(345)	禁令的效果(346)	芝加哥的总罢工(347)	布里格斯旅館的會議(348)	对罢工領袖的审判(353)	普尔曼罢工的重大意义(355)
第十九章	1890—1896年的社会主义者和劳工运动					359						
	德李昂主义(359)	美国劳联和社会主义劳工党領袖們之間的斗爭(362)	德李昂要求社会主义劳工党人退出美国劳联(369)	“政治綱領”(371)	对“政治綱領”进行复决(372)	1894年代表大会(374)	社会主义劳工党人的反应(377)	德李昂和劳工騎士会(380)	社会主义行业和劳工联盟(382)			
第二十章	劳工与早期的人民主义					387						
	劳工騎士会和农民同盟(387)	在經濟战綫上农工团结一致(388)	社会主义劳工党和人民党(391)	岡伯斯的立場(393)	选举結果(398)	选举后的农工团结一致(400)						
第二十一章	劳工人民主义的兴起					402						

农民和劳工的团结(402)	银币的自由铸造(404)	伊利诺州的劳工和人民党人联盟(407)	劳工人民主义的传播(413)	网伯斯反对劳工人民主义(413)	1894年的选举(415)	选举结果(419)
第二十二章	劳工人民主义和 1896 年的选举 423				
人民党的分裂(423)	保守派的失败(425)	1894年劳联大会的影响(426)	1895年的选举(428)	人民党人与民主党人合流(430)	社会主义劳工党与合流(432)	劳工支持白里安(434)
网伯斯的作用(436)	亲麦克金莱统治的恐怖行径(438)	恐怖的后果(440)	选举结果(441)	反对政治行动的趋势(443)	劳工人民主义衰落的原因(444)	
第二十三章	劳联与劳工团结(1896—1901年) 446				
黑人工人的不满(448)	劳联歧视黑人的工会政策(450)	劳联领袖为歧视黑人的工会政策辩护(455)	在就业方面歧视黑人的情况(457)	歧视黑人的工会政策和白人工人(459)	领导人的白人沙文主义(462)	劳联和外国出生的工人(466)
劳联和移民(468)	对外国出生的工人的限制(470)	劳联和女工(471)				
第二十四章	劳工和托拉斯 477				
应付挑战的劳工纲领(479)	劳联的漠视态度(481)	技能工会主义和托拉斯(483)	劳联领袖维护托拉斯的利益(487)	工人们反对维护托拉斯(489)	社会主义者与托拉斯(492)	劳联和反托拉斯运动(494)
全国公民联合会(497)						
第二十五章	1897—1901年的劳工与社会主义 502				
社会民主联盟增加了成员(503)	劳联与社会民主联盟(504)	社会民主党(507)	社会民主党和独立工党(512)	德布斯的贡献(514)	社会主义行业和劳工联盟	

的分裂作用(515) 社会党(519)

第二十六章 劳工与美西战争..... 523

劳工反对战争(524) 1897年的劳联大会(527) “记住
 缅因号战舰事件”(529) 社会主义者反对同西班牙作战
 (533) 工会屈从于战争狂热(534) 劳工和社会主义力
 量反对战争(538)

第二十七章 劳工与帝国主义..... 541

劳工反对帝国主义(542) 1898年的劳联大会(544) 劳
 工反对帝国主义条约的斗争(547) 白里安的作用(549)
 劳工和反帝同盟(551) 共同的压迫者(555) 反帝国主
 义的政治行动(559) 反帝国主义的第三党(561) 1900
 年的选举(563) 劳联向帝国主义者投降(566)

引文注..... 569

索引..... 645

第一章

1880—1890 年的工业状况

热情的劳工记者约翰·斯文登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写道：“这是革命的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类的精力是无穷无尽的。在我们这个时代，生命力是异常活跃的。世界似乎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变动得更快。在我们这一代中已经发生了许多巨大的变化；还有一些巨大的变化正在发展中；另外更有一些巨大的变化已迫在眉睫。一种新的精神正在开始传播，它在各处都表现了出来。事物在不断地前进。人类所不能逃避的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①

对于在八十年代发生着剧烈动荡和波动不已的经济变动的多事之秋来说，当时的这种评述正是一个适当的介绍。美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像当时那样强烈和广泛的劳工斗争。在大城市和小集镇里，劳工的队伍组织起来了，并且通过一系列震撼国家基础的罢工来渲泄长年遭受剥削的积忿。当时的一篇报导写道：“1886年，有组织的劳工中间发生了比我国过去历史中任何年代都更为深刻和更为广泛得多的骚动……人们将永远记得，1886这一年是劳资之间进行斗争的最重要的一年。”一位历史学家把1886年叫做“革命年”。同卡尔·马克思一起创立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87年写道：在十个月中，“美国社会发生了一次在其他任何国家中至少要十年才能完成的变革”。②

工业的成长

南北战争结束了奴隶制，这就确保了工业资本主义在全国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随后立即发生了几乎空前的经济扩张。从1860年到1894年，在工业品的生产方面，美国由世界第四位跃进到第一位，到1894年占世界总产值的 $\frac{1}{8}$ ，比英国多一倍以上。

美国在工业方面上升到领先的地位，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特别显著。在制造业方面，雇佣劳动者的数目从1880年的大约二百七十五万人增加到1890年的五百八十八万人。全国人口中从事制造业的百分比从1880年的5.45%增加到1890年的7.5%。在1880到1890年这十年中，美国铁路里程从九万三千二百三十九英里延长到十六万三千五百七十九英里。到了这十年的末尾，美国的铁路长度超过了整个欧洲的铁路，约等于世界铁路里程的一半。1870年，美国的钢铁产量还低于英国和法国的产量，但是到了1890年，美国就远远地超过了这两个国家而生产了世界钢铁供应量的 $\frac{1}{3}$ 以上。在1875到1885年之间，宾夕法尼亚州的钢产量从十四万三千三百七十四吨增加到一百一十零九千零三十四吨。烟煤的总开采量在1880年达到四千一百八十万吨，而在1890年则为九千九百四十万吨。

在这十年中，在制造业方面的投资额差不多增加了两倍，从1880年的二百七十九万美元增加到十年后的六百五十二万五千元。据约西亚·史特朗博士的估计，1880年美国的国富是四百三十六亿四千二百万美元，而1890年则为六百一十四亿五千九百万美元。^③

托拉斯的兴起

在美国工业迅速增长的同时，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发生了资本的极度集中和大股份公司的出现。壟断的倾向几乎在所有的工业部門中都显示出来了。威斯康辛州劳工局局长弗兰克·富勒总结了当时的情况說，“几乎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都被企业联合組織、壟断組織和联营組織提高了。”^④

联营組織出現于 1873 年的恐慌之后，它在铁路事业方面得到了广泛的采用。它是若干企业单位的一种联合組織，这个組織的成員通过訂立价格协定的办法，来瓜分現有的市場，从而控制价格。虽然 1887 年的州际商务法案曾宣布联营組織为非法，但是，由于当时联营組織已經开始为托拉斯所代替，所以这一法案对于壟断倾向的影响是很小的。在托拉斯的組織形式中，股东将足以起控制作用的一定数量的股票交由托拉斯的董事会保管，自己則持有股票证明书。美孚油公司早在 1879 年就采用了这种办法，从而控制了 95% 的炼油业。

在美孚油公司取得显著的成功之后，托拉斯很快就变成了美国工业联合組織的最流行的形式。1884 年成立了美国棉油托拉斯。一年后，又成立了全国亚麻油托拉斯。1887 年，酿造业和养畜业公司（威士忌托拉斯）、炼糖公司（糖业托拉斯）、全国鉛业托拉斯、繩索业托拉斯等等相继成立。^⑤

旧金山的《阿戈諾报》在下述一篇文章中很生动地描繪了大規模成立托拉斯在 1890 年所达到的程度。这篇文章轉載于 1890 年 2 月 22 日的《輿論报》上：

“对于那些不大注意这些現代壟断組織的人來說，是不容易认

識托拉斯組織所包括的範圍的。要把托拉斯的全部名單開列出來，並舉出它們的罪惡行為，簡直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我們不妨看一看少數幾種大家都知道的為托拉斯所控制的貨品吧。如果一個人想修建一棟房屋，他必須從木材托拉斯那里購買木材，從釘子托拉斯那里購買釘子，從窯業托拉斯那里購買磚瓦；他所雇用的油漆匠從亞麻油托拉斯那里購買亞麻油，從白鉛托拉斯那里購買白鉛；如果他要在房子的周圍修一道柵欄，他必須在木材托拉斯或者鐵絲網托拉斯之間選擇一家去光顧。地板上使用的油布為一家托拉斯所控制；他的廚房的爐子來自另一個托拉斯。他的孩子們用的石板、石筆、膠鞋和蓖麻油也為一些托拉斯所控制。托拉斯控制着他食用的糖和鹽；如果他是一個零售商，那麼，托拉斯也控制着他在經營上用的紙袋。如果他是農民的話，他就要受鋼犁托拉斯的影響，載運他的產品的鐵路公司受到鋼軌托拉斯、酸性轉爐鋼托拉斯、鐵錐釘和墊板托拉斯的壓迫。他也許能夠逃過其他的托拉斯，但是難以逃脫麻袋托拉斯，繩索托拉斯，礮砂托拉斯，棉籽油托拉斯，或銅、鉛、鋅、鎳、錫托拉斯的勢力範圍的威脅。在他度過了為托拉斯所圍困的一生以後，他死去的時候，還要落到全國棺材組合或殯儀托拉斯的手中。”^⑥

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已經為二十世紀財政資本的統治奠定了基礎。像摩根公司那樣龐大的銀行已經出現了，它們吸收小銀行的財產，並且把控制範圍擴大到鐵路和工業公司方面。^⑦

總之，壟斷已經變成了美國資本主義的主要特徵。小製造商的時代、自由競爭企業的時代正在消逝，它正在被八十年代大家稱之為“新封建主義”的時代所代替。格羅弗·克利夫蘭總統在1888年12月3日致國會的咨文中說：“當我們看到集合起來的資本的成

就时，我們就会发现托拉斯、企业联合組織和壟断組織的存在，而公民們却被抛在一边掙扎着，或是在铁蹄下被踐踏至死。大公司本来應該是受法律严密限制的产物，是人民的僕人，但是，却很快地成了人民的主宰。”^⑧

机器的作用

机器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是八十年代最主要的发展的一部分。在这十年期間，美国制造业所使用的全部馬力增加了 85%。专利許可证的頒发数目也从七十年代的每年平均一万三千件左右增加到八十年代的二万一千件左右。在以前从来没有受到机器影响的工业中，这种大量的增加，发生了重大影响。塞米尔·岡伯斯在 1887 年严正地指出：“在过去几年来，机器代替劳工的情形，超过了美国历史上任何类似的时期。”紐約劳工統計局于 1894 年总结全国趋势的时候指出，从 1880 年以来，在紐約州虽然机器的使用大为增长，但是工人数目增加的百分比却很小。1888 年，一位劳工发言人宣称，“节省劳动的机器”这个名称，不如說是“节省工資和排挤劳工的机器”来得更为确切。^⑨

由于工厂制度、大規模生产方法和使用机器的迅速推广，雇佣劳动者的地位起了激烈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工人不再是有自尊心的手工艺工人，而正在变成仅仅是大机器的附屬品。他們的工作条件，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代表无定主的不参加管理工作的公司所有者的經理所支配的。全国的工人都抱怨說，他們不得不“忍受那些傲慢和不擇手段的工头、强取豪夺的监工、貪得无厌和沒有同情心的經理、富有和貪婪的包工、殘酷和自私自利的資本家的压迫”^⑩。

在许多工厂中，工人常常被当作只是他们所操作的机器的零件。一位新英格兰的牧师感慨地说：“现在简直愈来愈把操作者当作机器的一个轮子或销子使用。在雇主的眼中，他很像是一匹骡子或是一支纺锤，如此而已……除非有利可图，雇主就丝毫不管操作者是谁，他住在什么地方，他的个性如何。”雇主们本身的许多言论也证实了这一点。例如，据阿伯斯说，一位麻萨诸塞州的制造商——国会议员——曾经说：“我看待我的雇工和看待机器完全一样，是为了我的利益而加以使用。当他们老朽无用的时候，我就不要他们了。”^①由于机器的运转速度越来越快，年轻的工人发现自己很快就变成“老朽无用”了。麻萨诸塞州一个鞋厂的监工直截了当地对一个劳工领袖说：“把一个身强力壮形体健全的十八岁年轻小伙子放在这里的任何一架机器旁边做工，我能够使他在二十二岁的时候头发就变成灰白。”^②

贫富之间的对比

《哈特福新闻》在1883年宣称：“百万富翁太多了，穷人也太多了。”整个美国是一个贫富悬殊的国家。在天秤的一端是无限的豪富。恩格斯曾经指出，构成新的金融寡头的“强盗大王”是一批“百万富翁”，他们的财富是“难以用我们的可怜的马克、盾或法郎来表示的……”。由于互相竞赛豪华的缘故，那些处于镀金时代的“金融贵族”——高尔德家族、范德比尔特家族和其他人等——加深了“那些富而不劳和那些劳而一无所有的人”之间的日益扩大的鸿沟。他们狂妄地炫耀富有的情形，甚至使得著名的华尔街银行家亨利·克留斯在他的回忆录中都作出了如下的评论：“如果说有一种事实能够证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是合理的话，那就是像

在过去短短的几年内我国的铁路巨头们变成了暴发户的那种情况。”^⑬

在天秤另一端的情况是怎样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研究一下美国工人阶级的工资、工时和居住条件。

关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工资总数，缺少可靠的数字资料，但是塞米尔·岡伯斯在 1883 年所说的话很能反映出实际的情况，他说：“工人的工资现在比 1870 年少了。”1870 年的美国国情普查估计，每人每年的平均收入是四百美元略多一点；1880 年的普查估计则是三百美元多一点。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地区，几家最大的煤矿公司所付出的工资，可以证明这种下降的趋势。1880 年，每开采一吨煤，矿工所得的工资是九角二分；十年后，开采同样数量的煤，工人只得到七角九分。在麻萨诸塞州劳工局 1883 年的年度报告中，赖特局长指出：从 1875 年到 1880 年，工人从自己的劳动所获得的收入份额“不但毫未增加，反而减少了 $\frac{1}{6}$ ”。在伊利诺州，对一百一十四个企业从 1882 年到 1886 年的工资记录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这些企业中有七十一个的工资减少了，二十三个增加了，有二十个没有变动。《勃拉德街报》在 1885 年所进行的一次调查证实了这种下降的趋势。该报发现工资平均削减了 15%，在采煤业方面削减最多——40%，营造业方面削减得较少。^⑭

促使工资下降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最初几年的特征是经济萧条，直到 1886 年才完全恢复了元气。在萧条最严重的时期，美国差不多有一百万失业工人。工厂倒闭，工资削减。1884 年底，《约翰·斯文登报》指出，“我们不可能把全国几十种工业在上周内削减工资和解雇工人的报道全部刊登出来，那将会占满报纸的篇幅。”这家报纸的评

論写道：“确定工人工資率的乃是失业工人”，从以后每一周的发展情况看来，每一种新的情况都证实这个評論的正确性。

1884年，一个新英格兰的制造商說：“每天早晨我站在我的工厂門口，不得不拒絕那些願意为每天一块錢而来工作的男人們的請求……和那些乞求每天五角錢工資的工作机会的妇女們……显然，現在有大批的人願意按照一般通行的低工資率受雇，但却找不到工作。”^⑮

移民入境的作用

同过去一样，資本家用来压低工資率的一个主要方法是制造劳工过剩現象。劳工后备軍里面充斥了从乡村流入城市的人口。大量流入的外来移民也使劳动后备軍大大扩充了。在1880年到1890年的十年間移入美国的人数一共有五百五十多万；比前十年多二百五十万，比九十年代多一百五十万。^⑯

对于意大利、匈牙利、羅馬尼亚、德国和斯堪的那維亞各国的不滿現狀的农民來說，对于遭受集体屠杀以及生活与工作的自由受到越来越大限制的沙俄的犹太人來說，美国生活的燦烂描述引起了热烈的反应。向他們作这种描述的是那些极想在每次返回美国的航行中都能滿載移民的輪船公司以及拿佣金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是为寻找非熟练工人的工业家，为渴望使未来的主雇和购地者在自己的铁路沿綫定居下来的铁路地产公司，和为找人帮助发展农业与工业的各州而服务的。这些代理人所散发的傳单告訴貧困的欧洲农民說，他們在宾夕法尼亚煤矿区或者新英格兰的紡織厂里每天能够賺二元五角到三元五角美金。^⑰

普通的欧洲移民肩負着沉重的包裹蹣跚地走下跳板，面对着

在異乡謀生的眼前迫切問題。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他們是由勞工局接收过来，然后送到铁路、工厂、矿山、木場等地去工作。这些勞工局向雇用非熟练工人的雇主分送傳单，提供大量的工人，而且，在許多情況下，还說明可以按照比現行工資率低得多的低廉工价雇到勞工。例如，紐約城意大利人勞工局提出按一天五到六角錢的工資供应任何人数的工人，而且甚至願意規定“工人可以服务一年到五年而不要求增加工資”^⑱。

各国新来的移民在开始进入美国工业的时候，总是充当罢工破坏者的角色。他們在欧洲受到代理人的动人的諾言的引誘，完全沒有意識到他們在新世界里将被利用的情形，糊里糊塗地变成了貪婪的資本家进行削減工資和破坏工会的工具。^⑲

要把八十年代中被厂方雇用移民勞工或罢工破坏者的政策所削弱和破坏的工会或罢工事件都列举出来，将会需要很大的篇幅。在棉紡織工业、采矿工业、鋼铁工业、雪茄烟制造业、铁路以及其他工业中，許多次罢工之所以失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确实是由于雇主們能够利用由勞工介紹所和輪船公司所得到的非熟练工人充当罢工破坏者的緣故。每当罢工就要举行或者已經宣布的时候，他們就赶紧把这种工人运送到出事地点。时常发生这样的平行过程：当一个工会就要組成和罢工已經准备好的时候，雇主就添置机器并輸入非熟练工人来操使这些机器。^⑳

在这十年期間，在利用入境移民作为罢工破坏者的过程中出現了几个共同的特点。其中有一个共同点是，在差不多所有的情形下，移民們完全不知道将要发生罢工这一回事。正如1882年夏季搬运工人中央工会在紐約和新澤西五条主要铁路举行罢工时所指出的：“从欧洲各城市来的新移民是被船主和其他人运到美国来的，

这些可怜的人不熟悉我们的语言和风俗，他们被带下船以后就送去工作，不许他们同那些可能向他们说明实际情况的人交谈。”^①

在罢工工人能够突破阻碍同移民进行接触的地方，罢工就会得到胜利。不幸得很，在很多的情况下，这些充当罢工破坏者的移民受到严密的监视，甚至工会人员要和他們见面都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罢工通常都遭到失败。

当破坏罢工的移民工人获悉了真实情况的时候，他们常常是立即离开罢工地点。在有些场合，他们甚至参加了罢工工人的行列而且变成工会会员。例如，在搬运工人罢工期间，搬运工人中央工会成立了犹太人和意大利人分会。1882年7月14日，五百名作为罢工破坏者而输入的犹太移民由炮台公园的码头就一直走到工会总部去参加了工会。第二天，有二百五十名意大利人离开了纽约中央停车场去参加工会。^②

破坏罢工的移民工人也时常在他们被输入来破坏的罢工被破坏之后，自己也举行了罢工。《美国钢铁公报》早在1882年8月23日就承认说，作为罢工破坏者而输入的移民不久就变成了雇主们的一个问题。“他们看见自己的生活不如别人，觉得不甘心。他们不愿意接受比别人低的工资……”三年后，纽约劳工局做出结论说：“当移民刚运到美国的时候，他们愿意为极低的工资而工作，但是住了几年之后，他们就变成了充分美国化的工人，也开始罢工了。”甚至那些以“不参加工会”为条件而受资助前来美国的移民，不久也组织起来了，为争取更高的工资而进行罢工。《纽约论坛报》悲哀地说，“无数次的事实都证明了……原来指望能为低廉工资做工而被输入的那些外国人，为了要取得在全国各地同行业中已有的最高工资，不久也参加了最坚决的罢工。”^③

1886年夏天，許多曾經最积极地贊助輸入“廉价外国劳工”以压低原来工资率和削弱劳工运动的工业家，“对于移民本身加强劳工运动这一点感到了惊慌……并且倡議說，如果对移民迅速地实施监督的話，就可以制止强烈的工会运动”^{②4}。

但是，在八十年代大部分时期，雇主們繼續从紐約市的城堡公园和其他劳工介紹所招募工人，并且依賴新运入的移民来代替罢工工人——其中有許多是最近輸入的移民。工会和罢工工人可能暫時順利地說服罢工破坏者离开工作，甚至說服他們参加罢工工人的行列，但是雇主可以通过劳工介紹所繼續不断輸入罢工破坏者，这样一来，工会就很少有力量来应付他們了。澤西城搬运工人工会副主席总结了八十年代若干次罢工失敗的原因，他說：“杀害我們的就是——城堡公园。”^{②5}

从东南欧来的移民，本身并不是生来就願意被用来充当工资削減者的。我們將要看到，移入的工人对于为全体工人爭取合理生活水平而战斗的美国劳工运动的成长不久就开始作出了英勇的貢獻。移民劳工的大量流入，确实造成了工资的削減，生活水平的降低，并且威胁了工会組織。但这并不是由于新移民固有的特点，而是由于把他們輸入到美国来的罪恶的制度。因为工业家有意識地利用他們来削減工资和破坏原来的工资水平，而且由于移民工人在美国口岸登陆的时候，身无分文，便不得不按照向他們提出的任何工资来接受工作，而这种工资总是比那些工资水平原本就很低的在业工人所获得的还要少得多。^{②6}

劳动条件

大批美国工人过着难以糊口的生活。在劳工統計材料最为丰

富的麻薩諸塞州，普通工人不能够維持一家的生活。約西亞·史特朗牧师指出：“在 1883 年，工人家庭的平均开支……是七百五十四元四角二分美元，但是身为家长的工人的平均收入只有五百五十八元六角八分美元。这就意味着，普通工人不得不要求他的妻子和儿女帮助来賺錢維持生活。因此，我們发现，在該州的制造业和机器工业中……雇用了二万八千七百一十四名十六岁以下的童工。在普通工人家庭中，32.44%的生活費要由儿童和母亲負担。”*史特朗博士又說：“我不认为麻薩諸塞州工人的这种情况是絕无仅有的。”他的这段話把全国劳工的情况描写得比实际情形还要好得很多。就在 1883 这一年，全国工人每人的平均收入，据估計“每年約为三百七十五美元”，这个数字比史特朗博士的数字要更接近事实。一位研究美国劳工情况的保守的法国观察家 M. 勒伐瑟說：恐怕他的“关于美国工业和美国劳工情况的描述是过分地往好里說了”，連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不仅在欧洲，就是在美国也一样有饥饿工資，那就是使这种雇佣劳动者不能过普通工人那样生活的工資”^②。

这种“饥饿工資”在各种工业部門中都有。1883 年，一个新英格兰工人向参議院的一个委员会說：“我有一个兄弟，他除了妻子和本人之外，还有四个孩子。他所得的全部工資是每天一元五角美元。”一位劳工历史家写道：“这就是成千上万的工人的生活写照。”^③

这个工人接着說：他在福尔河的炼铁厂里工作。一年当中他

• 1870 年，美國的童工計有七十三万九千一百六十四名。到了 1880 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一百一十一万八千名，即占美国所有儿童的 1/4 弱。（《1890 年美国劳联大会記錄》，第 4 頁。）

只作了九个来月的工。一般在一年里总有大約三个月的停工时期。而他必須用九个月的工資来維持他的妻子和他全家一整年的生活——也就是要用九个月的每天一元五角美元的工資来維持六个人的一年的生活。无庸爭辯，一家大小和他本人当然是沒法吃得飽和穿得暖的。

一位參議員問他，是否在他住的地区有許多家庭过着这种生活。这个工人回答道：“过这种生活的家庭太多了，我連数都数不清……他們靠每年不到一百五十美元的收入来維持生活……我听见許多妇女說，她們宁願快点死去，也不願这样活着。我不知道毛病在哪里，但是总有地方有毛病。”^②

在八十年代，最高的工資是每天四块美元。但是，仅仅很小一部分非常熟练的工人——尤其是建筑业的工人——才能拿到这样的工資，而且即使在繁荣的年代里，这种工人每年也只能干三十个星期即一百八十天的活。按每天四美元計算，收入最多的工人每年工資是七百二十美元。根据生活費用的最低估計，和扣除每年二百零四美元的房租，这种工人和他的家庭在食物、衣服、燃料和其他必需品方面，只能够开支五百一十六美元，即每周不足十美元。这点錢仅够糊口而已。^③

而且这个結論还是根据工人的最高工資作出的。按照政府的統計，1883 年美国全国絕大多数工人的平均收入每天仅一美元多一点，他們的情况自然可想而知了。^④

按照每年平均二百八十二个工作日，根据上述数字計算，男工每年平均收入不到三百美元。既然在 1883 年根据对生活費用的最低估計，工人家庭每年生活費应在七百二十美元以上，那么，大多数工人如果要維持可以温飽的生活，男工的工資就必須以妻子

和儿童的收入来补充，这是很清楚的事。在许多企业中，全家往往一起工作。^②

卡尔·马克思的女儿和女婿，爱琳娜·马克思和爱德华·艾威林博士在八十年代旅行美国的报道中指出：“我们到处都发现妇女被生活所迫为了赚点儿钱而工作，因为丈夫的工资实在不够维持生计。她们回家还要照顾孩子，又要从事那种单调的做不完的日常家务劳动。我们曾经在英国的工业城市里居住过，并且知道一些英国工厂工人的情况；但是我们可以公平地说，我们在英国的曼彻斯特从来没有看见过妇女像这样的疲惫和受歧视，像这样的面黄肌瘦，像这样的两眼闪现着穷困和受压迫的可怜相，就像我们在新罕普什尔州的曼彻斯特市所看见的拖着沉重的脚步去上工的妇女那样。这样的妇女所生的孩子将会怎样呢？”^③

在许多工业中，少得可怜的工资又为花样繁多的罚款所削减。在八十年代中，因微小过失而扣除工资的制度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而且在某些工业中，特别是雇用大批女工和童工的工业中，罚款已成常规而不是例外。在1885年所调查的一百五十二家南方工厂中，有一百家工厂对雇工施行罚款的办法。罚款的原因是：迟到、缺工、在厕所里呆得太久、未经允许而开窗子、在工作时间唱歌或谈话、工作不够好，以及一条常用的罚则叫做“行为不当”。在某些工厂里，下午缺工要受到扣除上午工资的处罚。^④

在实行公司商店制的工业中，工人的工资一部分以现款付给，另一部分则以货品或购货证付给*（在某些情况中，工人从来没有领过现款）。如果工人进行反抗，在工厂外面的商店里买东西的话，他立刻就会遭到解雇。宾夕法尼亚州亨利·克雷·弗里克焦炭公司的工人们抱怨说，如果他们每月不在公司商店里花上二十到二

十五美元的話，公司就告訴他們到別的地方去找工作。但是，公司商店的貨品售價比當地普通商店的價格要高出 5% 到 20%。據 1881 年的估計，亨·克·弗里克焦炭公司的公司商店每年作八十八萬美元的生意，其中純利至少有十六萬美元。⁹⁵

對南部紡織工人情況的一次調查，把這些工人形容成“受壓迫的，受虐待的，（公司）‘剝皮商店’的受害者”。在許多南方的種植園中，黑人工人的微薄工資是用一種購貨券來付給的，這種購貨券只有在種植園主經營的商店里才能使用。約翰·斯文登指出，在南方，黑人的平均工資是每天五角到七角五分，去掉公司商店從他們身上所賺的利潤之後，他們就剩不下什麼了。⁹⁶偉大的黑人領袖和十九世紀卓越人物之一的弗萊得立克·道格拉斯，在 1888 年訪問南方之後，忿恨地指出：

“以前用皮鞭掠奪黑人勞動的同一個階級，現在用一種比皮鞭更有效的卑鄙、隱密和欺詐的手段來剝削他的勞動。這種手段就是實物工資制，這種制度一直使他看不見也省不下他所辛辛苦苦賺得的任何一塊錢。他一年又一年地掙扎着，但是，像一個陷在沼

-
- 一位勞工領袖在賓夕法尼亞州的礦區作了一次組織工人的訪問之後報告說，這個地區的大部分公司“都是在一個月的最後一天才發工資，因而工人只得在公司附設的商店里买东西。”

他接着說：“這還不是全部情況。公司是按過篩之後的重量，每蒲式耳煤付給礦工若干工資的，而篩子的構造是僅僅讓大塊煤留在篩子里，所有漏到篩子外的煤都賣給煉鐵廠，每蒲式耳售四分到五分錢，但礦工卻一點都得不到。”

（1891 年 2 月 9 日，艾勃納·戴埃致克雷斯·伊文斯的信，《美國勞工聯合會通訊》，勞聯檔案·華盛頓，以下簡稱《勞聯通訊》。）

礦工們經常抱怨說，經理人改換篩孔的尺寸，總是使工人吃虧。礦工的煤車是順滑道倒在篩子上的，凡是篩孔里漏出的煤就不付給工資，把篩孔弄得越大，礦工的收入就越少。《礦工生活》這首歌里有一行寫道：“要好好看住篩子”。

澤里的人一样，掙扎得愈厉害就陷入得愈深。在名义上，他所得到的最高工資是每月八美元，但是，他所領到的只是商店的购貨证，而商店又是他的雇主所开設的。这張凭证是在那一家商店而且只是在独一家商店里才具有购买力。瞎子都看得出，由于这种安排，工人的手脚都被捆住了，而且完全落在雇主的掌握里。”^{②7}

在八十年代，大多数工厂里的劳动条件都是不能令人滿意的。通風設備和灯光都很坏，卫生条件不完备，此外，許多工人还整天面临着可怕的火災危險，这是參議院和各州調查委员会所接見的見证人时常发出怨言的原因。危險的机器常常沒有安全設備，工伤事故的数目很大。^{②8}

关于工人的身体健康情况，理查德·伊利教授当时指出：“在流行的捏造的話里面，再也找不出一句会比下面这种說法更加不符合事实了，那就是說工人和他們的家屬的健康都非常好。事实恰恰相反，統計数字不容置辯地肯定了，工人的寿命要比富有的社会階級的人短許多。”一位医生描写工厂机器的操作者为“身体萎縮的人”，而且“大多数人都过着勉强能糊口的生活，也就是說……他們沒有維持身体营养所需的充分食品”。俄亥俄州的劳工統計局指責說（而且提供了证据），“为了使企业繁荣，人就得餓死。”^{②9}

工作時間經常是每天十二到十五小时，而且在許多企业中雇工全年連假日和星期日都工作。在从日班换成夜班的时候，要求工人接連作两班，即接連工作二十四小时也并不是希罕的事。在铁路企业中，工作時間特別长。許多工人，包括轉轍工人、电报工人、护路工人和車站工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时，甚至从日出到日落。^{③0}

工人階級的居住条件的恶劣是出了名的。在矿区，工人不得

不付出极高的房租，住在既拥挤又简陋又骯髒的公司住宅里。仅仅花五十美元建造起来的房屋每月租金要二元到二元五角美元。宾夕法尼亚州立法委员会描述那些烟煤矿山的住宅说：“这些房屋非常骯髒，而且无法居住，矿工们像牲畜一样拥挤在一起，而且在许多地方是輾轉在自己的大小便之間，滋生着疾病，既影响自己的健康，也影响他们居住地的人们的健康。”^④

从 1883—1884 年关于芝加哥住宅区的一份调查报告，可以看到城市中心的工资劳动者居住条件的大致情形。这份报告谈到“拥挤着几千工人的住宅区的恶劣情况，这种住宅区完全違反了下水道、水管、电灯、通风设备、火灾或意外事件的安全设备的各项规定，忽视了卫生法规，阴沟和厕所糟得可怕，他们挤得满满的房屋又脏又暗，他们的食品不卫生，附近的大街、小巷以及堆满垃圾和满地脏水的后院也同样骯髒不堪”。工人阶级的家庭付出同他们的工资收入比起来极为昂贵的租金，租賃这些被他们挤得满满的“不卫生的贫民窟”。在许多场合，他们“被剥削的程度竟高到每年使房主收回出租财产价值的 25% 到 40%”^⑤。

但是，每家住宅平均住八个人以上、约有 17% 的住宅住着三家或四家的芝加哥，看来在居住设备方面比其他城市中心要优越一些。据说，犹太移民集中的纽约城第四区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地区。调查表明，在那里，三个人中约有一人“住在没有窗子的不通风的屋子里”^⑥。

第十区中所谓的“家”，既是家又是作坊，男女服装的缝制和雪茄烟的制造一般都是在移民家庭的住所里进行的。这些血汗作坊的屋子比壁橱大不了多少，但是租金却比别处的类似房屋高出 10% 到 20%。这里没有应有的卫生设备，厕所就“設在后院，周圍

只釘上几块木板”^④。

1885年，这些可怕的血汗作坊的裁縫工人的工資是每周六到七美元。紐約州勞工統計局報告說，“最好”的工人“每周賺十美元，而在这一行业中作工的妇女每周只賺三到六美元”。報告接着还說，“某些人甚至靠着全家的帮助并且每天工作十四小时，每周才能賺十二到十五美元。其他的人每天工作十小时只能賺四美元。”^⑤

莫里斯·罗森費尔德——他本人是一个燙褲子的工人——在他的一首出名的詩《我的孩子》中，刻画出血汗作坊中漫长的工作日令人心碎的苦痛，这首詩的一段写道：——

我家里有一个小男孩，
一个漂亮的小乖乖；
有时候我觉得全世界都屬于我，
因为有了他，我才有了唯一的寄托。

但是，我几乎无法
在白天看見他；
我看到他时他总是在熟睡……
因为我在夜間才能下工把家回。

天未亮我就得去上工，
直忙到夜晚才得閑空；
对我的孩子我是个陌生人，
連孩子的臉蛋我也不敢相认……^⑥

爭取劳工立法的努力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整个美国工业的特点表现在对劳工的残酷剥削，特别表现在对女工和童工的剥削，以及漫长的劳动时间和极为恶劣的卫生条件方面。打算通过立法来改善这种情况，结果证明是无效的。甚至在較老的工业州，如麻薩諸塞、罗得島、康涅狄格、紐約和宾夕法尼亚各州中，从十九世紀早期就开始的关于童工福利立法的强烈要求，直到該世紀末，才获得結果。在首都，一个調查工业关系的参議院委员会报告說：

“在这些工业州的每个州中，公众的情緒屡次被激动起来，公众組織起来了，并且提出了草拟得很完善的提案。但是，这些議案不是在委员会里或在立法机关的辯論会上被扼杀、被閹割了，就是在通过的时候加上了例外的条款，使得这些議案完全失去效力。甚至把童工工时减縮到每日十二小时以下的企图都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并且遭受到各色各样的立法詭計的阴謀破坏。”^①

由于劳工压力的結果，各种社会立法才慢慢开始出现。1877年，麻薩諸塞州通过了美国第一个規定工厂建立安全装置的法規。到1887年，有十五个州通过了規定工厂基本安全措施的法規。同时，好几个州对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加以限制。在同一时期，若干州成立了劳工局或者劳工統計局。美国劳工局就是在1884年成立的。^②

对于那些靠剥削劳工而获得优厚利潤的人，不能期望他們会不加抵抗地接受这些限制他們殘酷活动的办法。只要有可能，他們就利用漏洞或者法律上的伎俩来迴避这种法律。在沒有設置适当的強制执行机构的地方，他們就无视法律的規定。而在极大多

数的法律中，并没有关于真正强制执行机构的规定。例如，即使有的话，也很少有几个劳工统计局拥有进行正常工作所需的经费和人员，大多数不过是徒有其名而已。^{*}再者，大多数规定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标准的法律，只有在雇主和工人之间没有取得相反的协议时，才能生效。另一些法律只有在工人对雇主提出诉讼时，才能维护工人的权利。尤其普遍的是这样一种法律，其中规定雇主违法时应受罚款的处罚，但是，要等工人或某些其他有关方面报告检察官提出控诉以后才能执行。^④

法院的作用

当工人迫使立法机关通过社会立法之后，法院就宣布这项法律是违宪的，以削弱或者完全取消劳工所得到的成就。雇主强迫工人宣誓不参加工会作为雇佣条件，以及把工人列入黑名单，这两个办法都被法院确认为是保护财产权的必要措施。在许多年的劳工压力下，有时立法机关通过法律宣布“铁的誓言”为非法，并且禁止任何公司因工人系工会会员或参预组织工会的企图而将他开除，但法院却宣布这种法律是违宪的。^⑤

在八十年代以前，虽然有好几个州通过了旨在确认工会正常活动为合法的法律，但是这些法律都规定禁止使用“武力、威胁或恫吓以危害人身或财产”。雇主们很快就利用了这个漏洞，使工会会员被判处刑事叛乱罪。法院照例是热心和雇主合作的，它们把“威吓”解释得这样广泛，以致即使并未发生干涉工作权的情况，仅

-
- 但是，对于联邦劳工统计局却不能够这样说。在卡罗尔·赖特的领导之下，它获得了国际上的声誉，并且，由于它的影响，所有主要的欧洲国家和澳大利亚都成立了劳工局。

仅劝导工人廢除他們和雇主間的契約，都被认为是图謀不軌。事实上，只要大批罢工工人出現在矿山或工厂外面的时候，都时常被判处图謀不軌之罪。差不多每当把这种判决上訴到州的最高法院的时候，下級法院的裁判总是受到支持的。^⑤

到八十年代的后期，叛乱罪的公訴越来越多地为禁令所代替了，因为雇主們发现用这种办法更有利于阻止工会的活动。叛乱罪的判决有賴于陪审团，而在八十年代由于农户主和小商人对壟断公司的仇恨越来越深，在反工会組織的斗争中，陪审制度变成了一种不可靠的工具。地方陪审团时常干脆拒絕同意判决有罪，而当它們判决有罪的时候，判决通常是很輕微的，不足以阻止劳工組織的形成。*

在这十年中，企业界报刊对于以陪审团的审訊为基础的叛乱罪公訴制，越来越表示了不滿。它們公开提出，禁令是遏制工会运动的更好办法。雇主的各种組織都欢呼禁令为阻止美国工人加入工会組織的“新的非常有效的工具”。不久，就发布了禁令，禁止抵制运动，并且禁止不是在公司中工作的工会領袖为了組織工人而接近公司的工人。^⑥

像塞米尔·弗里曼·密勒——他曾被林肯指派为最高法院的陪审法官——那样的权威人士都指出，法院已为公司集团所俘虏，并且成为它們的馴服工具。他写道：“有些法官在从事法庭工作的四十年当中，一直就是为铁路公司和以各种形式联合起来的资本家进行辯护的，当他們受权判决有关控訴这些集团的案件时，同他們进行爭辯是徒劳无益的。从一开始起，他們的全部訓練和全部

* 1884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克里尔費尔德案件中，罰款仅仅是每人六分錢。在1881年的琼斯叛乱案中，判决是监禁一天。

感情就都在于维护那些最有势力的集团方面。”^⑤

法院对于旨在改善工作条件的立法的态度，充分证明了密勒法官的估计。规定最低限度工资和最高限度工作时间的法令，被最高法院宣布为“不过是对个人权利进行多管闲事的干涉”。任何限制雇主控制工人权利的立法，都是“对契约自由的武断干涉，而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任何政府进行这种干涉都不能被认为是合法的”^⑥。

州法院也奉行了联邦法院的论断，并加以引伸，而且提出了新的论据。1885年纽约州通过的一项法律的命运是一个很好的实例。这项法律的目的是在于结束“血汗制”，禁止在大城市的住宅区房屋里制造雪茄烟和其他烟草产品。纽约上诉法院却认为这项法律是违宪的，认为它是“滥用警察权力并且侵犯了制雪茄烟工人的自由，因为这项法律企图迫使他离开家庭、离开神圣的家庭联系和有益的影响，而到别的地方去营业”。

1886年宾夕法尼亚的州最高法院的裁定，也表现出对工人自由的同样虚伪的关切，该法院把一项认为公司商店为非法的法律宣布为违宪。法院指责说，在该项法律中，“立法机关企图作一件在美国不能作的事，那就是企图阻止在法律上已成年的人自行签订契约。该项法律既违反了雇主的权利，也违反了雇工的权利；不仅如此，它是一个侮辱性的企图，想把劳工置于立法的监护之下，这不仅降低了他的成年权，而且破坏了他作为美国公民的权利。”^⑦

从这里我们就看穿了法院的口是心非的真面目，它把工人为了保障自己的自由而要求和争取的立法说成是剥夺了工人的自由，因而损害了工人的利益。莫里斯·拉法埃尔·柯亨教授的尖锐批评讲得好，他说：“对于一个失业的人来说，赚取百万美元的自由是

一文不值的。无论那些学识渊博的法官怎样持相反的论调，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奖励饥饿的自由或者仅仅为糊口而工作的自由。”^⑤

资本是造成群众贫困的原因

我們已經看到了很多的事情，足以了解美国全国的工人为什么对于自己的处境表示强烈不满。他们表示这样的不满是很自然的事：

“虽然劳工创造了世界上的一切财富，但是劳工所获得的工资仅仅足以将他置于可能压缩到的最贫困的生活条件下，而且把他的生命压缩到最短的年限；劳工缔造了文明，但是他却淪于野蛮的生活——他建造了房屋，但自己却不得住，他制造了车辆，但自己却不得坐，他生产了粮食，但自己却不得吃，他纺织了衣服，但自己却不得穿；可以使人类生活提高到禽兽水平以上的一切艺术和享受都在引诱和嘲弄他而非鼓励他；蒸气、电力、化学和机器不是他的合作者而是他的竞争者；他的就业条件是每况愈下而不是日渐改善——这使他道德堕落而不能自持；虽然劳工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却被当作是最不重要的因素；他的家住在城市的贫民窟、偏僻的陋巷和小胡同里，或者住在郊外的不卫生的洼地里；他的妻子被迫离开家庭，他的儿女被迫离开学校；他身为劳工，结果却劳而无功。”^⑥

在这种对美国现存的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动人的控诉面前，资产阶级和它的同盟者藏匿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概念背后。达尔文本人并没有利用进化论来研究社会结构。进行这项工作的是英国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赫伯特·斯宾塞，他在1874年发表了

《社会学研究》一书，该书在八十年代曾在美国广为刊印和引用。斯宾塞把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生物学原理应用于人类社会，大资本家就抓住了这一点来为现存的社会和经济情况辩护，并阻止任何改变现状的努力，把这种努力说成是企图限制经济生活的自然进程。^⑧

除了上帝奖励好人，惩罚坏人的旧观点之外，现在又加上了一种说法，即有钱的人是人类的“优秀者”，他们在生存竞争中是注定要获胜的。另一方面，较贫困的阶级是属于“劣等”的血统，他们注定要过贫困的生活。那些“有福有钱的人”都同意约翰·海所表示的意见：“你有财产，这就证明你自己或者你父亲的勤勉和远见；你一无所有，这就断定你懒惰、邪恶或者缺乏远见。世界是一个善恶分明的世界，要是美德和邪恶得到同样的报酬，世界就不成样子了。”^⑨

大学教授、牧师、报纸编辑，这些斯宾塞的狂热信徒们写出了深奥莫测的论文，发表了长篇的谰言，用以证明“贫困不过是说明懒惰和邪恶。财富不过是表明它的所有者的勤勉和美德”。他们重复老一套的谬论说：“美国千百万工资阶级的贫困情况是由于他们自己不会打算和搞错了努力方向。打算不劳而获的人太多了，没有能力而硬要把自己的收入浪费在喝酒、抽烟和娱乐方面的这种人也太多了。”^⑩ 1880年初，曾在《大西洋月刊》连载的汤姆斯·贝利·阿尔德里奇所著的小说《斯蒂尔瓦特的悲剧》强调了这种说法。阿尔德里奇写道，^⑪ 斯蒂尔瓦特的工厂工人之所以陷于贫困，原因是“他们把每周 $\frac{1}{4}$ 的工资浪费在酒馆里了”。*

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弗兰西斯·瓦尔克提出一种学说。他说，工人的工资不足和贫困要归咎于工人自己，这是因为他们“生育过繁”。另外一些人认为，更应该归咎于不可抗拒的经济规律。资

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指出，由于这种不可抗拒的规律，工人不可能真正改善他们的情况。根据这些经济学家们大事鼓吹的工資基金学說，劳工争取提高工資的任何斗争都是徒劳无益的。在每个国家中，付給劳工的部分占积累資本的一定比例，“它不能因为政府的措施、輿論的影响或者工人本身的联合而有所增加。在每一个国家中，也都有一定人数的工人，而这个人數也不能因为政府的措施、輿論的影响或者工人本身的联合而有所减少”。因此，工人阶级的悲惨的貧困情形是不可能归咎于雇主的。^②

总之，在这方而是有一个巨大的阴谋的，那就是要使被剝削的工人们相信，他们并没有正当的不滿的理由，工人们貧困是由于懶惰或者由于工人本身缺乏节制，或者是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因此，工人最好安于这种事实，因为他们是没有办法来改变这种不幸的处境的。劳工注定要在生活中居于卑賤的地位。一个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道：“工人群众的职务和地位是由工业首脑指定的。”《紐約世界报》宣称：“人们必須满足于为低微的工資而工作。这样，工人们就比较能够在生活中乐天安命了。”^③

- 沒有別的东西比統治阶级及其代理人的这种惡意宣傳更使工人憤怒了。一个工人在写給一位中西部改革家亨利·德·劳埃德的一封沉痛的信中指出：“……我亲眼看見我的孩子哭喊着要面包，我亲眼看見我的妻子躺在冰冷的房子里，又病又餓；为了找工作，我从清晨就外出，直到天黑才回家。我曾經收取髒衣服来洗，賺一点錢来养活我的饥饿的儿女。我曾經跪下来乞求工作，而为了請求工作，我的胸部挨了踢，被踢出了商店。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喝过一滴威士忌，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花一分錢买任何酒或烟草，但是我却受到这种苦难，而且我还不到三十岁……既然劳工問題在我的生活中打下了这样的烙印，当有人說‘如果工人不喝威士忌，就不会有劳工問題’的时候，我簡直要气疯了，并会出言不逊，罵这些人為說謊者，这有什么奇怪呢？”（柏特·史都华致亨利·德馬萊斯特·劳埃德函，1887年1月14日，《劳埃德文件》，威斯康辛州历史学会，威斯康辛州，麦迪逊。）

幸而美国劳工和他们的后代，即极大多数的工人并不就此“心甘情愿”。乔治·麦克奈尔宣称：“劳工和资本家是生活在敌对的关系中的。”工人普遍感觉到，在这两个阶级中间存在着无休止的冲突。这种感觉简单扼要地表示在下述一段话中，这段话是从1881年11月“美国与加拿大有组织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即后来的劳联）通过的纲领导言中节录下来的。这段话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正在各国内进行斗争的时候，劳资斗争必将一年比一年激烈化……如果他们不为了互卫和互利的目的及时联合起来的话，（必将）产生极为惨痛的结果。”^④

劳工报刊

尽管在自己的道路上摆着那些似乎不能逾越的障碍，劳工仍然决心组织起来。日益壮大的劳工报刊加强了这种决心。据估计，在1885年1月，劳工报刊有：十七个工会和协会发行的十七种月刊，以及四百种周刊和少数日报。^{*⑤}其中最有意义和影响最大的是由约翰·斯文登发行和编辑的周刊。

1883年10月14日，约翰·斯文登辞去待遇优厚的《纽约太阳报》总编辑的职务，创办了他的四版篇幅的周刊，他把这个周刊叫做《约翰·斯文登报》。他宣称：“我创办这个周刊的目的是要提出社会问题，促使劳动人民把他们的利益和政治联系起来。”该报在第一期中声明说，它的原则是：“（一）大胆地维护美国方式的人权。（二）同社会和企业中积累下来的不平事件作斗争。（三）努力

* 日报中有社会党的《纽约人民报》（德文版）和《爱尔兰世界及美国工业解放者报》。在八十年代期间，后者从一份差不多完全报导爱尔兰情况的报纸变成一份把八版中的大半篇幅专门刊载劳工事务的报纸。

把工人組織起来，为工人的利益作斗争，并且刊载各行业和工会的消息。（四）警告美国人民提防百万富翁、壟断资本家和财政寡头背信弃义的恶毒阴谋。”^⑤

依靠讀者和地方工会与全国工会的援助，該报奋斗了几乎四年之久。当时，地方和全国工会把該报看成是自己的正式机关报。但是，1887年8月21日，該报发行了最后的一期。斯文登在办这个报上花銷了他个人的儲蓄四万美元。^⑥

斯文登的报纸具有一切持自由立場办报者所共有的弱点，它同当时的工会組織沒有真正的組織上的联系。然而，这份編輯完善、文字优美、充滿趣味的报纸，一直反映了紐約和全国各地工会运动者的需要。它在八十年代中期美国工人階級的斗争高漲中起了重大的作用，而且我們将要看到，它是支持战斗性的工会运动和工人階級的独立政治行动的一种力量。

当时，刊行劳工报纸需要很大的勇气。^{*} 雇主們充分了解劳工报刊的重要性，他們用尽一切办法来消灭这种报纸。新澤西州帕特逊《劳工旗帜报》編輯、社会党人 J. P. 麦克唐奈尔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879年，在該周刊創立了三年之后，麦克唐奈尔因为指責在大亚当斯罢工中利用罢工破坏者而被处罰款五百美元并賠償訴訟費。一年以后，他又因发表一个制磚工人揭露制磚厂的恶劣不堪的条件而由大陪审团提出公訴。

* 閱讀和訂閱劳工报纸也需要勇气。1885年2月1日，《約翰·斯文登报》憤怒地宣称：“要想知道在某些地区事情发展到什么地步，只需看一看几桩这类的事实就够了，有許多美国的工資劳动者，他們的祖先曾經参加革命，但是他們因为害怕雇主而不敢閱讀这份报纸……好些人认为用轉弯抹角的办法或者从离家很远的邮局里购买本报要較为安全一些。在新英格兰的奴隶制的工厂里，如果一个持有本报的工人被抓住了，他就要失掉他的全部工資。”

这桩公訴案引起了劳工界的巨大愤怒。新澤西州各地工会发布的通告提出責問：“美国的自由已經死去了嗎？”它并且警告說，如果“資本家的势力”竟然能够把《劳工旗帜报》的編輯禁錮起来，那末，“就不会有自由的劳工报纸了”。^⑧

麦克唐奈尔被关进了監獄，但是劳工的报刊却不是这样容易弄垮的。劳工报刊，无论是日报、周刊或月刊，繼續傳播只有組織起来劳工才会有前途的主張。劳工报纸同扣紅帽子的措施进行了正面的斗争。正像 1884 年《爱尔兰世界及美国工业解放者报》所說的那樣，“共产主义一詞长期以来是劳工敌人手中的大棒，他們企图用它来扼杀各种倾向于为美国劳工謀福利的改革运动。正像奴隶主和他們的机构曾經使得‘廢奴主义’一詞在人民心目中成为罪惡的同义語一样，資本家和他們的机构力图濫用共产主义一詞来扰乱社会輿論。”^⑨

劳工报刊的重大貢獻之一是在使工人产生信心，相信他們能够結束他們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的悲慘情况。八十年代之初，商业报刊的評論員曾經嘲弄說，从 1873 年开始延續到 1879 年的蕭条严重地削弱了劳工运动，它再也不能挽救工人階級所遭受的痛苦了。可是，1880 年 9 月 25 日底特律《劳工評論》却有信心地写道：“多等一会儿，要忍耐一些。劳工正在从长期的沉睡中苏醒过来。这个即将站起来的巨人現在正在伸着懶腰、打着呵欠。他的眼睛正在开始睜开，他的筋肉正在綑紧；不久，他将使美国生活的各方面都感觉到他的力量。”

八十年代劳工运动的历史——在这十年期間劳工組織增长到前所未有的規模——证明了这一預言的正确性。

第二章

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运动

在第一卷中，作者曾經敘述了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从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烏托邦阶段到1877年社会主义劳工党成立以及該党到八十年代开始时的发展历史。^{*} 在本卷中，已經沒有必要重述八十年代以前的美国社会主义的历史，但是，由于这段历史同1880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发展有关，某些事实对于本卷还是很重要的。

拉薩尔派和馬克思主义者

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分成两派，即拉薩尔派和馬克思主义派。前一派人接受了菲迪南德·拉薩尔的思想，他們相信“工資铁則”，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永远存在着一批过剩的劳动力，因而工資就永远要被压低到最低的水平。因此，劳工的任何旨在提高工資或者縮短工时的經濟斗争，都不会有什么結果。拉薩尔派认为工会注定要失敗，他們強調政治行动是万能的，并且強調由政府出資成立合作社来逐漸代替资本主义制度。

^{*} 參見方納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60—295，316—320，326—327，352—358，467—470，661—668，691—696，715—716，718—720，723—728頁。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反对政治行动。^{*}事实上，他们认为，所有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但是，他们把重点放在建立工会上，使工人能够进行斗争，以争取改善他们的处境，他们强调工会和政治活动互相结合的重要性，并且指出，强有力的工会运动，是使政治行动得到胜利的必要基础。

在整个八十年代中，虽然拉萨尔主义在社会主义劳工党中的影响仍然很大，但是工会和政治行动互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已经成了该党的公认原则。社会主义劳工党根据这种观点，开始影响全美国工会的形成，并且产生了工会领袖，这些领袖对劳工运动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1881年，社会主义劳工党党员已减少到二千六百人以下，但是该党在劳工运动中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它的党员数目。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的许多工会，都是由社会主义者创办的，其中突出的例子是粗细木工工人、成衣工人、海员、制雪茄工人、皮毛业工人，以及家具业工人的组织^①。

全美国的城市中央劳工团体也是由社会主义者组织起来的，他们在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期间继续影响着这些团体的政策。^②

纽约中央工会

当时美国最重要的中央劳工组织是纽约中央工会。它是在1882年2月11日召开的由十四个工会的代表出席的一次会议中

-
- 大多数追随坎门司及其副手们的美国劳工历史学家（参看《美国劳工史》，1918年纽约版，第2卷，第449，514—515页），曾经把这种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理论和策略上的冲突过分简单化，把这说做是“政治社会主义者”对“工会社会主义者”的冲突。事实上，这一争论是关于工会和政治行动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两派都是一个政党的一部分，而且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反对政治行动。

成立的。社会主义劳工党全国书记菲利浦·范·巴顿在会上发表了演说。社会主义劳工党英语工人部的领袖、粗细木工联合兄弟会的创始人和书记彼得·麦克基尔在草拟中央工会的纲领中起了很大的影响，并且使纲领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精神”。虽然纲领的好几部分为拉萨尔主义所冲淡——尤其是关于由政府贷款资助的生产者合作社最后能够清除资本主义的那种主张——但是它的确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即认为在阶级斗争中工会和政治组织都是必需的。^③

纽约中央工会发展迅速。到1883年8月，它已拥有六十多个分会。三年之后，有代表十五万会员的二百零七个工会隶属于它。纽约中央工会通过举行群众大会、游行和庆祝会，大大地激起了公众对土地问题、金融、运输和一般劳工问题的兴趣。它首创了以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作为劳动节的惯例。它参加了政治活动，进行反对陷害劳工的法律的斗争。它使抵制运动的斗争方式发展起来。它从劳工组织中捐募款项以帮助工会所进行的罢工。例如，1882年7月，为了支持搬运工人的罢工，纽约中央工会为罢工工人募集了六万美元。1885年8月，在涉及一千五百名工人——其中大部分为犹太人移民——的大农业两周总罢工的时候，“中央工会的代表曾积极参加协助解决这次罢工”^④。

总之，中央工会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已作为日益发展的劳工运动的有组织的表现形式而出现。中央工会是纽约劳工运动的主流，它是美国出生的和外国出生的白种和黑种工人的有力的组织。它是由社会主义思想领导的，它的原则是激进的。

在纽约，由社会主义者组织和领导的其他中央行业工会有：德国人工会联合会、犹太工人工会和希伯来工人工会联合会。^⑤

犹太社会主义者

在八十年代初期,一小批犹太社会主义者移民,为以后在美国的犹太工人中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会运动奠定了基础。这批犹太激进分子中有许多是年轻人,他们在未来到美国之前,曾参加或同情过俄国的革命运动。他们在到达美国之前,对工会运动的经验很少,而且有些人甚至认为改善工人阶级处境的工会运动是社会革命的阻碍。^⑥

1882、1884和1885年,犹太移民中组织了好几个工人社团,其中最重要的是1885年4月19日组织的犹太工人工会。这个工会创办了日耳曼犹太语(意第绪语)的劳工和社会主义机关报《纽约日耳曼犹太语人民报》,该报在1886年6月25日创刊,一直继续到1889年12月20日,最高发行额曾达到五千份。在这三年半的期间,这个周报对在犹太工人中培养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思想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它转载了马克思的经典小册子《雇佣劳动与资本》,并且刊载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理论讨论以及所有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工会集会的通告。^⑦

犹太工人工会成立以来的二十七个月当中,在犹太移民工人中作了比以前所有各种社团合起来所作的更为有效的组织工作。到1886年,它组织了十四个工会,约有三千名下述各手工艺行业说日耳曼犹太语的会员:礼帽与便帽模型制造业、衬衣裁缝业、杂货店店员、裤子缝业、钱袋缝制业、裁缝业、衣帽间工人、理发匠、排字工人和小贩。它对于纽约实行契约制的工厂大衣缝业工人1885年的总罢工给予了有价值的和有组织的援助,并且在1886年组织了一个鼓动废除血汗工场和整个契约制度的反血汗工场同盟。它

也帮助组织了 1886 年 6 月的雪茄制造工人和家俱工人的罢工。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犹太工人工会所组织的所有工会，在它的章程中，都有一项规定，即号召劳工在政治上进行独立行动。^③

犹太工人工会所组织的早期的移民工人工会寿命都很短。这些工会最初都是在罢工当中诞生的，它们往往在斗争过去之后就解体了。除了雇主的残酷攻击之外，工会还由于犹太社会主义者缺乏工会运动的经验而受到挫折。如果罢工失败了，他们就觉得工会好像是沒有用处似的；如果罢工胜利了，大家就认为既然已经通过罢工达到了目的，就再沒有必要维持工会组织了。而且，虽然无政府主义者为了接近移民工人，认为有必要参加罢工的领导工作，但是，他们在鼓励建立稳定的工会方面却裹足不前。反之，有许多犹太无政府主义者却强调说，工会仅仅是镇定剂，它会使工人离开争取工人阶级完全解放的重要斗争。

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

犹太工人工会的经验，使犹太社会主义者认识到在移民工人中建立强有力的稳定的工会的重要性。这种新获得的认识，反映在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犹太人劳工组织的第一个永久性的联合会——的诞生和成长上面。

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是在 1888 年 10 月 9 日的一次大会上组成的，有十名代表和其他个人出席了这次大会，他们代表三个犹太人工会（美犹排字工人工会、犹太演员工会和犹太合唱队演唱者工会），两个社会主义劳工党分部（说日耳曼犹太语的第八分部和说俄语的第十七分部），以及给予犹太工人援助和在组织上给予支持

的德国人工会联合会。大衣縫紉工人勃納德·温斯坦被选为纪录书记，衬衣裁縫工人莫里斯·希尔奎特被选为第一通信书记。

大会採納了可能是八十年代劳工运动中表达得最为鲜明的馬克思主义原則。在草拟章程的时候，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是以强有力的紐約中央工会的章程为基础的，但是無論在一般原則或者具体要求方面，却都把那个章程中的許多拉薩尔派的公式改为馬克思主义的准則。在章程中要求工人們組織起来，“共同保卫自己，反对資本主义的压迫，并且对工人們說明，他們一方面通过組織和工会，另一方面通过政治斗争，就能够把自己从資本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章程接着說，“随着資本的积累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所謂政治自由不过变成了一句空話，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了。在目前的社会制度下，劳資之間不可能有和平，其原因就是因为資本是从那些沒有土地、财产、或生产手段的工人那里非法取得的利息、租金和利潤所构成的。”

章程中引述了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口号說：“只有依靠工人自己才能实现工人階級的解放，因为其他階級对于改善工人的处境是毫不关心的”，这一点使这个文件更加明确地体现了馬克思主义关于价值、价格和利潤的理論。这一原則性的闡述也強調指出，在工人階級的手中，“掌握着我国自由制度的未来，他們注定要以一个建立在正义、自由和全世界工人团結的基础上的新秩序来代替目前邪恶的社会制度”^②。

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成立时，在所屬三个工会中，共計有會員八十人。在它的第一次會議上，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选出了一个組織委员会，該委员会立即进行恢复犹太工人的已經停止活动的工会，并且在沒有工会的地方建立起新的工会。在第二次會議上，

委员会报告说,衬衣裁缝工会已经恢复了。在这次会议后不久,又组织了一个裤子缝纫工人工会、一个短裤缝纫工人工会和一个大衣缝纫工人工会。随后又成立了犹太人音乐师、订书工人和钱袋缝制工人工会。

在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成立六个月之后,它拥有十一个分会,共有会员一千二百人。到1890年它拥有二十二个地方分会,约有会员六千人。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最初几年中,它继续增长着,同时,按照纽约城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的组织形式,费拉德尔非亚、芝加哥和波士顿的社会主义者相继建立了犹太工人联合会。^⑩

社会主义劳工党在建立全国工会、组织城市劳工中央团体和建立地方工会,尤其是在德国人、犹太人、爱尔兰人、波希米亚人、俄国人、斯堪的那维亚人等外国出生的工人中间组织工会方面所起的作用,对于日益发展的美国劳工运动是一个卓越的贡献。但是,不幸得很,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劳工运动中的影响并没有在社会主义劳工党本身的成长中反映出来。这个政党由于不断的分裂而遭到了削弱。这样,社会主义劳工党的一个重要派系就纠缠到无政府主义的“极左派”理论中去了。

无政府主义者

来自德国的移民,曾经经历过1878年俾斯麦的禁止所有工会和激进的政治组织的“例外法”;来自俄国和意大利的移民,则经历过他们本国的对革命活动的镇压。许多有战斗性的美国工会运动者和社会主义者,从这些移民那里听到了关于其他国家中成立自卫队和秘密准备革命的情形。他们可能从暗杀沙皇和国王是无济于事的事实中得知,恐怖手段是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斗争的一种

障碍。但是，他們还没有深切领会到这个历史的教训。

早在 1875 年，在芝加哥就有一小批德国社会主义者成立了一个武装社团，来保护工人不受军警的袭击。这个社团的公开名称是“智勇社”。1877 年大罢工期间，警察、民兵和美国陆军对工人的攻击，使得这一运动扩展起来了。虽然大多数武装团体的会员是社会主义劳工党的党员；但是，该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却谴责这种组织，理由是认为它们歪曲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和政策。1878 年，所有社会主义劳工党党员都被命令脱离这种社团，但是，这一命令遭到了芝加哥社会主义者的反对，再夹杂了其他一些争端，这样便造成了 1880 年该党的分裂。

同年，一批退出社会主义劳工党的人们在纽约成立了一个名为社会革命党人俱乐部的组织。不久，社会革命党人俱乐部在其他城市——波士顿、费拉德尔非亚、密尔沃基和芝加哥——中也成立起来了，在这些城市里住有大批外国侨民和移民，他们在美国阶级斗争中所受的新的惨痛经验，使得他们特别易于接受无政府主义的思想。^①

在这一运动中占最重要地位的芝加哥俱乐部，是由阿伯特·派生斯和奥古斯特·斯庇斯领导的。派生斯是中西部卓越的美国土生的社会主义人物。奥古斯特·斯庇斯是一位德国出生的工人，他在 1877 年铁路罢工之后加入了社会主义运动，并且成为美国主要的社会主义演讲者和记者之一，他能很流利地说和写英文和德文。派生斯和斯庇斯都是富有战斗精神的工会运动者，他们曾在芝加哥以社会党候选人的资格参加过竞选。但是，他们两个人都对政治行动丧失了信心，他们在寻找一种新的办法来对付警察对工人阶级和工人组织的进攻，其中最残酷的一次进攻发生在芝加

哥。^⑫

博加特和湯普逊写道：“芝加哥的警察反映出雇主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敌意，他们认为罢工本身就证明了工人把自己置于反对法律和秩序的地位……用警棒来驱散工人的种种集会，已变成了小队骑警或分队警察的一种消遣。警棒是不长眼睛的：男人、妇女、儿童乃至商店门口的旁观者都难免受到它的光顾。由‘平克尔顿密探’加以协助的警察，对于这种斗争等于火上加油。对于工人们来说，他们就是工人们所反抗的可恨的专制压迫的具体体现者。”^⑬

国际工人协会

1881年，在芝加哥举行了各地社会革命党人俱乐部的全国会议。这个会议是由参加过一次伦敦会议的纽约俱乐部所召集的。在伦敦会议上曾进行了关于恢复国际工人协会的努力，这个协会就是所谓“黑色国际”，它是由巴枯宁创立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巴枯宁破坏了欧洲劳工运动，并且使得第一国际分裂。马克思主义者把他从第一国际开除出去。纽约社会革命党人俱乐部的成员们从伦敦会议回来——他们在会议中把自己的俱乐部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时候，带来了“用行动来进行宣传”的学说。他们主张，对统治阶级进行阴谋行动和个人恐怖，是鼓动群众起来反抗的唯一办法。

社会革命党人俱乐部1881年的会议并没有组成一个统一的机构，而只是通过了采用革命社会党的名称和一个纲领。这一纲领要求按“共产主义的”原则来组织工会，并且说，应该只对具有“进步”性的工会才给予帮助。这一纲领也谴责了投票选举，认为

那只是“资产阶级愚弄工人的一个花样”，并且建议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其目的在于向工人证明，“美国的政治制度是不平等的，企图通过投票选举来改造社会是徒劳无益的”。綱領建議应以“随时准备拿起枪杆来反抗侵犯自己权利的工人武装組織”，作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武器。^⑭

一直到1882年，在約翰·莫斯特来美国以后，社会革命党人运动才真正联合起它的队伍，成为一支活跃的力量。莫斯特是有口才的演說家，又是一位长于諷刺而有才华的作家，他很敏感而有些自負，他很快就成为美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公认的領袖。

在旅行全国之后，莫斯特就为1883年10月在匹茲堡召开的美国无政府主义者大会鋪平了道路。在这次會議上有二十六个城市的代表出席，并且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莫斯特、派生斯和斯庇斯是最活跃的代表。

莫斯特在大会上占了主导的地位。他是热烈主張运用恐怖手段的人，他反对为当前的要求——較短的工时、較高的工資、較好的工作条件——而进行斗争，他认为这些东西是施給工人阶级的小恩小惠，其作用只能是把他們更紧地束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面。国际工人协会的宣言主要是由莫斯特起草的，宣言既沒有提到政治行动也沒有提到当前的要求。它強調了“用一切手段，也就是用有力的、无情的、革命的和国际的行动来摧毁現存的阶级統治”，并且“在生产合作組織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宣言在結尾处号召对资本主义的罪恶采取唯一的对策——暴力！^⑮

两种截然不同的分子出席了匹茲堡大会，他們主要是在反对政治行动这一点上联合起来的。由莫斯特所领导的紐約和其他东部城市的代表，贊成个人的恐怖行动。由派生斯和斯庇斯們所領

导的西部代表，在认为政治行动是徒劳无益的而暴力则很有用这一点上，同莫斯特是意见一致的，但是，他们对于工会工作则有坚定的信心。在理论上，他们当时所持的主张是，工会不应满足于只为当前的要求而进行斗争；它的唯一任务，是为完全摧毁资本主义和建立新社会而进行斗争。工会作为未来社会的“萌芽组织”，应依靠工人群众的直接行动，来建立自由社会的基础。作为对资本主义作战的战斗单位，工会的主要武器就是强制和暴力。宣言号召工人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和摆脱奴隶制度的桎梏：“让暴君们战慄吧！最后审判的日子不远了！”

这种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的混合物，就是所谓的“芝加哥思想”。西部派掌握了足够的票数，它迫使大会采纳了这一思想。莫斯特和他的一派对于宣言的这一方面是没有兴趣的，但是他们妥协了，因为当时的形势已明显地表示出，如果他们加以反对，就可能导致分裂。就他们而言，宣言只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因为他们除了试图争取工会会员来支持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外，并无意于集中力量进行工会工作。

虽然在理论上宣言强调了工会不应满足于只为当前的要求进行斗争，但是在实践中为了取得工人的拥护，国际工人协会的追随者不得不支持工人的当前要求。因此，国际工人协会在工会中也就取得了进展，特别是在中西部，在那里，由派生斯、斯庇斯、迈恰尔·希瓦布、塞姆·费尔登等一些富有战斗精神的激进人物所领导的芝加哥派，深深地渗入了工会运动。许多工人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仅芝加哥一地就有五千到六千名会员。温地城的社会革命党人发行了五种刊物：派生斯编辑的英文版双周刊《警钟》，发行额为二千到三千份；斯庇斯编辑的德文日报《工人报》，发行额三千

六百份；《先兆报》；以及一份波希米亚文的日报。

芝加哥的社会革命党人举行了引人注目的群众示威游行，并且在中西部各地作了巡回演讲，因而能够发生比他们的实际人数所表示出的大得多的影响。他们控制了芝加哥中央工会，该会在1886年包括有二十二个工会，其中有芝加哥城七个最大的工会。他们参加了中西部大多数的劳工斗争，并且帮助工人进行斗争，而不论他们所属的团体或所持的社会哲学如何。但是，他们都一再表明，当前的要求是没有重要意义的；直接行动——强制、暴力——才是万应药。正如1885年10月斯庇斯所提出的芝加哥中央工会的下述决议案所说的：“我们紧急地号召工资工人阶级把自己武装起来，以便能够向他们的剥削者提出唯一能够发生实效的论点：暴力……”^⑩

在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中，社会主义劳工党失去了许多党员。一批批党员退出了该党，参加了更富于斗争性的国际工人协会。到1883年底，社会主义劳工党的党员减少到一千五百人，而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在1885年则号称有七千之众。^⑪

这是国际工人协会发展过程中的最高峰。由于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的基本弱点，1886年5月秣市爆炸事件后所造成的歇斯底里，以及社会主义劳工党采取的更富于战斗性的立场，重新确定了该党在美国作为居于领导地位的革命组织。

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

社会主义劳工党觉察到，在公众的心目中，对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二者混淆不清，* 因此，便设法说明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1883年4月，菲利浦·范·巴顿直接写信给和马克思一起建立科

学社会主义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指出約翰·莫斯特和他在美国的朋友們正在夸耀說，“莫斯特跟馬克思的关系很密切……而馬克思也同意莫斯特所作的宣傳”。菲利浦·范·巴頓強調指出，莫斯特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在这里使我們受到了极大的損害”；因此，他觉得如果恩格斯就“馬克思对无政府主义跟社会主义对立这个問題的态度”发表一下意見，将会有助于美国的社会主义者来克服这种影响。恩格斯在他的回信中十分明确地指出，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謬論”毫无共同之处，**“从巴枯宁一开始用現在这种形式提出无政府主义的謬論”，馬克思就反对无政府主义，***誰要是硬說莫斯特同馬克思有任何关系或受到过馬克思的任何协助，“这个人不是受了騙，就是故意撒謊”。恩格斯同意了范·巴頓发表他的信件****。

1886年，社会主义劳工党的小册子《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互不相容的敌手》中写道，“抗議把我們同任何形式的无政府主义者混淆起来，或在任何方面与他們等同起来；我們是一切无政府

* 爱琳娜·馬克思·艾威林和爱德华·艾威林夫妇訪問美国时，曾作了很大的努力來說明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間的区别。他們写道：“美国人所犯的是一个普通的錯誤，即认为无政府主义是革命的。其实，无政府主义是反动的。美国社会主义劳工党，同它最近的一些发言人一样，都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們是革命者。”（《美国工人运动》，第21頁。）

** 恩格斯在他1883年4月18日从倫敦寄給范·巴頓的信件中，簡略地总结了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間的根本区别。參見《馬克思恩格斯給美国人的信》，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1—163頁，恩格斯給范·巴頓的信。范·巴頓致恩格斯函，刊于同书第161頁。

*** 这里所指的是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維奇·巴枯宁（1814—1876年），他曾領導第一国际中的一个宗派进行阴谋活动，于1872年海牙大会上被开除出第一国际。

****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俄文版，第304—305頁，俄譯本編者注。

主义者的不可调和的敌人”。这本小册子在评论无政府主义的强制和暴力的理论时解释说：“为了挽救工人阶级免于遭受彻底奴役，我们可能要进行战斗。但是，战争只能是强加在我们身上的，而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来避免战争，虽然这一点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或许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必须而且的确认为这在美国是可能的，并且只要是在言论和新闻自由、和平集会和组织的权利、以及普选权（包括妇女的选举权）不受现行法律剥夺的任何地方，这也是可能的。我们对我们的思想和目的是完全直言不讳的，我们所进行的争取解放的所有工作都是光明正大的，我们不使用秘密组织来达到我们的目的。”¹⁸

但是，仅仅把无政府主义者在理论上的混乱和马克思主义的明确立场区分开来还是不够的。社会主义劳工党未能彻底了解国际工人协会在工会中得势的真正原因。国际工人协会并不只是专门致力于通过演说和著作来宣传它的理论，它也领导了罢工斗争，尤其是在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中更是如此。因此，虽然国际工人协会的主要会员是德国移民，但是它却深深地渗入到各个工会的美国工人中去了。

德籍美国人社会主义者的作用

德籍美国人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主义劳工党的发展。在整个八十年代中，恩格斯曾一再指责德籍美国人社会主义者对美国劳工运动的宗派主义的态度。他指责他们没有认识到“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是有生命的东西，而不是死东西。在恩格斯看来，他们在原则上拒绝学英语不仅仅显示出他们心胸的狭窄，而且也显示出他们政治上的愚昧。

无怪乎恩格斯在一封致左尔格的信中忿怒地宣称，“要是德国的社会主义劳工党因而全部瓦解了，那倒是个收获，不过那样的好事是我们指望不到的。”^{①9}

尽管有德籍美国人的把持，社会主义劳工党还是采取了一些使自己美国化的步骤。在1885年的有代表四十一个小组和四千名党员的三十三位代表出席的大会上，该党决定创办一份英文的“党报”。此外，该党还按照民族划分了小组，以便成立纯粹美国人的小组。^{②0}

虽然《约翰·斯文登报》赞扬这一行动，但是，它却正确地指出，当德籍美国人社会主义者仍然同群众的劳工运动隔绝的时候，该党的影响是决不会增长的。它着重指出，在他们拒绝学英语并且把自己的活动限制于说德语的工人之间的时候，他们将继续陷于孤立。

“本城或全美国的德籍美国人要是全都学会说、读和写美国的语言的话，他们在社会、道义、或政治上的影响会比现在大十倍。由于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大批的德籍美国人同他们周围社会的一般生活隔离开了。如果他们掌握了美国的语言，他们该会对全美国注入多少新思想呀！我们知道，德文是一种丰富、成熟、微妙、精巧和流畅的语言，但是五千多万美国的白人和黑人进步人民所说的语言也是如此。”^{②1}

恩格斯完全同意这种批评。他认为，社会主义者为了在美国发生重要的作用，“必须彻底清除任何外国化的残余，必须成为完全美国化的党。这个党不能等着美国人向自己靠攏，它是少数，同时又是外来的，因此，应当向国内占绝大多数同时又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靠攏。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学习英语。”^{②2}

当然，恩格斯并没有低估外国出生的移民工人对美国劳工运动的成长所作出的贡献。他也了解，从1872年以来，社会主义劳工党一直鼓励在外国出生的工人中建立分部，分部的党员可以用非英文的语言来进行会议和教育工作，该党承认了由于美国工人阶级的不同民族的组成成分而产生的需要。正像犹太社会主义者机关报《工人报》所解释的一样，“因为只有我们说犹太语的公民才能够在犹太移民中顺利地开展工作，因为我们说他们的语言——仅仅是由于这种原因，我们才组织了一个专门的犹太人团体。日耳曼犹太语是我们本民族的语言，我们的目的之一是消除劳工世界中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区别。”^②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样，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移民曾经这样地改变了劳工队伍的成份，以致在许多工业部门中外国出生的工人构成了工人的多数。在承认移民工人需要在民族单位的基础上以本民族语言作为组织手段来加以组织这一点上，社会主义劳工党对于美国劳工运动的成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社会主义劳工党在工作中的错误并不在于，它在外国出生的工人间进行工作和利用他们的民族和人民的语言——移民所了解的唯一语言——作为组织工作的媒介。它的错误乃是在于——正如斯文登所说的一样——社会主义者不了解，要扩大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影响，就必须把他们的主张传播给“五千万美国的白人和黑人进步人民”。举例来说，他们没有做特殊的努力来接近数十万的黑人工人；事实上，他们完全忽视了美国工人阶级这一重要部分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例如在美国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种族歧视、剥夺公民的自由和私刑。的确，1885年的社会主义劳工党大会曾要求实行不分种族、性别和肤色的普选权，但是在政纲中却没有包括黑人的任何其他

特殊要求。

1886年9月16日，爱德华·艾威林博士、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德国社会主义的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来到了美国。英国的生理学家和社会主义者艾威林博士和他的妻子爱琳娜·马克思（卡尔·马克思的女儿），在社会主义劳工党的主持下在各地作了演讲。他们协助了在说英语的工人中撒播社会主义学说的种子，并且促使社会主义者在1886年秋季的劳工运动的巨大群众性政治高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这标志着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社会主义劳工党第一次成为美国群众性的劳工运动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④

但是，在把社会主义劳工党改变成一个美国政党方面，艾威林夫妇的努力并没获得太大成功。德籍美国人宗派主义分子的影响仍然太大了。艾威林夫妇离开美国时确信，如果社会主义者工作得正确的话，他们在美国是有优良的发展条件的。他们所得到的深刻印象是，在美国有着“大批不自觉的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者”，这些人在听到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阐述之后，就喊叫说：“呀！如果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话，我们就都是社会主义者啊。”^⑤

在这一时期，美国人在不停地寻求比现存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经济制度较好的制度，寻求用合作来代替竞争，用社会所有制来代替私人所有制——所有这一切足以证明，艾威林夫妇所说的美国的广大群众已经准备接受社会主义的主张是正确的。从下一事实上就可以反映这种情形：1889年，在威廉·布利斯、乔治·赫隆、理查德·伊利的领导之下，由一些牧师和教授们组成了基督徒社会主义协会，*该会的宗旨是，“以耶稣基督的精神，并按他的教诲，来使所有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符合于上帝的父爱和人子的兄弟

情誼。”^②这也反映在四十本左右烏托邦社会主义小說的問世，它們描繪了只要用一种基于理智原則的制度来代替現行制度，全体美国人就能获得光輝的未来。

伯拉米和工业国有化运动

烏托邦小說中影响最大的是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轰动一时的一本文学作品，即爱德华·伯拉米的《回顾》。这本小說的銷路是这样大，以致印刷商都赶印不及。在几年之中就出售了一百万册以上，而且有一个时期出售率是每天一千册。

圍繞着伯拉米的主要政治主張，即工业国有化，形成了一个寿命很短的社会主义运动。1888年在波士頓首先成立了“工业国有化运动俱乐部”，接着迅即擴張到全国。这些工业国有化运动者的团体是通过通信和互相派人演讲的方法很松懈地联系在一起的。它們主要从城市中等階級中征集會員。它們企图通过生产和分配国有化的办法，来医治資本主义的根本弊端。它們认为在完成了这一点之后，“建成一个真正民主和人民的社會便会有絕大的可能；全世界的人将破天荒第一次看到一个合理的、有秩序的完善的共和国——一个在社会、經濟和政治方面理想的共和国。”

这个新社会将通过逐步的改革而建立起来，用“有理性的和平手段”来达到目的。^③这种运动建議在公众准备好的时候，逐个地接收各种工业。它的最初要求是，电话、电报、运输公司、铁路和煤

* 基督徒社会主义者強調主張，地方政府应拥有电灯、蒸汽和运输公司，电报和铁路国有化，以及建立邮政儲蓄銀行，作为所有工业全部社会主义化的准备步驟。同时，应该征收以縮小貧富悬殊为目的的賦稅。（布利斯：《什么是基督教社会主义？》小册子，1890年版。）

矿的国有化,由地方自治机构办理地方选举,教育机会平等以及改革文官制度。²⁹

虽然工业国有化运动同科学社会主义极少共同之处,而且伯拉米自己竭力表明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然而这一运动确曾有助于美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增长。尽管它有缺点,《回顾》这本书却在许多年间继续成为向许多美国人介绍社会主义的第一本书籍。

社会主义者的责任是,去接近那些在不断地寻找方法去克服日益发展的垄断资本主义弊害的美国工人和他们的同盟者。社会主义者的责任是,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道理,鼓动和加深他们对美国生活中的不平的憎恨,直到人民大众都痛恨这种不平为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社会主义者应该处在一切鼓动和运动的中心,来教育工人,使他们了解,只有根本改变社会结构,才能根本改变他们的境遇,而且这种改变不是能够靠理论说服资本家来实现的。社会主义者应该处在所有导致工人离开那两个老政党而建立工人阶级和它的同盟者的独立政党的运动中心。

社会主义劳工党的贡献

社会主义劳工党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确曾尽到了某些这类的责任。在阶级斗争极为剧烈的这十年当中,社会主义劳工党给整个劳工运动带来了一种刺激和新的看法与意义。它促使重要的全国工会、地方工会和城市中央劳工组织成立和壮大了起来,而且它的党员在劳工骑士会里进行了英勇的工作。它把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清楚地地区分开,而无政府主义在这些年代中曾力图渗入美国的劳工运动。它领导了工人的斗争,这种斗争在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和改善工作条件方面获得了重大的成就。社会主义劳工

黨在移民工人中奠定了有戰鬥精神的勞工組織的基礎，這種組織在美國工會運動中不久就佔有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所有這種外國出生工人的工會都加入了美國總的勞工運動，並且變成了它的一部分。

然而，社會主義勞工黨並沒有制定和樹立一個牢固的馬克思主義的綱領和領導，在它的黨員中真正可以叫做馬克思主義者的真是寥若晨星。在大部分這一段時期中，拉薩爾派在該黨中發生了過大的影響，* 其結果正像我們在下面所看到的，嚴重損害了社會主義在勞工運動中，特別是在勞工騎士會中的影響。最後，在這整個時期中，社會主義勞工黨保持了它的幾乎完全由德國人組成的面貌，只有一些猶太人、波蘭人、波希米亞人和意大利人摻雜其中。朱斯圖斯·埃伯特說：“八十年代的社會主義勞工黨是一個德國人的政黨，它的正式語言是德文。美國人的成分一般而言是不佔重要地位的。”^②

雖然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社會主義者對於美國勞工運動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但是，由於傳統、語言和經驗的不同，他們同美國工人是分開的。因此，按照恩格斯的話說，他們（德國人）“不了解怎樣使他們的理論成為推動美國人民大眾前進的杠桿”^{**}。

* 直到1889年9月，那些仍然堅持拉薩爾主義立場、贊成政治行動而完全排除工會活動的社會主義勞工黨中央工作人員才被撤換，而代之以強調擴大工會活動的必要性的。人。（朱斯圖斯·埃伯特著：《美國工業的進化》，1907年紐約版，第66—67頁。）

** 《馬克思恩格斯給美國人的信》，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2頁。——譯者

第三章

劳工騎士会的兴起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大部分期間，劳工运动舞台上最主要的角色是劳工騎士会。这一組織的曇花一現的經歷，在世界劳工运动史上是很少見的。历史学家对劳工騎士会的兴起和衰落解釋的分歧，要比对美国劳工运动史的任何其他阶段都厉害。但是，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同意一点，即同劳工騎士会比起来，所有美国以前的劳工运动似乎都是微不足道的。^①

在前一卷中，*我們曾經叙述了劳工騎士会从1869年成立到1881年該会放棄秘密活动并表决公布該組織的名称时为止的历史。**該会真正的成长，是从1881年开始的。

1881年以后劳工騎士会的成长

劳工騎士会的會員人数在1881年曾經一度减少，到1882年又达到了四万二千五百一十九人，翌年达到五万一千九百一十四人。到了1884年9月，当該会庆祝“最成功的第十五周年”的时候，會員人数約增加了二万人，总数达七万一千三百二十六人^②。

* 見方納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739—751頁。

** 許多地方分会在它們整个存在的期間保持着极端的秘密，它們仍然害怕雇主們的迫害。

在三年期間，會員人數增加了兩倍多，由 1881 年的一萬九千人激增到 1884 年夏季的七萬多人。而且，這個數目還是面對着使人沮喪的因素而獲得的，如 1883 年開始的工業蕭條，許多次罷工的失敗，以及另一個組織——“美國與加拿大有組織行業工會與勞工會聯合會”——征收會員方面的競爭。^{*} 1884 年 7 月 25 日，《聯合勞工雜誌》（該會的正式機關報，1880 年創刊）興高彩烈地宣稱：“去年九月，有組織的勞工的敵人們居然斷言，騎士會正在解体而且很快就要垮台。看吧，我們是在這種方式下解体的，我們組織了五百六十個新的分會、改組了三十四個舊的分會、成立了十二個新的區分會并改組了兩個舊的區分會。在經濟和人數上，本會當前所處的優越環境都是前所未有的。”

但是，該會最大的發展時期還在後面。1885 年出現的兩次事件使會員的人數急劇上升。一次事件是騎士會對於敵視工會工人的許多企業進行堅強的抵制貨物運動所獲得的成功。另一事件是，該會所領導的對高爾德公司的三條鐵路——沃巴希鐵路，密蘇里—堪薩斯和得克薩斯鐵路，以及密蘇里太平洋鐵路——進行罷工的勝利。

抵制貨物的作用

在騎士會的章程里並沒有提到抵制貨物，而且在它存在的最初幾年中也沒有採用過抵制貨物的辦法。但是，到 1885 年，勞工騎士會變成了美國勞工運動史上最成功的抵制貨物的機構。該會對報紙以及對帽子、雪茄烟、衣服、地毯、綢緞呢絨、靴鞋、火爐、面粉、

* 參見本書第六章第一節《有組織行業工會與勞工會聯合會》。

啤酒、鋼琴和風琴的制造商同銷售商都进行过抵制。旅館、戏院、游艇、建筑业、煤矿公司以及許多其他企业的老板都感到了抵制貨物的压力。实际上在每次运动中，抵制又是一种連鎖的行动，凡无视抵制的人或公司也会一一受到抵制。

抵制貨物一詞变成如此普遍，以致它时常和罢工一詞交替着使用。^③到了1885年，* 抵制貨物如此盛行，以致一个忠誠的工会工人很費力地才能弄清楚抵制貨单。1885年夏季一位工会工人抱怨說：“現在要作一个認真和有系統的抵貨者，便要随身携带一份各个被抵制的公司和物品的清单；如果你有家的話，就需要另一份清单供家庭使用。”^④在劳工报纸上，在公众礼堂里，在工会会所里，出現了多得难以数計的抵制貨物通告。通知和傳单甚至粘貼在工人家的厨房里，以便“你們的妻子和所有家庭成員”都知道受抵制的貨品名称。^⑤

有人問約翰·斯文登关于抵制貨物所根据的原則的时候，他回答道：“这就是‘以眼还眼’和‘以牙还牙’——这是摩西所定下的条律。雇主們說，‘我們將把你們列入黑名单’，于是工人們回答說，‘我們將抵制你們的貨物。’全部的情形就是如此。”^⑥

但是，情况还不止于此。騎士会发起抵制貨物的一般情形有三种：（一）作为一种不使用罢工的組織手段；（二）在罢工不成功时，把商店或工厂的工人組織起来；（三）迫使工会势力不易达到的地方反工会的公司所屬工厂停工。^⑦但是，实际上每一次，只有在雇主停工解雇工会會員并且用罢工破坏者来代替他們的时候，才

* 据《勃拉德街报》刊载的材料，1885年全国計发生了一百九十六次抵制貨物运动；其中五十九次最終取得了胜利，二十三次失败了，一百一十四次延至年底止仍在持續中（1885年12月19日）。

用抵制貨物来报复。当抵制貨物表现出力量的时候，某些雇主就在他们工厂的門前貼出告示，上边写着：“本公司願意雇用有組織的劳工。”^③

1885年，对康涅狄格州南諾渥克的帽子制造商送到市場出賣的帽子进行了强有力的抵制，因为这些制造商停工解雇了它們工厂里的劳工騎士会會員。“抵制”南諾渥克帽子的呼声弥漫了全国，成千上万想买新帽子的工人都要看一看商店給他們拿的帽子汙沿上的商标。如果他們看見任何諾渥克公司的商标的話，就拒絕購買。这一抵制是这样地有效，以致許多商人都割去帽子上的商标。最后，主顧們的抗議終于迫使諾渥克的各家公司結束他們停工解雇劳工騎士会工人的办法，同时抵制运动也就宣告取消了。^④

新澤西州奧倫治城对柏格制帽厂进行的抵制是一个最完善的地方性抵制的实例。这个工厂是該城二十个制帽工厂中唯一“不公正”的公司。进行抵制的工会把当地的商人控制得这样好，以致連制酒商都拒絕把啤酒供給那些賣酒給柏格工厂雇傭的罢工破坏者的酒店老板。还有，一个制造商解雇了一个雇工，因为他同在柏格工厂作工的兄弟住在一起。^⑤

八十年代最有名的抵制貨物运动是第六印刷工会在騎士会的协助下对紐約《論壇报》进行的抵制。爭端起于1877年，当时《論壇报》的老板怀特劳·雷德命令减低工資，公开表明他对印刷工人的敌意。抵制从1883年开始，直到該报的負責人員宣布：“《論壇报》現在是一家絕對雇傭工会會員的報紙”时，方在1892年宣告結束。^⑥

在抵制《論壇报》的期間，工会发行了自己的周报《抵制者》(1884—1886年)——后来叫做《工会印刷工人》(1886—1887年)

——来提出自己在爭端中的主張。每一个取消訂閱《論壇报》的人都可以接到一份《抵制者》。^⑫在工会对《論壇报》和它的广告顾客所进行的全国范围的抵制中，它运用了各种手段，甚至包括詩歌，在这些詩句中它号召工人們：

誰要光顧那“賊耗子”《論壇报》，
在那上面登广告，
我們就都不去买它的貨，
看你到底能否拖得过。^⑬

在1885—1886年間，二十多家报纸受到了抵制，其中許多家是因为他們拒絕雇佣工会的印刷工人，其他則由于它們的反劳工的看法。1885年秋天，在圣路易城的各分会和工会所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决定了对《圣路易快邮报》实行抵制，因为这家“賊耗子”的报纸“屢次誣蔑劳工騎士会，并且对凡是屬於或贊同劳工組織的人进行漫罵和侮辱”。^⑭

1885年的高尔德罢工

尽管騎士会的领导人反对用罢工作为武器，但是正由于該会在罢工期間所發揮的作用，該会會員的数目才达到了最高峰。有不少工会在罢工中加入了騎士会。有时罢工最初是在工会主持下开始的，然后归騎士会来领导，最后工会合并到騎士会以便从騎士会的日益增长的影响和力量中得到好处。^⑮1884年，費拉德尔非亚的地毯工人在拒絕接受削減工資后遭到了制造商的停工解雇，这一事件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随后的罢工期間，工人們表決把他們的工会全部加入劳工騎士会。当制造商一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他們就“派人找委员会商談，并且表示願意在工人們加入騎士会以

前同他們取得妥協”。但是委員會“沒有改變態度”。勞工騎士會的第3266分會組織起來了，第二天“製造商們就通知工人可以按原來工資在星期一上工”。

騎士會全國書記非常高兴地写道：“勞工騎士會的道義支持就是如此。我們受到了人們的尊敬和畏懼。”^{①⑥}

當勞工騎士會對當時一個最大的資本家取得巨大的罷工勝利的時候，它的确是受到了人們的“尊敬和畏懼”。

在南北戰爭以後的時代的所有“強盜大王”中，為一般人民所最痛恨的人就是那個臭名昭彰的杰依·高爾德。卡爾·馬克思曾經描寫他是“章魚似的鐵路大王和金融騙子”。^{①⑦}高爾德的勞工哲學可以總括成一句話，即“我能夠雇用工人階級的這一半來殺死另外那一半”。他又夸耀說，這一政策使他能夠按照飢餓工資雇用工人，並且他需要工人多久就能夠按這個飢餓水平繼續雇用工人多久。^{①⑧}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騎士會開始組織高爾德所擁有的企業里的被殘酷剝削的工人。在騎士會主持下的第一次全國性罷工是在1883年夏季為支持電報報務員而舉行的，其中包括高爾德企業所控制的西部聯合電報公司的報務員*。兩個東部的公司同意了罷工工人關於提高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的要求，但是西部聯合電報公司報務工人的罷工被野蠻地鎮壓下去。工人們被迫解散了他們的組織並且簽立了“鐵的誓言”。^{①⑨}

高爾德對騎士會的勝利只是暫時性的。騎士會把注意力轉到西南部高爾德鐵路系統上面，特別是把注意力集中於停車場工人、

* 在1883年以前，騎士會僅僅參與地方性的罷工，主要是在礦區。

护路工人和其他不包括在铁路兄弟会中的工人（兄弟会所代表的是司机、司炉、乘务員和制动手）。

1884年10月，高尔德西南铁路系統的中樞密苏里太平洋铁路，把停車場工人的工資削減了10%^{*}，四个月之后，1885年2月，工資又削減了5%。密苏里—堪薩斯和得克薩斯铁路以及沃巴希铁路的停車場工人的工資也遭到类似的削減。^⑩

在宣布削減工資之后，工人立刻就摊了牌。1885年2月27日，即沃巴希铁路停車場工人拿到削減的工資后的第二天，他們就举行了罢工。几天之后，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和密苏里—堪薩斯和得克薩斯铁路的工人也开始了罢工。1885年3月9日，罢工遍及西南铁路系統各地，包括一万英里的铁路和在密苏里与得克薩斯州的西南系統的所有主要停車場的四千五百名工人。3月9日的《紐約时报》用大字标题写道：“高尔德铁路系統的反対降低工資的叛乱。”

騎士会的地方分会迅即起来支持罢工工人。第一个采取行动的是劳工騎士会第3218地方分会。由联邦太平洋铁路雇工組成的这一地方分会是在1884年5月一次短暫而成功的停車場工人罢工期間組織起来的，那次罢工是由《劳工諮詢者》周报——科罗拉多州丹佛城发行的报纸——的編輯，富有战斗精神的社会主义者約瑟夫·布加南领导的。劳工騎士会第3218分会撥出了三万美金，并且派遣布加南去协助罢工工人。^⑪

-
- * 西南铁路系統停車場工人的工資每天是二元美金，每周工作六十小时。实际上，工作時間是沒有限制的，因为工人們时常要加班加点，但得不到加班費。一个停車場工人后来追忆說：“那时，工作時間沒有限制。我曾屢次被派出去工作，只能在終点站上呆一两个小时，完全得不到睡眠和休息。”（引文見魯茲·艾倫著：《西南大罢工》，得克薩斯州奧斯汀城，1942年，第28頁。）

对于罢工的停車場工人有着同样重要意义的是，另外四个铁路工人兄弟会也支持了他们。结果，西南铁路系统的所有货运都停顿了下来。公司經理方面企图調动一千五百辆冻结在停車場上的貨車，但是失败了。每当一辆機車生起了火，和一列車厢挂上了鈎的时候，就有罢工委员会的人走去向司机呼吁：“为了你的家庭和我們的家庭的福利，不要把機車开出去吧。”于是这列車就沒有开动了！²⁸

高尔德的經理方面認識到人民的同情是在罢工工人方面的，于是下令取消了削減工資。工資的标准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公司还同意不解雇任何参加罢工的工人。3月16日，罢工正式宣布結束。²⁹

由于这一次的胜利，劳工騎士会在铁路工人中的威望迅速地提高了。停車場工人加入騎士会的潮流在罢工期間已經就真正地开始了，現在則变成一股洪流，西南铁路系统的几千工人成批地变成了騎士会會員。騎士会也吸收了好几个原有的铁路工人小組和工会，这样就把西南铁路系统的熟练工人和不熟练工人联合到一个能成为紧密的战斗团体之中。³⁰*

杰依·高尔德决不肯让这一紧密的战斗团体太平无事地存在下去。高尔德經理方面决定摧毁西南铁路系统的地方分会，解雇它們的領導者和斗争性最强的普通會員。

沃巴希铁路的經理方面首先对騎士会进行了打击。铁路当局解雇了劳工騎士会會員，6月16日停車場完全封閉。騎士会的負責人认清了，封閉乃是企图破坏工会的一种詭計，并且正式宣布

* 1885年9月，第101区分会成立了，該組織包括西南铁路系统的所有地方分会。

說，工人們已經被停工解雇。8月18日，騎士會宣布沃巴希鐵路全綫罷工，當這一舉動並沒有引起經理方面的反響的時候，該會的總執行委員會就向聯邦太平洋鐵路和西南鐵路系統的所有分會發出一道通令，指示它們的會員——“在沒有接到新的命令以前，要拒絕修理或以任何方式處理沃巴希鐵路公司的車輛……”^⑳

如果這一命令付諸實施的話，類似1877年大罷工規模的全國性的鐵路罷工可能就要爆發。但是，高爾德當時知道需要暫時實行退却，他就按照騎士會提出的建議，召開了鐵路方面負責人員和勞工騎士會總執行委員會的聯席會議。在會上高爾德向騎士會的代表甜言蜜語地說，他是一個被人極端誤解和詆毀的人；他信任勞工組織，和一切對勞工糾紛所採取的仲裁辦法，而且他“將時時刻刻努力往正確方面去作”^㉑。

騎士會要求解雇所有頂替罷工的工人，並且恢復被解雇的工人的工作，對罷工領袖們要給以恢復工作的優先權。他們還要求保證，鐵路方面將來不對騎士會會員表示任何歧視。這些條件是由泡德利和勞工騎士會總書記弗萊得立克·突勒在9月3日提交給沃巴希鐵路公司總經理A.A. 塔爾馬奇的。次日，泡德利和突勒接獲密蘇里州塞達利亞城勞工騎士會領袖R.W. 德魯拍來的急電：“如果沃巴希糾紛今天解決不了，我將無法再維持西南鐵路系統的平靜局面。”高爾德和鐵路方面負責人員获悉這一電報後，就接受了騎士會所提出的大部分條件，而且高爾德還親自宣稱，他準備把將來可能發生的一切勞工糾紛都交付仲裁。^㉒

會員人數的激增

杰依·高爾德的屈服標志着直到當時為止美國或者全世界勞

工組織力量的頂点。圣路易《紀事报》写道：“沃巴希的胜利归功于劳工騎士会……在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从来也沒有获得过这样的胜利。”^②

这一次对当时最大資本家之一的輝煌胜利，使得成千上万的新工人参加到劳工騎士会的队伍里来了。“在两年的蕭条期間，由于一再的削減工資和雇主的加紧控制而积压起来的所有受抑制的痛苦和仇恨，現在爆发成为在强有力的劳工騎士会的旗帜下組織起来的热潮。”^③

不过，人們竟忘記了，在此以前，劳工騎士会所領導的大多数罢工都是失敗的。例如，1883年电报工人罢工的慘敗的結束；1884年6月开始，1886年3月結束的何京河谷矿工的长期激烈而未取得胜利的斗争，結果矿工們接受了大大削減工資的条件——每吨煤少得七角錢的工資——恢复工作，并且退出工会；1884年的福尔河紡紗工人所遭受的失敗，以及其他罢工的不幸的結束。高尔德的投降标志着美国劳工的新曙光。現在，哪一个雇主还抵擋得住騎士会呢？雇主們已經从高尔德的失敗中領略了教訓。在高尔德屈服后一个月，7月15日开始的密西根州薩吉惱河谷的木材业大罢工，也以罢工工人的胜利而告結束。这次罢工的領袖，湯姆斯·巴利是騎士会中一位卓越的人物。^④

一下子，整个劳工界好像都飞向騎士会来了。工人們开始“涌入騎士会，好似淘金者得到发现金矿的消息去淘金一样”。一位組織者写道，“現在我們唯一的难题就是无法滿足想要加入騎士会的人們的願望。”在威斯康辛州拉克罗斯，几百工人圍住一位騎士会會員，要求他把他們組織起来。1885年12月，他給泡德利写信說：“我来这里已經一个星期，这里立时可以組成三个分会，但是沒有

組織者。希望你告訴我离这里最近的地方哪里有組織者。在这里，一处可有一百五十名會員，一处有九十三名，另一处有五十六名……”^⑧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新的地方組織以閃电式的速度成立起来了。到1886年1月25日为止的三个月內成立了七百个地方組織，这等于騎士会自从成立以来所有这此年中所成立的总数；二月份成立了五百一十五个支会，三月上半月——四百一十七个，四月后半月——六百九十个，五月——八百七十七个支会。从1885年7月到1886年10月，劳工騎士会會員人数由十一万激增至七十多万。約翰·斯文登兴高彩烈地宣称：“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像目前劳工騎士会进军这样壮丽的景象。”^⑨

在这一期間，騎士会的組織增长得这样迅速，以致领导方面开始耽心那种力图夸大“有組織的劳工的威胁”的报纸所发表的过甚其詞的記載。騎士会的领导方面采取步骤来限制它所认为的“过快的發展”。当二月份的数字显示出，一月份新組織起来的分会超过二百个的时候，总执行委员会随即通知六百个組織者从1886年3月2日起停止組織工作四十天。同时对新的地方組織停止頒发证书。但是，許多組織者依靠每个地方組織繳交的手續費来維持他們的不安定的生活，他們仍繼續进行活动，只是推迟到四十天期滿后再行領取經費。^⑩

在1886年达到最高峰的騎士会的实际會員人数，据估計为七十万到一百万以上不等。無論具体的数字如何，当时劳工騎士会在世界許多地方都有會員。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爱尔兰和意大利都組織了地方分会。甚至有消息說，一位組織者在印度也取得了進展。^⑪

在美国以外，騎士会在加拿大获得了最大的进展。1881年秋，在安大略的哈密尔顿成立了第一个地方分会。到1882年8月，它就扩张到多伦多。到1884年9月，騎士会在哈密尔顿有八个分会、在多伦多有九个、在伦敦城有三个，还有其他分会散布在十几个城市里。但是，在魁北克省只有三个分会，而且全都在蒙特利尔城。騎士会在魁北克省遭受到了天主教会的禁止，这一事实就说明了，在这个省里，它是没有力量的。但是，从1887年春季禁令取消*以后，騎士会就在这个省里获得了进展。到1887年7月，共有三十八个地方分会属于蒙特利尔第114区分会。1884年在温尼伯成立了一个地方分会，两年后，在这一地区成立了一个区分会。^⑤

劳工騎士会从哪些人中间募集会员呢？很不幸，騎士会的机关出版物并没有清楚说明会员的成份。但是，我们凭着充分的证据能够得出若干结论。

原先只有雇佣工人才允许加入騎士会。在1878年騎士会总会组成之后，会员的条件改变了，只要不超过会员人数 $\frac{1}{4}$ ，非工人成份的人也可以加入地方分会作会员，不过律师、银行家，以及那些全部或部分依靠出售或制造酒类为生的人则不许入会。1884年，又把职业赌徒和证券经纪人列入不许入会的名单中。被发觉的劳工敌人，例如罢工破坏者和工贼，从騎士会的事业开始时起就被划入被排斥之列。^⑥

除了这些人以外，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劳工騎士会，而且许多非工人阶级分子也入了会。**

但是，基本上劳工騎士会是从工人阶级中吸收它的大部分会员的。騎士会完成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任何其他美国劳工组

織所未能完成的事业——組織和統一美国的工人階級。正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劳工騎士会全盛时对它所作的卓越评价中所指出的：

“劳动騎士团(即劳工騎士会。——譯者)是整个美国工人階級所創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組織；不管它的起源和历史如何……也不管它的綱領和章程怎样，这里实际上存在的是美国整个雇佣工人階級的产物，是把他們全体团結起来的唯一的全国性的紐带，它不仅使他們的敌人，而且也使他們自己感觉到他們的力量，并鼓舞他們驕傲地期待着未来的胜利。……一个局外的观察家可以清楚地看到，摆在我们面前的这种原材料将鍛制出美国工人运动的未来，同时也鍛制出美国社会的未来。”^⑥

* 参見本书第五章第七节《天主教会的作用》最末一段。

** 在某些分会中，工人階級會員同时又是小企业主。一位記者曾描述弗吉尼亚州北丹維尔企业分会的这种情况，他告訴泡德利說：“在我们的人当中，有些人还从事自己的独立小本經營，如面包师，商人，縫紉机經銷商，全国小地产委托商和轉卖商，小規模的烟叶商，建筑业、油漆业的包工等等。”（1886年1月13日，R. P. 尼科尔斯致索倫斯·泡德利函，《泡德利文件集》，華盛頓美国天主教大学，莫倫图书馆。）

第四章

劳工騎士会和劳工团结

“一人受苦，全体分忧”——劳工騎士会的这一偉大口号唤起了全国成千上万的工人。馬丁·艾朗斯，一位西部富有战斗精神的社会主义劳工領袖描述了这一口号对他所具有的意义：

“当那个‘一人受苦，全体分忧’的壮丽口号在我的生活中起着共鳴的时候，当我获悉騎士会的事业是包括上下各个誠实的劳动者阶层的时候——当我認識到这个广泛而全面的劳工組織的宗旨在于对抗富人的各种团体組織的势力，和实行把财富交給創造财富的人的时候——那时，我觉得我已經发现了一种事业，为了这种事业我准备貢獻出我生命中尚存的全部精力。”^①

尽管劳工騎士会有一些缺点，但是，它曾以坚决的态度来对待劳工团结的問題。在它成立之前，美国工人阶级从来没有統一起来，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陣綫来反抗压迫。劳工騎士会为美国工人阶级——熟练和非熟练的、男工和女工、北部和南部的、黑人和白人、美国出生和外国出生的、有着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政治观点的工人——提供了一种組織形式和共同的领导。*

-
- * 在美国的劳工史上，劳工騎士会并不是第一个強調工人团结原則的組織。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后半期和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上半期，全国劳工会就曾經这样作过，而且在1878年，馬克思主义者和八小时联盟的領袖們成立了国际劳工会，“以便把犹太、希腊、爱尔兰、美国、英国、德国，以及所有国籍的工人团结在一个偉大的劳工兄弟团体之中”。国际劳工会特別着重組織非熟练工人。

熟练工人的立場

正如同我們在第一卷中所看到的，劳工騎士会在費拉德尔非亚的早期地方組織是严格的行业工会。虽然在劳工騎士会擴張的时候，打破了严格的行业組織形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熟练工人工会在劳工騎士会的整个結構中不占有任何地位。平板玻璃工人联合会在劳工騎士会中建立了一个强大有力的全国工会。該工会約包括了全国平板玻璃工人的 $\frac{9}{10}$ 。它所领导的罢工全都获致成功，并且得到會員的全力支持。在一次罢工中，通过會員的捐助就募集了十万美元，在另一次罢工中募集了五万美元。^②

平板玻璃工人联合会的重大胜利，影响了劳工騎士会总会在1882和1884年通过規章允許成立全国各行业分会。^③根据这个規章，总会給許多全国行业工会发了执照。1882年，第45区分会，即电报工人全国行业分会成立了。1883年成立了印刷工人国际工会。劳工騎士会全国行业分会的其他例子是全国矿工联合会，即第135区分会，第247区分会，即車厢工人全国行业分会。^④虽然任何一个分会都不及平板玻璃工人联合会那样成功，可是它們的存在却表现出，熟练工人的工会能够在劳工騎士会中占据一个位置。

这一点的另一个证明是，劳工騎士会中包括一系列的地方性行业分会。在劳工騎士会中，铁路和搬运工人、紡織工人、酿酒工人、屠宰工人和肉类罐頭厂工人、木工，以及許多其他工人都組織

但是，全国总工会和国际总工会两者的生命都很短促，后者仅仅存在到1881年。但是，两者对劳工騎士会都留有影响。（方納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739-768頁。）

了行业分会。有些甚至是在車間的基础上組織的。^⑤

像布魯克林車輛裝配分會第 2878 地方分會，第 1883 勞工騎士會制桶工人分會，第 1794 勞工騎士會靴鞋工人分會，第 2292 勞工騎士會水暖煤氣安裝工人分會，第 2546 勞工騎士會木工分會（以上全在紐約州布法羅），巴爾的摩第 1384 制罐工人分會，紐約城第 2851 鞋模製造工人分會，以及許多其他具有類似名稱的分會，清楚地表明了，行業團體易于納入勞工騎士會的範圍內，因為勞工騎士會允許地方分會以職業為基礎分別組成。^⑥

外國出生的工人和勞工騎士會

僱主常用的一種慣技是把工人隊伍分裂成許多國籍的小圈子——把許多從匈牙利來的工人、許多從奧地利來的工人、許多從波蘭來的工人、許多從俄國來的工人、許多從意大利來的工人、許多黑人工人和許多本國出生的白人工人“有意識地混合在一起”。^⑦把工人隊伍分裂成許多國籍的小圈子的作法，使得工會組織者的工作非常困難。正如賓夕法尼亞無煙煤礦區的一位組織者所指出的：“我發現，為了有助於教育工人，使他們知道組織起來的好處，出版物至少必須用五種不同的文字，即，斯洛伐克文、波蘭文、意大利文、立陶宛文和匈牙利文刊印。”^⑧

勞工騎士會在成長壯大的過程中面對了這一問題。到 1885 年，勞工騎士會的儀節規章譯成了法文、德文和斯堪的那維亞的文字，而且全國總部不斷收到請求，要求供給意大利文、波蘭文和波希米亞文的譯本。此外還不時有人請求總執行委員會把正式文件譯成德文、西班牙文、法文、意大利文、匈牙利文、波希米亞文、猶太文以及其他外國文字。^⑨

勞工騎士会的領導並沒有抑制这种要求，相反，它曾一再強調指出不分国籍而把工人組織起来的必要性，并且應該把勞工騎士会的文件和教育資料用工人的本国文字傳達給他們，聘請能够用工人本国語言對他們說話的組織者，以及按照国籍的區別來組織分会。在組織有不同国籍工人参加的“混合”分会时，組織者必須是会多种語言的人。当时有一篇报导描写这样一位組織者的工作情形时说：“主持开会的人时而讲波兰語，时而讲匈牙利語、德語和英語。”^⑩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不能列举外国出生工人按国籍所組織的全部分会。但是，只要举出一些来就可以表明这种趋势。在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有四个古巴制雪茄烟工人的地方分会。在明尼苏达州有三个斯堪的納維亞工人的地方分会。在蒙特利尔，1886年的二十个地方分会中有十二个是由加拿大籍法国工人組成的。1885年，在密执安州的巴特尔——克莱克組織了一个說法文的分会。在康涅狄格州的丹伯利，組織了第4236意大利人分会。至少有四个犹太人分会，两个在紐約、一个在芝加哥、一个在圣路易。这四个分会都是由縫制大衣和服装的犹太裁縫工人組織的。^⑪

在这些和其他类似的分会中的外国出生工人會員，都用本国語进行討論和記錄會議的活動。

中国工人

勞工騎士会在勞工團結問題上的主要污点是关于中国工人的問題。^{*}泡德利在出任总会长之后不久，他就規定，亚洲人不能成为

* 关于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前勞工方面对待中国工人的态度，見方納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716—718頁。

劳工骑士会的会员；并且他认为，亚洲人甚至不适于在美国居住。^{*} 劳工骑士会的发言人在国会里也发表了这种反动的沙文主义的观点，他们极力主张把中国人逐出美国，而且劳工骑士会的领导者竟夸耀说，在促使通过 1882 年排华法案上，劳工骑士会曾起了重要的作用。^⑫ 劳工骑士会中有些领袖，特别是太平洋沿岸的领袖们，甚至夸耀他们对中国人发动的所谓“预防性”的恐怖行动。^⑬

泡德利和劳工骑士会的其他领袖不但没有谴责恐怖主义者，反而攻击中国劳工，并且指责是中国劳工造成了暴行。泡德利在 1885 年大会上所做的开幕词中，提到怀俄明州石泉地方对中国人的屠杀。在这次屠杀中，白人矿工——劳工骑士会会员——袭击了该城的中国区，杀死了二十八个中国人，打伤了十五人，焚毁了中国工人的住宅，并且掠夺了他们的财物。虽然泡德利承认，“这一残忍和屠杀的行为是不能原谅的”，但是他接着却责难“中国人和那些愿意雇用他们的人。白种工人为中国人在规避禁令方面得到的成功所激怒，他们怒不可遏，因而向中国人进行了可怕的报复”。^⑭

然而，石泉的屠杀却引起了劳工骑士会会员的很大愤怒。各地广泛地掀起了对屠杀者和宽容他们行为的人员的谴责，因为，这

-
- * 泡德利使用了几乎相同的话号召把匈牙利工人驱逐出宾夕法尼亚矿区，他说，这是因为他们天生“不配”享受适当的工资水准或者成为美国公民。1883 年，劳工骑士会印发的一份传单《对基督教界的呼吁》——这个标题就表现出反犹太人的偏见——以蔑视的态度谈及匈牙利人的“不洁净”以及“他们的败坏社会的影响”。（泡德利致《斯克兰顿真理》杂志函，1884 年 6 月号，引自劳工骑士会总会会议录，1884 年第 576—577 页；《联合劳工杂志》1883 年 5 月号第 458—459 页；《约翰·斯文登报》，1885 年 7 月 26 日。）幸而劳工骑士会广大的会员群众并没有接受这种沙文主义的宣传。到 1886 年，在宾夕法尼亚成立了匈牙利人分会，而且匈牙利组织者还到各地旅行征集男工和女工加入劳工骑士会。（参见《匹兹堡快邮报》的报道，1888 年 4 月 28 日。）

些屠杀者在进行他們的罪行时是打着劳工騎士会的旗帜的。大家要求劳工騎士会在对待中国人的整个策略方面进行重新评价。泡德利在一封私人的信里坦白地承认道：“已經有些人要知道，在处理中国人騷乱这一問題上，我們是否处于蛇吞象的地步。”^⑮

在努力組織中国工人这一点上，反映了越来越多的人抗議对待中国人的現行政策。紐約第 49 区分会領袖、社会主义者提莫西·奎恩，在紐約組織了两批中国工人。但是，在他努力为中国工人申請作为正式地方分会的证书的时候，竟遇到了反对，尤其是遇到了西海岸劳工騎士会会员的反对。全国总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員都反对发給证书，但是少数人——其中包括湯姆斯·馬几尔，意大利流亡者并且是一个意大利人地方分会会长的馬济上尉，积极的紐約社会主义者維克托·德魯里，以及社会主义者和劳工騎士会中最著名的黑人弗兰克·法賴尔——却大声疾呼贊同这一請求。馬几尔在一个代表少数派的报告中指出，“这个組織的首要的基本原則是消除所有信仰、肤色或国籍的界限”。他进一步提出論点說，解决雇主利用中国人来削減其他工人工資所引起的問題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中国人組織起来。馬几尔又提出 1884 年中国人曾在加利福尼亚为爭取提高工資进行英勇罢工的事实，*他从而得出結論說，当中国工人組織起来的时候，他們会对美国的劳工运动作出有价值的貢獻。^⑯

由于遭到过于强烈的反对，证书終于未予发給。費拉德尔非

* 这次罢工包括了加利福尼亚州克恩郡“一大批”摘啤酒花的工人。雇主們計劃用黑人来代替罢工的中国工人，但是这个計劃完全失敗了，主要是由于黑人拒絕充当罢工破坏者。（見司徒华·賈米森著：《美国农业工人的工会运动》，美国劳工部劳工統計局，第 836 号公报，1945 年华盛頓版，第 46 頁。）

亚两批中国工人申请证书的类似请求也受到了拒绝。于是纽约和费拉德尔非亚的中国人分会只好解散并归并到“混合”分会里去。这样，泡德利在当时就能够向外界说，“我们有了一些中国劳工骑士会员”^⑭。

显然，雇主所散佈的沙文主义宣传在劳工骑士会政策的形成方面发生了影响。劳工骑士会的历史虽然有着反匈牙利人和反中国人的沙文主义表现的严重污点，但是，劳工骑士会不计国籍出身和语言区别而团结工人的总的立场，仍旧表现了在这方面真正迈进了一步。为劳工骑士会所写的最著名的歌曲，《摧毁堡垒，劳工骑士们》，译成了许多种语言，所有国籍的工人都歌唱它。从美国煤矿和铁路工人的痛苦中、从纺织工人所受的压迫中、从血汗工厂的男女工人的屈辱中，以英语、德语、波兰语、意大利语、法语、犹太语和其他语言发出了富有战斗精神的呐喊：

千百万劳苦大众正在觉醒，

瞧他们在前进；

所有的暴君都在战慄，

他们的权力业已坠地。

合唱：

摧毁堡垒，劳工骑士们，

为你们的事业而战斗；

为每一个邻人争取平等的权利，

打倒暴君的法律！^⑮

妇女和劳工骑士会

1878年劳工骑士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章程的序

言，包括一項历史性的条款，这项条款說，劳工騎士会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男女工人取得同工同酬的待遇”。* 但是，章程并没有訂立允許妇女入会的規定。1880年的代表大会指派了一个委员会来拟訂关于成立由妇女組成的特別分会的仪节規章。但是，該委员会从来没有提出过报告，此外，由于泡德利在1881年的代表大会上作出了不需为妇女制定不同的形式和仪节的規定，使得整个問題变成为紙上談兵。在那次大会閉会后不久，完全由妇女組成的第一个地方分会，費拉德尔菲亚的第1684（制鞋工人）分会，即加菲尔德分会組成了。1882年的代表大会接受了这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决定允許妇女入会。^①

大門一經开放，妇女分会的数目就显著地增加了。1881年成立了另一个妇女地方分会；1882年成立了三个；1883年——九个；1884年——十三个；1885年——四十六个；1886年——一百二十一个。** 关于劳工騎士会妇女会员的人数有各种不同的說法。但是，据估計，在1886年劳工騎士会会员人数达到最高峰的时候，約

-
- * 劳工騎士会并不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主張同工同酬的全国性劳工联合組織。1868年，全国劳工会曾表決贊成同工同酬原則。（方納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576頁。）
 - ** 关于1886年各妇女分会的职业分析，表现出以下的情况：九十一个分会被列为是由各种不同的行业組成的；十九个为制鞋工人分会；十七个为面粉厂工人分会；十二个为家庭佣工分会；縫补女工、成衣女工、洗衣妇女分会各五个；織补工人、衣領和衬衣燙熨工人、衣服和大衣縫制工人分会各四个；制帽工人、織布工人、制紙盒工人分会各二个；政府职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訂书工人、削地毯工人、制雪茄工人、农民、卷羽毛工人、刻金工人、制鉛笔工人、橡胶工人分会各一个。在芝加哥有一个波希米亚人妇女分会，此外还有十五个黑人妇女分会，这些黑人妇女的职业是家庭佣工、农民、女僕和洗衣女工。（約翰·安得魯斯和威廉·布里斯著：《工会妇女史》，第61届国会第2次會議參議院文件第645号，第10卷，第130—132頁。）

有五万名妇女会员，占会员总数的8%或9%。女会员人数最多的地方是麻萨诸塞州，在该州中，在1887年1月前的一年半期间，不下于一万三千二百名妇女加入了劳工骑士会。麻萨诸塞州的 $\frac{4}{5}$ 的妇女会员是制鞋和纺织工厂的女工。^⑩

但是，劳工骑士会对女工和女工对劳工骑士会的重要性光靠统计数字来判断是不准确的。当时，除了少数全国性工会之外，女工们是被排斥在所有工会之外的，她们是听任雇主随意摆布的。* 劳工骑士会的会员资格使她们得到了勇气和战斗精神，许多人在此以前是不敢肯定她们具有这种勇气和斗争精神的。早在1882年，一位列席芝加哥妇女分会的观察者报道说：“怕羞的年轻姑娘们——从幼小时期以来就从事过于繁重工作的女孩子们——勇敢地站起来了，她们充满了信心并被她们的同僚们所遭受的种种虐待所激动，以坚定的语调豪迈地侃侃而谈着通过组织而获得拯救的希望。”^⑪

罢工中的妇女

妇女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中表现出她们的精神。大约在加菲尔德分会组成一年之后，一个费拉德尔非亚的制鞋商解散了申诉委员会，并且解雇了该厂所雇用的劳工骑士会地方分会的所有负责人员。劳工骑士会的男会员们曾经鼓励女工组织起来，他们向她们保证说，任何一个负责人员都不许受到迫害，可是这时他们却劝告加菲尔德分会的会员不要进行抵抗。但是，女会员们

* 从1860年到1880年，约有三十个全国性工会，但是妇女只能加入两个工会：印刷工人工会和制雪茄烟工人工会。（《美国女工与童工情况的报告》，见参议院文件第645号，第10卷，1911年华盛顿版，第108—110页。）

却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如果她们不对这一事件斗争到底，并且树立一个反抗对有战斗精神的工会会员实行政视的先例，女工的工会组织就要受到严重的损害。因此，她们号召全厂进行罢工。经过激烈的斗争之后，所有的会员都恢复了工作。^②

在1885年8月纽约大农业发起的总罢工期间——这次罢工涉及数以千计的大衣和衬衫缝制工人，劳工骑士会会员男女罢工工人在不同的大厅中举行了罢工集会。8月15日，《纽约时报》报道说：“他们虽然分开集合，但是他们的行动却是一致的。”这种团结使工人获得了重大的胜利，争取到工资的增加和工作时间的缩短。^③

1884年，福尔河和武斯特的纺织工厂以及南诺渥克的制帽工厂中劳工骑士会女会员的罢工，在罢工工人的战斗精神和坚持性方面是特别突出的。1885年，纽约州杨克斯的亚历山大·施密斯兄弟公司雇用的二千五百名织地毯的劳工骑士会女会员举行了罢工。它是这十年期间最值得注意的罢工之一。若干男工也卷入了这次罢工，但是 $\frac{9}{10}$ 的罢工工人是女工。^④

罢工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一批女工由于她们加入劳工骑士会为会员而被解雇。1885年2月20日，二千五百名女工离开她们的工作，并且开始在工厂周围进行放哨纠察。在罢工的前夕，仅仅有七百名工人是工会会员，但是当罢工一开始，二千五百名工人全都加入了劳工骑士会。^⑤

纠察员受到了攻击。三位罢工女工，艾琳·特拉西、利姬·威尔逊和马利亚·卡莱被警察逮捕，并且责以犯有在罢工工厂附近的“内帕汉大街上行走”的罪名。这几位女工被逮捕，由一辆警车拖进法院，并被监禁候审。*法院害怕陪审团不会判处妇女有罪，就

决定对于罢工工人可以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加以审讯。但是，經向高等法院提起上訴后，审讯被迫在陪审团之前进行。^{②6}

为了表揚这三位年輕的劳工騎士会女會員的勇敢行为，并且“为了向楊克斯全体罢工的姊妹”致敬，紐約城的整个劳工运动界一致参加了强大的中央工会和紐約州劳工俱乐部联合主办的抗議大会。在当时挤滿大厅的两千名男女中，有紐約各个工会的代表。貴賓——三位楊克斯的年輕的劳工騎士会女會員——坐在主席台上。約翰·斯文登坐在她們的旁边，他被指定授予她們奖章，以嘉奖她們的战斗精神和勇气。

在奖章上，在美国鷹徽的下面刻着以下的字句：

謹向
楊克斯罢工中
被捕的糾察員
致敬

1885年5月18日^{②7}

楊克斯官員們所担心害怕的情况果然发生了：陪审团迅即宣布了年輕的女工們无罪。

1885年8月下旬，罢工結束了，虽然工会未得到承认，但是取消了对工資的削減，罰款制度完全更改了，而且工人們的其他几項表示不滿的意見也得到了圓滿解决。^{②8}另外一种情况也是同样重要的，那就是由于女罢工者的战斗精神增进了工人运动中对妇女

* 逮捕罢工女工一事，在楊克斯引起了巨大的憤怒。成千上万的公民挤滿了在盖蒂广场举行的群众抗議大会，并由天主教青年会派来了乐队助威。大会通过決議，譴責“警察的专橫行动”，并且保证給予罢工工人以“道义上的支持”，“直到罢工結束时为止”。社会主义者办的德文版《紐約人民日报》的編輯寒季·謝魏希是主要的讲演人之一。（《楊克斯政治家报》，1885年5月22日。）

的尊敬。

勞工騎士会女會員也对进行罢工的男會員給予了极大的援助。她們帮助进行糾察，給予道义和經濟上的支持，并且給予罢工破坏者以“阴沟懲罰”和“凉水治疗”*。^⑳怪不得泡德利說，妇女是“勞工騎士会最好的會員”。^㉑

騎士会的妇女领导人員

妇女在分会中担任最高领导职务的是伊丽莎伯(乔治)·罗杰斯，她当了好几个月芝加哥第24区分会会长。她領導了六百多名男女騎士，他們代表了四万名勞工騎士会會員。^㉒

1883年，妇女第一次以代表身份出席了全国代表大会。第一位妇女代表是費拉德尔非亚制鞋工人馬利亚·斯特林。下一届大会有两位妇女代表，1885年的大会有三位；1886年的大会上，在六百六十名代表总名額中有十六位女代表。

1885年，大会指派了一个全国委员会搜集关于妇女工作的統計資料，在第二年它就变成为一个常設組織，“这一組織的目的是調查妇女从无法无天的雇主那里所受的虐待，以及宣揚勞工騎士会所主張的同工同酬和廢除童工的原則”。一个織袜工厂的女工，利欧諾娜·巴利夫人被指派为对女工工資、工时和工作条件的总調查員。她成为女工的全国組織者，她把全部時間都致力于这一工作。^㉓

巴利夫人积极从事于她的工作，进行了遍及全国的广泛的通訊工作，以調查女工的情况和处境。她遍訪全国，調查控訴事件，

* 把罢工破坏者推进阴沟里并且用鍋子潑凉水。

在未受雇主阻撓时訪問工厂，向工会和工人大会、妇女节制会和妇女参政协会发表演說。^{*}在向妇女参政协会會員演說时，巴利夫人一再強調說，她們應該依靠工人階級作为她們最坚决和有力的盟友。此外，她提醒女权維護者們說，爭取参政权和其他法律地位的提高是不够的：“我以正义的名义，以人道的名义，請求你們千万不要忽視一切罪恶的根源，那就是难以忍受的經濟和社会制度，不要忘记給受害者一些援助，这种制度把周圍的环境变为鎖鏈，使得以前受到小心爱护和保护的妻子，以前最亲爱的母亲淪于今天每天做十二或十四小时苦工的地位。如果你們要保护妻子和母亲，使她們在将来不处于今天她們所处的这种可怕的地位，你們就要給她們援助。”^⑧

在巴利夫人所到的地方，所得到的反应是一致“热烈而欢騰的”。在旅程中，她訪問了从罗得島到科罗拉多，从亚拉巴馬到加拿大的多倫多的数百个大小城鎮，发表了五百多次演說，組織了六个新的妇女地方分会，使許多旧的地方分会扩增了會員人数，并且組織了几十个男工的地方分会。^⑨她在爭取自己为劳工运动服务的权利方面进行的有力辯护，也获得了同样的反应。她的工作引起了某些天主教士的反对，其中之一是宾夕法尼亚州馬荷尼城的彼得·麦克恩洛神甫，他辱罵她是“流浪夫人”，并把劳工騎士会

-
- * 巴利夫人出席妇女参政协会的举动是符合于劳工騎士会对妇女爭取参政权运动的友好态度的。劳工騎士会不仅贊成妇女的参政权要求，劳工騎士会的領導人物还时常同爭取妇女参政权的領袖苏生·布朗内尔·安东尼女士和伊丽莎白·凱第·斯坦頓夫人在同一讲坛上发表演說。安东尼女士在八十年代初期参加了劳工騎士会。（泰倫斯·文·泡德利：《我走过的道路》，1940年紐約版，第389頁；伊丽莎白·布里安特致泡德利函，1883年2月1日，《泡德利文件集》。）

叫做“庸俗而不道德的团体”，因为它鼓励妇女充当組織者。巴利夫人針鋒相对地回敬了这种攻击，她在一封致麦克恩洛神甫的措詞尖銳的信中指責他“对于我作为坚决为人类服务的偉大而崇高的勞工騎士会的代表的人格和动机进行了誹謗性的攻击”，并且替她作为“一个爱尔兰妇女，一个天主教徒和正直的妇女”为自己的工人兄弟姊妹的事业服务的权利进行了辯护。

巴利夫人的辯詞引起了許多天主教徒的贊美，甚至包括若干教士。一位叫馬荷尼的神甫很贊賞她的工作，并且捐助十元美金以促进她的活动。⁵⁵

到1890年为止，巴利夫人一直領導着妇女工作部。但是，她所能做的事已經很少了。勞工騎士会已瀕于衰亡，而且已經沒有經費和力量在女工中进行很多教育工作和組織工作。1890年，巴利夫人重新結婚，成为L. M. 巴利·雷克夫人。1890年，她致总会的信就是用这个名字签名的，在这封信中这位卓越的妇女組織者向勞工运动告別了。

曾經有人作过努力繼續保持妇女部，而且請求出席1890年代表大会的唯一妇女代表担任巴利夫人的遺缺。当她拒不接受这个职务的时候，勞工騎士会的妇女部就取消了。⁵⁶

关于勞工騎士会对改善女工的境遇究竟发生了多大效果，很难作出准确的估計。但是，1886年新澤西勞工局局长所說的下述这段话却告訴了我們一种重要的情况，他說：“新澤西的女工自从参加了勞工騎士会之后，就得到了同男工一样的工資。”⁵⁷

总而言之，我們可以說，勞工騎士会大胆地公开提出了女工有权享受同工同酬，而且經過初期不願接受女工为會員的阶段之后，就有系統地在同男工平等的基础上鼓励妇女們組織起来。費拉德

尔非亚的女售货员马利·哈纳弗林向一个女工大会说：“在我们所有的地方的、区的、州的、企业的分会和总会中，女会员同男会员有平等的发言权。”^⑧《洛杉矶工会报》调查了八十年代中期全国劳工情况之后，总结说：“劳工骑士会是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的鼓励吸收妇女入会、要求妇女的严格平权并且主张同工同酬的组织。”^⑨

黑人会员

在南方，劳工骑士会的组织者面对着雇主所煽起的普遍敌视，甚至包括私刑的威胁，* 他们不得不在不同的名称下——如“富兰克林公会”、“华盛顿公会”、“保护公会”等——秘密进行组织，在集会时布置岗哨以免会员遭受突然的袭击，并且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确保极端的秘密。但是，尽管有这一切困难和对他们的组织的巨大反对，还有成千上万的以前从未参加过工会运动的黑人加入了劳工骑士会。由于没有完整的记录，所以不能确定黑人会员的确实人数，甚至也不能指出所有的黑人地方分会（总会的会议记录是不区分黑人和白人的代表或地方分会的）。据总书记约翰·海依斯估计，在1886年，当劳工骑士会会员超过七十万人时，黑人

* 全国总执行委员会委员，汤姆斯·巴利在旅行弗吉尼亚、乔治亚、南北卡罗来纳州之后写道：“在那里，如果人家知道你是劳工骑士会会员的话，那就要付出生命。”（西尼·凯斯勒：《劳工骑士会中的黑人》，哥伦比亚大学未刊印的硕士论文，1950年，第16页。）1885年，一位白人组织者从北卡罗来纳的罗利致函泡德利说：“你决计想不到我在这里要同什么样的偏见进行斗争。这里不断地发出‘黑鬼’、‘黑鬼’的叫嚣！……我相信，我们劳工骑士会的宗旨是在于保护一切工人——包括没有知识的、工资过低而工作过于繁重的可怜的工人们和技术熟练的工匠——，并且曾努力实现这一原则。仅仅为了这一点，我曾經遭受过侮辱和社会的排斥。”（约翰·雷伊致泡德利函，1885年6月22日，《泡德利文件集》。）

會員不下六万人。一年后,《紐約太阳报》报道說,在劳工騎士会中有四百多个全部是黑人的地方分会,該报估計“騎士会中的有色人會員……共为九万人或九万五千人”,并且說,“黑人會員增加的比例超过了白人會員”^⑩。

無論黑人會員的确实人数多少,毫無疑問,这里表明了劳工騎士会組織在黑人中的发展程度是很高的——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当时黑人多半居住在农村,南部統治階級的强烈反对,以及黑人的职业主要是限于农业和家庭佣工这些事实,情况更是如此。无疑地,如果劳工騎士会对它队伍中的反黑人分子坚持进行斗争的話,那么,劳工騎士会所达到的黑人工人入会的这种高度水平——实际上約占全部會員的10%——还会更加提高一些。

落后的影响

阻碍进一步組織黑人工人的主要因素是,劳工騎士会的领导沒有采取坚决行动来根除种族隔离的毒瘤。早在1883年,当北方和南方的几个地方分会仅仅因为肤色而拒絕黑人申請者入会时,这一問題就趋于尖銳了。在其他分会中,竟通过了“拒絕任何有色人入会为會員”的細則。^⑪

这种行动引起了劳工騎士会领导的注意。泡德利在他的决定中規定,虽然地方分会可以制定細則,但是劳工騎士会的章程却明文規定,地方分会不許和这一文件抵触,这一原則是总会长所一再肯定并經总会批准的。因为任何由于肤色而拒絕會員是違反章程的,所以这种細則是不合法的。然而,泡德利留下了一个漏洞,他向一个采取了歧視細則的南方地方分会保证說:“目前可采取的最好办法是在你們的城市中組織一个有色人分会,并且把所有有

色人入会申請人都轉給該会；这样一來，你們的細則就有約束力了。”^{④②}

泡德利的搖擺不定的態度也為另一事實表明了，即他雖然不贊成拒絕有色人，但他却明白指示，如果多數會員投票贊成的話，那麼，拒絕黑人工人入會仍是符合章程的。田納西州恰塔努加的一位騎士會員極力反對讓黑人參加白種工人的分會，泡德利在給他的一封信里寫道：“投票表決是決定誰應該是會員和誰不應該是會員的唯一辦法。”^{④③}

但是，黑人和進步白人騎士會員的抗議，迫使泡德利在特殊情況下也反對地方分會只是因為膚色而拒絕黑人入會。^{④④}早在1886年，他就否決過紐約州格林克弗第2378地方分會拒絕一位黑人申請人的行動，而且向大會宣讀了一篇嚴正的演講：“所提出的反對意見是不足以拒絕申請人的。如果他在其他方面具備會員的資格，他的膚色不能妨礙他入會。勞工的僱主在削減工資時，是毫不顧及膚色的。和黑人一起工作的白人並不敢挑剔，他們在一起領取工資和一起挨罵，我們的勞工騎士會不承認任何人因為種族或宗教而投票反對另一個人的權利。”^{④⑤}

但是，總會職員並沒有進行持久的努力來反對和清除種族歧視的做法，而地方分會則時常漠視總會會長所頒布的決定。總會職員也沒有嚴格執行他們自己的進步性決定。1887年的全國大會收到得克薩斯州哈里斯堡分會的黑人會員的來信，對於白人兄弟給予他們的待遇表示不滿。總執行委員會回答說，各分會必須“以尊重的態度對待有色人會員”^{④⑥}。但是，該委員會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來貫徹這一決定。

泡德利（勞工騎士會大多數其他白種人領袖也一樣）強調指

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基本上在于“耐心”。^{④7}劳工騎士会的一位南方白种人领袖发现在他的区域中发生严重反对黑人加入白种人分会的情形,泡德利在给他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簡直不知道在这样一个微妙的问题上给你什么样的忠告。肤色的界限不能够抹掉,对有色人的偏見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克服的。我认为,现在最好是把黑人单独組織起来。在当前这种情况下,你必须严格按照有关我們組織的章程办事,就好像你对这件事一点偏袒都没有一样。这件事究竟如何,請你自行处理。”^{④8}对于这一意見,地方上的劳工騎士会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願望任意加以解釋的。

如果泡德利所提出的主張——“现在最好是把黑人单独組織起来”——能够和地方分会的取締歧視黑人的不懈努力結合在一起的話,則黑人工人在加入劳工騎士会的願望方面甚至会更为热烈。黑人工人对实行种族隔离的地方分会的思想深为憤怒。早在1883年5月,印第安納州里奇曼城(第一卷譯作“里士滿”)第2068地方分会的会长在給泡德利的信中写道:“如果我們能够劝导黑人成立另一个分会,那倒是簡便的办法,但是他們不肯这样做,至少他們沒有表现出願意这样做,因为正如其中一个人在最近一次集會中所說的:‘劳工騎士会是容許我們同白种人站在平等地位的唯一組織,这是一件大事;如果我們在这里都不能工作下去的話,我們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工作下去了。’这种平等對他們說來是念念不忘的。”^{④9}

黑人报纸虽然批評劳工騎士会某些部門反对黑人的做法以及組織种族隔离的分会的办法,但是整个說来,它坚决主張黑人必須不让这种缺点影响他們对劳工騎士会的态度。不这样做,就要使黑种和白种工人的共同敌人取得漁翁之利。一家主要的黑人报

紙,《紐約自由人》報宣稱,無論勞工騎士會有怎樣的缺點,“任何不具備勞工騎士會這樣的潛力的組織,永遠不可能迫使南方的資本家對他們的僱傭勞動者的勞動付給適當的代價。如果說在世界上有任何力量能夠使南方的白人僱主就範的話,那就是得到全國勞工力量支持的一個把白人和黑人勞工聯合在一起的組織……。”^⑤

黑人贊同這種意見!他們不顧強烈的有組織的反對和很低的生活水準,在許多情況下甚至連繳納會費都感到困難,但他們卻大批地加入了騎士會。在喬治亞州的考文吞,騎士會黑人會員要徒步六英里趕去出席會議,雖然如此,不僅出席的人數總是百分之百,而且有些會員甚至还預繳了好幾幾個月的會費。^⑥

黑人和白人的團結

雖然勞工騎士會未能取消它隊伍中的種族偏見,並且也未能消除對黑人會員的歧視做法,但是,它卻創立了一個勞工團結的重要記錄。由於勞工騎士會的黑人和白人會員為了共同的目的一起採取了行動,在美國勞工運動史上第一次興起了黑人和白人的廣泛團結。在南方,由於勞工的友好團結,統治階級一百多年以來處心積慮所製造的種族偏見,受到了嚴重的挫折。

在里奇曼和諾福克的若干工廠中作工的黑人和白人騎士很和諧地在一起工作,一個記者很驚奇地發現,“白人和黑人工人之間的關係非常和諧”。^⑦1886年5月13日《約翰·斯文登報》刊載了一條來自南卡羅來納州查爾士頓的通訊,該通訊報道了一件有意義的事:“作為騎士會會員,該城的白人和有色人種技工和工人在非常和諧地工作着。這是一個巨大的進展。在這方面,勞工騎士會的組織在南方取得了巨大的成績。當其他一切方法全都失效的時

候，貧困的命運却把白人和有色人種技工和勞工團結起來了。”

在許多勞工騎士會具有影響的企業中，黑人和白人一起舉行罷工。例如，在巴爾的摩，黑人和白人修船工人為了互相保護以免削減工資而加入了勞工騎士會。從1885年8月3日到1886年5月6日，工人們舉行了罷工。在這一段很長的時期內，他們抵禦了僱主和報紙利用種族偏見進行挑撥離間的各种企圖。有一百五十名罷工破壞者被運到當地，但是黑人和白人修船工人聯合一致把他們逐出了船廠。這次罷工是以罷工工人得到了美國勞工局局長所謂的“部分勝利”而解決的。修船工人的工資每天從二元七角五分減到二元五角美金，每周工時仍為六十小時。^④ 罷工的結果，黑人和白人工人間的團結更見加強了。

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維爾，六千多名黑人和白人在一次勞工騎士會的遊行中并肩前進。本來，路易斯維爾的各个公園是不許黑人入內的，但是遊行隊伍在經過大街之後，進入了國立公園，“這樣，勞工騎士會就突破了一道種族偏見的壁壘”。在阿拉巴馬州的伯明翰，五千多名黑人和白人在勞工騎士會主持的一次勞工遊行中并肩前進。在遊行之後，一位黑人代表和一位白人代表在同一個講壇上向工人發表了演說。得克薩斯州達拉斯的勞工騎士會舉行了7月4日國慶慶祝會，一個黑人地方分會和白人工人一起參加了遊行。在遊行後，演講者中有兩個是黑人。當時的一份報紙說，“在得克薩斯州第一次發生了這種事情。”^⑤

1886年，在巴爾的摩盛大的勞動節遊行中，二萬五千名黑人和白人受到了泡德利的檢閱。一個記者指出，黑人工人“摻和在全部行列里。有時，你會看見一支完全由黑人會員組成的隊伍；另一支隊伍約有一半是黑人，而有時一個單獨的黑人同許多白人工會兄

弟們一起行进。行列是很有秩序的，黑人和白人互相友爱，仿佛这是他們生来就一直这样做的一件普通的事。”^⑤第二年，劳工騎士会向馬里兰州議會提出的建議中，有一項是，在該州的宪法和法律中刪去每一处提到“白人”的字样。^⑥

劳工騎士会的黑人干部

一位布魯克林的劳工騎士会會員致函約翰·斯文登說：“我是劳工騎士会的一个分会的會員，这个分会有四百五十名會員，其中有二十五个黑人，而且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关于肤色的感情上的激动。我自己是一个有色人，并且是司庫，这是我再三謙让而还是叫我来担任的职位。”这位騎士会會員的情况絕不是很特別的，因为有一些黑人被选任劳工騎士会各級机构——地方分会、区分会、州分会和全国总会——的领导职位，而且在极大多数的場合，是在黑人會員占少数的时候选出的。^⑦

在1886年10月著名的里奇曼大会上，美国各地的許多区派出了黑人作代表。在十八名著名的黑人代表中，最著名的是劳工騎士会的卓越的黑人領袖紐約第49区分会代表、弗兰克·法賴尔。在这次大会上，法賴尔成为一系列重要事件的中心，这些事件影响了黑人在美国劳工运动中——在劳工騎士会以内和以外——的整个地位。

在大会前几个月，第49区分会的一位干部到里奇曼去了解該区六十名代表住哪一个旅館合适，这些代表中就包括法賴尔，他是該区分会唯一的黑人代表。根据这个干部的报告，区的工作人员作了安排，让所有代表都住在一位在南北战争时期在南方軍隊里当过上校的墨菲的旅館里。当墨菲上校发现这批旅客里有一个黑

人的时候,就取消了合同,他說北方的許多旅館都不允許黑人进入的,并且說,“这里的习惯必須受到尊重”。他願意为黑人代表在一家黑人旅館里找住处。⁵³

当第49区分会得知只有把法賴尔除外,他們才能够在这家旅館里住下的时候,便一致作出以下的决定:“如果安排寄宿的地方由于肤色、信仰或国籍而要把任何代表排除在外的話,就不要为本区分会的代表找旅館好了。”* 代表們——大部分都是社会党人——带着帳篷来到里奇曼,以表示他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拋棄他們的黑人兄弟。《紐約时报》記者从里奇曼发出消息报道:“代表們决心就在全国种族偏見最强烈的地方进行肤色战綫上的战斗,而且他們坚持实行他們說的劳工騎士会的基本原則:黑人在社会方面和政治方面和白人是平等的,所有种族在各方面都立于平等的地位。”⁵⁴

第49区分会的代表立刻着手证明《紐約时报》記者所引用他們的話是正确的。他們在几个黑人的家里解决了食宿問題,而且有十二位代表到里奇曼的唯一黑人天主教堂去作了礼拜。另外,他們集体到里奇曼莫扎特音乐学院看了“王子复仇記”的演出,法賴尔坐在台前贵宾席里,坐在他的两位白人友人的当中,因而成为里奇曼历史上第一个坐在剧院台前贵宾席里的黑人。⁵⁵

在大会开幕前,第49区分会会长奎恩去見泡德利,向他說明在墨菲上校旅館里所发生的事,并且請求让法賴尔向大会介紹弗

* 紐約代表团不是唯一遭遇到住所种族隔离的困难問題的單位。当圣查理旅館的店主通知巴尔的摩代表們說,他将不供給黑人代表約瑟夫·艾德蒙茲住处的时候,白人代表們决定,整个代表团要在一起食宿。(1886年10月6日《里奇曼独立党人报》,1886年10月9日《克利夫兰新聞报》。)

吉尼亚州州长菲茨休·李。泡德利表示反对，他认为，“企图蔑视一项悠久的既定的惯例，对于州长和大会都会是不愉快的事”。^①他提出另一个办法，就是在州长讲话之后，由法赖尔介绍他自己（泡德利）。大家同意了这种办法。

法赖尔代表向聚集在里奇曼城最大的一座大厦里——弗吉尼亚第一兵团司令部大厦中的八百多名代表介绍了总会长。法赖尔提醒代表们和坐在主席台上的弗吉尼亚州州长说：“我们劳工骑士会的目的之一，就是消除那种按信仰或肤色划分的界限。”^②

在大会期间，黑人问题又提出了好几次。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说，劳工骑士会承认“在广大劳工领域中所有男女在公民和政治权利上的平等，不承认任何基于肤色的界限，但是它也无意于干涉或破坏在全国任何部分在不同种族间可能存在着的社会关系”。^③决议的最后部分是对许多白人代表，特别是南方白人代表所作的一种让步，他们害怕里奇曼的事件会在他们本地的舆论中引起严重的反响。马里兰州第41区分会提出的一项决议被通过了，该决议要求机械工业招收黑人徒工。另一项由宾夕法尼亚州第1区分会提出的决议案要求为全国工人制定一种统一的工资标准，使中部各州不致受到南方工资更低的劳工的竞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这一决议建议派遣组织者到南方各地“去组织各种劳工”。这项决议获得了各方的好评。^④

大会结束时举行了游行和野餐。前往野餐场所的游行队伍由一队警察领先，其后是总纠察林奇，他旁边是骑着马的黑人和白人纠察。随后是乐队，然后是第49区分会的代表，法赖尔在他们的

* 据报道，南方代表们曾会见泡德利，并且威胁退出劳工骑士会而成立一个南方白人劳工的骑士会。（1886年10月14日《纽约论坛报》）

第一行里。其餘的代表跟在他們後面，在他們的後面是勞工騎士會的負責人員。黑人和白人婦女坐着馬車跟在行列的最後面。據估計，約有三千人參加了游行，其中一半是黑人。里奇曼的所有黑人居民全都上街來觀看游行。還有好幾千人聚在郊游的場地上，勞工騎士會的負責人員在那里作了演說。新選出的參議員丹尼爾斯、凱林頓市長和李州長原定發表演說，但是沒有前來。報紙認為他們的缺席是由于勞工騎士會對於黑人立場的緣故。⁶⁵

法賴爾在这次大會所起的顯著作用，許多白人代表由于黑人被排斥而拒絕到旅館住宿或到戲院觀劇，關於要求接受黑人徒工的決議的通過，以及在里奇曼所表現的黑人和白人的高度團結——所有這一切使勞工騎士會遭受到許多南方報紙的猛烈攻擊。⁶⁶黑人報紙則給予勞工騎士會以最崇高的贊揚。早先曾對工會表示不信任的黑人報紙，現在具體建議黑人參加勞工騎士會。《克利夫蘭新聞報》的社論說：“把時間、地點、環境這一切考慮在內，這是解放黑奴之後的最值得注意的事情。種族問題在勞工騎士會組織中找到了一個十分需要的同盟者。”該報竭力要求所有的黑人報紙，尤其是南方的黑人報紙，促使自己的讀者參加勞工騎士會，因為“一般人都看到並且承認，它是一個偉大的組織，並且會比現有的任何其他機構為他們做出更大的貢獻”⁶⁷。

在里奇曼所發生的事對於白人工人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白人代表親眼看到了他們南方的黑人兄弟姊妹的遭遇。一位弗吉尼亞的白人騎士會會員寫道，“這使他們認識到了南方的實際情況，而這是旁的辦法所做不到的”。他們第一次理解到，“煽動種族偏見”是對付所有工人的陰謀的一部分。最後，里奇曼大會教導了白人工人（和其他非勞工運動成員的人），使他們了解黑人工人在

南方所受的压制意味着压低各地工人的生活水准。为劳工骑士会全体会员的利益计，“有色的劳工骑士会员在工资和政治权利方面必须同白人劳工骑士会员处于平等的地位”。^⑧

随着劳工骑士会势力的衰落，它越来越走向机会主义，而且对黑人问题上也越来越采取妥协态度。^{*}但是，以上所说的仍足以表明，劳工骑士会在鼎盛的时候，曾经吸取了全国有色人劳工工会前任主席、伟大的黑人领袖弗莱得立克·道格拉斯的经验，他在1883年向黑人和劳工运动界说道：

“他们（黑人工人）的事业同全世界劳工阶级的事业是一致的。美国的工会不应该抛弃这一些有色人的力量因素……劳工阶级如果把自己孤立起来，从而削弱了负担着劳动重担和痛苦的人们之间的兄弟联系，那就是重大的错误。世界上的幸运者，他们有大量的土地和金钱，毫不了解劳工阶级的焦虑和贫困，对这种正义的呼吁可能毫不关心，但是，劳工阶级却不能不表示关心……”^⑨

* 在1889年2、3月间为了组织工作在南方进行的一次旅行中，利欧诺娜·巴利十分惊讶地获悉，“在若干地方白人会员竟不允许黑人会员进入我发表公开演讲的大厅”。她要求泡德利采取具体措施来纠正这种情况。但是，当时什么措施也没有采取。（利欧诺娜·巴利致泡德利函，1889年，2月13日，3月5日，21日，《泡德利文件集》。）

第五章

劳工騎士会的政策和領導

作为一个团结美国全国工人阶级力量的組織来说，劳工騎士会本来有很大的潜力。如果它能有一貫正确的政策和明智的主張作指导，劳工騎士会可能会改变过去七十年美国劳工的历史，从而也就会改变美国整个历史的演变过程。

不幸的是，尽管劳工騎士会在劳工团结等問題上基本上采取了进步的立場，但它的許多政策和多数領袖在認識上这样混乱，同美国工人群众的真正需要与願望如此不协调，甚至相互冲突，以致这个組織的潜在的集体力量从来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这种局势的根源在于：几乎在劳工运动所面临的每一个問題上，騎士会的領導者和会员群众之間，都存在着根本的冲突。

教育的作用

劳工騎士会散发的一份傳单写道：“劳工騎士会的基本原則是教育。”騎士会会员的一个基本信条是：工人在希望取得他們应有的社会領導权之前，必須受到教育。由于劳工騎士会大多数会员“受环境所迫，被剥夺了通过学校教育而获得知識的机会”^①。有些人虽然进了学校，但却沒有了解社会、經濟和政治問題的真相，而只是学到了歪曲的、反劳工的、亲資本主义的論点，所以劳工騎士会就有必要建立它自己的教育机构和綱領。

劳工騎士会在教育方面的活动，大体上包括邀請組織內的杰出人才和社会上友好的进步分子作演讲，以及建立圖書館和閱覽室。^②地方分会在每半月举行一次的集会中，討論很广泛的題目。一家当时出版的劳工报纸写道：“地方分会在許多地区已成为实用經濟学的学校，并清除了长期以来阻碍人們認識究竟是什么伤害了他們的那些謬論。”^③

許多地方分会建立了圖書館和閱覽室，并且通常是把它設立在会所內。在好些地方，劳工騎士会所建筑的和拥有的劳工会堂，变成了一切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中心。^④

不幸的是，当时对于劳工騎士会的領袖們來說，教育变成了行动的替身。他們有一种理論，认为會員們在經濟和政治問題上还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育能自觉地和有效地行动起来，因此他們強調在教育方案沒有充分实现以前，应当暂时停止罢工、抵制和政治活动。他們还认为：“我們主要是一个教育的团体。宣傳健全的經濟学說，是我們最神圣的任务，在若干年內，我們應該集中致力于这一方面……除了要求研究社会科学和經濟科学的真理之外，我們不要对會員們提出更多的要求。让他們念好了功課时，再行动吧。”^⑤

但是會員們认为教育是正确行动的指南，这种行动不是什么遙远的将来的事，而恰恰就在他們的日常斗争中。

然而劳工騎士会的领导对工人們的日常斗争是毫不关心的。泡德利认为为工資而斗争的綱領是一种“淺見”，其用意不过是要求“每天增加几分錢”而已，而且他还強調說，“談論縮短工作時間……是枉費時日的。人們从縮短工作時間中所获得的，將以其他的方式被剝夺回去。”^⑥

勞工騎士会的領導對於提高工資和縮短工作時間這類“瑣碎問題”毫不關心。相反地，他們促使工人們集中全副精力，“採用合作制度，使人人成為自己的主人，成為自己的僱主，……這樣來廢除現代文明的災害——工資奴役。”儘管勞工在南北戰爭結束後的幾年中所提倡的生產合作運動失敗了，* 勞工騎士会的領導仍舊抓住這個空想的萬應藥，並對工人宣揚這是結束資本主義災害的唯一希望。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壟斷資本主義的興起，使生產合作社更難於順利地生存下去了，但勞工騎士会的領導沒有認識到這個事實。泡德利堅持說，合作是“勞工解放的杠桿”，所有男女工人的希望全寄托在這個杠桿上。^⑦

在一個短時期內，勞工騎士会對於建立和維持許多生產合作社和消費合作社的工作，是起了作用的。** 但是，在勞工騎士会里風靡一時的合作化浪潮不久就消退下去了，因為經驗證明，小規模的合作社是注定要失敗的。資產階級在每一個場合都對合作社進行堅決的打擊。對於工人的合作批發商不供應物資，鐵路在運費和運輸方面，以及銀行在信貸方面，都加以無理的歧視。此外，私營公司還利用減價和籠絡顧客的特殊手段，來扼殺它們的合作社競爭者。^⑧

急躁冒進，效率低，內部分歧，以及缺乏資金，也都是勞工騎士会所辦合作社遭到失敗的主要原因。如果有的合作社經住了以上這些考驗，那些野心勃勃、不擇手段的資本主義企業，在鐵路、經紀

* 見方納著：《美國工人運動史》，第1卷，三聯書店1956年版，第277—281和618—623頁。

** 勞工騎士会所組織的大多數消費合作社都是些小規模的雜貨店，許多地方分會的會址便設在這些商店樓上。（愛德華·貝密斯著：《新英格蘭的合作社》，見巴爾的摩《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研究叢刊》，1888年版，第69頁。）

人和銀行的协助下,还是不会让它们成长,并且最后使它们不可能生存下去。⑧

有些合作社碰到了本身内部的劳工糾紛。多倫多劳工騎士会办的公共馬車合作公司,因强迫馬車工人接受降低的工資,引起馬車工人的罢工,結果公司就此倒閉。类似的情况,加速了明尼阿波利斯本来办得相当成功的制桶生产合作社的倒閉。自从木桶生产采用机器以后,制桶生产合作社就不得不花費大量的資金来安装昂貴的机器,以便和私营企业进行竞争。这样一来,就減縮了能够雇用的工人人数,弄到后来,甚至也采用低微工資雇用童工来管理机器了。結果,明尼阿波利斯的合作社自己的工人也罢工起来了。不出数年,合作社經營就垮台了。⑨

劳工騎士会的領袖們,在用該会的人力和財力来建立生产合作社时,*削弱了生活困苦的會員們的日常斗争。这些領袖們用了激昂的言詞来談論合作化的原則,他們強調工人們不应在現存的制度下为着眼前的利益去斗争,这实际上是帮助了資本家。

反工会主义

在劳工騎士会的大部分早期历史中,贊成和反对工会的人物之間曾发生过拉鋸战,但总的來說,拥护工会的观点胜利了。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熟练工人的技能工会很容易适应劳工騎士会的

-
- 印第安納州堪奈尔堡城的联合采矿公司,是整个由劳工騎士会建立起来的合作社的唯一例子,最后只以四千美元出售了。这和劳工騎士会不到两年間所投入这个煤矿的資金相比,还不到1/10。(見弗萊得立克·突勒1885年4月18日致泡德利的信;威廉·路易斯1885年4月15、16、23日和5月11日致泡德利的信;泡德利1885年5月4日致威廉·路易斯的信。以上見美国天主教大学莫倫图书馆所藏泡德利书信集。以下簡称《泡德利书信集》。)

組織，因為後者允許每個工會按職業在騎士會內部組織成一個分會。勞工騎士會也鼓勵按照其他全國性行業工會的組織形式在騎士會內部組成全國性的行業分會，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中，很多最有勢力的工會在勞工騎士會內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但是，勞工騎士會和工會之間的協調關係並沒有持續很久。1885年，勞工騎士會的領導權落入了一些具有落后的反工會思想的分子手中，其中最主要的是盤踞在第49區分會家庭俱樂部內的拉薩爾派社會主義者，這個俱樂部是勞工騎士會內勢力最大的獨立團體，同時這個區是該會內的第二個大區。這個區分會成立於1882年7月，它包括紐約和布魯克林大部分的地方分會。它在八十年代中期擁有六萬會員。

家庭俱樂部拉薩爾派社會主義者的領袖們敵視工會組織，他們不同意甚至積極反對為提高工資、縮短工作時間和改善工作條件所作的鬥爭，他們鼓吹成立工人合作企業，並以此作為減輕工資制度害處的手段。他們加強了泡德利領導集團的中產階級傾向，並且嚴重地加劇了勞工騎士會內外同工會之間的慘痛衝突。在短時間內，這種反對工會的觀點變成了總執行委員會的既定政策。到1886年，家庭俱樂部對勞工騎士會的政策已能起很大的影響，並控制了總部的大部分成員。^①

這並不是說，在勞工騎士會內部反對工會的情緒只來自拉薩爾派社會主義者。其他方面也有這種情緒：如農戶主、店主、農村知識分子、商人、農民互濟會會員和綠背勞工黨的殘余分子，以及勞工騎士會內部的其他非工人階級分子。但是，值得注意的重要的一點是，拉薩爾派社會主義者的反工會的態度，恰好和勞工騎士會內部非工人階級的意見不謀而合，並且和泡德利以及其他領袖

的政策思想也相适应。

劳工骑士会内部反对工会的分子认为，由于广泛采用机器的原故，工会組織已經完全过时了，并且完全没有能力来有效地对抗正在发展中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力量。他们认为，工业革命通过专业化已经大大地减少了熟练工人的人数，以致不需要再有技能工会了。此外，许多工会各自为政的孤立政策，使工会在对付反劳工的老板們的斗争中成为软弱无能。老板們往往能够击溃工会号召的罢工，因为同一企业中其他工会的会员們并没有停止工作，甚至把罢工的工会会员的工作也做了。正如劳工骑士会的总书记和家庭俱乐部的会员弗萊得立克·突勒所說的：“工会脱离了各行业是要失败的，劳工骑士会的責任和目的正是要消除这种工会情緒，促成人們的一种共同的手足之情。”^⑫

另一种对工会的批評，认为工会主要是注意于眼前的改善，如提高工資、縮短工作时间和改善工作条件等。1884年，劳工骑士会总会认为工会和騎士会之間的主要区别在于：“我会旨在获得根本的改变，而工会……則接受現存的工业制度，并且設法使自己适应这种制度。我会对于現存的工业制度的态度必然是一种战斗的态度。”^⑬

总之，反工会分子认为，这个“古董”——工会——已沒有理由存在下去。它应该让位于像“混合”分会等一般的劳工团体，在这些团体中，各行业熟练的和非熟练的工人組織在一起，工人們在这些团体里，受到有关劳工团结以及生产合作社在結束工資奴役的罪惡方面的作用等基本原則的教育。泡德利认为，劳工骑士会的“混合”分会，較之按行业而設的孤立的工会，“犹如今天的火車头和半世紀前的驛站馬車之間的区别一样”^⑭

对工会的某些批评是正确的。很多技能工会只关心多多益善地争取自己的利益；它们忽略了非熟练和半熟练工人的困苦；它们制造了障碍，来阻止黑人工人、女工和外国出生工人入会；它们安于一种孤立的地位，甚至对受到攻击的兄弟工会的需求也漠不关心。它们的论据是，劳工运动的唯一目标，就是争取眼前生活的改善。虽然如此，反工会分子的论据还是有严重的缺点，他们对技能工会缺点的解决方法，不仅注定会损害熟练工人的利益，而且会损害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

尽管机器的出现严重地削弱了八十年代熟练工人向资方谈判的力量，但还没有使技能工会过时。批评技能工会的排他性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下结论说应该把这些工会撤销，应该把它们会的会员直接拉到劳工騎士会来，并且同各个不同行业的工人，非熟练工人，甚至非工人阶级分子，一起合并到“混合”分会里去，这样只能说是对战略和策略的一种可怜的无知。熟练工人同非熟练工人固然有共同的问题和需要，但他们也有自己特殊的问题和需要。承认了这一点，才能制定按行业建立劳工騎士会分会的正确政策。当时的需要，并不是不管不同类型工人的特殊要求而把工人联合在一个总的、混杂的团体里来，而是要在熟练工人行业分会和“混合”分会之间促成更紧密的团结。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劳工騎士会在不同手艺、肤色、性别、宗教信仰和国籍的工人中间，已经卓有成效地建立了团结。当反工会分子以“劳工团结”为名向工会宣战时，他们实际上破坏了劳工的进一步团结。因为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他们强使熟练工人为了自卫而破坏了他们在劳工騎士会内同非熟练工人的联系。

有人批评工会主要注意眼前生活的改善，并且安于接受现有

的工业制度，这种批评乍看起来似乎是极进步的想法。但是这种批评忽略了几个极重要的事实。其中一个事实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不少工会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也希望使“现有工业制度起根本的变化”，并且致力于“促成这种变化”。而他们的做法是，正确地把实现当前要求的斗争和消灭工资奴役的运动结合起来。这种态度比反工会分子所提出的表面激进而实际上是空想的主张要进步得多了。反工会分子强调工人的精力应该用在通过生产合作社来改变工业制度。大家都知道，反工会分子的领导主要是一些拒绝阶级斗争和主张劳资利益一致的人，他们不是漠视就是仇视实现当前要求的斗争，而通过这种斗争是能够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向着取消工资奴役的道路前进的。显然反工会分子的主张实质上是落后的。基本上它后退到了六十年代的劳工哲学，而中产阶级往往崇尚这种哲学。

对政治行动的态度

泡德利在1880年写道，工人阶级所面临的大部分问题，需要用政治行动才能解决：“……我们现在用罢工来反对的罪恶，是由于不良的立法所造成的，一旦有了合理的立法来纠正和改良现状时，罢工的必要性就不存在了。”泡德利和劳工骑士会的其他领袖们经常把政治行动和罢工对立起来，借以证明罢工是不必要的。这种看法在1884年地方分会的章程中作了明确的规定：“罢工最多只能提供暂时的解决，我们应该教育会员们依靠严密的组织、合作和政治行动，并且通过这些来消灭工资制度。”^⑤

看了这篇关于原则性的声明，可能会使人们相信，领导人员主张劳工骑士会采取激烈的政治活动。然而，泡德利在许多决定中，

指示地方分会决不要討論政治行动。他用一种典型的神秘口气說：“勞工騎士会比政党更崇高，更偉大。在它的面前有更光明的前途。”他反对成立劳工党，其理由是，这“和美国体制的精神是不相符合的”^⑯。

勞工騎士会的會員們就这样被置于混乱的境地：一方面領導上告訴他們說，劳工运动所面临的最迫切的問題中，有許多只能靠政治行动来解决；另一方面，領導上又說，在分会內討論政治行动是違反勞工騎士会的原則的。无怪泡德利收到了由分会寄来的雪片似的信件，要求澄清“采取政治行动”的問題。更无怪許多分会在采取政治步驟时，不得不托辞說，它們所討論的問題和采取的行动，“将不是政治性的”^⑰。

实际上，尽管泡德利和其他总会的領袖們不断提出警告，許多州的分会还是进行了积极的政治活动。^⑱ 1885年秋，勞工騎士会會員在密执安、伊利諾、康涅狄格、麻薩諸塞、紐約和弗吉尼亚各州被提名并当选为选任人員候选人。^⑲ 泡德利非但不欢迎这些劳工的胜利，反而大发脾气。他发出一道命令，警告以勞工騎士会會員的名义而提出候选人的分会說：“他們已經丧失了會員的权利”。但是这些分会並沒有理会这种威胁，而約翰·斯文登則責备泡德利无视活生生的事实，他說：“勞工騎士会虽然不是政党，但是它不能够完全迴避政治。它的會員必須参加管理国家的事务。”^⑳

領導人的老一套陈腔濫調和动摇不定，削弱了勞工騎士会的政治影响。除了1885年2月間国会通过反对契約劳工制法案时，它成功地策动过議員以外（国会听取证詞时，出席的十六个团体中，有十四个与勞工騎士会有关系的，而該会呈送国会的請願书

中，有一份曾經过五万人签名)，* 劳工騎士会的政治活动整个說来是微不足道的。反对契約劳工制法案的获得通过，說明工人階級原本可以获得立法方面的丰收，但結果只得到一点貧乏的意外的收获而已。

对罢工的态度

和十九世紀六十和七十年代其他劳工組織的领导人一样，** 劳工騎士会的創始人都相信罢工是一种沒有希望的武器，應該摒棄不用而代之以仲裁和协商。这些結論是由于許多工会的組織还不完善以及南北战争后若干罢工的失敗所致。这些人低估了有組織的劳工的力量，认为罢工是注定要失敗的。

劳工騎士会的领导，甚至在八十年代当劳工的力量正在蓬勃发展而多次罢工获得成功时，仍然坚持这种看法。他們的論点是：不管結果如何，“罢工对于工人來說总是弊多利少的”。正如泡德利所說，“任何罢工都很少能逃出这样一个結局，即产生混乱和不信任，最后把工会搞垮。不管罢工的成敗如何，一般說来它总会瓦解从事罢工的那个分会。”^①

劳工騎士会的全国领导人关于罢工的政策并不能說服会员群众，因为后者在日常生活中亲身体会到劳資之間的关系，好些人主張如果劳工騎士会要有所收获的話，“他們必須准备罢工，尽管他們从来不肯这样做”^②。这些人并认为，对罢工采取不負責任的态

* 在这些劳工騎士会的組織中，有許多是屬於騎士会的工会。这个事实和一些历史学家的看法是有矛盾的，他們认为由于熟练工人沒有受到契約劳工制度的威胁，“工会很少支持”爭取通过反对契約劳工制法案的运动。

** 至于十九世紀六十和七十年代劳工領袖們对罢工的态度，詳見方納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561—562和739—746頁。

度，不是对待全国领导人政策的正确的态度。他们并不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罢工，不管罢工可能带给工人们什么困难以及胜利的可能性如何。但是他们有道理指责全国领导人直接给雇主们帮了忙。这些领导人的政策，不仅剥夺了工人的一个主要的斗争方法，而且完全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八十年代，大多数雇主甚至不愿考虑和工会谈判来解决和工人之间的分歧。同时他们也漠视了另一个事实，即劳工騎士会会员们举行的多次罢工，只是在多方努力调解都归于失败后作为一种“迫不得已的手段”才采取的。²³

劳工騎士会会员们从经验中认识到，若不用罢工作为最后的手段，雇主们是不会妥协的，工人们要求改善生活的努力就会毫无结果。因此他们对全国领导人宣传罢工的危害性的多次声明，是不大理会的。²⁴

会员群众对泡德利等领导人经常强调罢工无用的论调很冷淡，这使他们很愤慨。1886年，泡德利领导集团采取了措施，使劳工騎士会会员们几乎不可能利用罢工作为经济斗争的武器。他们宣布禁止罢工，除非在秘密投票中获得 $\frac{2}{3}$ 的赞成票。当罢工需要外界的经济援助，而且在总执行委员会的一位委员尝试调解以前，不得举行罢工；如果调解不成，还只能在总执行委员会下命令以后才能开始罢工。总之，执行委员会故意为自己卸脱责任，不去倾听受到残酷剥削的会员们的要求。

对于劳工騎士会会员们来说，这种破产了的政策的结果是悲惨的。泡德利自己承认，“每当我们劳工騎士会以强力制止罢工和抵制行动时，雇主们就开始他们自己的‘罢工’和‘抵制’。当雇主们了解到我们会员进行罢工是违反会章时，就发生了二百多起停

工解雇的事件。”^{⑤*}

第二次高尔德罢工是怎样被出卖的

泡德利在 1886 年春天第二次高尔德罢工以及在同年秋天罐头食品厂工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行为，使领导上和会员群众之间的冲突更加严重了。

1885 年的事件解决后不久，事情已经明显，高尔德并不真正允许工会在他的王国内存在下去。加入劳工骑士会的铁路工人被开除了；加班加点不付工资；工资没有恢复到罢工前的水准；而且调度工人、桥梁工人、护路工人以及其他半熟练和“非熟练”工人经常在工资、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上受到歧视；这些都是违反协议的。^⑥同时，不久情况也就很明白了，除非西南铁路系统内的劳工骑士会组织得到承认，否则是不能迫使资方遵守罢工协议条款的。

1886 年 1 月，在第 101 区分会某次大会上，几乎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要求西南铁路系统承认劳工骑士会，并且要求规定“非熟练”工人每日最低工资为一元五角。区分会的执行委员会立刻着手准备罢工，以便在必要时就举行罢工，迫使铁路资方承认工会并接受最低工资的要求。^⑦

罢工首先在得克萨斯太平洋铁路公司爆发，当时该公司正因破产被接管。1886 年 2 月 18 日，担任第 101 区分会会长的得克萨斯太平洋铁路修理所的领班查理·霍尔因未经准假罢工而被开

* 在 1886 和 1887 两年中，被雇主用停工解雇的方法夺去工作的工人达十六万一千六百一十八人，其中多数是劳工骑士会会员。此数占 1881—1890 年十年期间因这种原因而失去工作的总人数的 60.3%。（据美国工业委员会报告，1901 年，第 17 卷，第 633 页的材料计算。）

除。第 101 区分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社会主义者馬丁·艾朗斯急于謀求和平解决，向破产接收人呼吁恢复霍尔的工作，但未获成功。当同破产接收人协商的一切努力都失败后，实行罢工的命令下达到得克薩斯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各个地方分会。装煤工人、矿工和报务員也参加了修理所工人的罢工。^②

当高尔德的經理方面拒絕了所有和平解决罢工的請求时，罢工就傳遍了整个西南铁路系統。在 3 月 6 日至 13 日之間，修理所工人、轉轍工人、护路工人以及其他铁路工人都实行了罢工。不幸的是，很多在 1885 年罢工中曾經很积极并起过重要作用的司机、司炉、司制动机工人和列車管理員却繼續工作。各个保守的铁路兄弟会的領袖們对主張劳工因結的呼吁竟置若罔聞。

具有熟练技术的铁路工人，过去受到高尔德的經理方面优厚的待遇，使他們和其他铁路工人区分开来，而各个兄弟会的机会主义的領袖們，不管对罢工会产生什么影响，决定不去危害这些既得的利益。高尔德的他的铁路工人的分面治之的政策，这时收效了。^③

尽管面对着恐怖、威胁、歇斯底里地扣紅帽子以及铁路兄弟会領袖們的破坏，罢工工人还是坚持下来了。在圣路易、堪薩斯城和其他西南铁路樞紐上，交通中断了，营业陷于停頓。^④

罢工初期是由馬丁·艾朗斯領導的。但是，他的猛烈的战略和策略使劳工騎士会的最高領導感到很惊慌。3 月中旬，泡德利就决定进行干預。他立刻采取步驟，向铁路当局保证，艾朗斯的政策并不代表劳工騎士会的政策，而且他还向掌管西南铁路系統业务的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副董事长 H. M. 霍克西請求召开會議，以仲裁方式来解决罢工。泡德利計不得逞，但他并不干休，又向高尔德国人呼吁。这次他似乎成功了。他和高尔德国在 3 月 28 日会

晤，对仲裁的基本原则达成了协议。高尔德通知泡德利说，他已电令霍克西在雇用工人时不要歧视劳工骑士会会员。电报中还说：“我们并不反对对雇员和公司之间的分歧进行仲裁，不管它是过去的或是将来的分歧。”^⑳

泡德利高兴极了。他的和平仲裁的政策似乎证明是有效了。泡德利没有同罢工工人或他们推选出的任何一个罢工领袖商量，就致电艾朗斯说，高尔德已同意进行仲裁，并命令参加罢工的工人复工。他愉快地告诉记者说：高尔德同意和罢工工人进行仲裁，罢工已告结束。^㉑

但就在第二天，高尔德宣布他从来没有同意进行仲裁！他说罢工由霍克西处理，只有他才能决定政策。^㉒这样，一下子就暴露：高尔德和泡德利的协议，是公司方面的一种破坏罢工工人士气的策略。

泡德利要求再度举行会议，而这一次霍克西对他讲，公司方面只能同由实际在该公司工作着的工人所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接洽。尽管这意味着在罢工工人的要求未能得到考虑之前，就须取消罢工，泡德利还是命令艾朗斯接受霍克西的条件。^㉓他又一次在发出命令前没有和任何一个罢工工人代表商量。

正如一个研究这次罢工的人所写的：“假如艾朗斯服从的话，罢工将就此结束，而劳工骑士会就会遭到可耻的惨败，因为这是屈辱性的投降条件。”^㉔但是，艾朗斯拒绝副署泡德利出卖工人利益的命令，并号召罢工工人坚持阵地，准备斗争到底。罢工工人的反应迫使泡德利同意继续罢工。^㉕

泡德利和其他劳工骑士会的最高领导人虽然在口头上支持罢工，但除了发表一些措词漂亮的谈话外，并没有做出什么。同时，

罢工工人遭到的攻击达到了新的猛烈的高潮。4月9日，东圣路易的罢工工人同警察、民团、法警发生了战斗，七名工人被击毙。每天都有罢工工人被诬以藐视法庭和图谋骚乱等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捕入狱。甚至还有些人被控告的罪名是所谓同某些“劝他们不要工作”的人有通信联系。^⑧

当罢工工人被枪杀和遭逮捕时，泡德利却只局限于向高尔德讲述高尔德本人作为一个主要企业的领导人所应有的责任，请求高尔德用更明智的判断来结束罢工。高尔德没有理会这些可怜的恳求，他非常清楚地说明，他已下定决心要打垮工会。^⑨

4月12日，众议院决定对罢工进行调查，三天以后，一个由七名众议院议员组成的委员会前往罢工地点进行调查。经过长时期的听取证词，委员会写成了一份报告，认为罢工工人的许多申诉是有道理的，并且承认“从证据中可以看到，财富和权力的集中以及所采用的压迫手段，可能促成了劳工的不安”。但是，委员会对劳工说了一些甜言蜜语后，立刻转过头来说，罢工的真正原因是“由于第101区分会的执行委员会主席马了·艾朗斯所挑起的，按照委员会的意见，若不是因为他的话，在骑士会总会长泡德利先生的要求下，罢工就会取消了”^⑩。委员会没有说明为什么大多数罢工工人都觉得泡德利出卖了他们，以及为什么工人们曾坚持要他撤回他的取消罢工的不民主的命令。

4月底，罢工明显地失败了。西南铁路系统几乎全部都恢复营业了，只有少数忠实分子还来担任罢工纠察员的工作。大部分罢工工人由于面临着饥饿，大批逮捕，警察、执行吏*、军队、民团的

* 执行吏 (sheriff) 为一郡之中主管司法行政的官员，主要职责是维持地方治安和强制执行法律政令。在轄境内如遇有发生骚乱时，执行吏拥有征召全体成

无端的攻击,以及劳工骑士会最高领导的摇摆不定的政策,不能再支持下去了。

5月4日,劳工骑士会总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告终止罢工。泡德利松了一口气。他私下写道:“西南部的罢工今晚就要结束了,我对此感到愉快。”^⑩然而工人们却不能有像泡德利的这种喜悦。结果是无条件投降了,没有替工人们安排一点保障,甚至并没有要求资方考虑工人們的申诉。没有一个劳工骑士会的会员再被雇用。^⑪很多罢工工人被列在各铁路线的黑名单上,往后的生活就更不堪设想了。艾朗斯本人则被列在所有企业的黑名单上,被剥夺了作为工人来谋生的任何机会。* *

肉类罐头厂工人罢工被出卖了

泡德利出卖了铁路工人罢工不数月后,在肉类罐头厂工人的罢工斗争中又作出同样背信弃义的勾当。1886年夏天,芝加哥肉类罐头厂的老板们违背了他们在5月1日和工人达成的协议,当时罐头厂工人的罢工胜利了,取得了八小时工作制而不减少工资。芝加哥肉类罐头厂的老板们否认这个协议,重新实施了十小时工

年男性公民协助平定秩序权 (Posse comitatus)。凡由执行吏派遣至现场执行任务的人员,在本书中均称作法警 (deputy sheriff 或 sheriff's deputies)。——译者

- ** 艾朗斯的运气一直很不好。他的妻子在罢工期间逝世了,家中的家俱因负债被没收。他被迫离开所有他打算要做的工作后,曾打算作演讲家,然而失败了。在临终前的几年中,他被迫替密苏里一家地下室的小餐馆掌管柜台。但在这几年艰苦挨饿的生活中,他始终是一个具有阶级觉悟的有战斗性的社会主义者。(见《尤金·德布斯言论集》,1948年纽约版,第42页。)

艾朗斯在1900年逝世,但是,他的生平事迹却活在密苏里工人們的脑海里:1910年在密苏里州劳工联盟主持下,在他的墓上立了一块纪念碑,尊敬他为“争取产业工人自由的无畏战士”。

作制。1886年10月，芝加哥聯合屠宰場的二萬五千名工人為爭取八小時工作日而舉行了罷工。勞工騎士會總執行委員會立刻派委員湯姆斯·巴利前往主持罷工事宜。

罷工工人使屠宰場整個停工了，老板們快要屈服了。正當工人們接近勝利時，泡德利電令罷工工人放棄八小時工作日的要求並恢復工作。^⑫

泡德利取消罷工的命令來得這樣突然，以致出乎罷工工人意料之外，在開始時都不能相信這是真的。當有人證實確有其事時，工人們拒絕服從這道命令。這時，泡德利就向巴利發出指示說：如果工人們不服從命令恢復工作，就收回他們的分會執照。泡德利還把指示抄送了一份給美聯社，因此老板們立刻就知道了由於總會長泡德利慷慨的協助，他們已在鬥爭中占了上風。他們中斷了和巴利以及罷工委員會的談判，並在1886年11月8日通過決議案，由二十四家肉類罐頭廠簽了字（其中有阿穆爾公司，斯威夫特公司，約翰·古達希、納爾遜·莫里斯公司，芝加哥肉類罐頭食品公司等），在決議案中，老板們譴責在屠宰場的勞工騎士會分會，並且告訴罷工工人：“我們將不雇用任何一個參加這種勞工組織的人。凡受雇的人必須退出這種勞工組織，並且把脫離組織的聲明交給雇主。”^⑬

一星期後，罷工以工人們的完全失敗而告終。工人們回到工作崗位，他們對勞工騎士會的信心嚴重地動搖了。在復工前夕的一次會議上，工人們通過一項決議，指出總會長泡德利命令工人們無條件復工一事，證明“泡德利是故意給罐頭公司老板們幫忙，而不是為着工人們的利益”。在一次特別召集的會議上，參加罷工的工人們也向勞工騎士會呼喚，要求譴責泡德利破壞罷工的行為。

那些憤懣的和幻想破灭了的工人们宣称：“我们斗争的是原则，而不是哪个人，也不是哪个人的命令。”^④

泡德利在被迫说明他的背叛行为时，回答说：“我们不能轻易地干预商业的规律。”他又说：“拥有资本的人并不是我们的敌人。如果认为他们是我们的敌人的话，那末，今天的工人在明天致富时，就变成了其他劳动人民的敌人了。因为总的说来，我们所要努力学习的，正是怎样取得资本以及怎样正当地使用它。”^⑤

天主教会的作用

泡德利除了决心不使劳工的激烈行动激怒老板以外，还极力注意不和天主教会作对。实际上，两者是互相牵连，一鼻孔出气的，因为一些著名的大企业家们在不断地催促教会谴责劳工骑士会，说它在图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早在1882年时，就有一个实业家警告一个天主教司铎说：劳工骑士会的成长使他预料，在美国将会出现“一种不会比巴黎公社所造成的更轻的恐怖景象”。1886年，当劳工骑士会的会员数目达到七十万人时，这些实业家们也是指靠天主教会作为主要的堡垒，来抵挡被残酷剥削的工人們的愤怒。^⑥

1884年9月，罗马天主教教皇发出训令，谴责劳工骑士会，并且指令北美所有天主教的司铎，阻止教区居民参加该会。^{⑦*} 1884年以后，劳工骑士会的会员人数激增，然而泡德利却认为，除非取

* 1884年秋，有一个天主教徒骑士会会员发表了下述意见，他的意见可以代表为数大约十二万五千名天主教徒劳工骑士会会员的意见，他写道：“作为天主教徒，我们不能拒绝服从教会的训谕，但是如果教会命令我们放弃从奴役下获救的唯一希望——这种奴役是范德比尔特、高尔德、巴莱特、佩金斯和其他

消这道禁令，不然騎士会就会垮台。他在1886年秋写道：“面对着基督教会的反对，我們將不会有什么进展。如果各派基督教会都反对我們，这无疑地会使我們得到不信仰宗教分子的支持，而依靠这些分子来同情勞工騎士会，那就很容易判断，我們騎士会作为一支善良的力量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数了。”^{④⑧}

泡德利的“贏得美国教会的仁慈寬恕”的公式簡單得很，这就是：用言行来证实勞工騎士会在美国人生活中是一种保守的势力，它不仅同任何形式的激进主义沒有联系，而且实际上是一个反对激进主义的堡垒。正是由于这些理由，教会應該鼓励天主教徒工人留在勞工騎士会內，因为如果他們离开，这个組織的控制权就会落到激进分子的手中。^{④⑨}

这个公式用完美的措詞写出时，看起来似乎很簡單，但若使它和勞工騎士会會員們的战斗活动协调起来，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当教会人士們甚至把罢工也描写为“有限的革命”时，不难了解，泡德利要向教会证明勞工騎士会是一个保守的团体，这是一件不那么簡單的工作，特别是泡德利自己，要想消除由于他先前和勞工騎士会內外的激进分子来往而給予別人的印象，那更不簡單了。

虽然勞工騎士会的創始人尤利亚·斯蒂芬斯坚决反对同社会主义者“个人或团体”发生任何关系，^{⑤⑩}但是几年来，泡德利和社会

公司大亨們由于我們一向处在孤立无援的形勢下而加在我們身上的——那末，教会是以一种什么样的代价在强求那样的服从啊！”（見1882年1月28日約翰·科奇斯赫尔致泡德利函，《泡德利文件集》。）由于沒有对勞工騎士会會員們的宗教信仰进行調查，會員中天主教徒的数字，是根据泡德利的估計，其準確性是很不可靠的，（見1884年10月24日泡德利致派特立克·里安大主教函，《泡德利书信集》。）

主义劳工党的领袖們的关系是好的。他曾在反对劳工騎士会的至高无上的秘密制度的运动中,急于接受社会主义者的支持,而且甚至他本人也成为了社会主义劳工党的党员。^⑩

但是在1882年夏天和秋天,泡德利却得出了这样的結論:需要認真努力消除教会人士对于他和激进分子来往而产生的疑虑。他私下承认,他仍然抱有“社会主义思想”,并且說,“如果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意味着恢复人的天赋权利,那末,我就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然而,他故意避免在有“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演讲的會議上出現。他深信,如果他参加这样的會議的話,“就会有人发电訊到世界各处說,劳工騎士会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的組織了”^⑪。

泡德利后来花了大部分的时间,在演讲和写作中,反复說明他和他所领导的組織同激进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他几乎以歇斯底里的語調,否认他曾經参加过社会主义劳工党。^⑫

泡德利的保守的演說和行动,对于天主教会和劳工騎士会之間的和好,无疑地起了很大作用,并有助于为劳工騎士会获得羅馬教廷的恩寵。有一件事可以說明这种情况,即合众社轉播了天主教报纸的言論,頌揚泡德利的领导是“保守的和英明的”,称赞劳工騎士会“选择他做领导人是把适当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并且預言,如果他被撤換不再任劳工騎士会的领导人的話,这会是一个“几乎无法弥补的損失”。^⑬另一件更重要的事也可以說明这种情况,即1887年2月20日,巴尔的摩城紅衣主教詹姆斯·吉本斯亲自呈递給羅馬宗教法庭一份有名的吁請书,請求梵蒂岡撤銷对劳工騎士会的譴責,其中特別着重泡德利所提供的证据,說明劳工騎士会本来就是保守主义的,以及該会领导人員不主張暴力,并且把

罢工限制在良好秩序和合法行动的范围內。

泡德利的拥护者爭辯說，1887年3月，羅馬宗教法庭发布公告，宣布不反对劳工骑士会，一年半以后，教皇作出最后决定，有条件地寬容了劳工骑士会，*这都证明了总会长的保守政策是正确的。^⑥但是这种說法忽略了以下的事实：第一，撤銷对劳工骑士会的禁令，并没有終止美国天主教司鐸們个人对劳工骑士会的抨击；第二，撤銷禁令时，劳工骑士会已在迅速地走下坡路；第三，最重要的，正是骑士会领导的这些保守政策——这些政策在获得教会对劳工骑士会有条件的寬容方面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加速了这种衰落(我們从下面的叙述中将会看到)。这并不是說，羅馬教廷的最后决定对美国的劳工运动毫不重要，因为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步驟，它标志着教会領袖們从反对工会組織轉到有条件的贊成工会的过渡(其条件是工会必須避免过激行动)。但是劳工骑士会會員們以及整个美国工人阶级，为教廷的决定付出了昂貴的代价，那就是劳工骑士会的领导人对抗性的工会运动及其拥护者展开了反动的进攻。

泡德利的官僚领导机器

如果劳工骑士会总会的其他领导人能表现出跟他們的上級不

-
- 羅馬宗教法庭的决定是“有条件的寬容”，而不是贊許，这就是說，“它当然并不直接贊許美国劳工組織”，而且“它所着重的当然是反对社会主义，而不是这样一个劳工組織的极端必要性和从而能获得的好处”。梵蒂岡的决定要求更改劳工骑士会会章的几項規定。“尤其是地方分会会章的引言中那些好像带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意味的字句必須加以修改，以說明土地是上帝賜給人的，或者更确切地說是賜給人类的，以便每一个人有权获得一部分土地，但所用的手段必須是合法的，不侵犯私有财产权的。”（見亨利·布朗恩著：《天主教会与劳工骑士会》，1949年华盛頓版，第323—324頁。）

一样的特点,那么泡德利所起的不良影响可能被抵消了。但是,除了約瑟夫·布加南等少数人外,多数总会的领导人员都表现出同样好說漂亮話的本領,而他們的行动同口头的那一套并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和泡德利一样,他們并不熟悉和工人們有重大关系的那些問題,并且很难和一般會員們打成一片。和泡德利一样,他們蔑視工人,并且把劳工騎士会受到老板們和他們的代理人的打击归罪于工人。和泡德利一样,他們乱扣紅帽子,把反对领导上的階級調和政策,說成“完全是社会主义者的活动”,甚至慫恿总会长,“在那些要求用美国方式进行改革以及用輸入的方法和詭計来进行改革的人們之間明确地作出选择”,^⑤从而响应了老板們和他們的代理人的叫喊,說社会主义者和其他激进派都是“外国派来的煽动分子”。总执行委员会的許多做法,实际上和总会长泡德利本人的特点一样。我們完全有理由說,劳工騎士会所取得的成就,是違背这些領袖們的意志的。

尽管泡德利辞过一次职(1883年1月5日),^⑥后来并多次威胁要辞职,但到1893年止,他一直担任着总会长的职位。会章把大权授給他和他在总执行委员会的心腹們。正如約瑟夫·拉巴迪1882年正确指出的:“它(指会章)对于那些对任何人都不負責任的少数人授权过多了。”^⑦总会的大多数委员会都是由泡德利委派的,尤其是掌握大权的資格审查委员会,因此他就能控制了代表的席位,扼杀他所反对的議案,并且大体上說,总是按照他的願望或多或少地操纵了历次代表大会。此外,由泡德利和他的助手們所控制的总执行委员会,*能够停止任何一个地方分会的领导人的职务和會員的会籍,廢止任何一种規章,并且經過全体一致投票,終止任何全国的或局部的罢工。^⑧最后,泡德利和他的心腹們通过对

勞工騎士会机关报的控制,在任何政策上,能使會員們只听到爭論中的单方面(領導方面)的意見。^⑩

社会主义劳工党向泡德利挑战的失敗

勞工騎士会的許多地方領袖和基层會員(例如馬丁·艾朗斯和弗兰克·法賴尔)是社会主义劳工党人或者是受社会主义劳工党人影响的。他們在動員勞工騎士会會員們參加积极的斗争以及在促进劳工團結的綱領上是起了作用的。^⑪但是社会主义劳工党的領導人却不是这样。他們大多数是德籍美国人,他們集中全力使劳工組織作出決議,用空洞的言詞承认社会主义的理想,他們輕視勞工騎士会,因为它沒有明确地和坚决地表示拥护社会主义。

恩格斯写信給他的美国朋友时,批評了德籍美国人馬克思主义者由于勞工騎士会沒有提出明确的馬克思主义綱領就和它疏远。恩格斯指出:馬克思主义者必須“在这个团体(指勞工騎士会。——譯者)里面进行工作,在这群異常温和的人中培养一批骨干,他們了解这个运动和它的目标”,以便这些人在會員群众的支持下,能够胜利地向泡德利領導的階級調和政策作斗争。^⑫

但是除了很少的一些例外,^⑬社会主义劳工党的領導者,在勞工騎士会的會員群众和泡德利領導集团之間的內部斗争的關鍵性的岁月里,是一直站在旁观地位的,只是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

* 泡德利写道:“我的領導机器在全国轉动得很灵活。某些人不久將不得不离开总执行委员会或者被开除出去。”(1888年2月22日泡德利致約翰·海依斯函,华盛顿天主教大学莫倫图书馆所藏的泡德利和海依斯的来往信件。以下簡称《泡德利海依斯通訊集》。)

劳工騎士会只剩下一个躯壳的时候，才放棄这种态度。*

不久，工人们就認識到泡德利的政策全部破产了。工人们看到，在他們和老板們斗争时，劳工騎士会的首領和他的助手們总是站在敌人那一边。那正是泡德利的領導机器最活跃的时期，要取消他的領導和改变他的政策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斗争在繼續着，我們往下就可以看到，在1893年，泡德利的錯誤領導和統治終于結束了。

-
- * 在馬克思主义者和劳工騎士会疏远的期間，其他社会主义运动的派別，例如拉薩尔派社会主义者，对劳工騎士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在伯納特·哈斯克爾的領導下，在极西部和落磯山地区的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运动攫取了很多地方分会的領導权，并且把約瑟夫·布加南安置在劳工騎士会的总执行委员会里。（見加利福尼亚大学班克罗夫特图书馆有关伯納特·哈斯克爾的文件；查理·麦克阿瑟·德斯特勒著：《1865—1901年間的美国激进主义》，1946年康涅狄格州新倫敦版，第99—103頁。）

第六章

有組織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 劳动节和五一节

就在劳工騎士会取得最大成功的时候，另外一个組織兴起了，并且不久就在美国的劳工运动里取代了劳工騎士会的领导地位。这就是美国与加拿大有組織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它在 1886 年更名为美国劳工联合会。

有組織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

在前一卷里，我們追溯了导向劳工联合会組成的力量的起源，并且詳細地叙述了它在 1881 年匹茲堡城一次大会上的誕生。^{*}

从一开始，各全国性的行业工会就用一項条文控制了劳联。這項条文規定，全国性的行业工会根据會員人数的多少按比例取得出席年会的席位，而地方性的工会，不論會員多少，却只有一个投票权。但是，尽管給了全国性行业工会重要的地位，若干年間它們当中的多数对劳联并不热心，而那些比較热心的，在劳联非常需要經費时，也仅仅是“口头上加以支持”而已。^① 反对工会的分子还没有取得对劳工騎士会的控制权，因此，許多主要的全国性工会感到劳工騎士会已能满足它們的需要。另一些工会則对劳工騎士会和

* 見方納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 1 卷，三联书店 1956 年版，第 751—768 頁。

劳联都不接近。曾派代表十个人参加 1881 年匹兹堡大会的钢铁工人混合协会，在 1883 年退出了劳联，因为劳联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案谴责高额的保护性税率。^②*

劳联对它的会员组织并不发给执照，并且由于会员不多和经费不足而使工作受到阻碍，它迅速地降低到一个只会通过决议案的团体的地位。^{**}在大会闭会期间，劳联仅通过它的“立法委员会”来工作，这个委员会是 1881 年为组织一个争取对工人有利的保护性立法和其他立法的运动而设立的。^{***}委员会帮助被列入黑名单的工人们寻找职业，推动几个城市组织了工会，并且协助整顿了许多全国性的工会。虽然委员会在经济方面的工作逐渐也有所开展，但是，它的活动主要是在政治方面。^③该委员会自己认为，在它成立的头两年中，曾努力促成参议院教育和劳工委员会对劳资问题

* 失去了钢铁工人混合协会对劳联来说是个严重的打击。该协会会员人数在 1882 年估计在五万到六万之间，（1882 年 5 月 14 日《纽约太阳报》；W.H. 福斯特 1885 年 12 月 28 日给阿伯斯的信，见《劳联通讯》。）几年后，木匠工会领导人兼美国劳联财务秘书彼得·麦克基尔写信给阿伯斯说：“我们不能在税率问题上表明立场，因为我们先前由于这个问题在 1882 年对旧日的联合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个教训已经足够了。”（1897 年 5 月 21 日《劳联通讯》）

** 在 1882—1884 年间劳联所通过的决议案中，有一个是 1882 年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曾向所有的妇女组织提出邀请，并且向这些组织保证，它们在劳联今后的会议上将“和男子的行业工会组织享有平等的地位”（这样的邀请书没有送给黑人工人的组织）。1883 年的大会继上届大会发出上述致妇女组织的邀请书后，直接向“劳动妇女们”发出呼吁，促使她们从组织上和劳联团结起来，为确立“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而共同斗争。大会还吁请产业工人组织起来，并且要求它的“立法委员会”应“在未来的一年中特别努力来组织全国的产业工人”。（见《有组织行业工会与劳工联合会 1882 年大会记录》，第 16, 19, 20, 23 页；《1883 年大会记录》，第 13, 19 页。）

*** 塞米尔·阿伯斯是“立法委员会”的主席，理查德·鲍华斯是第一副主席，加布里尔·艾德蒙斯顿是第二副主席，W.H. 福斯特是秘书，罗伯特·霍华德负责财务。

进行普查；曾协助击败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宣告海员工会为煽动叛变和暴动的組織，凡組織海员工会者将罰以巨款和判以长期徒刑；曾影响俄亥俄州議會通过关于取消監獄劳工契約制度的法案；曾影响紐約州議會通过禁止在住所內制造雪茄烟的法案；并曾影响了几个州議會通过禁止雇用十二岁以下的童工，和規定对儿童实行义务教育的法案。^④ 委员会进一步报告說：“在最近的选举中，劳工的朋友們在国内几个地区已被选入立法机关，使他們在制定一些管轄我們的法律时有了发言权。更令人欢欣的是，几个著名仇視我們事业的官員們最近已因工会人員的共同努力而被黜免了。”^{⑤*}

不管这些話是否正确——根据已有的证据来說是难于断定的——“立法委员会”对它本身的成就是相当不滿意的。該委员会在向 1883 年大会所作的报告中說：“我們原来有意在我們的任期內广泛地发行一些短文和小册子，目的在于教育工人們来拥护工会运动和劳联的宗旨；但是直到最近我們还是缺乏經費，因此不得不把这項工作移交給我們的继任者。”^⑥

但是“继任者”的境遇也不見得好些。弗兰克·福斯特書記在 1884 年芝加哥大会上向代表着将近五万附屬工会會員的二十五名代表作报告时，承认劳联是失敗了。它在立法方面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它要組織的产业工人的运动才剛剛开始。統一工人运动的努力并沒有結果。大多数重要的全国性工会仍然沒有加入劳联，而少数已經加入劳联并且派代表出席大会的工会，也很少給它支

* “立法委员会”剛成立后，就在 1881 年 11 月 20 日一致通过一項決議，主張这个团体的成員“不得公开贊成任何政党的主張；但是这并不阻止他們拥护誠心誠意直接为劳工謀福利的人担任公职。”（1881 年 11 月 19 日至 1887 年 12 月 17 日美国与加拿大有組織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立法委员会記錄，見美国劳联档案。）

持,或者沒有給予支持。福斯特說:在这黯淡的景象中唯一光明的一点,就是由于劳联活动的結果,法国和美国工会之間已开始有了兄弟般的关系,这一点他是带着“愉快的心情”来通知代表們的。*此外,他就指不出什么积极的成就了。福斯特說:“当我以書記的身份提出过去一年的工作报告时,我体会到报告的主要意义是指出现目前形势所孕育的未来的可能性,而不是記載已經取得的成績。缺乏經費严重地妨碍了劳联的工作,再加上它是一个缺乏紧密团結的組織,我們能做出成績的可能就很小了。”⑦

劳动节的建立

已瀕于瓦解的有組織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的 1884 年大会,也还产生了对后代的美国劳工运动以及美国人民整个說来都具有深远影响的两項決議。一項決議导致劳动节的建立,另一項規定了五一劳动节作为劳工的假日。

1882 年 5 月 18 日,粗細木工兄弟会的发起人兼总書記社会主义者彼得·麦克基尔,在紐約城中央工会的一次會議上,提出一項決議,建議“应規定一天作为在城市街道上游行的节日”。他建議在 9 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举行,因为“这是一年中最舒适的季节,差不多在 7 月 4 日国庆节和感恩节两者的当中,它可以把法定假日表中的一个較长的空白填补上”⑧。

这个建議受到热烈的欢迎,于是劳工团体規定 1882 年 9 月 5

* 福斯特和法国工会通信时写道:“劳工問題在全世界实际上是一样的;它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在性质上并无差別。劳工是不分国界的,全世界的工人們應該为他們的共同福利而携起手来。劳工如果团結起来,野蛮的战争是不能存在的。”(見《1884 年大会議事录》,第 12—13 頁。)

日为第一次游行的日期。三万多名砌磚、运貨、印刷、油漆、打铁、铁路、制雪茄烟、皮貨、縫紉以及其他男女工人，在9月5日清晨列队游行。他們昂首闊步通过紐約市繁华的第五街，走进联合广场。工人们带着标语牌，其中的口号有“劳工一定会团结起来”，“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归自己”，“用投票作为斗争武器”等等。^⑨

1883年9月5日劳工再度游行时，队伍有一万人，报纸当时报道说：“比游行队伍多十倍的人在街道两旁欢呼。”许多参加游行的人——黑人和白人*——背着标语牌，上面写着：“一定要打垮壟断組織，以免它們打垮我們。”^⑩

1884年，紐約中央工会决定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举行劳动节游行，这一天是9月1日。^{**}該会事前曾和其他城市的中央劳工团体通信，促請它們把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作为“工人的普遍假日”来庆祝。凡是为生活而劳动的工人都应受到欢迎。“不分肤色和宗教，消除种族歧视，只要为每日的面包而劳动的人都一律平等。”^⑪

那一年工人们**在布法罗、辛辛那提和麻薩諸塞州的林城和哈佛希尔城以及紐約市都举行了游行。在紐約有二万多工人代表着五十个工会参加了游行。《紐約先驅报》用大字标题写道：“从中央工会涌出的劳工巨流；游行队伍堵塞了街道——并受到热烈的欢呼。”**^⑫

在全国性的組織中，首先建議为全国各地劳工設立一个庆祝

-
- * 由一百五十名黑人工人組成的温德尔·菲利浦斯劳工俱乐部，在游行中走在第二大队的最前列。
 - ** 1882年的游行是在星期二举行的。1883年的游行是在星期三举行的。

日的，就是有組織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1884年在芝加哥的大会上劳工領袖中的老前輩、第16印刷工会會員安特魯·卡尔·喀麦隆，代表芝加哥行业和劳工大会，提出下面这样一个議案：“茲决定規定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为工人的全国假日，并建議所有工資工人不分性別、职业和国籍，一律参加这个节日。”^⑬

这个決議案經全体一致通过。劳联在号召全国工人大力支持这个決議案时，促請“所有和劳动大軍有关的人，不論熟练和非熟练工人，都站到一个旗帜下来，使这一天能和工人的事业相称”^⑭。后来許多州的地方团体通过的一些专门決議，对这个口号又有所补充。明尼阿波利斯行业和劳工大会号召工人举行游行示威时說：

“向資本家、銀行家和他們的僕从显示一下，当你們充分了解怎样为自己着想和怎样为自己立法时，你們的力量有多大。正当你們仅仅为了生存而辛勤劳累时，这些好吃懶做和不事生产的家伙却过着驕奢淫逸、揮金如土的生活，而他們所揮霍的財物原是屬於你們的，是你們的劳动所創造的……”

“他們力图否定我們組織起来的权利——这个权利是現政府的宪法所保证了的。因此，我們号召你們来向他們表示抗議；表示你們一定会組織起来；表示你們已經組織起来了；表示你們获得解放的日子临近了。为此，我們請你們加入我們的行列来庆祝这一天。

“行业和劳工大会宣布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为劳工的假日。离开你們的工作台，离开你們的工場吧……”^⑮

1885年9月7日，全国各地第一次把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作为全国假日来紀念。当时的一家报纸評論道：“这一天已定为全国

劳工假日,只要在美国各地的劳工組織存在一天,这个假日很可能将被繼續执行下去。”^①1887年奥里根州把劳动节規定为正式的节日,它是美国各州中第一个这样做的。1894年,紐約州的議員、第六印刷工会會員阿莫斯·克明斯在国会中提出美国劳联所起草的一項法案,建議把劳动节——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作为国家法定假日。这个法案于1894年6月28日在国会通过,当天由克利夫兰总统签署生效。^②

八小时工作制

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之初,每一次劳动节游行示威的主要口号都是“每天工作八小时”。因此,可以理解到,号召庆祝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为劳工的全国假日的美国劳联的同一届大会,在遍及全国的爭取每天工作八小时的运动中,是起了推动作用的。劳联的1884年大会通过了下列具有历史意义的決議:“美国与加拿大有組織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作出決議,从1886年5月1日起,一天的合法劳动應該是八小时,并且向本区所有的劳工組織建議,請它們在上述日期把它們的規章修改得符合这一決議。”^③

作为工人們显示本階級团结和国际团结的一天的五一劳动节,起源于他們为爭取較短的工作日的努力,特别是起源于为爭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在前一卷中,我們曾追溯了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前为八小时工作制作斗争的历史。“这个斗争产生了一些結果。到1867年,有六个州通过了規定八小时工作制的法律。一些市参議會制定了对于公务人員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法令。1868年

• 見方納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545—554,557,734—739頁。

6月，國會制定了美國歷史上第一個關於八小時工作制的聯邦法律，使八小時制適用於政府工作人員。

但是，這些法律是無法生效的，它們的主要意義僅在於建立了一種法律上的先例，並且反映了正在增長的普遍要求。各州的法律沒有規定任何實施的辦法，並且往往包括下一條款：如果受僱人和僱主訂有關於較長工作時間的專門合同，即可不受本法律的限制。聯邦法律可以用各種不同的方法來解釋，以致不能使所有應享受八小時工作制的工人都獲得這種利益。不僅如此，在有關縮短工作時間的法令中，還有一項關於削減工資20%的條款，這一條款在1872年前一直有效，只是在勞工的堅決抵抗後才被取消。美國最高法院最後在1876年完全取消了這項法律，聲明聯邦政府能夠同僱員分別訂立合同。^{①9}

在八十年代初期，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的鬥爭主要還是限于立法活動。但不久就很明顯，勞工不可能再依靠立法行動來獲得八小時工作制。^{*}彼得·麥克基爾在一次木工的群眾大會上說：“取得八小時工作制要靠組織。1868年，美國通過了八小時工作制的法律，那個法律僅僅執行了兩次。如果你們要八小時工作制，就要自己去爭取制定。”他代表粗細木工工會宣稱：“我們要有一個由工人自己制定的法令，規定從某一天起每天的工作時間是八小時，而且他們自己應該來強制執行這一項法律。”^{②0}

* 由勞聯指派的以眾議員麥奇為首的一個委員會在1882年訪問了切斯特·阿瑟總統，促請他把原有的八小時工作制的國家法律付諸實施。委員會在白宮受到冷淡的接待，總統率直地告訴他們：“我不認為八小時工作制的法律是符合憲法的，而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夠使我實施一項不符合憲法的法律。”（見《有組織行業工會與勞工會聯合會1882年大會議事錄》，第2和18頁。）總統好像不懂得，他的職責是實施而不是解釋法律。

1884年，麦克基尔的工会——粗細木工兄弟会——指示它出席美国劳联芝加哥大会的代表們提出一項決議案，規定在1886年5月1日这一天，各地应同时确立所有工人每天的合法劳动時間为八小时。这个決議案由艾德蒙斯顿代表提出，經過長時間的討論，以二十三票对二票获得通过，決議案中并没有任何条文指出在1886年5月1日劳工应用何种方法来取得八小时工作制。但是，从代表們支持弗兰克·福斯特的建議，可以看出他們是預見到各地会举行罢工的，这个建議說，“在下届国会开会以前，所有劳工組織应举行一次投票，以决定是否能用全体罢工的方式来爭取至迟在1886年5月1日实现八(或九)小时工作制。”^②为《約翰·斯文登报》采訪大会消息的一位記者写道：代表們确信“等待立法是无济于事的……縮短工作日的齐心合力的要求，加以完善的組織支持，較之制定要仰仗野心勃勃的政客和阿諛逢迎的政府官員的高兴才能实施的上千种法律，将会有效得多。”^③

劳联知道，它的建議的成敗，要看比它更强大和更有影响的勁敌——劳工騎士会——的反应而定。因此，它通过了一項決議，指令下届“立法委员会”吁請劳工騎士会“在完成八小时工作制的改革的总运动中进行合作”^④。

当时有理由相信，这种吁請将不会得到劳工騎士会領導方面的支持。1884年，劳工騎士会曾經宣布它要“用普遍拒絕做八小时以上的工作的方法来縮短劳动時間。”^⑤但是，泡德利和他的在总执行委员会的同僚們却明确地表明，这并不等于支持实行总罢工来爭取八小时工作制。泡德利不主張举行群众的示威游行，而是建議劳工騎士会的全体会員应同时在1885年2月22日华盛顿誕辰紀念日写信給各个报館。在写信运动结束后，泡德利宣布“造成

健康的輿論方面”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因为“厂商們已經开始討論这个问题，和研究它的可能性”^⑤。当然，这对于在工厂、車間和矿井工作超过八小时的数十万工人來說，并不是什么实际的安慰。

到了1885年夏季，可以清楚地看出，劳工騎士会的领导方面是在存心破坏劳联所发起的爭取八小时工作制的运动。劳工騎士会总書記弗萊得立克·突勒甚至不答复劳联書記的来信，信中催請劳工騎士会說：“和我們合作来爭取从1886年5月1日确立八小时工作制吧”。在1885年的大会上，劳工騎士会总会職員对于一項要表揚劳联并且号召支持劳联正在倡議的运动的決議案給予极少的考虑。不仅如此，泡德利在对代表大会的致詞中，竟特意指責劳联的“五一”計劃。他硬說“八小时工作制……是个政治問題”，并且建議，“劳工騎士会不應該支持为在1886年5月1日确立縮短工作時間而举行总罢工的建議。对这个計劃最感兴趣的人們对于运动还没有認識，而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罢工，那是一定会流产的。所訂的日期不适宜；所提出的建立八小时工作制的計劃也是不妥当的。”^⑥

但是，劳工騎士会的會員群众却不是这样想法。一个接一个的分会通过了決議要求总会規定5月1日“为爭取八小时工作制罢工日”，而且劳工騎士会的組織者們还利用八小时工作制的題目建立了新的分会。有些分会給泡德利的信，在贊成八小时工作制运动的同时，还提出要求更彻底地改变經濟制度。在談到这个問題时，有一个分会写道：“工人兄弟們，時間已經到了，我們应当停止只折枝节，而来着手砍断树根吧。除八小时工作制以外，我們必須要求全面改变經濟制度。”^⑦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信并没有号召在整个社会制度得到改革

以前應該放棄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另一方面，泡德利以一种典型的伪宣傳家的口吻主張，只有“在土地、机器、铁路和电报的所有制方面建立了公正的和人道的制度并且建立了公平的貨幣制度”以后，才能够实现“由于劳动時間减少到每天八小时所得到的利益”^⑧。

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創始

劳工运动中工人群众的热烈反应，鼓励了出席劳联 1885 年大会的代表們再度宣告八小时工作制要在 1886 年 5 月 1 日生效。他們更进一步要求不隶属于劳联和不准备为縮短工作日而举行罢工的工会組織，应当“全力以赴地”去协助那些准备罢工的工会組織。“立法委员会”受权在 1886 年 5 月 1 日“把八小时工作制付诸实施”，并且有权向各行业工会請求财务援助。^⑨

这一次，劳联的負責人員采取了一些步驟为即将到来的斗争做好准备。当时建立了一个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准备和僱主們协商的机构，同时也起草了一项供工会和僱主們談判时签字用的協議格式。但是，如果和談一旦无效，工会还要进行罢工。与此同时，在 1886 年 5 月 1 日以前，工会要通过群众大会，散发傳单和用其他手段来鼓吹八小时工作制，而且要动員工人在适当的时候采取行动。^⑩

劳联把这个計劃送到劳工騎士会，再一次請它合作。可是后者的领导方面又一次冷淡地对待这个邀請，基本上是置之不理。但是，劳工騎士会的會員群众則又一次举双手欢迎这个計劃，越来越多的地方分会通过決議要求領導上支持劳联。有一位历史学家指出，“劳工騎士会的會員群众是准备采取斗争方式的，但是它的

领导人太偏爱和平了，以致不肯采取广泛的产业工人的行动”^⑩。

当劳工骑士会的会员群众不顾总会的劝戒，开始为 1886 年 5 月 1 日做准备工作时，泡德利发出了许多秘密通函，其中有一份警告会员们不要使劳工骑士会作出支持八小时运动的保证。在 1886 年 3 月 13 日的著名的秘密通函中，泡德利写道：“劳工骑士会的任何分会不得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他们是按照总会的命令而在 5 月 1 日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举行罢工的，因为这样的命令过去未曾有过，将来也是不会有的。资本家和工人都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育来认识缩短工作时间的必要性。”^⑪

泡德利虽然无力阻止八小时运动，但他在阻止劳工队伍采取有效的和一致的行动方面却颇有收获。上述 3 月间的通函分化了劳工骑士会的会员们。虽然有数千会员继续在纽约、费城、芝加哥、路易斯维尔、圣路易、密尔沃基、波士顿和其他城市的“五一节日”的准备会议上起了显著的作用，然而，他们知道这是越过总会领导的做法，而且这是很多劳工骑士会会员不准备采取的步骤。^⑫

在芝加哥——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斗争最激烈的地方——社会革命者以全力投入了这个运动，在这个城市的争取缩短工作日的巨大浪潮中起了主导作用。开始时，国际工人协会（所谓“黑色国际”）的无政府主义领袖们并不赞成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警钟》报写道：“如果同意资本家有权利取得我们八小时的劳动，这比妥协还要糟糕，这实际上是承认工资制度是对的。”缩短工作日的运动即使成功了，比起消灭工资制度的斗争是微不足道的。这只是施舍给工人们的一点小恩小惠，用来堵住他们的嘴，并转移他们的精力，使他们不去进行推翻工资奴役制的斗争。^⑬

但是，当芝加哥的无政府主义者看到各地的工人阶级如何深

入地被鼓动起来，看到工业资本家是如何拚命地反对这个运动时，他們了解到有觉悟的男女劳动者必須團結到一条共同的战綫上来。派生斯后来解釋說，“左翼”分子之所以贊成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第一，因为这是一个反对权威的階級运动，因而是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也是必要的；第二，因为我們不願袖手旁观，以免被我們的工人弟兄們誤会。”^⑤

芝加哥社会革命党人一旦全心全意地投入八小时运动，就給斗争带来了蓬勃的生命力。激进分子虽然遭到了比較保守的劳工領袖們的漠視，但他們日以继夜地为此而工作着。国际工人协会会员最活跃的中央工会，則全力支持八小时工作协会。这就是在芝加哥发动这次运动的統一战綫組織。在“五一”前夕的星期日，中央工会組織了一个大規模的八小时制示威，参加的有二万五千工人，代表着二十五个工会。^⑥

在芝加哥筹备的全国“五一”罢工的工作是最成功、最有力的，这里形成了战斗的左翼劳工运动的中心。紐約、辛辛那提、巴尔的摩、密尔沃基、波士頓、匹茲堡、圣路易、华盛顿和其他許多城市，数以千計的工人，包括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男工和女工、黑人和白人、本国人和外国的移民、有組織的和沒有組織的，都卷入了縮短工作日的斗争。1886年4月中旬，《約翰·斯文登报》說：“到处都可以看到爭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宣傳鼓动。”那时，将近二十五万产业工人投身运动中。运动浪潮是这样的猛烈，以致約有三万工人已經获得了九小时或八小时工作日。^{⑦*}

过去从来沒有过一个流行的口号像八小时工作制的号召这样

* 有些工会开始时提出九小时工作制的要求，后来在斗争过程中轉到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見《美国劳联主义者》，第2卷，1895年6月版，第61頁。）

能够抓住美国工人的心。替老板說話的报纸和其他代言人悲伤地说：八小时工作制是“猖獗駭人的共产主义”，它会鼓励“游蕩、賭博、暴动、墮落和酗酒”，而且只会給美国工人们带来更低的工资、更大的貧困和社会的退化。^{②*}但是工人们对此毫无所动。他们吸着“八小时牌香烟”，购买“八小时牌鞋子”，并唱着“八小时歌”^③：

我們要把世界变个样，
 我們厌倦了白天的辛劳，
 光得到仅能糊口的工餉，
 从沒有時間讓我們去思考。
 我們要晒晒太阳，
 我們要聞聞花香；
 我們相信：
 上帝只允許八小时工作日。
 我們从船塢、車間和工場
 召集了我們的队伍，爭取：
 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
 八小时归自己！

第一个“五一节”

在那关键性的5月1日这一天，所有工业城市的工人都放下了工具，要求八小时工作制。遍及全国一万一千五百六十二个单

-
- 有个别的劳工領袖附和了老板們的意图。例如，机車司机兄弟会保守的会长 P. M. 阿瑟表示反对八小时工作制，因为“少工作两小时意味着多了两小时時間来到处闊蕩和喝酒”。（見查理·安迪柯特：《資本和劳动》——在波士頓中央工会會議上的講話，1886年3月28日，第11頁。）

位的大約三十五万工人参加了罢工。仅仅芝加哥一个城市，就有四万工人罢工，还有四万五千多工人不用罢工就获得了較短的工作日。一家芝加哥报纸写道：“芝加哥市铁路交通全部陷于停顿，所有仓库都闭了門和贴上了封条，芝加哥的大部分工业处于瘫痪状态。工厂和制造場高大的烟囱上看不到縷縷的青烟，到处呈现出好像安息日的景象。”属于劳工騎士会的芝加哥各肉类食品罐頭工会把畜栏关闭起来，加入了全国爭取八小时工作制的罢工。罐頭工会在罢工中胜利了，贏得了八小时工作制，而工資并没有减少。^⑩

在底特律城有一万一千人参加爭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游行，这次游行是由底特律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和劳工騎士会共同主持的。^⑪

《紐約太阳报》用“为縮短工作時間而欢呼”的大标题来描述紐約市的“五一”示威游行。据估計，将近有二万五千人参加了一次火炬游行，通过市中心的百老汇，浩浩蕩蕩进入第17街的联合广场，走过两座演讲台，一座台上的演讲人用德語演讲，另一座台上的演讲人用英語演讲。在第一座台上“飄揚着紅旗”。各个地方性工会的會員們在他們自己的旗帜后面列队前进。第一面包师工会的三千四百名面包工人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这样的景象在紐約是破天荒的。^⑫

据估計，在参加爭取八小时工作制罢工的三十五万工人中，总共有十八万五千人在5月1日或过后几天就达到了他們的要求。此外，主要是由于八小时工作制运动，二十多万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或超过十二小时的工人終于获得了每天工作十小时或九小时的权利。在許多每天工作十四到十六小时的行业里，則減到了十二小

时；不少每天工作十二小时的工业部門縮短了工作時間，几十种工作十小时的行业，特别是建筑业，縮短到九小时。很多地方采取了星期六休息半天的办法；当时曾有要求商店提早关門的广泛运动。星期日工作的慣例在大多数工业中已經逐漸廢除了。^④

紧接着“五一”之后，由于老板們对劳工运动展开了进攻，有許多工人确实又恢复了較长的工作時間，但是岡伯斯于1899年对国会指派的工业調查委員會所說的話是正确的，他說：“我毫不犹豫地表示我确信，1886年的运动使美国劳动人民减少了整整一小时的劳动。”^⑤在1889年的美国劳联大会上，有一位工会工作者演說时宣称：“很多人认为1886年爭取八小时工作制的运动完全失败了……你知道今天在哪一个行业里工人还像在1886年5月1日以前那样工作那么多的小时呢？甚至用不着看熟练工人，只要看看所謂非熟练工人，就可以看出来。”^⑥

爭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导使成千上万工人加入了劳工組織。这是一个强有力的組織武器。

第七章

秣市惨案

工人們在第一个五一节所表現的巨大力量和团結一致，使芝加哥的資本家万分惊慌，他們集中了力量来摧毀劳工运动。一支龐大的警察部队，外加平克尔頓密探和特別法警都在整装待发。一千三百五十名州国民軍也可以立即出动。商人們的“公民委员会”在不断举行會議。^① 报纸在用最猛烈的态度进行宣傳。5月1日，《芝加哥邮报》指責阿伯特·派生斯和奧古斯特·斯庇斯是两个“制造混乱”的“危險暴徒”。这家报纸最后警告說：“今天就盯住他們。監視他們。要他們个人对任何可能发生的騷动負責。如果发生騷乱的話，就拿他們开刀，惩一警百。”

麦考米克屠杀事件

6月3日在麦考米克收割机制造厂发生了騷乱，这个工厂停工解雇了一千四百名工人，他們是屬於劳工騎士会第582分会的會員，他們为了爭取八小时工作制和每天二美元的工資，以及停止削減工資和不公平的計件制而举行了罢工。

5月3日，三百名罢工破坏者在三百五十到五百名警察的保护下，来厂工作。当罢工工人在数百名也在举行罢工的木材搬运工人的帮助下，举行示威反对罢工破坏者的时候，警察未經預先警告就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射击。至少有四名工人遭到枪杀，还

有許多工人受伤。^②

由于警察一向以无理的野蛮手段对待劳工，他們早就遭到人們的痛恨，这次的暴行更引起了广泛的憤怒。人們很快就印发了傳单，号召第二天——5月4日——在秣市廣場举行集会抗議警察的暴行。*

秣市廣場

在5月4日的整个上下午，罢工工人的集会一直遭受着攻击。但是，在听到卡特尔·哈里逊市长允許当天晚間在秣市廣場举行群众集会的时候，工人們早在午后七时半就开始集合。在一小时之内，已有三千名男人、妇女和儿童聚集在廣場的一端。斯庇斯、派生斯、塞米尔·费尔登依次向群众发表演說，譴責警察，警告当局不要使用暴力，鼓勵大家坚持斗争并且組織起来，繼續进行罢工爭取八小时工作制。同派生斯在一起的，有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哈里逊市长从开始时就参加了集会，听了所有三位演讲者的演說，他后来作证說，會議和演說都是有秩序的。将近十时，即将来临的暴風雨开始驅散集会的群众。斯庇斯和派生斯已經离开会场。哈里逊市长以为會議已經結束，在十点钟以后不久就离开了，并且到离秣市廣場有半个街区远的德士普林街警察所去告訴他們

-
- 在印发的傳单中，有一張被称为“复仇傳单”。奥古斯特·斯庇斯对警察的暴行感到十分憤怒，他在他所編輯的德文版《工人报》的办公室里写了一张傳单，号召工人們“发动你們的力量……摧毁那些力图摧毁你們的可怕的惡魔”。這張用英文和德文印刷的傳单的标题是：“复仇！工人們！武装起来！”結尾是：“我們号召你們，武装起来，武装起来！”后来斯庇斯否认标题和結尾是他草拟的，并且肯定說他事先并不知道加进了这些詞句。（亨利·戴維著：《秣市事件始末》，1936年紐約版，第191—194頁。）

說並沒有發生任何騷亂，根據一種說法，他還命令警察“解除警戒，去執行他們的日常任務”。

在市長離開的時候，費爾登正要結束他的演說，這時有 $\frac{2}{3}$ 的群眾已經離開會場回家去了。當群眾集會在幾分鐘之內就要結束的時候，警察在會場上出現了。市長離開幾分鐘之後，在約翰·邦菲爾德上尉指揮下的一百八十名全副武裝的警察以戰鬥隊形開到會場。全市人民都痛恨邦菲爾德上尉，因為他的行為一向是極端殘暴的。瓦德上尉根據邦菲爾德的指示，下令正在逐漸散去的群眾“解散”。費爾登高呼這是一個和平的集會。好像按照信號的指揮一樣，一枚炸彈向警察投擲過去，炸彈爆發後，當場炸死一名警察，五名警察重傷，不久即死去，另有五十多名警察受輕傷。

警察立即向群眾開槍，追擊、毆打和槍殺工人。若干名工人被殺害（確數不詳），至少有二百人受傷。^③

第二天，資本家迅即展開對工人階級的進攻。由於無政府主義者曾經支持八小時工作制的主張，因此，秣市悲劇就為資本家和他們的走狗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機會，他們利用反對無政府主義的叫囂，來扼殺八小時工作制的鼓動和削弱整個勞工運動。資本家報紙以頭號標題把所有提出八小時工作制和其他勞工要求的人都叫做“炸彈投擲者”^④。

扣紅帽子

在芝加哥，好幾百名工人遭到逮捕。聚會所、印刷所、甚至私人住宅都橫遭搜查。哈威·魏煦教授寫道：“住宅在沒有搜查證的情況下受到侵犯，並且為了尋找證據，而受到詳細的搜查；對嫌疑犯進行毆打和逼供，對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意義毫無所知的

人也受到警察的拷打，有时则对他们进行收买，以便为州政府充当证人。”⑤

三年以后，芝加哥警察局长弗莱得立克·埃伯索尔德上尉在一次谈话中承认，密恰尔·沙克上尉所领导的警察曾有计划地扶持无政府主义者团体，并且偷偷供应这些组织以炸弹和军火。报纸每天都以大字标题刊载那些关于袭击在警察教唆下所组织起来的无政府主义者团体的消息，并列举搜出的物品——军火、炸药、炸弹、炮弹、刺刀、手枪等等，甚至还有地下打靶场。⑥

从警察逮捕和拘禁的数百工人当中，最后挑出了下列八名受审：阿伯特·派生斯，奥古斯特·斯庇斯，塞米尔·费尔登，尤金·希瓦布，阿道夫·费煦，乔治·恩格，路易斯·林格，以及奥斯卡·奈比。芝加哥的雇主们最恨这些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因为他们的战斗精神和组织天才，使得芝加哥成为全国著名的劳工中心，并且对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在投掷炸弹的时候，这八个人除正在演说的费尔登以外，都不在秣市会场。但是这一点并没有使大陪审团感到为难，它很快地就对这些人提出诉讼，控告他们在5月4日谋杀马提阿斯·德根，并且规定在6月21日进行全体法官列席的审判。* 这些人都被控犯有谋杀罪，而不是被控投掷炸弹。他们被武断地视为杀人犯，其理由是，不知名的炸弹投掷者是受了他们的演说的影响。⑦

* 实际上，对三十一人提出了诉讼，但有些人用充当州政府的证人的方法逃脱了起诉，其余的人在这八个人的审判结束以前得到了保释。有一个叫鲁道夫·施楠贝尔特的被告离开了美国，以后再无消息。

大会审的滑稽剧

大会审在庫克郡的刑事法庭开庭，由約瑟夫·加里充当法官，州檢察官格林奈尔充当首席檢察官，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走紅运的公司法律顧問威廉·布賴克充当首席辯护律师。陪审团大半由大工厂的工头和监工組成。在陪审团內根本沒有一名工人。选择陪审团候选人不是用通常的方式从盒子里抓阄决定。这一次，是由州檢察官提名，經法庭任命一个特別監察官，由他来选择候选人。芝加哥商人欧提斯·費渥发誓說，監察官曾在证人面前告訴他說：“我在处理这个案件，而且知道将要怎样办。这些人是一定要被絞死的。我要提名的那些人必然会遭到被告的坚决的抗議，但这是浪費他們的時間，抗議是徒然的。然后，他們將不得不接受檢察官所希望的这些人。”⑧

以后发生的事情完全同監察官所預料的一样。在被告提完他們所有的坚决的抗議以后，一个公开歧視被告的陪审团被挑选出来了。⑨

在审判进行时，有七名“嫌疑犯”出了庭。缺席的是阿伯特·派生斯，警察費了六个星期的工夫还是搜捕不到，而且由于彻底乔装起来的緣故，他在离开芝加哥很远的的一个秘密地方非常安全地躲了起来。正在开始初步审查陪审团候选人时，派生斯突然走进法庭，并对加里法官說：“法官閣下，我是来同我的同伴們一起出庭受审的。”⑩

这是一场歪曲正义的滑稽剧。陪审团是早已內定的。州当局的证人都是警察和他們所收买作证的走狗。几年以后，加里法官因为遭到憤怒的指責而为他自己进行辯护的时候，无意中用下面

的話譴責了他自己在审判时的行为：“如果說我对法律有[·]·[·]·[·]·[·]·[·]·[·]·[·]·一点儿歪曲的話……我这样做是出于奉命而行的。”^①

实际上，加里法官的坦白是一种故意縮小事实的漂亮手法。法官听任这样的人坐在陪审席上，他們坦白承认他們相信被告有罪，而且这种看法会强烈地影响他們对被告的判决。他甚至无视一件事实，就是一个陪审員竟是炸彈下的一个牺牲者的亲戚。他强迫这八个人在一起受审。在盘問州見证人时，他把被告辯护限制在州政府所提到的特定問題上，但在盘問被告見证人时，他却让州檢察官提出各种各样与本問題无关的事情。他允許起訴人乱扯与无政府主义有关系的任何問題，但却否认被告有权闡明被告对使用武器和暴力的态度。^{*}他允許警察拿出各种类型的炸药和炸彈，以便在陪审員中間造成恐怖，同时他在整个审判期間对被告所作的侮辱性言詞——这些言詞陪审团都听见了——显露出他对这些人的深刻仇恨。^②

从一开始就很明显，这八个人是因为他們的思想而不是因为他們的任何行为而被判罪的。审判終了时的腔調正和开始时的一样。州檢察官格林奈尔对陪审团的总结演說的最后一段話就证明了这一点，他說：“法律正在受考驗。无政府主义的行动正在受审判。这些人被挑选出来，由大陪审团仔細地挑出来并加以判罪，正因为他們是領導人。他們和追隨他們的成千上万的人犯有同样的罪。陪审团的先生們，把这些人判罪，拿他們来作榜样，絞死他們，这样，你們就挽救了我們的制度和我們的社會。”^③

* 派生斯在他的筆記本里写道：“所有这些武装是为了抵抗而不是为了进攻，这是能够而且必須向陪审团指明的。”（阿伯特·派生斯的筆記本原稿，其中包括审判期間的日記。威斯康辛州历史学会。）

派生斯自己在审判期间所记的笔记(这个笔记并没有出版过)内总结了那个陷害案的性质。他写道：“根据法院给审判团的指示，他们要把为组织劳工来维护他们本身的权利而进行的劳工宣传鼓动看作是谋杀。”派生斯接着说：“把我们判罪，对这些人是有利的。我们这些被告认为壟断组织、资本家等等侵害了工人阶级。雇主们却认为劳工没有权利表示这种意见。”^⑭

8月20日，陪审团裁决被告有罪，这正同报刊所预料的一样，甚至被告自己也预料到这一点，他们对这次审判的阶级性质没有存在任何幻想。*被告中七人被判绞刑，其余一人——奥斯卡·奈比判处十五年徒刑。

在被告提出重新审判的要求遭到加里法官拒绝以后，被判刑的人被指名在宣判前发言。他们的演说进行了三天，这些演说是无产阶级著作中的不朽杰作，并且显示出这些具有高贵品质的英勇的人是工人阶级真正的英雄。

第一个发言的是斯庇斯，他开头就说：“法官阁下，在对这个法庭演说时，我是以一个阶级的代表来对另一个阶级的代表讲话的……”他一连讲了数小时之久，驳斥了关于谋杀和叛乱的控告，指责州当局有意地阴谋利用秣市广场悲剧作为杀害工人阶级领袖的借口，指责雇主们利用同一事件谋杀工人所拥戴的领袖，来破坏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运动。但是，他相信这个阴谋是不会成功的：“如果你们以为，用绞死我们的办法，就能够摧毁劳工运动……摧

* 派生斯在他的笔记本内写道：“正如把企图获得自由的逃亡奴隶送到奴隶主面前一样，这些人(陪审员)压根儿就不可能是公正无倚的，他们也承认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在审判开始时就认为我们有罪；而且既然无法肯定我们完全无罪，这个有阶级性的陪审团当然只有急于把我们判罪并加以处刑了。他们的阶级利益要求他们这样做。”

毀那些被蹂躪的、在貧困和悲慘中从事劳动的千百万人期待通过它获得解放的劳工运动的話，那么，就絞死我們吧！你們可以在这里踩熄一个火花，但是，正是在那里，在你們后面和前面，到处都会燃起火焰。这是来自地底的烈火，你們是不能把它扑灭的。”^⑮

是誰投擲的炸彈

派生斯在他的演說中指責了当时的报纸，他引用了《芝加哥論壇报》、《弗兰克·莱斯里画报》和《紐約先驅报》的社論，来证明这些报纸作为雇主的代言人，主張对工人阶级公开使用暴力：“如果人民对陷害和压迫提出抗議，就把他們杀掉。”他控告雇主們应对投擲炸彈的罪行負責，斥責他們是为了破坏八小时工作制运动而犯了这个罪行的。^⑯

甚至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人知道是誰投擲的炸彈。但是，有許多证据支持了派生斯的說法。警察在哈里逊市长离开以后的可疑的举动，毫无理由的解散群众的命令，整个事件的背景，所有这些都表明有一个为警察工作的破坏分子与这个罪案有关。在审判期間曾經訪問美国的艾威林夫妇在英国工人机关报《今日》杂志上报道說，在芝加哥的工人当中“认为那(炸彈)是由警察的代理人投擲的。这种感觉是很普遍的”^⑰。

更有力的证据，是警察局长埃伯索尔德在1889年5月10日接見芝加哥《每日新聞报》記者时提出的关于邦菲尔德上尉在警察局里最亲密的合作者之一沙克上尉的证詞。他說：“在我們解散无政府主义团体以后，沙克要立即派人去組織新的团体。”一个警察人員的这种无可爭辯的证詞表明，警察官員是怎样充当破坏分子的。当然，像邦菲尔德和沙克这一类人，在平克尔頓密探的合作之下，

是完全可能策划投擲炸彈的陰謀的。*假使我們明白，正如現在大家所知道的那樣，沙克是从芝加哥雇主們那里領取額外津貼來監視无政府主义者，那么派生斯所提出的控訴的意义就十分明显了。

有許多证据表明，无政府主义者魯道夫·施恼貝尔特是一个被警察雇用的破坏分子。他曾两次被捕，两次被釋，而且警察还让他逃到墨西哥边境。总而言之，当警察在搜捕和拘禁一切无政府主义者和同情分子的时候，施恼貝尔特却两次被釋放并縱容他逃跑，而絲毫不受到芝加哥警察官員的干涉。芝加哥《偵探日报》在1900年8月6日对秣市事件作仔細的研究以后指出，一切证据都“证明魯道夫·施恼貝尔特就是那个投擲炸彈的恶棍”。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在进行大搜捕时期，所有遭到逮捕的人中，施恼貝尔特是唯一“立即被釋放的”。該报最后說，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后来还常常听到关于他在外国的消息，但是他从未遭到逮捕”。

审判过了七年后，加里法官在回顾这一案件时，承认施恼貝尔特可能是投擲炸彈的人。他接着說：“但是，究竟是施恼貝尔特还是其他人投擲了炸彈，这倒不是一个重要的問題。”^⑩

这一次加里法官說了真話。投擲炸彈的具体行为对于雇主和他們的帮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秣市事件为破坏八小时工作制运动和整个劳工运动提供了很好的借口。据报道，芝加哥一家大服装公司的股东曾經說过：“不，我不认为这些人犯了任何罪行，但是必須把他們絞死……我并不害怕无政府主义，啊，不，那只是少而又少的几个有怪癖的慈善家的烏托邦想法，这些人还是相当可爱的，可是我的确认为劳工运动必須加以摧毀！如果把这些人絞

• 塞米尔·耶兰写道：“这时候，芝加哥的警察官員是完全能够干出这样的事来的。”（《美国劳工的斗争》，1936年紐約版，第56頁。）

死了，劳工骑士会会员就决不敢再制造骚乱了。”¹⁹

辯护运动

雇主們已經說过——“必須把他們絞死!”高級法院赶紧遵命办理。被告提出了上訴，州最高法院不能完全漠視审判是在公开違反审判程序的情况下进行的，于是向下級法院指出違反程序的地方和糾正的办**法**，然后維持原判。伊利諾州最高法院对上訴进行裁决时，把社会主义原則說成是主張盜窃财产，因此就使陪审員对社会主义者持有偏見！²⁰

被告試圖将这一案件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訴，但是，那个威風凜凜的法庭拒絕复审这一案件，正如后来它在許多陷害黑人和白种人的案件中所做的一样。在最后上訴要求重审时，亚伯拉罕·林肯的老法律伙伴列昂納德·斯卫特也参加为被告的律师，但是即使这样著名的支持者也沒有对最高法院发生任何作用。

这时候，为这八个人进行辯护的斗争已經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运动。判决一經宣布，拯救被判罪的人的火焰立即燃燒了起来。許多最初因歇斯底里宣傳而沒有認識到这一典型的反劳工陷害案的真正意义的人，在审判过程中也睜开了眼睛。有些工人**为**恐怖統治吓倒了；但是許多工人則奋起反抗。在审判进行的时候，劳工运动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認識到，雇主和他們的帮凶的真正目标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有組織的工人階級队伍。

在最高法院拒絕复审这一案件以后，为这八个人进行的辯护运动更緊張起来了。紐約联合行业工会通过了一項決議，号召全国有組織的劳工举行抗議的群众大会。强大的紐約中央工会表示支持由十四个著名劳工領袖——包括塞米尔·岡伯斯和劳工騎士

会的黑人領袖弗兰克·法賴尔在內——签名的一个类似的呼吁书。这个呼吁书敦促一切有代表性的劳工組織在全国同时举行大规模的公开示威，“以挽救我們的国家，使它不致因为一个只能被认为是出于最卑鄙和极端非美的动机的司法謀杀而蒙受耻辱……”^{②1} 为了响应这个呼吁，全国各城市举行了群众大会。*

美国劳工联合会在它的年会上通过了一項決議，要求寬大处理。^{②2} 劳联主席岡伯斯写道：“为了劳工的事业和通过和平方法来改善劳工状况并使劳工最后获得解放，我反对这一极刑。它将是我們国家的一个污点。”^{②3} 岡伯斯在他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所写的自傳中，提出了下面的重要理由來說明他为什么为被陷害的秣市事件受难者进行辯护：“劳工必須尽一切努力为激进分子主持公道，否則劳工自己将被剝夺作为自由人的权利。”^{②4}

劳工騎士会的許多地方分会也在道义上和經濟上支持秣市事件的受害者。但是，劳工騎士会总部的机会主义的領導却没有参加辯护运动，而且居然威胁要停止甚至撤銷一个采取辯护行动的区分会。在1886年的里奇曼年会上，对秣市事件受害者表示同情和要求为声援他們而采取行动的建議像雪片似地飞来。但是，它們都被保守的領導所拒絕，泡德利甚至說，劳工騎士会对被判罪的人不但不應該投票表示同情，而且还应当把他們认作“可憎恶的累贅……”^{②5}

对判決提出抗議和要求減刑的著名美国人士中有：威廉·狄安·霍威尔斯，罗伯特·英格尔索，但尼尔·德李昂，曾任伊利諾州最高法院法官和美国參議員十八年的賴曼·特倫布尔，著名的

* 彼得·麥克基尔、詹姆斯·奎恩和塞米尔·岡伯斯都在紐約市举行的群众大会上讲了話。

自由主义作家亨利·得馬勒斯特·劳埃德，后来任美国律师协会主席的斯梯芬·格勒哥里，当时任伊利諾州巡迴法院首席法官的莫雷·塔莱，后来任财政部长的賴曼·加奇，偉大的黑奴解放者的儿子約翰·布朗，以及湯姆斯·潘恩傳記的作者叢庫尔·康威。著名的小說家、編輯和美国文坛巨子霍威尔斯代表整个文艺界的情感，把这一陷害案件称为“历史上有損我国民族声誉的最大的冤獄”^⑧。

辯护运动超越了国界。爱德华·艾威林和爱琳娜·馬克思·艾威林夫妇号召英国工人“以举行集会和通过決議的方法来支援美国兄弟”。在几十次群众大会上，英国男女工人投票贊成“对謀杀劳工領袖的行为提出抗議”^⑨。

1887年10月14日，倫敦南地学会大厅的里里外外挤滿了热情的听众，他們一致通过下一決議：

“参加这次集会的英国工人恳切促請美国的工人兄弟們注意公众自由所面临的极大危險，这种危險是由于公民为了反抗压制公众集会和言論自由而遭到懲罰所产生的，因为如果人們由于力爭这种权利就受到懲罰，显然就完全沒有有什么权利而只有罪惡了。

“我們英国工人对由于在芝加哥举行公共集会而被判处死刑的七个人的命运深为关切，在那次集会上，若干警察因企图强行驅散群众和不准演讲者发言而丧失了性命。这七个人的情况同今天我們在爱尔兰的同伴們的情况一样，如果大西洋两岸的工人不異口同声宣布一切干涉公众集会和言論自由的人的行为是非法的，并且是冒險的，那末我們明天的情况也可能就是这样……”^⑩

在这次集会上講話的人中間有威廉·莫里斯和年輕的蕭伯納。1887年10月22日的《共和》杂志报道說：“蕭伯納(費边派)对

无政府主义或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表示同情，但他強調支持这样一种意見：即这完全是一个关于言論自由的問題。这些人今天的遭遇，可能是明天我們中間使当今的政府感到厌恶的任何个人、政治团体或党派的遭遇。”^⑳

法国众議院一批議員，继巴黎市議會和塞納省議會之后，在10月29日給伊利諾州州长拍了一封抗議电报。电文中把即将执行的死刑称为“政治的罪行”，它将成为“对共和主义的不可磨灭的耻辱”。^㉑

在法国、荷兰、俄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工人们举行了集会，許多工人向秣市辯护基金捐出了他們微薄的工資。^㉒

当执行死刑的那一天——1887年11月11日——临近的时候，大批的決議、函件和备忘录潮水似地向奥格勒斯比州长涌来，要求緩刑。它們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人、自由主义知識分子、工会和激进团体。^㉓但是，成千成万的工人和他們的同盟者的这些声音被雇主們“必須把他們絞死！”的嗥叫所掩盖了。

然而，巨大的辯护运动終究产生了它的效果。奥格勒斯比州长把对費尔登和希瓦布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年輕的被告之一路易斯·林格自杀了（也許是被警察看守謀害的）。派生斯、斯底斯、恩格、費煦在1887年11月11日被絞死。

要求赦免費尔登、希瓦布和奈比的斗争繼續在进行，全世界成千成万的人要求奥格勒斯比和他的继任者約瑟夫·菲費尔州长寬大处理。但是一直到勇敢和公正的年輕的自由主义者約翰·彼得·阿尔特盖德担任伊利諾州州长时，才最后获得了胜利。

1893年6月26日，阿尔特盖德頒布了他的著名的赦免令，他在赦免令中宣示：“不能证明被告犯有罪行”。阿尔特盖德在赦免被

判徒刑的劳工领袖们时直率地宣称，他们完全是无辜的，他们和被绞死的人都是那些通同作弊的陪审员和偏袒不公的法官的牺牲者。^⑳

虽然资本家对赦免表示愤怒，《芝加哥论坛报》、《纽约时报》和其他报纸也对阿尔特盖德破口大骂，但是，工人们和他们的同盟者则欢欣鼓舞。美国劳联在1893年12月的年会上赞扬赦免令是“一个正义的法令”。各个工会和人民党人将赦免令印发了五万份。^㉑

一座为殉难的劳工领袖们建立的纪念碑，在1893年6月25日揭幕，这离他们被司法谋杀已将近六年了。但是，“秣市案件殉难者”这一字眼已经成为“五一劳动节”的标帜，这一事实比之纪念碑具有更重大的意义。

第八章

政治运动的高漲

在八小时工作制运动、五一劳动节和1886年的秣市案件以后，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即觉醒了的工人阶级展开大规模的运动，力图通过独立的政治行动来阻止资本家和他们在政府中的代理人的反动趋势，并且争取制定改善劳工社会地位的立法。全国各工业中心在1886年秋季运动中建立的劳工政党，标志着当时许多观察家所认为的“我国政治中的新生力量”的出现。^① 它也标志着劳工对政治行动的整个态度的急剧转变。

从1884年11月到1886年年中，劳工运动的主要趋势是脱离政治行动。一些劳工团体在1884年总统竞选中进行的运动所产生的令人失望的结果，对于这种趋势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主要的还是由于工会方面越来越认识到，劳工通过罢工和抵制能比通过立法获得更大的成就。劳工报刊常常引用纽约汽车售票员和司机的例子来证实这种看法。这些工人经过几年的努力并未能通过立法缩短工作日。但是，在1886年1月，他们通过组织工

* 由约翰·斯文登领导的赞成独立政治行动的劳工力量，支持了由人民党（反壟断资本党和国民党的联盟）所代表的和以它的总统候选人班賈明·巴特勒为首的第三党运动。但是大多数工会拒绝拥护巴特勒，而支持各大党的候选人。巴特勒在纽约州只获得一万八千票。（见《约翰·斯文登报》，1884年5月18日、6月8日、7月6日、11月9日和16日、12月14日；《纽约时报》，1884年5月15日和19日，7月9—11日；《抵制者报》，1884年5月31日，6月14日和28日。）

会和罢工而实现了他们的要求。^②

甚至坚决主张独立政治行动的《约翰·斯文登报》也反映了这种新趋势。该报在1886年3月21日宣称：“现在每个人都看到，只要唤醒工人阶级，提高他们的觉悟，并且把他们组织起来，就能使他们达到他们所要求的许多目标；他们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曾经向政府官员、立法机关和国会呼吁，但毫无所得。”其他劳工报刊也响应这种观点；劳工用组织起来和举行罢工的方法，能获得他们绝不能希望从资本家控制的立法机关那里所获得的改善。

由于劳工方面普遍采取了这种态度，第三党运动在1886年春季就完全消失了，这是不足惊奇的。^③然而就在三个月以后，独立的政治行动又完全恢复起来，到了十月，几乎全国各地的工人都组织了独立的政党，并且指定了竞选公职的候选人。

雇主们的进攻

紧接着1886年五一劳动节的胜利，雇主们立即猛烈地发动了进攻。随着秣市炸弹事件而来的是对劳工运动的残酷镇压。雇主们对英勇的劳工运动的回答是解雇、“铁的誓言”、平克尔顿侦探、黑名单和扣红帽子。雇主们组织了协会*来取消工人在五一劳动节及其后不久所获得的八小时工作制，和“破坏劳工组织”^④。警察和法院在雇主们的反攻中负着重要的任务。罢工大半因遭到警察对工人纠察的干涉而被破坏。司法上的暴政和警察活动不相上

* 在雇主的这些协会中，最重要的一个是由以芝加哥为终点的各铁路公司经理们组织的协会。大多数研究劳工运动史的学者都认为，这个有势力的雇主协会的反劳工活动开始于1893年，特别是把这种活动与1894年的普尔曼罢工联系起来。但是收藏在芝加哥约翰·克赖勒尔图书馆中的该协会会议的手写记录清楚地表明，这个组织的反劳工活动是在1886年雇主进攻时开始的。

下。以誣告的“叛亂”罪名而对罢工者和抵制者进行拘捕和判处徒刑的事，在全国各地不断发生。^⑤

約翰·斯文登在雇主发动进攻时宣称：“紐約現在处于恐怖統治之下。腐敗的法官和警察都是壟斷資本的奴僕，他們現在將公民大批送进監獄。”在第三大街電車罢工期間所发生的一次警察的行动，大概要算是最殘暴的一次警察行动了。6月5日，这条路綫的电車公司的經理方面决定用罢工破坏者开出一辆電車。一支警察分队出現在紐約居民最稠密的第十四号大街附近。《紐約太陽报》报道說：“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內的約一萬名群众堵塞了乙号大道，涌往湯普金斯廣場。”警察突然冲入这一和平的群众队伍，在麦克庫拉上尉的命令下，警察到处揮动着棍棒。保守的《太陽报》写道：“被打得头破血流的人們向四处奔逃，从棍棒下逃出来的父亲用各种方法营救那些呼喊号叫的儿童。”^⑥

警察的暴行和干涉不限于第三大街的罢工。这在1886年夏秋两季已成为紐約的一种普遍現象。警察又干涉过一次由泡德利发表演說的劳工騎士会的內部集会，并且勒令解散。1886年9月18日，爱德华·艾威林、爱琳娜·馬克思·艾威林和德国社会主义領袖李卜克內西到达紐約市。为了欢迎他們，第二天，在紐約举行了一个由数千名工人和知識分子参加的盛大欢迎会。可是，紐約警察竟对群众发动了殘暴的攻击，破坏了这个欢迎会，甚至两名贵宾也遭到了警察的毆打。李卜克內西和艾威林夫妇写信給紐約各报說：“我們在欧洲从未看到过像我們今天在这个号称自由之邦的国家里所看到的这种警察对公民自由的橫暴干涉。”^⑦

为了对付工人糾察和抵制行动以及所謂的“非法集会和非法言論”，当时实行大規模的逮捕。在一个案件中，鮑华尔法官警告

說：“我认为，任何人在旁人的企业地点前面徘徊，就构成一种袭击罪。我还认为这样的人今后应加以拘留以維持安宁。”

在两个月內，紐約市以“阴谋反叛”的罪名对一百名左右的罢工者和抵制者进行了“合法的拘捕”。一位散发傳单号召抵制一家面包店的人被拘禁了十天。四十七个成衣匠因抵制加瓦納—山德福公司而被判罪。在格雷抵制案件中，面包师联合会秘书、交涉代表、身上挂着标語牌的工人和散发傳单的人都被判阴谋反叛罪。^④

西斯抵制案

在著名的西斯抵制案中，爭执达到了頂点。1886年3月，卡尔·沙姆俱乐部(音乐师劳工騎士会)在罢工失败后，宣布对乔治·西斯“音乐厅”进行抵制。侍者工会对西斯也有不滿，因此也参加了抵制。不久，中央工会宣布全面进行抵制。工人糾察員遭到了拘捕，但抵制一直繼續到埃勒特劝告西斯同抵制委员会达成协议时才告終止。埃勒特是啤酒商和西斯的后台老板，他害怕他的啤酒銷路下降。这次达成的協議包括付給工会抵制費用一千美元。

不久，西斯对工会委员会的委員提出了控告。他們被控以进行勒索和恫吓。但是，区檢察官說出了这个案件的真正的爭执之点：“……这种抵制行为应予消除和制止。中央工会和其他工会的这些人已經表明他們是反对公共利益的，他們像海盜一样，无理地敲詐金錢和貢物。这种行为必須立即制止。”

乔治·巴勒特法官向陪审团提出的控訴书中认为，只要沒有使用武力、威胁或恐吓，罢工、糾察和抵制是合法的。但是，他把“恐吓”的意义解釋为包括糾察員劝告过路人不光顾音乐厅以及印刷和散发抵制傳单的行为在內。此外，西斯在获致解决抵制时

付給工会的一千块美元被裁定为敲詐行为，因为他付給这笔錢是由于害怕工会继续对他的财产进行“非法損害”的威胁。

陪审团是完全由雇主們組成的（按規定陪审員需要有价值二百五十元的不动产或动产），他們认定五名被告全都有罪。这五名被告被判在州監獄服苦役——两名服苦役二年十个月，两名为一年半，一名为三年八个月。

这种蛮橫的判决的目的是要使劳工活动陷于瘫痪。但結果适得其反。社会主义劳工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道說：“对抵制者的判决在紐約工人心中燃起了憤怒的火焰，并且将劳工陣营中的一切分歧推到背后去了。它将各个組織的嘈杂的叫嚷化为統一和雄壮的憤怒的吶喊。”^⑨

斯文登号召迅速地重新审查劳工的战略和战术。雇主們的攻势证明，仅仅依靠罢工和抵制是不够的。为了阻止反动派的进攻，劳工必須进入政治的角斗場。斯文登在1886年6月13日写道：“无论如何，工人阶级还保留有一种权利，即根据他們的意願投票的权利——至少在某些州內是如此。如果工人阶级不利用这个工具将那些支持資本家破坏公众自由的大阴谋的政党赶下台，我們很快就將剩不下多少这种权利了。”^⑩

1886年7月2日，即巴勒特法官对西斯案件抵制者判刑的那一天，雪茄烟制造工人、面包师、酒店侍者及旅館业侍者等工会，卡尔·沙姆俱乐部和社会主义劳工党共同商議决定召开一个群众大会来譴責这个判决。三天以后，中央工会支持召开抗議大会，譴責这次审判和判决，并且警告說：“檢察人員……被收买的陪审員和奴顏婢膝的法官們的消灭抵制行动的險恶阴谋，只能使这种行动在将来更为有效和更为坚决。”^⑪

在制桶工人工会举行的群众大会上，演说者一个接着一个坚决主张“有必要在政治上把劳工组织起来，以击溃他们的可能的压迫者”。大会勇敢地通过决议，支持“西斯案件的英雄们”，并且保证继续进行抵制运动，“不因武断的司法判决而感到任何沮丧”。^⑫

纽约劳工党的建立

7月11日，在制桶工人工会举行群众大会四天以后，纽约中央工会举行了每周的例会。在会议一开始就有人提出动议，要求任命一个委员会来拟订在秋季选举中采取独立政治行动的计划。这个动议受到了欢迎，经过热烈讨论以后获得通过。一周以后，委员会对中央工会提出一项议案，要求将纽约的工资工人组织成为“一个巨大的政治组织”，使这个城市“从掠夺者的手中”摆脱出来。中央工会通过了委员会关于政治行动的报告，并在8月5日在克拉伦顿大厅召开了一个包括各行业和各劳工组织的大会。^⑬

这一天，在克拉伦顿大厅集会的有四百零二名代表，他们代表着拥有五万名会员的一百六十五个劳工组织。进步的制雪茄烟工人工会会员和社会主义劳工党的党员鲁德维格·贾勃林诺斯基提出了主张独立政治行动的建议。接着进行了长时间的热烈辩论；最后，以二百九十六票对四十票通过了主张独立政治行动的建议。^⑭

大会休会到8月19日，在休会期间，一个由十七人组成的关于永久性组织问题的委员会在进行工作。委员会包括有纽约各种劳工力量的代表人物，其中包括劳工骑士会、美国劳工联合会和社会主义劳工党的领导人。

在8月19日的第二次中央工会政治会议上，代表人数已增加

到五百零八人。永久性組織問題委員會建議成立一个新的政党，叫做“紐約及近郊独立工党”^⑤。

亨利·乔治的作用

亨利·乔治时常被人提出可能作为代表工人的市长候选人。大家认为，他作为一个作家和演讲家的国际声誉，可以使新成立的政党获得广泛的支持。他在爱尔兰人中間很得人心，因为他曾担任过爱尔兰的《爱尔兰世界报》的記者，他也以对爱尔兰同情著称。他在1879年出版的《进步与貧困》一书，很得美国群众的贊赏。伊利教授在1885年写道：“数以万計的工人讀过《进步与貧困》一书，这些人过去从未翻閱过一本有关經濟問題的书籍……”总之，許多劳工領袖都认为他是“当代最偉大的美国人”^⑥。

虽然社会党人並沒有阻撓提名乔治为劳工的市长候选人的动議，但是，他們却明白表示不同情他的“单一稅”是解决一切社会問題的良药的理論。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劳工党黨員們批評亨利·乔治这一派的单一稅論者，責备他們忽視了工业和金融資本家对劳工的剝削。单一稅論者认为資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根源是土地私有制，而社会主义者則反对一切生产資料（包括机器和土地）的私有制。恩格斯曾經写道：“社会主义者所要求的是整个社会生产体系的全面的变革；亨利·乔治所希望的是不触犯当前的社会生产方式”^⑦。

簡單說来，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参加独立政治运动是为了参加劳工反对資本家的斗争，正如《紐約日耳曼犹太語人民报》所指出的，他們之所以支持乔治，“并不是由于贊同他的单一稅理論，而是暂时避开这种理論”^⑧。

社会主义者的立场同无政府主义者所采取的宗派主义立场形成尖锐的对照。无政府主义者宣称，无论劳工政党在选举中获胜或者失败，这都没有什么两样。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个发言人说：“希望改进社会的人必须宣布推翻现有的一切法律，而不是像乔治那样保证实施这些法律……只要瞧瞧支持他的那帮人就够了：他们是社会空谈家、劳工骑士会员、工会运动者、学校教员和教士”^⑩。其实，在支持乔治的人中确实包括了纽约极大部分的工人，这一事实，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显然没有产生任何印象。

政治会议的委员会成员们对亨利·乔治进行多次访问以后，说服了他接受提名为市长候选人，其条件是保证他至少获得三万张选票。虽然社会主义者的全国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抱怨说，接受了乔治的条件，就等于“我们是在建立一个亨利·乔治党，而这不是一个劳工政党”，但是政治委员会对各行业和劳工组织发出了一千份呼吁书，征集三万个签名的运动热烈地开始了。^⑪这个运动进行了将近一个月，在9月中旬就已大功告成。

克拉伦顿大厅代表大会

9月23日，在克拉伦顿大厅召开了提名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四百零九名代表，代表着拥有六万工人会员的一百七十五个行业和劳工组织。木工联合会的约翰·加赛利提名亨利·乔治为候选人。劳工骑士会的黑人领袖弗兰克·法赖尔附议这一提名，他说：“我们的政治运动将推动一个和平的革命——这个革命将是像约翰·布朗所宣扬的决定性的革命。它意味着工人解放，而亨利·乔治正是领导我们实现我们的理想的人。”

同时被提名的还有家具商人詹姆斯·柯根，但是乔治在第一

次投票中就獲得了四百零九票中的三百六十票。沒有提出其他的候選人，但是曾經宣布“每一個投票人完全可以自行決定投票贊成喬治先生以外的任何人為候選人”^①。

代表大會通過了稱為克拉倫頓大廳綱領的關於社會和經濟原則的響亮的聲明。這個文件大膽地宣稱，第三黨運動的目標在於“廢除使鐵路和電報這類有益的發明成為壓迫人民和擴張豪門權勢的工具的這種制度”。具體說來，綱領要求廢除普通陪審員的財產限制；結束從單一階級挑選大陪審官的慣例；簡化和改革法院程序，以使“富者不能駕凌於貧者之上”；終止“警察對和平集會的非法干涉”；執行對房屋的衛生檢查；廢除公共工程中的契約勞工制；使公職人員享受同工同酬的待遇，不因性別不同而有所差別；以及交通工具歸市政府所有和管理。綱領中也包括一條關於單一稅的規定，要求廢除對建築物和改進工程的一切徵稅，只對土地徵稅而不問有何改進，“使那些現在占有空地的人不得不在空地上修建房屋，或者把土地讓給那些願意進行建築的人”。綱領的結尾是鼓動人心的：

“在即將來到的最重要的市長選舉中，只有採取獨立的政治行動，才有希望揭露並摧毀大批職業政客為了損害被他們掠奪的人民而採取的敲詐和投機行為；因此，我們號召一切期望有一個正直政府的公民同我們一起，努力求得實現這種願望，我們可以在這一次表現出人民的意志，甚至可以戰勝結伙掠奪者們的金錢和組織。”^②

除了因喬治的堅持而列入的單一稅要求以外，克拉倫頓大廳綱領最清楚地表達了勞工運動的目標。許多工人都期待着喬治的勝利將會擴大政治和經濟的民主，並且，相信勞工所顯示出的投票

力量将迫使政客們滿足勞工的正当要求。德文版《社会主义者》报指出克拉倫頓大厅綱領“并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立即接着表示，如果这一綱領能够“付諸实施，这将对资本主义的一个严重打击，而有利于工人”^②。

劳工党的竞选运动

作为一个新的政治組織來說，劳工党进行的竞选运动是杰出的。劳工党黨員的巨大热情使 1886 年的市长竞选运动成为紐約有史以来最活跃的一次竞选运动，或者至少屬於最活跃的运动之列。有一首为竞选运动而作的新歌——这支歌子配用了劳工騎士会著名的《搗毀堡垒》的曲調——反映了这种热情。

瞧吧，工人們在前进，
领导我們的是乔治！
政客們正在走倒运，
他們很快就要滾蛋了！
(合唱)
竞选运动，風卷云涌，
胜利在望，指日可待。
挺进吧，劳工英雄！
欢呼吧，工人弟兄！^③

紐約大多数工会在这次竞选运动中都很活跃。不仅絕大多数工会支持乔治，而且“数百个行业工会和劳工騎士会的分会”举行了晚会，在这些集会上討論政治問題代替了处理經常事务。在整个竞选期間情况都是这样，尽管大多数工会的規章条文禁止討論政治問題。^④

两位著名的全国劳工领袖都支持乔治：一位是行业工会与劳工联合会主席塞米尔·岡伯斯，另一位是劳工騎士会总会长泰倫斯·泡德利。在紐約的独立政治行动最初发动时，岡伯斯曾提供了过去劳工作为政治中的独立力量的失敗經驗，他试图阻止建立劳工政党。然而，他的理論却被抛在一边。斯文登这样写道：“让过去的永远成为过去吧，世界在急轉剧变中。現在是在前进中。時間正發揮着作用。事物的发展驅使着人类。今天不是昨天，而明天将同今天和昨天都不相同。”^②

岡伯斯或者已經被說服，更可能的是他已經机警地認識到，反抗发展的潮流是不明智的。不論怎样，岡伯斯在竞选运动中变得非常积极。他領導着全市拥护乔治的各个俱乐部的組織，而且作为演讲者办公室的負責人每天都发表演說，对市内到处的劳工集会演讲，号召工人支持“主張平等权利、社会改革、真正的共和政治和普遍民主的新政党”^③。

泡德利直到选举前夕才参加竞选运动。在此期間，他受着劳工騎士会會員日益增长的压力，要他公开支持乔治。10月7日劳工騎士会的一个會員从紐約市写信給泡德利說：“如果你在紐約的話，这里的拥护亨利·乔治的运动对你将是一个启示。一切不和都已經停止了，所有的人像一个人一样并肩地工作着。我认为不仅乔治能够当选，而且随之而来的良好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我知道你很忙，但是，我认为你費一点時間所能够做的任何事情都沒有比写这样一封信(公开支持乔治)更为重要的了。”^④

泡德利无法抗拒这种压力，他在10月30日出面支持乔治。虽然他們在庫伯协会举行的最大集会上一起发表演說，但許多工人认为泡德利直到最后才出来支持乔治，这一点損害了第三党运动。

总而言之，他在竞选运动中的行为，正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正确指出的，是“纯粹欺诈行为”^⑳。

如果不提到移民工人，那么，关于工人阶级中对乔治的支持者的叙述还不够全面。劳工党建立的归化部帮助了外国出生的人成为美国公民。到9月1日为止，在纽约归化的九千人中，据估计，有 $\frac{7}{8}$ 是乔治的支持者。新公民中有一半以上是德国原籍，他们对第三党给予了有力的支持；支持乔治的呼吁书的签名者中，约有 $\frac{1}{5}$ 是德籍美国人，其中许多是社会主义者。^㉑

许多爱尔兰籍美国人都支持乔治。爱一美独立民主党人都赞成乔治，《爱尔兰世界报》也支持劳工党候选人。在竞选运动开始时，据说纽约天主教会的六十一名教区教士中有四十人支持乔治。他们的领导人是圣斯蒂芬斯教堂的司铎爱德华·麦克格林神父。^㉒

乔治向黑人发出了特别的呼吁，至少组织起了四个由黑人组成的竞选俱乐部。劳工骑士会的黑人侍者分会，即罗斯摩尔协会正式支持劳工党候选人。黑人组织了为亨利·乔治竞选的几个俱乐部，而黑人的主要刊物、《纽约自由人》报道说：“有色人毫不迟疑地说，亨利·乔治的党是有色人的党。”另一个黑人刊物在评论这一报道时称：“穷人的利益和有色人的利益是共同的。即使最具有成见的人也一定看到了这一点。让我们一起投票吧。”^㉓

犹太工人在竞选运动中特别积极，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参加了这一政治热情高涨的激流。犹太工人工会的机关报《纽约日耳曼犹太语人民报》刊登了亨利·乔治的相片，并在上面标了大标题——“我们未来的市长”。这家社会主义者的周刊提出了“犹太移民成为公民”的口号，号召所有“已在美国居住五年的人都领取入

籍申請書，以便同其他所有的工人一道為他們的自由而戰鬥”^⑳。

隨著競選運動的開展，許多人脫離了舊黨派的政綱來支持喬治。的確，甚至一些老派的政客們也對喬治在工人和自由職業者中間日益增長的聲望感到驚奇，而來支持這位勞工黨的候選人。^㉑

這樣，第三黨不只是一個單一的運動。它主要是代表着要求社會改革的有組織的工人，但它同時也代表着要求良好政府的中產階級，它還吸引着尋求個別改良的政客。最後一類人的插足使某些勞工黨領袖担起心來，斯文登發出了下列警告：“時間雖很短促，但要使這一類人不致造成禍害，還來得及。選舉以後再把他們趕出去，那就太晚了。”^㉒

雖然1886年的競選運動並不完全掌握在工人們的手裡，但是他們在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在第三黨運動中居于最重要的領導地位。政治會議執行委員會主席是油漆匠工會的約翰·麥克馬克林，委員會的秘書是喬治·布洛克，他是全國麵包師工會的創始人和秘書，中央工會的創始人，並在一個頗長時期擔任該會通訊秘書。委員會的其他成員也在工會中占着類似的重要地位。^㉓

其他許多工會人員雖然不是執行委員會的成員，但在競選運動中也很積極。這些勞工領袖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過去在美國政治中有些經驗。他們雖然經驗不足，但卻為美國政治舞台帶來了新的精神，他們為支持喬治所建立的組織也得到了較老的政治家們的稱羨。在提名喬治以後兩天，在五個區內建立了區分會的組織。到了10月3日，即在提名喬治以後一星期多一點，勞工黨在二十四個區中的二十二個區建立了俱樂部，擁有會員七千七百五十人。10月10日，會員增加到一萬人，六天以後，增加到將近一萬五千人。亨利·喬治競選俱樂部有三種型式：七個工會團體（制

雪茄烟工人、印刷工人、建筑工人、码头工人、屠宰工人、店员和推销员），三十个民族竞选俱乐部（意大利人的有三个、黑人——四个、法国人——一个、波希米亚人——七个、德国人——六个、犹太人——九个），以及许多区组织和工会的竞选俱乐部。^⑳

劳工党竞选基金的募集是由各个工会的会员每人缴纳二角五分，和来自工会、个别工人以及自由职业者和商人中间的同情者的捐款。几十个工会将它们不宽裕的库存悉数捐作竞选基金，每个工会捐出二十五元至一百元不等。在街头集会上和大厅中也用“传递帽子”的办法捐钱，对于一个政党来说，这是新的做法。此外，全国各地工会和工人向乔治发出祝贺的信件也附有少量捐款。从加拿大安大略的劳工骑士会第7814区分会寄来了二十五美元。^㉑

尽管有这些捐款，劳工党仍然缺乏足够的基金。乔治在10月8日写道：“我们的唯一困难是缺钱。”这是一个严重的困难，因为在竞选运动早期已很清楚，对手们为了击败乔治将会“挥金如土”^㉒。大资本家对新党的力量极为惊慌，他们迅速纠集力量和同盟者来击败工人的候选人。

扣红帽子

当民主党人在候选人提名问题上陷于分裂时，资本家强迫塔曼尼同意提名彼得·库伯的女婿、大钢铁制造商休以特，以便担任能为双方所接受的“保守分子的代表”。在埃利胡·鲁特主持的一次大会上，铁路大王春赛·德普优提名当时担任纽约州议员的大公司律师西奥多·罗斯福为共和党的市长候选人。^㉓

休以特在他接受民主党提名的信件中，提出了民主党和共和

党这两个老政党为反对劳工党而突出制造的一个问题——扣红帽子。他写道：“新的问题在社会面前突然产生。有人企图组织公民中的某一阶级来反对所有其他阶级……”他接着指责劳工党具体反映了“无政府主义者、虚无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休以特在一个群众大会上大声疾呼道：“混乱、憎恨、无政府的恶魔和全人类的仇敌威胁着我们。无政府主义者正在抬头。”^④

商业报刊随着运动的开展，越来越发出歇斯底里的叫嚣。10月5日，《每日画报》登载了一幅漫画，标题为“海盗船——社会主义者将攫取市政府吗？”在开近纽约市的海盗船上，画有亨利·乔治和他的牧师们，但在他们背后躲藏着满面胡鬚和面目猙獰的人，携带着大刀、炸弹、步枪和大炮等武器，这些人的名字是“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罢工者”、“抵制者”和“工会代表”。各反动派报纸都指责乔治实际上是由社会主义者提名的，克拉伦顿大厅代表大会只不过是批准了社会主义者候选人而已。^⑤

值得称道的是，劳工党不但没有在扣红帽子的问题面前退却，而且还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中央工会的司库詹姆斯·加赛利提出了他的强大组织的答复：“我们今晚到这里来回击那种所谓支持亨利·乔治任市长的只是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卑鄙的谰言。我们是工会运动者和美国人，我们的组织获得州当局的批准。如果说想看到我们的妻室儿女得到适当的住宅和衣着并且为改善生活条件而斗争就是社会主义，那么我们正是社会主义者。如果在11月2日选举亨利·乔治就是社会主义，那么我们正是社会主义者。”^⑥

在通过谎言、毁谤和扣红帽子来分裂劳工党队伍的企图失败

以后，民主党人認識到需要取得劳工的支持，因此，就雇用了“职业劳工領袖”W.A. 卡西，他是慣于奉命組織假的劳工俱乐部和各种工会的。卡西組織了一个冒牌的独立劳工党，这个党向工人发出通告，反对乔治、“社会革命党人”和“来自欧洲的无政府主义者”，并且支持“劳动階級的維護者”民主党。^④

在这一詭計失敗后，*反劳工党的力量采取了强制性的策略。在竞选运动开始时，如果不是大多数，至少有許多天主教司鐸支持乔治。但在运动向前推进时，遵照“上一級天主教机关”的“建議”，所有天主教司鐸，除麦克格林神甫外，都撤回了他們对劳工党候选人的积极支持。^⑤

麦克格林神甫在受到柯里岡大主教关于不得替乔治讲话的警告后写道：“最敬爱的大主教：根据我在成为教士时并未放棄的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我决定尽我的能力来支持乔治先生；我这样做也是出于对贫穷和被压迫的劳动階級的爱，这种爱同教职的仁爱 and 慈善的品质是特別协调的，教会正是由于这种品质而在到处获得了最大的胜利。”^⑥

麦克格林因为拒絕听从上級的建議，繼續帮助劳工党候选人，被暫時撤除了他的教职。

其他的强制方式也曾使用过。市的某些雇員被解雇，因为他們支持乔治。市内电车公司对它們的司机和售票員发出警告：必須击败劳工党候选人，如果他們希望保有他們的职业的話。一个资本家在发给工人的工資袋中塞有一个小条，警告說，如果“乔治先生和社会主义者”胜利了，“紐約的大部分财富将化为烏有，企业

* 只有一个真正的工会領袖，即火車司机兄弟会的領袖、极保守的阿瑟发言反对乔治。（《紐約商业广告报》，1886年10月24日。）

将停工,工人将失业”^{④7}。

选举结果

工人们像怒潮般地参加10月30日的游行乃是乔治竞选运动中的高潮,这证明了恐吓手段并未能削弱劳工党。从晚上八点十分开始,二万多人冒着倾盆大雨游行了一小时四十分钟,然后进入联合广场。《世界报》评论道:“暴风雨无疑地严重妨害了游行,但是,有二万到二万五千人在这样一个晚上出来游行的这一事实,表现了这个运动具有一种不能令人置之不顾的力量和精神。”^{④8}

新政党具有充分的力量和精神。但是,这并不能克服缺乏政治经验和老政党机器广泛使用贿赂的效果。当选举结果揭晓时,纽约工人获知他们为乔治取得了六万八千一百一十票,即全部选票的31%。当选的阿伯拉姆·休以特所获得的票数竟未超过全部选票的一半,只得到九万零五百五十二票,即全部选票的41.4%。罗斯福居第三位,获得六万零四百三十五票,即全部选票的27.6%。

许多人认为,乔治的选票是被设法“大大地削减了”的,许多人同意这位劳工党候选人乔治在得知休以特当选后所说的话:“如果纽约人民能进行公正的投票,我今晚定会被选为纽约市长……”两个月以后,乔治写信给他的一个朋友说:“他们决心使我不能当选,并竭尽全力来击败我;如果投票是公平的,我无疑会当选的。”^{④9}

劳工报刊赞扬这次选举的结果为一个伟大的胜利。《爱尔兰世界报》祝贺工人们为一个伟大的运动作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它预言将来有一天,劳工的第一次战斗将同朋克山战役*一样著名。

* 朋克山是控制波士顿城的高地,美国独立战争时,1775年6月17日美军在朋克山第一次击败英国正规军。——译者

約翰·斯文登声称：“大部分由新兵組成的这支新政治力量，在当时的环境下发出有力的一击，实在是惊人的。它遇到的敌手是两党的龐大机器，即控制着全市的壟断資本，还有华尔街及其所意味的一切，左右人心的报纸、市政府、州政府和中央政府……这次竞选运动是美国有組織的劳工力量从未进行过的最强大的一次示威。”^⑤

商业报刊对巨大的劳工投票感到惊惶不安。但是紐約《世界报》清醒地評論道：“贊成亨利·乔治的六万七千选票表达了对两个政党的联合力量、华尔街和企业界、以及公众輿論界的大声疾呼的抗議，这应该是一个警告，提醒社会傾听劳工的正当的和合理的要求——这一点远不是大多数公民至今所願意承认的……”^⑥

然而，只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最好地認識到了这一运动的意义。他仔細观察了美国事态的发展，在选举后三星期写信給左尔格說：

“亨利·乔治的鼓动当然暴露了許多騙人的勾当，我非常庆幸当时我没有在場。可是，尽管有这一切情形，那天倒是个划时代的日子……每一个新参加运动的国家所必須采取的最重要的第一个步驟，往往是使工人組織成独立的政党，不管是怎样組織起来的，只要它是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这一步已經实现得比我們所能期待的迅速得多了，这是主要的一点。至于这个党的最初の綱領还很紊乱、还很不能令人滿意，它打起了亨利·乔治的旗帜，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缺点，但也不过是暫时的缺点。群众一定有时间和机会来改进，只有在他們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时候——不論什么形式，只要是他們自己的运动——才能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在这样的运动中，他們能由于自己的錯誤而有所进步，从自己的錯誤中取得

教训。”^⑤

其他各地的劳工政党

纽约市长竞选运动的最重要的后果之一，就是激发起全国的劳工走向独立的政治行动。^{*}中央工会关于它打算支持劳工党候选人亨利·乔治的宣告，促使其他各地的劳工团体也提名独立的劳工候选人。提名乔治为候选人的克拉伦顿大厅代表大会收到了来自圣路易的劳工运动的一封信，电文如下：“西部有组织的工人祝贺你们第一次的独立运动。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亨利·乔治和劳工党将是从小西洋到太平洋的所有被奴役的劳苦大众的战斗号角。”^⑥

独立政治行动的浪潮席卷了整个劳工运动。各州劳工候选人竞选国会议员的有：缅因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州、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密执安州、伊利诺州、威斯康辛州、密苏里州、阿肯色州、堪萨斯州和华盛顿州；竞选州议会议员的有：缅因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州、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佐治亚州、田纳西州、印第安纳州、密执安州、威斯康辛州和科罗拉多州。劳工提出州长候选人名单的有：伊利诺州、康涅狄格州和威斯康辛州；劳工提出市长候选人名单的城市有：腊特兰（佛蒙特州）、利恩和波士顿（麻萨诸塞州）、南诺尔瓦克和瑙加塔克（康涅狄格州）、纽厄克（新泽西州）、纽约市、巴尔的摩（马里兰州）、恰塔努加（田纳西州）、基维

* 以其影响而言，它的后果是国际性的。恩格斯在1836年11月29日写道：“美国11月的选举在欧洲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运动这么明确地被强调为工人运动，而且发生得这么突然、这么强烈，简直把他们吓呆了。”（见《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4页。）

斯特(佛罗里达州)、里奇曼(弗吉尼亚州)、布拉德福德(宾夕法尼亚州)、尤里卡和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州)、芝加哥和斯普临菲耳德(伊利诺州)、印第安纳波里斯(印第安纳州)、圣路易(密苏里州)、密尔沃基(威斯康辛州)和德莫因(艾奥华州)。这些地方劳工党的纲领大多数同纽约所采取的纲领相似,唯一的重要例外是:除纽约外,其他劳工党对乔治的理论都没有多大兴趣,在它们的要求中没有列入“单一税”。

竞选的结果使老派政客们口呆目瞪。芝加哥劳工党人在全部九万二千选票中获得了二万五千票,选出了一名州参议员和七名州众议员。劳工党的国会议员候选人只差六十四票而落选。密尔沃基的人民党在该地获得一万三千票,选出了市长、一名州参议员、六名州众议员和一名国会议员。科罗拉多州利德维尔的劳工骑士会选出了一名州参议员和三名州众议员。新泽西州的纽厄克选出了一名州众议员。在弗吉尼亚州第六国会议员选区,劳工骑士会的一名候选人当选了。在得克萨斯州的福特窝斯和俄亥俄州的伊顿,大多数劳工候选人都当选了,其中以劳工骑士会会员起了主要的作用。劳工在麻萨诸塞州的利恩、康涅狄格州的瑞加塔克和南诺尔瓦克、佛罗里达州的基维斯特以及弗吉尼亚州的里奇曼也都获得了胜利。而且在许多地区,民主党及共和党不得不提出亲劳工的候选人,这两个老政党在其他地区不得不在选举中进行联合或合并,以击败劳工对政治权力的空前的挑战。^⑤

芝加哥的政治行动

芝加哥的战斗,仅次于纽约市的竞选运动,引起了各方最大的注意。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株市事件曾被利用来对芝加哥的劳

工运动施行恐怖和威吓，它却促使劳工运动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团结。保守的、激进的和“单纯的”工会主义者联合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抗议运动，特别是在政治舞台上表现了出来。

1886年夏初，独立政治运动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一个临时委员会在8月21日召集了会议。约有五十一名代表代表着四十七个工会和劳工组织，四十一个劳工骑士会分会和一个叫做人民党俱乐部的组织，响应了号召，并且建立了“独立政治行动联合会”。随后在9月23日的会议上，联合会定名为“统一劳工党”，并在同一次会议上清洗了所有不是真正代表劳工组织的人，以便排除“改良主义者”和“老党棍”^⑤。

9月27日，统一劳工党重新开会，并且提出了州和区候选人名单，特别着重州立法机关中的位置。被提名为州参议员候选人之一的，是黑人理发师威廉·布鲁斯，他积极地把黑人理发师和侍者组织到劳工骑士会中来。芝加哥的劳工骑士会报纸评论道：“他是一个具有特别才智的人，作为被虐待的人民在州参议院的代表，他非常适合于忠实地履行今年秋季对他的付托。”^{⑥*}

统一劳工党的纲领包括了下列要求：击败“集中财富的权力”，八小时工作制，一切交通工具归政府所有，通过禁止契约劳工的立法，建立全国货币制度，赋税改革，没收不劳而获的土地赠与，把公共土地转给实际耕作者，废除私家警察，按周支付工资，雇主责任立法。^⑦

芝加哥竞选运动的成就仅次于纽约劳工党所创立的纪录。统一劳工党的郡司库候选人弗兰克·斯多具在实投的九万二千选票

* 布鲁斯没有当选，但他在全部九万二千选票中获得了二万八千票。

中获得了惊人的数目——二万四千八百四十五票。实际上，該党选出了州立法机构的一名州参議員和六名州众議員。此外，他們推举了柯克区高等法院的四名法官和一名区法官，并以六十四票选出了一名国会众議員。^⑤

劳工有充分理由对这一結果感到兴高彩烈。当时的一家劳工报纸評論道：“没有一个政党像統一劳工党一样，在这样年輕的时候，就获得了这样大量的选票，享有这样普遍的声誉。”^⑥

甚至那些死期将近的秣市事件殉难者也能够看到工人們的胜利。奥古斯特·斯庇斯在獄中所写的自傳里写道：“劳工界的普遍活动、組織方面特别是思想方面的巨大进步，就是迫害我們的直接結果……在秋季获得二万五千多張选票的劳工政党也是（州檢察官朱里雅）格林奈尔的‘革命宣傳’的許多良好結果之一。”^⑦

1886年竞选运动的惊濤巨浪，使劳工运动发展到迫切要求独立政治行动的新的頂点。1885年，“有組織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曾否决了要求建立独立劳工党以支持工会主义者为候选人的議案。但是，在1886年选举以后，联合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行动”的決議，欢迎“紐約、密尔沃基、芝加哥和其他地方劳动人民所进行的令人注意的大規模的示威运动”，并在最后說：“茲決定，代表大会号召对劳动人民的独立政治运动給予最大的支持。”^⑧

无疑地，已經团結起来和具有1886年的經驗的劳工将大踏步前进，获得更大的胜利。

第九章

美国劳工联合会

凡是研究 1886 年秋季席卷美国的独立政治运动的人都会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即当时在工人队伍中有着高度的团结。各种类型的工人团体，包括属于劳工联合会的保守的、自由的或激进的工会，劳工骑士会的地方或区分会以及独立的劳工组织，在一些政治运动中是团结在一起的。

但实际上，劳工运动还远没有团结起来。正是在政治运动高涨的时候，劳工骑士会和工会的领导之间却发生了冲突，动摇了整个工人运动，并且使成千上万的工人希望实现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工会运动的梦想遭到了严重的幻灭。虽然冲突的各方都遭到了责难，但是，主要责任却必须归咎于劳工骑士会中的反工会分子。^{*}基本上，这是劳工骑士会中保守的动摇的领导方面同纽约市的拉萨派社会主义者小集团以及非工人阶级分子一起对工会进行决死斗争的悲剧，其结果，确切说来，是导致了劳工骑士会的灭亡，而不是工会的灭亡。

反工会分子

早在 1883 年春，工会方面就表示了对劳工骑士会中反工会分

* 关于劳工骑士会中反工会运动的情况，参见本书第五章《反工会主义》一节。

子的責难。北美砌磚和泥水工人国际工会主席亨利·柯尔曾憤懣地通知泡德利說,第49区分会的家庭俱乐部在阴謀誘使地方工会退出該国际工会,并且使它經過“混合”分会直接归屬于劳工騎士会。柯尔接着說,“我不认为和工会作对是符合于劳工騎士会的利益的。我认为,那也不是成立劳工騎士会的目的。騎士会的目标和宗旨應該是推动工会組織,凡是主張以瓦解工会的办法来扩大騎士会的會員,都应受到严厉处分,这种人对于真正的劳工改革事业害多利少。”^①

在其后的两年間,印刷工人、汽車司机、鉛管工人、制鞋工人、制雪茄工人、珠宝工人、家具工人等工会,以及几十个屬于和不屬于劳工騎士会的工会都发出了类似柯尔所表示的不滿。鉛管工人工会指責說,第49区分会用它的反工会的政策迫使他們脱离劳工騎士会以后,該分会又对他們进行了打击。家具工人工会控訴了許多特殊例子,說明劳工騎士会的代表們企图引誘該会會員脱离家具工会,而把他們直接拉去参加劳工騎士会,它的借口是,騎士会的会費較低。印刷工人、木匠、制模工人和制雪茄工人也抱怨說,劳工騎士会吸收了被这些工会譴責为鬼鬼祟祟的工賊参加騎士会。^②許多工会人員在1885年11月质問劳工騎士会总执行委员会說:

“难道搞垮自己控制不住的工会和地方工会,是劳工騎士会的目的嗎?”

“难道維護工头們的权利是第49区分会的目的嗎?”

“难道劳工騎士会要組織那些一貫反对工会的工賊嗎?”

“这些都让你們去决定。如果你們决定这些就是劳工騎士会的宗旨的話,那么,我們就不再需要这个劳工騎士会了。”^③

劳工骑士会和制雪茄工人国际工会

到1886年为止,美国几乎每个工会都責难劳工骑士会的领导集团,但是同制雪茄工人国际工会的冲突才引起了完全的决裂。我們可以同意瓦尔教授的說法,“在一般公认的关于劳工骑士会和工会之間的冲突史里,制雪茄工人国际工会受到了太过分的注意”,然而制雪茄工人国际工会的事件确是具有典型性的。因为家庭俱乐部不但控制了在紐約的騎士会地方組織——在这里第49区分会同制雪茄工人发生了冲突——而且还控制着劳工骑士会的领导机构,因而它对工会采取的态度在全国各地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們也必須考虑到,关于劳工骑士会和制雪茄工人国际工会間的关系在全国范圍內成为众所周知,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他工会的态度。

在八十年代之初,制雪茄工人国际工会和劳工骑士会之間的关系是融洽的。在紐約和其他城市,这个国际工会的地方工会組織了劳工骑士会的分会,“以便有助于总的劳工改革运动”。騎士会的机关刊物宣傳道:“如果我会會員买不到劳工骑士会的雪茄的話,那么就选购制雪茄工人国际工会的雪茄吧,这样就可以帮助这个組織……以便保护工会工人的生产。”*1883年,《联合劳工杂志》夸耀說:“由于劳工骑士会的帮助,制雪茄工人国际工会的标记取得了很大的声誉。在紐約市有些制造商,竟替他們的工人付出了入会費,为的是取得使用这个标记的資格,因为沒有这个标记,

* 制雪茄工人国际工会在为它的淺藍色标记做广告时,提請大家注意,这个标记是經劳工骑士会的許多地方分会和区分会批准的。(見1886年5月16日的《約翰·斯文登报》)

他們的雪茄烟就卖不掉。”^④

当劳工騎士会的领导机构对工会采取敌对态度的时候，制雪茄工人国际工会和騎士会就发生了冲突。冲突开端于紐約，在那里有一批拉薩尔派社会主义者从制雪茄工人国际工会中分裂出来，組成了与这个国际工会相抗衡的所謂“进步制雪茄工人工会”。由于这个敌对工会的存在，局勢就更加恶化了。*分裂一經发生，那些拉薩尔派社会主义者就請求第49区分会支持“进步制雪茄工人工会”。当时紐約已經有一个制雪茄工人地方分会，即第2458地方分会，它同时是制雪茄工人国际工会會員和劳工騎士会會員。尽管如此，受家庭俱乐部控制的第49区分会仍然特許“进步制雪茄工人工会”成为第2814地方分会。^⑤

“进步制雪茄工人工会”組織了被国际工会开除或暂时停止会籍的會員。“进步工会”用提出較国际工会为低的工資标准的办法，同一直承认制雪茄工人国际工会的制造商們达成了協議。当国际工会會員（他們同时也是劳工騎士会會員）举行罢工的时候，“进步工会”就答应用工資較低的制雪茄工人去填补他們的位置（并且确实这样做了）。^⑥

由于克利夫兰第47区分会敦促泡德利調查“进步工会”的行动，1884年春，劳工騎士会的领导上才开始注意到两个制雪茄工人工会之間的冲突。克利夫兰劳工騎士会會員們宣称，“本区分会认为，假若对‘进步工会’的指責完全屬实，那么我們劳工騎士会纵容他們的行徑就不符合自己的职责了。”泡德利要求騎士会秘书长弗萊得立克·突勒（他自己也是家庭俱乐部會員）澄清这件事，但是，

* 关于这次分裂的詳細情况，参閱方納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758-759頁。

这位秘书长却认为整个问题不值得深究，他认为这“纯系两个工会团体领导者之间的斗争，不必拿到骑士会里来讨论。就让这两个工会去决一雌雄罢”^⑦。

当这两个工会决一雌雄的时候（这引起了劳工骑士会中反工会分子的高兴），雪茄烟工业的雇主们却在坐山观虎斗。雇主们自然乐得利用劳工内部分裂所提供的机会，来随意规定工资和工作条件。1884年初，《纽约时报》在评论纽约、底特律、辛辛那提、芝加哥和密尔沃基成立了制造商协会一事时说，“这些组织自然不急于看到制雪茄工人派别间恢复完全的和諧。”^⑧

在1886年事件终于爆发了。一月间，纽约市雪茄制造商协会宣布该行业中的工资削减20%。国际工会的各地方分会（它们同时隶属于劳工骑士会）拒绝削减工资，属于这些工会的十九个工厂中的男女会员六千人遭到厂方的停工解雇。在厂方的停工解雇后举行的罢工中，工会要求恢复被削减的工资和取消设在宿舍中罪恶的血汗车间。^⑨

经过四个星期的斗争之后，制造商们已开始试探和工会举行会议，眼看工人就要获得胜利了。可是，正在这个紧要关头，第49区分会突然钻了空子，和制造商协会订立了合同，同意按照比国际工会所提出的工资低的工资供给劳工，其条件是，雇主只雇用“进步工会”会员，不雇用其他工人。雇主们欣然同意了，第49区分会就赶忙把代替被开除的制雪茄工人去工作的工人组织到“进步工会”里去，从而造成了像第2458地方分会所尖刻指控的，“劳工骑士会员和暴虐而贪婪的老板们串通一气来陷害骑士会员的一代奇闻”^⑩。

国际工会对于没有该会标记的雪茄实行了抵制，以资报复。

国际工会主席阿道夫·斯瑞斯尔还写了一封尖锐的信给泡德利，要求他采取措施制止纽约第49区分会的破坏罢工的活动，他说：“我认为你在纽约市的组织者们和劳工骑士会第49区的行动，是对公认的工会原则的胆大妄为的进攻，特别是对制雪茄工人国际工会的一种敌视。假若你不斥责你在纽约市的组织者的行动，你就应该受到制雪茄工人国际工会和国内每一个全国性工会的谴责。现在，我要求你采取行动。”^①

以突勒为首的总执行委员会到纽约来调查对第49区分会所作的指控。由于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是处在家庭俱乐部的操纵之下的，所以，决议在事先就内定好了。他们以“违反规章”为理由，停止了第2458地方分会的会籍，认为第49区分会无过，并悍然拒绝制雪茄工人国际工会的要求，不允许它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工会加入劳工骑士会。^②

《爱尔兰世界报》以“危险的分歧”为题发表社论说：“制雪茄工人国际工会和劳工骑士会之间引起的风波……结果可能造成足以导致劳工队伍巨大分崩的严重决裂。”^③这一预言不久果然证实了。各个工会很快就了解到，当雇主协会利用工人内部的分裂从中渔利的时候，劳工骑士会内的反工会分子竟把被工会停止会籍和开除工会的会员组织起来，并且和雇主进行谈判，接受比原来更低的工资和更坏的工作条件。这种做法给工会带来严重的损害。为了有效地抵御劳工骑士会领导机构中的敌对分子，人们自然要努力来巩固工会的队伍。

全国性工会会议

1886年4月25日，向各个全国性工会发出了号召，定于5月

18日在費拉德尔非亚开会。号召书称，此次會議的召开，是为了保护工会“免受某些分子的危害。这种分子公然夸口說，‘必須摧毁工会，’”。他們通过劳工騎士会“进行活动，用引起敌对和分裂的办法，对工人运动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害……他們支持脱离工会的工人、工贼和不公正的雇主……他們欢迎被停止会籍和被开除的工会會員参加他們的队伍”。这次會議的目的是，拟定一个計劃，提交劳工騎士会的負責人，以防止破坏工会的那些人的敌对行为，“那些人假借劳工騎士会的名义，但就我們所知，劳工騎士会并沒叫他們这样作”。木工兄弟会总書記彼得·麦克基尔、制雪茄工人国际工会主席阿道夫·斯瑞斯尔、花崗石采石工人国际工会总書記約西亚·戴埃、北美鑄铁工会主席 P. J. 費茲派特立克和有組織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書記 W. H. 福斯特都在这个傳单上签了名。^⑭

响应这个号召出席开会的有二十名代表，他們代表三十六万七千七百三十六名組織起来的工人。他們都談到同样的情况，都強調必須采取行动，来对付操纵劳工騎士会的那批反工会分子。他們指責劳工騎士会和工贼头子串通一气，吸收工贼和違反工会決議的人入会，接受比工会提出的标准为低的工資，破坏工时規定，以及反对工人的其他許多罪行。代表們同意，解决整个問題的關鍵在于树立下列原則：每个工会有明确的自治权；避免双重工会的危險；信任工会最有資格管理它們自己的內部事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會議起草了一个主要内容包括六点的“协定”，以便提交訂于1886年5月24日在克利夫兰召开的劳工騎士会特別大会。因为这个文件是此后一切协商的基础，現将全文引述如下：

“第一，在已設有全国性或国际性工会的任何劳工部門中，非

得最直接有关的全国性或国际性工会的同意，劳工騎士会不得吸收任何人入会或組織該行业工人的分会。

第二，劳工騎士会不得接納任何接受比本行业工会所規定的工資水平为低的工資的工人，也不得接納任何犯过破坏罢工、不加入同盟罢工、盜用工会公款或反对本行业工会的任何其他罪行的人入会，直到該工会宣布其无罪为止。

第三，任何設有全国性或国际性工会的行业中的劳工騎士会分会应予撤消，并要求其會員改而參加混合分会，或改組为地方工会，受有关的全国性或国际性工会的管轄。

第四，劳工騎士会的任何組織者，如試图瓦解工会，或干涉工会的发展或特权者，应立即撤消对他的任命。

第五，任何工会举行罢工或停工时，在获得滿意的解决以前，劳工騎士会的任何分会或区分会不得进行干涉。

第六，劳工騎士会不得制定或頒布任何标记或牌号来同全国性或国际性工会目前或今后頒布的任何标记或牌号相竞争。”^⑮

驟然一看，假若采納这个“协定”，工会似乎就可以在組織方面取得独占的地位，从而使劳工騎士会变成一个教育性机构。但是，这必須要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全国性工会全都处于劳工騎士会之外，而且劳工騎士会也只是一些各种不同行业工人的大杂燴的結合。但是，实际上，提出这些建議的許多工会本身就是屬于劳工騎士会的，因此，即使騎士会采納了“协定”中的大多数規定，这些工会仍然可以繼續在劳工騎士会內进行活动和发展。那就意味着：劳工騎士会必須給予会內的工会以自主权，而且騎士会的領導机关不得与騎士会以外的全国性工会爭夺管轄权和會員。

同时，“协定”中的头两点将使劳工騎士会不可能再进行組

織那些碍于高額的入會費而沒有參加現有工會的工人，也不能再進行組織那些由于歧視的條款而沒有參加工會的不熟練工人、外國出生的工人、黑人工人和女工。關於這些工人，泡德利提出的以下問題是很有道理的：“難道我們必須對他們關門，以便國際工會在準備好時才吸收他們嗎？我們是否認為沒有參加國際工會的每個人都是工賊？假若如此，他們為甚么吸收新會員呢？因為假若沒有參加工會的人都是工賊，那麼按理所有的工會都必須拒不接納現在還沒有參加工會組織的一切人。”^⑩

顯然，起草“協定”的勞工領袖們是在堅決要求騎士會作出让步，這些讓步違反了騎士會的根本原則——勞工團結。然而，協商的基础還是存在的。就勞工運動的基本群眾而言，他們所關心的是這個沖突能儘快得到和平解決，而且他們深信，“達成一項既充分維護工會所要求的權利又符合勞工騎士會的原則和政策的協議，是沒有困難的。”

正如《抵制者》報在呼喚勞工運動內部的和平和團結的一篇社論中所說：“全國有組織的工人的敵人們，聽見勞工騎士會和工會之間即將發生沖突的謠傳，正在興高彩烈，摩拳擦掌。工會和勞工騎士會之間是沒有任何理由要發生沖突的。它們只需互不干涉內部事務，在工作中團結、友好與合作。大家知道，我們奮鬥的目標是一致的，那麼有什麼理由要發生沖突呢？”^⑪

克利夫兰大会

勞工騎士會會員們在給泡德利的許多信中，都與《抵制者》報表示了同感。勞工騎士會的重要人物紐約州工人分會主席喬治·布萊爾對泡德利說，工會對反工會的“家庭俱樂部”的抱怨並不是沒

有理由的。“我认为，为了劳工骑士会的利益，应该（在大会的特别会议上）揭露这个纽约集团的真相，……我认为，应该把那些竭力想取得统治地位否则就进行破坏的人驱逐出去。”^⑮

泡德利一时为工人队伍中的对和平和统一的熾烈要求所动。他邀请了工会委员会到克利夫兰去，向代表大会提出“协定”草案。^⑯

工会委员会怀着乐观的心情前往克利夫兰。但是，大会特别会议的经过证明，家庭俱乐部和其他反工会分子大权在握。携带着“协定”前来的工会委员会竟未得允许将它提交大会，而只是由家庭俱乐部所操纵的总执行委员会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会谈很简短。泡德利拒绝和工会领袖们作长时间的讨论。数周以后，这位骑士会总会长为了答复那些责备他粗鲁地破坏了协商的人，替自己辩护说：“每逢国际工会人员来访问我们的时候，其中总有一个人或几个人喝得酩酊大醉，以致不能商谈事情。坦白地说，岡伯斯先生来见我时，没有一次不是喝醉了酒的，而我在任何时候或任何地方都不愿和酒鬼商量事情。”^⑰

两天以后，泡德利承认，他对工会委员会人员的清醒程度可能估计错了。他承认，“在开会时，没有一个人是喝醉了酒的”。^⑱无论如何，泡德利对劳工问题的态度可能使他得到基督教妇女节制会的喝采，但是它却只能扩大同工会的裂痕。

工会委员会和劳工骑士会的领袖们举行了毫无结果的简短会议之后，工会的条件被提到大会上去了。虽然在非常会议上工会工作者足足占代表人数的 $\frac{1}{3}$ ，可是，反工会的家庭俱乐部集团及其同盟者还是想出了种种办法使自己的政策得以一意孤行。大会并没有就“协定”问题采取行动，借口说，既然是特别会议，就无权对

此事制定法規(这显然是托詞,因为召开这次特別會議的原因之一本就是討論工会对劳工騎士会的关系問題)。家庭俱乐部終于操纵了大会,使它公开宣布对工会的敌視,指令总执行委员会“对劳工騎士会全体会员发出命令,要他們优先支持和保护劳工騎士会颁发的一切牌号和标记,胜于其他任何牌号和标记。任何会员如有違抗,即以違反会员的义务論处”。^② 違反会员义务的人照章是要立即被开除出会的。

特別大会采取的行动,使劳工騎士会和工会之間的冲突达到了頂点。泡德利假惺惺地向全国性工会递出橄欖枝(和解的象征——譯者),邀請他們加入劳工騎士会,并答应“不干預你們的工会行政和工会工作。”^③ 但是,泡德利在克利夫兰向反工会分子所表示的装模作样的态度,以及特別大会的露骨的敌对行动,使他的話变成毫无意义。

工会代表們在克利夫兰遭到的无礼待遇,引起了全国工会的憤慨。工会报纸滿篇幅都是对劳工騎士会的咒罵。劳工騎士会被描繪成为“工人事业的叛徒”和“廉价劳工騎士会”。煤矿工人、鋼铁工人、电报工人、鉛管工人、暖气和煤气装置工人以及印刷工人等工会都正式拒絕并入劳工騎士会,而这种合并在克利夫兰大会以前本来是确有可能的。現在,这些工会多少都表示了这样的情緒:“加入劳工騎士会无异于自杀”,并且表示,“完全反对同一个由雇佣劳动者、商店老板、雇主、制造商、自由职业者以及各种参差不齐的人所組成的組織合并在一起。这些分子同我們沒有共同的利益。”^④

里奇曼大会

1886年10月劳工騎士会在里奇曼召开常会,这次大会在随后

对待工会的政策上发生了严重的斗争。同在克利夫兰大会上一样,在这里,工会的代表也有相当的数目,可是,绝大多数代表都是新近才参加组织的,他们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代表们没有参加大会的经验,也缺乏团结,很容易就受了反对工会的纽约第49区分会的操纵。第49区分会本身有六十一个代表,他们都受着统一规章的约束。像在克利夫兰一样,泡德利和家庭俱乐部联成了一气。

家庭俱乐部在委员会里就扼杀了十四项旨在按行业成立分会和恢复劳工骑士会和工会之间的和睦关系的议案。对工会提出的“协定”和申诉的意见都置若罔闻。

第49区分会大权在握,它提出并强迫通过了“第160号文件”,这给予了劳工骑士会无法补救的伤害。这个决议“请大会批准第49区分会发布的一项命令。该命令略称,凡是劳工骑士会会员兼国际工会会员的制雪茄工人、包装工人或在雪茄业中受雇的工人,均须退出有关的工会,否则就须脱离劳工骑士会。”^②

主张和工会维持友好关系的丹佛少数派代表团的领袖布加南是劳工运动中最明智的人物之一,他恰当地指出了在里奇曼采取的愚蠢行动的严重意义,他说:“自从克利夫兰特别会议以来,就有一些会员竭力想引起劳工骑士会和工会之间的公开冲突,他们的行动在里奇曼得到了正式批准。……通过这个决议的多数票比较起来虽不算大,但是,已足够通过这个决议。这样,全国迄今最大的劳工组织在里奇曼便受到了致命的创伤。”^③

关于在劳工骑士会和制雪茄工人国际工会之间选择会籍的命令,并没有在整个劳工骑士会里严格实行。丹佛的第89区分会拒绝“赞同和执行要求开除制雪茄工人国际工会的非法命令,就我们

所知,这个国际工会并没有什么罪过”,明尼苏达的第79区分会要求对明尼苏达各分会免于执行该项命令,其理由是两个工会的双重会籍并未在该州引起混乱。底特律的几个分会正式谴责了里奇曼大会的行动,明确地宣称,它们不能容忍任何和工会敌对的精神^{②7}。

不管里奇曼大会的命令实施的范围多大,它确有显著的影响。虽然在命令中只挑选了制雪茄工人,然而工会会员们了解,这不过是一个全面进攻的开端。面对着必须在工会和劳工骑士会之间立即选择会籍的两条路,许多同时参加了两个组织的人宁愿脱离劳工骑士会。正是因为里奇曼大会迫使工会会员作出这样的决定,因此,布加南认为,里奇曼大会给予了劳工骑士会一个“致命的创伤”。

美国劳工联合会

在劳工骑士会领导集团的态度刺激下,曾经在五月里发起费拉德尔非亚会议的五位劳工领袖(麦克基尔、斯瑞斯尔、戴埃、费兹派特立克和福斯特)的工会委员会向全国各工会发出号召,要他们派代表参加预定在1886年12月8日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城举行的会议。会议的目的“在于成立一个‘美国所有全国性和国际性工会联盟的联合会’,‘以大大加强美国所有工会之间的团结’”。有组织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决定在同时同地举行会议。^{②8}

12月8日,二十五个劳工组织,十三个全国性工会和十二个地方工会与城市中心工会的四十二个代表在哥伦布城集会,同意组成美国劳工联合会。同时,有组织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也在哥伦布城开会,与会代表有二十人,代表七个全国性工会和五个城市中央工会,他们决定同新成立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合并起来。旧

的联合会将所有财产都移交給新的組織（其中包括結余現金二百八十四元九角七分美元），并決議要求所屬的一切工会都同美国劳工联合会建立联系。从此，美国与加拿大有組織行业工会与劳工联合会就不复存在了^②。

美国劳工联合会的章程

美国劳工联合会的章程体现了有組織行业工会与劳工联合会的若干特点。章程的序言因襲了旧的序言，其中包括战斗性的声明，序言开头說道：“在文明世界的各国中，进行着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間的斗争，即资本家和工人之間的斗争……”这个序言起初在1881年通过的时候，它的阶级观点的特点曾經引起一般报纸的責难。《匹茲堡电訊报》指出，它“是一种挑撥冲突而并非寻求和平的精神”，并且表示希望用一种充滿着“和資方力求融洽的精神”的新文件来代替它。^③但是1886年12月在哥倫布城聚会的工会工作者們从痛苦的經驗中，特别是从秣市事件和随后的雇主攻势中，体会到了阶级斗争的存在。他們一致投票主張将旧联合会的序言吸收到新的章程中来。

章程載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宗旨在于“鼓励和成立地方行业工会与劳工会以及使这些工会之間的关系更加紧密的联合会；在严格承认各行业工会的自主权的基础上，成立全国性和国际性工会；联合所有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工会，以便互相帮助……并且爭取

-
- 虽然美国劳工联合会在成立的时候被认为是一个新組織，但是，实际上，却被认为是原来的有組織行业工会与劳工联合会的繼續。1889年美国劳工联合会决定承认有組織行业工会与劳工联合会为其本身历史的一部分，把它的起源上溯到1831年。

通过符合劳动人民利益的全国性立法……”另一个目的在于“支援美国的工人报纸”。

新的組織由年度大会和执行委员会领导。年会代表产生的办法有专门的規定。^{*}执行委员会由五人組成：主席一人、副主席二人、秘书一人、司庫一人。执行委员会受权“监督直接影响工人利益的立法措施；組織新的全国性和国际性工会”以及地方工会；“促进各劳工組織的統一”；支援抵制运动，和在罢工或停工时給予自願的财政援助。联合会的經費来自会员会費（每人每月半分钱，即每年六分钱）和团体会費。这个組織在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工会中吸收会员，但是，“品行良好，支持工会，而且不是这个联合会所屬任何团体的会员”的雇佣劳动者，只要有七个人就可以組成地方組織，叫做加盟工会，并从主席那里取得執照。按照这一規定，在工人人数不够組成专门行业工会的地方，熟练和不熟练的工人就可以組成一个混合組織。在較大的城市中心，不熟练工人可以参加加盟工会，从而隶屬于劳联。^①

章程强調指出，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宗旨包括爭取符合劳动人民利益的立法。此外，會議通过一項宣言，內称，“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独立行动的时间已經到来”。在哥倫布城會議上沒有采取行动組織独立的工人政党，但是，大家都明确地了解到，工会是不能支持雇主阶级的政党的。正如某一代表所表示的一样：“为什么我們一年三百六十四天都为工資而斗争，而在第三百六十五天却要投

-
- 年会代表产生的办法是：会员四千人以下的全国性或国际性工会产生代表一人，会员四千人以上的——代表二人，会员八千人以上的——代表三人，会员一万六千人以上的——代表五人，依此类推；隶屬于联合会的但没有全国性或国际性工会組織或与它們无联系的每个地方工会或区工会得推代表一人。

票选举我們的敌人而失掉我們的一切胜利呢？”^②

联合会主席是脫产的职员，年薪一千美元，还有出差費用。岡伯斯当选为主席，麦克基尔为秘书，乔治·艾德蒙斯頓为司庫。

章程中至少有两条規定反映了劳工騎士会和工会之間的斗争。一項規定声明，新成立的全国性和国际性工会須“以严格承认各行业工会的自主权为基础”，另一条規定提到，通过加盟工会而参加联合会的人，必須是“支持工会”的雇佣劳动者。这一点的目的显然是要避免劳工騎士会让非工人階級分子入会的錯誤。

迫于工会工作者在哥倫布城會議上所表現的团結，泡德利同意和工会人員举行会談，并就他們的“协定”草案采取行动。工会工作者們接受了这个邀請，于12月10日在哥倫布和劳工騎士会委员会举行了會議，当时工会代表正在开年会。但是，他們很快就发现，泡德利不过是故作姿态而已。他的委员会并无建議权，也不願意討論“协定”的条件或者对这些条件的任何修正案。每当工会工作者們問劳工騎士会方面怎样才能消除騎士会和工会之間的分歧时，騎士会委员会就告訴他們說，“我們不能作任何肯定的保证”。經過許多模棱两可的討論之后，工会工作者們向美国劳工联合会年会报告說，“除非劳工騎士会委员会受权解决問題，并且對我們在今后作出适当的保证，否則就不会达成任何協議。”^③

工会代表們认为，劳工騎士会的領袖們为权势和野心迷住了心窍，他們相信和这些領袖們打交道是不会达成協議的，因而在年会上正式譴責了劳工騎士会“阴谋破坏用多年的心血和牺牲才建立起来的工会”，号召“所有工人参加各自行业的工会，并且敦促組織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工会，把所有的工会都集中在美国劳工联合会的統一領導之下。”^④

第十章

劳工政党的衰落

在1887年冬就已经看到，投给亨利·乔治的六万张选票——劳工的“失败中的胜利”——产生了结果。州长戴维·希尔在他给纽约州立法机关的文书中，认为投给乔治的选票证明了“工人阶级中间似乎存在着日益增长的不满”。州长对立法机关警告说：“州内有头脑的工人所需要的，不是冠冕堂皇的原则或精密细致的理论，而是获得解救的实际措施。”

立法机关会议表现了劳工政治影响的作用。州仲裁局行使职权的期限再延长三年，它的权力也加大了。立法规定出租房屋的严格管制、劳动节和星期六半天工作的制度、对于雇用女工和童工的严格管理、州监狱的契约劳工的废除、一切铁路工人每日工作十小时的制度、禁止订立强制契约。在通过规定增设八名工厂视察员的法律后，希尔州长任命八名著名的工会领袖担任这些职务。^①

约翰·斯文登在骄傲地叙述劳工改革的胜利进展时指出，工人们独立力量的一次表现，就比多年玩弄“均势”政治产生了更多的效果。^②

1887年选举中的劳工

由于在纽约获得胜利的鼓励，劳工的独立政治运动得到了推动力。劳工在二十一个州的约六十多个城市的市选举运动中提出

了候选人名单。在大多数位于中西部的二十个城市中，劳工候选人取得了胜利。在某些城市如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和新泽西州的帕特逊，劳工候选人只差数百票而未能取胜。黑人医师伊赛阿·杜平斯博士当选为俄亥俄州的伦德维尔市长是引起广大兴趣的一个胜利，他是在麻松—狄克森线*以北担任这一职务的第一个黑人。**在阿拉巴马州的塞尔马，劳工候选人在市选举中也获得了胜利，据报道：“‘黑人’、‘犹太人’、‘穷苦白人’在这里管理着国家事务。”③用更浅近的英语来说，这一评述的意思就是，工人阶级和它的同盟者在社会中正在获得他们合理的政治地位。

《纽约先驱报》在评价劳工党在春季选举中获得的成就时承认，工人阶级是美国政治中应予重视的因素。该报在1887年4月10日写道：“一百五十万人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是具有某些重要性的，特别是当他们的看法一致的时候。”

可是，好景不长，在一年之内，劳工的独立政治运动就陷于崩溃了，大多数劳工政党如果不是已经消灭，也是濒于消灭的边缘。

亨利·乔治的分裂作用

劳工政党衰落的因素因地而有所不同，但基本的因素在纽约劳工党运动的历史中清楚地表现了出来。

* 宾夕法尼亚州的南部疆界，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自由州和黑奴州的分界线。
——译者

** 杜平斯博士是纳希维尔的自由黑人的儿子，作为一个教师、律师和开业医师，他享有盛誉。许多劳工党除提名黑人候选人外，还采取了支持黑人的政治自由的立场。在堪萨斯州的特皮卡建立的劳工党，“对黑人的代表权特别重视，该党指出，劳动人民的纲领是唯一承认这种权利的”。（艾迪丝·瓦尔克和多乐珊·利本古德著：《八十年代初期堪萨斯的劳工组织》，《堪萨斯历史季刊》，第4卷，1935年8月，第289页。）

《劳工骑士报》于1887年1月15日宣称：“没有一个人像亨利·乔治一样对目前的劳工运动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虽然他从未被视为是这个国家的一切劳工组织的领袖。”在发表这一社论的当时，就已证明了他所发生的影响对劳工运动是极其不利的。

当1886年的轰动一时的市长竞选运动结束时，亨利·乔治的一群密友立即在库伯协会召集了一个群众庆祝大会，并决定在永久的基础上组织独立政治运动，目的是要以“一个真正的人民党的组织”来代替共和党和民主党。

当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委员会包括约翰·麦克马金、牧师爱德华·麦克格林博士和戴维·斯考特教授，他们负责为“土地改革、选举改革和其他次要改革办法”进行“讲演、讨论和文字传播”的教育工作，并准备“在适当时期建立全国性政党的正式组织”。^④委员会设有办公室，并以格比特·巴尔恩斯（乔治的出版代理人）为执行秘书，在全国开始了“土地和劳动俱乐部”的组织工作。

建立这一团体的意义比当时所认识到的要大。在市长竞选运动期间创立的劳工日报《领导者》后来评论道：“这时，将运动从整个劳工问题转移到单一土地税问题的的工作开始了。”^⑤会议是在未征询工会意见的情况下召集的，执行委员会的三名委员中只有一人，即约翰·麦克马金是劳工代表，出版代理人负责组织工作，乔治企图以改变组织名称——改为“进步民主委员会”，后来又改名“土地和劳动委员会”——的办法，来转移对劳工问题的重视。他甚至创办了他自己的周刊《旗帜报》来推动只以单一税政纲为基础的新政党事业。

亨利·乔治委员会建立的那些“土地和劳动俱乐部”包括了少数工人，但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由职业者和企业主——律师、牧

师、医生和小雇主。乔治的单一税綱領是俱乐部的唯一发表的文件。在乔治和他的信徒們的心目中，斗争不是指劳工及其同盟者反抗他們的共同剝削者的斗争。他們认为，斗争是指群众和上层社会之間的斗争，所謂“上层社会”，他們是指各种政治上的腐化分子^⑥。他們坚持，在他們这个十字軍运动中，企业主和自由职业者比工人更有利害关系，他們应在运动中占更有影响的地位。

除“土地和劳动俱乐部”外，乔治和他的信徒們又建立了以麦克格林神甫为会长和以乔治为副会长的“反貧穷协会”，麦克格林因支持单一税而被天主教会驅逐出去。协会的綱領将单一税作为“唯一的万应药”。^⑦“反貧穷协会”使用聖經的語言来表达它所进行的工作，这就使亨利·乔治运动具有迎合中产階級分子的宗教情調。工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未受这种迎合的影响，他們在看到中产階級分子在劳工党內的影响日益增长时，便越来越感到忧虑。^⑧

社会主义者贊成在劳工綱領的基础上維持劳工党，反对认为单一税問題“高于一切”的中产階級分子对劳工党的滲入。社会主义者指責单一税論者企图“削弱劳工党的綱領”，并宣称他們准备同乔治和他的追隨者联合，以便在克拉倫頓大厅綱領的基础上建立独立政治运动。虽然社会主义劳工党的某些党员希望“劳工党立即采取一种社会主义綱領”，但該党的領袖們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劝告下，拒絕將他們的綱領强加之于独立政治运动，并再三強調他們亟願同劳工党保持团結。但是，他們坚持这种团結必須建立在劳工党綱領的基础上，而不是一种只采納单一税和只求迎合中产階級的綱領^⑨。

在1886年竞选运动中积极进行活动的工会領袖同社会主义者

一起，指責乔治和他的信徒企图将劳工党改变为单一稅党。的确，工会領袖包括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岡伯斯在內，公开提出意見，认为乔治的改革綱領对工人们很少价值。制雪茄工人国际工会的机关刊物有力地宣称：“亨利·乔治的理論是一种陷阱和欺騙，他认为征收土地价值稅将使在工厂和矿山工作的工人摆脱他們目前的不幸和貧困。任何有头脑的工会运动者决不会相信乔治卖的成藥……任何財政計劃或新的征稅計劃都不会縮短劳工的工作時間。”同一杂志提醒乔治和他的信徒們說：“投給劳工党的选票是为了要求增加工資和縮短工作時間，而不是要求征收土地价值稅。”^⑩

当乔治派同社会主义者和工会运动者的分歧越来越尖銳时，劳工党內部产生了另一种冲突。即約翰·麦克馬金和他的几个同伙开始进行宗派活动，企图成为統一劳工党的“首領”，他們希望利用这一組織以达到他們的个人利益。他們拒絕公布1886年市长竞选运动的財政賬目，由于不公布执行委员会定期的財政月报，他們就破坏了劳工党的規章。很明显，麦克馬金和他的被称为“劳工政客”的老伙伴們，正企图建立一种私人机构，从而他們可以将这一机构出卖給民主党或共和党，这样就可以“摧毀新劳工党的影响”^⑪。

1887年的錫腊丘茲代表大会

当这些冲突发生时，統一劳工党 1887 年 8 月 17 日在錫腊丘茲召开了一次州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每区有三名代表和三名候补代表，沒有党組織的区，則由区內的“土地和劳动俱乐部”派一名代表。

召开代表大会的号召表明了中产阶级分子正在取得对统一劳工党的控制。这个号召是一个与以前的克拉倫頓大厅綱領截然不同的文件。社会上的种种不幸被认为是导源于“所有的人必須賴以生存的土地成为社会上一部分人的独有财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三个补救办法：征收土地价值税，要求“綠背”紙币繼續流通，铁路和电报归政府所有。这一号召在末尾譴責了“壟断資本控制的”和“极端腐敗的”旧政党。在这个号召中，完全沒有提到劳工要求和对劳工的呼吁。^⑬

在选举出席州代表大会的代表时，区組織明白地表示出它們对号召不滿。第8、第10和第14分会斥責了号召中体现的“綱領的反动策略”，許多分会对代表們发出指示，叫他們在党的名称上坚持“劳工”一詞，提出“清一色的劳工候选人名单”，坚决主張“劳工要求”，并保持团結。^⑭

对代表的指示也是針对着“劳工政客們”而发的。第10分会指示它的代表，“要求公布总执行委员会的定期財政月报，过去对于这种报告一直違反規章規定未予公布”。^⑮

乔治和“劳工政客們”面临了危机。他們联合起来用扣紅帽子和搞分裂的办法来对付劳工党党员群众的挑战。

驅逐社会主义者

在1887年7月中旬，到处流傳着謠言說，統一劳工党要排斥社会主义者，因为他們是另一政党的党员。“但是，当社会主义者坚持

* 早在1887年4月23日，恩格斯就已預料到这一发展。他对左尔格写道：“……乔治却越来越醉心于他的地租的狂想，因此必須压制一切社会主义的东西。”（見《馬克思恩格斯給美国人的信》，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8頁。）

要区执行委员会拟订一项社会主义者可以取得统一劳工党党员资格的决定时，该委员会宣称：“社会主义劳工党的党员身分并不使一个公民不能成为统一劳工党的党员。”^⑮

然而，单一税论者和“劳工政客”很快就建议撤消区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在区总务委员会8月5日的会议上，提出了批准报告的建議，但把有关支持社会主义者入党权利的那一部分删掉了。这一建議引起了极大的激动，最后才平息下来，而要求主席作出决定。“劳工政客”领袖、约翰·麦克马金裁决說，根据劳工党的規章，自己提出候选人的另一政党在这个組織內不容許活动。他宣称：“凡是有社会主义者参加了意見的任何行动都是无效的。”^⑯

麦克马金的裁决获得了支持。因此，社会主义者就被排斥出去了，他們曾反对乔治将统一劳工党改变为单一税运动的活动，他們也曾阻止“劳工政客”将独立政治运动改变为旧政党机器的企图。

社会主义者的被排斥，在统一劳工党的党员群众中引起了不快。第8、第10、第14和第22地方分会对排斥社会主义者的“亨利·乔治命令”表示抗議，认为它是“引导工人阶级离开劳工运动的目标而走向中产阶级赋税改革的騙局的一种企图……”。《领导者》杂志以預言式的标题“致命的錯誤”为文，指責这种排斥；并指出社会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是统一劳工党的不可分的一部分，他們曾經尽一切力量来促进独立政治运动的利益，希望这一运动以劳工党的形式继续下去。^⑰ 在芝加哥，英勇的劳工领袖约瑟夫·布加南警告紐約的劳工党党员說：“把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职业特务找出来！……如果可能的話，旧政党机器的巨头們决心要在1888年以前把萌芽时期的政治巨人絞杀……他們要使你們相互爭吵，从

而分散你们的力量。你们应该理解这一点，而且不要上他们的当。”^⑱

但是，亨利·乔治不愿倾听要求团结的呼吁。他在《旗帜报》上公开宣称，排斥社会主义者是他争取中产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的企图的重要部分，因为这些人决不会支持容纳社会主义者和他们的阶级斗争理论的独立政治运动。^⑲ 乔治辩称，摆在统一劳工党锡腊丘兹代表大会面前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坚决地和明确地规定党对于社会主义的立场”。劳工党由于明确地宣布了它对社会主义者的敌视并将他们从独立政治运动中完全排斥出去，它就会赢得中产阶级、雇主和农户主的支持，并使“它的敌人不能再用表面上的借口来指控它（赞同社会主义者的观点）”^⑳。

统一劳工党的州代表大会在1887年8月17日举行了会议，它将决定纽约劳工政治运动的命运。摆在一百七十七名代表面前的主要问题是驱逐社会主义者。代表的人选预示着会议的悲剧性的结局。代表大会由单一税论者和控制着“土地和劳动俱乐部”的“劳工政客”一手所“包办”。虽然，这些俱乐部中有许多只有两个或三个会员，但它们也派遣了代表出席会议，这些代表都是由单一税论者和“劳工政客”所控制的执行委员会迅速选定的。例如，乔治的助手路易斯·泡斯特在自己的选区里被本党的工人党员击败了，但是，他立即被选为阿尔巴尼土地和劳动俱乐部的代表。他的住所是在纽约市，而且他甚至也不是选举他为代表的那个俱乐部的会员，对于这种实际情况，执行委员会都置之度外。^㉑

由于中产阶级统治的“土地和劳动俱乐部”的挂名代表充塞了代表大会^㉒，单一税论者和“劳工政客”的联合就能够控制住了会议的进程。在几名代表演说以后，公认的社会主义者领袖塞季斯·

謝魏希被允許對代表大會作了十五分鐘的演說。他所發表的、充滿感情的演說直到將近七十年以後的今天，也沒有失去它的意義。他說：“……我是帶着憂慮的心情發言的，因為我在分析了勞工運動以後，作為一個稍微清醒的觀察者，我要告訴你們，你們正以你們所要做的一切，來毀滅你們的黨，而坐失目前一切可能挽救的機會。在一定的時期內，僱傭勞動者的偉大運動將再度展開，並處於優勢地位，但在目前，你們的黨將會瓦解。

“今天，你們已表現了你們的黨的領導者的真正意圖。他們的意圖就是要把這個黨最忠誠、最肯自我犧牲、最堅決的勞動人民排斥出去……

“去年夏天，首先是紐約的社會主義者工人發動這次運動，隨後在11月間匯成了一股強大的巨流。在紐約的臭名遠揚的抵制審判案之後，正是社會黨喚醒工人，使他們了解到自己的權利受到侵犯，因而有必要組織起來，這個組織後來便發展成為現在這個黨。^{*}這些遭到侮辱和輕視的社會主義者就是在戰鬥中舉起旗幟和帶頭的那些人，他們甚至對紐約的黨員說：‘現在是抗議、團結、組織起來和在選舉中顯示你們力量的時候了。’統一勞工黨正是從這種運動中產生出來的……

“我對你們說，當心你們的所做所為。我不是凶事的預言者，但你們要做的一切所產生的後果比你們所想的要危險得多……你們儘可能要吸引許多人，但當心擴大你們在紐約已造成的裂痕。我完全明了我今天在這裡所說的將是完全無濟於事的。我只是在這

* 參見本書第八章《紐約勞工黨的建立》一節。恩格斯也認為社會主義者是（統一勞工黨）運動的“創始人”。（1887年9月16日給左爾格的信，參見《馬克思恩格斯給美國人的信》，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9頁。）

里宣告，我不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而是作为統一劳工党的一員，才站在这个讲台上的。

“可以把我排斥出去；把我从未犯过的罪加在我身上，但是，你們不能說我不是統一劳工党的党员，因为我接受它的原則，因为我所采取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这个党的利益，我沒有任何个人动机。难道我們是如此墮落以致只重視名称而不重視原則嗎？如果事情就是如此，那么，你們将看到，統一劳工党排斥我們就会同共和党从其队伍中排斥主張廢除奴隶制度的人一样的荒謬和有罪。”²³

中央工会的代表 T. B. 威克曼为謝魏希激动的演說所感动，发言主張妥协。他建議給社会主义者代表每人半票，并要求社会主义劳工党在 9 月召集的代表大会上否决那种认为它是統一劳工党的一个敌对政党的意見²⁴。

当亨利·乔治看到主張妥协的情緒增长时，他立即起立发言：“党可能遇到的最大危險不是它的成員的分裂……而是見解不一致的成員繼續留在它的队伍內……这就是我們必須解決的問題。”信号发出以后，单一稅和“劳工政客”的机器就开始行动。以九十一票对五十四票否决了妥协議案，然后，以九十一票对八十六票将社会主义者代表排斥出去²⁵。

单一稅和“劳工政客”联盟排除了它的主要障碍以后，就通过包办的代表大会“放手提出”它的綱領和候选人。单一稅成为主要問題。提名担任职务的候选人沒有一个是工人或工会运动者。乔治被提名为州的党組織書記；設在华尔街的铁路供应公司的會計湯姆斯·威尔德被提名为監察員的候选人；州司庫候选人約翰·克明斯是一个鞋商；总法律顧問候选人詹姆斯·費利是一个富有的律师；被提名为視察員的詹姆斯·斯卫特是一个富有的农戶主。

除乔治外，没有一个人在1886年竞选运动中积极活动过，某些人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内还曾经是政界活跃分子²⁶。

錫腊丘茲代表大会就是这样结束的，同时，1886年秋季的政治运动高涨的光明前途也就随之结束了。英国激进派杂志《自由报》从它的驻美通讯员获得代表大会的詳細报道后，曾評論道，英国追随乔治的那些人“感伤地看到他們視為被压迫者的忠誠伙伴的这个人，現在背棄了工人而轉向与中产階級結成联盟。

“因为統一劳工党的錫腊丘茲代表大会是与中产階級的联盟，劳工在會議上沒有代表，甚至連微弱的少数代表也沒有；而律师（十四名律师！）、医师、牧师、雇主和杂货商却充分代表了中产階級的一切阶层。它的綱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中产階級綱領。”²⁷

进 步 党

社会主义者和他們的同情者为反对破坏劳工党而举行的抗議集会决定于9月4日在韦布斯特大厅召集一个會議。代表七十八个真正劳工組織的将近二百名代表决定采取具体行动，使候选人在未来的州选举中能够确实在政治上代表劳工。在較短的时间內，代表們就取得了協議，重申統一劳工党最初的目的，他們指出，“正是那个最受尊敬和最受信任的候选人曾經歪曲了它的目标，破坏了它的成員的純洁性，并使它成为一个专制的团体”；他們还“决定为了促进美国偉大的群众运动按照它的自然傾向来反对其他階級，我們在进步劳工党的名义下将自己組成一个独立政党”。²⁸

在9月28日举行的进步劳工党州代表大会上，将近一百个劳工組織联合起来，挑选了代表劳工的候选人。这一名单包括約翰·斯文登（州参議員候选人）、爱德华·霍尔、H. A. 巴尔克和

T. B. 威克曼。最后三名候选人都是工会运动者²⁹。

除紐約外，对于其他地方統一劳工党分裂的具体内容的材料很少，所以不能清楚了解。但是芝加哥《劳工諮詢者》以及其他許多报刊，对这一点說得非常清楚：“現在，在那个州內有两个羽毛丰满的劳工政治集团。結果是使有組織的劳工的敌人为之欢欣鼓舞，而使它的朋友感到沮丧、消沉和屈辱……結束所有这些情况的时机已經到来了……‘联合起来吧！否則就是灭亡’”。³⁰

但是，已經太迟了。关于两个劳工政党之間可能实现“妥协”的希望在整个竞选运动期間还是繼續存在的，但是，这个希望落空了。相反地，竞选运动的特点是激烈的責罵。斯文登攻击統一劳工党的“徇私舞弊和貪污腐化”，乔治指責进步劳工党为“社会主义分子的工具”。商业报刊則对这两个劳工政党繼續进行辱罵。虽然乔治因排斥了社会主义者而获得了贊揚，但是，他因引起了階級仇恨而仍然受到攻击，并被认为是對現存經濟制度的威胁和“无政府主义”的倡導者³¹。

一切瓦解、分裂和誹謗的唯一結果是使絕大部分工人疏远。在工会中表现出要求独立政治行动的热忱的普遍下降。中央工会仅以五十五票对五十四票、約五十票棄权而拒絕了支持进步劳工党³²。

在选举本身中，乔治获得七万二千票，共和党获得四十五万九千票，民主党获得四十八万票（乔治在紐約市的选票为他在1886年的选票总額的一半）。进步劳工党获得将近一万票³³。

对劳工方面說来，这的确是一种令人沮丧的情况。紐約的1886年和1887年的两次选举的对照，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清楚地显示出扣紅帽子和分裂策略的危害性，以及劳工的統一是一工人階級有效

的独立政治行动的先决条件的必要性。1887年的选举结果证明了，劳工队伍中的扣红帽子和分裂不仅使工人们相互敌对，而且也使工人阶级的中产阶级盟友疏远了。只有资本家和他们的政党从劳工队伍的分裂中得到了利益。

芝加哥的衰落情况

在1886年秋季选举的巨大政治热情高涨之后，芝加哥经历了同样的悲惨的过程。春季市选举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1887年2月，制订了组织城市俱乐部的计划。在一个声明中，规定会员的资格和标准，首先是应该同旧的政党无任何联系，并规定一切市镇俱乐部的大多数会员必须是雇佣劳动者。^{*}特别是候选人必须属于劳工骑士会或其他劳工组织。芝加哥中央工会一致赞同了统一劳工党关于原则、纲领和提名的声明。^④

尽管商业报刊对劳工党进行了激烈的攻击，说它被“摇红旗的共产党员”所控制了，但是，工人的情绪仍然高涨。^⑤然而，在竞选运动的过程中却产生了困难。商业报刊对劳工候选人名单的激烈攻击把泡德利吓倒了，他宣布芝加哥第24区分会对统一劳工党捐赠五十美元的行动为无效。他的金科玉律是：“无论区或地方的劳工骑士会分会都不能为了政治目的而捐献金钱。”^⑥对芝加哥市内一切地方分会发出的通告特别不利于劳工党的竞选运动，因为它的市长候选人正是劳工骑士会第24区分会会长罗伯特·纳尔逊。劳工骑士会的高级领导悍然阻止各地方分会以任何方式帮助纳尔逊进行竞选，这在劳工队伍中引起了混乱。许多劳工骑士会会员

* 农户主被认为是雇佣劳动者。

无疑地被泡德利的分裂策略所吓倒，而抛棄了支持統一劳工党的活动。^{②7}

民主党和共和党害怕劳工党的可能的胜利，它們为了选举的目的而联合起来，并以“法律和秩序”为号召进行竞选。在这种攻击之下，納尔逊只获得了大約二万五千票，劳工党只选出一名市参議員。^{②8} 在1886年秋季，劳工党曾选出了一名州参議員和数名州众議員。

接着就发生了許多反应。劳工党內的中产階級和自由职业者提出責难說，它所以沒有取得較好的成績，其原因是未能吸引住小企业主和农戶主，而其所以未能吸引住小企业主和农戶主，就是因为湯姆斯·摩根和社会主义劳工党其他黨員的“带赤色的領導”对独立政治运动所产生的影响。中产階級和自由职业阶层以脫离劳工党相威胁，除非立即結束“紅旗影响”。^{②9}

在芝加哥，“劳工政客”也进行了分裂独立政治运动的活动。威廉·格利逊和民主党合作，着手組織了一个政党，并在州当局登記方面盗用了“統一劳工党”的名义。原先的統一劳工党被迫更名为“激进劳工党”。^{③0}

尽管有这些攻击，劳工界仍然存在着支持激进劳工党的情緒。木工群众大会在1887年9月一致决定：“任何忽視或拒絕为劳工党一切候选人进行工作和投票的选民……将被认为是他們工人伙伴的叛徒。”中央工会也支持激进劳工党。^{③1}

而且，正如在紐約一样，扣紅帽子、制造分裂，以及由于都命名为劳工党的两个組織的存在所产生的混乱，对独立政治行动的事业造成了无法补救的損害。在1888年的春季选举中，激进劳工党只能获得約七千分散的选票。^{③2} 一旦团結遭到破坏以及担心扣帽

子的恐怖渗入劳工党的队伍中，并且，在中产阶级分子为了求得劳工运动的反动敌人谅解所作的努力失败之后，芝加哥（正如纽约一样）的劳工党迅速地陷于瓦解。

纽约和芝加哥的劳工党的瓦解使全国其他地区的独立政治行动的支持者感到沮丧。在许多州和市，劳工党衰落下去了，1888年春季独立政治行动的高潮已完全消退。^{④③}

地方和州劳工党的消失注定劳工运动要将全国的独立力量联合起来。在1886年的选举以后，迅速产生了这种运动的动力，结果是全国联合劳工党的建立。它在1887年2月成立，吸收了“绿背劳工党”的旧人，并取得了农民团体、反垄断资本者和劳工骑士会的赞助。^{④④}

1888年，联合劳工党建议同亨利·乔治的统一劳工党合并，但由于联合劳工党不愿将单一税作为它的纲领的主要要求，乔治的党拒绝同它发生任何关系。^{④⑤}

两党在1888年都提出了总统候选人，统一劳工党在全国获得了总数为二千八百零八张的选票，而联合劳工党由于它的成员当时大半是农户主，所以，它所获得的劳工选票是微不足道的。^{④⑥}

劳工骑士会的力量的迅速衰退是劳工政党消失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劳工骑士会领导对劳工政党是鼓励少而阻挠多，但是，在许多地区，骑士会地方和区分会却提供了独立政治行动的群众基础，当这些组织瓦解时，劳工党便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正如我们在下面所要看到的，还有许多造成劳工政党衰落的原因——专制的领导，怕扣红帽子，排斥，领导上徒劳无益地对反动势力的让步，分裂和歧视，以及领导上对工人的实际需要的漠不关心——而这些都是劳工骑士会衰落的极端重要的原因。

第十一章

劳工騎士会的衰落

劳工騎士会在 1880 年以后的十年間，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美国劳工运动中占居了統治的地位，随后，却以同样大的速度衰落下来了。騎士会的會員人数从 1886 年夏季七十多万的最高峰减少到 1887 年 7 月的五十一万零三百五十一人。^① 一年以后，它的會員又减到二十二万一千六百一十八人。1889 年 8 月《紐約論壇报》在一篇題为《一个大社团的衰落》的文章中指出，“几乎在每一地区，成百的分会相继解散。在曾經一度无比强大的騎士会以前的据点里，这个組織的名称和宗旨好像都成了过去的陈迹。”^②

使得劳工騎士会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何在呢？

衰落的原因

使劳工騎士会衰落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在当代人士和后来的历史学家所提及的原因中，最时常提及的是：（一）雇主們的激烈反对，这些雇主一心要想消灭所有的劳工組織，特别是劳工騎士会这样的一个組織，因为它力图把全国的工人，熟练的和不熟练的、本国生的和外国生的、黑人和白人、男工和女工都組織在一个整体之中；（二）組織臃肿，其中包括各种行业和职位的人，包括由从事一百种或一百多种职业的會員所組成的許多分会；（三）騎士会的組織結構不够完善，它适合于許多企业和行业的許多工人的联合行

動，但却不能適應工人的需要來解決某些企業或行業的工人的日常問題；（四）騎士會中贊成和反對工會的分子之間的鬥爭，以及騎士會和正在興起的美國勞工聯合會之間的鬥爭；（五）騎士會的會員群眾和領導之間在政策、策略和戰略上的矛盾。^③

上面這些因素雖然有的被勞工史學家過分地強調了，但是，它們却起着加速騎士會的解體的作用。^{*} 總之，解體的基本原因是領導和會員群眾間的分裂。1886年在勞工騎士會鼎盛時期，這一矛盾就已經出現了。

在1885和1886年的時候，工人階級的會員就已經抱怨非工人階級分子隨隨便便地就加入了騎士會，而工人在參加某些分會時比小企業主還要困難。1886年1月，賓夕法尼亞州坎頓地方的一個騎士會會員寫道，“我們的分會過分努力於爭取企業主入會，而且以細小的理由為借口拒絕接受勞工。”^④

然而，人們的主要不滿是，非工人階級分子開始控制了分會的政策，從而使分會違反了大多數騎士會會員的利益。一位密執安州的騎士會會員指出，“不應該接納僱主為騎士會的會員，因為在他們的主持下，除了使工作失去效果外是不会有其他結果的”。對這一點，波士頓分會的報告提供了具體的證明。這個報告揭露：工人階級的會員“被迫不敢在會上訴說他們所受的痛苦，因為他們的老板是分會的負責人，一旦他們訴說苦衷，他們就要被解雇。他們還說，由於同樣的原因，他們不能要求增加工資和疾病津貼”。^⑤

-
- 坎頓司一威斯康辛勞工史學派認為騎士會失敗的主要原因是，騎士會的組織機構不能適應“要求改善自己的工作條件的工人的實際需要”。從上述的情況看來，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因為騎士會實際上在適應不同會員的組織要求方面是非常靈活的。實際上這一問題所涉及的與其說是組織機構的問題，不如說是思想意識的問題——贊成工會運動和反對工會運動的問題。

泡德利坦然地承认說，在不少的分会中，雇主們确实是保有統制一切的势力，但是，他欢迎这种情况，因为在騎士会的領導和會員群众間所发生的冲突中，他着重依靠非无产階級分子作为同盟者。这是两种思想意識的冲突，第一种思想以階級斗争为基础，第二种思想以階級合作为基础。

由于泡德利和他在总执行委员会中的同僚都站在雇主方面，所以，出现在高尔德和肉类罐头业罢工事件*中的出卖花样，就层出不穷。这种情况明显地表现在1886年冬季和1887年春季七千名騎士会會員在麻薩諸塞州各制鞋业城市发动的反对雇主协会停工解雇的激烈斗争中；又表现在1887年9月雷丁铁路六万名騎士会會員的罢工中；还表现在1888年4月在宾夕法尼亚州布莱道克城埃德加·湯普逊鋼铁厂(安德魯·卡尼基系統)的騎士会工人的罢工中。在每一次罢工中，泡德利和总执行委员会都拒絕响应那些处境非常艰苦的罢工工人們的呼吁，他們要求供給經費来帮助他們应付他們最迫切的需要。在每一次罢工中，泡德利都要求罢工工人放棄斗争，开除那些他指責为应该对工人的困难負責的“激烈分子”，他并且向雇主保证，从此以后，他們计划和資方和睦共存。在每次罢工中，泡德利都受到了雇主們的感謝。**但是罢工的結果对騎士会會員群众來說却是严重的失敗。他們即使不被列入

* 參見本书第五章《第二次高尔德罢工是怎样被出卖的》及《肉类罐头厂工人罢工被出卖了》两节。

** 卡尼基贊揚騎士会总会长对埃德加·湯普逊鋼铁厂中的罢工行为的譴責，他对《匹茲堡快报》的一个記者說：“在我看来，泡德利先生似乎是劳工所曾經有过的最明智的顧問之一。”卡尼基指出，他感到遺憾的只是騎士会的會員群众很少注意泡德利先生基于“同資方建立密切联盟与和諧关系”的明智忠告。(1888年5月7日《匹茲堡快报》)

黑名單，也要按照老板的條件而恢復工作，而老板的條件是，他們在恢復工作前要放棄他們在勞工組織中的會籍。^⑥

在進攻騎士會的恐怖行為越來越猖獗時，泡德利却在忙于作報告，報告的題目是他所謂的騎士會所面臨的“兩大問題”：“教育和克制”。當僱主們在他們的商店和工廠里張貼布告，迫使工人們簽署“鐵的誓言”時，泡德利却反而向這些僱主保證說，“僱主的利益（和騎士會的利益）是一致的，因而僱主們應該加強騎士會，以作為消除無政府主義的最有效的辦法”。在騎士會會員被解僱和被列入黑名單時，泡德利竟在一次記者的訪問中發表了以下的談話：

“泡德利先生，你是否承認僱主們有權隨意僱用或解僱工人？”

“我承認。我知道騎士會中有許多人是不承認的。這一直是一個我們必須進行爭辯的最難解決的問題之一。如果我是一個僱主的話，我可以說，我要極力從我的僱工所做的工作中賺取最多的錢。”^⑦

難怪騎士會在四年當中會員減少了六十萬人！其中許多人是僱主強迫退出騎士會的（由伊利諾州的煤礦工人組成的第33區分會的全體會員都被迫退出了騎士會），但是，有許多是完全由於厭惡這個組織而退出的。騎士會的組織者們在1887年春天通知泡德利說，“騎士會的會員像秋風中的落葉一樣地在減少着”。新澤西州新不倫瑞克地方的幾百個橡膠工人，由於總執行委員會沒有在他們遭到廠主的停工解僱期間援助他們，忿而退出騎士會。新不倫瑞克的騎士會大廳里張貼着他們的地方分會的訃告：“（1887年）4月29日（星期五）晚，騎士會第3354地方分會被總執行委員會扼殺了。喪禮定於4月30日（星期六）晚在拉維舉行。請勿送花。”

幾天後，一家報紙刊登了下述新不倫瑞克的消息：“該城中成

百的橡胶工人退出騎士会一事，似乎是大批退会行动和其他分会解体的开端。”^⑧

同各工会的磨擦

同預計的情况一样，退出騎士会队伍的现象因騎士会和工会的磨擦而加速了。在里奇曼大会上通过的決議——即迫令登記为制雪茄工人国际工会会员的騎士会会员脱离該工会的決議——是促使騎士会解体的一个重大原因。制雪茄工人国际工会不仅得到美国各主要工会、紐約中央工会、波士頓中央工会、紐厄克行业和劳工分会以及其他組織的支持，而且也得到騎士会的許多区分会的支持。因此，好几十个分会都拒絕执行把制雪茄工人国际工会开除騎士会的通告。^⑨

在巴尔的摩严格地执行了命令，結果，有三十个地方分会在1887年退出了騎士会。^{*}在芝加哥，强有力的第24区分会命令所有的地方分会退出芝加哥行业和劳工分会以及伊利諾州劳工联合会，因为这两个組織曾經承认制雪茄工人国际工会的标记。有些分会接受了这一命令，但有許多分会却放棄了自己的執照而改組成为独立的工会，这样作，它們就可以仍然留在行业和劳工分会里。第24区分会的人数从1886年的二万五千人减到1887年的三千五百人。^{**}据报道，早在1887年2月，在美国最大的制雪茄烟业中心之一的紐厄克城，全城的制雪茄工人就没有一个人是騎士

* 截至1890年1月1日，只剩下十个分会，共有会员四百八十九人。

** 1889年的会员人数只有五百人。1890年5月24日芝加哥分会机关刊物《劳工騎士报》很伤心地说：“在芝加哥，劳工騎士会的会员为数不多了，也許只有五百名交納会費的会员……但对这个数字我們也还有些怀疑。”

会的会员了。^⑩

虽然骑士会的会员人数大大减少了（1887年有二千六百多个分会因未交会费而被停止会籍），但领导方面却仍然在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内坚持推行他们的政策。许多地方分会和区分会公开承认制雪茄工人国际工会的淡蓝色标记。这些分会很快就被开除了骑士会。^⑪

在召开1887年10月明尼阿波利斯大会的前夕，全国各地地方分会和区分会反对总会负责人员的浪潮此起彼伏。有的区分会甚至撤回了几个总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委任状。总之，会员们切望由实事求是的而不是由华而不实的人来代表自己。^⑫

在大会开幕前，泡德利在演说和对记者的谈话中拒绝了对总会负责人员提出的批评，他说这种批评是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他宣称，“劳动者从来没有像目前这样受到尊重”^⑬。

对南方会员的攻击

在泡德利讲这种话的时候，骑士会的会员就有的被解雇，列入黑名单，受到私刑，甚至被屠杀。1887年夏，骑士会的一个组织者H. F. 胡佛“被‘南卡罗来纳州的最优秀公民们’像一条狗似地枪杀了，原因是他在那个仇视劳工的地方进行组织黑人和白人劳工”^⑭。1887年秋，在路易西安纳州甜菜种植园的一次骑士会黑人会员的罢工中，武装法警向罢工者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了四名黑人工人。随后，为数有二百到三百的武装白人暴徒，在当地的军事人员率领下，袭击了被逐出种植园的罢工者和他们的家属居住的黑人区。袭击者挨户搜查，开枪射击他们所碰到的一切黑人。关于被杀人数的报道，其说不一，但种植园主的喉舌新奥尔良城的《民

主党人时报》承认，据收集到的所有的尸体看来，被杀的黑人数目可能有三十人之多。《爱尔兰世界报》报道说，有三十名黑人被屠杀了。

对于这次集体私刑还不感到满足，一群白人暴徒在执行吏和法警的合作下，把在罢工开始时遭受逮捕*和监禁的两个黑人罢工领袖乔治·寇克斯和亨利·寇克斯从牢房中拖出来私刑处死。^⑮

底特律的《前进及劳工活叶报》在一篇充满愤怒的社论中，谴责骑士会的领导者没有对这一南方骑士会黑人会员遭到屠杀和私刑的事件表示反对。社论激昂地写道：“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总会负责人员还没有对这件事表示态度。如果骑士会的负责人员袖手旁观，看着自己的组织者遭受残酷的屠杀而不提出抗议，那么，即使是在南方，现在也是骑士会的会员群众采取措施来保卫他们崇高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组织者的时候了。”骑士会的会员群众同意这一批评。泡德利收到了许多信件，它们表示对领导机构漠视黑人会员遭受屠杀的情形深为憎恨。^⑯

1887年明尼阿波利斯大会

这些动人的呼吁并没有发生作用。泡德利正在过分忙于告诉记者们说，骑士会如何取得了雇主的尊重以及骑士会如何由于放手采取反对激烈分子的立场而和天主教会建立了“和谐的关系”。他说，诚然，骑士会的会员已经减少了，但是“会员人数减少的原因，是由于无政府主义者和他们的朋友们一直不断地企图控制骑士

* 其他罢工领袖也遭到了逮捕。他们在路易西安纳州最高法院受审时，由州参议员黑人亨利·德马斯出庭辩护。

會”。不管怎樣，“如果騎士會有十萬名有思想的會員，他們都很好地研究對自己家庭的責任、組織原則和對國家的忠誠”，那末，就比有“一百万會員”時要強大得多，這一百万人只是不斷地煽起反對雇主的鬥爭，並且由於激烈的行為而與公眾對立起來。從長遠看來，“這十萬人會比一億不中用的人做出更多有益於人類的事”^{①7}。

明尼阿波利斯大會充滿了支持騎士會管理機構的代表，*管理機構通過它對資格審查委員會的控制，來歧視那些人所共知的為被判死刑的人們而鬥爭的代表們，並且把他們排斥出去。於是，泡德利竭力把總執行委員會中具有戰鬥精神的成員約瑟夫·布加南排斥在大會以外，理由是他的地方分會沒有繳納會費。在布加南要求補繳會費時，資格審查委員會又拒絕了他的請求。管理機構支持資格審查委員會的報告，布加南沒有得到他的席位。^{①8}

在全國大會上，泡德利以騎士會總會長的身份做了演說。在他的演說中，他用了相當大的篇幅專門來談論“騎士會中的無政府主義問題”以及他對“芝加哥無政府主義者”的態度問題。他斷然譴責那些通過決議同情被判处死刑的秣市慘案殉難者的分會，指責他們把整個騎士會置于危險的境地。^{①9}

當有人提出建議，促請大會通過一項請願書，申請赦免被判处死刑的人的時候，泡德利迫不及待地要求拒絕接受這項提議。他譴責騎士會的激烈分子，要他們為雇主對勞工的進攻負責，而且，為了恐嚇代表們，他故意捏造說“無政府主義者”曾兩次企圖殺害他。管理機構馬上支持泡德利，拒絕了提案。下述事實清楚地表現了代表們的真實情感，即幾乎所有代表都在一份在大會上散發

• 泡德利在1888年2月22日致約翰·海依斯的一封信中說，他已經“壟斷了上次全國大會於明尼阿波利斯召開的會議。”（《泡德利海依斯通訊集》）

的請願书上簽了名，要求州长奥格勒斯比将死刑减为无期徒刑。^{②0}

好几十个区和地方分会一經获悉明尼阿波利斯大会对秣市惨案所采取的行动，立即指責了泡德利“在道义上的怯懦”，并且譴責大会沒有通过关于呼吁减免死刑的提案。但是，泡德利对騎士会会员群众的情緒是毫不介意的。对泡德利說来，下面的这封信比区和地方分会通过的几十个決議还要重要得多：“你在星期一晚上的发言（指責关于搶救被判处死刑的人們的提案）已引起了好評，而在一部分騎士会会员当中，即在企业家和在他們的助手当中，所得到的同情是前所未有的。”^{②1}

明尼阿波利斯大会其余的大部分时日，对于有組織的劳工來說，变成了一种梦魇，但对有組織的资本家來說，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大会所作的唯一开明的事，就是对工会分子采取了和解的态度。在最后認識到把参加制雪茄工人国际工会的所有制雪茄工人逐出騎士会所引起的可悲結果之后，泡德利宣布廢除关于命令所有制雪茄工人国际工会的成員退出騎士会的通知。大会投票通过決議：“恢复根据里奇曼全国大会的規定而被开除的制雪茄工人国际工会会员的騎士会会籍，他們不必交納入会費，也不必补交过去的会費，唯一的条件是他們表示願意恢复会籍。”^{②2}

但是，这种富有理智的作風被扣紅帽子的狂潮所淹沒了。任何消除有害于騎士会的行为的努力都受到这样一种指責，即：这种变革是“无政府主义分子”所极力寻求的。英国《共和》杂志駐美記者痛苦地写道：“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劳工組織之一的整个綱領。那些破坏这一健康运动的人是可耻的。”^{②3}

然而，这是雇主們衷心欢迎的一个綱領。一份雇主办的主要报刊，在它對大会的敏銳的評價中，表达了美国资本家的喜悅心

情：“在过去两周的大部分时间中，在明尼阿波利斯举行的騎士会全国大会，使人们对騎士会所怀的好感大为增加了，而且它所做的事没有使雇主们……感到騎士会是很危险的，只要它控制在现在这些人的手中……只要泡德利分子仍在騎士会中占统治地位，騎士会就没有什么可怕的。”^{②4}

无怪乎约瑟夫·拉巴迪在他从明尼阿波利斯回来后预测说，騎士会的会员人数已经达到了“最大限度，它的衰落是必然的。太多的人利用它来取得个人的眼前利益，太多的对于社会规律和工业经济的科学毫无所知的人在担当着它的领导工作”。^{②5}

批評泡德利的人被驅逐出會

在1888年秋季的印第安納波利斯大会上，曾經一度被称之为“美国劳工运动中的极其光輝的頂峰”的遺老再度受到摧殘。总書記查理·李其曼因反对管理机构的政策而被泡德利勒令辞职。^{②6}总执行委员会的委員，湯姆斯·巴利和 A. A. 卡尔頓二人，因批評泡德利和泡德利政策，被开除出騎士会。随后，泡德利提名他的八个亲信为总执行委员会委員的候选人。从这些人中选出了新的执行委员会。泡德利曾公开宣称，他本来不打算再度竞选总会长，但他改变了主意。正如一家报纸所指出的，“泡德利先生受到制造商的普遍寵信，这一点很可能就是使他改变主意的原因。他是保守的劳工領袖著称的，所以只要他是騎士会的首脑的时候，激进分子就一定不能得势。”^{②7}

巴利因为反对泡德利和泡德利政策而被开除出騎士会以后，他散发了一份告美国男女劳动者书，他指出，騎士会实际上已被背叛工人阶级事业的专制领导所破坏了。他指責泡德利狂妄驕纵，

窃据权力，奖励那些专为管理机构利益工作的人员，并且牺牲骑士会会员群众的利益，以取悦雇主和天主教教士。他建议组织一个名为“联合劳工兄弟会”的新劳工组织，这一组织将领导工人进行双重斗争：争取眼前改善生活状况和争取更根本的改革。这一组织要和“所有合法的劳工组织”维持友好的联系，但要“同工贼和工贼行为划清界线”。凡和自己工会关系不好的人，在沒有和他們的工会组织商得解决办法以前，兄弟会将不吸收他們入会。^⑳

在一个短期間內，巴利很成功地把成批的各州骑士会以前的会员联合在这一事业之內，并建立了州和地方的分会。但是，在吸收当前和过去的骑士会会员的活动中，“联合劳工兄弟会”竞争不过新兴的美国劳工联合会。“联合劳工兄弟会”在巴利的家乡密执安州建立了一个相当强大的据点，但是，随着劳联的发展，連这一核心组织也瓦解了。1890年以后，兄弟会就从劳工运动舞台上消失了。^㉑

骑士会在全国各行业的分会一个接一个地认识到，他們的命运不是和骑士会而是和劳联接合在一起的。1889年2月，制鞋工人全国行业分会，即第216分会，退出了骑士会，组成了隶属于劳联的制鞋工人国际工会。1889年，由机械工人、铁匠、翻砂工人、锅炉制造工人组成的第198全国行业分会退出了骑士会，组成了全国机械工人协会。同年，穆尔纺织工人协会，属于第135区分会的矿工，属于第217区分会的炼铁工人，和第214区分会的費城和雷丁铁路工人都摒棄了骑士会。1890年1月，报纸报道了关于骑士会第135全国区分会和全国进步工会在俄亥俄州哥倫布城举行联合大会的消息。名为“美国联合矿工工会”的新组织在1890年1月26日經劳联批准为会员。^㉒所有属于骑士会的矿工最后都参加了这

个新的組織。

逐步和騎士会割斷关系的上述这些和其他全国行业分会指出，騎士会管理机构的自杀政策，使这些分会的會員大为减少，只剩下“一小批”了，因而只有退出騎士会，它們才能維持自己的生存。

全国各行业分会的退出，使騎士会受到严重的打击。一个研究劳工运动的人指出，“退出去的組織都是强有力的。留在騎士会中的全国性組織有两种，即那些沒有强大到能够独立存在的組織，以及那些非常强大的組織，留在騎士会或离开騎士会对它們都沒有什么关系。在后一类組織中，窗用玻璃制造工人的組織可以說是一个最好的例子。”^③

由于全国性的行业分会是許多工业地区的“騎士会的支柱”，它們退出騎士会，就加速了当地其他分会的解体。例如，在密执安州，制鞋业工人从騎士会轉到劳联的举动，是促使騎士会在密执安州迅速消失的重要原因。1891年的大瀑布城劳工組織名录完全沒有提到騎士会。在底特律，最后一个活跃的分会，在1892年前正式消逝了。在某些情况下，密执安州的一些分会集体地轉入了劳联。其他的分会干脆就自行消灭了。^④

泡德利对于全国性行业分会的退出并沒有感到伤心。他对海依斯說，他决心告訴各行业工会分会，“滾出騎士会去吧……該死的，这一回我要把它們攆出去，并且告訴世界說，我們騎士会不再需要什么行业工会，我对它們已經厌倦了”。^{⑤*}

-
- 当泡德利談及工会主义者的时候，所用的字眼是非常刻毒的，許多話都无法刊登出来。在一封信中，他罵岡伯斯、斯瑞斯尔和别的工会发言人为“該死的犹太人”和“这些侮辱基督的人”。（泡德利1899年12月19日致約翰·海依斯函，《泡德利海依斯通訊集》。）

很明显，騎士会的管理机构是欢迎行业工会分会退出去的，而且切望它们快一点退出去。当时騎士会的整个趋势是放棄“大城市”，而把騎士会的基础建立在农村分子上——农户主和“乡村铁匠、乡村木匠、鞋匠和这些地方的其他劳动者以及乡村里的油漆匠和裱糊匠”。^④

劳工騎士会变成了农村組織

各州大会給 1889 年阿特兰塔城大会的报告表露出，騎士会在組織上正日益成为一个农村組織。在这一年中，只增加了四十个新的地方分会，而且这些会员完全是从农村阶级中吸收来的。在这一年內，有二百二十个地方分会退出了騎士会，有六十个分会几个月从沒有提出过报告。

为了适应所屬的农村組織，騎士会这时把土地問題列为其綱領中的重要問題。泡德利热烈贊成单一稅的主張，并且，在向阿特兰塔城大会所作的主席致辞中建議采納这一主張，作为騎士会正式綱領的一部分。騎士会的会章被修改了，增加了一条，这一条強調說，“土地應該属于其居住和使用者的”，并且重申了单一稅的原則。^⑤

阿特兰塔城大会的決議大受农村报纸的欢迎，亨利·乔治兴高采烈地称道这是本世紀的“最重大的事件”。^⑥然而，工人阶级方面却认为这一決議是承认了騎士会已失去它在工业地区的基地；认为騎士会的领导已經放棄重新取得这一基地的一切希望。当时的一位观察家写道：“看一看劳工界，就会看出总的局势。在整个新英格兰地区、新澤西州、巴尔的摩、威尔明頓、本城（費拉德尔非亚）、匹茲堡和美国西部，工业和制造业中的騎士会队伍已小到令

人沮喪的程度。”^{②7}

1889年以後的關於會員人數的統計數字，反映了一度強大的騎士會的衰落情況。1890年為十萬人在過去一年間就失去了十多萬人。1891和1892年沒有統計數字。1893年為七萬四千六百三十五人。甚至在加拿大（在那里騎士會的衰落比美國慢得多），會員人數在1892年也大大地減少了。在許多加拿大的城市和較小的鄉鎮里，騎士會已完全消失了。^{*}在1892年，只有三個區分會和七個地方分會填報了加拿大工業局發的征詢調查表。^{②8}

泡德利被逐出騎士會

1893年11月，在費拉德爾非亞大會上，泡德利被撤掉了他在這一搖搖欲墜的騎士會的總會長職務。但是，這一決定已為時過晚。一個中西部的勞工報紙《工業論壇報》在1891年夏季指出：“幾年來，人們一直在痛恨泡德利和他對騎士會的錯誤領導，他把騎士會弄成了一個可憐的支離破碎的東西。”^{②9}但是，只要泡德利的領導機構完整無缺，反對他錯誤領導的力量就不會取得多大進展。反對他的破了產的政策的人，不是被撵走就是被迫辭職。

趕泡德利下台的運動，是由泡德利領導機構的一些成員、西部的農業分子和社會黨人組成的聯盟發動的。社會黨人當時是由但尼爾·德李昂領導的。^{**}指責泡德利的主要人物就是他的以前的

* 1892年，在金茲頓和魁北克由於吸收伐木工人而擴大了會員人數，但是這一暫時的人數增加並沒有補償騎士會在加拿大其他地方遭受的損失。（道格拉斯·肯尼迪著：《加拿大的勞工騎士會》，西安大略大學一篇未公开发表的碩士論文，1945年，第134—136頁。）

** 關於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早期騎士會中的社會黨人的作用問題的討論，參見本書第十九章《德李昂和勞工騎士會》一節。

助手，即泡德利称之为“我在总执行委员会中的主要依靠”的骑士会司庫約翰·海依斯。指責他的主要理由是：違背大多數人的意志，利用騎士會來謀個人的利益，破壞這一組織的戰鬥力以討好雇主和天主教會的主教們。^⑩

新总会长是艾奥华州的詹姆斯·索弗林。选他当总会长这件事，說明騎士會越來越變成了一個農民的运动。索弗林是由于得到社会党人的支持而当选的，交换条件是索弗林答应委派一个社会党党员担任騎士會机关刊物的編輯。海依斯繼續担任总司庫。

新的领导机构发表了一些乐观的声明，預料不久騎士會“就会以它年輕時候的全部活力重新兴盛起来”^⑪。但是，已經离开騎士會的工人大眾並沒有为这种口头上的美丽言詞所动。他們在泡德利当权时期的體驗太多了。尤其是他們知道，代替泡德利的人們在策略上或理論上都和泡德利沒有差別。实际上，所有这些人都是曾經是泡德利领导机构的一部分，而且，直到他們认为和泡德利破裂對他們的私人利益更为有利以前，他們全都是泡德利的忠心的支持者。^⑫

在农业地区的許多小城鎮和中心乡，騎士會仍然保有自己的陣地。在首都的政府雇員中，騎士會仍然很有力量。它还用老一套的办法，在某些工业中維持着立足点，那就是把被停止和取消会籍的工会會員組織起来去和雇主們簽訂協定，協定所規定的工資标准，大大低于騎士會以外的工会所要求的标准。^⑬

在1895年的头几个月里，在布魯克林的電車工人罢工中，騎士會又呼出了它最后的一口元氣，这次罢工是在工业方面的一場流血斗争，它席卷了这个廣闊的城市的整个地区。* 第75区分会的六千電車工人的失敗，意味着这个殘存的最重要的区分会被摧毁

了。^④

波士頓的《劳工领导者报》1895年12月7日評論道，“在世界劳工运动史中，沒有再比这一頁記載这个一度非常强大的組織的衰落历史更为悲惨的了。在短短的九年間，它的會員从七十五万人降到現在的数目，約略計算起来，在全国不超过二万人。”

騎士会的那些堂皇富丽的大厦一所一所地被債权人接收过去。^⑤到1900年，美国的大多数工人甚至都不記得騎士会了。在同年的工业委员会报告中，认为騎士会會員人数只有“几千人”。^⑥

波士頓的騎士会到1932年仍旧存在。在波士頓的市政府机关雇員中，在波士頓至阿尔巴尼铁路的一些工人中和其他行业中，騎士会还有分会。波士頓的最后一个地方分会，即由五十个电影放映者組成的第3030地方分会，在1949年10月和一个劳联的工会合并而最后消失。^⑦

衰落后面的悲剧

乔治·麦克奈尔在談到騎士会的衰落时正确地指出：“會員群众的英雄事迹将載諸史册，責任决不能由他們来負。”^⑧騎士会的衰落和消失的悲剧，在美国劳工史上重演的次数太多了。悲剧的产生是由于出現了“不能統治則予毀灭”的領導，它逐漸腐化了，不去了解工人的根本問題，它热望获取雇主和雇主同盟者們的尊重和贊賞甚于爭取工人状况的根本改善。

騎士会兴起的时期是工人队伍最富有战斗精神的时期。十字

-
- 这次罢工的目的是要求将每日工作十八小时的工資从二元五角增加到二元二角五分美元。这次罢工被国家卫戍部队所破坏。（1895年1月27、28日布鲁克林《雄鹰日报》。）

軍精神洋溢在工人階級当中。所有的工人，不論是黑人白人、男的、女的、本国出生的和外国出生的，都團結一致反对共同的剝削者，这件事激发了騎士会广大群众的想像力，唤起了他們的进取精神，启发了他們去完成光輝事业的信心。劳工队伍勇猛前进。他們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他們的精神飽滿，士气昂揚。

但是，騎士会的領導破坏了这一團結和这一惊人的战斗精神。要求工人去与之斗争的敌人不再是剝削工人的剝削者，而是那些曾对騎士会組織的成长作出过重大貢獻的具有战斗精神的人們。被当做敌人看待的是劳工运动中的激进分子，而不是雇主。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破坏工会上，而不是放在去完成把那些未組織起来的工人組織起来的偉大工作上。关心爭取雇主的贊賞比关心爭取工人利益要多得多。

在这样的气氛下，随騎士会的兴起而来的十字軍精神的消失，是不足为奇的。希望工人会对于把那些激进分子——工人們所熟悉的具有自我牺牲精神、战斗精神的战士——驅逐出騎士会的前景感到兴奋，希望他們会对于同其他工会进行斗争的前景欢欣鼓舞，那是不切合实际的。騎士会慢慢地但是确切无疑地失去了自己以前的生命力和力量。

泡德利在私下里承认，以爭取雇主尊重和贊賞为基础的劳工政策必然要毀坏劳工运动的战斗力。他在1892年9月写道：“如果工人組織只是从事組織工作而不再做別的事，那就沒有什么人来反对它，但是如果它打算在工資和罢工方面取得一些成就的話，那么，它的會員就会被說成是共产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不务正业的人。如果在另一方面，他們不罢工而是去参加政治活动，那么，同一騙人的报纸就会大声叫喊这是干預政治。”^④ 嗣后，泡德利还承

认，倾向于討好天主教主教們的劳工政策是一种不适合于增进工人利益的政策。*

正是因为騎士会的領袖們把騎士会降低成为一个替雇主和雇主的同盟者服务的組織，他們才受到了騎士会會員群众的蔑視。布加南指出：“騎士会会长发布的禁止罢工、禁止从事政治活动、禁止撥款帮助貧困的弟兄們等等通知，引起了‘我們为什么組織起来？’的疑問。这一疑問沒有得到滿意的答复，因此沒有得到回答的人便离开了騎士会。”^⑤

总之，劳动人民已經不再願意向这样的組織繳納会費，这个組織在劳动人民反对雇主的斗争中一点都不帮助劳动人民，而且还对支持劳动人民斗争事业的人們进行誹謗，并把他們开除出去。那些沒有被逐出去的也离开了这样的組織，这一組織曾經給予人們如此偉大的希望，但是，它的命运却控制在对这种希望毫不关心，也不制定实现这种希望的計劃的人們手里。

然而，这个希望仍然存在着。因为，尽管騎士会的結局是不光彩的，但是，它对美国劳工运动还是作出了許多很重要的貢獻。作为全国劳工会优秀傳統的继承者，騎士会取得了劳工团結的光輝成就。这一强有力的工人团結足以消除种族、信仰、性別、国籍出身和手艺上的差別。它是把大部分工人階級团結起来并組成一个反对压迫者的坚强陣綫的第一个組織。在騎士会鼎盛时期，它把具有各种不同宗教信仰和政治見解的熟练工人和不熟练工人、男工和女工、北方工人和南方工人、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都組織了起来，所以，它树立了一个为美国現代劳工运动所遵循的民主傳

* 1917年，泡德利在写到这一看法时承认，他作为騎士会領袖的經歷，“动摇了我对天主教的信仰……”。（《我走过的道路》，第371—375頁。）

統，这一傳統比十九世紀任何其他劳工团体所树立的傳統都更为偉大、更为重要。尽管它的領導很保守，但是，在它的极盛时代，它通过罢工、抵制运动和政治行动，向壟断資本主义的日益增长的势力进行了挑战。

这些成就决不是很小的成就。虽然騎士会在1886年达到极盛时期之后沒有存在很久，但是，美国的劳工嗣后却一直蒙受到它所作出的貢獻的好处。

第十二章

美国劳工联合会形成的年代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劳工組織的盛況，和騎士會的厥起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劳工組織並沒有随着騎士會的迅速衰落而消逝。相反，在騎士會解体的时候，美国劳工联合会正在穩步地慢慢成长着。劳工联合会和它的領袖們在劳联这些初期年代中所提出来的會員数字需要大大地打一个折扣，因为他们們过分热中于证明这个組織的力量。* 无論如何，加入劳联的全国性工会的数目增加了。1886年劳联創立时才有十三个全国性工会，到1892年已发展到四十个全国性工会。这些工会，大多数拥有會員都不多，但是，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后，許多工会就拥有了相当多的會員。在加入劳联的工会中，力量較强大的有粗細木工联合兄弟会，拥有會員約五万七千人；制雪茄工人工会，拥有會員約二万七千人；鋼铁工人工会，拥有會員二万四千人以上；鑄铁工人工会，拥有會員約二万三千人；以及印刷工人工会，拥有會員二万八千人。①

美国劳工联合会在它形成的年代里的緩慢进展，当然不能和

-
- * 根据美国劳工联合会正式提出的数字，在1886年到1890年期間，劳联的會員从十三万八千人增加到二十二万五千人。但是，1886年12月，彼得·麦克基尔把劳联的人数說成是三十一万六千七百八十二人，1890年，岡伯斯在“国会移民联合委员会”的证詞中說，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會員人数为六十三万，（1886年12月19日《約翰斯文登报》；1890年4月11日《紐約世界报》。）即使是劳联在这些年代中发表的正式数字，也应该打一个折扣。

騎士会在八十年代中期的惊人发展相比，当时的某些劳工发言人还预计，劳联不久就会成为过时的东西。1891年6月，劳工运动的老战士罗伯特·施依灵对泡德利断言，他为担心劳联所费的时间和精力太多了。施依灵写道：劳联“很快就会变得默默无闻”，而且，“在两年内……就要被人忘掉”。岡伯斯算完蛋了！“我认为如果他的劳工联合会维持得更久一些，他就要发现他很难再次当选”。②

在施依灵活着的时候，他的话并没有兑现。然而施依灵对美国劳工联合会在这最初年代期间的特征的描述，即认为劳联是“他（岡伯斯）的联合会”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年轻的劳联的确是塞米尔·岡伯斯的“个人组织”。③

岡伯斯的作用

1886年12月，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城召开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代表大会闭幕后，代表们把劳联的组织工作全部交给岡伯斯负责。他集中全部注意力来发展劳联。如果劳联有钱的话，他每年将得到一千美元的薪金。但是，劳联的经费无着，办公室也只有八十平方英尺，内有厨房用桌一张，儿童用写字台一张，几个藤条箱当做椅子，几只装番茄的空箱子用来装档案，岡伯斯就是这样赤手空拳来建立劳联的。

尽管他有错误，但是，他并不缺乏干劲、热情和致力于年轻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事业的忘我精神。他孜孜不倦地日夜工作着，做着每一件想像得到的事情，包括通讯员的工作在内。他在1887年3月写道：“……我的公务占了我整个的时间和精力。我告诉你下述情况后你就会理解这句话的真实性了：我有几个月没有能够和

我的家屬在一起吃晚飯(包括星期日在內),而且,虽然我的年迈的父母的家离开我的‘住所’还不到 $\frac{1}{4}$ 英里,但是,我在六个月当中只不过去过两次,并且还是来去匆匆地一轉身就走了”。*④

劳联的各种款項收入总是迟迟不来,以致岡伯斯不得不在1887年春天在劳工报纸上刊登了一項公开呼吁,要求所屬工会交納它們的会費和每个會員的会費。他說,“如果組織起来的劳联所爭取的原則还有任何重要性的話,那么,是值得交一点錢的。”反应是很令人沮丧的,因而岡伯斯面临着这样的抉擇:“放棄这一职位,在自己的行业中找个工作,或者是挨餓。”他忿怒地說,“如果美国的工会不需要一个联合会,那么,就不要它吧。”“我有一大家人靠我維持,我不能沒有酬劳地付出我的全部時間。”⑤

劳联早期的組織者

岡伯斯决不是忍受个人牺牲来建立早期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唯一人物。劳联的組織者(他們中大都是志願无償工作的**)遭受到

* 显然,岡伯斯之所以时常沒有和他的家庭在一起,还有其他一些原因。粗細木工工会領袖之一、美国劳工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員乔治·艾德蒙斯顿写道:“我倒认为薩姆(塞米尔的爱称。譯者)变成一个模范丈夫了,因为过去他常去的那些場所現在老也不見他的踪跡了;不錯,他所喜欢的一家賭場已經关了門。”(1892年8月11日艾德蒙斯顿致“亲爱的朋友的信”,《美国劳工联合会通訊集》。)岡伯斯向来是喜欢到酒吧間聚朋会友的。

** 美国劳工联合会的組織者,和劳工騎士会的組織者不同,他們不向他們所組織的工会收取手續費。有的只拿一点低微的薪金和費用,但是,大多数都是无償工作的志願人員。在他們的个人积蓄用光时,如果他們仍然能够保持原来的工作的話,他們就回去做原来的工作。一个新奥尔良的組織者写道:“我已經几个星期沒有工作了,那是說沒有正式的工作,我賴以維持生活的工作。”“我的錢就要用光了,因此,假如你沒有收到我組織其他工会的消息时,那就是說我已回到原来的工作了,我必須掙点錢来暂时維持一下自己的生活。”(1892年6月28日約翰·卡拉罕致岡伯斯函,《美国劳工联合会通訊集》。)

极端的困难。一个劳联組織者写了一封具有代表性的信給岡伯斯說：“由于被抵制和列入黑名单，我遭受到經濟上的极端困难，我和我的家今冬不能不仰賴亲戚朋友的救济过活。”另一个組織者写道：“我有妻子和三个孩子需要照顾。他們全都因我而遭受侮辱……我由于坚持作为一个工会人員的原則而被开除、列入黑名单、备受侮辱和其他种种虐待。”

不顾这些极大的艰难困苦，劳联早期的大多数組織者都坚持了他們开展劳联的工作。一个被开除和列入黑名单的組織者写道：“不管是生或是死，不管是吉或是凶，我都願意把我的真正情感吐露出来，因为这一切就是证明我是在做一件有益的工作，而且它給予我很大的鼓舞。”另一个处于类似情况的組織者写道：“几年前我就下定决心将我的余生致力于提高人类的地位和劳动者的解放。”^⑥

不过，在嗣后的年代里，許多劳联組織者，同許多劳联以及隶属于劳联的工会的领导人一样，把劳工运动看成是可以使自己发财致富的有利可图的事业。但是，劳联早期的組織者，大多数都是抱了很大决心亟望改善他們工人弟兄的状况的男女工人。由于他們唯一的主导思想是仇恨剝削以及造成这种普遍苦难和穷困的制度，这些男女工人，黑人和白人，不計报酬如何微薄，鞠躬尽瘁地努力工作，联系工人并劝导工人团结起来反对剝削者。尤金·德布斯确切地描写了美国工人階級中的这些无名男女英雄們：“早期的劳工鼓动者們沒有职位，沒有头衔，不拿薪金，无人注意，无人贊揚，在報紙上既看不見他們的名字，他們死后也是默默无聞。劳工运动就是他們的紀念碑。他們的名字虽沒有刻在紀念碑上，但是他們的灵魂却縈繞在紀念碑上，而且将和紀念碑一道永垂不朽。”^⑦

岡伯斯对受迫害的組織者們除祝他們未来幸福外，无力給他

們什么帮助。^⑧但是，无可怀疑，这些动人的信件大大说明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虽然他继续遭受着困难*，但是他却不放棄劳联主席的职位。他从各工会中零星收集到足够的錢，来支付办公費用，他甚至筹集到创办《工会拥护者》杂志的必要的經費。《工会拥护者》是劳联执行委员会創办的机关刊物。^{⑨**}

岡伯斯論劳联的目的

岡伯斯有一次驕傲地說：“在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肯定地提出过一个明确的經濟理論。”^⑩然而，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后期和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期，他确曾“提出”过劳联初期的策略和战略，其中有許多地方在以后的年代中一直影响着劳联。

尽管岡伯斯知道美国劳工运动的历史从殖民地时代到十九世紀的最后二十五年間經歷了很长时期和很多变化，但是，他却认为美国的工会运动在劳联建立时“实际上是处在幼年阶段”。在这方面，他的意思是，当工业中“財富和权势集中”的趋向日益强大的时候，工人对付这种趋向的力量还是十分薄弱的。同权力以“閃电式的速度”日益集中在資产階級手中的情况比較起来，劳工运动則是以“驛馬車的步伐”前进的。^⑪

岡伯斯认为，要使劳工运动达到一个能够同日益增长的資本

* 1888年11月17日，岡伯斯写信給劳联执行委员会說：“我在仲冬时候，差不多旅行了一万英里，发表演說約五十次，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回来时亏空了九十美元左右。”（华盛顿劳联大楼，塞米尔·岡伯斯紀念室所藏岡伯斯书信集，以下简称《岡伯斯书信集》。）

** 《工会拥护者》杂志存在的時間很短。1887年的劳联大会通过了取消出版刊物的決議，直到1894年3月，才又出版一份机关刊物，这就是岡伯斯編輯的《美国劳联主义者》。

力量相抗衡的水平，要紧的是，劳联应该避免过去的错误，那些错误是阻碍有组织的劳工脱离幼稚状态的重大原因。他在1887年6月写道：“我们不希望建立一个基础腐烂的、重复前人所犯错误的组织。”^⑫

岡伯斯企图避免过去的错误，把劳联建立在既能存在下去又能向前发展的基础上。过去的错误究竟何在呢？

从劳工骑士会的先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主要的一个错误就是允许各种非工人阶级分子（甚至包括雇主在内）参加工会。岡伯斯在具体批评劳工骑士会允许雇主为工会会员的政策时指出，这种做法“常常阻碍工人设法改善他们的状况，因为他们害怕得罪那些参加骑士会的雇主。”^⑬

岡伯斯曾在几十封信中强调指出，“加入美国劳联的工会会员必须全是雇佣劳动者，其他的人一概不得加入。”在广泛的进步运动中，非工人阶级分子，甚至雇主，很可以和工会配合在一起工作，但是，工会组织必须只吸收工人。岡伯斯给工人下的定义是，工人“是以工作换取工资的人，他不同于工资支付者”。岡伯斯从“已故的受人尊敬的卡尔·马克思”那里知道这一原则在劳工斗争中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他曾读过德文版的马克思著作。^{*}在1890年10月8日的一封信中，当岡伯斯引述马克思的话的时候，他简洁地叙述了下面这段话：“劳工联合会认为，工人阶级必须自己来完成自己的解放，这是一句无须解释的至理名言。无疑地，劳工队伍以

* 在岡伯斯的自传《七十年的生涯与劳工》中，岡伯斯说他特别用功学习德文，以便能阅读马克思的著作。1896年，在他和《底特律自由报》的记者的一次谈话中，他强调了同样的话，并且还在刊出的这篇谈话上亲笔写道，他这样作，“是为了更好地为（劳工）运动服务”。（1896年10月18日《底特律自由报》和《劳联通讯集》中附有岡伯斯亲笔按语的抄本。）

外的怀有善良願望的人們也可以援助劳工运动。我們也希望得到他們的合作、同情和意見，但是，我們不能把理應屬於而且必須由僱傭劳动者来行使的領導权交給他們。”^⑭

允許非工人階級分子加入工会所引起的另一危險是，他們傾向于使工人組織的視線离开这些組織所面临的当前問題。在岡伯斯看来，从这种情况产生的一个过去的主要錯誤是，把劳工运动拴在各种販賣万应药的小販的車子上，这些小販們都說他們能够为工人階級的一切問題提出一种簡便的解决办法。岡伯斯把这样一些烏托邦万应药都归納成为一类，其中有单一稅、貨幣改革、生产者合作社和其他以簡便办法把工人階級从工資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动人的、包罗万象的計劃等等。岡伯斯写道，“我們的社会和經濟制度的病症是不可能用什么成药来医治的。”^⑮

岡伯斯反对中产階級改良主义者万应药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些改良主义者想把階級斗争从工人思想中排挤出去，从而散布各种幻想，使工人們以为，在这种經濟制度下，虽然工人大致要終生作为工人，但也可以轉变为农戶主、独立經營的商人或者是在合作社中为自己工作的人。岡伯斯在1892年写道：“一个劳动者变为投資者之后，即使是小規模的投資者，就不容易来参加劳資間的斗争。”受万应药販子影响的工人，把工会当做在他成为企业家以前的暫时的必需品，他們就不会做出必要的貢獻和牺牲，去建立能和“資产階級的貪婪”进行斗争的巩固的工会。^⑯

在以后的年代里，岡伯斯又否认了階級斗争的存在，但在劳联形成的时期却不是这样的。1887年6月，岡伯斯在《工会拥护者》創刊号上写道：“生活至多不过是一場和敌对力量进行的艰苦斗争而已。盛气凌人的专橫的雇主階級的貪欲使得劳工的生活更是离

不了斗争。他们是那样的贪婪和妄自尊大，几乎无时不想挤尽工人的血汗，因而有必要成立劳工的组织，来制止这些趋势的加剧发展，以便使我们在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情况下，不致深深陷入失望和沮丧的深渊中。”^⑭

岡伯斯非常輕視泡德利和其他騎士會領導人所散播的勞資利益相通和協調的主張。當時，他斷然說，同“殘酷邪惡的雇主與視紅利更重於人類的心靈和身體的公司”建立協調和諧關係是不可能的。岡伯斯着重指出說，“獲得利潤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主要和經常的目標”。在這一制度下，工人的鮮血“被當作機器的潤滑油，這種機器就是把工人的骨頭磨成金錢，以滿足那些貪得無厭的惡魔的欲望，而萬能的美元就是這些惡魔們唯一崇拜的神明”。如果認為在這種制度下勞資間能夠存在協調關係，那就是一件極為愚蠢的事。岡伯斯在1892年肯定地說：“我認為勞工斗争在將來也是免不掉的”。他在下面的一段話中說明了他在這一時期中所持的“信條”。他說，“從我最初了解工業界的實際情況的時候開始，我一直就確信我所說過的，雇主階級和工人間的經濟利益是不可調和的……為了暫時的目標，利益有時得到了調和，但這只是暫時的調和而已。”^⑮

岡伯斯極不同意騎士會某些領導人物認為罷工是過時的“野蠻制度的遺迹”的看法，他堅決支持勞工的罷工權利。在1890年4月《紐約世界報》登載的一篇談話中，岡伯斯宣稱，勞聯已從經驗中發現，罷工時常是“達到勞工的正義要求的唯一辦法”。在他看來，“罷工是工人——財富的生產者——迄今所創造的反抗邪惡和非正義行為的最文明的辦法……”^⑯

岡伯斯宣稱，把工人階級從資本主義制度下解放出來，是年輕

的劳联的目的之一。在这段时期中，岡伯斯的信件經常提到这一論点。他在1887年写道：“我相信最先进思想家們的关于包括取消工資制度的最終目的的主張”。他在劳联这些早期的年代里所写的許多信中，一再重复这句话，但是，他在把爭取当前要求的斗争和从资本主义制度工資奴役下获得解放的最終目的联系起来的时候，一向是很小心謹慎的。他一直认为，只有通过日常的一些斗争，即“改善車間、工厂、工場和矿山的現行状况；增加工資，减少工时，减少可憎惡的清規戒律”，才能把工人階級有效地发动起来，以便最后摆脱工資的奴役制度。正如他在另一次解釋馬克思学說时所說的一样，*“从这些方面的改善中，可以产生出使工人去为更高的更为美好的文明生活而斗争所必需的坚持力、剛毅、独立性和智慧，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初步改善的話，其結果是不堪設想的”^②。

在这几年間，岡伯斯經常用工人階級的当前斗争和最終目的間的关系来估量問題和要求。因此，他反对亨利·乔治的单一稅理論，理由是单一稅“既达不到目前的改革要求，又不能获得最后的解决办法”。他向一个将要在劳联各工会中作一次教育旅行的劳联組織者建議說，单一稅是一个不必进行討論的問題，因为它“不是一个工人賴以改良目前情况和获得最后解放的当前的重大問題”^③。

在同欧洲社会党人与劳工領袖的通信中**，岡伯斯明确表示，

- * 关于馬克思在这方面的論点，參看卡尔·馬克思的《工資、价格和利潤》一文。（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莫斯科中文版，第375—426頁。）
- ** 岡伯斯和国外的劳工与社会党領袖之間有很多书信来往。他收到过湯姆·曼、約翰·伯恩斯、爱琳娜·馬克思·艾威林、維克多·戴拉海依、威廉·李卜克內西和其他几十个欧洲劳工領袖及日本劳工領袖們的来信。这些大批的信件（其中大部分都沒有发表）都收集在《劳联通訊集》中。岡伯斯的复信則收集在《岡伯斯书信集》中。

劳联的最终目标是把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工资奴役制度下解放出来。在他给维克多·戴拉海依的信中，有一封准备在法国工人的一次集会上宣读的信开头说：“同志们，虽然海洋把我们隔开了，但是，同一的精神和目的鼓舞着我们去把世界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以求最后解放。”另一封给法国社会党领袖的信结尾说：

“谨向法国有组织的雇佣劳动者和您以及为劳苦大众的生活改善和最后解放而努力和斗争的人们致最亲切的问候。

塞米尔·岡伯斯謹上^②

1889—1891年間的八小时工作日运动

和前些年一样，争取减少工作时间的斗争，是使国际劳工建立起牢固的团结关系的最重要的因素。

雇主在1886年“五一”总罢工以后所发动的反攻，使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陷于停顿，但是，并没有使它结束。在以后的两年间，工人们整顿和加强了他们的队伍，准备积极地重新展开这一运动。1888年12月在圣路易城召开的劳联大会决定：所有有组织的劳工都应该集中力量争取于1890年5月1日开始实施八小时工作制。执行委员会受权发行小册子和召开群众大会，以开展这一运动。1889年和1890年的2月22日华盛顿诞辰，1889年7月4日的独立日，1889年9月2日的劳动节，这四天被规定为全国劳动人民举行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群众大会的日子。预定在1890年5月1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总罢工作为运动的高峰。

这次劳联大会号召所有劳工团体赶紧健全自己的组织，并使它们所属的各行业中的每一男女工人都加入工会，以便能够更好地准备在1890年5月1日一定要实行每日八小时工作制。^{*} 在没

有地方工会和中央劳工組織的地方，應該組織八小时工作日联盟来推动这一运动。斗争的原則是“坚定、和平、积极地爭取八小时工作制！”口号是大家熟悉的“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归自己”。^②

劳联认为八小时工作制运动是一个巨大的組織問題，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从1884年到1886年这几年間的运动过程证明了这一結論是正确的。无论1890年5月1日的結果如何，岡伯斯早在1889年就指出：“这种运动对我们是有利的。它将把千百万的工人从現在的昏睡状态中喚醒。所有的劳动人民，不論他們在其他問題上有多么大的分歧，他們都会在这一問題上統一起来。”总之，八小时工作日“是一个口号，是一个运动，所有忠实于我們事业的人們都应该聚集在这一运动的周圍”。^③

劳联发动的这一运动是具有战斗性和进取精神的。在1889年的華盛頓誕辰那天，在二百四十个城市中同时举行了群众集会。在会上通过了由劳联执行委员会草拟和提出的支持劳联圣路易大会活动的提案。参加集会的人保证說，他們将“不顾一切次要的考虑，个人和集体都要以全力来协助美国人民爭取八小时工作日这一偉大的坚强运动，并且，不顾一切反对力量来爭取胜利”。^④

1889年7月4日在全国三百一十三个大中城市中，再度举行一連串的示威游行。在9月2日劳动节，为鼓动八小时工作制問題而同时举行的集会数目增加到四百二十多个。1889年11月9

- 貫穿在1888年到1891年間的八小时工作日运动中的重点，是通过各工会中工人的有組織的力量，来爭取实现縮短工作時間。《木工报》表示了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該报說：“政客們制訂的八小时工作日法律决不会为僱主們所遵守。在这个国家里唯一能有約束力的八小时工作日法律将要由工人来制定和实行。”（1891年1月20日該报）

日，劳联授权三百多个组织者分别在他們所在的各种城镇举行集会并发表演说，还有几个专门的组织者和演讲员被派到全国各地，向工人作关于八小时工作制问题的演说。与此同时，又分发了五万多本小册子，五十多万张传单，并向全国著名的领袖寄出了一千二百封私人信件。^⑥

这个时候，在大西洋彼岸，美国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决心受到了欢呼，英、法、德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劳工组织都采取开展这一运动的步骤。劳联的文件中强调指出八小时工作制斗争在国际方面的意义。一本在1889年出版散发很广的小册子《八小时工作日运动的經濟和社会意义》指出：“在这方面虽然没有一个国际组织，但却已汇成了一个明显的国际运动。即使在德国，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也在一次差不多有十万工人参加的罢工中提出来了……在英国，工人已经争到九小时半工作日，现在正要求下一步骤，走向八小时工作日。在法国和比利时，这一运动也具有了一定的形式。”^⑦

在1889年7月14日攻陷巴士底狱一百周年纪念日时，许多地方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在巴黎举行了第二国际成立大会。虽然劳联没有派代表出席大会，但岡伯斯曾致函大会，将计划在1890年5月1日采取的行动通知了大会，要求对争取八小时工作日采取国际的联合行动，并提议将5月1日“作为一个国际劳动节”来庆祝。结果，法国代表拉維涅提出一项提案，主张在“五一”举行一次“国际示威游行”，以支持八小时工作日，于是，巴黎大会决定：

“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国际示威游行，因此，在一个指定的日子，在所有国家的所有城市中的劳苦大众，应该要求本国当局颁布法

令将工作時間減为八小时……

“由于1888年12月美国劳联圣路易城大会已經决定在1890年5月1日举行这样的示威游行,因此,就采納这一天作为国际示威游行的日子。

“各国工人必須按照本国的情况組織这次示威游行。”^②

在美国也曾討論过巴黎大会決議的最后一节。在某一时期,岡伯斯认为,只要通过群众性的鼓动运动爭取到公众的支持,并且把劳工队伍彻底地組織起来,那么,“雇主阶级就将作出一种对于自己有利的决擇,会宁願承认八小时工作制,而不願甘冒風險,遭受工人爭取八小时工作制而罢工所帶來的損失”。但是,他同时又明白表示,在必要时,工人必須举行罢工。在分析了1889年的美国劳工运动情况以后,岡伯斯总结說,“無論有无准备”,所有工会都在1890年5月1日举行罢工总是一个严重的錯誤。1889年2月,他决定,5月1日爭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最好的战略,是由几个工会同时进行罢工。他說:“我們并不一定要得出結論說,因为我們宣傳八小时工作制,所以所有工会都一定要在1890年5月1日为这件事而举行罢工。……我知道許多工人組織将无法实现这一要求。但是,假如我們有少数地方得到成功,那么,获得胜利的工会,就可以在这以后帮助落在后面的工会达到目的。”^③

总之,爭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总罢工是决定不举行了。代替的办法是,由一两个能使斗争成功的工会来带头,在包括騎士会*在

- 1889年11月,劳联执行委员会写了一封公开信給佐治亚州阿特兰塔城騎士会全国大会,列举出在准备1890年5月1日的游行示威方面已采取的步骤,并且呼吁騎士会参加这一爭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共同斗争。这封信要求騎士会对于誰发动了这一运动不要介意,并着重說明騎士会和劳联在这一斗争中合作的必要,因为“劳苦大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岡伯斯致騎士会全国大会1889年11

內的劳工运动的其余組織的帮助下，在它們的行业中首先建立八小时工作日。以后每一年由一个工会(或几个工会)在5月1日按照这种方式去做，直到雇主們普遍承认八小时工作制为止。

1890年3月，在征詢所屬各工会是否願意被选出来在1890年5月1日进行要求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之后，劳联执行委员会选定了粗細木工联合兄弟会带头在1890年进行八小时工作制要求的斗争，再由联合矿工工人工会作候补，准备在这一工会的执行委员会决定采取同样步骤时，提出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挑选粗細木工联合兄弟会首先提出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是一个很好的抉擇。該工会准备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斗争的大量罢工基金，并充分准备在劳工运动其余組織的帮助下战胜雇主。虽然，粗細木工联合兄弟会主要是依靠自己的經費，但是，劳联还是通过向所屬工会摊派款項的办法，筹集了一批經費，来援助該联合兄弟会。而且，在1890年5月1日前夕，岡伯斯还向“美国劳工界”发出呼吁，要求他們“帮助粗細木工联合兄弟会在这一斗争中取得胜

月9日佐治亚州阿特兰塔城大会的負責人和代表的信，《岡伯斯书信集》。)不幸的是，騎士会的领导拒絕了这一建議，认为1890年5月1日的游行示威是外来的和激烈的举动。(泡德利1889年12月16日致約翰·海依斯的信，《泡德利海依斯通訊集》。)

^{**} 联合矿工工人工会原定在1892年5月1日提出这一要求，但他們认为情况不允許他們采取这一行动，因而沒有争取。但是，二万五千名矿工(主要是在艾奥华州和匹茲堡的)进行了争取增加工資和縮短工时的罢工。劳联曾捐助了二千美元給罢工工人(主要是捐給艾奥华州的罢工工人)，但这次罢工失败了。

这次罢工标志着直接由劳联中央领导的争取縮短工时运动的最后一次重大的尝试。1891年后，这一运动就由各个工会自己进行了。1895年，岡伯斯建議劳联挑选另一个工会在1896年5月1日举行八小时工作制罢工。一年后，他又建議进行在1898年5月1日举行总罢工的准备工作。但这些建議都沒有結果。(《1895年劳联大会議事录》，第30, 61—62頁；《1896年劳联大会議事录》，第23, 68頁。)

利。”^⑩

这一呼吁受到了各劳工组织的注意，各工会一个接着一个地决定，由于它们不能直接参加这次斗争，都愿意用一切办法来帮助粗木木工联合兄弟会。^{*}同时，这些工会还号召所有工人全部参加5月1日的游行示威。^⑪

1890年5月1日举行了一次举世空前的非常强有力的劳工示威。1890年5月2日的《纽约世界报》几乎以整个第一版的篇幅来报道美国和全世界“劳工解放日”的情况。其中有一条标题写道：“兴高彩烈的工人在文明世界的所有企业中心举行了游行”。另一条标题写道：“各处的工人都一致要求正常的工作日。”

全世界（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智利、古巴、丹麦、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匈牙利、意大利、秘鲁、瑞士和美国）有千千万万的工人举行了游行示威。恩格斯写道：

“欧美两洲无产阶级正在检阅着自己的战斗力量，它们第一次在一个旗帜下动员成为一个军队，以求达到一个最近的目的……八小时标准工作日。今天的情景定会使全世界资本家和地主们知道：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真正已经联合起来了。”

* 通过这些捐款，岡伯斯得以交给粗木木工联合兄弟会一万二千零六十元六角四分美元，来加强它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1890年5月8日岡伯斯致彼得·麦克基尔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 在英国，有些工人在5月1日举行了游行，但大多数是在5月4日游行的，参加游行人数仅仅在伦敦就有二十五万人之多。在组织这次英国工人的巨大游行上，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艾威林·马克思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她积极参加了在英国发动这次八小时工作制运动的“合法八小时工作制组织”和“国际劳工联盟”。

国际劳工联盟和美国这一运动的发展保持着密切的接触。这个联盟的名誉书记乔治·柯普塞和岡伯斯保持通信，以“加强具有同一目标的一切组织”。（请特别参阅1890年2月1日柯普塞致岡伯斯函，《劳联通讯集》。）

“呵，如果馬克思今天还能同我站在一起亲眼看見这种情景的話！”^②

塞米尔·岡伯斯用同样的心情写道：“欧洲劳苦大众的示威证明了我們运动的普遍性，这是实现詩人的理想‘人类議會’、‘世界联邦’的希望的光芒。”^③

在美国的許多工业中心地区，5月1日的游行是在劳联和社会劳工党联合主持下举行的。在芝加哥，有三万工人在这—联合主持下举行了游行。在以六千名正在罢工的粗細木工工人为前导的游行行列中，有一百个工会的代表。木工工会會員打着的标語中，有一条是“我們靠劳动生活，不是靠战争生活”。另一条是“廢除工資奴役制度”。^④

七十多个工会参加了紐約的示威游行，許多工会會員都手執紅旗和美国国旗。游行者所持的旗帜上的标語反映出社会主义的影响。“老板滾蛋！”，“廢除工資奴役制度！”，“現在的工业制度是掠夺！”，“八小时工作制是劳工运动的下一步驟！”，“社会主义联邦是最后目标！”。

在劳联副主席、粗細木工工会司庫彼得·麦克基尔发表談話后，示威者通过了一項決議，欢迎美国劳联和第二国际巴黎大会发动了一次“不完全胜利决不休止的新的最后的爭取八小时工作制运动”。另一項決議宣称：“在資本主义剝削制度下，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不过是一項暂时减少被剝削群众痛苦的办法，除了廢除工資制度和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組社会外：任何办法都不能有效地解决劳工問題。”^⑤

粗細木工工会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最乐观的劳工領袖們的估計。粗細木工工会报告說，它已經为一百三十七个城市中的四

万六千一百九十七个工人争取到了八小时工作日，将近三万工人把工作时间从十小时减到了九小时。这次运动还给粗細木工工会带来了大批新会员。从1890年的3月14日到7月14日期间，粗細木工工会成立了一百三十二个新的地方工会。1890年，粗細木工工会共计增加了二万二千多新会员，而1889年会员人数只增加了三千零七十八人。

八小时工作制运动的影响并不限于木工工会。其他的工会，如建筑业工会也在许多地方取得了减少工作时间的成就。德籍美国人印刷工人工会几乎在美国的每一个德籍工人印刷所中都争取到了八小时工作日。花岗石采石工人全国工会为会员争到九小时工作日，面包业工人和成衣业工人在许多城市争取到十小时工作日。总之，千千万万的工人都在1890年5月1日和这一天前后的罢工中增加了工资和减少了劳动时间。^{*⑥}

岡伯斯认为，这些胜利确切地证明了，美国劳工“决心在改善生活状况和劳工最后解放的斗争中更积极地工作”。岡伯斯在1890年5月9日写给一个法国社会党人的信中说：“八小时工作制运动的狂澜，其结果不仅仅是美国粗細木工业工人取得了巨大利益，而且还给几年来心灰意冷和对雇主阶级的进攻采取防守态度的劳动人民以勇气和希望。美国的每个行业和劳工工会都大大地增加了会员人数。”^⑦

劳联组织者們提出来的报告证实了岡伯斯的結論。这些报告都强调指出，劳联的发起和动员八小时工作制游行示威运动的战

* 根据《勃拉德街报》的报道，在1890年5月1日发动的罢工数比美国历史上以前任何一天都要多。据报道，在1890年5月，发生过二百四十三次罢工，参加的工人有六万七千五百零七人。（1890年5月3、10、31日的《勃拉德街报》）

斗性行动，使劳联和它的附属工会获得了巨大的威信，而劳工骑士会，因为它的领导蓄意破坏这一斗争，它的威信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如密执安州一位组织者所说的，“现在的情况是，我们要做的组织工作非常多。每个劳工组织都想知道它们是否能够加入我们的组织。”^⑳

劳联在国际方面也建立了威信。1890年末，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七十寿辰时，在伦敦举行的一次聚会上，威廉·李卜克内西、奥古斯特·倍倍尔、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汤姆·曼、威廉·梭伦和其他社会党人和劳工领袖都赞扬劳联在促进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国际斗争方面的工作。当这些人士中许多人采取步骤建立一系列的机构以防止把罢工破坏者从一国输往另一国时，劳联被选为代表美国的机构，冈伯斯被指定为国际劳工书记之一。冈伯斯代表劳联接受了这一荣誉。他告诉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说，他希望“这一运动和工人的愿望可以促成更紧密的国际联盟，以实现劳工最殷切的希望：改善生活状况和最后解放”。^㉑

冈伯斯强调团结

在向1891年8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劳工大会致以兄弟般祝贺的时候，冈伯斯强调了加强国际劳工团结关系的重要性。他说：“在我们看来，虽然劳工运动在各个不同国家里有着由于我们以往所不能控制的情况而造成的不同的性质，但是我们应当努力进行教育，使我们的劳苦大众弟兄们认识和承认雇佣劳动者互相依存的国际性和利益的一致性。”^㉒

“雇佣劳动者利益的一致性”这句话，在冈伯斯活动的初期经常出现在他的文章和演说中，这是有相当理由的。从联合会开始

的时候起，它就受到这样的指责，即它只热心于组织熟练工人，在实质上是“反对组织非熟练工人”。在这些年代中，劳工界常常认为劳联是一个“美国熟练技工的专业组织”。^④

岡伯斯经常有力地反驳这种关于劳联目的的解释。他指出，劳联一向认为，一个工会可以“由任何特殊的行业或职业的所有各级雇佣劳动者——不论熟练的还是非熟练的——”组织起来。他警告劳联所属各工会说，采取忽视不熟练工人的福利的路线是危险的，因为这些由于被忽视而自然感到不满的非熟练工人可能被雇主利用来充当罢工破坏者。他说：“有组织的劳工不仅仅努力保护熟练工人。有组织的劳工也努力保护和增进所有雇佣劳动者的利益，并使所有的人得到公平待遇。经验证明，实现这些目的的最好办法，是把某一企业的各部门的工人都广泛而严密地在单一的领导机构下组织起来。”

岡伯斯指出，基本上，雇主对工人的肤色、性别、宗教信仰和国籍很少关心，他唯一关心的是获得最廉价的劳动力。“不公正的雇主们都是一丘之貉，不管他们是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人还是自由主义者。当发生了有关劳苦大众利益问题的时候，雇主们信仰宗教与否是无关重要的。雇主的唯一目的是，以劳苦大众愿意接受的尽可能最低的工资获得劳动力，他们照例是不问一个人的宗教信仰如何，而只是注意他的工资是否便宜和工作时间是否够长。”

不论工人们宗教、种族、肤色、国籍等问题上有什么偏见，他们都必须在工会面前抛弃这些偏见*。岡伯斯一再强调说：“在参加工会会议的时候，劳工利益和我们家庭以及工人弟兄利益的问题应该是我们心目中的最大的问题。所有其他的分歧和引起对立

的事情都必須拋棄掉。”④

岡伯斯的立場

岡伯斯关于劳工团结問題的言論，关于階級斗争、劳工摆脱工資奴役制度的言論，以及上文所引的富于战斗性和激烈的言論，必然会使那些知道岡伯斯毕生事业的人感到惊異，因为在他长期担任劳联主席期間有大部分時間正是反对这些原則的。大家自然而然地会提出这样一个問題：劳联初期的岡伯斯和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后期以后的岡伯斯有什么基本的差別？

在回答这个問題以前，最值得注意的，是岡伯斯至少有一方面在他担任劳联主席的整个期間是一貫的。即他一貫官僚主义地漠視劳联的規章，而且当他在反对大会所維護的政策的时候，竟漠視大会的具体指示。同我們在以后将要看到的一样，在大多数情况下，当劳联的會議贊成激进的和具有战斗性的綱領时，他就公然反对會員們在大会中所表示的意志。劳联早期年代里的一个例子可以說明这一点。我們还記得，1886年，在亨利·乔治参加市长竞选几天之后，劳联召开了一次大会，代表們热烈通过一項決議，宣

-
- * 然而，岡伯斯确实认为宗教已被带进工会（其实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因此，他在1891年反对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理由是該会是按宗教而非按行业来組織犹太工人的工会。（1891年7月10日岡伯斯致W.C.欧文的信，《岡伯斯书信集》。）实际上，这一抨击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以及犹太工人所屬的工会是与宗教无关的。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是按行业而不是按宗教来組織犹太工人的。岡伯斯在以后几年写的自傳中更正了他以前对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的敌視态度，并承认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的成立是犹太籍美国人劳工运动的重大发展的标志，这一点的意义是很重大的。正如他給欧文的信中所表明的一样，岡伯斯早期对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的仇視态度，大部分是由于他反对該組織所持的社会主义原則的緣故。

布劳动人民在这次投票中决定采取统一行动的时机已经到来，并且通过决定要求对劳工的独立政治运动给予最大的支持。但是，岡伯斯故意破坏了大会的决定。他非但不执行劳联的指示，而且“向后倒退和观望”，并且“不让劳联卷入任何党派的活动……”。他甚至在一封致统一劳工党刊物的信中蔑视争取独立政治行动的整个运动，拒绝为1887年竞选运动中的统一劳工党候选人说一句话，他声称竞选问题与劳工利益无关。^④

这件事至少在两个重要方面具有很大的意义。一方面，这件事表明，我们不要只看岡伯斯所发表的一切进步和富于战斗性的言论，实际上，在工人阶级独立政治行动这一关键问题上，他是落后于劳联的会员的，甚至落后于技能工会的领袖。另一方面，这件事表明，从劳联开始的时候，岡伯斯就是一个官僚主义领导者，他顽固地违抗会员们的意志。

岡伯斯根本上说是一个劳工官僚，也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知道如何看风使舵，应付他所面临的特殊局面。在写给社会党人国际大会的信中，岡伯斯确实能够说得非常激烈；而在企业领袖大会上发言时，又能讲得非常保守。在垄断组织的力量日益增长并控制了政府的情况下，当工人的情绪变得越来越激烈时，岡伯斯也会表现出一些慷慨激昂的情绪。而当工人群众运动多次遭到失败和各技能工会领袖向垄断组织屈服时，岡伯斯就会轻易地抛弃他以前讲过的所有进步的话。总之，岡伯斯每次都只是根据一个考虑来行事的，那就是怎样来增进塞米尔·岡伯斯本人的利益和推进他充任劳联主席的事业。在初期的年代中，增进塞米尔·岡伯斯的事业，就意味着建立劳联，因为，很明显，除非他领导的这个组织能够吸引住工人，否则，他的主席地位就等于零。而且，从劳联的

創立时起，岡伯斯所采取的态度就是，他担任主席的职务是一种既得的权利。

岡伯斯倒是很精明，他了解，在劳联的最初年代里，听他发言的工人曾經经历过八十年代的英勇斗争，并深受社会主义思想和劳工骑士会所强调的劳工团结原则的影响。要把这些工人吸引到劳联，就必须使他們相信劳联并不放棄阶级斗争或建立新社会制度的最后目标，劳联将继续保持劳工骑士会的最优良的传统，并去掉那些加速劳工骑士会衰亡的因素。^④当然，岡伯斯知道怎样使他发表的激烈言论含义十分模糊和一般化，使这些话常常没有意义。^{*}然而，岡伯斯非常明白，在激进原则会增强他在劳工运动中的地位时，他就主张激进原则；在他认为激进原则要成为他的事业的障碍时，他就完全准备放棄这些原则。

岡伯斯之所以爬到他所屬的組織——制雪茄工人国际工会的领导地位，是因为他主张按产业组织工会的原则和反对制雪茄工人国际工会的排他性入会条件。按照这个入会条件，该工会不仅拒绝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入会，而且，也禁止该会会员和非熟练工人半熟练工人在同一个车间里工作。岡伯斯认识到如果制雪茄工人国际工会不放棄它的限制性政策的话，它必然要失败。他并且认识到，按产业组织工会在制雪茄工人当中越来越得人心，因此，他强调团结所有工人（熟练的和非熟练的）并允许该产业的所有部门的工人都可以成为会员（不管他們是用手工、还是用模型或

-
- 岡伯斯关于社会的“未来发展”和“劳工解放”的言论的含意非常模糊，他也从未认真地具体说明过未来社会的性质。他在私下里曾經表示，工会是“未来国家的幼芽”。这或者是他最接近于未来社会性质的意见了。（1894年3月29日岡伯斯致乔治·佩金斯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机器工作)的重要意义。^{④5}

岡伯斯知道，許多工人曾經深受劳工騎士会強調按产业組織工会，而反对只由熟练工人加入的技能組織的影响。因此，在这些初期的年代里，他就着手爭取实施某种形式的按产业組織的工会。1888年，他向劳联建議，在最近的未来期間，劳联的基础应按照产业的部門来划分，各产业部門工会可以举行自己的大会，制訂涉及它們各別行业和产业总利益的問題的規定，并依部門比例派代表参加劳联大会。如果每一产业部門都有一名代表参加劳联执行委员会，則劳联将成为一个产业工会的联合会，而不是一个行业工会的联合会。^{④6}

岡伯斯的建議遭到劳联工会領袖們的坚决反对，他很快地認識到，如果他主張按产业組織工会的原則，他决不会推进他充任劳联主席的事业。他赶忙放棄了这一計劃，变成一个頑强的捍卫按技能組織工会的人。总之，只要进步綱領对他个人的事业有利，岡伯斯就願意支持这个綱領。一旦他认为这个綱領在实际上会阻碍他的事业时，他不仅拋棄它，而且，变成反对他自己以前所維護的主張的主要人物。

岡伯斯非常迅速地放棄了产业联合会的建議，变为一个行业自治的坚决支持者。当然，这使他的崇高的战斗性的言論成为笑柄。不論岡伯斯所宣称的他代表的劳联原則听起来是如何进步，这些原則对劳联所屬工会絕對沒有約束力，各工会可以而且的确沒有因違反这些原則而受到懲罰。劳联各工会的大多数領袖果然准备贊同岡伯斯关于劳工团結的冠冕堂皇的言論，因为这些言論都是些一般的空談。这些領袖口头上同意岡伯斯所表示的“广泛的自由观点”，以及劳联的第二号人物彼得·麦克基尔所說的这一

段話：“工人階級的利益到处都是一致的，我們應該尽一切可能把美国各城、各鎮、各乡的所有各行各业的工人都組織起来。”但是，这些領袖們也明确地表示，他們认为熟练技工的利益是最重要的，他們不願意冒險把自己行业的非熟练工人組織起来，因而使熟练工人的技能工会受到危害。而且，他們不希望劳联重复劳工騎士会所犯的把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組織在同一工会中的“悲慘的錯誤”。^①

因此，从一开始时起，年輕的劳联就产生了一种矛盾，这就是劳工团结原則和技能工会狹隘性之間的矛盾，也就是在劳联屡次声明中所闡述的劳联力图不問手艺、种族、信仰、肤色、性別和原有国籍把所有工人都組織起来的原則和技能工会領袖們所实施和闡述的原則之間的矛盾，技能工会首先強調的是熟练技工(大部分是男工、白人和土生美国人)的利益。在劳联的形成年代中，它关于組織女工、黑人工人和外国出生工人的政策明显地表现出这种冲突。

第十三章

早期的劳联和劳工团结

从1880到1890年这十年間的人口調查統計数字表明，女工增加的比例大于男工增加的比例。从事有收入工作的男工人数增加了四百零七万六千零八人，也就是說增加了27.64%；而女工人数則增加了一百二十六万七千五百五十四人，也就是說增加了47.88%。^① 仅仅这些統計数字就证实了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一位妇女劳工領袖伊娃·麦克唐納—瓦列希所发表的声明。她曾向劳联的會員說：“如果男人真正期望提高工資或縮短工作時間，那末，他們就必須为了自卫来組織妇女，使她們成为一支宝贵的同盟軍，而不是成为产生危險的一个根源。”^②

女 工

从表面上看来，劳联已經懂得了上述声明的重要意义。女工可以有資格加入劳联作會員，其条件同男工完全一样。岡伯斯在向1888年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曾經建議劳联“尽一切办法协助和鼓励在妇女和少女中間組織工会”。組織女工可以使用下述两个方法：第一，作为加入劳联原有各工会的會員，把她們吸收入劳联；第二，把她們組成单独的工会。^③

当时，一些屬於劳联的工会接納了女工为會員*，由劳联发給執照的許多加盟工会也接納了女工，如同接納男工一样。然而，大

体說来,女工由于技术比較不熟练,是不适合参加劳联的技能工会的,但就她們参加劳联的情况看来,趋势是为女工建立单独的工会組織。事实上,劳联的組織者在一个車間或工厂同时建立两个工会,是司空見慣的:“一个女工工会,一个男工工会”;并安排由代表两个工会的联合委员会同雇主进行談判。女工們經常抱怨說,她們在这种安排中总是吃亏的,因为“男工认为,女工不应获得男工所获得的那样好的工作,女工的工資不应超过男工的一半”^④。

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初期,劳联曾頒发執照給几个完全由女工組成的加盟工会。这些工会中包括:托列多第5633青年女工自卫联合会,即第安納州特勒—賀特第5542加盟女工工会,芝加哥第2703加盟妇女工会。^⑤芝加哥工会是屬於早期劳联的一个最重要的吸收女工的組織。这个男女混合的工会,包括打字員、男女裁縫、店員、音乐教师、制糖果工人和制橡胶套鞋工人等,它成立于1888年6月,其目的就是,“在某种程度上,防止芝加哥市作为工資劳动者的女工和童工在道德方面、肉体方面和心灵方面的退化”。^⑥这个工会由一位有斗争精神的書記汉娜·摩根领导,她是芝加哥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湯姆斯·摩根的妻子。

汉娜曾經非常謙虛地告訴岡伯斯說:“我的教育程度低得可怜,但是,我将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我也正如許多其他儿童一样,在十一岁的时候就不得不出去作工。我曾在一個工場作工,每天要工作十至十六小时,因此,現在我連一封信都写不好……。”然

- 1892年3月,联合服装工人工会总書記曾經告訴岡伯斯說:“美国联合服装工人工会的會員,有 $\frac{1}{3}$ 是女工,第8和第16两个分会完全是由年輕的少女組成的,而紐約的紐堡第18分会是一个混合工会,其中大約有四万个身份良好的女工……”(1892年3月26日查理·利彻斯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許可女工成为會員的劳联其他工会,其女工會員数没有一个曾达到这样大的比例。

而，她是一个杰出的組織者。到 1892 年 2 月，加盟妇女工会已經建立起了二十三个妇女組織，其中包括：裝訂工人工会，衬衣工人工会、披風工人工会、钟表工人工会和制鞋工人工会。这些工会都是从加盟工会中划分出来的。当一个行业中有十个妇女加入加盟工会时，她們就建立自己的工会，向劳联領取執照，并且开始組織本行业中的其他妇女^⑦。

1888 年 11 月，加盟妇女工会組織了伊利諾州妇女同盟。这个同盟曾作出了出色的工作，来促进妇女选举权的事业^⑧，这个政策得到劳联中央的贊助*。但是，同盟的工作重点是要在經濟和社会生活各方面保护妇女和儿童。在这些工作方面，同盟的活动範圍包括：学校、公寓、工厂、商店、医院、养育院、貧民院、警察局、法院和市政府的各个部門。这个同盟由于有摩根夫人作为主席和加盟妇女工会的一些會員作为各委员会的积极参加者，因而曾經取得了令人难忘的巨大成就。它竭力揭露伊利諾州义务教育法律的缺点，这项法律规定，儿童一年只上学十六个星期。經過該盟的努力，通过了一项改良的法律；同时該盟又极力促使这项法律的严格执行，其办法是：任命学监和工厂監察員，他們在妇女同盟盟員的帮助下，从街头和工厂中找到成千上万名失学儿童，使他們就学。妇女同盟证明，义务教育法律之所以未能付諸施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芝加哥公立学校的数目不足。同盟指出：“沒有学校，儿童

* 劳联 1891 年大会拥护妇女选举权的政策，并且号召全体會員支持各个爭取妇女选举权协会所組織的运动。妇女选举权协会曾通过一项特別決議：表示感謝“美国劳工联合会……因为他們发表了贊成妇女选举权的热誠的声明……实际地帮助了我們的事业”。（《1891 年劳联大会會議录》，第 16 頁；弗兰西斯·狄金逊致岡伯斯的信，1891 年 1 月 21 日和 2 月 4 日；苏生·安东尼致岡伯斯的信，1892 年 12 月 11 日，《劳联通訊集》。）

是无法上学的。”在这个问题上，同盟曾领导一次群众性运动，结果，建立了一些新的学校。^⑧

1891年8月和9月，妇女同盟的委员会和芝加哥行业工会分会的委员会曾对芝加哥血汗工业部门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调查。调查组组长摩根夫人起草的报告书——由芝加哥行业工会分会印发了一万册——完全推翻了服装批发制造商否认芝加哥有“血汗制度”存在的各种声明。报告书揭露了把工资减少到饥饿水平的事实，并且指出，“榨取工人血汗的雇主”无视一切庄严的法律，违反城市建设法规（城市法规规定要求安装通风设备和自来水管以及其他卫生和保健方面的设备），迫使男工、女工和童工在破房子里作工。最后，报告书还揭露了数以千计的十四岁以下的儿童——“其中有些儿童只有五岁”——在破烂不堪的房子里缝衣扣和抽綫^⑨。

1892年3月，摩根夫人得知国会正准备调查“血汗制度”。她把一份1891年妇女同盟和芝加哥行业工会分会调查的报告书送给参议员乔治·霍尔和被指定进行调查的国会委员会。报告书给国会议员一个很深的印象，使他们决定先从芝加哥开始调查，并且邀请摩根夫人作为第一个证人。据报纸上所載，“国会议员怀着巨大的兴趣倾听了”她的证词。^⑩

激发舆论支持改善女工和童工生活条件的光荣，应该属于劳联的加盟妇女工会及其分支组织伊利诺州妇女同盟。而且由于它们长期进行鼓动的结果，女工和童工原来所面临的许多灾难都被消灭或消除了。在那些对美国劳工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妇女中，摩根夫人应该享有很高的地位，这是很明显的。

在个别的工业部门，劳联还直接颁发执照给一些女工工会，其

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紐約州特洛伊的硬領和衬衣工人工会。

1891年1月6日，特洛伊的联合衬衣和硬領公司兰星堡工厂雇用的硬領、袖口和衬衣工人，罢工反对連續不断地把工資最后减少到平均每日五角美金。仅在几天之内，罢工的浪濤就波及特洛伊地方的其他工厂，而且，由于有五百名女工进行了罢工，整个衬衣和硬領工业就陷入了停工状态。該州的劳联分会应罢工工人的請求，派了几位代表到这个地区去。后来，罢工工会組成了一个隶属劳联的工会，并选举二十三岁的罢工領袖馬利·埃伐琳女士为主席、多拉·苏利文女士为副主席^⑬。

强大的联合衬衣和硬領公司是一个每年有将近一百万美元营业额的健康企业，当它拒絕同罢工工人商討解决办法时，該州的劳联分会就号召抵制它的产品。抵制的通知刚一发出，这家公司就投降了。一个由罢工領袖和該州的劳联分会組成的委员会，为該公司拟定了一个新的工資标准。这个标准也作为卷入这次罢工的其他公司的工資水平基础，同时，它也作为阿尔巴尼和格倫斯福尔斯全部衬衣和硬領公司的工資水平基础。因为該州的劳联分会曾决定，“要求劳工組織的全体会员，不要光顾那些不按照合理的工資率（即联合衬衣和硬領公司所同意的工資率）付給工人工資的公司”^⑭。

1891年2月1日，特洛伊《北方預算报》宣布罢工結束，并且說，这次罢工的“引人注意的程度……可能超过了許多年来邻近地区的劳資之間所发生的任何冲突……女工的工資增加了，她們赢得了一次胜利”^⑮。

就在同一天，劳联尤提卡地区的总組織者、紐約州劳联分会第一副主席 H. J. 奥格登兴高采烈地致函岡伯斯說：“你一定知道了特洛伊制硬領女工罢工的结果。这是女工和劳联的一次最大胜

利……我們希望在最近的将来有七千名女工在劳联的旗帜下組織起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該州的劳联分会立即聘請馬利·埃伐琳为一个特別組織者，授权給她建立硬領和袖口工人地方工会。1891年秋季，劳联全国中央又派遣多拉·苏利文作为一个特別組織者去协助組織特罗伊和邻近地区的劳动妇女。到1891年11月时，特罗伊硬領、袖口和衬衣工业中已經有了六个工会，全部都加入了劳联。在主要的衬衣制造中心——紐約州阿尔巴尼、科豪斯、格倫斯—福尔斯和格林威治——的这个部門中，也組成了几个由女工組成的工会。^⑮

根据几年来的經驗，劳联指派了特別妇女組織者。女工們曾向岡伯斯訴苦說，男組織者对于女工常常是起不了作用的，因为他們“言語生硬”，并且“好喝酒誤事”。男組織者自己也承认，他們在下班后不便接触女工。一个男組織者說道，“如果一个女工住在家里，那末，去同她接触时倒还不感到十分麻煩；但是，如果她是单身住在公寓里，我就不能要求到她的屋子里去見她。如果我要同她談話，那就得在街上談；而这是令人不快的事，如果遇着下雪、結冰或刮暴風时，这种談話就更加使人不快。在这种情况下，女工多半認識不到一个組織的作用，也就不可能被它宣示的幸福和社会意义所吸引”。^⑯

在各个不同地区，有些妇女非正式地替劳联做組織工作，其中杰出的人物有：紐約女工协会* 領袖之一伊达·范·爰登，圣保罗

* 紐約女工协会成立于1888年1月14日。該会曾收集和发表关于女工生活状况的实际材料，帮助女工罢工，并且为了她們的利益在立法方面进行斗争。1890年关于在紐約州任命妇女为工厂調查員的法律的通过，主要是由于該会的努力。（參閱阿丽斯·亨利著：《妇女和劳工运动》，1923年紐約版，第43—44頁。）

和明尼阿波利斯两个毗邻城市的行业分会出版的半月刊的編輯伊娃·麦克唐納—瓦列希夫人^{①7}。此外，劳联还委派一些妇女到特殊的地区或工业部門充当組織者，例如，特罗伊的多拉·苏利文女士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劳联委派的第一个担任妇女总組織者的是芝加哥裝訂工人工会的領袖馬利亚·肯尼女士，芝加哥裝訂工人工会是第 2703 加盟妇女工会的分支組織之一。

1892年4月，肯尼女工接受岡伯斯的委派后，便开始作为紐約城的組織者进行工作，她在这里度过了6月和7月，建立了一些服装工人和裝訂女工的工会。后来，她从紐約城往北移到阿尔巴尼和特罗伊，召开了多次的女工群众大会，并在衬衣工人和裝訂女工中建立了工会。同年9月和10月，她在麻薩諸塞州內四处奔走，在波士頓向女裁縫、印刷女工和裝訂女工，以及在密德保罗和哈佛希尔^{①8}向制鞋工人与織毡女工发表演說。

当岡伯斯建議允許肯尼女士繼續作总組織者时，他的建議被执行委員會的其他委員否決了。克雷斯·伊文斯直截了当地告訴岡伯斯說，“当她在工作上获得成功的希望不比今天更大的情況下，劳联是不能够在經費方面維持一个妇女組織者的”。肯尼女士的努力是“值得推崇的，但是事实上，这些努力都已证明是徒劳无益的”^{①9}。

1893年12月，岡伯斯委派 E. E. 皮特女士为妇女总組織者，在此以前，劳联一直沒有一个妇女总組織者。皮特女士是波士頓印刷工人工会會員，曾在業余時間作了許多組織服装女工的工作。劳联波士頓办事处敦促劳联授权皮特女士“……在各行业妇女中扩大她的工作範圍”，在办事处的要求下，岡伯斯才委派她开始“組織各个行业或职业中的妇女”^{②0}。

1894年1月，岡伯斯向劳联执行委员会建議，應該再委派四个妇女組織者，但是，执行委员会进行表决后，作出决定說：“由于目前商业蕭条，委派四个妇女組織者一事，必須留待更好的时机再作决定。”由于缺乏經費，皮特女士只繼續进行了几个月的活动，到1894年夏季时，劳联又一次沒有妇女总組織者了。直到1898年，“更好的时机”才到来，这时才有一个妇女被委派为組織者，她同时担任《美国劳联主义者》杂志^⑩的助理編輯。

从上述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劳联的許多地方分会的确对組織女工的工作作了一些重大的貢獻。但是，同样也很明显，劳联并没有使劳工运动中增加非常多的妇女。1892年11月，岡伯斯本人曾坦白承认：“我們还没有贏得使劳动妇女在世界劳动人民中占有适当地位所必要的胜利。”^⑪

一些領袖們心中所怀的善良意图并没有能消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工业部門中的大多数妇女是不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她們的要求正像同一类型的其他工人的要求一样，遭到了技能工会的忽視，而技能工会是劳联的主要組成部分，它們沒有理睬劳联大会通过的号召組織女工的決議。

在組織黑人工人工作上，虽然，早期的劳联在这方面所获的成就比在組織女工方面所获的成就要好些，但是，也出現了同样的問題。

黑 人 工 人

1890年的劳联大会向全世界宣布：它“不贊成那些訂有由于种族和肤色关系而排除人們取得工会会籍的条例的工会”。这一届大会就面临着这个原則的考驗，因为，在大会上提出了全国机械工

人协会参加劳联的问题。大会在获知这个协会的章程仅允许白人工人加入工会后,就拒绝发给它执照,并指示执行委员会请该会取消章程中排除黑人入会的条例^②。

岡伯斯亲自访问了机械工人协会 1891 年的大会,劝它取消章程中对黑人的禁条。当代表们拒绝了岡伯斯的建议并坚持他们的歧视政策时,劳联便出面主持组成了一个新的工会——国际机械工人工会。在号召召开成立大会的呼吁中,新的工会强调指出,该会将设法把机械工人结成一个组织,“根据的原则是,承认在本行业中工作的全体人员一律平等,而不问他们的信仰、种族和肤色如何”。^③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新成立的机械工人工会加入了劳联。

当时,劳联对美国锅炉制造工人和造船工人兄弟会也采取了一种类似的政策。1893 年,当这两个全国性的组织统一它们的力量时,在章程中加上了一条关于肤色的规定,限制只有这些行业中的“白人”工人才能成为会员。劳联不仅拒绝发给他这个工会执照,而且,还帮助组织了一个独立的锅炉制造工人工会,黑人和白人同样都可以参加作为会员。这个工会立刻就获得了劳联的执照^④。

在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初期,南部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组织者和代表们经常向岡伯斯提出以下问题:(一)如何组织黑人工人;(二)对于城市和州的劳联团体拒绝黑人代表入会,甚至拒绝接纳那些允许黑人充当会员的工会的代表们入会,应如何处理;(三)对于拒收黑人的地方工会如何处理;(四)当黑人受到原有工会组织的排斥时,对独立的黑人工会发给他执照,是否符合劳联的政策。^⑤对于这些问题,岡伯斯的回答是:(一)黑人是应当组织起来的,劳联代表们应尽最大的努力把他们组织起来;(二)城市和州的劳联绝不应排斥黑人代表和接收黑人会员的工会的代表,因为“地

方工会可能反对在我們劳工組織内部画出一条种族界綫的荒謬企图,他們是正确的,因此,就不應該對他們加以歧視”;(三)不論发现哪一处的地方工会有排斥黑人的情事,对于这种反劳工的障碍都应竭力加以消除;(四)同时,应把黑人工人組織到黑人地方工会里,但要和所有其他地方工会一样,“隶属于共同的全国性組織,享有同样的权利、义务和便利。換句話說,白人的工会要組織起来,而有色人种的工会也要組織起来,双方同心协力为理想目的而奋斗。”^⑦

我們看到,劳联早期对待黑人工人的一种政策就是組織单独的黑人地方工会。但是,当时仅強調这是由于劳联不能用其他方法来吸收黑人工人,才采取这种临时性的措施。在随后的几年中,由于劳联本身变成了歧視黑人的組織,劳联的領袖們就把这种办法看成是长期組織黑人工人的較好方法。

岡伯斯答复所有提出的問題时,特別強調黑人工人必須組織起来。人道要求这样做,但这不仅是一个人道主义的問題,这是一个根本的具体的工会問題。因为除非劳联进行不懈的斗争来“消除在国内形成的对种族界綫的看法”,否則它是不可能成功的。

岡伯斯在給劳联的一位組織者的信中說:“如果我們不能組織和承认有色人种的雇佣劳动者,那末,一旦他們接受我們敌意的挑战,并尽力来破坏我們的意图时,我們就无法埋怨他們了。如果我們不能和他們交朋友,资产阶级就不会放过去利用他們来对付我們的。因此,即使我們不从一般的人道方面着想,仅从我們自身的利益出发,也应争取他們的合作。”^⑧

岡伯斯在回答美国南、北部劳联組織者提出的問題时,曾一再提到过这个意見。他給得克薩斯州福茲沃茲城的一个組織者的信

中，曾強調这个意見，他在信的末尾写道：“我誠懇地希望，假使人們不願以人道方面來考慮，那末，從我們建議的切實可行方面仍值得福茲沃茲和全國的工人弟兄們考慮的。”²⁹

岡伯斯的正確意見並不大受美國南部勞聯代表的歡迎。他們率直地通知岡伯斯說，他們在任何情況下也不會接受他要組織黑人工人的意見。南部的總組織人 C.C. 泰波在一封惡毒的充滿沙文主義氣息的信中寫道，這樣做會構成對勞聯的致命傷。“如果把他們（指黑人）組織起來，他們就會和白人工人進行強烈的競爭，甚至會迫使白人工人離開車間，因為他們比白人更能忍辱挨罵。美國南部的黑人和北部的黑人不一樣……希望你不要把它看成是例外，但在白人工人的範圍內，我會盡我最大的努力的。”³⁰

由於不懈的努力，年輕的勞聯“例外”地拒絕了在這階段內把這些南部組織者的種族優越感的理論奉為他們的綱領。雖然勞聯面臨着一些威脅，但是，它卻採取了把黑人組織到工會里來的步驟，並批准了這些組織。勞聯的領袖們也依靠黑人組織者來實施這個綱領。

1891年7月9日，岡伯斯委派聖路易城第5464輪船司爐工會的黑人書記喬治·諾敦為勞聯的一個總組織者。諾敦“對於密西西必河一帶是很熟悉的”，他從伊利諾州的開羅城直到密西西必的維克斯堡城都建立了碼頭工人、司機和司爐工會。他在給岡伯斯的信中說：“我到孟菲斯和維克斯堡之行是我求之不得的，我只希望在別的地方也會同樣成功。我找到了很多人，我想那些在輪船上工作的水手們不久就會隨時申請入會的。只要是仍有組織工作需要去做，我就不準備停止我的工作。”³¹

在聖路易城的勞聯總組織者 A.S. 里奇的要求下，諾敦被任命

为总組織者。里奇对諾敦在輪船司炉工会書記任內的工作倍加贊揚，并把这个包括一百四十名黑人司炉的劳联工会描写成为圣路易城影响最大的工会之一。他在1891年6月写信給岡伯斯說：“他們直到現在为止，不需依靠罢工，并且仅遇到很少的麻煩，就滿足了有关工資的全部要求。他們和此地別的工会能很好地合作，特别是和电路工人工会，因为他們能使电厂的司炉給予这个工会具体的支持。”^②

輪船司炉所参加的第一次罢工是圣路易城劳工历史中最驚人的一次，几乎全部水上工人、黑人和白人都参加了。罢工是在1892年3月30日开始的，那时停靠碼头的輪船船主們拒絕了輪船司炉关于按照工会标准支付工資以及非工会會員不得在船上受雇的要求。輪船司炉举行了罢工，接着碼頭工会和碼頭搬运工会的會員也参加了罢工，他們也提出承认工会和增加工資的要求。黑人报纸《克利夫兰新聞报》写道：“参加罢工的人都是原籍非洲的美国人，他們完全組織起来了，而且是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會員，相信他們将能迫使公司接受他們的要求。”^③

为了响应圣路易城劳联总部发給“密西西必河上下游所有有組織的”工会的号召，白人工人也参加了罢工。《环球民主党人报》在描述4月4日数千黑人和白人工人的罢工游行时說：“游行的人高举着无数的旗帜，其中有‘人人都有平等权利！’‘要求合理工資，只許雇用工会會員！’‘壟断資本家逼出了这次罢工！’‘我們要爭取能够維持生活的工資！’等等。罢工工人在城市的主要街道上游行，經過堤岸大街后，就到达克利斯蒂路的工会大会堂，在那里劳工的活动家們，包括白人和黑人，向他們作了将近两小时的演說。”^④

在这样的团結面前，被乔治·諾敦描述成为“一贯维护老板們

利益”的警察所采取的利用工贼以及枪杀罢工工人等手段，都不能破坏罢工了。这场斗争在1892年4月6日以罢工工人的部分胜利而告终。老板们虽然拒绝承认工会，但答应了工资要求，并把它附加到新的工资标准里。圣路易城的报界认为这次罢工所以能获得这个收获，是由于罢工工人中的黑人与白人能在劳联的旗帜下团结一致的缘故。^⑤

岡伯斯在罢工期间催促諾敦供給他有关黑人和白人之间团结的全部新闻报道，以便把这些剪报送给南部的每一个劳联组织者。他说：“在这次竞争中，人们用最干脆的态度来示威……自由、独立和解放的精神正如旭日之东升，白人和黑人工人将并肩为争取、改进雇佣劳动者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最后解放而斗争。”岡伯斯非常高兴地收到了南部劳联组织者的来信，这些信承认“在密西西必河流域的罢工”期间，有关黑人与白人团结的新闻报道，使南部白人工人获得了深刻的印象，在南部出现了在不危及劳联组织的情况下组织黑人工人的可能性。^⑥

劳联的执行委员会根据这些报道，遣派諾敦前往俄亥俄和密西西必河流域一带，在一个月时间内把当地的黑人工人组织起来，并拨了二百美元作为他的薪金和费用。1892年5月3日，在諾敦出发前，岡伯斯要他把以下的话带给黑人：“遇到我们的弟兄们或者遇到那些可能被你启发成为这个伟大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弟兄们时，请转达我的热诚的愿望，即他们要立刻记住，要想改善条件，争取他们应有的家庭幸福和独立自由，唯一的方法就是依靠组织起来。”^⑦

用不着太详细地研究这段话，就可以看出岡伯斯是在抓住这个适当的时机来强调黑人争取自由的运动和有组织劳工应努力

团结黑人与白人工人。这是有很大意义的。

为了进行组织工作，诺敦一个月来东奔西走，结果，使几百名黑人工人加入了劳联，岡伯斯对此甚感满意，因此，在诺敦回到圣路易城时，岡伯斯写信给他說：“作为我对你信任的明证，我重新任命你为劳联组织者，并把你的任期延长到1893年6月1日。”这位劳联主席确信甚至南部最落后的白人工人不久也会体会到诺敦正在进行的促进白人工人利益以及黑人工人利益的工作的重要性。^{③*}

事态很快就证明岡伯斯的信任是正确的。在诺敦前来新奥尔良前，劳联组织总负责人約翰·卡拉汗认为“把他们（黑人和白人工人）混杂在一个工会内，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而且他曾表示坚决反对派一名黑人组织者为劳联在新奥尔良进行工作。但是，1892年6月12日，诺敦刚去不久，就把他已经组织好了的工会之一——馬掌工人工会——的入会申请书送交岡伯斯了。

“这个工会包括白人和黑人。我相信几个月之后，他们会把他们行业范围内的大多数工人吸收到工会组织里来。馬掌工人工会的黑人和白人人数恰好相当，因此，在我的要求下，他们把工会里的职位几乎平均地分配给黑人和白人工人了……”

“这里有一个很精明强干的黑人，他是码头工人协会的财务秘书，对劳工运动非常热心。他没有加入与劳联有关的任何工会，但是我相信，如果不违反制度而能委派他为一个组织者的话，他会作出贡献的。他实际上帮助了组织馬掌工人，而且我相信他能号召几个强有力的黑人劳工组织加入到劳联的旗帜下。他同时也是公

* 诺敦继续干他的劳联总组织人的工作，但是他的活动大都集中在圣路易城輪船司炉工会方面，他是该会的书记。（见《劳联通讯集》中他在1893年3月5日，5月5日和9日，5月20日，7月13日，以及1894年2月7日致岡伯斯的信。）

共馬車夫工会仲裁委员会的委员……

“我发觉我說了半天他的优良品质,还没有提到他的姓名。他叫詹姆斯·波特。”^③

波特被派为組織者,并且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卡拉汗称赞他是劳联在最南部工作成效最大的組織者。他在1892年8月3日写信給岡伯斯道:“我能向你保证,沒有人比波特更强的。”^④

新奥尔良总罢工

1892年11月新奥尔良的总罢工,說明了隶属于劳联的南部工会如何深刻地領会了劳工团结的进步思想。在这次隶属于劳联的工会所发起的、并为一位历史学家描述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熟练和非熟练工人、黑人和白人工人一齐使一个大城市的生活陷于瘫痪的总罢工”中,約有二万五千工人停止了工作四天。这些工人代表着隶属于劳联的四十九个工会,他們大半是1892年夏組織起来的。这些工会团结在混合工人會議里,每个工会派代表两人参加这个組織。^⑤

在新奥尔良新近組織起来的工会中,有馬車工人工会、过磅工人工会和打包工人工会,构成所謂三角联盟。这些工人中很多是黑人,主要是馬車工人工会的会员。1892年10月24日,有二千到三千名三角联盟的成员举行了罢工,因为商会拒絕答应他們十小时的工作日、加班加点工資、以及工会优先推荐工人的要求。*

罢工工人依賴混合工人會議的支持,获得了对商人和他們的

-
- 在工会优先推荐工人的办法之下,老板們不論何时需要增添工人,必須先向工会提出,說明需用的人数和工种。如果过了一段相当的时间,工会不能提供所需的人数,老板們才可以在自由市場上去找。

同盟者进行斗争的胜利。这些同盟者是：通过新奥尔良的四个铁路系统，棉花、糖、米交易所，票据交换所，以及工艺品交易市场。这种支持来得很快；该会主席勒奥纳德声称，在必要时所有的新奥尔良劳联工会都会挺身而出同情罢工工人。^④

老板们当即采取了分化政策。商会宣布和过磅工人工会以及打包工人工会签订协议，但不肯和三角联盟的第三个团体——马车工人工会——签订，因为他们任何情况之下也不会“同黑鬼签订协议的”。该会宣称，同三角联盟（包括马车工人工会）签订协议，就会把老板们放在黑人的控制之下，因而控制三角联盟的人不久就会成为一个‘黑人魔王’了”。^⑤

报纸力图用煽动反黑人的偏见来分化工人。报纸描述一些骇人听闻的消息，如说“野蛮的黑人罢工暴徒”在城里胡作非为，“殴打所有企图干预他们的人”。新奥尔良《民主党人时报》11月2日的标题叫嚣“黑人攻击白人”。两天后，该报又用了“被黑人凶殴”的标题。^⑥

在老板们和他们的代理人煽动起来的对工人进行私刑的威胁面前，不仅参加罢工的工人们很坚定，而且过磅工人和打包工人也公开声称：除非老板们和三角联盟的三个盟员工会进行签订协议，他们将永不恢复工作。此外，劳联其他的会员群众开始号召进行总罢工，来表示和罢工工人的团结，不论罢工者是黑人或者白人。在各种会议上，工会让会员们进行关于总罢工问题的投票，大家对这个建议一致热烈拥护，表决通过。^⑦

新奥尔良《民主党人时报》诬蔑白种人的工会主义者为神经错乱的人，因为他们考虑用总罢工来协助三角联盟的黑人工会赢得协议。该报硬说这个决议证明了黑人在新奥尔良劳工运动中已获

得統治地位。“整个問題中真正最糟糕的一点好像是，劳工組織的白人成員不是受了塞內加尔和岡比亚的影响，就是最低限度把自己变成自願执行塞內加尔和岡比亚計劃的工具。”^{④*}

11月8日，經過两次延期后，終於举行了总罢工。所有四十九个参加罢工的工会都要求雇主承认工会并只許雇用工会會員，而且在許多地方还加上一些縮短工作時間和增加工資的附帶要求。包括公共馬車夫和印刷工人在內的几个工会毀棄了和老板們訂立的合同，参加了总罢工。

总罢工是在五人委員會的领导下进行的：代表棉花打包工人工会的約翰·白林；劳联总組織者和棉花倉庫工人的代表約翰·卡拉汗；鍋炉制造工人工会的 A. M. 基尔；《工会印刷工人》杂志的詹姆斯·勒奥納德，和黑人劳工領袖馬車夫工会的州助理組織者詹姆斯·波特（他最近被派为劳联助理組織者）。除了波特以外，黑人律師馬迪遜·范司在罢工中也是举足輕重的人物。^④

“把全城控制起来”——这是二万五千罢工工人的呼声。三天以来，他們一直这样干下去。商业陷于停頓了；車輛停駛了；煤气停送了；电灯和电力被切断了，整个城市变成了黑暗世界。卡拉汗在11月7日兴奋地写信給岡伯斯說：“足足有二万五千人参加罢工，报纸无法刊印，全城沒有煤气和电灯，沒有車輛，沒有木匠、油漆匠。实际上任何一种商业都陷于停頓了……可惜你沒有在这里参与其事。这次罢工将会載入历史的。”^④

报界又一次企图用誣蔑黑人的方法来破坏罢工。报纸叫囂說参加罢工的黑人会利用这个危机来夺取整个城市，并报道說已經

* 指西非地区塞內加尔和岡比亚的居民。

发生了“黑人侮辱妇女和学龄儿童的事”。但这种挑撥种族歧视的叫嚣又一次失败了。参加罢工的人依然很坚定。新奥尔良輪船司炉及工厂司炉自保工会财务秘书 B. 歇勒向岡伯斯保证說，黑人和白人工人已經这样来回答挑撥性的宣傳，他們決議“加强他們之間的兄弟般友爱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所象征的力量，将会像紀念碑一样永远屹立在全世界面前，并且将告訴全世界，工人在工会运动中能找到力量，美国劳联将会卓越地站在全人类的前列。”^④

报界故意描述无政府状态的局面，以此来证明用武力来镇压罢工是正确的。但实际上罢工是这样和平地进行着，以致老板們虽狂妄地企图耍那样作，但“在罢工工人身上却找不到足以利用来发动他們的同盟軍——民团和法律——的借口”。甚至在路易西安納州州长福斯特答应了老板們的恳求調动民团后，由于罢工进行得这样和平和有秩序，他不得不把軍隊撤走。在这时候，老板們才最后同意对罢工进行仲裁。工会也同意了。老板們同黑人与白人罢工工人代表坐在一起开了几次会包括馬車工人工会的三角联盟所提出的大部分要求都得到了滿足——十小时工作日、加班費、調整工資标准等。由于罢工的結果，其他工会也增加了工資和縮短了工作時間。虽然協議中沒包括优先雇用工会會員一項，但却肯定了“对工会人員不得歧視”。^⑤

在罢工期間，原有的工会增加了會員人数，新的工会也相繼組成了。新奥尔良《民主党人时报》在1892年10月30日报道：“昨天有三个新工会宣告成立，加入劳联为會員。工会的名称尚未送給报館，但据悉，劳联所有會員都在积极致力于促进該組織的利益，并尽力把許多組織起来的劳工团体团結在一起。”

这样，被这家报纸描述为“国内規模最大的罢工”就宣告結束

了。^⑥罢工工人虽然没能赢得优先雇用工会会员的权利，但这并没有使斗争的意义减色。这次罢工显示了劳联在它的形成期中是有战斗性和阶级觉悟的。*

这次罢工的显著特征是，劳工在行动上的伟大团结。最南部的数以千计的工人——黑人和白人、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已表明能够在共同的斗争中团结起来，尽管老板们和他们的代理人费尽心机用煽动种族歧视的手段对工人们进行了分裂活动。一个罢工的领导人令人信服地写信给岡伯斯说：“这是劳工最好的团结的例证……是我们这里和其他城市从来未有过的现象。”岡伯斯写信给卡拉汗时，着重提到与此相同的意见：

“我觉得，新奥尔良的运动使劳工组织的前途充满了光辉的希望，它使我相信有组织的劳工的任何其他因素所不能取得的优越性。世界历史上从来未有过这样的事：在一个对黑人充满了种种歧视的地方，居然有新奥尔良白人工会工人会牺牲他们的生计来保护和他们共事的有色工人弟兄。这样一来，由于肤色而产生的经济

-
- 所有研究美国劳工运动史的材料（包括约翰·坎门司及其副手们的详尽著作），都没有提到新奥尔良 1892 年的总罢工以及劳联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事实上，有一位研究劳联的学者曾写道：“……劳联并不是赞成工会组织所发动的一切罢工。自从 1886 年以来，劳联从来没有批准过总罢工。”（见摩利·雷·卡罗尔著：《劳工与政治》中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对立法和政治的态度》，1923 年波士顿和纽约版，第 68 页。）

劳工运动史没有记载这次罢工，确实是令人惊异的，因为这次罢工促使政府第一次对工会引用了薛尔曼反托拉斯法。紧接着总罢工，新奥尔良的老板们就在联邦巡回法院对四十四名工会领袖提出控诉，控诉他们图谋抑制商业，破坏薛尔曼反托拉斯法。联邦法官发出了临时禁令，但新奥尔良工人委员会向上一级法院提出了上诉，这个案件无期地被拖延下去，最后终于被取消了。（见新奥尔良工人联合委员会所发的传单，载《劳联通讯集》，1892 年 11 月 14 日至 16 日新奥尔良《民主党人时报》。）

障碍被打破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次运动是现代的一个很健康的象征，它很好地说明了‘新南方’有組織劳工的前途，但关于这方面，政治家們空談得太多，实际上做得太少了。”^②

如果劳联坚持它在草創时期的几年中所制定的政策与实践的話，岡伯斯的預測就会完全實現的。因为这是大家知道的，早期的劳联是主張摒棄肤色的区别的，所以，对于建立工人的团結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它把“旨在提高黑人和白人的生活条件”而組織和团結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的政策作为一个根本原則；它驕傲地指出，凡是拒絕黑人申請为會員的国际工会，就要受到劳联的排斥，不能参加这个組織；它夸耀地說，在劳联的工人队伍中，“有色人种和他的白种弟兄是由同志間的友爱連系起来的”^③。

早期的劳联虽然具有这些进步的政策，但是，它并未能在这个基础上把黑人工人有效地組織起来。1891年春，岡伯斯无意地写出了它的主要的原因：“在南方有色工人中，熟练的技工不多。”^④由于劳联从它創始的时候就采取了以熟练工人为基础的組織原則，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排斥了广大的黑人工人。因此，劳联一方面主張不顾种族和肤色进行組織，它同时又強調會員必須有熟练工人的資格，而事实上絕大部分黑人工人都是非熟练工人，在工业中由于大多数技能工会的政策所限，黑人工人得不到提高到熟练工人程度的机会。在許多其他問題方面，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技能組織在实质上也是以熟练工人为基础的，因此，它就使劳联离开了进步的道路。

外国出生的工人

年輕时代的美国劳工联合会要求每个申請入会的工人作如下

宣誓：“我保证永不因肤色、信仰或国籍而歧视我的工人弟兄。”不过，有一部分工人却不包括在这种誓言的范围里面，这部分工人就是亚洲人。岡伯斯认为雇主常利用亚洲工人来抵御白人工人，特别是在雪茄制造业、制鞋业和纺织业中，情况更是如此。在解决亚洲工人这个问题上，他一反他当时解决黑人工人问题的办法，基本上采取了反动的立场。他屡次宣称：黑人和白人工人必须团结，然而，和高加索以及亚洲工人之间的障碍是无法逾越的。亚洲工人不但必须被排斥在工会之外，而且，应该把他们逐出美国。或者用法律把他们驱逐出去，或者“用武力把他们赶出去”。⁶⁶

在美国劳工联合会成立的初期，在总的方面强调劳工团结的时候，岡伯斯在处理亚洲工人问题时的发言是充满着最恶毒的种族主义气味的。在他的发言中充满着所谓的“黄祸”、亚洲人“生来就是劣等民族”以及其他种族歧视的字眼。他亲自领导了那个影响国会通过1882年排华法案的运动，竟以此引为自豪。这项排华法案禁止中国劳工在此后十年间移入美国。当这项排华法案期满时，他又竭力要求延长有效期间，他向政府官员发出了几十封信，以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的身份要求把中国工人全部驱逐出境。⁶⁷

这种对付中国工人的种族歧视的办法，很快就全盘被用来对付许多从东南欧移入的工人。在美国劳工联合会成立的初期，对欧洲出生的工人曾采取过相当进步的态度。当时，劳联收到过很多申请书，要求任命说意大利语、波希米亚语、西班牙语、瑞典语、法语、德语、犹太语和其他欧洲语言的人担任劳联的组织者，并且要求用这些文字出版劳联的文献和会章。⁶⁸劳联虽然缺乏经费，但是，对上述要求差不多都给予了满足。当时一家报纸报导说：劳联的特色之一就是它的“世界主义的特征”。许多加入劳联的工会都

有用四种或更多种文字印出的会章，这一事实就表明了劳联的世界主义的特征。^⑤

美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上的这种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劳联各地组织者的报告制成的，这些报告都说：如果上述关于任命说外国语的组织和出版外文文献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的话，那么，劳工骑士会的影响在外国人当中就会复活起来^⑥。当劳工骑士会仍然威胁着美国劳联的时候，劳联的领导上就不得不对外国出生的工人（包括从东南欧移入的工人在内）的特殊需求给以应有的注意。可是，像我们下面所要看到的那样，好景不长，没过几年，当劳工骑士会的威胁消失了，同时，从东南欧来的移民大批涌入美国的时候，美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上对这些外国出生的工人的政策就急转直下地发生了变化。

然而，即使在这些初期的年代里，美国劳工联合会在组织外国出生的工人方面，一如在组织黑人女工和妇女工人方面那样，是很有限度的，其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工人在基本上都是非熟练工人。美国劳联虽然一再强调工人阶级的团结和不分种族、信仰、肤色、性别或国籍去组织尚未组织起来的工人，但是，技能工会的形式和组织，再加上高额的人会费和经常的会费，不可避免地就忽视了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特别是黑人女工和外国出生工人的需求，因而，也就造成了名符其实的熟练技术工人贵族。早在1892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就注意到，美国工人虽然“以工联的方式组织起来。不过它仍占有一种贵族式的地位，而把普通的、工资很低的工作尽可能地留给从外国来的移民去做，这些人却只有一小部分能加入贵族式的工联。”^⑦

第十四章

荷姆斯台德罢工

1892年是美国劳工史上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年代之一。在这一年中发生了新奥尔良的总罢工、纽约州布法罗铁路转辙工人的罢工、田纳西州东部煤矿工人的罢工、爱达荷州库尔德阿伦铜矿工人的罢工以及宾夕法尼亚州荷姆斯台德钢铁工人的罢工。这次钢铁工人的罢工，是美国历史上劳资双方最激烈的冲突之一。它不仅引起全国的注意，而且也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

罢工事件的背景

1889年，卡尼基的菲普斯公司所属的荷姆斯台德工厂里的熟练工人成立了六个钢铁工人混合协会的分会，在总共二千五百名工人当中有八百名工人是这些分会的会员。作为钢铁工业中的一个全国性组织，该协会的会员却限于那些在轧钢厂和高炉方面工作的熟练工人，而不包括那些在劳动大军中愈益占据重要地位的一般劳工。1891年，该协会宣称，它拥有二百九十个分会和二万四千零六十八名会员。但是，甚至在当时该协会鼎盛时期，足有 $\frac{3}{4}$ 具备入会资格的钢铁工人还不是该会会员。在该协会势力最强大的阿莱格尼郡中，它的会员也只不过占到该部门所有工人的一半多一点。^①

1892年，荷姆斯台德工厂的工人是根据卡尼基公司和钢铁工

人混合协会在 1889 年所签订的合同来工作的。工资按照标准的 4 × 4 号酸性转炉钢锭的市场价格而升降，*但是每吨钢锭的最低价格规定为二十五美元，如果市场价格低于这个数字，工资则不减少。这个合同到 1892 年 6 月 30 日满期。②

1892 年 4 月 4 日，合同到期差不多三个月以前，卡尼基写信给钢铁公司的反工会的臭名远扬的经理亨利·克雷·弗里克，**扼要地说明了他的未来政策。这封信直到 1903 年才公开发表，信里的一段话是：“鉴于我们所雇用的工人绝大多数是未参加工会组织的，公司方面决定，少数必须让位于多数。因此，在这个合同期满后，所有工厂决不容许工会组织存在。”③

于是弗里克把钢铁工人混合协会分会委员会的委员们叫到他

* 在炼铁业中，工资标准是根据高炉产品——粗铁锭的市面价格规定的；而在炼钢业中则按转炉产物——钢锭的价格规定。工资三个月调整一次，下一季度的工资根据前三个月的平均工资来调整。

** 弗里克最近才接管卡尼基钢铁公司，他以前曾消灭过在产焦地区的工会活动。他利用煤铁矿业警察、平克尔顿密探、法警以及州民兵来残酷地镇压罢工。（参阅乔治·哈维著：《亨利·克雷·弗里克这个人》，1928 年纽约版，第 83—86 页。）

弗里克甚至在荷姆斯台德的罢工发动以前，就已开始准备使用武力和暴力来镇压这次罢工。他完全把钢铁厂变成为一座武装的堡垒，当时有一首诗描述说：

弗里克筑起来的堡垒

如果你还相信我，让我说给你听：
在荷姆斯台德和曼赫尔两地之间，
有一个钢铁厂，从前这里成天喧嚣不停，
的硠曾使人们感到幸福在眼前。
——今天在那儿的白粉高墙内，
在莫须有的托词下，
发生了重大的离奇变化，
整个工厂竟变成了一座堡垒。

的办公室,交给他们一个方案,规定普遍降低工资 22%,* 并规定把合同届满的日期从 1894 年 6 月 30 日提前到 1894 年 1 月 1 日。除此而外,有些人要被解职,还有些人的工资将不实行以吨数计算的计件制,而代之以固定工资制。

弗里克要求他们在 6 月 24 日以前接受方案。他说,“公司方面不管工人们是不是工会会员,我们认为,我们荷姆斯台德工厂的雇工在爱德加·汤姆逊和杜根公司所实行的制度下会工作得更好一些。”^④ 这个制度就是没有工会的制度!

委员会要求公司对这个方案加以解释,但是毫无结果。大家都了解,公司方面认为,“现行的工资制度是战时的残余,而在三十年之后的今天应该废除这种制度。”鉴于这种情况,《全国劳工论坛报》发表了以下的评论:“保护关税也是战时残余。那些准许财富大量集中,并使工人处于显然不利地位的一些法律也是如此。壟断组织也是如此。那些正在制造卑鄙的财政寡头的一切措施也是如此。”^⑤ 其实,削减工资和公司的其他方案只不过是卡尼基信中所阐述的基本纲领的一部分,那就是粉碎工会。

罢工开始

虽然,工人们已经拒绝了公司的方案;然而,他们认为还要继续举行协商,在这种协商中有可能达成折衷性的协议。但是,在 6 月 29 日晚上和 30 日早晨,荷姆斯台德的巨大的工厂停工休业了,这事发生在合同期满几小时以前,因而这是停工解雇而不是罢工。

* 根据公司提出来的新的工资标准,在 1892 年 5 月赚一百七十九元五角五分美元的一个工人,再做同样多的工作时,就只能拿到八十四元零四分美元。一个炉上的助理工人的计件工资率将由每百吨三美元减到二元一角三分美元。

甚至在閉厂事件发生以前，工会已經和日工們进行接触并且得到保证，除非厂方承认工会，否則他們就不工作。6月30日，机械和运输部門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同时，尽管它們和厂方訂有合同，但是它們仍然表决要和鋼铁工人混合协会站在一边。八个地方分会立即举行秘密會議，会上选出以胡·奥多奈尔为首的由五十个會員組成的指导委员会，以处理这次罢工各項任务。^⑥

在荷姆斯台德，高度熟练的工人和比較不熟练的工人之間向来存在着敌对的情况，这是鋼铁工人混合协会的排他性的措施造成的結果。但是，在1892年的罢工中，所有的分歧都很快地烟消云散了，当时，三千八百名工人，無論是熟练的和不熟练的，参加工会的和未参加工会的，本地的和外国出生的，都联合在一起反对公司。工会成为所有工人的希望。虽然工会在吸收會員时可能限制过严，而且排斥了較不熟练的工人，但是工厂的每个工人都知道，如果工会被摧毁了，每个工人就要完全受公司的摆布。

罢工工人迅速采取了措施，使公司确实不能采取突然的行动把罢工破坏者运进工厂。工人們用大汽艇艾德納号和几条小船在河面上巡邏，并且警告任何船只不得朝这个方向移动。工人們分成許多班，在工厂和城市的周圍每日二十四小时进行糾察。派人看守渡口，并且在預計公司将采取行动时，派人截住火車。任何陌生人要受到盘問，如果他不能充分說明他来到該城的理由，他就被迅即赶走。指导委员会的总部建立起来了，又建立起电报通訊，以便使总部可以获悉公司在別的地方搜罗罢工破坏者的企图。委员会实行了保持秩序的特殊安排，并派人訪問了各酒館帳房，要求他們合作，以防止工人飲酒过度。^⑦

在罢工期間，指导委员会行使了完全的控制权，委员会甚至发

給新聞記者一種特別的允許他們出入該區的徽章。委員會把任何一個在自己報館中發布錯誤消息的記者赶走。^⑧

在7月的頭一個星期中，公司方面保持着沉默。但是，公司並不是沒有採取行動。公司正在大力準備招募罷工破壞者。波士頓、聖路易和費列德爾非亞等地的報紙都刊載了招募罷工破壞者的廣告，公司甚至採取了經由歐洲運進鋼鐵工人的措施。^⑨

對平克爾頓密探進行的戰鬥

甚至在公司指定接受方案的限期期滿以前，公司與平克爾頓密探局就已經開始了談判。雙方協議，密探局給公司提供三百名警衛，公司每日給每名警衛五元美金。按照計劃，工廠將在7月6日開工，而這些警衛在前一個晚上入廠。^⑩

平克爾頓密探局從費列德爾非亞、紐約和芝加哥等地搜集了三百名警衛，並且在7月5日把他們糾合在俄亥俄州的阿希塔比尤拉。然後，他們乘一列專車，遮暗車廂，迅速趕到距匹茲堡五、六英里的戴維斯島水壩。在那里，他們轉乘兩艘駁船。當船隻靜悄悄地溯河而上的時候，警衛們穿上深藍色的平克爾頓密探局的制服，裝備上溫徹斯特式來福槍。

儘管這一切都做得很詭密，但是罷工工人在這兩條駁船尚未離開匹茲堡的時候，就探明了它們的動向。很快地就向荷姆斯台德發出了警報。電廠的汽笛立即鳴叫起來，告訴罷工工人和他們的同盟者，行動的時刻到來了，於是，街道上不久就擠滿了奔向河岸的市內居民。大汽艇艾德納號駛向下游去迎擊敵人，它後面緊跟着罷工工人水上防衛隊的小艇。同時，河岸上排列着大批的男人、婦女和兒童。

当駁船沿着城市駛过市区时，河岸上的人群跟着它們一道向前走，但是人們不久就被环繞在工厂周圍的柵栏擋住，这些柵栏一直伸展到水里以切断从陆地上进入工厂的道路。当罢工工人眼見平克尔頓警卫人員打算登陆时，他們就折断柵栏，蜂拥而入，通过工厂的庭院，冲向登陆的地方。工人們要求平克尔頓警卫后撤，但是警卫队的負責人汉德队长却从船上走下来說道，他們是来接管工厂的，人群必須离开。大批工人分成好几层站在水場上面，向他高声叫嚷。船上推出一块跳板，几个平克尔頓警卫順着跳板走下船来。

一声枪响，紧接着又是一枪。然后，温彻斯特来福枪朝着人群放了一排枪，好几个工人被打倒了。双方經過了几分钟的互相射击之后，平克尔頓警卫退到駁船上去，但是因为原来拖駁船的那艘汽船已經載运受伤的偵探們到上游布莱道克去了，所以，这些退到駁船上的进攻者就失去了迷路。船上被圍困的警卫等待那艘汽船返回，他們在船弦上挖凿了枪眼，由射手来防备罢工工人的新的进攻。

究竟誰首先开了第一枪，是不得而知的，后来双方都說是对方首先开枪。但是，朝着妇女和孩童們开枪的是平克尔頓警卫，他們打倒了好几个人。

被圍的警卫和罢工工人双方又不断互相射击达数小时之久。有一次，鋼铁工人在一辆平板貨車上面装滿了浸透火油的木箱和木桶，然后点着了火，把它从岸上朝着駁船的方向推下去。在这个燒毀駁船的方法失敗以后，工人們又把一大桶石油倒在河上，試圖把石油点着。但是，由于那天風向不对，結果又未成功。于是，莫諾加希拉河的那場战斗，就变成平克尔頓的阻击手和鋼铁工人間

一場射击战。

這場战斗从7月6日早晨四点钟一直延續到午后五点钟。至少有九个工人被打死*，平克尔頓警卫在這場接管工厂的战斗中也被击毙三人。^①

平克尔頓警卫投降的条件谈妥了。下午五点钟刚过不久，平克尔頓警卫的队伍离开了駁船到城里的滑冰場，在这里他們被看管起来。工人們把駁船倒上汽油，把它燒毀了。于是莫諾加希拉河的這場战斗就在火光熊熊的情景下結束了。^②

火光照遍了全美国。从紐約到旧金山的报纸都以大字标题刊载了7月6日這場引人注意的事件。商业报纸的編輯們为平克尔頓警卫洒了同情之泪，他們斥責罢工工人是“不值得怜悯的吃人生番”^③。但是，工人們并没有为那些可恨的平克尔頓警卫流泪。新奥尔良的劳工联合会的組織者写道：“他們（荷姆斯台德的罢工工人）得到这里所有劳动人民的同情，我听见人們說，他們唯一的过失是他們让平克尔頓密探活着逃走了。”^④

荷姆斯台德事件使得劳工长期以来对平克尔頓密探橫行的痛恨达到了頂点。全国各地举行了由劳工联合会中央組織和个别工会主持的群众抗議大会。会上通过了充滿憤怒的決議，一致譴責“百万富翁卡尼基雇用的凶手‘平克尔頓密探們’最近的暴行”，反对“将来再雇用这批流氓”，并且要求国会“立即采取措施，取消这支资产阶级的强暴武力”。大会除了作出这些決議外，还为“那些

-
- * 今天，在荷姆斯台德一条街道的十字路口上还耸立着一个八英尺高的石碑，上面写道：“这块石碑是鋼铁工人組織地方工会委员会樹立的，以紀念那些1892年7月6日在宾夕法尼亚州荷姆斯台德地方为保护自己的美国人的权利对卡尼基鋼铁公司实行罢工而被害的鋼铁工人。”

遭到雇用凶手們杀死自己扶养人的孤儿寡妇”募集了款項。大会向荷姆斯台德被停工解雇的工人发出电报說，“你們的战斗就是我們的战斗，你們的胜利就是我們大家的胜利。”^⑮

罢工的延續

当时，荷姆斯台德的斗争还在繼續进行。鋼铁工人混合协会再度取得了控制城市的权力。秩序完全恢复了，工会和区政府取得了密切的合作。^⑯

同时，公司方面却向报界发表声明說，莫諾加希拉河的斗争已經永久地解决了“一个問題，这就是，从今而后荷姆斯台德工厂将再沒有工会組織，而且卡尼基公司将再也不承认鋼铁工人混合协会以及其他的劳工組織”^⑰。但是，这点並沒有使罢工工人惊慌。他們深信，他們的巡邏和防卫措施是有效的，再配合上劳工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在紐約、布魯克林和其他城市所組織的对招募劳工的机构的糾察活动，就会使公司方面不能够把罢工破坏者运进工厂。此外，由于报纸上发表許多关于荷姆斯台德平靜无事的报道，并由于州长罗伯特·帕提逊曾接到指示无须使用武装部队，因而罢工工人們开始确信，民兵不会出动。^⑱最后，卡尼基公司的其它工厂里的混合鋼铁工人协会的會員所給予的支持，使罢工工人欢欣鼓舞起来。“联合工厂”的工人虽然和厂方訂有合同，也宣布举行罢工并且关闭了工厂。在同一天，“比弗—福尔斯”工厂的工人也举行了同情罢工。一位从“联合工厂”来的工人在解釋他們的行动时說道：“我們所进行的斗争并不是我們自己的斗争，而是为了整个有組織的劳工进行的斗争。他們在我們的工資方案上签了字，但是我們知道，下次就輪到我們去当牺牲品了……荷姆斯台德是我

們的堡垒，如果弗里克击败了这次罢工，那末我们就只有俯首就范而不会有别的办法了。”^{①9*}

7月10日，以前拒絕派遣武装部队的帕提逊州长突然改变了自己的主張，他命令乔治·斯諾登少将召集宾夕法尼亚州的八千名国民警卫队开赴荷姆斯台德。事后获悉，州长的决定是由于他恐怕匹茲堡地区的事务完全为工会所控制。罢工指导委员会的成就显示出在将来会发生一种危險，即类似的工会控制可以使劳工在其他工业城市中取得胜利。这种威胁必須在一开始就把它扑灭，而斯諾登将军就是这个任务的执行者。^{②0}他所說的話表明了他对罢工工人的态度。他說道：“費列德尔非亚人不会欣赏罢工工人所实行的共产主义。他們认为，工厂虽然是屬於卡尼基公司的，但也同样是屬於他們的。”他用三个詞来形容荷姆斯台德所发生的情况的特点：“革命、叛乱和无政府状态”。^{②1**}

鋼铁公司在民兵的武力保护下，准备到各地去招募工人使工厂开工。工厂的院子里建造了許多房子、食堂和厨房以供大批工人居住和使用。

* 不幸的是，工会方面并没有使卡尼基公司的所有工厂全部关闭。在布莱道克的愛德加·湯姆逊工厂的工人拒絕接受要求援助的呼吁，而且当杜根公司的工人举行罢工时，他們的糾察綫被民兵突破了，有一些工人立即遭到逮捕。那些以前从来没有組織起来的工人灰心丧气了，他們又回到工作崗位上去。对于公司方面說来，这是一次重大的胜利，因为杜根公司高炉出产的銑铁是荷姆斯台德工厂的轉炉和軋鋼厂必不可少的原料。（威廉·維赫致岡伯斯的信，1892年7月24日，《劳联通訊集》。）

** 最初，荷姆斯台德的罢工工人对国民警卫队的态度是很友好的，但是自从斯諾登的言論发表以后，罢工工人的态度很快地就改变了。当警卫队员帮助公司破坏罢工时，工人们就产生了憤怒的仇恨的情緒。厨师和女佣人拒絕按照公司的指示为他們准备食物和侍候他們。（請參閱《姑娘們拥护工会》，《匹茲堡新聞报》，1892年7月17日。）

这样，钢铁公司作好了准备，加上军队的保护，于是就开始了招募罢工破坏者。公司和全国各地的职业介绍所进行接触，至少有七十多个劳工介绍所的代理人走遍各主要城市招募工人去荷姆斯台德工作。在东部各州没有工会组织的铁工厂中，熟练工人去荷姆斯台德工作时，可以拿到特别奖金和去匹兹堡的火车票。

在国民警卫队的护送下，这批罢工破坏者进入了工厂，罢工工人简直无法阻止公司复工。毫无疑问，公司所报道的进行开工的人数是夸大其词的，而且罢工破坏者的工作质量当然是很低劣的。公司不能履行和政府签订的装甲铁板定货合同的这一事实，证实了公司在使工厂开工方面遭受到了困难。”*

虽然公司雇用了未加入工会的工人使工厂重新开了工，但是公司方面知道，工厂是不能长时期依靠这些人来进行工作的，训练一批新工人是一种缓慢而且代价高昂的办法。公司方面的打算是，重新雇用那批关在工厂大门之外的罢工工人，但是必须根据公司的条件来雇用。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去打击罢工的精神。公司方面认为，如果希望罢工工人放弃这场斗争，就必须在某些方面对罢工领袖进行恫吓，或者加以收买。

长期以来公司就威胁着要对荷姆斯台德罢工工人进行法律诉讼，于是在7月18日这种威胁终于变成了事实，七名罢工领袖被控杀害一个平克尔顿密探。法院立即签发了逮捕这些罢工领袖的传票。几天后，罢工领袖们自首了，他们被拘禁一夜之后，除了一个人外，其余所有的人每人交保释金一万美元而获释。

罢工工人也对卡尼基钢铁公司的人员和他们的同盟者平克尔

* 当海军部对于卡尼基钢铁公司延期履行合同的情形允许不加课罚金时，劳工方面大声斥责政府对大企业的特别优待。

頓密探起訴，控告他們进行謀杀。被告們立即被允許每人交出一万美元的保釋金，而在法院开庭审訊之前不需要被拘禁一夜。这种不同的待遇，加强了工人們对資本主义司法性质的認識。^②

伯克曼插曲

7月23日，当法律的斗争正在进行的时候，一个紐約的年輕的无政府主义者亚历山大·伯克曼撞进匹茲堡卡尼基鋼鐵公司的办公室，开枪射击和用刀行刺弗里克，弗里克受了重伤。伯克曼立即投案自首，被关入監獄。^{*}

虽然，罢工指导委员会立即采取步骤把自己和伯克曼的不負責任的行动分开，并且“譴責伤害亨利·克雷·弗里克的非法行动”，但是，反劳工的报纸还是很快地把伯克曼事件和罢工工人的斗争联系起来。^③这个案件被当作是赤色恐怖而大加利用。这次襲击发生以后，匹茲堡和阿萊格尼两地的警察立即着手在这些城市里調查“无政府主义者”，其目的显然是要把它們的“調查結果”和罢工事件联系起来。果然不出所料，他們“发现这个地区充滿着具有无政府主义信仰的人們”。于是大事逮捕，稽察长歐麻拉报告說：“現在我已經查明，有一个反对弗里克的有組織的阴谋，而伯克曼只不过是一些阴谋家的工具……这里的无政府主义者比一般人想像的要多得多，而且他們正准备进行一些巨大的阴谋。”^④

与此同时，在荷姆斯台德地方，罢工仍然繼續着。溜冰場上每

-
- 伯克曼在獄中关了十四年，在1906年5月才获釋。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末，发动了要求赦免伯克曼的运动，岡伯斯本人也参加了这个运动。（参閱1899年4月19日岡伯斯致参議員包伊斯·本路斯函，以及1899年4月22日包伊斯·本路斯复岡伯斯函，《岡伯斯书信集》和《劳联通訊集》。）

个星期都举行集会，罢工工人的精神仍然没有涣散。虽然有十六名罢工工人被控谋杀罪而遭到逮捕，但是这并没有吓倒他们。他们面临着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迫害的威胁，但并未屈服。钢铁工人混合协会的秘书斯蒂芬·梅登在8月26日写给劳工联合会总部的信中说道：“我很高兴地說，荷姆斯台德的罢工工人仍然固守着陣地，并且相信胜利之日相去不远。”^⑤

公司当局了解到，有必要实行进一步的恐吓手段。8月30日，公司方面投掷了第二枚“炸弹”，它控告罢工指导委员会进行阴谋*和举行暴动的罪行。当大陪审团在9月22日开会的时候，它提出了一百六十七件对荷姆斯台德罢工工人判处有罪的起诉书。共提出六件不同的公证书：三件谋杀罪、两件严重暴乱罪、一件阴谋罪。这一次，奥多奈尔和其他的罢工领袖们都不准交付保释金，因而收押在监听候审判。其他投案的人必须交付巨额的保释金，要求他们一共缴纳五十多万美元的巨款。这笔款项显然是支付不出的，因而有些被告不得已只好藏匿起来了。^⑥

罢工工人再度进行报复，控告弗里克和他的同党进行暴乱和阴谋。然而，这对于钢铁巨子和偵探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们可以毫无困难地从匹兹堡银行家安得鲁和理查德·梅隆那里弄到保释金。^⑦

但是，公司的活动并没有终止。叛乱罪的控告并不是对受到迫害的荷姆斯台德罢工工人提出的。谋杀和暴乱的控告是以7月

* 阴谋罪的控诉是完全不顾1891年宾夕法尼亚的法令的，这个法令规定工人离开工作岗位是合法的，“不能按普通法或按这个联邦共和国的刑法提出阴谋罪的控诉。”（参阅《宾夕法尼亚州州议会1891年会议通过的法案》，1892年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版，第300页。）

6日的事件为基础的，并且是对所有罢工工人提出的。这个新的控诉是对罢工指导委员会提出的，所根据的理由是，在国民警卫队到达以前，它“篡夺荷姆斯台德的民政权”。这次共发出了三十四张拘票，除奥多奈尔一人因被控谋杀罪收押在监外，其他的人都在10月4日以每人交一万美元保释金而释放。^⑧

总的说来，对罢工领袖共计提出一百八十五件个别的公证书，对同一个人有的竟提出三、四件公证书。维赫主席写信给岡伯斯说：“看样子，公司的意图是要根据不同的罪名把所有罢工领袖都逮捕起来，这样，这些领袖就不能找到保证人获得释放……这就使我们要不断去找保证人。”^⑨ 罢工领袖中没有一个人不是根据这一条或那一条罪名而遭到逮捕的。

在州最高法院法官爱德华·帕克逊向阿莱格尼郡大陪审团提出的控诉中，整个叛乱罪的公证书是以罢工指导委员会的活动和性质为根据的。他把荷姆斯台德所发生的情况“归咎于劳动人民和很大一批外国人。这些外国人当中，许多人是愚昧无知而且是性格粗暴的。这些外国人对他们在美国所享受的自由具有错误的想法，因而所有这些人必须在这一次受到教训，我国的自由是一种在法律下的自由，绝不是随意放纵的自由。”他在结束他这个恶意的演说时，说道：“我们已经走到了这样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走向秩序和良好的政府，另一条路走向无政府主义。”^⑩

虽然公司在法庭上失败了，没有一个工人被陪审员判定为有罪；但是工人在法律上的胜利却使罢工工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领导方面不得不把它一大部分时间专门纠缠在法律手续上和准备答辩；原来根本就不足的罢工工人的基金，又因为交付保释金和诉讼

費用而消耗殆尽，此外，許多最富有战斗精神的罢工工人又因躲避逮捕而不得不藏匿起来。

罢工工人的困境

罢工指导委员会的湯姆斯·克劳福特在10月13日通知岡伯斯說，“我們迫切需要衣服和鞋子。”罢工工人缺乏物資，难以維持自己和他們家庭的衣食。工会对一千六百名罢工工人每周要支出一万美元救济費用，而外部的捐款又愈来愈少。失去工作的工人在10月中旬开始認識到他們的斗争不可避免要失敗。报纸上开始充滿了关于罢工工人离开荷姆斯台德去寻求其他工作以及有些人提出申請回厂工作的报道。^①

11月15日，鋼铁工人混合协会的罢工指导委员会在匹茲堡举行會議，討論請求劳工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发布抵制卡尼基鋼铁公司产品的命令。不过，指导委员会决定，“在目前的情况下，提出这样个請求是不适当的。”委员会通过了一项代替的办法，要求劳联执行委员会同鋼铁工会連名发出通知，呼吁对荷姆斯台德、匹茲堡和比弗—福尔斯的失去工作的工人进行經濟上的援助。^②

罢工的领导方面的斗争性显然落后于普通罢工工人。其实，罢工工人们还不知道，胡·奥多奈尔在7月下旬曾去紐約找《紐約論壇报》的出版人怀特劳·雷德，請求他和卡尼基公司进行接触，并且告訴雷德說，罢工工人准备在工資、工时和“其他事項方面”接受任何条件，只要这一解决办法包括承认鋼铁工人混合协会就成。这种努力毫无結果，但是，它却表现出对工人缺乏信心，这也就为拒絕提出抵制卡尼基公司产品一事鋪平了道路。^③

岡伯斯和劳工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其他委員們对“工会的領

导在抵制运动上所作出的聪明結論感到极大的安慰”。执行委员会关于发布要求經濟援助的通知进行了討論，最后，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呼吁捐獻特別辯护基金，以援助那些因参加罢工“被控有罪”而遭到逮捕的人。这笔特別辯护基金应该用来聘請有名的律师和其他精通法律的人士。为了要募集这笔基金，应该确定一个捐獻日，并且把这一天叫做“荷姆斯台德日”，要求全国工人把他在这一天的一部分收入捐獻給这一基金，要求戏院和其他娱乐場所在这一天举行义演，把收入充做辯护基金。^④

这个呼吁是向“美国公众”提出的，它在1892年12月12日发出，在上面签名的有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鋼铁工人混合协会的主席和秘书，还有罢工指导委员会。呼吁指定1892年12月13日为“荷姆斯台德日”，号召全国所有雇佣劳动者和所有爱好自由的公民，把他們这一天的收入拿出一部分，来援助荷姆斯台德的斗争的工人在法庭上所进行的保卫自己的努力。^⑤

辯护基金的零星捐獻早在11月16日就已经开始了。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有許多贊成“荷姆斯台德日”計劃的信件雪片似地寄到了劳工联合会的总部，这些信件还保证說广大人民将支持“荷姆斯台德日”計劃。^⑥不幸的是，这些措施并没有改变这一事实，即荷姆斯台德的罢工工人已经不能够再坚持下去了。基金的数目显然是太小，而且来得太迟了。許多罢工工人认为，劳工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是在对工人的斗争結果不能再起决定性的影响时，才拿出全部力量来支持进行战斗的工人。*

11月15日，斗争开始四个半月以后，罢工工人的队伍里出现了第一次真正的分裂。机械工人和日工举行会议，指派一个委员会向混合鋼铁工人协会的人员提出应该宣布結束罢工的建議，并

且要求解除他們的义务。当晚,工会领导人員举行會議,表决繼續罢工,但是,却通知其他的人今后可以自由行动,机械工人和日工們卸除了他們的义务之后,一致表决要回到工作崗位上去,但是,他們将不做按吨数計算的工作。爭先恐后要求工作的浪潮立即展开了。工人們不得不排列在公司新的监工查理·希瓦布的面前听候指派工作,希瓦布百般刁难地选择了一部分人派給工作,而对其余的人說他們的工作已經有人填补了。

11月20日,鋼铁工人混合协会的荷姆斯台德分会举行了每周一次的例会。在总共八百名會員中,只有 $\frac{1}{3}$ 的會員出席了这次會議:奥多奈尔和其他一些人仍然关在牢里;有些人已經离开荷姆斯台德去其他地方找工作去了,还有些人过于沮丧不願出席。在會議上提出了取消罢工和荷姆斯台德工厂可以招收非工会會員的問題,會議以101票对91票非常接近的票数通过了这个建議。^⑦

第二天早晨,工厂門前出現了爭取工作的第三次浪潮。工人們不得不再度排列在希瓦布面前,而他則按照一本載有最积极的罢工工人名单的人名册来核对工人的姓名,^⑧有些人在工資大为削減的情况下得到了工作,**但是許多人却被拒絕了。

- * 岡伯斯在1893年6月9日写信給劳工联合会的执行委員會說:“上周內,荷姆斯台德罢工工人特別派了个委員會来申述他們最近所遭受的困难。他們要求我們注意,荷姆斯台德的罢工工人普遍地认为,劳工联合会执行委員會对于卷入这次糾紛的人們以及鋼铁工人混合协会沒有尽到它应尽的全部責任。”(《劳联通訊集》)
- ** 每天工作八小时賺四元美金的工人被迫每天做十二小时,而工資減半。(《全国劳工論壇报》,1893年1月12日。)在荷姆斯台德罢工失敗以后,每天八小时工作制很快就取消了,在1894年年初,在卡尼基所有工厂里都实行了十二小时的輪班制,不久,其它工厂也相继效尤,实行了这个制度。在罢工事件以前,只有在那些和鋼铁工人混合协会訂有合同的工厂才有小礼拜天工作制,但是罢工事件以后,鋼铁工业中普遍地采用了这个制度。

与此同时，比弗-福尔斯的地方分会也宣布了取消罢工，工厂重新开工了。联合钢厂的分会坚持的时间要长一些，继续罢工到1893年8月14日。但是，罢工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因为表决赞成继续罢工的人只剩下了五十三个人，而公司则自1892年9月以来就已经使各厂重新开工了。^⑨

罢工失败的结果

在罢工达到高潮时曾有八千工人参加的这场伟大的罢工斗争就这样结束了，实际上钢铁工业中的工会事业也从那时起停顿了许多年。从1892年开始，卡尼基工厂从来没雇用过一个工会会员。1895年，有些熟练工人打算在荷姆斯台德组织工会，但是公司方面立即把这个分会破坏了，并且把三十五个比较杰出的工会组织者开除了。1900年，另一次组织工会的尝试也同样为公司所破坏。

钢铁工人混合协会在荷姆斯台德罢工以后，还继续存在许多年，但是它已经支离破碎，不再是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卡尼基钢铁公司支配着钢铁工业，并且为其它工厂树立了榜样。荷姆斯台德罢工的失败不仅意味着工会运动在卡尼基工厂中完结了，而且还导致到它在整个钢铁工业中的衰落。钢铁工人混合协会在1891年达到了鼎盛时期，当时它拥有会员二万四千零六十八人。嗣后它就迅速地衰落下去了；1894年会员人数减少到一万人；从1895年到世纪末，会员人数一直是八千人左右，1909年又降低到六千二百九十五人。^⑩

荷姆斯台德的罢工工人，无论是工会会员或是非工会会员，熟练工人或是非熟练工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团结一致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是美国劳工的统一性和战斗性的高度发展的结晶。荷姆

斯台德罢工工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背叛”他的同伴，这一点甚至连弗里克也不得不承认。他在给卡尼基的信中写道：“这些罢工工人所表现出来的顽强性是惊人的。”^④

在罢工斗争当中，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所表现的团结一致精神显示出，钢铁工人混合协会没有接纳一般的日工和机械部门工人为该会会员一事，并不是罢工失败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然而，不可否认：如果在罢工以前就存在着这种团结一致的精神，如果把这种团结当作工会的基本纲领，那么在受到挫折之后，钢铁工人混合协会还是能够处于一种较好的地位而继续前进的。但是，事情的结果是，罢工结束了，钢铁工人的团结也就消失了，而工会方面也没有努力保持和发扬这种团结精神，也没有利用这种团结精神作为一种力量，来逐渐恢复它在钢铁工业中的地位。1892年以后，它继续奉行不接受黑人作为会员的政策。^⑤总而言之，虽然钢铁工人，熟练的和非熟练的，在荷姆斯台德罢工斗争中同样显示出巨大的战斗性和团结精神，但工会的领导却丝毫没有利用钢铁工人这些伟大的品质，来建立一个新型的組織——产业工会，只有产业工会才能对抗垄断资本主义的势力。

第十五章

考尔克里克和庫尔德阿倫地区

当美国人民在全神貫注地注視着鋼铁工业中剧烈的工人斗争时，他們又为采矿业中两个部門劳資間的一場恶斗——田納西州东部煤矿工人的斗争及爱达荷州銅矿工人的斗争——所震动。这些矿工們不分东部和西部，都像他們在鋼铁工业中的弟兄們一样，面对着雇主們的强烈的敌对行动，也正如鋼铁工业中的工人一样，他們不得不面临支持雇主方面的国家的全部威力。

田納西州的囚犯劳役制度

流行于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一首劳工歌曲名叫《朋友，不要垂头丧气》，內有几行如下：

在故乡的田納西那边，
 他們把囚犯拿来出租，
 叫他們在矿山中劳动，
 去对付壮健的自由劳工。
 自由劳工反对这样做，
 要获取胜利得費些时日。
 可是只要还实行着这种租用制，
 他們就要为爭取本身的自由出头而奋斗。^①

歌詞所提及的斗争是指“考尔克里克起义”，那是在田納西州

东部反对囚犯劳动的一场伟大斗争，这件事虽然是富有戏剧性和意味深长的插曲，但是在多数美国劳工运动史的文献中几乎没有提及过。这是一个对罪恶制度的反抗，在这种制度下，州政府把囚犯出租给私商，后者可以随心所欲地看管、惩罚和使用他们，而不受州当局的监督。把囚犯供给种植园主、建筑业包工和矿主，是一笔可以获取巨利的生意，以致许多无辜的人，其中很多是黑人，竟被伪造罪证关进监狱，然后被租给雇主。

及至 1891 年，在劳工组织的带头之下，公众的抗议迫使许多州取缔了使用牢狱内的劳动力获取利润的办法。^②但是在田纳西、佐治亚、阿拉巴马、得克萨斯和其他南方各州，这种制度仍旧继续着。

自 1889 年起，田纳西州就一直用订契约的办法把囚犯包租给“田纳西煤铁和铁道公司”去作工。这个公司几乎占有并控制了东田纳西州所有的矿场，并且还用囚犯去开采阿拉巴马州的矿山。^{*}该公司按每名囚犯六十美元左右付款给州政府。由于在契约有效期间它独家经营一切收监的囚犯，因此它又把多余的囚犯转租给其他公司，获取利润。^③

在田纳西州反对契约监狱劳工的伟大斗争开始于 1891 年 4 月，当时在田纳西州东北部离考尔克里克村不远的勃莱斯维尔的矿工罢工反对田纳西煤矿公司。由于该公司和劳工骑士会的合同业已满期，它就想解散工会。只有签订“铁的誓言”保证不参加工会的矿工才可以受雇用。公司方面并且要求他们同意不用他们自己的过磅员去称煤——这个权利是国家法律所赋予他们的——要

* 纽约州共和党领袖汤姆斯·普赖特是该公司的总经理，许多最大的股东是北方的资本家。在 1907 年，该公司成为美国钢铁公司的一个附属机构。

他們“絕對信任公司的可靠性”。工人們被公司的過磅員處心積慮地掠奪了多年，以後才迫使公司答應用一位工會會員來擔任這個職務*，因此無怪礦工們拒絕和僱主簽訂僱主所提出的協議。^④

公司隨即開除所有拒絕簽訂協議的礦工，並把他們逐出公司的宿舍。公司的總經理 B. A. 詹金斯和“田納西煤鐵和鐵道公司”簽訂了一個為期五年的契約，由後者供應承包的囚犯勞工。

從 1891 年 4 月到 7 月，礦工一直使礦廠關門不能開工。在獨立紀念日（7 月 4 日），田納西煤礦公司宣布要運入囚犯來打破勃萊斯維爾的罷工。次日，由“田納西煤鐵和鐵道公司”租來的四十名囚犯被運進來，並立即着手拆除早先為被開除的罷工工人所居住的房屋。拆下來的木材被用來建造一個拘留營，以容納一批預定于 7 月 15 日來到的一百五十名囚犯。

囚犯的釋放

公司運入囚犯勞工的行動激怒了整個社會。當地居民在 7 月 14 日召集了一個公民群眾大會。礦工、商人和其他有產業的人都因囚犯勞工的輸入對他們有弊無利**，因而一致決定結隊遊行到拘留營，要求放掉囚犯。

在午夜後不久，約有三百名礦工和居民結成一個堅強的隊伍，攜帶着散彈槍、連發手槍、來福槍和軍用毛瑟槍來到拘留營前面。守衛部隊的人數遠遠不及群眾之多，因此他們把囚犯交給了群眾。

* 在 1837 年通過一項法律，規定礦工有權推選自己的過磅員以後，勃萊斯維爾礦工從他們自己的人當中推選了一位過磅員。然而還經過一次罷工才逼使公司承認他。在其他礦山中，只是有強大的工會的地方，這條法律才能付諸實施。

** 囚犯是不會在商人那里買任何東西的，囚犯代替了他們的主要顧客。因此，商人和其他有產業的人才協同礦工參加抗議行動，這是不足為奇的。

群众吩咐囚犯和卫队行走五英里到达考尔克里克。在那里，他们坐上一节火车开往东南三十二英里的诺克斯维尔。这一整个事件组织得非常好，自始至终都没有丝毫混乱和粗暴行动。^⑤

矿工和他们的同盟者在释放了囚犯之后，拍了个电报给约翰·布加南州长，解释他们的行动是一个使他们的家庭免于饥饑，使他们的财产不致遭到毁灭的必要步骤。他们吁请州长阻止送返囚犯，他们着重指出，如果公司方面坚持用囚犯劳力来剥夺自由矿工的生活的话，其结果必然演成流血事件。^⑥

布加南州长对委员会来电的答复是调集三連州民兵。^⑦

田纳西有组织的劳工出来支持矿工们。在各大都市纷纷举行群众大会，工会会员们举行了集会并通过决议，谴责州长，要求州民兵中的所有工会会员立即回家。^⑧ 恰塔努加行业工会联合会派出代表 H. H. 许华兹前来，表示团结一致，并鼓舞被开除的工人的士气。出于许华兹的意料之外，他发现他们很少需要鼓励。他写信回去报告说：

“我想要你们对这个运动的范围有个深刻的印象。我已看到足有七千五百人签名的支援矿工的书面保证书，他们保证在第一时间枪响后，在十小时内赶到现场。然而行动的时刻还没有来到。这里没有感情上的分歧。整个地区在‘囚犯必须离开’这一重大要求上，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星期一当矿工们走过的时候，我数一数，共有八百四十枝来福枪，跟随在他们后面的还有携带连发手枪的人群。各队的队长都是‘大軍’*的老战士。白人和黑人在并肩前进。”^⑨

* “大軍”或叫作“共和国大軍”，系指南北战争时的联邦军队。

向拘留营进军

7月10日星期日下午，一个由矿工组成的委员会访问了州民軍指挥官塞维尔上校，提出和平解决的建議。要求部队可以带着他們的武装和囚犯一同离开。矿工将帮助运送他們和他們的行李。上校的回答是如果矿工企图进入囚犯营，将遭到射击。

在当晚的群众大会上，矿工們草拟了翌晨向拘留营进军的計劃。在黎明前，田納西州东北部所有矿場的矿工都汇集在勃萊斯維尔。他們有走来的，有坐火車和騎驢子来的，他們配备着来福枪、散彈枪、考尔脫自动枪和老式猎枪。尤金·梅萊尔担任指揮。矿工們是按照严格的軍事紀律組織起来的，准备应付一切事变。点名册上写好每个人的姓名，并注明每人武器的品种。勒令那些喝了酒的退出队伍。四人一排，分成两个纵队前进。这样，二千名矿工和农民，整队出发，徒步二英里，开往拘留营。一个当时的报纸报导說：“他們的組織是完善的，他們的指揮人員按照軍事上的准确性把他們布置在沿山一带。”^⑩

当矿工逼近在一个山谷中的一座小丘上的拘留营时，他們占据了周圍的山头，并且完全包圍了营地。一队矿工前进到离拘留营二百碼左右的时候，梅萊尔发出信号，命令停止前进。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委员会举着白旗去見塞维尔上校，并且走向塞维尔和他會見。当上校采取行动要扣押委员会的人員时，梅萊尔搖搖他的手帕，一千五百名矿工随即从山旁跳出来向拘留营推进。矿工們的力量使塞维尔上校胆战心寒，他觉得抵抗是无效的，所以就投降了。矿工答应不損害公司的财产，并且协助看管囚犯。梅萊尔和他的三个委員搖擺他們的帽子和劍，表示胜利，矿工們发出了震动山谷

的欢呼。

矿工们兴高采烈地命令囚犯、卫队、州民兵列队开拔前往勃萊斯維尔。在城里，他们上了那列在火车站等待着他们的平车。在考尔克里克等待一辆专车的时候，矿工们邀请士兵们到他们家去吃饭。在士兵中间，有许多是同情矿工的，他们在离开的时候，心中很高兴。火车驶离考尔克里克时，士兵们和矿工们相互欢呼。当士兵抵达諾克斯維尔时，他们对报界发表了声明，对于“矿工们在我們逗留囚犯营期间所给予的许多款待和好意表示感谢”^①。

同时，矿工们释放了諾克斯維尔铁矿公司的矿场所用的一百二十五名囚犯，并把他们送上去諾克斯維尔的火车。然后在—个秘密会议上，矿工们宣誓不损及国家和公司的财产，并且保持安静和秩序井然。因为矿工们熟知“煤矿公司在罢工期间放置炸药以煽动社会舆论来反对矿工们的老办法”^②，所以他们在公司财产周围设立了警卫，以防不测。

在第二次释放罪犯时，矿工们的纪律和组织引起了州内许多方面的赞赏。《路易斯維尔时报》声称：“攻破田納西州国民军乃是军事战略中最为惊人的事件之一。”然而，替矿主们说话的保守派报纸却使用了聳人听闻的标题：“无政府状态，田納西州的法律变成了廢紙。有組織的矿工暴徒蔑視和踐踏了州的权力。”州长布加南从这些标题中受到了启示。在和田納西煤矿公司高级人员会商后，他发出了州内全部武装力量（計十四个連国民兵）的动员令，准备作战。他从六个城市中把部队調来，置于孟斐斯的塞米尔·卡涅斯將軍的統率之下。正如岡伯斯在譴責布加南州长的行动时所正确地表示的：“实际上，田納西州已变成了一个工賊供应所了。”^③

在7月25日，布加南州长亲自出馬，用武装把罪犯押送了回

来。考尔克里克的群众对他们投以冷眼，表示了无言的抗議。三十六名罪犯被送往田納西煤矿公司，一百二十五名被送往諾克斯維尔铁矿公司。預定的州长演說也只得作罢了，因为沒有人来听。^⑭

立法會議

布加南州长由于劳工和它的同盟者的压力，只好作了让步，同意召开特別立法議會，以考虑矿工們提出的“罪犯們必須离开！”的要求。然而，就在宣布召开議会的布告中，州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确地表明他是一个为公司服务的人。議程上的第一項是赋予州长对国民軍的更大的权力，并且增加国民軍的力量。他給立法議会的咨文中，可以看出他彻底地出卖了人民。在那篇咨文中，他无视广大群众的摒棄那个邪恶不义的办法的明显要求，主張延續出租罪犯的制度。州长說，这个办法或者可以加以修改，但不能廢止。他并且述說了他要保持这个制度的主要原因，那就是如果建造一个能容納一千五百名罪犯的新监牢，是太費錢了，而且如果不能从契約罪犯劳工身上收到款項，那么，本州就将每年亏损十万美元。

立法會議以五十九票对二十三票拒絕廢止囚犯出租制度，并且通过了使罪犯出租制度的性质成为更加丑恶的法律。阻撓罪犯劳动者将受刑事处分，判以五年徒刑。率領群众进行抗議者——法律中用的字眼是“暴徒”——将受到七年徒刑的处罰。此外，还撥出了二万五千元的款項，作为国民軍的經費，以进一步威胁矿工，其中一万四千四百五十八元一角三分被撥为支付国民軍駐勃萊斯維尔时的开支。最后，州立法院还表揚了州长，因为他采取了坚决和果断的行动，来恢复矿区的“秩序”。^⑮

州長現在可以合法地做他以前曾非法地干過的勾當。

不單是礦工們，而且全州上下，都為州立法院的行動感到震動。格倫第郡農民聯盟成員民主黨人參議員伍德里宣稱：“身為州議會的一員簡直是一個耻辱。”^⑩

在10月28日的一個群眾大會上，礦工委員會作了最後的報告，並且用以下詞句提出了辭職：“既然政府決定，並且還準備以刺刀和機關槍來強行實施它的意志，叫你們和平地放棄你們的工作和你們的家庭，以及你們在工作 and 家庭上所留戀不忘的甜蜜回憶，像夏甲*所作的那樣，到上帝那里去找保護，因為在別的地方你們肯定找不到任何保護的。我們以無法表達的悲痛心情提出辭職，來結束勃萊斯維爾這場戲劇的最後一幕。”^⑪

強襲囚犯營

然而在那場戲劇中最具有戲劇性的一幕還正在開始。自從1871年起，礦井就在使用罪犯，礦工們耐心地等待了二十年之久，希望用法律來補救他們的怨恨。直到在用盡一切可能的合法手段以前，他們避免採取在法律範圍以外的辦法。現在礦工們準備採取更為激烈的行動了。

在十月份的最後一天，一傳十，十傳百地通知說，每個礦山都在舉行會議。一當有人走近時，就把所有的燈火都熄滅掉，這樣就沒有誰會被認出來。一個“蒙面人”告訴所有的礦工都要進行偽裝並武裝起來，當天晚上在“石底大會堂”集合。

-
- * 夏甲是《聖經·創世紀》傳說故事中亚伯拉罕的妾，当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要丈夫驅逐夏甲和她所生的兒子的時候，上帝使她帶著兒子出走，并使她的後裔成為大國。——譯者

由一千五百名矿工组成的队伍从“石底大会堂”出发，他们进逼囚犯营，很快地就把它包围起来了。“蒙面”的领袖们吩咐看守人把囚犯交给矿工。看守人立即答应了。他们给每一个囚犯换上了普通的服装，把囚犯都释放了。然后就把囚犯营放把火烧掉。这是在这个长期斗争中初次对财产的破坏。显然，矿工们无论付出任何代价，也不想让罪犯们重新回来。

諾克斯維尔铁矿公司矿场的囚犯们也被释放了，那里的囚犯营没有被烧掉，因为看守人的妻子睡在相邻的一间屋子内患着重病，但是警卫室和办公室被毁掉了。囚犯们在获释之前也更换了衣服。^⑮

释放囚犯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没有放一粒枪弹。每一件事都是以军事的准确性进行的。

对矿工表同情的报纸把攻陷囚犯营与法国革命中攻下“巴士的獄”相提并论。当《納希維尔旗帜报》提出质间：“是不是田納西州要让一群盗贼流氓和不法之徒无法无天地殘踏法律呢？”恰塔努加的《共和党人报》回答说：

“他们不是流氓，也不是凶手。还是把立法机关称为强盗吧……不如說立法机关才是非人道的，因为他们拒絕傾听矿工们的呼吁；当他们要求劳动的权利以养活他们的家庭时，他们却得到了輕蔑的答复；我們不单认为你们是犯了阻撓国家使用囚犯的罪，我們还要把更多的罪犯送到你们那里，让你们知道知道国家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⑯

州长还出了五千元的悬赏捉拿矿工的领袖们，另外以二百五十元一名的赏金捉拿曾参加攻击囚犯营的矿工工会会员。但是誰也没有被抓住，因而对矿工们也就沒提出法律起訴。要对全郡进

行訴訟是不可能的事。沒有人知道誰該負責，至少沒人肯說出來。至于囚犯們，大部分都被鐵路方面和公司的偵探們所兜捕了。^⑳

在襲擊囚犯營以後的幾個月內，自考爾克里克至勃萊斯維爾之間的地區內是太平無事的。大多數公司都決定還是和工會在合理條件的基礎上打交道為上策。他們和代表聯合礦工委員會的委員們會了面（原屬勞工騎士會的礦工們，現在屬於這個組織），並且同意准許礦工挑選自己的過磅員和停止運入囚犯勞動。在勃萊斯維爾，公司方面最後也決定這樣作了。雖然田納西煤鐵和鐵道公司的代理人高德溫對勃萊斯維爾礦主們施加了壓力，但是他們還是拒絕了再把囚犯弄回來。此後，在勃萊斯維爾就再也不使用囚犯了。^㉑

在1892年7月15日，勃萊斯維爾慶祝釋放囚犯的第一周年。尤金·梅萊爾致祝詞，區聯合礦工工會的主席比利·韋布是主要的發言人。下午和傍晚，在一個用囚犯營的舊木頭築起的台子上舉行了舞會。關於慶祝會的描述，韋布在《聯合礦工報》上寫道：“一個小小的組織所作出的這件事，真是妙極了。”^㉒

礦工們的歡樂為時過早了。田納西煤鐵和鐵道公司決心要田納西州用罪犯來開采它所屬的煤礦，而不管礦工們和其他人士怎樣想法。該公司進而收買了一些和礦工工會簽訂合同的公司，重行築起被燒掉了的拘留營，還添造了新的拘留營，又運進了囚犯。在這些礦山中，囚犯們在全部時間內工作，而自由礦工則每星期只有一二天的工作。礦井內最好的地方分給不參與同盟罷工的和不入工會的礦工。凡是積極參加反對使用罪犯鬥爭的礦工，都被開除和列入黑名單。^㉓

騷亂在醞釀中。礦工們再一次開始不斷的秘密集會。

奧立佛泉的战斗

这一次爆炸性事件是在田納西州东南部的特拉西城爆发的。虽然特拉西城的矿工比其他任何地方的矿工更长久地遭受到出租罪犯制度的苦难(田納西煤铁和铁道公司于1871年就在这里首次在矿山中使用了囚犯劳动),可是直到当时为止,他們还没有参加过结束这个制度的战斗。后来在1892年7月,田納西煤铁和铁道公司把自由矿工的工时削掉一半,却使囚犯們整日工作。一个矿工委员会要求一旦任务有所增加,他們就应该得到更多的工时,而不是把工作都交给囚犯們。公司回答说,他們会考虑这个要求,但并未作任何诺言。

不久,来了更多的定货单。公司不但不顾矿工們的要求,反而运来了更多的囚犯,并且增加了位于特拉西北数英里的奧立佛泉的囚犯营守卫人数。就是这个行动使矿工积压多年的憤怒爆发起来了。^{②4}

1892年8月13日清晨五时光景,一个矿工委员会訪晤了納脫勒斯經理。他們要求和囚犯們享有同等的工作条件。他含糊地答允和公司的職員們討論这件事。当矿工們接到这个报道时,便决定采取行动。他們对于公司的诺言已感到不耐煩。

早晨九时,一百五十名矿工逼近奧立佛泉的囚犯营,由三名矿工圍攻每一名守卫。为首的斐利·西姆普逊、鮑布·方安和吉姆·弗拉吉尔持枪索取囚犯营的钥匙。囚犯們和公司方面的全部私人财产被小心地搬开。囚犯营被燒掉了,囚犯被装上火車送往納希維尔城。^{②5}

次日,保守派的报章要求州长立刻采取行动来維護“田納西州

的尊严”。納希維尔的《美国人报》憤憤然說：“必須制止这类事件。我們指責其他州的无政府状态和共产主义，但是，却在我們当中培植了无政府状态和共产主义。”^{②⑥}

州长果然采取了行动。不久就調来了部队，囚犯們被送了回来，囚犯营也重行修起来了。愈来愈多的自由矿工的工作为囚犯所接替了。一个永久性的守备队現在常駐在考尔克里克。

8月14日，在考尔克里克的矿工群众大会上，介紹了奧立佛泉的战斗事迹。大家表决一致贊同矿工們的行动。同时还通过決議，頌揚荷姆斯台德的工人在和卡尼基鋼鐵公司所雇用的平克尔頓偵探的斗争中所表现的勇气。工人要求采取新的行动，一劳永逸地消灭整个地区的囚犯劳工。^{②⑦}

8月16日，矿工們从田納西州东部和肯塔基州南部的各各部分涌到考尔克里克。每个人都意識到最后的摊牌逼近在眼前了。当一小队拥有三千名矿工的队伍移向奧立佛泉的时候，他們拦乘了一列貨車。他們坐了这列火車，在清晨四点半钟来到囚犯营前。

矿工們打着白旗傳話对方，如果对方釋放罪犯們，答应不損害公司财产，不伤害卫队和国民軍。守卫队和国民軍鉴于自己处于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便投降了。守卫队和国民軍在两列矿工纵队的押解下走了出来，他們被解除了武装并被准許安全地离开。在一年当中，这是第三次一列滿載囚犯的火車駛向諾克斯維尔。奧立佛泉的囚犯营再度被燒毀了。

在奧立佛泉战斗开始之前，当局已風聞矿工們的計劃，并从恰塔努加調遣一团兵力到要肇事的地区。一列火車在等着送該团士兵去奧立佛泉，但是铁路司机和乘务員們拒絕开动火車。他們不管軍官們的盛怒和威胁，坚持他們的立場。火車沒有开动。^{②⑧}

被矿工們請来参加會議的州长遁飾其辞地回答矿工們的問題，劝告他們保持安靜和等待，事情会有圓滿的安排的。他只是在拖延時間，因为他早就在調动本州的全部武装力量。大軍奉令开赴考尔克里克。在特別議會通过的新立法下，州长通令在所有邻郡的郡执行吏調集大队人馬执行任务。“全部屬於最上等家庭”的义勇軍响应了郡执行吏征調武力的号召。武器和軍火由美国陸軍部供应。据一張諾克斯維尔報紙的报道，这支武装部队包括“該地的一些最为杰出的公民……他們是贊成維持法律和秩序的一些阶层的良好代表”。他們开往考尔克里克的前綫。^⑳

矿工們据守在安德逊堡对面的华尔登山脊。在四周的山頂上都有糾察站崗，以避免突然而来的襲击，因为矿工們已經風聞到有数千名士兵开来。

8月19日，一列列火車滿載着士兵开到了考尔克里克，这支大軍还带来了野战炮和机关枪。

矿工們因为寡不敌众，并且也抵擋不住大炮的轰击，所以就被逐出了控制城堡的陣地。考尔克里克落入了国民軍的手中。部队繼續大批开来。当武装抵抗被击破了的时侯，大批走狗就乘机而起，穷追猛打地追击逃散的矿工。^㉑

恐怖統治

战斗轉为瘋狂的大搜捕。报复和恐怖盛行一时。部队搜索群山和矿城，逮捕了数百人，不单是矿工，还有平民，不管他們曾否参加了战斗，都遭到了逮捕。数百人被逮捕了，监牢不久便装滿了*。村中的学校校舍也被变为监牢，当学校也装滿了时，美以美会教堂也同样被用来当作監獄。^㉒

8月20日，加涅斯將軍宣布，他監禁了三百名礦工，並且還在狂熱地繼續着恐怖的統治。“士兵整天在追捕礦工，追捕工作在大力進行。房屋受搜查、屋內藏有的武器和軍火都要充公。進行反抗的礦工就無容身之處。”^⑳

一個據說曾進行“反抗”的黑人傑克·威特遜被槍殺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幾槍。保守派的報章形容威特遜是一個“兇手”，說他是叛亂中的領導人物之一。他的屍體被運回了克林頓家鄉，數千名同他一起工作的白人和鄰居參加了他的葬禮。^㉑

三百名礦工被誣告為搞陰謀活動、私帶武器、謀殺和其他許多“罪名”。在審訊他們時，絲毫沒有述及公司和士兵們無法無天的行為和士兵們怎樣脅迫了婦女和孩子們。經過了很長的審訊時期，一些礦工被判刑並關進了感化院。戰鬥中的一名領袖D.B.門羅被判關進感化院七年。他在感化院只關了兩年，獲釋後，又在格倫第郡組織礦工。^㉒

在1892年8月考爾克利克戰鬥以後，一直到1893年的春天，山區相當平安無事。過後特拉西城的礦工們又進行了反對囚犯勞動的最後一次激烈的戰鬥。特拉西城附近的囚犯營，在8月的戰鬥中被燒掉了。過後不久又重建了起來。新建築物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堡壘，有着四吋到六吋直徑的炮眼，在四角上有士兵的警衛室。礦工們不斷地秘密地進行操練，準備有一天他們要再一次為自己的工作而作戰。

在1893年4月19日的晚上，一百五十名礦工逼近了囚犯營。

-
- * 如果當地居民不隱藏和照顧一些礦工，就要有更多的人被關入監牢。雖然居民們知道如果被查出來，自己是要被拘捕的，但是，這些居民們仍然讓礦工們藏在地窖中和閣樓上。

他們头上蒙着衣服，使人认不出来。战斗激烈地进行了数小时之久。战事的消息一傳到納希維尔，州會議堂的山頂便发出五响指示部队出发的信号炮。一列专車装运了国民軍第一团的四个連，載上了一尊大炮和一挺机关枪。在茂弗利斯鮑罗又增添了些生力軍。美国陸軍准将飞特和亨利·瓦德上尉充任指揮。

部队开到以后，数目占劣势的矿工分散开了。軍隊随着便开始搜捕他們的領導人。他們大部分逃入了森林。数以百計希望廢除囚犯出租制度的朋友和同情者把他們隱藏起来和照顾他們。这样就結束了偉大的反对囚犯劳工的一場斗争的最后--役。^⑤

虽然矿工們在他們长期的斗争中表面上是遭遇到了失败，但是，他們实在是在反对出租囚犯制度的战斗中的最后胜利者。他們的斗争使田納西州的公众意見醒觉到要求結束矿山中出租囚犯制度。鉴于矿工們和他們的工会——矿工联合会，以及在整個州內支持他們的人們所不断施加的压力，与田納西煤铁和铁道公司的契約于1896年到期以后就不再續訂了。在整整二十五年的痛苦和斗争以及两年的陣地战以后，矿工們替自己解除了这个束縛，并且从历史的里程碑上抹掉了田納西州的一个可耻的痕迹。^⑥

西部矿工的情况

正当矿工在田納西州东部进行着他們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时，在爱达荷州西部的矿山中正展开另一个战斗。一个共同的桎梏把东部煤矿工人和西部金屬矿工联在一起了。

在1890年左右，大多数西部矿工都受雇于不参加管理工作的业主所支配的公司。早期的“一窝蜂”地奔赴矿場的独立矿工已一去不复返了。替代这种工人的是全部依靠固定工資收入生活的工

人。他們在一系列新的限制和規則下为股份公司工作，在显然是美国主要工业中最危險的一些部門中，为不参加管理工作的业主們积聚利潤。正如西部矿工們的果敢領袖威廉·海伍德（比尔老大哥）在描写一个典型的采矿城时写道：“人的生命在这个龐大的銅矿場中是最不值錢的副产品。”^⑳也正如一个矿工自己所說的，在矿山中的工人的待遇是：

只不过是一个穿工装的人——通常却都是好人儿——
可是老板看待他就像农民对待一头骡子，
两者相比，半斤八两，但长耳朵的奴隶还要好些，
它看样子要粗魯些，但干起活来倒更結实，
它一天到晚都不休憩。

只不过是一个穿工装的人，可以把他在任何地点——
叫个公司的医生来——何必浪廢時間；
只是一点“小事故”，只是压死一个矿工。
添上另一个，从天亮直到日暮，
这个熔炉却不能让它熄灭。^㉑

西部矿工們組織起来了

面对着采矿公司当局的威胁，矿場內大多数矿工开始觉悟到只有通过組織，通过相互合作和同心协力地反对剝削，才能够使他們的情况得到改善。虽然西部矿工工会联合会一直到1893年才成立，但是地方工会在很久以前就已經有了。在1880年至1890年間，劳工騎士会做到了把大部分矿工的工会都吸收进去，及至1888

年已在科罗拉多州建立了四十三个分会，并在蒙塔那州建立了一些分会。^⑳

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后期，爱达荷州的庫尔德阿倫地区組成了一些銀矿和鉛矿的矿工地方工会，并在 1890 年合并起来成为統一矿工工会。^{*} 該会設立了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来配合当地工会的活动，并管理所有共同的事項，例如管理病人的福利和建立一所工会的医院。^{**} 委员会并且有权指导罢工或停工期的活动。^㉑

1891 年夏天，矿工工会圍困了庫尔德阿倫地区反工会运动堡垒的般克山矿場，这个矿場据說是美孚油公司出資举办的。經過两个星期的罢工以后，公司屈服了，答应按照工会所定的等級支付工資，不加歧視地重行雇用罢工者，并且答应他們所提出的負担医疗费的要求。通过这一胜利，整个庫尔德阿倫地区处于工会控制之下了；在这个地区內的每一个矿場现在就按照工会定的工資等級支付工資。^㉒

直到当时，矿主們私下里一直还是咬牙切齿地反对工会运动。在 1891 年，它們組織了庫尔德阿倫地区的矿主保护协会，或統称为矿主协会，簡称为“M. O. A.”。在 1892 年 1 月，矿主們把他們的矿場关闭了起来，矿主协会宣布这个地区的一个新的工資等級，这将使許多以前工会所赢得的利益化为烏有。矿主保护协会每天只給推車工和装煤工三元美金，給矿工三元五角一天，把工資平均削減了 25%。^㉓

矿工工会拒絕接受削減工資，因为他們看出来这只是保护协

* 这个工会包括了几乎所有庫尔德阿倫矿場的井下工人。

** 矿工对于建立工会医院的計劃是心向往之的。当时沒有工人医药補貼費的法律，公司的医疗補助远不能滿足矿工的需要。

会清除库尔德阿伦地区工会运动的第一步。矿主协会随即把工会会员拒之于门外，并宣布“协会决定再也不雇用矿工工会的任何会员”。^{④③}

由于整个社会，包括一些报纸和警察对矿工抱着友好的态度，因此，雇主打算有限度的复工的企图也遭到了失败。然而在5月4日，他们设法取得了法院作出的判决，禁止矿工干涉矿场的工作或劝阻别的工人进入矿区来接替被解雇的矿工。^{④④}

矿场逐渐又开工了，三百名未入工会的工人，在五十三名武装卫队的保护下，从德卢思运来。武装卫队在爱达荷州的乡下到处出入，把农民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他们在矿中每天可得到三块钱，替美国法院执行吏执行职务的还另有额外收入。^{④⑤}

“和平说服”

工会对矿主运进罢工破坏者所采取的办法是“和平说服”。纠察员等着所有开进这个地区的火车，包围未入工会的工人，把他们孤立起来，当他们列队去公司宿舍时，讲解给他们听为什么他们不应该去接替被解雇的工人的工作。这个对付雇主攻势的办法获得了显著的成效。许多未入工会的工人受到劝阻，离开了他们的工作或放弃了他们找工作的努力。5月内第一列火车运来的七十四人当中，有三十名左右脱离了充当罢工破坏者的角色，他们到工会总部加入了矿工工会。估计“至少有50%来到这个地区找工作的人被工会收留在临时营幕里”。被劝阻停止破坏罢工的工人和加入工会的工人，也和遭到停工解雇的工人一样，都得到了罢工救济。^{④⑥}

两个小矿在工会的有成效的“和平说服”之下，于7月初让步

了，但是矿主保护协会仍然坚决不让步。自从1月份停工以来几乎有六个月了，而自4月的闭厂以来已超过三个月。“和平說服”在阻止用罢工破坏者来开矿的企图方面是有成效的，然而，它还没有使工会获得承认以及取消所提出的工資削減。

7月7日，遭到停工解雇的矿工得悉宾夕法尼亚州荷姆斯台德遭受停工解雇的鋼铁工人和滿滿兩駁船和平克尔頓密探进行了战斗。这些密探是从匹茲堡溯莫諾加希拉河而来充任破坏罢工者的。鋼铁工人击退了平克尔頓密探，击败了破坏罢工的企图。这种行动使爱达荷州的矿工們深有所感，尤其是当他們发现他們的记录秘书是矿主保护协会安置在工会中的一个平克尔頓特务时，便更加激动。^{④7}

7月11日，一大群武装矿工集聚在弗立斯哥矿場門外，随着他們就和里面的平克尔頓密探、武装法警以及罢工破坏者展开了一场战斗。矿工們在一辆火車里装上了一些“烈性炸药”，把它沿着軌道推下去，炸毀了弗立斯哥矿，迫使破坏罢工的人降服了。罢工工人逼着未入工会的人离开这个地区。^{④8}

武装起来的罢工者和配备有武装的罢工破坏者、平克尔頓密探及法警之間的公开战斗延續了好几天。結果打死了三个工会會員。未入工会的工人被迫离开了。武装斗争在二三个矿場中阻止了破坏罢工，但是，正如一个研究这次罢工的人所指出的：“工会沒放一枪，沒流血，就在矿区其余的地方获得了胜利，然而，在遭遇抵抗时，工会总是进一步用实力作后盾来支持自己的……”^{④9}

军队开到了

矿主們有鑒于沒有州和联邦当局的帮助，他們会遭遇不利，因

此，他們拚命要求这种援助。于是他們立即获得了这种援助。7月13日，威利州长宣称，当时有人阴谋造反，他请求并接受了联邦部队来恢复秩序。将近一千五百名由肖菲尔德少将统率的国民自卫队和美国陆军士兵开进了庫尔德阿倫地区。^⑤

有了部队的公开援助，破坏罢工的人就被运了回来，矿場又复工了。在凱乐格和华萊士两地有六百人被捕投入监狱。除掉那些逃往蒙塔那州的人以外，所有的工会领袖以及工会的全部会员和很多工会同情者都被捕入狱。

一个訪問了庫尔德阿倫地区的美国劳联組織者写道：“一些美国陆军军官对那些被逮捕和不为矿主所喜欢的人們的横暴和欺騙行为是殘忍得絕无仅有的，即使在俄罗斯、西伯利亚或是一个种植园的虐待奴隶者也比不上他們。”一个罢工者后来作证說：“我被关在一間空气不流通的小屋子里，除了通过铁窗的微弱光綫以外，沒有其他亮光。他們不許我的朋友来看我。我們得不到許可叫理发师来給我們刮刮臉。軍队的理发师也不准到我們这里来理发。我們每个人必須单独进食。”^⑥

組織起来的劳工始終不渝地支援被监禁的罢工者*。在蒙塔那州和其他州的矿工工会，为爱达荷州的人們筹募一笔辯护基金。美国劳联宣布全力支持矿工，并撥出五百元作为他們的辯护费，并要求国会調查整个庫尔德阿倫地区事件。^⑦

审 訊

被监禁的人于8月2日开始受审，陪审員几乎完全是由农户

* 芝加哥工会拒絕参加紀念哥倫布的游行，因为游行队伍是以曾被用来对付庫尔德阿倫矿工的軍队为前导的。（《陆海軍报》，1892年10月15日。）

主組成的。二十一名被告被控違犯法庭禁令蔑視法庭罪。九个人被宣判有罪，判处六个月到八个月的徒刑。其他的人被釋放了。在爆炸弗立斯哥矿山的謀叛案审讯中，四个矿工被判罪，分別判处十五个月到二年不等的徒刑。后来他們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訴后，被釋放了。同时，联邦大陪审团退回的四百八十份起訴状被宣布为无效。^⑧

矿工們自監獄的囚牢中被釋放出来后，馬上就繼續进行尙未完結的罢工。被定罪关在監獄里的人們获悉了矿工們虽然受到武装鎮压但仍贏得了罢工胜利的好消息。矿工們迫使矿主取消了削減工資并承认了工会。比尤特矿工工会的記錄秘书 P. J. 麦克阿瑟在 1893 年 2 月 19 日写給岡伯斯时说：“几乎所有在庫尔德阿倫地区工作的人們現在都是工会會員了。我們在那里有两个工会，尽管工会仍然暂时受禁令的限制。我們认为不出六个月，我們將有比以前任何时期更为良好的工会，而工資是和发生糾紛之前一样。”这样，正如当时的一个記者所下的正确結論：“尽管有着联邦和州的部队，有着腐敗的官吏，有着矿主保护协会的龐大財富以及滿車的非工会人員，公司仍不能使矿井复工。矿主們經過几个月不断的努力，想訓練出新人員，但是，他們在失望之余，只好断了这个念头，把新人員解雇了。他們再度被迫雇用所有申請来工作的庫尔德阿倫地区的老人員……工会得胜了。”^⑨

西部矿工联合会的組成

胜利的罢工者代表給岡伯斯写道：“我們进行了一場我們引以为荣的斗争，并且打算繼續到底。”^⑩ 斗争确实繼續下去了。因蔑視法庭而被判入獄的人們被关在阿达郡監獄。他們用一部分時間

討論勞工战略和策略。就在这些討論中，使他們产生了一个組織西部矿工联合会的想法。回顾自1892年1月停工以来的事件，被监禁的矿工們得出了結論，认为在工人中間必須有更好的組織和更完善的團結，以获取繼續不断的进展。所有的人都認識到，他們从蒙塔那矿工工会和其他勞工組織所得到的支援的重要性，他們苦加思索地寻求一个方法，“使他們更有效地在整个西部矿区組織勞工的力量”。^⑥

在蒙塔那州的比尤特也討論了把各矿工工会團結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联合会的必要性。在1893年2月和3月，因蔑視法庭罪名而入獄的人被釋放，离开了阿达郡牢監。其中有三人直接去到比尤特，立即举行了会商。这些商議的結果，是由比尤特矿工工会在4月份发出邀請书，請西部所有矿工工会派遣代表出席1893年5月15日在比尤特举行的會議。^⑦

从1893年5月15日起到19日为止，四十三名代表集会在比尤特，筹划組織一个西部所有矿工工会的联合会。代表們一致贊同組織联合会的計劃。这个联合会的目的是“把西部各矿工工会結成为一个中心团体；进行有益于社会的光荣事业，增进人們对其同伴的責任感；提高矿工的地位和維護他們的权利。”这个組織定名为“西部矿工联合会”。^⑧

第十六章

1893 年的經濟危机

1893 年 5 月 4 日，仅在五个月以前还分发十成股息的国民绳索公司破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股票行市普遍下跌。不久以后，全国进入了美国资本主义在此以前还未经历过的一次最严重的經濟危机。危机甚至波及許多銀行，上千家的企业破产了，接踵而来的就是严重的失业。1893 年間，有六百四十二家銀行，二万二千五百英里铁路因破产而被接管^①。一万六千多家商店破产，数千个大小工厂倒閉，还有更多的工厂不能全日开工。

失 业

数十万人被解雇了。1893 年夏，《勃拉德街报》报导，美国的一百一十九个大城市中有八十万零一千人失业，而依靠这些人吃飯的則有一百九十五万六千人。仅仅在这些城市中，沒有实际收入的人数总共有二百七十五万七千人。《勃拉德街报》在 1893 年 12 月 23 日的周末評述中透露，来自这一百一十九个城市的报告表明，有三百万人无以謀生。这一百一十九个城市当然并不包括全国。既然在五百万的劳动力总人数中至少有三百万人失业，而依靠这些工人維持生活的人数又是失业工人总数的二至五倍，那么很明显，直到 1893 年年底，无法掙到起碼生活費^②的人当占全国人口很大的比例。

凡是失业工人出現的地方，申請工作的人也就更多。大批的失业工人絕望地找寻生活出路，他們为了找工作而长途跋涉，但是，在到达目的地之后，却发现那里的工作早已容納不下那么些工人。由于他們沒有实际的收入，報紙上馬上就把这些流动工人划入不想工作的流浪者之列。但是据一份研究十四个城市无家可归的工人的材料透露，这些工人都是非常急切地要求工作的，而且有大半的人搞过“多少需要点技术的手艺、职务或行业”。这些失业工人中有 $\frac{3}{5}$ 的人在三十五岁以下， $\frac{3}{4}$ 的人在四十岁以下——总之，他們都是年富力强的。^③

設法救济这几十万失业工人及其家屬使他們不致餓死的重担，就落在慈善机关、市議會*和一些較强的工会身上了。在大城市里，这些工会——印刷、制雪茄烟、木工、鞋匠、建筑等各行业——都能照顾自己的失业会员，因此这些工人不必接受外面的救济。有几个工会，特别是印刷工人工会和制雪茄工人工会早在經濟危机发生以前就已經儲备了长期的失业基金，因此可以用这笔資金援助失业会员。但是大部分的工会都沒有在經濟繁荣的时期积累足够的基金，他們主要依靠在业会员紧急捐款或分期捐款維持。一般說来，工会每周发給未婚工人救济金三元至五元，对有家眷的工人还另外发給煤、面粉、肉类以及其他粮食。在某种情况下，救济金是作为貸款借給会员的。有时候，工会的救济金就不仅发給会员，甚至发給所有申請救助的人。^④

要求社会救济

虽然九十年代的經濟危机标志着“工会为了救济失业工人进

* 1893-1897年的不景气期間，国家并未撥款作为救济之用。

行了第一次最广泛的捐款”^⑤，但是工会的救济金只能帮助全部失业工人中一小部分的人。工会本身首先認識到了这一事实，于是他們就要求社会援助救济失业工人。紐約市工会会员召开了會議，会后号召各工会遣派代表参加8月20日在国际劳工介紹所大厦举行的大会：

“我們正面临着可怕的經濟危机，我們有无数的兄弟失业了；男子、妇女、儿童都在經受着飢餓的痛苦！目前的情况表明，我們人民的貧困和不幸不但不会减弱，相反的在将来一个时期內还会增强。

“我們不能允許由于我們的漠不关心使成百的人甚至使成千的人餓死……需要帮助的人必須得到供給，挨餓的兄弟姐妹們一定要得到滿足。”^⑥

8月20日，代表十万有組織的工人的一百名代表出席了工会大会。在会上发言的有久經鍛煉的工人領袖乔治·麦克奈尔、赫伯特·伯罗斯和維克多·戴拉海依。后面两人是英国和法国工人前来出席芝加哥国际劳工會議的代表。

劳联大会主席岡伯斯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控訴了統治階級的不义，但是对資本主义制度却避而不提出批評。他把經濟危机的責任完全推到“我国富有的財產所有者”的身上。既然他們肯瞪眼看着失业工人餓死，那么政府就有責任“提供办法使我国的成年男女能够維持生活”。岡伯斯提出了許多救济的办法。他号召全国各城市发起社会改革运动；各州政府應該改善本州的公路，挖深运河以便利大船通航；美国政府应修筑尼加拉瓜运河，同时改善密西西必河的通航。这些公共工程事业可以让失业者做些有益的事情，使几十万人免于餓死，同时还会引起商业状况的好轉。^⑦*

大会成立了三个委员会：一个负责访问政府官员，请求救济失业工人，并订出公共工程建设的计划；一个负责募集失业救济捐款；另外一个则负责起草一项宣言。宣言在第二天发表了。它吁请纽约市长及市参议会召开特别会议，商讨为失业工人开展公共工程事业的办法；促请各州州长及美国总统公开宣布召开特别紧急会议，并采取足以制止贫困扩大的法律措施。^⑧

为救济失业工人而召开的纽约有组织劳工会议，反映出工会运动已注意到工人阶级在危机初期所面临的危险，也反映出工会运动并不准备等待“我国富有的财产所有者”用饥饿来迫使美国工人屈服。^⑨此外，这次会议在全国范围内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麦克奈尔在旅行几个州之后，写信给冈伯斯说：“会议的成就不能拿那些依靠世界上的慈善捐款所得的救济金的多少来断定。会议的声音已经响遍了我們广阔的国土，引起了有头脑的人们的注意，使他們更仔细地探究失业的原因和情况。”^⑩

失业工人举行群众示威运动

纽约有组织劳工会议避免开展群众活动，却只依靠由会议产生的委员会进行工作。但是不久就明显地看出了，如果委员会本身没有得到群众示威运动的支持，在劳工会议上所通过的决议就会失去它们的意义^{**}。访问纽约市长和州长的徒劳，甚至使冈伯斯和其他上层的劳联领袖也相信必须发动群众运动，来充实会议所

* 在特别为1894年1月14日的《纽约世界报》写的一篇文章中，冈伯斯提出了这些以及其他的建议。他一共提出了二十二项救济措施。

** 在有组织劳工会议召开之前，社会主义者犹太服装工人工会（附属于劳联的联合服装工人工会）的主席约瑟夫·巴伦德斯，要求冈伯斯号召纽约市有组织与没有组织的失业工人举行示威，向政府官员施加压力。冈伯斯反对这项建议，

通过的決議的內容。勞聯領導方面譴責了政府官員“對於工會代表為救濟貧困工人而直接提出的要求並不採取有效措施”，號召失業工人舉行群眾示威運動。勞聯的組織者也得到指示，要他們在自己的團體內組織失業工人集會。許多組織者都把自己大部分的時間花在這項工作上。他們有些人甚至組織失業工人參加加盟工會，該會立刻獲得勞聯的批准。^①

美國勞聯總部派麥克奈爾作為勞聯的正式發言人旅行各地，組織失業工人。他在阿爾巴尼、布法羅、托列多、底特律、奧沃索、密執安、印地安納波利斯、辛辛那提、哥倫布和芝加哥等地幫助組織失業工人集會，並在會上作了演講。在每次集會後，他向岡伯斯報告說，“各城市的工人領袖都出席了。”^②

由工會召集的芝加哥群眾大會，是在1893年8月下旬在密執安湖岸的密執安城舉行的。會上通過的決議中有一項要求國會向人民直接發出通告，凡是利用囚犯勞工修路或作其他公共工程的地方，都應該雇用失業工人去代替，並應減少每人的勞動時間，以求容納全部失業工人。會後，工人沿街遊行，高舉着各工會以及社會主義勞工黨的旗幟，要求市政府給他們工作。

早在1893年的秋天，芝加哥又舉行了另一個有一萬名工人參加的群眾大會，岡伯斯和亨利·喬治分別在會上作了演說。會上

私下通知勞聯的財務秘書克雷斯·伊文斯說，由勞聯召集失業工人舉行示威並非“上策”。相反地，勞聯決定召開工會運動者會議。（1893年8月15日約瑟夫·巴倫德斯給岡伯斯的信，《勞聯通訊集》，1893年8月17日岡伯斯給克雷斯·伊文斯的信，《岡伯斯書信集》。）

猶太服裝工人工會被岡伯斯拒絕之後，于有組織勞工會議召開的前一天（8月19日）在聯邦廣場召集了失業工人舉行示威，吸引了幾千工人參加。（據1893年8月20日《紐約太陽報》）

选出了工会方面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帮助市长委员会安置一千四百名工人参加芝加哥疏浚运河工作一个月，并安排能容纳二千名工人的修路工作，每日发给工资一千美元。^⑬

工人团体在城市中举行的示威运动，结果与警察发生了冲突。警察解决经济危机各种问题的办法是，“用棍棒及残酷虐待的办法，对待一切集会要求救济和工作的失业工人”。然而，这些示威运动也迫使市政府采取了救济失业工人的某些措施。几十个城市建立了施汤站，许多市政府开设了修筑道路和公园的工作。

但是失业工人只赚到仅以糊口的工资。有些城市的有家眷的工人每小时只赚到一角钱的工资，而平均工资还要大大低于这个数目。单身工人只能找到发给救济饭票及住宿票的工作。不管怎样，贫民很少被允许一连干一天以上的工作。在旧金山，有些失业工人只被允许每周扫街两个半天，赚得工资一元四角——“只足以使他们在救世军的‘救生舟’里生活一星期”^⑭。

百万富翁的抗議

甚至連上述給失业工人的微不足道的救济金，也引起了富裕阶级怒气冲冲的叫嚣，說这是“共产主义”和“浪费”。在辛辛那提，由商人组成的一个委员会猛烈地反对市政当局给失业工人安排工作，并坚持认为这纯粹是私立慈善机关的问题。该委员会提出下列三项理由，反对举办公共工程事业来救济失业工人：

1. 不必要这样作，因为这是浪费纳税者的金錢。
2. 这是共产主义的原则。
3. 接受救济的人会因此而堕落。”^⑮

怪不得当失业工人一讀到这样的謬論^⑯时，馬上就用一首动

人的詩歌來回答。這首詩歌是一個芝加哥工會人員在經濟危機時期寫的，題目是《我們為什麼活該這樣》。

在物產豐富的土地上，
在遼闊的繁榮之邦，
為什麼讓我們挨餓。
男人女人，還有幼小的兒童，在絕望中哭泣。
從這肥沃的大地，
長出丰盛、成熟和金黃色的麥米——
卻讓它呆呆地貯藏在倉庫里。

在物產豐富的土地上，
在真正需要人工作的地方，
為什麼讓我們失業，挨餓……
工廠的煙囪停止冒煙，許多工廠陸續倒閉；
勞動大軍停止工作，沒有選擇，沒有希望。

在物產豐富的土地上，
飢餓的皺紋刻畫在憔悴的臉龐，
為什麼我們應該挨餓。
千萬的人群徒步跋涉——
到遙遠的地方尋找工作……^①

1894年1月30日，在麥迪遜廣場花園舉行的紐約失業工人群眾大會上，岡伯斯又朗誦了上述的詩句。“在我們這樣的一個國度里，在這樣一個極為富有的國土上……大批的市民群眾由於失業

被迫挨餓”，他深深地被这一可怕的事实所激动，竟不顾一切地，痛苦地呼喊：

让野火照亮昏暗的天空！
让红色的奈米西斯*烧杀恶党，
让变乱结束人类的奴役！^⑧

虽然岡伯斯馬上懊悔自己的語言过激，**但是他这激烈的号召却充分地反映了几十万工人的情感。全国各地响起了挨餓的男女和小孩的呼声，要求政府体量他們不可忍受的处境，滿足失业者的要求。1893年12月，劳联在芝加哥召开的會議上通过決議，坚决主張“工作的权利就是生活的权利”，并声明，“当私营厂主不能或者不肯給予工作的时候，市政当局、州政府或者国家就必须給予工作”。在提議通过決議时，岡伯斯不但譴責了資本家的毫无道德，而且，进而对資本主义制度本身提出了抨击：“在一个普遍存在着这种不正常情况的社会里，社会的基础必然有着某些毛病，我們只要稍稍研究一下，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結論：对人类毫无同情心和責任感的私营公司对生产工具的占有和操纵，就是造成人类所遭受的种种虐待的原因。”^⑨

几十万工人面临飢餓并不是由于他們自己的錯誤，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必须进行干涉，为他們的福利拿出解决的办法。

* 奈米西斯是希腊神話中的复仇女神。——譯者

** 岡伯斯一出现在會場，就遭到出席會議的社会主义劳工党黨員的怪叫嘲笑，他可能受了这种影响，因此作了激烈的发言。不管怎样，岡伯斯在1925年发表的自傳中指出，他十分害怕自己的发言会引导这些心情不好的听众采取极端行动。（見塞米尔·岡伯斯著：《七十年的生涯与劳工》，第2卷，1924年紐約版，第4—7頁。）

但是美国国会，甚至州議會都沒有把失业与救济問題看作是和政府有關的問題。B. O. 福罗尔（开明杂志《竞技场》的編輯）在 1894 年春提出严正抗議說：“今天美国政府的口号似乎是——宁可花几百万美元制造武器，对青年进行軍事訓練，也不願花費分文給予勤勉能干的人工作，使他們渡过不盜窃則挨餓的可怕关头。”福罗尔按照宪法中有关公众福利的条文，提出了一个兴办公共工程事业以救济失业工人的龐大計劃。^②

到華盛頓去

当报章杂志和工人會議正在討論这些意見的时候，失业工人群众紛紛徒步、乘火車或者坐船到華盛頓，对国家的种种情况极力表示不滿，要求政府解决全国人民的疾苦。从乡村到城市都組織了“共济軍”。1894 年，这些队伍从新英格兰、加里福尼亚、亚利桑那和得克薩斯各地徒步出发，有的还冒着阿萊格尼的最后一次風雪前进。据說，約有一万人，从全国各地出发前往華盛頓。

到華盛頓請願的发起人是雅各·塞赫勒·科克西，他是俄亥俄州馬西隆的一个富有的制造商，他提出了一項以发行綠背紙币为資本，举办公共工程事业以安置失业工人的計劃。凡是执行這項社会改革計劃的州、郡或市，将从联邦政府那里获得綠背紙币，作为偿还公債的基金。这些无息公債，每年将偿还 4%。此外，联邦政府还发行五亿元綠背紙币，作为在龐大的全国性筑路計劃中雇用民工的經費。^③

“共济軍”的一个領袖写信給岡伯斯說，“正如你所知道的，由于科克西运动包括了所有工会會員，因此，在这次爭取救济失业的斗争中，就有可能获得一切有組織的工人的同情和协助。”劳工联

合会馬上声援这个呼吁。該会执行委员会对科克西运动表示同情，該会机关报《美国劳联主义者》指出，“全国各市鎮都有着响应号召‘到华盛顿去’的情緒，这恰好证明了我們几十万同胞在不公平的鞭子下遭受着饥饿的痛苦。”“共济軍”的几位領袖如路易斯·弗莱、卡尔·布朗恩和阿瑟·韦奈特都是劳联的总組織者。向华盛顿进军期間，他們与劳联总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为“共济軍”与劳工联合会地方附屬組織安排了許多联合召开的會議。^②

相当多的属于劳联的中央劳工团体都贊同科克西运动，紐約中央工会描述它的特征是：“不久的将来美国劳动人民举行一次偉大起义的前奏”。印第安納州里奇曼中央劳工委员会以該会的名义，印发了劳联会员写的一首歌曲，題名为《跟着科克西前进》。这个歌篇以“供养科克西大軍的一块面包”的价格出售。这首歌采用了《穿过佐治亚前进》的調子，歌詞的一段是：

我們三十万大軍奔向首都，
为了推动我們的事業，我們隨身带着有力的請願书，
我們把問題向国会議員提出，他們会感到事情出了差錯。
我們在跟着科克西一道奔向首都。

（合唱）

失业工人的請求，万岁，万岁！
共济軍前进，万岁，万岁！
把猪仔議員赶出議會，
不許托拉斯壟斷組織橫行，
因為我們在跟着科克西一道前进。

我們并非逃避辛勤劳动的流氓或懒虫，
而是矿工、职员、手艺人和田間劳动大軍，
現在蛆虫般的雇主迫使咱們弟兄停止劳动，
迫使我们跟着科克西一道前进。^⑳

虽然劳工騎士会总执行委员会对科克西运动表示了同情，地方分会也召集會議支援“共濟軍”斗士，但是，劳工騎士会对于这一事业的声援，遭到了騎士会总会长索弗林的阻撓。他公开指責到華盛頓請願是“造反和叛變”的預兆。“这似乎在造成一种类似約翰·布朗在哈普渡*所喚起的情緒。”泡德利的继承者对新聞界这样一說，于是报章上立刻用大字标题登出：“索弗林认为科克西采取的办法充滿着极大危險”^㉑。

1894年5月1日科克西的队伍抵达華盛頓。他們取得了游行的許可，但是附有一項警告，即按照法令，游行队伍或者打着旗帜的人不得通过国会大厦地区。如果科克西或者游行人員敢于在国会大厦地区召开群众會議或演讲，他們将立刻被逮捕。^㉒

科克西不顾警告，率領了他的队伍游行通过国会大厦地区。他和布朗恩因違反法令而被捕，被判徒刑二十天，此外，因犯踐踏草地罪，每人被罰款五元。^㉓

警察的殘暴以及失业工人領袖的被捕，引起了許多工会、人民主义者以及其他同情者的大規模的抗議。劳工騎士会执行委员会要求国会立刻追究暴行，几十个工会組織紛紛向華盛頓提出了类

* 哈普渡是西弗吉尼亚州的一座小城。1859年10月，著名的廢奴主义者約翰·布朗曾在該城組織黑奴起义。——譯者

似的抗議。《美国劳联主义者》把警察的行为斥为“反对自由的罪行”，斥責警察的这—无耻行为是“破坏宪法上所規定的言論自由、集会自由和請願自由的天賦权利”。該杂志警告說，“如果历史教訓是正确的話，它全面地、断然地证明，棍棒和監獄的高牆永远不能防止人們普遍地接受、承认和确立真理。”^{②7}

无視种种抗議和警告，參議院拒絕进行干預，于是就按期繳納了法庭規定的罰款。

科克西在国会委員会上并未获得提出救济計劃的发言机会。到8月15日，“共濟軍”队伍被解散。“到华盛顿去”的运动，已证明迫使采用法律措施救济失业是无效的，但是，产业工人队伍在全国人民的眼前指出了—个赤裸裸的事实：国内存在着某些根本錯誤，粉飾太平的报纸对于这个运动的冷嘲热罵并不能完全掩盖住这种錯誤。

由于不景气的繼續发展，要求八小时工作制的騷动就愈来愈强烈了。在每次失业工人的示威和街头集会以及工人們的演說中，都一再提出了八小时工作制和种种支持这个制度的論点。八小时工作制可以产生更多的工作机会，并减少失业人数；“八小时工作制将使几百万失业男女找到工作，給現在有工作的人带来新的生活，在到处要求提高工資和物資待遇的青年男女的心中引起希望。”1894年8月，一个工会會員写道，“假如現在普遍实行八小时工作制，那么就需要五个人来完成原来在十小时工作制下由四个人做的工作。这就能减少科克西的队伍和各地的失业人数。”^{②8}

雇主設法剝夺工人的收获

每天工作八小时的要求也被提出来，作为回答厂主企图“利用

工人的穷困来延长劳动時間”，破坏工資标准以及取消过去劳动条件的一切改善。經濟危机剛剛降临美国的时候，全国各地工会紛紛写信給美国劳工联合会总部，叙述厂主企图利用“工业停滞……以苛刻的条件来束縛我們，把我們曾經花費三年多的工夫才获得的权利和利益剝夺掉”。1893年6月，紐約州北部木材流送工人工会报告称：該工会有一千名會員被“資本主义的木材大王开除了”；在不景气一开始的时候，木材大王就对工人說，“你們必須脱离工会，作为个人来工作，否則你們就不能工作。”美国燧石玻璃制造工人工会报告称：1893年夏，由絕大多数工厂厂主所組成的制造商协会宣布，“将不再雇用工会會員”。正如同該工会主席所指出的：“經濟恐慌已經到来，現在正是雇主进攻工会的时机。”^②

美国劳工联合会总部收到的一些报告中都指出了各工会同厂主的进攻作斗争的艰苦情况。由于50%到75%的會員失业，工会收入因而大大减少。对于遭受厂主打击的受难會員，各工会几乎无法給予相当的經濟援助。岡伯斯于1894年11月28日写道：“在隶属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全国性工会当中，除了两个以外，沒有一个不是由于工会之間的磨擦和大批會員的失业，从而使工会的經濟来源大大縮减，使工会的力量大大受到挫折。”^③

尽管如此，美国工人并未因雇主瘋狂地剝夺他們辛苦得来的收获而被吓倒，也未因不景气所造成的难以置信的阻撓和困难而被吓倒。

当科罗拉多州克利普尔克里克的金矿主利用經濟危机把工作日由八、九小时延长到十小时的时候，西部矿工联合会的會員投票表决为爭取普遍实行八小时制而罢工。早在1894年2月，他們就发动了罢工。在最使人气馁的情况下——当地有成千的工人失

业,工会的財庫空虛——,矿工們对矿主、罢工破坏者、一千三百名武装法警以及全州的民兵进行了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经过五个月的斗争,矿工們于1894年6月中旬恢复工作,完全确立了八小时工作制。^②

就在克利普尔克里克罢工的同时,烟煤工业也发生了大罢工。1893年经济恐慌发生后,馬上就开始削減工資,矿工工資的水平受到了继续降低的威胁。到1894年春,情况变得更令人难以容忍,因此,矿工联合会——在它的財庫中仅存二千六百美元,会员只有不到二万四千名,其中繳納会費的只有一万三千人——决定号召发动烟煤工业总罢工。从1894年4月21日中午起,直到工資恢复到1893年5月1日的水平为止,不管为了什么需要,連一块煤也不开采。^③

工会会员响应号召,于4月21日拒絕下矿井,全国矿工都参加了罢工。所有在宾夕法尼亚州、伊利諾州、西弗吉尼亚州以及俄亥俄州的十八万名矿工都举行了罢工——比矿工联合会領袖們所預計的人数还超出好几千人——烟煤的生产几乎完全陷于停頓。^④

罢工继续了八个星期,最后的結果矿工还是失败了。矿主虽然在工資方面作了一些調整,但拒絕廢除过去削減工資办法中的主要点,而罢工工人由于基金微少,无力坚持下去。他們回到矿井,又一次随工头們摆布他們的命运。他們的工会——矿工联合会实际上被粉碎了。罢工一年之后,矿工联合会的全国财务秘书派特立克·麦克布莱德給美国劳联写信說:“这个全国矿工联合会已經垮台了,我們不得不把我們的机关报停刊,向劳联繳納会費也不可能了……我除了自认敗北之外,拼命也找不到我們可以遵循

的道路……”^⑭

劳工团结會議

無論工人反对雇主进攻的信心是如何强烈,很明显,只有采取一致行动才是保卫工人既得成果的最好办法。約瑟夫·布加南,这位富有战斗性的工人編輯,牢牢地記住了这个道理,他在1893—1894年冬季期間,設法使工人的力量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反对资本家的进攻。当他的主張获得了全国各工人領袖的热烈响应的时候,布加南发出了1894年4月28日在費城召开會議的号召。

他呼吁道,“組織起来的资本家发出了命令,硬要削減工資,并抓紧每一个机会,利用現在的不景气,迫使工人走向貧困的边沿,絞杀唯一能够保障劳动者的工人运动……

“如果工人还没有被踐踏到成为奴隶的地步,他們就必须行动起来,赶快行动起来。首先,所有組織起来的工人,不分信仰、职业、性別或国籍,都必须彻底地联合起来,形成一个紧密的联盟。劳动者必须为保障自己而联合起来……”^⑮

大批男女工人代表响应在費城集会的号召,其中有美国劳工联合会代表岡伯斯和克雷斯·伊文斯,劳工騎士会代表杰·基·熊伐伯和泡德利,铁路兄弟会代表查理·威尔逊、A. H. 豪利和 P. H. 摩里西,以及国际工会的許多著名領袖,如木匠工会的彼得·麦克基尔,成衣工人工会的約翰·列农,制雪茄工人工会的乔治·佩金斯,联合服装工人工会的查理·利彻斯,印刷工人工会的 C. L. 德魯蒙德以及鋼铁工人工会的 M. M. 加兰德。很少有过这样多的不同的工人組織派代表出席一个劳工大会。^⑯

第二天,會議通过一項报告,报告中欢呼这次集会“活生生地

证明了美国有組織的工人对构成工人問題基础的根本真理的意見是一致的”；要求美国劳工联合会、劳工騎士会以及其他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工人組織“采取步驟，使工人力量在工业界方面及立法方面統一行动”；建議停止“工人組織之間的不和和对立，因为工人队伍当中的不和和对立就是自相殘杀，有害于劳动人民的最大利益”；最后号召“工人力量要团結一致地反对任何进一步的削減工資，积极地为减少劳动時間而重新集結我們的力量”。

布加南对會議沒有产生更具体的建議面感到失望。他原来希望，全国各地工人在給他的来信中所提出的扩大团結的要求，会导致一項具体的行动計劃。虽然如此，他仍然确信，會議已經向团結工人队伍方面迈进了重要的一步，并会增强工人抵抗资本家攻击的能力。布加南认为这种团結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为必要。他在快要閉会的时候向會議指出，工人运动仍然会受到资本家大举进攻的全部压力。^⑧

就在工人代表举行會議和討論工人团結的必要性的时候，美国工人就看到了—致行动所带来的好处的活生生的例证。铁路工人的一个新工会——美国铁路工会——在团結这一产业部門中一切工人的原則下誕生了，并在短期內取得了铁路工人从来梦想不到的胜利。虽然布加南沒有在会上指出，但是他在別的地方曾明确地指出，这个产业工会团結了整个产业部門的熟练、半熟练及无技术的工人，它将成为統一美国工人运动的典范。他說，“为了适应新情势，必須采取必要的变革。我希望看到（美国）偉大的全国性的工人运动采取美国铁路工会的原則。”^⑨

第十七章

鐵路兄弟会和美国鐵路工会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鐵路工人除了那些勞工騎士会會員外，全部参加了下列五个兄弟会：機車司机兄弟会（成立于1863年）、鐵路列車車长公会（成立于1868年）、機車司炉兄弟会（成立于1873年）、鐵路制动机工人兄弟会（成立于1883年9月，后于1890年改名为鐵路列車乘务員兄弟会）和轉轍工人共济会（成立于1886年）。*在这些組織当中，只有機車司机兄弟会从开始时就是一个进行集体交涉的組織，其他的組織在开始时都是秘密的兄弟会，它們主要着重于建立保險制度以保护它們的會員和會員的家屬，使他們免于遭受危險的鐵路行业的意外事故的損害。嗣后，所有的兄弟会都逐漸演变成进行集体交涉的組織。

鐵路兄弟会的特点

虽然这些組織由兄弟会演变成工会，但是它們彼此之間并没有共同的兄弟友爱、它們沒有联合起来以互相支持和增进它們的

-
- * 关于1880年以前鐵路工人的組織及其斗争历史情况，請参閱方納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688—697頁；乔治·麦克奈尔等人著：《劳工运动的当前問題》，第12章《鐵路組織的兴起》，1888年紐約版，第312—320頁。关于勞工騎士会內鐵路工人的討論情况，見同书第50—53，83—86頁。

总的利益。* 它們的政策使得各公司可以分別对付每个工会，并且挑撥离間各工会的关系。兄弟会只代表一小部分铁路工人。兄弟会自认为是由一伙“劳工貴族”組成的，它漠視铁路上广大的不熟练和半熟练工人，而且处心积虑地把黑人工人赶出这一行业的工作崗位。** 不仅不熟练和半熟练的工人沒有組織起来，甚至司机、司炉、列車长和乘务員中也有許多人未参加工会。1893年，兄弟会的會員总人数还不到十万人——占美国铁路工人总数的 $\frac{1}{10}$ 。无怪乎当时铁路停車場雇工兄弟会的会长弗莱德·安东尼在1893年初写道：“美国任何一种行业都比铁路工人具有更好的进行自卫的准备。”①

铁路工人的情况反映出他們对工会运动認識不足的弱点。根据劳工局局长所作的第五次年报，各种不同的铁路工人在1890年每年所得的工資如下：司机九百五十七美元、列車长五百七十五美元、司炉三百三十七美元、制动机工人二百一十二美元、轉轍工人二百六十四美元、信号手二百二十四美元、管行李工人三百一十一美元、粗工一百二十四美元、报务員二百三十五美元。② 由于机車司机集体交涉力量强大，他們所获得的工資使他們处于劳工貴族的地位，但是美国絕大多数的铁路工人所得的工資是低于一般生活水平的。

美国工业中許多最危險的职业的工資都是极其低微的。根据

-
- * 兄弟会又采取了一种同劳工运动其他組織不相往来的政策，它不願意和劳工騎士会或劳联內富有斗争精神的工会結成联盟。兄弟会領袖們的强烈反对罢工的情緒，加深了他們和其他工会主义者之間的鴻沟。
 - ** 1867年，机車司机兄弟会更改會員入会資格，以阻止黑人入会。机車司炉兄弟会从成立时起，就不接收黑人为會員。（參閱威廉·本內特著：《铁路兄弟会和集体交涉》，普林斯頓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論文，1932年，A-39頁。）

州际商务委员会的报告,到1888年6月30日为止,铁路工人全年因事故死亡的有二千零七十人,受伤的有二万零一百四十八人;到1892年6月30日为止,全年死亡人数有二千五百五十四人,受伤的有二万八千二百六十七人;到1898年6月30日,全年死亡的有二千七百二十七人,受伤的有三万一千七百二十九人。这就意味着,每一百一十五名铁路工人中有一人因事故而死亡,每十名铁路工人中有一人受伤!

铁路公司不是把这些事故归罪于工人的疏忽大意,就是把它說成是“神的意志”。《机車司炉杂志》在譴責这种无耻的說法时写道:“事实的眞象是,当铁路老板們裁减人員要求人們做双倍的工作使他們失去休息和睡觉的时候,老板們将不断碰到这些不幸事故——包括伤亡和殘廢——的发生。老板們所訴說的这些不幸事故,絕大多数應該归咎于公司的貪欲。”^③

德布斯号召团結

自从1885年以来,《机車司炉杂志》的編輯就一再強調說,限制铁路公司的貪欲和改善铁路工人生活条件的唯一办法,就是由各铁路工会采取联合行动。这位編輯就是尤金·德布斯。在一些鼓动性的社論里,他以贊許的态度引用了劳工騎士会的口号,“一人受苦,全体分忧”。德布斯一再指出,单独一个工会是沒有能力来对付龐大的铁路公司的;只有“司机、司炉、轉轍工人和制动机工人大家联合起来”才能使得铁路工人获得胜利。正如个体工人为了保护相互利益已經联合了起来一样,各兄弟会在有关共同利益的事件上也應該联合起来。^④

德布斯极力倡导联合的主張在工人中間深得人心。但是,这

种主張却很少得到兄弟会領袖們的支持，他們害怕这样做会使会內職員的人数大为减少。这种主張还遭到机車司机兄弟会保守自大的会长P. M. 阿瑟的强烈反对，他公开主張階級合作，认为和雇主們站在一起反对其他兄弟会和劳工运动的其他組織是对他有利的。^⑤ 尽管阿瑟加以反对，司机和司炉在1886年还是开始了合作，在杰依·高尔德控制的紐約高架铁路公司以及俄亥俄和密西西比铁路公司中取得了胜利。在1886年头几个月的一次罢工以后，同紐約高架铁路公司簽訂了合同，其中規定增加工資，加班加点工作另付工資，每天九小时工作，只要报到就可以領取半日工資，严格的年資制度和恢复那些在罢工期間被解雇的工人的工作。德布斯为这次胜利而欢呼，他在《机車司炉杂志》里写道：“这次事件充分地說明了，这两个偉大的兄弟会彼此間是互相需要的。”^⑥

在建立所有铁路工人反对公司的統一战綫方面，司炉和司机的共同行动是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然而单靠这种行动本身还不可能取得很大的成就。1888年2月27日开始的司机和司炉反对芝加哥、貝林敦和奎西铁路公司的罢工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当时，轉轍工人和制动机工人拒絕离开工作。此外，劳工騎士会的铁路工人对于司机們在过去劳工騎士会會員罢工期間的破坏行动非常气愤，这次，他們对兄弟会罢工工人也采取了取而代之的办法。虽然兄弟会的領袖們，特别是德布斯，曾經促使許多轉轍工人支持罢工，而且在約瑟夫·布加南的帮助下，說服了許多劳工騎士会的罢工破坏者尊重这次罢工，但是兄弟会之間缺乏真正的有机的一致行动，使得罢工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德布斯指出，“如果从开始时芝加哥、貝林敦和奎西铁路公司的司机、司炉、轉轍工人和制动机工人之間就有联盟，那么貝林敦的罢工就会很快地得到

胜利。1888年10月出版的《机车司炉杂志》曾刊载了一篇社论，标题是，“联合起来，是这次大罢工给我们的教训。”^⑦

罢工失败给兄弟会的会员们一个严重的教训。劳工骑士会的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工人领袖汤姆斯·尼夏姆写道，“这一次打垮了他们所有的高贵感，并且使他们认识到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人，对于这些人当中的某些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启发，我认为最好是趁热打铁，换句话说，就是举起联盟的旗帜。”^⑧

德布斯在《机车司炉杂志》的许多篇社论中高擎起“联盟的旗帜”。这种呼吁得到了兄弟会会员群众的强有力的支持——这种支持确实如此强大有力，以致各行业工会的保守派领袖们也抵挡不住这种联盟运动。^⑨

司炉兄弟会在1888年秋季的大会上，起草一个联盟计划，规定成立一个以每个铁路系统为基础的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每个入会的兄弟会的申诉委员会的代表组成。如果某一个会员组织单独和公司经理方面解决纠纷的努力遭到失败的时候，而且它决定必须进行罢工的话，则联合委员会依 $\frac{2}{3}$ 的多数票可以命令所属的会员组织全部参加罢工。转辙工人兄弟会同意这一计划，制动机工人兄弟会也表示赞同。但是，在司机兄弟会的大会上，阿瑟会长和支持他的保守派发言反对联盟计划。在一些幕后活动的狡猾的阴谋手段帮助下，保守分子得到了胜利。大会否决了联盟的计划。^⑩

铁路工人统一组织最高工会代表会议

虽然最强大的铁路劳工组织司机兄弟会的拒绝使各兄弟会中拥护联盟的那些人受到严重的打击，但是司炉、转辙工人和制动机

工人兄弟会却决定继续前进。1889年6月3日，上述三个兄弟会的最高负责人在芝加哥举行会议，在“公平互惠”的口号下，建立了铁路工人统一组织最高工会代表会议，并推选出司炉兄弟会的弗兰克·萨金特和尤金·德布斯分别为主席和书记。司炉兄弟会的计划是以每个铁路系统的兄弟会组成的联盟为基础的，而最高工会代表会议则并不如此，它是一个权力集中的机构，由各个会员组织特别选出代表任最高工会代表会议的主席和两个副的最高工作人员。^{*} 申诉案均由这三位高级负责人员来处理。当一个会员组织使用了自己的一切申诉办法以后决定罢工时，它可以经主席的同意，把纠纷提到最高工会代表会议。罢工必须由最高工会代表会议一致投票通过。在最高工会代表会议一致通过而公司方面仍然拒绝用和平办法解决纠纷之后，该会就要命令所有会员举行罢工。然而，最高工会代表会议既有权宣布罢工，也有权阻止罢工；在最高工会代表会议批准之前，不能开始举行罢工。最高工会代表会议可以处罚任何违反这个规定的会员组织。^①

机车司机兄弟会和铁路列车长公会，在极端保守的领导控制之下，仍然没有加入最高工会代表会议。但是，一个新组织即“铁路列车长兄弟会”在1888年11月成立了，它反对原来的保守的破坏罢工的铁路列车长公会，并参加了最高工会代表会议。最高工会代表会议主席萨金特在他的第一个年度报告中正确地指出：“机车司机兄弟会是唯一顽固不化的组织，但是它的会员却赞成现在实行的这种联盟，由于受到专横势力的控制，会员们暂时受到了压制……”但是，萨金特预计，普通会员不久就会使他们的愿

* 司炉兄弟会的计划叫做“地方计划”或“系统计划”，而最高工会代表会议的计划则叫做“总同盟计划”或“联合会计划”。

望得到实现。^⑫

薩金特主席在他的报告中指出，在最高工会代表会议成立的第一年中，它在每次斗争中都取得了胜利，而没有被迫进行罢工。在最高工会代表会议出面干预的四次可能发生的罢工中（包括伊利、匹茲堡調車員的罢工，昆恩和克萊辛特铁路公司列車長的罢工，俄亥俄和密西西比铁路公司司机和司炉的罢工）公司方面第一次面临了铁路工人的联合运动，它們被迫以和平方法解决糾紛，并且答应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增加工資、年資制度和减少工时等等。最高工会代表会议对这些成就非常满意，它在給會員的賀辞中說：“在联合組織成立一年以后，我們滿意地說，我們的成就超过了我們原来的希望，每一个諾言都已实现，我們再一次地說明，我們相信，現在由几个铁路工人組織的會員建立起来的联盟，是我們时代中解放和恢复工人权利的力量。”^⑬

最高工会代表会议的成就影响了正在参加代表大会的司机們，他們不顾阿瑟的反对，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有关联盟的問題。^{⑭*}

当德布斯把許多兄弟会合并为一个組織的梦想看来就要成为现实的时候，各兄弟会領袖間发生了派系的糾紛，乘务員、轉轍工人和列車長几个兄弟会間在會員問題上发生了关于活动对象范围的激烈爭执。** 他們还发生了一些小的爭吵。于是最高工会代表

* 这个委员会制訂了一个类似最高工会代表会议的联盟計劃，但并没有实施。

** 铁路列車乘务員兄弟会这一名称，是从铁路制动机工人兄弟会改变来的，它并且接納列車長、轉轍工人和其它铁路工人為會員。轉轍工人兄弟会和列車長兄弟会坚持，乘务員工兄弟会只能包括铁路制动机工人。关于活动范围爭执的詳情，參閱：《在铁路工人統一組織最高工会代表会议的一个特別委员会上檢举铁路列車乘务員兄弟会的证詞报告》，載于《1890年伊利諾州加倫斯堡铁

會議就逐漸變成了一個空洞的組織。兩次干預罷工的失敗使得最高工會代表會議的威望更為低落：一次是紐約中央鐵路公司的勞工騎士會會員的罷工，另一次是最高工會代表會議的一個會員組織同休斯敦與得克薩斯中央鐵路公司之間的糾紛。

最高工會代表會議在處理勞工騎士會和紐約中央鐵路公司的糾紛中所採取的行動，是符合勞工團結的基本原則的，*** 但是在該會會員組織同休斯敦與得克薩斯中央鐵路公司的糾紛中，它完全違背了這項原則。

1890年9月，鐵路列車乘務員兄弟會的工作人員向休斯敦與得克薩斯中央鐵路公司埋怨說，休斯敦停車場雇用了黑人轉轍工人，並且要求公司解雇這些黑人。這種埋怨充滿了沙文主義的言論，例如：“根據我們的觀察，我們深信，當我們承認黑人和我們具有同等地位的時候，我們的地位在人們的心目中就貶低了，而我們又不得不承認他們的地位，因為他們所處的地位和我們是同樣的，我們必須承認他們是和我們同等的人，而且不得不在一種不能忍受的程度上和他們來往。”當公司方面拒絕解雇黑人的時候，兄弟會就請最高工會代表會議出面干涉，於是最高工會代表會議就在1890年10月9日在休斯敦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

這次會議的特点是，它完全不了解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間因

路工人統一組織最高工會代表會議第1屆和第2屆年會及年會休會期間特別會議的議事錄》里。

*** 最高工會代表會議訪問了紐約中央鐵路公司副總經理華爾特·韋布，企圖說服他和勞工騎士會舉行談判，然而韋布絲毫沒有讓步。在這次訪問以後，最高工會代表會議舉行了一次特別會議並通過決議，贊成勞工騎士會的方針，並且譴責了韋布；但是同時卻指出，它無權正式干預這件事，因為勞工騎士會並不是該組織的成員。（同上材料，《1890年8月23到25日印第安納州特勒—贊特的特別會議》。）

結的必要性。主席薩金特提議最高工会代表會議向公司证明，白人工人所作的工作無論在量和质方面都优于黑人。铁路列車乘务員兄弟会的会长維尔金逊贊同这个提議，并且补充說，最高工会代表會議“應該根据开除一个令人討厭的調車員或‘罢工破坏者’”的同一原則来解雇黑人工人。最高工会代表會議在討論（德布斯未參加这次討論）后表決，要求铁路公司解雇黑人，但是，铁路方面都直截了当地拒絕了这一要求。^⑮

一个标榜着“公平互惠”和“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組織，当它对很重要的一部分铁路工人实行歧視，并和公司方面的挑撥黑人和白人工人互相敌对的政策进行合作的时候，还想在劳工运动中得到重視，当然是无法想像的事。

1892年6月20日在芝加哥召开最高工会代表會議年会的时候，出席的只有機車司炉兄弟会和轉轍工人兄弟会。在德布斯的动議下，最高工会代表會議解散了。^⑯

布法罗的轉轍工人罢工

在最高工会代表會議解散以后，接着就发生了紐約州布法罗的轉轍工人大罢工——这次斗争比先前任何一次斗争都更加暴露出兄弟会所奉行的分裂政策的显著弱点。

1892年8月12日，列赫谷、伊利和布法罗等地方的铁路轉轍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实行紐約州最近頒布的法律，在所有工业部門中实行每天十小时工作制，并要求增加工資，白天每小时工資从一角九分增加到二角三分或二角五分，晚上每小时工資从二角一分增加到二角三分或二角五分。当同情罢工的法警拒絕帮助公司破坏罢工以后，州长就召集由道伊尔將軍（他个人同时又充任铁路货

运总经理的职务)指挥的民兵,并派遣了八千名州民兵去破坏这次罢工。纽约中央车站和镍版厂的轉轍工人为了同情他們的工人弟兄而参加了这次罢工。^{①7}

受到极大压力的轉轍工人要同时和罢工破坏者、警察和民兵进行斗争,他們向其他兄弟会的人员请求援助。他們强调指出,立即需要号召与这次争执有关的各个铁路进行总罢工。德布斯赞同轉轍工人的呼吁,然而他深信兄弟会首領在会章规定不许举行同情罢工的掩飾下是不会采取行动的。于是,他在8月23日向报界說道:“我完全衷心同情轉轍工人,但是我认为这件事的结果将和以前是一样的。我认为,除非劳工联合起来并且运用联合的力量去争取共同的利益,否則劳工是永远得不到公平待遇的。”^{①8}

德布斯是正确的。事情的結果仍“和以前一样”。在轉轍工人兄弟会会长弗兰克·史維尼的请求下,列車长、司炉和乘务員等兄弟会的首領来到了布法罗,而机車司机兄弟会的阿瑟却拒絕出席。會議的时期很短。大家告訴史維尼說道,总罢工是不可能的。史維尼的答复是同样簡短的:“我們不能同时和八千名民兵、十几个铁路公司以及其他的兄弟会进行斗争。”^{①9}

8月25日,《布法罗快报》的一則新聞标题是:“罢工停止了”。小标题說明了轉轍工人罢工完全失败的全部真象:

他們认为,轉轍工人的不滿是正当的,但是他們却不能对轉轍工人加以援助。

其他兄弟会的会长告訴史維尼說,举行总罢工是不可能的。

史維尼向不可避免的命運屈服了。

罢工工人只是得到了空洞的同情。

德布斯指出,轉轍工人曾經請求对他們的正义的事业給以援

助。他們得到的只是“許多表示同情的空話，而沒有一點实际的援助。像寓言里所說的人一样，轉轍工人要面包，但是得到的只是石块和花生壳。刺刀和枪彈、罢工破坏者和資本家贏得了胜利，一个原則遭到了蹂躪，而这一原則最后必将胜利，否則劳工的解放日将永远不会到来。”这个原則就是劳工团結，也就是像《乘务員杂志》在評論这次罢工失敗时所說的：“如果大家不关心一个人所受的伤害，那么，有組織的劳工不久就将变成历史上的陈述。”^{②0}

在离开布法罗以前，机車司炉兄弟会的会长薩金特預言道，罢工“将比任何措施更能使铁路工人团結起来”。他对記者說，“普通会员要求团結，如果領袖們不贊成团結，那么他們将推选出贊成团結的新領袖。”^{②1}

美国铁路工会

普通会员的代言人很快地行动起来，甚至比薩金特所預料的还快。9月5日，在轉轍工人罢工遭到惨敗还不到两个星期的时候，乔治·霍华德*通知岡伯斯說，芝加哥正在举行秘密會議，“使

* 霍华德領導的铁路列車长兄弟会成立于1889年9月，是为了反对保守的铁路列車长公会而成立的。到1891年秋天，列車长兄弟会就同列車长公会合并了。早在1891年夏天，当霍华德和岡伯斯进行討論时，就提出把所有的铁路工人合并到一个組織里去的計劃。在这个統一的組織一經建立时，它就要求美国劳工联合会頒发執照，岡伯斯同意这个建議，并鼓励霍华德去征詢那些可能拥护这个計劃的人們的意見。

三十年以后，岡伯斯在他的自傳里写道：他沒有鼓励霍华德进行这件事，而且还規劝霍华德不要繼續进行，因为他认为，“最好是让兄弟会糾正自己的錯誤，而不要扶植一个双重組織，企图借此使所有铁路工会都加入劳联。”美国劳工联合会档案里保存的霍华德和岡伯斯的通訊证实，岡伯斯的回忆是不正确的，而且岡伯斯曾鼓励霍华德組織一个铁路工人的产业工会，这个工会將納入美国劳工联合会。（參閱，乔治·霍华德致岡伯斯的信，1891年11月6日，

铁路工人都加入一个組織之中”。这个組織将由“各种‘等級’的铁路工人組成；包括养路工人、車輛注油工人、铁路清洁工人等等，以及列車长和司机，这是一个包括铁路各部門的完整組織，它好似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②

1892年9月，德布斯在辛辛那提对機車司炉兄弟会的全国代表大会說道，他将辞去总書記、司庫和机关刊物編輯的职务，以便致力于建立一个接納所有熟练和不熟练铁路工人的巨大的工会。当代表們不同意他辞职的时候，德布斯同意繼續担当工会杂志編輯的职务。自从1878年德布斯担任編輯以来，他已經把杂志的发行額由每月一千五百份提高到1892年11月的三万七千份，因而機車司炉兄弟会迫切希望他繼續担任編輯，这是很容易理解的。^③

1893年6月，报纸以头号标题刊登出一条轰动的新聞說，“一个由各种不同的铁路雇佣人員組成的严密組織已經成立了。”^④6月20日，五十名铁路員工在芝加哥的尤理琪大厅举行會議，正式成立美国铁路工会。* 除監察員和其他高級職員外，凡铁路所雇佣的白人，不分男女和所从事的工种，均可为该会會員。*** 甚至铁路

12月17日，1892年9月5日；岡伯斯复乔治·霍華德的信，1893年11月6日，《劳联通訊集》，岡伯斯著，《七十年生涯与劳工》，第1卷，第404—405頁。）

** 1893年2月7日的芝加哥會議上拟定了建立这个組織的最后計劃，在会上，司机、司炉、列車长和列車員的代表們指定由德布斯、S. 凱利赫和路易斯·罗杰斯等人組成的委员会起草会章。最初拟定的名称是“美国铁路工人联合会”。

*** 美国铁路工会不仅吸收妇女为该会會員，而且还坚决主張，“当妇女做一个男子所能做的工作时，她完全應該得到一个男子所应得的报酬。（《铁路时报》，1894年6月15日。）

禁止吸收黑人为會員是美国铁路工会会章的一个污点，这是从铁路兄弟会继承下来的一项反动措施，所有铁路兄弟会都不吸收黑人为會員，并且想把黑人从铁路事业中赶出去。美国铁路工会第一次年会以一百一十三票对一百零二票否决了接收黑人为會員的提議。

公司所雇佣的挖煤工人、码头工人和车厢制造工人都被邀请入会。会费是很少的——入会费一元，每年向全国工会交会费一元，分会会费由各个分会自行决定。

该会的目的是争取保持一种可以维持生活的工资水准和令人满意的工作条件，进行院外活动以使国会通过有利于工人的立法，如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在铁路方面设置安全设备的规则，对星期日的工作加以限制和制定关于雇主所负责的法律等等，以及实行收费低廉的保险办法和出版一种日报。这个新工会在政策声明中认为，如果劳资双方公平相待，互相尊重，那么双方的分歧就能够得到调整，而不需采用停工解雇、罢工、黑名单和抵制等办法。但是，为了建立这种和平的关系，每个部门的铁路工人必须“彻底地组织起来……”

虽然美国铁路工会主张采用旧的兄弟会的政策，避免罢工和抵制，但是它却准许那些同资方进行争执的分会在一切调解的努力都失败后，有权批准地方性的停工。全国总部在未获得与罢工有利害关系的地方工会的赞同之前，不能号召举行罢工。^{②5}

美国铁路工会的组织是产业工会的一种变型的组织形式。它的地方分会是以技能为基础组织起来的，而这些地方技能工会在每个重要的铁路系统中组成一个联合会，而每个铁路系统的联合会又联合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这个新组织的特点是，当任何会员组织的权利受到威胁时，它就采取一致行动的政策。德布斯指出，采取这一政策的原因是，“在抵抗公司势力这一极为重要的、关键性的和基本的问题上，我们所知道的所有以前的铁路雇佣工人的组织都失败了。”^{②6}

美国铁路工会正式成立了，以德布斯为主席，霍华德为副主

席，铁路列车员工会的司库凯利赫任该会的秘书。《机械工人报》着重指出，“这个新组织有着光辉的前途，它由一个当代最有头脑的人来领导。我们十分有把握地预测说，它能取得美国劳工所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²⁷

事实证明这种预计是正确的。1893年8月17日，美国铁路工会的第一个分会在艾奥华州麦迪逊堡成立了。到11月15日，取得执照的分会有八十六个。同年年底，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丹佛和里奥—格兰德铁路公司、里奥—格兰德和西部铁路公司的工人都巩固地组织起来了。在北太平洋铁路上有二十二个美国铁路工会的分会，在南太平洋铁路公司中有四十多个。在1894年年初，美国铁路工会总计有一百二十五个地方分会。²⁸

1894年1月1日，美国铁路工会的机关报《铁路时报》的创刊号问世了。这是一个四开六栏的双周刊，编辑就是前《铁路乘务员杂志》的主笔路易斯·罗杰斯。这个刊物在创刊号的社论里，保证要为“那些一直被兄弟会忽视和遗弃的至少有八十万的挨饿受冻和受悲惨命运折磨的铁路工人”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而斗争。芝加哥《通信者报》报道说，“这篇社论引起了铁路工人和一般劳动界的很大兴趣。”²⁹

普通铁路工人热心地阅读《铁路时报》，并且对每期的内容都进行讨论。成千上万的工人争先恐后地参加了这个新运动。铁路列车员和转辙工人的全部分会都并入了美国铁路工会。司炉、列车长，甚至司机兄弟会也赶忙靠拢美国铁路工会；在圣路易有一个地方分会完全是由司机组织的。但是，这些从旧兄弟会中来的人在新会员中只占少数。绝大多数的新会员是那些没有组织起来的劳工、不熟练的工人和青年工人，他们长期以来受着铁路公司的

剝削并被排斥于兄弟会之外，这是由于兄弟会故意排斥的政策，或者由于他們付不起昂貴的月費和一些特別費。美国铁路工会的會費每人每年只付一元。^⑩

大北铁路的罢工

产业工会第一次实际斗争是1894年春季的大北铁路的罢工，这次罢工的偉大胜利，使吸收会员的运动得到了巨大的动力。大北铁路是一条横貫大陆的铁路，总公司設在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城。它有二千五百英里长，雇用了九千名工人。1893年8月，大北铁路公司实行减薪，1894年1月和3月又进行减薪，三次减薪使得每月平均工資降低到四十元以下。

4月間，工人們投票表决，除非公司老板詹姆斯·希尔和工人代表会見并訂立一个新的工資标准，否則就举行罢工。美国铁路工会曾把工人們的決定写信通知希尔，当希尔拒絕回答并且置之不理的时候，工人們就举行了罢工。

罢工是在蒙塔那段铁路上开始的，很快地就向东西两方面蔓延起来，最后这条大铁路完全陷于停頓。

这是一次劳工历史性的大罢工。大北铁路公司九千名雇傭工人——司机、列車长、轉轍工人、貨車工人、机車庫工人、司炉和养路工人等——全都联合起来支持这次斗争。就連那些一向效忠铁路公司的車站工作人員、話务員和主任調度員以及同类的雇員們

* 《芝加哥时报》在評論出席美国铁路工会第一次大会的四百多位代表的成份时写道：“总的說来，代表們都是些年輕人，然而这些年輕人的言論和举动表明，他們的头脑都是同他們的手一样的好使喚，真是有智不在年高。”（1894年6月13日該报）

也和其他工人一起举行罢工,而且在这次罢工获得解决之前,一直没有复工。

所有列车都停驶了,根据德布斯明确的命令,只准邮政列车行驶。少数的区间性列车曾经行驶,但是没有任何一辆横贯大陆的列车行驶全綫。

公司运来了一批罢工破坏者,但是,面对着铁路工人非常巩固的联合陣綫,公司未敢使用他们来代替罢工者的位置。铁路沿綫市鎮和乡村的农民以及商人也都热烈支持罢工工人,并且通过了許多同情罢工和指责公司的决議,这种情况可能是促使希尔决定不利用这批运来的罢工破坏者的原因。公司方面預計,罢工期間商业上的瘫痪情况会使輿論轉而反对工人。但是,农民和商人由于經常受到大北铁路公司的損害,他們沒有受它的宣傳的欺騙。他們坚定不移地支持罢工工人。

在罢工开始后十八天,公司方面就屈服了。实际上,工人的全部要求都得到了滿足,每月工資总计增加了十四万六千美元。^③《盐湖城論壇报》发表評論說,“这样規模巨大的一个公司竟不得不很快地向它的工人投降,这件事說明了,在有关工資的問題上必須听取有組織的劳工的意見的时日已經来到了。”^④

在严重的經濟蕭条的情况下所取得的这次重大的胜利,也证明了产业工会思想的力量。希尔无法采取铁路公司所一貫采用的办法,使各兄弟会互相攻击。团結起来就会得到胜利,这就使成千上万的铁路工人确信,在新工会的领导下,他們不仅可以贏得胜利,而且甚至不举行罢工就能够取得胜利。美国铁路工会证明它自己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組織,以致沒有一个铁路公司敢于拒絕它的正当要求。无论如何,铁路工人的感觉是这样的,因而参加这

个新組織的人越来越多。^⑤

在大北铁路罢工获得胜利后的几个星期里，美国铁路工会每天接收新會員的数目是二千人。在美国铁路工会成立一年以后，它就成为美国一个最大的工会，拥有四百二十五个地方分会。最初它只有五十名會員，一年間就增加到十五万人。成立了好几年的兄弟会一共只有九万會員，而且由于工人们付不起巨額的会費，會員人数还在不断减少。《哥倫布快报》报道說，許多兄弟会的會員“已經失业，无錢交納会費，于是他們就不再列入會員名册了”^⑥。

《芝加哥时报》在美国铁路工会第一周年紀念日发表社論說：“新的总組織在令人惊奇的短时期內所發揮的力量，比以前所建立的单单从一个产业部門的工人中吸收會員的任何劳工联盟要强大得多。今天美国铁路工会代表着大多数铁路工人的利益、共同願望和远大的抱負，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他們的政治見解，这些工人包括屬於美国大多数巨大铁路干綫体系的所有部門和所有工种的大部分雇佣人員。”^⑦

在某些地区方面，美国铁路工会的第一个周年紀念日並沒有受到欢迎。新的工会強調指出，它不要求铁路工人脫离旧的兄弟会，那些决定既要隶屬於技能組織又要隶屬於产业工会的人，可以“效忠于两个組織”。但是，兄弟会的技能工会的領袖們对新工会的卓越成就既恼火又害怕。^⑧

雇主們的联合进攻

然而，兄弟会总部所感到的惊恐同铁路公司方面所感到的忧虑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美国铁路工会的壮大是铁路公司所遇到的最大的一个威胁。

1893年8月,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公司总经理J. T. 奥德尔在一次全国各地铁路公司经理的秘密集会上发表演说,他警告他的同行说,他们大家所害怕的日子已经来到了。他叫嚣说,“举例来说,多少年来,我们一直以恐惧战慄的心情注视着那必将到来的时刻,即工人们将提出许多要求,而这些要求对于我们所维护的利益和所管理的财产是彻底有害和绝不相容的。”随着铁路工人的“完善的组织”——美国铁路工会的建立,这一时刻已经来到了。铁路公司再也不能在“那些公开宣布效忠于雇主的兄弟会的聪明人”的帮助下分化和征服它们的雇佣工人了。“铁路公司现在面对的是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已经结束了各铁路技能工会间的许多分裂现象,它不仅力图决定(付给铁路工人的)工资数目,而且实际上还决定如何管理和掌握那些力图提高工资的工人。”从这一点开始,不久以后,这种新力量就要力图夺取“铁路公司本身的管理权和控制权”了。^{⑦*}

铁路公司经理们真正关心的是,这些新力量发出威胁,要破坏他们仔细拟订的计划,即以削减所有铁路工人工资的办法,使“我们的财库增加数以百万计的美元”。这个计划是经过许多年发展起来的,它将要由雇主联合会(包括全国所有铁路公司的经理)^⑧付诸实行。这个组织就是总经理联合会。

1893年3月,总经理联合会为转辙工人订立了“芝加哥工资

* 报纸的新闻报道适应了这项警告:新组织的美国铁路工会的目的之一是进行积极的煽动,使全国的铁路成为美国人民的财产。铁路的雇佣工人越来越厌恶和不愿再受那些为私人谋取利润的铁路公司的剥削和压迫了。(《西雅图电讯晚报》,1893年7月3日。)

在美国铁路工会第一次大会上,德布斯主张铁路国有化;他说,“这种改变对铁路工人会有无限的利益。”(《铁路时报》,1894年6月15日。)

标准”。同年8月，联合会說，“无论如何，遺憾的是，削減雇用人員的工資势在必行。”同时，該会为它的二十四個會員組織的铁路綫制訂了一份詳細的工資一覽表。^⑩結果，这一年秋天，某些铁路削減了工資。总的趨勢就是使所有铁路的工資向最低的水平“看齐”。^⑪

总經理联合会的目标是很明确的。它要为全国的所有铁路建立起一个統一的工資标准，把工資降低到工資最低的工人的水平。由于这种打算，联合会邀請那些不通向芝加哥的铁路參加該会。1893年8月，在芝加哥召开的一次會議上，五十八个主要铁路公司都派了代表出席。大会促請所有总經理都采用芝加哥联合会精心制定和实行的反劳工政策。它又拟訂了成立一个美国所有总經理的組織的計劃。^⑫

对于这个由芝加哥总經理联合会和它的全国同盟者所詳細拟定的計劃，唯一主要的障碍就是美国铁路工会所代表的铁路工人的新的联合运动。为了消除这个障碍，联合会拟定計劃，对这个新的产业工会要組織一次强有力的攻击。德布斯在1899年年初警告說，“公司方面已經并且正在对铁路方面进行仔細調查研究，它們懂得什么时候开始攻击最为有利。”^⑬

在产业工会庆祝成立一周年的时候，进攻开始了。攻击是在芝加哥南面十二公里的普尔曼城开始的。斗争从那里蔓延起来，最后美国 $\frac{2}{3}$ 的铁路都卷入了这场斗争。

-
- 1894年，組成总經理联合会的二十四条铁路，共拥有铁路四十一万英里，股金八亿一千八百万美元，雇用約二十二万一千名工人。联合会的會員組織中有这样大的铁路公司，如阿契孙—特皮卡—圣菲铁路公司，巴尔的摩与俄亥俄铁路公司，芝加哥与西北綫铁路公司，伊利諾中央綫铁路公司，芝加哥—岩石島—太平洋铁路公司等。德布斯估計，在美国的八十七万铁路工人中，約有50%为屬於該联合会的铁路所雇用。（《芝加哥論壇报》，1895年2月7日。）

第十八章

普尔曼罢工

普尔曼罢工,即当时报纸所宣传的“德布斯叛乱”,或许比南北战争以来任何一次工业方面的冲突都更加深刻地震撼了全美国。这次罢工表现出被剥削的劳工心中压抑已久的愤恨,并且揭露出联邦政府是资本家的代理人,它所起的作用是为资本家们彻底粉碎劳工运动的目的与活动。

普尔曼公司开始的罢工

在1894年春天以前的长年岁月中,普尔曼公司的雇佣工人就感觉到,该公司的创办人和业主乔治·普尔曼所采取的近乎封建性的家长制,是一种不能忍受的重担。工人们被迫居住在所谓“伊利诺州普尔曼公司建造的模范市镇”的过份拥挤的住所里,他们被迫缴纳比邻近地方经常高出25%的昂贵租金,^①甚至要交极为高昂的公用事业费,并且遭受公司方面数不清的虐待——黑名单、无理解雇、徇私不公等等。1893年的经济恐慌使工人们遭到了大规模解雇和削减工资,这就使得工人们愈来愈骚动不安了。工资削减了25—33.5%,有时甚至削减了50%,而公司却继续付给股东8%的红利,但房租和其他生活费用却没有减低。公司违反国家的法律,直接从薪金里扣除房租,有一个工人把他每周实得的二分美金的工资支票嵌在镜框里陈列起来。^②

1894年3至4月間，工人們开始組織美国铁路工会的分会，他們有資格加入美国铁路工会，因为普尔曼公司拥有并且經營几英里的铁路。組織工会的运动开展得非常順利，在普尔曼公司里建立了十九个地方工会，會員总数达四千人。^③

1894年5月初，普尔曼公司的工人选出一个由四十六人組成的請願委员会，代表工人要求减低房租，調查和糾正工厂濫用权力，并且恢复蕭条时期以前的工資水平。5月7日，該委员会訪問了普尔曼公司第二副經理湯姆斯·魏克斯，并提出了他們的要求。魏克斯告訴該委员会在两天以后带着书面請願书来見他。在第二次會議上，普尔曼本人出席了，但是他直截了当地拒絕討論工資和房租問題，只同意就工人們对工厂提出的指責进行調查。美国铁路工会的副主席乔治·魏克斯也出席了这次會議。虽然他沒有参加談判，但是他的确取得了公司經理方面的保证，公司不对請願委员会的人員进行歧視。

普尔曼拒絕作出任何真正的让步，这更增加了工人們罢工的决心。当工人們知道，公司方面違背了自己的諾言，*把請願委员会的三个委員解雇了，工人們就准备采取行动。請願委员会彻夜开会辯論举行罢工的問題。出席这次會議的美国铁路工会的工作人员，根据德布斯的意見，建議委员会不要急忙行动，在美国铁路工会了解真象之前要持謹慎态度。但是，工人們决定采取行动，并且在第三次表决时，請願委员会一致投票贊成罢工。

-
- 尔蒙特·林賽在他的記述普尔曼罢工事件著作中写道：工人們並沒有因为参加这次抗議而被公司开除。（《普尔曼罢工》，1942年芝加哥版，第122頁。）这段话可能是对的，也可能不对，但实际情况是，普尔曼的工人們认为，某些人被开除就因为他们們是請願委员会的委員。

5月11日中午，普尔曼工厂各車間的四千名工人离开了他們的工作，而其余的三百名工人也立即停止了工作。当晚，公司就在工厂的大門上張貼了下面的通告：“在另行通告以前，工厂停工。”^④

一个由地方工会选出的代表所組成的总罢工委员会成立了。三百名罢工工人被派在工厂的周圍进行警戒，防止坏人破坏工厂。

罢工工人深信，在强有力的美国铁路工会作后盾和芝加哥劳工的大力支持下，他們获得胜利的机会相当大。美国铁路工会既沒有号召也沒有批准这次罢工；然而由于普尔曼的罢工工人是美国铁路工会的会员，因而德布斯立即采取措施来直接調查实际情况。他訪問了普尔曼，在“模范鎮”中花了几天几夜的时间和工人进行談話。他得出的結論是，这次罢工是完全正当的。

当美国铁路工会于1894年6月12日在芝加哥举行第一次全国大会时，普尔曼罢工已經历时一个月了。大会听取了几个普尔曼工厂工人以生动的語言描述他們的困境和他們的罢工行动的“正义性”之后，大会建議宣布对普尔曼車輛进行抵制。但是，德布斯仍然企图避免举行一次总罢工，他建議指派一个委员会去和普尔曼公司进行商洽，并试图以和平办法解决糾紛。几个委员会的委員奔走于大会和公司之間，建議以仲裁办法調解这次罢工，但是公司方面每一次都不肯作絲毫让步。委員們得到的答复是，“我們沒有需要仲裁的事。”

6月22日，負責提出活动計劃的特別委员会建議，除非普尔曼公司同意在四天以內举行談判处理工人們的請願，否則美国铁路工会的会员就拒絕駕駛普尔曼公司的車輛，而且密苏里州圣路易城和肯塔基州魯德罗城的普尔曼工厂也要举行罢工。特別委员会

立刻派遣三位委員把大會的決議通知普尔曼公司。魏克斯通知委員會說，公司方面不願意將任何問題提付仲裁，也不願意和工會打交道。大會获悉這種情況後，代表們一致表決，如果公司方面不改變它的主張，就在6月26日中午開始抵制運動。大會隨即閉會。^⑤

抵制運動開始

按照規定的時間，在6月26日中午德布斯命令把一切臥車從列車上卸下來，停放在側軌上，於是抵制運動就開始了。抵制運動所得到的響應甚至使德布斯本人都感到驚奇。自從危機開始以來，鐵路工人的工資就被削減了，他們受到黑名單的威脅，工作時間很長並且受到蠻橫無理的對待和種種歧視，因此他們非常願意為普尔曼罷工工人的事業進行鬥爭，轉轍工人、養路工人和普通勞工尤其如此。不到幾天，抵制運動蔓延到美國的整個中部和西部，將近十二萬五千名工人響應了工會的號召。

當鐵路公司顯然要拒絕卸下普尔曼公司車輛的時候，抵制運動就發展成一次罷工，因為當列車拖掛普尔曼公司車輛的時候，鐵路工人就拒絕開動列車。

在抵制運動宣布一天之後，總經理聯合會公開宣布，它將繼續履行和普尔曼公司所簽訂的現行有效的合同。在6月26日抵制運動開始時，聯合會就取得了對鐵路公司的控制權。阿爾蒙特·林賽在他的關於這次罷工的權威性研究著作中寫道，“總經理們所作的全部努力只有一個目的——徹底消滅美國鐵路工會。聯合會毫不準備以談判的方法和和平解決爭端，也不願為和平解決爭端而作出絲毫讓步。”^⑥

6月29日，聯合會宣布，任何因按照美國鐵路工會的命令拒絕

履行职务或离开工作而被解雇的工人，将永远不受总經理联合会所代表的铁路的雇用。而且，那些代替罢工工人的人将受到特别保护，并允许他永远保持他們的职务。这个命令自动地把抵制运动变成了罢工，因为每当一个轉轍工人由于卸除普尔曼車厢而被解雇的时候，其余的轉轍工人就集体停止工作。

铁路陷于瘫痪状态

总經理联合会从全国各地和加拿大运来了大批罢工破坏者。但是，这些罢工破坏者并不能阻止美国铁路工会迫使大部分铁路交通陷于停頓的局面。到6月28日，芝加哥以外的普尔曼公司的交通运输工作完全陷于瘫痪状态，而且在联合会的命令发布以后，十一条铁路因自发的罢工而陷于停頓。抵制运动和接着发生的罢工以惊人的速度很快地蔓延到西部和南部，几乎籠罩了全美国。这是第一次真正的全国性罢工。这次罢工从西海岸一直伸展到紐約州北部，包括几百个地方分会的十五万工人。^⑦

美国铁路工会的領袖們对铁路公司大力招雇罢工破坏者一事并不感到特别忧虑，因为正如德布斯在7月初給一个地方領袖的电报中所說的一样：“世界上沒有那么多的人去补空缺，而且空缺是与时俱增的。”^⑧ 罢工运动到处受到群众支持。加利福尼亚的铁路交通完全陷于停頓，商业也陷于瘫痪状态。太平洋沿岸一带的人民对南太平洋铁路公司非常仇恨，十个人里面有九个人是同情罢工的，其中甚至还包括那些对公司昂貴的运输費用极为不滿的商人。奥克兰城里的一半人口是受雇于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派到这里来的法警坐守在路軌上，据报导他們曾經說，“小伙子們，不要理会我們，我們什么都看不見。”在薩克拉門托城，人們看到許多

民兵身上带着德布斯的拥护者所带的白丝带。^⑩ 劳联的组织者威廉·保阿斯在7月4日从芝加哥写给岡伯斯的信里说：“芝加哥所有同情罢工的人的上衣都挂着白丝带，而且只要你走过一条街就会看见有些人身上挂着白丝带。”^⑪

由于有十五万多工人参加了这次罢工，铁路工人和他们的产业工会的前景确实是很乐观的。工会的队伍在每个环节上都是巩固的，而且全国有组织的劳工都支持它们。不错，各铁路兄弟会的负责人员拒不赞成抵制运动，而且实际上还进行破坏罢工的活动。P. M. 阿瑟不仅公开宣布说，失业的司机们可以添补罢工工人所遗留下来的空缺，而且在一封致机车司机兄弟会的信中，他写道：“如果公司方面提供转辙工人和司炉，不管他们是不是工会会员，司机们的职责只是开动机器。任何一个兄弟会的会员如果拒绝这样作，就会遭到解雇，而且他将得不到兄弟会的任何援助。”**

铁路列车长兄弟会的领导人采取了同样的立场，并且谴责抵制运动。他们认为，“无论普尔曼公司的实际情况如何”，抵制运动总是错误的。其他的兄弟会也明确地宣布，兄弟会将一点也不帮助罢工工人。^⑫

但是，兄弟会的普通会员是同情罢工工人的，他们和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有组织的劳工抱着一致的见解，认为他们的领袖是“劳工运动的叛徒”，因而许多地方分会不仅参加了这次罢工，而且还交

-
- * 美国铁路工会为了把罢工工人和那些公司雇来制造暴乱的分子以及那些想趁火打劫的匪徒区别开，要求每个罢工工人挂一条白丝带的标志。
 - ** 阿瑟把他的信也送给了总经理联合会一份。在1894年7月5日的总经理联合会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了这封信，并且得到了雷一般的掌声。（《芝加哥总经理联合会的会议记录》，1894年6月25日到7月14日，芝加哥约翰·克赖勒尔图书馆所藏的装订本，第159页，封面上印有“机密”字样。）

回了它們的執照，參加了美國鐵路工會。全國各地工會和中央勞工團體都贊成抵制運動，而且勸告人們在該公司接受仲裁之前，不要乘坐普爾曼臥車。^⑫

聯邦政府的干涉

7月2日，受命協助總經理聯合會反罷工活動的約翰·伊根承認，鐵路被迫“停止通車”。他承認，鐵路公司自己是不能擊敗罷工工人和他們的工會的。他宣稱，“接手處理這件事情是政府的責任”。兩天以後，在7月4日，總經理聯合會得意洋洋地宣稱，“就鐵路公司和這場戰鬥的關係來說，它們已經脫了身。現在，它已經變成美國政府和美國鐵路工會之間的鬥爭，我們將聽任它們去決定勝負。”

罷工開始兩天以後，華盛頓郵政總局得到報告說，在西部某些地方郵件受到阻礙，罷工工人拒絕允許掛有普爾曼車廂的列車在鐵路上行駛。當然，聯邦政府很可以通過郵政總局長來宣布，在罷工結束以前，只能用不掛普爾曼車廂的列車來運輸郵件。但是，聯邦政府卻決心對鐵路公司粉碎鐵路工人新工會的運動給予及時和決定性的援助。

美國首席檢察官理查·奧尼是聯邦政府反對美國鐵路工會運動的負責人。他在鐵路公司里做過多年的律師，而且在他成為克利夫蘭總統內閣的一個成員之前，一直是一家鐵路公司的董事和總經理聯合會的會員，因此，他的利益是和大企業密切結合在一起的。此外，奧尼在鐵路公司里還有數目很大的投資。他也是同這次糾紛有關的貝林敦鐵路公司的董事，而且他和喬治·普爾曼一起擔任波士頓和緬因鐵路公司的董事。^⑬

抵制运动一开始，奥尼就立刻着手有计划地使用整个联邦政府机器来打垮这次运动。他授权芝加哥联邦法院执行官雇用特别法警来保护邮車，而且他还指派埃德温·瓦尔克办理政府对罢工工人提出的案件。埃德温·瓦尔克是一个著名的铁路公司律师，当时他是芝加哥、密尔沃基和圣保罗铁路公司的伊利诺州法律顾问，而且又是总经理联合会的总法律顾问。联邦政府驻芝加哥的特别检察官是由总经理联合会推荐的，他仍然从铁路公司领取津贴，而且在整个罢工纠纷时期一直是如此。^{⑭*}

禁 令

但是，这些横暴的行动还没有使奥尼感到满足。他在一份给瓦尔克的电报里建议说，必须根据一般法律原则和1890年薛尔曼反托拉斯法案通过一项禁令来对付罢工工人。薛尔曼法案是国会在劳工、小商人和农民的压力下通过的，其目的是限制大企业壟断控制的罪恶行为，这一事实对于一个以铁路公司为背景的首席检察官是没有什么兴趣的。奥尼拒绝对非法的企业联合组织援用这项法律，^⑮但是他却毫不迟疑地使用这项法律作为摧毁有组织的

* 芝加哥约翰·克赖勒图书馆所藏的总经理联合会未发表的记录清楚地揭露出，瓦尔克和总经理联合会如何密切合作。1894年7月3日会议的报告写道：

“美国区检察官的助理瓦尔克先生被介绍在会议上发言，他详细叙述了禁令，并且要求会员们向美国官员提供关于违反禁令的证据。”

“瓦尔克先生还说，政府军队将被派来，这批军队来到后，无疑将按联邦法院执行官的指示来分配任务，联邦法院执行官愿意获悉铁路公司方面的建议，因为公司比任何人都更加知道需要的情况。”

“总经理联合会向瓦尔克先生表示谢意，并且表示希望瓦尔克先生能够每天参加会议而且提出他的意见和建议。”（《芝加哥总经理联合会的会议记录》，1894年6月25日到7月14日，第151页。）

劳工的武器。

政府的檢察官和一些铁路公司的律师們举行了几次會議之后，他們就根据禁止妨碍邮件的法律和薛尔曼法案拟定了一个衡平法的議案。同原先的安排一样，这项限制性命令几乎完全是根据（薛尔曼法案中禁止）損害州际商业的規定而拟定的。但是，总經理联合会决定不去冒这个風險。根据埃德温·瓦尔克的命令，干涉邮車成为控訴书中經常不变的主要內容。違反禁令只能課以輕微的懲罰。但是，阻碍邮車的刑事陰謀罪却意味着把罢工工人領袖关进监牢。

在奥尼的許可之下，铁路公司的律师們在7月2日向芝加哥联邦区法院提出一份要求頒布一項禁令的申請书。法官威廉·伍茲和彼得·格劳斯卡普立刻頒布了一項最严厉的禁令。在这以前，联邦法院还从未頒布过这种禁令。这个禁令禁止尤金·德布斯和美国铁路工会其他負責人員以及“所有其他的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或方法去干涉、妨碍、阻止或停止”进入芝加哥的各铁路綫的一切业务，“也不得使用威胁、恫吓、說服、强力或暴力来强迫或引誘或試图强迫或引誘任何铁路雇用工人”拒絕履行作为雇用人員的职务。任何一种助长限制铁路公司自由和无阻地控制与掌握州际商业的陰謀或共同陰謀的行动也在禁止之列。^⑩

这个严厉的禁令剥夺了铁路工人的罢工权利。因为，这样一来，罢工工人用强力来实现他們的要求的可能性就很少了。罢工工人甚至被剥夺和平呼吁铁路工人不要破坏罢工的权利。就連《芝加哥时报》也不得不承认，这项禁令是“对自由的威胁，是資本家准备随时使用的武器”。^⑪

联邦军队

当禁令送达以后，美国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立即举行特别会议，就他们的下一个步骤进行了讨论。很显然，任何违反禁令的尝试就意味着犯了藐视法令罪，要受到颁布命令的法官的即刻裁判。被告甚至不能得到陪审员参加审判的权利。然而，服从命令就意味着粉碎这次罢工，并且毁灭工会，而且会使成千上万的罢工工人失业，因为各铁路公司已经商妥不再雇用任何罢工工人。美国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在仔细考虑了如何取舍之后，决定对这个禁令置之不理。^⑭

7月2日，埃德温·瓦尔克通知奥尼说，他认为必须派军队强制执行禁令。在同一天，当联邦法院执行官试图向芝加哥郊区一大批罢工工人宣读禁令时，他被群众嘲骂跑了。他于是也立即向奥尼报告说，必须调动联邦军队。奥尼把他的电报送交克利夫兰总统，7月3日午后四时，总统命令歇理登堡的指挥官克劳弗顿上校，要把全部队伍开到芝加哥，强制执行法院的命令，保护联邦财产，防止阻碍美国邮车和干涉州际商业的行为。*

克利夫兰和奥尼在派遣联邦军队的时候，对于这一行动是否合法的问题是毫未介意的。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总统有权根据州议会或在州议会闭会期间根据州长的请求，派遣军队进入州中来保护它免于遭受内部暴乱的危害。但是，克利夫兰总统的这次举动却是以南北战争时期的两项法规^⑮为依据的，而这两项法规

* 许多历史学家企图把克利夫兰描写成受总检察长愚弄的人，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克利夫兰对于罢工的各种发展情况知道得很清楚。虽然奥尼很可能是联邦干涉计划的主持人，但是总统对于各种详细情节是非常清楚的。

在和平时期从来没有引用过。他在派遣军队前往芝加哥的时候，完全漠视了伊利诺州州长的意见，而他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知道州长约翰·彼得·阿尔特盖德相信，当时的情势并不需要采取这种剧烈的措施。

阿尔特盖德已经作了充分准备，派遣伊利诺州的民兵到那些他认为需要军事保护的地区；事实上，当克利夫兰总统命令联邦军队出动的时候，民兵已经到达迪克特、凯罗、丹维尔等地恢复秩序。但是，阿尔特盖德并不主张在不必要的地方进行军事干涉，而且在罢工的过程中，他还从某些地区召回了民兵，因为当地执行吏的告警所报不实。为了制止这种毫无根据的报警，他在颁布的第7号通令中说道：“兵士们的任务不是去充当私有财产的看守人或卫兵。”

当联邦部队进入芝加哥时，阿尔特盖德的气愤是有充分理由的，他在一份致克利夫兰总统的电报中抗议说，他和州议会都没有请求援助。他指出，在芝加哥市可以调动执行命令的民兵共有三团，但是，“库克郡中却没有一个人，无论是官员或是个别公民，曾经请求他们给予援助。”有充分理由表明：“……我们这里的铁路所以陷入瘫痪状态，并非由于遭受到阻碍，而是铁路公司找不到人来驾驶列车。”报纸的报道“纯粹是捏造”^{②0}。

克利夫兰简单地回答说，由于情况在实际上和他所说的一样，他很满意。阿尔特盖德又给总统打了一个电报提出抗议，他收到了一份简短的措辞严厉的备忘录。

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报纸都一致说，阿尔特盖德州长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一个仇视社会的人”，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威胁。^{②1}

扣紅帽子

在独立紀念日那天，联邦軍隊开进了芝加哥。聚集在铁路公司所在地四周的人群以一片嘘声来迎接它們。人群中有一大批流氓，他們是在1893年哥倫比亚博覽会閉幕后仍然留在芝加哥的。这些半犯罪分子中有不少的人是铁路公司雇来充当爪牙的，这些人和被派来处理罢工事件的联邦法院副执行官，应对联邦軍隊到达后四天期間铁路公司所受到的暴力和毀坏負大部分責任。值得注意的是，夹杂在暴徒当中的报导芝加哥事件的报館記者差不多一致认为，罢工工人和騷扰事件很少有关系。但是，报纸却无视这个明确的事实。当时报纸上具有代表性的标题叫嚣道：

从罢工到革命。

暴徒专门进行破坏——德布斯罢工工人开始进行破坏工作。

芝加哥疯狂的暴乱——罢工工人燒毀几百輛貨車——普遍使用火把。

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据说正在计划进行破坏和擄掠財富。

欧洲的无政府主义者正在前来美国途中。^②

經濟观察家們、牧师們以及其他制造社会輿論的人們联合一起大声疾呼地反对罢工工人，反对他們的工会和工会主席尤金·德布斯。他們公开号召使用武力和暴力来对付罢工工人，他們以贊賞的态度引用了拿破侖的話：“在适当的时候杀死一个人，就是挽救今后成千上万的人的生命。”芝加哥长老会神学院教授赫理克·約翰遜博士說：“士兵們必須用他們的枪炮，他們必須开枪杀

死一些人。”^⑳

士兵們的确使用了他們的枪炮，而且他們的确开枪杀死了一些人——有二十五名工人被杀死，六十名工人受重伤——然而罢工仍然沒有瓦解。因此美联社报导說，“尽管开来了联邦軍队并动员了州的五团民兵，尽管有戒严令、子彈和刺刀的威胁，美国铁路工会所发动的大規模的罢工仍然紧紧控制着芝加哥周圍的 $\frac{3}{4}$ 的铁路，而且昨夜的交通比铁路交通中断以来任何时候更完全地陷于瘫痪状态。”^㉑

禁令的效果

联邦軍队的干涉并沒有阻止住罢工的蔓延；德布斯打电报給罢工地方分会說，“軍队不能使火車开动。”^㉒ 铁路兄弟会的負責人員对罢工进行的一些破坏活动也不能使火車开动。普尔曼公司的罢工的失敗不是由于联邦軍队，也不是由于兄弟会领导方面的反对，而是由于联邦法院所采取的行動。这个严厉的禁令使得“工会領袖对罢工工人的指揮……成为公开藐視法庭的罪行”。由于这个禁令，集中在芝加哥的罢工領袖們簡直不能使从密执安州一直分散到加利福尼亚州的罢工团体的行動一致起来。甚至当罢工工人領袖鼓励工人参加斗争的时候，他們也会因藐視法庭而遭到傳訊和逮捕。此外，在全国範圍內，政府匆忙召集的一些大陪审团对成百名罢工工人和他們的領袖提出阴谋罪的控訴。

7月10日，芝加哥的联邦大陪审团对工会負責人員提起公訴，控告他們共同阴谋阻碍郵車和阻撓州际商业。当天，德布斯和他一起的工会負責人就被逮捕了，他們在繳納保釋金后被釋放。^{*} 当德布斯和他的同事們被法院监禁的时候，工会总部遭到联邦法

院副执行官和邮政局副督察員帶領的人群的襲击和搜查。^{②6}

由于把罢工領袖們同实际行动的場所隔离起来，由于芝加哥的罢工总指揮部累被搜查，所有人員逃避一空，由于工会各地組織間的連系被切断，再加上报纸登載了許多有关复工运动迅速展开的报导，大部分罢工工人陷于思想混乱，不知道如何行动，这也不足为奇。电报像雪片似地涌到了芝加哥的罢工总部，但是那里沒有人回答。这就无怪乎在罢工工人中間很快地就遍布了沮丧情緒。^{②7}

芝加哥的总罢工

到7月的第二个星期，情勢已很明显，只有奇迹才能挽救这次罢工。一些劳工領袖和許多工会會員們认为，芝加哥的一次总罢工可以把这次注定要失败的罢工轉变成一次胜利的罢工。7月8日，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芝加哥城的每个地方分会派三名代表参加，他們受到詳細的指示，并受有采取行动的权力。代表一百多个芝加哥工会和七个全国性劳工組織的工会人員，彻夜辯論這個問題：“芝加哥各工会将采取同情抵制普尔曼运动的罢工，一直到仲裁原則获得胜利为止嗎？”实际上，投票的結果是一致贊成举行全市罢工，但是工会人員决定，在采取这一步驟之前，做出最后努力去規劝普尔曼公司接受仲裁。大会指派了一个委员会来进行这项工作。代表們一致同意，如果罢工問題在7月10日午后四时还得不到解决的話，第二天早上就举行总罢工。^{②8}

* 美国铁路工会十分缺乏基金，以致被捕的工会領袖的保釋金还是由两个酒店老板提供的。（1894年8月1日，弗劳倫斯·凱利致亨利·德馬萊斯特·劳埃德函，《劳埃德书信集》，威斯康辛州历史学会收藏。）

普尔曼公司再度宣布，沒有任何事情需要进行仲裁。因此，芝加哥工会所指派的委员会不得不承认失败。当这个报告一經提出的时候，行业和劳工大会的主席就发表了一个声明，号召芝加哥所有工会按照原来计划举行全市总罢工。对这个声明的反应却是令人失望的。劳工骑士会残余的地方分会反对总罢工，其他几个工会也反对罢工。但是，它們拖走的工人总数不超过二万五千人。尽管芝加哥的工人们赞成举行总罢工，然而絕大部分的工人认为，由于德布斯和其他美国铁路工会的負責人員遭受逮捕，而且芝加哥城实际上处在戒严状态下，因而在这个时候举行同情罢工也不能挽救失败的局面。他們願意等待美国劳工联合会执行委员会預定在7月12日举行的會議的結果揭曉后，再参加总罢工。^②

布里格斯旅館的會議

7月8日，工会會議向岡伯斯发出邀請，促請他立即来到芝加哥。因为具名这次邀請的許多工会是屬於劳工联合会的工会，于是岡伯斯决定出席。岡伯斯在和他的亲信們商議以后，給劳联的执行委员会委員們发出了这样一个电报：“特殊的經濟情况迫使执行委员会采取某种行动，因此，迫切請求您在7月12日（星期四）早晨十时和我們在伊利諾州芝加哥布里格斯旅館会面。务請蒞临”。^③

我們不知道，当岡伯斯动身到芝加哥去的时候，他的打算是怎样。事实上，岡伯斯为了避免会见記者，他拒絕透露他所乘的一趟火車开出紐約的确实時間。但是，执行委员会里岡伯斯的某些同事对他去芝加哥后可能采取的行动表示担忧，害怕他和罢工領袖們的接触可能对他发生影响。麦克基尔尤其担忧，他在7月10日

打电报給劳工联合会司庫克雷斯·伊文斯，要求他劝告岡伯斯在芝加哥委员会的會議上采取拖延手段。麦克基尔急于想在岡伯斯动身去芝加哥以前和他会談，劝告他不要采取輕率的行动。^⑩

岡伯斯和麦克基尔两人当时究竟討論了些什么并沒有文字的記載，但是，六年以后，麦克基尔在向費列德尔非亚建筑包工介紹所——一个雇主的协会——发表談話时夸耀說，他曾影响岡伯斯反对1894年的总罢工运动，“而且他和塞米尔·岡伯斯在劳联执行委员会上反对并击败了总罢工的計劃。”^⑪ 麦克基尔可能夸大了他对这件事的影响，因为很难看出他或者岡伯斯在芝加哥會議上进行了多大的斗争才击败关于总罢工的建議。

岡伯斯的电报获得了极良好的反响；当布里格斯旅館會議举行的时候，* 出席會議的人有二十四个工会高級負責人，其中包括两个铁路兄弟会的代表。在岡伯斯的主持之下，工会代表立即进行考虑大罢工的問題。在第一次會議的起初，芝加哥制雪茄工人工会的委员会提出了举行总罢工的建議。該委员会在指出全体工人(無論是有組織的或是无組織的)的利益和铁路工人斗争的关系之后，它表示深信，全国性罢工将迫使普尔曼公司不得不接受仲裁。出席會議的大多数工会領袖們的态度是較为慎重的，他們強調同情罢工的危險，并且怀疑罢工是否会有效。因而，对这个建議并沒有立即采取行动，而是把它留下来待进一步的考虑。

同时，會議給克利夫兰总统拍去一个电报，要求他立即来到芝

* 火車司机兄弟会的 P. M. 阿瑟給大会拍了一份电报說，他不能参加这次會議。铁路乘务員兄弟会的第一副会长 P. H. 摩里西和機車司炉兄弟会的总書記和司庫 F. W. 阿諾德是出席这次會議的两个兄弟会的代表。(关于出席这次會議的工会代表的全部名单，請參閱《美国劳联主义者》，第1卷，1894年8月版，第131—133頁。)

加哥出席这次会议，并且敦请总统，“请您给我们帮助，并且以您的大力来结束目前的工业危机。”克利夫兰总统既没有说他接获电报，也没有回答。

当天晚上，德布斯出席了会议。当岡伯斯要求他提出行动方案时，德布斯建议劳联主席把美国铁路工会的建议转交给总经理联合会，这项建议所提出的结束抵制运动的唯一条件是，准许美国铁路工会所有会员恢复他们原来的工作。德布斯的发言打破了会议要通过关于总罢工建议的任何希望。它使大多数的劳工领袖们相信，美国铁路工会承认失败了，而且它对于引起抵制运动的争端不再关心了。

由于罢工的失败显然已无法挽回，而有关的唯一问题是使罢工工人恢复他们原来的工作，劳工领袖们不愿意以他们工会的前途为赌注去同联邦政府进行冲突。军队和法庭将会迅速出面，打垮任何一个企图扩大罢工的組織。

会议告诉德布斯说，他可以选择会议的任何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成员或者任何其他人民团体同他一起把他的建议送交铁路总经理联合会。由于铁路公司方面显然不会和德布斯会谈，于是美国铁路工会的主席拒绝了这项建议。

为了对罢工工人和他们的领袖表示同情，会议建议美国劳联捐赠一千美元作为德布斯的法律辩护费用。大会的最后行动是发表了一个政策宣言。这项宣言明确地反对总罢工，它辩称国内的情势对罢工运动的胜利是极为不利的。这个文件在结尾部分呼吁继续组织劳工并且在选举中来解决争端，这样一来，工人就可以“从那些贪得无厌的财政寡头的手中夺取政权，并且把它置于平民的手中”^⑧。

当这个宣言一經发表，芝加哥建筑业行业工会代表會議就取消了它的全市总罢工，其他工会也相继仿效。

一些报纸贊美岡伯斯說，“他使全国人民免于遭到一場影响深远的流血革命。”但是，美国铁路工会的絕大部分会员和工作人員都认为，岡伯斯和其他等参加布里格斯旅館會議的人是“不够激烈的”。有些人干脆責罵岡伯斯，說他蓄意出卖罢工工人“而去投靠资本家，因此……应该把岡伯斯和阿瑟两人开除出所有的工会。”^{④*}

人們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結論，布里格斯旅館會議除了向报纸发表好听的宣言之外，可以为受苦受难的罢工工人作更多的事。但是，事实的真象是，美国劳联的高級领导人并不是很热心去援助美国铁路工会的，而且，他們看到新的铁路工人工会的失敗并不感到难过。他們认为，美国铁路工会直接威胁着美国劳联所持的技能工会的原則，并且体现出双重工会路綫的缺陷。有許多铁路兄弟会的会员加入美国铁路工会的队伍，这个事实使得美国劳联的

- 芝加哥的社会主义者湯姆斯·摩根公开責难岡伯斯阴谋破坏这次罢工，他引证岡伯斯从紐約动身去芝加哥时說的一句話：“我是去参加美国铁路工会的葬礼的。”这个問題曾在1894年8月5日芝加哥行业和劳工分会上进行討論，会上还宣讀了岡伯斯否认这个指責他的信件。岡伯斯在他的信里声辯說，摩根的指責是以反劳工报纸的完全虛假的报导为依据的。起初，摩根拒絕收回他的指責，“但是，当人們質問他，他是否願意拿资产階級报纸的报导来反对岡伯斯先生的堅决否认时，他的态度最后緩和下来并且同意承认岡伯斯先生的辯护是正确的。”（《芝加哥时报》，1894年8月6日。）然而，这件事并没有到此为止，因为会上有另一个代表起来发言，她說美国铁路工会的副主席曾經告訴她說，他有一封一个紐約工会人員的来信，这位工会人員說，他亲自听見岡伯斯說过这句話。經過相当時間的辯論以后，行业和劳工分会决定接受岡伯斯先生的声明为真实的情况，并且让这件事就此結束。（《芝加哥时报》，1894年8月6日。）但是，許多年以后，仍然有人不断地責备岡伯斯。（請參閱比尔·海伍德著：《威廉·海伍德自傳》，1929年紐約版，第77頁。）

領袖們大为沮丧，因而他們对维护铁路兄弟会的存在比防止新工会遭到破坏显然要关心得多。岡伯斯在他几年后出版的自傳中冷酷无情地承认，他在芝加哥會議上所持反对总罢工立場的动机之一是：“美国劳工联合会所采取的方針是要尽其最大努力以维护铁路兄弟会的完整。很多铁路兄弟会會員脱离了自己的組織，加入了美国铁路工会。这就意味着，兄弟会如果不陷于瓦解，也要遭到严重的削弱。”^⑤

1894年6月14日，在布里格斯旅館會議結束以后的第二天，麦克基尔自芝加哥写信給岡伯斯，他非常激动地說，“騎士会总会长索弗林和德布斯已經携起手来了，劳工騎士会和美国铁路工会过去只在形式上是一致的，而現在却真正成为一个組織了。”*这一点具有重大的意义。誠然，这表明了，对那些老的铁路工会組織就要进行一种联合的战斗了。这种計劃是值得我們密切加以注意的。”^{⑥**} 对于一个在原則和方法上为他們所恐惧和憎恨的工会，要希望麦克基尔这类人让开道路而不进行破坏的話，那就无异于痴人說梦！

同时，也毫無疑問，出席芝加哥會議的铁路兄弟会的領袖們力图說服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領袖們，如果美国铁路工会垮台了，美国劳工联合会和铁路兄弟会所代表的那种形式的工会运动就会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除掉了美国铁路工会，把所有铁路兄弟会联合

* 1894年8月，美国劳工联合会一个重要領袖阿道夫·斯瑞斯尔在私下里把美国铁路工会說成是“由德布斯和其他人主持的劳工騎士会运动的翻版”。（斯瑞斯尔1894年8月9日致岡伯斯函，《劳联通訊集》。）

** 在抵制运动宣布以前，工会代表會議实际上已經拟定了关于美国铁路工会和劳工騎士会建立联盟的計劃，但是联盟計劃并未获得通过。（参閱《芝加哥論壇报》，1895年1月28日。）

在美国劳工联合会之下的计划就可以实现了。^{②7}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参加这次会议的劳工领导人盼望美国铁路工会失败,他们把美国铁路工会看作是他們所持的行业工会原则和实践的确实威胁,而且这种看法是这次会议不采取更为有力的维护罢工工人的方针的主要原因。但美国劳工联合会和其他工会领袖們所采取的这种立场,并不会给美国工人阶级的前途带来什么好处。

对罢工领袖的审判

7月14日,芝加哥市长约翰·霍普金斯将德布斯的建议转告总经理联合会,这个建议是,如果所有罢工工人重新得到雇用(除那些被判罪者外,如果有任何人被判罪的话),则取消抵制运动。这个建议立即遭到拒绝。

7月17日,德布斯和其他罢工领袖們再度遭受逮捕,被控因违反7月2日的禁令而犯有藐视法庭罪。他们因拒绝交付三千美元的保释金,而被监禁起来。德布斯在解释他们为什么拒绝交付保释金时说道:“被逮捕的穷苦罢工工人将被投入监狱。我们不比他们好一些。”^{②8}

在同年12月中旬以前,德布斯和他的同事們并没有因藐视法庭罪而受审判。嗣后,他们被认为犯了藐视芝加哥联邦区法院7月2日颁布的禁令的罪行。(主审这件藐视法庭案件的法官威廉·伍兹同法官彼得·格劳斯卡普是颁布这项限制性禁令的负责人。)劳工领袖們被判处三个月到半年不等期限的徒刑。*在被告們

* 在藐视法庭案件中任被告辩护律师的是当时不很出名的克拉伦斯·达罗和美国律师公会前任主席斯蒂芬·格勒哥里。

服藐視法庭罪的刑期十六天以后，格勞斯卡普法官在联邦法院开始审讯妨碍和阻止邮车的刑事阴谋，格勞斯卡普法官是宣布这项禁令的两个人当中的一个。这个审讯是从1895年1月24日开始的，德布斯和他的同囚者每天都从芝加哥西北约五十哩的烏德斯托克監獄带到芝加哥来受审。在审讯期间，由于一个陪审員生病，这一审讯被取消了。^{*} 德布斯回到烏德斯托克監獄去服六个月徒刑。

1895年1月，因藐視法庭罪而在押的罢工領袖們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訴，要求援用人身保护法。1895年5月27日，代表美国最高法院发言的法官布魯尔拒絕受理这项上訴。美国最高法院在維持根据薛尔曼反托拉斯法所制定的伍茲和格勞斯卡普禁令时，并没有决定是否可以适用該法的問題，它反而說，“法院頒布禁令干涉这类事件的权力是自古以来就被承认的，而且这种权力是不容爭辯的。”^⑨

最高法院在著名的德布斯案中所作的判决，对普尔曼公司罢工的結局是完全无关的。在判决宣布以前，普尔曼罢工早已失敗和告終了。当美国铁路工会的領袖們被关进監獄二十四小时以后，在1894年7月18日，普尔曼公司的大門上就張貼了大張的通告，“只要一旦有足够的工人能够应付本公司各部門的需要时，工厂大門即将开放。”两天以后，联邦軍隊从芝加哥撤走了。普尔曼罢工已經結束，剩下的只不过是这个遭受严重創伤的工会正式

* 德布斯指出，“审讯……突然結束，原因是主要的有关方面知道，审讯的結果必然证明我們是完全无罪的。沒有絲毫对我們不利的证据，而他們的唯一目的是摧毀我們的組織。”（尤金·德布斯致奧古斯特·麦克雷斯函，1895年2月25日，《劳联通訊集》。）

宣布結束罢工而已。8月2日，美国铁路工会在芝加哥一次匆忙召集的代表會議上，向它的地方工会會員們建議立刻宣布取消罢工。^④

在这次惨重失敗之后，美国铁路工会一直沒有恢复原气。它的領袖們被关进了監獄，會員們的精神一蹶不振，他們失了业，被列入黑名单，不能找到任何职业，^{⑤*}因而美国铁路工会很快地就解体了。当美国铁路工会在1897年6月在芝加哥举行代表大会时，从三年前到会的四百名代表减少到只有二十四名代表。社会民主党——美国社会党的先驅之一——就是由这个一度强有力的产业工会的遭受严重創伤的残余會員組織的。

普尔曼罢工的重大意义

在普尔曼罢工后随即发生的劳工运动的高漲期間，虽然有些工人，特别是芝加哥的工人，从雇主們那里爭取到一些利益，但是所有有組織的劳工和美国铁路工会都遭到一次慘痛的失敗。然而，許多美国工人在这次斗争中取得了丰富的經驗，而且他們从斗争中所得到的关于“現代社会基本罪惡的寶貴教訓，比过去十年間从讲演和刊物中得到的还要多”^⑥。現在，許多工人清楚地認識到，政府是公司利益的工具，而且确信必須加强劳工界采取独立政治行动的情緒**。他們也認識到，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有組織的工会和

* 铁路公司采取了一种簡單的办法，在分配工作前要求工人出示离职证明书；或者讓他們簽署申請书，說明他們的工作時間以及离开上一工作的日期。然后，公司方面互相查对，如果回信說，申請人曾参加普尔曼罢工，就拒絕給予工作。（《芝加哥論壇报》，1899年6月27日和10月25日；美国工业委员会，《报告书》，1900年華盛頓版，第4卷，第503—525頁；塞米尔·岡伯斯著：《黑名单的意义是工业奴役制》，打字本，存于《劳联通訊集》。）

最大的团结，才能有效地对抗垄断公司的力量。正如德布斯自烏德斯托克監獄致美国工人的一封信中所指出的那样：“最近劳工运动的高漲表明了劳工团结的必要性。如果劳工是内部分裂和互相矛盾的，则劳工就会变成它的剝削者的玩物和牺牲品；但是如果是和諧一致的，并且有明智的领导，则它将統治世界。”^④

然而，有一些参加劳工运动的人，却从“最近劳工运动的高漲”中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美国劳工联合会和铁路兄弟会的許多技能工会的領袖們认为，罢工的失敗证明了他們的保守政策的正确性。垄断公司、政府和法院給予铁路工人以凶狠的打击，使得这些技能工会的領袖們深信，任何按照美国铁路工会的路綫（产业工会的路綫）来建立工会的尝试，都将同样招致大企业和政府的这种联盟的反对。唯一可被容許存在的工会运动的型式，是那种不严重威胁垄断公司对經濟和政治机器的絕對控制的工会运动。技能工会的領袖們辯称，把工人們組織到强有力的产业工会的企图，必然会使現存的劳工組織遭受毀灭，并且使行业工会遭受美国铁路工会同样的命运。

簡單說来，这种工会策略的实质就是：劳工必須永远不认真地反抗大企业和政府。避免同大公司和政府发生正面冲突。和那些

** 密切注意这次罢工事件的欧洲工会和社会党領袖們預計，在独立政治行动一类的政治問題上，它会使美国工人接近欧洲工人的看法。（見1894年7月25日湯姆·曼致岡伯斯函；1894年7月17日維康特·謬克斯致岡伯斯函，《勞联通訊集》。）

罢工工人从全世界工人那里所得到的援助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894年7月25日英国社会民主联盟通过的決議。該決議曾送交岡伯斯，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在該決議中，“向起来反对压迫美国工人的殘暴的垄断資本家的美国工人表示同情；并且深信，不久大西洋两岸的人民将在有組織的摆脫資本主义奴役的斗争中携起手来。”（同上材料。）

看来愿意对技能工会采取相安无事的政策的工业家和政客站在一起。同雇主们按照那些使技能工会可以继续存在的条件来媾和，纵然这样做会使不熟练和半熟练的工人受到更多的牺牲。这个政策不久就被全国公民联合会正式规定为它的政策。*

劳工运动中的进步力量反对保守的技能工会领袖们从普尔曼罢工事件中得出的结论。他们辩称，如果一切有组织的劳工从抵制运动一开始就团结起来积极支持罢工工人，如果他们积极设法使法院和联邦政府不参加这次争端，如果他们设法限制兄弟会领袖们破坏罢工的活动，那么最后的结局可能是不同的。正如德布斯非常有力地指出的一样，无论如何，普尔曼罢工的教训是，劳工队伍迫切需要更强而不是更弱的统一和团结。

从1894年开始，美国劳工运动中的进步势力竭力吸取这次教训。它们受到的阻力是很大的。各垄断公司全力阻止这种劳工运动的兴起，而这种劳工运动将把所有的劳工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它的剥削者的斗争。垄断资本家们随时可以得到技能工会领袖、报纸、大部分传教士的支持。当然还得到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但是，进步力量继续努力，保持美国铁路工会首先倡导的政策——工人阶级团结和建立走向产业工会的新组织形式。

1905年，一位出席“世界产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把伟大的普尔曼罢工描述为，“这一场战斗，虽然它在表面上是以乌德斯托克监狱而告终，但是它还没有结束，而且现在还在继续进行。”^④这个斗争继续到工人在1894年所献身的事业取得胜利时

* 参阅本书第二十四章《全国公民联合会》一节。

才最后告終。必須指出，偉大的普尔曼罢工事件的进程本身就預示出最后的胜利；的确，在劳工斗争看来几乎一定要遭到失敗的时候，就預示出最后的胜利。1894年7月12日晚上，工人們在制桶工人工会大厅里举行群众集会以支持普尔曼罢工工人，大厅里显著地挂着一幅巨大的布幔，上面写着下述題辞：

他們把約翰·保尔絞死和分尸，*

但是，封建主义完蛋了。

他們絞死約翰·布朗，**

但是，黑人奴隶制完蛋了。

他們逮捕尤金·德布斯，也可能杀害他，

但是，白人奴隶制就要完蛋了。

这些人的精神正在不断地发揚光大。⑬

* 約翰·保尔(John Ball)，英国窝特·泰勒农民起义領袖之一，1381年起义遭受鎮压时被处死。——譯者

** 約翰·布朗(John Brown, 1800—1859)，美国廢奴运动領袖，1859年10月襲击哈普渡时被俘，同年12月被处死。——譯者

第十九章

1890—1896 年的社会主义者 和劳工运动

1895 年夏季,《美国劳联主义者》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的社会主义》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在仔细论述了美国的劳工状况之后,得出结论说,“雇佣劳动者,也就是绝大多数人民的情绪正在越来越倾向于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厌恶和不耐烦的态度正在消失,他们正转变得更加愿意倾听社会主义的道理了。大规模的资本联合的日益增长的力量,以及雇佣劳动者越来越没有希望当上雇主的现象,正在迅速地促使这种心情的改变。现在雇佣劳动者准备倾听答应把他从他的越来越缩小的监牢似的家庭中解脱出来的任何东西。”^①

然而,在社会主义劳工党登上政治舞台大约二十年后的 1896 年,它在美国工人中却比它的历史中的任何时期都更为孤立。

德李昂主义

社会主义劳工党在 1896 年前几年的孤立情况,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完全听从了但尼尔·德李昂的宗派主义政策所造成的。德李昂是前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法讲师,他在 1890 年参加了社会主义劳工党,而且差不多立即担负了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工

作。1890年，他成了社会主义劳工党的全国宣传方面的负责人，并在1892年1月担任社会主义劳工党的英文杂志《人民》周刊的主编，当时这个周刊的前任主编路西安·山尼尔由于视力衰退而不得不辞职。

德李昂的尖锐的言词和讽刺的文章，使他自己对自己的观点抱有一种无比的自信。他对那些和他看法不同的人极不耐烦。除了他的狂妄自大和教条主义之外，还要加上宗派主义的工会政策，对于工人当前要求的漠不关心，故意造成劳工运动中的双重工会，以及极端敌视一切工人和非工人阶级分子的联盟。德李昂的所有这些不正确的政策、顽固不化以及不能同任何不愿无条件地接受他的主张的人一起工作，使社会主义劳工党在他的领导下，不能完成指导美国工人阶级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中的历史任务。^②

在但尼尔·德李昂看来，社会主义工会领导工人日常斗争的工作是无关紧要的。德李昂坚持工会工人的目标必须是“消除奴役工资制”。那些只集中注意当前要求的工会——所谓“纯粹和简单的”工会主义——是有碍于工会推翻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的。因此，不论一个工会是怎样富有战斗力，不论它在组织不熟练和半熟练的工人、黑人工人*、女工和外国出生的工人的方法上是怎样的

* 社会主义劳工党党员中有人要求德李昂在《人民》周刊上展开黑人问题的专门讨论。有一个党员写信给德李昂，表明他愿意到南方去把黑人组织到社会主义劳工党中来，使“南方的黑人成为……美国社会主义的同盟者……”他计划集中力量在南方黑人中间推广《人民》周刊，他声称，“我们应该使南方的呼声，以及美国人对南方黑人狂恶的压迫，作为《人民》周刊经常讨论的专题……社会主义劳工党和《人民》周刊的这种态度，将使我们在南方的黑人居民中获得一个据点，而且在北方的黑人居民中也可以得到一个据点。

进步，除非先支持一个社会主义的綱領，否則它仍然是一个反动的組織。^③

德李昂将他的这种工会綱領标榜为“新工会主义”以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純粹和简单的”工会主义相抗衡。他虽然借用了由湯姆·曼、約翰·伯恩斯和本·提萊特领导的 1889 年大規模的碼頭工人罢工所导致的英国工会运动的名称，但是一点也沒有采用它的基本原則。第一，他不像英国的“新工会主义者”那样在旧的工会中进行有效的斗争，以便实行改革，并使旧工会获得活力，德李昂却认为这个国家的現存的工会已經完全被反动領袖們所控制，这些“劳工騙子們”的統治地位是这样稳固，以致企图实行改革和使这些工会获得活力已經是沒有希望的了。第二，不像在英国那样，在那里“新工会主义”表现了它还是尚未組織起来的工人的一种組織，是为提高工人的階級觉悟，爭取更高的工資和更短的工作時間，以及其他改进而斗争；德李昂和他的追隨者的“新工会主义”，却只限于社会主义的宣傳运动和对那些不贊同社会主义工会領袖們进行攻击。^④

德李昂的“新工会主义”极力強調劳工的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因結，以實現社会主义。現在姑且不談他並沒有規劃在目前的运动中利用这些力量以便立即实行改进，值得注意的是，德李昂并沒

我相信……仅仅这样就会使你的訂戶增加一万户。而且这会使整个北方的黑人支持我們。”（C. G. 貝勒致德李昂的信，1895 年 12 月 8 日，于罗得島州普罗維登斯，《德李昂书信集》，威斯康辛历史学会收藏。）德李昂甚至沒有想到要答复这封信。在德李昂看来，黑人問題并不存在。他把这个問題只作为一个階級問題。他对黑人的唯一綱領就是最終實現社会主义。詹姆斯·本杰明·斯塔維在他的沒有出版的德李昂傳（伊利諾大学博上論文，1946 年，第 193—194 頁。）中指出，“《人民》周刊从来也沒有將黑人問題作为一項专論”。

有从建立一个独立的劳工党来考虑问题。德李昂和他的追随者认为，以工会为基础来建立一个劳工政党的一切努力，是“徒劳无益的，并且在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种叛变”。唯一真正的劳工政党是“社会主义劳工党，只有这个政党才能自由地和诚实地宣称，工人阶级的解放一定要通过工人阶级本身的行动来取得”^⑤。按照德李昂和他的追随者的看法，社会主义劳工党和它的党员不会支持工人阶级以外的任何集团或社会主义劳工党以外的任何政党所发起或提倡的任何要求，无论这种要求是多么进步。

德李昂和受他影响的社会党人怎样同美国有组织的劳工运动中的两大组织——即美国劳联和劳工骑士会——发生冲突的经过，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因为基本上这是社会党人从美国劳工运动的巨流中把自己孤立起来的经过，而正在这个时候，他们却有充分的机会在这个整个运动中起先锋作用的。

美国劳联和社会主义劳工党领袖们之间的斗争

这一斗争是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同纽约中央劳工联合会的争执而开始的。

1888年的后期，由于隶属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中央工会在1887和1888年纽约市选举运动*中，对社会主义劳工党采取了不友好的态度，因而社会党的工会运动者组织了纽约中央劳工联合会。1889年3月，经过了彻底的调查之后，岡伯斯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发给这个新的联合会执照。在1889年的后期，中央劳工联合会决定同中央工会合并。由这两个团体选举了一个

* 参见本书第十章《芝加哥的衰落情况》一节。

联合委员会，并决定将中央劳工联合会的执照送还给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于是便在1889年12月把执照交还给了岡伯斯。

不久，两个团体发生了另一次糾紛。德李昂所领导的社会党人从中央工会中退出，改組了中央劳工联合会，并且在1890年7月要求岡伯斯将执照送还给它。^⑥

岡伯斯在社会党人同中央工会的糾紛的調解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是在他的建議下，中央劳工联合会才决定同中央工会合并的。当中央劳工联合会申請发还它的执照的时候，联合会的通訊秘书厄內斯特·博姆送給岡伯斯一份参加联合会的各組織的名单，其中列有社会主义劳工党美国支部。岡伯斯拒絕了发还执照的申請，理由是，“作为一个政党，社会主义劳工党美国支部不能参加工会团体”。他指出，美国劳工联合会完全可以同意在中央劳工联合会中接受社会主义劳工党的党员作为他們各自的工会代表，但是由于美国劳工联合会只是工会的联合会，因此社会主义劳工党“不能在一个工会的中央組織中有相应的代表”^⑦。

这就是社会党人同美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之間发生冲突的背景。在这个問題上，社会主义劳工党的明智和恰当的做法应该是退出中央劳工联合会，并且应该指示它的党员們通过他們的工会参加联合会作为个人会员。但是，德李昂和他的追随者拒絕結束这个問題，而且对岡伯斯发动了一次激烈的攻击，指責他同雇主們合作来反对社会党人，并且企图以反对政治活动来削弱劳工运动。岡伯斯并没有使这个爭論拖延下去，让反对劳工的报刊利用这个問題来削弱美国劳工联合会，岡伯斯决定将整个問題提交給定于1890年12月在底特律举行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代表大会。岡伯斯在对中央劳工联合会書記厄內斯特·博姆宣布他的决定的时候，

作了一个恰当的声明：“我认为参加劳工运动的人们可以真诚地持有不同的意见而不必彼此进行漫骂，我无论如何也不明白为什么表达一种意见就引起了你在你的机关刊物中大发脾气，而且这是由你在公开的报刊上正式发表出来的。”^⑧

1890年美国劳工联合会代表大会花了整整一天半的工夫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应当将执照发给一个有政党参加的中央工会”。社会主义劳工党曾派遣路西安·山尼尔赴底特律，以便就岡伯斯的决定进行争辩，当他一交出社会主义劳工党的委托书时，辩论随即开始。这个问题交付给一个特别委员会讨论，特别委员会在它的报告中拒绝山尼尔参加讨论。这个委员会认为，“无论何种性质的政党，都没有资格在美国劳工联合会中当代表。”^⑨

大会代表们对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反复进行辩论。有一些代表责备社会党人当联合会在从事发展组织运动必须获致团结的时候，提出了这个只会使联合会分裂的问题。他们指出，“我们组织的职责是讨论实际政策问题，而不是纠缠在劳工运动中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争论。”路西安·山尼尔被允许在这个问题上发言，他对所有的指责答复说，“我们社会党人将强使美国工人把社会主义吞下去。”^⑩* 这种方式的讲话，实在不容易影响代表们去否决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委员会的报告不但得到了支持，而且参加大会的代表们还以一千五百七十四票对四百九十六票决定，“只要社会主义劳工党作为一个政党参加联合会”^⑪，就不将执照发给纽约中央劳工联

* 几年以后，《纽约人民报》承认山尼尔的讲话是不明智的，并且对这次发言表示遗憾。（1894年3月28日《纽约人民报》；又见《美国劳联主义者》，1894年4月，第1卷，第30页。）

合会。

会后，岡伯斯詢問中央劳工联合会，社会主义劳工党是否已經退出或准备退出，“以便将执照发給你們”。他相信，“如果社会主义劳工党退出，并且指示它的党员通过他們的工会来参加中央劳工联合会，那么社会主义劳工党就可以为紐約市的工会运动作很多的事情。”他爭辯說，社会党人要使自己在美国工人中間发展进步思想方面能作出最好的貢獻，其方法就是使自己成为工会会员。岡伯斯指出，欧洲的社会党人就遵循着这样的行动方針，对工会和社会主义运动都收到了显著的效果。英国的社会党人“从来也沒有提出他們要在英国的职工大会中代表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荒謬要求。他們是作为工会的代表来参加职工大会的，这也就是我所主張的。”^⑬

在紐約市以外的地方，社会主义劳工党党员在关于执照的爭論上傾向于支持岡伯斯。底特律的社会党人向岡伯斯保证說，他們“对社会主义問題的意見是同大会的行动一致的”。出生于威尔士的机械师、芝加哥社会党人領袖湯姆斯·摩根甚至写信給社会主义劳工党的紐約分部，要求社会主义劳工党从中央劳工联合会中退出，并要求它的代表們分別以他們所屬的工会的代表身分而重行参加。这封信是由伊达·范·爱登在紐約社会党员的一次集会上宣讀的。爱登是社会劳工党和中央劳工联合会的一个领导人，他竭力支持摩根的提議。由于摩根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大会上支持了山尼尔，因此他的信在社会党成員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影响。^⑭*

岡伯斯贏得了紐約市以外的許多社会党人的支持之后，力求

* 摩根和岡伯斯在大会上曾竞选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主席，摩根以一百九十四票对一千七百一十六票落选。

取得欧洲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的支持,他认为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德李昂和他的追随者正在加紧向欧洲发出报告說,美国劳工联合会在底特律的大会上已对社会主义的原則宣布了死刑。^⑭ 岡伯斯寄往欧洲去的关于他同紐約的德李昂分子发生爭論的一些信件中,最重要的一封就是他在1891年1月9日写給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这封信在以前从未发表过,它开始是这样說的,“我冒昧地写信給你,提出一个我认为你深深关切的問題,因为你是一个終生从事于劳工运动的思想家和作家。”岡伯斯然后概述了关于中央劳工联合会的执照的爭执的整个經過,包括美国劳工联合会代表大会所采取的行动。

岡伯斯接着写道,“我冒昧地說,在討論这个問題时,我采取了坚决的立場,认为工会是雇佣劳动者的自然組織,这些組織在現在的經濟和社会条件下,应爭取雇佣劳动者目前情况的改善和最后的解放。既然是工会的一个联合会,因此在工会代表中获得代表权的必需条件,就是工会的正式會員。这就是整个爭执的一个核心問題,对这个問題,我始終是坚持不渝的。

“在我們的委员会中从来沒有发生过这样的問題,即某人是否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是否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我們不但容許而且还鼓励思想上的最大限度的自由。我們中間的最优秀的人和像我这样的最坚决的人都是众所周知的和公开承认的社会主义者……

“我們的运动正加紧努力同雇佣劳动者取得联系,帮助他們組織起来,使得他們自己依靠自己;使他們結合成为一个整体来同現存的不合理的情况进行斗爭,并且以人类已經設想到的或者可能設想到的最崇高的理想来代替这些不合理的情况。”

岡伯斯对于提出整个問題来麻煩恩格斯表示歉意，并指出說，“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说过，我尊重你的判断，并且作为你的著作和馬克思以及其他人的同样的著作的学生，我不願你根据錯誤的材料作出你的判断。”在末尾，他要求恩格斯“为了我們的偉大事業的利益，請你尽速对上述問題惠复你的意見。”^⑮

当岡伯斯的信寄到的时候，恩格斯并不在倫敦，他在过了一些时候以后才收到这封信。那时，看来岡伯斯也許会去欧洲訪問在布魯塞爾举行的国际劳工大会，恩格斯认为他也許会有机会亲自同他討論这个問題。因此，这位科学社会主义的共同奠基者之一并未答复岡伯斯的信件。^⑯但是他在致赫尔曼·史略特的一封信中清楚地闡明了他的看法，史略特是《紐約日耳曼犹太語人民报》的編輯，并且經常同恩格斯通訊。

恩格斯在1891年1月29日写道，“我也不了解同龔帕斯（即岡伯斯——譯者）爭吵的原因。就我所知道的，他的联合会是一个工联的組織，也不过是工联罢了。因此他們有合法的權利拒絕一个不是工联的劳工組織的代表入会，或是拒絕有这种劳工組織參加的联合会的代表入会。当然，我还不能由此判断，让自己被拒絕入会是不是在宣傳的作用上有好处。可是毫無疑問，一定会有拒絕入会这样的事情发生，而我至少决不能因此責备龔帕斯。”

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劳工党沒有分清政党和工会之間的區別，进行了批評，并且強調指出，社会主义者最好是“同龔帕斯保持友好关系，因为無論如何他比社会主义劳工党得到更多工人的支持……”社会党人通过在美国劳工联合会里所起的积极作用，将能够证明：一种“狹隘的工联观点”在反对資本主义的斗争中是很不够的。同时，他們对于他們自己的运动的发展也会作出貢獻，因为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要是不在工联里去找发展新会员的园地，你打算到哪里去找呢？”^{①7}*

但是德李昂和他的追随者证明他们丝毫也不了解美国劳工运动中所应该采取的正确策略。1891年5月，国际面包师和糖果工人工会书记社会党人奥古斯特·迪拉巴，急于弥补美国劳工联合会和社会主义劳工党之间的裂缝，直截了当地问岡伯斯说，“如果社会主义劳工党要从中央劳工联合会退出，你是否会将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执照发给中央劳工联合会呢？”岡伯斯答复说，一旦社会主义劳工党退出，执照即可发给。他已经准备让过去的事成为过去，并且他不要在这事件中寻求个人的胜利。“这并不存在着一边是胜利和另一边蒙受屈辱的问题。在我们这一伟大的劳工运动中，真诚的人们应该把个人的荣辱置之度外……”^{①8}

迪拉巴为岡伯斯的合乎情理的提議所动，他把岡伯斯的提議带到中央劳工联合会。但是这个提議遭到了拒絕。德李昂和他的追随者不肯让关于执照的紛爭就此結束。他们抓住了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劳工党和美国劳工联合会之间打入一个很深的楔子，并且散布社会主义劳工党人将没有必要再留在美国劳工联合会里的論点。他们爭辯說，劳联对工人阶级已经失去了全部意义，因此社会主义劳工党人要在其中起作用只是浪费时间而已：

“除了使少数人能够获得职业，使另一些人有机会装成是工人领袖的机会以取得政治資本以外，它现在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呢？……

“它已经成为一个空虚的坟墓，一个活生生的欺騙，一个硬化

* 另一位同恩格斯經常通訊的人弗·阿·左尔格，对于岡伯斯和社会主义劳工党领导的紛紛，贊成恩格斯的立場并支持岡伯斯。（見岡伯斯著：《七十年的生涯与劳工》，第1卷，第380—388頁。）

的僵尸，一年活动一次，由某些有名的人物牵着线，在我们的惊奇的
眼睛前面跳舞，弄得我们口呆目瞪。”^{①9}

德李昂继续对美国劳工联合会和它的领袖特别是对岡伯斯进行攻击。他责备劳联故意搞分裂，对政治漠不关心以及只注意眼前的要求。他指责岡伯斯和他的委员会中的同事们是“无知的人”，“懦夫”，“劳工骗子”，“资本家在工会中的代理人”和“劳工运动的叛徒”。他们犯有腐化堕落和鼠目寸光的罪行。他们所领导的组织是没有效率和无可救药的，社会主义劳工党人试图要改造它只是浪费时间而已。^{②0}“美国劳工联合会已经是腐败透顶的了。作为一个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至多不过是一个空谈家和乌合之众的混合体而已；它没有团结的力量、活力或者生气而值得一提……”^{②1}

德李昂要求社会主义劳工党人退出美国劳联

美国劳工联合会，特别是在纽约，感受到德李昂的剧烈咒骂的影响。1892年4月16日，纽约的组织者雨果·密勒私下向岡伯斯报告说，由于德李昂和他的追随者的活动，“在我们很多会员中已经有着强烈的感觉，认为美国劳工联合会是没有生气的，继续缴纳会费给组织并没有什么用处了。”有一些工人，特别是参加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所属各工会的工人，由于受到德李昂的很大的影响，已在认真地讨论加入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价值。^{②2}

一年多以后，德李昂认为同美国劳工联合会完全分裂的时间已经来到了。1893年8月13日的《人民》周刊刊载了一篇明确的号召，要求美国劳工联合会中的社会主义劳工党人退出这个组织。德李昂写道，“事情已经完全弄明白了。他们当中有一些是无知

的,另外一些是腐化的,他們全都不配领导劳工运动。要教育和团结他們是不可能的。社会革命一定要踏着他們的每一个人的身体前进……”

这样,当美国劳工联合会刚开始取得明确的姿态和形式的时候,当社会主义劳工党人还是可能在这个运动的内部进行工作,来团结各个分会、各州的联合会和城市的中心組織以便继续和发展美国劳工联合会早期的很多进步方针的时候,德李昂却号召有战斗精神的分子放棄恩格斯要美国社会主义者留意的他們在美国的主要“发展新会员的园地”。

为了使“社会革命”继续前进,德李昂现在将他的注意力轉向迅速衰退下去的劳工騎士会。他敦促他的追随者参加这个团体,特别是向紐約的犹太人工会发出呼吁,这个工会是同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結合在一起的。德李昂希望通过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来赢得一度非常强大并且仍然很有势力的劳工騎士会的紐約組織,即第49区分会。

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对德李昂的呼吁給予了很好的反应,大約有十二到十五个分会参加了劳工騎士会,并且派出了代表到第49区分会。社会主义劳工党受到社会党人领导的犹太、德国和其他非英語系的紐約各工会的支持,因而很快地就取得了第49区分会的领导权。^⑳

在紐約以外,社会主义劳工党人不理德李昂的呼吁,继续在美国劳工联合会里活动。反对德李昂的人爭辯說,1893年經濟危机的影响,使社会主义劳工党人有广泛的可能性在劳工联合会里起作用。因此恰恰在这个时候放棄这个組織,那只会增大德李昂綱領中所固有的弊端。^㉑

“政治綱領”

美国劳工联合会在1893年于芝加哥举行的代表大会，是在经济极度萧条的时候举行的，从这次会议可以看出，坚持留在劳联中工作的政策的社会主义劳工党人取得了巨大胜利。12月13日，芝加哥机械工人国际工会的代表、社会主义劳工党人湯姆斯·摩根提出了1893年的著名的“政治綱領”。这个“綱領”的序言承认英国工会的进步的政治立场，并且承认主要是根据英国独立工党在1893年1月所采取的十一点綱領而展开的独立劳工政策。这个綱領的内容是：义务教育；創制权；八小时工作制；視察矿井和工厂；在所有公共工程事业中取消契約制；取消血汗制；电車、煤气和发电厂收归市有以供应光、热和电力；电报、电话、铁路和矿井国有化；所有生产資料和分配手段归全民集体所有；全部立法的复决原则。

決議要求代表大会批准这个政綱，并且将这个綱領善意地推荐给各地方工会付诸行动，并要求各地方工会的代表在下届代表大会中对此事提出报告。这个綱領的反对者以一千八百八十二票对一千二百五十三票的十分接近的票数刪除了“善意地”等字样，但是綱領本身以二千二百四十四票对六十七票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但并不作推荐。^⑤

奇怪的是，要求将所有生产資料和分配手段收归集体所有的第十条綱領立即获得通过。占压倒多数的贊成票表明了代表們的激烈情緒，并且引起了报刊的很大惊慌。《紐約先驅报》說：“讀了这个綱領就可以看出，綱領第十条包含了社会主义信条的全部要点，而全部綱領貫穿着溫和的集体主义或社会主义。”^⑥

訪問出席劳联大会代表們的关于劳联所采取的立場的意义和重要性的談話在报刊中占了大量的篇幅。^②岡伯斯在一次关于“政治綱領”的討論中告訴記者說：“我个人差不多贊成綱領中的每一点，在芝加哥的絕大多数代表也都是这样，我相信各地組織都将采取这个綱領。”岡伯斯並沒有說明“差不多每一点”的确切意义，但是，同时，他並沒有反对綱領第十条。而且他还声称对独立的政治行动是完全贊同的：“我相信有組織的劳工采取独立政治行动的时间已經到来了。工业蕭条是由不健全的經濟制度所造成的，并且只能够以政治行动糾正过来……人民現在开始看出那些老的政党和政客們是怎樣的虛伪和淺薄，所以采取独立行动的时间是已經来到了。”^③

至于談到“虛伪”的話，岡伯斯自己也可以在政客們面前表演一两套手法。毫無疑問，他的講話是一种仔細策划好的在表面上支持代表普通工人的进步力量的計劃，以便采取阻碍这个綱領的立場，这种策略是岡伯斯在担任劳联主席的生涯中所一再采用的。这个策略就是在这个阶段不反对“政治綱領”：“我們一定要保持每一滴我們所已經得到的东西，直到事情轉化到稳定的时候为止。在革命的时候宣傳保守主义是沒有用处的——把事情撇开要比試圖阻擋急流来得更好。”与其“阻擋”急流，不如把它引导到沒有意义的出路上去。^④

这个策略在1894年的劳联代表大会上現了原形。

对“政治綱領”进行复决

当1893年的“政治綱領”在劳联所屬各工会进行討論的时候，事情的发展加强了社会主义劳工党人的論点。失业者的苦难

以及资本家们和政府对数十万并非由自己的过错而失去工作的人们的冷酷无情；对待科克西拥护者的粗暴手段；矿工罢工的失败，而最重要的是壟断公司和政府的联合力量击溃了普尔曼罢工，所有这一切正如湯姆·曼所說的，“給予工人們很深刻的教訓”^⑩。对包括綱領第十条的整个“政治綱領”的贊同情緒，在劳工界有着巨大的增长。1894年9月，費拉德尔非亚的一批工会工作者写信給岡伯斯說，“雇佣劳动者应该尽快爭取在选举中获胜，借使自己掌握所有的生产工具，首先是铁路和电报。”^⑪

只有面包工人工会完全拒絕了“政治綱領”。印刷工人和織布工人工会刪除了綱領第十条。木匠工会採納了第十条，但是附加上了一句：“如果人民选择这样做”。矿工工会、鋼铁工会、制雪茄工会、鞋模工会、玻璃工会、裁縫工会、細木工工会、酿酒工会、油漆工会、电气工会、家俱工会、市内铁路职工会、侍者工会、紡織工会、皮鞋工人工会、紡紗工会、机器工会、德籍美国人印刷工人工会等都拥护第十条。緬因、紐約、俄亥俄、罗得島、密苏里、堪薩斯、內布拉斯加、蒙大拿、密执安、伊利諾和威斯康辛等州的州联合会也接受了这个綱領。巴尔的摩、紐黑文、克利夫兰、托勒多、兰辛、薩吉脑、大瀑布城和密尔沃基等城市的市中心組織也通过了这个綱領。^⑫

到1894年秋季的时候，已經肯定地看出，劳联的大多数會員已指示他們的代表在1894年的代表大会上採納“政治綱領”。无论怎样，劳联領導上已經显而易見地对普通會員的激烈立場大为

* 在1894年1月13日举行的會議上，劳联执行委员会將“政治綱領”发交給所屬各工会，就綱領中的每一条对它們出席1894年代表大会的代表給予了指示，并建議它們对十一点分別投票。（《劳联执行委员会議事录》，1894年1月13日，《劳联通訊集》，《美国劳联主义者》，第1卷，1894年3月，第19頁。）

惊慌——他們是这样地惊慌，以致事实上早在 1894 年 11 月，就定出了否决劳联大多数会员的决定的计划。麦克基尔，他自己以前曾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是这个阴谋的一个主要策划者，他的目标就是要使整个“政治綱領”陷于失败。在 11 月 3 日，麦克基尔写信给克雷斯·伊文斯说，“现在重要的事是，必须把强加于劳工联合会身上的政治问题抛棄掉，借以使劳联长存和巩固下去而不是遭到毁灭。”^③

麦克基尔的计划，正如他对岡伯斯所摘要提出的，首先要对出席 1894 年代表大会的激烈代表的代表权挑战，硬说他們所代表的組織“沒有經常对劳联負担經濟上的义务”。对这些代表加以清除之后，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上就有可能“在下次代表大会上采取一种最有决心的和坚定的立場，以反对在劳联中提出牵扯不清的政治问题”。同时，麦克基尔将对粗細木工兄弟会的代表做工作，以确定“他們不会由情感所冲动”^④。由于粗細木工兄弟会已經指示他們的代表对整个“政治綱領”投票贊同，十分明显，麦克基尔在打算說服他們去違反他們的指示。

1894 年代表大会

一批劳联的上层領袖应麦克基尔的邀请，于 12 月的第一个星期在芝加哥会晤，并且討論了在即将在丹佛举行的代表大会中击败“政治綱領”所要采取的策略。出席这次會議的有伊利諾州劳工联合会和芝加哥行业大会的敲詐勒索集团的头子威廉·包莫劳埃*，因为他的腐敗领导和在中-西部进行反对社会主义者时所运用的橫行无忌的手段，他在劳工界中已是声名狼藉。在这次會議上，决定放棄对激烈的代表們的代表权进行挑战的计划——大

概因为大多数加入劳联的工会由于它们的会员遭受到普遍的失业而没有向劳联及时交费——代之以說服的办法，說服代表不管他們所受的指示而投票反对第十条。在这次会议之后，麦克基尔私下散布說，“綱領第十条将会遭到否决。”^⑤

这样，虽然加入劳联的絕大多数工会已經批准了包括第十条的“政治綱領”，但是劳联的領導却决心要拿出“一切办法去击败社会主义”，并使劳联停留在一条保守的路綫上，他們决定要違抗普通会员的意志。

在丹佛会议第四天早晨举行的会议上，“政治綱領”的討論被提出作为一項特別議程。会议拒絕把綱領作为一个整体，而要把它分开来逐条投票。首先遭殃的就是称赞采纳英国工会主义者的独立政治行动原則的序言。攻击是由前社会主义劳工党人阿道夫·斯瑞斯尔带头的，他的制雪茄工人工会已經以 $\frac{4}{5}$ 的多数票贊同了全部“政治綱領”，包括第十条在內，并且也已指示了它的代表在大会上采取同样的立場。^⑥湯姆斯·摩根带头防卫，但是，岡伯斯利用自己作为主席的职位，专制地压倒了反对派。（当反对派提出序言是綱領的一部分因而不能剔除的时候，岡伯斯压制了反对

-
- 在三、四年中，他們盜竊了十万多美元。他們直接从工会的財庫中盜竊，将这些款項胡称为“运动費”和“委员会工作費”。在1896年9月，一个从芝加哥来的工会会员写道，“这里的情况足够使人对劳工运动失去信心。个人扩张好像占着統治地位。”（尤金·斯台雷：《伊利諾州劳工联合会史》，1930年芝加哥版，第87—88頁；李·哈特致岡伯斯信，1896年9月25日于芝加哥，《劳联通訊集》。）有一个时期，包莫劳埃是这个組織的头子。包莫劳埃由于出卖罢工向雇主領賞而声名狼藉。（約翰·穆尔荷兰1900年10月22日致岡伯斯信，《劳联通訊集》。）这个組織的另一个头子是爱德华·卡罗尔，他是芝加哥建筑业公会的主席，曾經由于盜竊、凶毆和酗酒而被捕六次。（1900年4月25日《芝加哥先驱时报》。）

派。)投票結果表明,勞聯的領袖們對那些在出席大會以前就已經得到採納“政治綱領”的指示的許多代表們,已經成功地說服了他們不理睬這種指示。這次會議以一千三百四十五票對八百六十一票取消了序言。

當討論到第十條的時候,斯瑞斯爾動議修改原條文如下:“全部生產資料和分配手段歸人民集體所有,但不予沒收而予以補償。”討論繼續了下去,其他的修正案經過討論都被否決了。最後,在第五天下午,國際印刷工人工會代表麥克格雷斯特議的修正案被採納了:“取消土地所有權的壟斷制,代之以占有和使用的權利。”這項提議以一千二百一十七對九百一十三票獲得通過。^⑳ 這里正如同對序言的投票一樣,受本工會的指示對整個“政治綱領”投贊成票的代表們,特別是油漆工、礦工、鋼鐵工人、裁縫和製鞋工人的代表,都投票贊成修正案。^㉑

“政治綱領”中其他十條條文每一條都經過了投票,除了加上一項宣布贊成廢除“謀叛懲治法”之外,沒有一條作了實質上的改變。但是,贊同修改整個綱領的決議以七百三十五對一千一百七十三票遭到了否決。當每一條條文都依次通過之後,大會並未明確表決是否已採納了經過修正的“政治綱領”。稍後,綱領的提議人宣布大會已經採納了經過修正的綱領,但是反對者認為大會的行動已經拒絕了整個綱領。無論如何,社會黨人痛心疾首地抱怨說,對所有提到獨立政治行動的字句都被刪去了,第十條條文也被閹割了,這就挖掉了綱領的心臟。

從辯論中清楚地顯露出勞聯領導方面要擊敗會員們的意志的策略。由於序言已經被宣告不是“政治綱領”的一部分,這些從贊成綱領的工會中來的代表們就覺到了有了投反對票的自由。當綱領

本身被提出来的时候，有人說它已經被弄得面貌全非了，因此，这些代表們就可以否决它了，因为他們受到指示要对本来面目的綱領投贊成票。还有一些人简单地声称，他們有投票反对的自由，因为他們的工会并没有充分了解这个綱領。^⑳

岡伯斯、麦克基尔和其他劳联的領袖們所策划的要击败“政治綱領”、特别是第十条的阴谋，对劳联主席所一再重复的保证是一种嘲笑，劳联主席說，以他为首的組織，坚持“給予各种不同思想、意見和言論充分發揮的机会，每个會員或工会都享有最自由的发表意見的机会，不論这种言論有最保守的或是最激烈的性质。通过这种思想、見解和行动的自由，我們期望保持一个严格的工人运动，并且要給以最充分的发展，保持步調一致，更要加速步伐，从工資奴役走到劳动自由。”^㉑ 这些实在是漂亮的字眼，但是在丹佛的事件表明，实践与原則是相距万里的。确实，在“政治綱領”的发起人方面得到了最充分的言論自由，但是劳联的领导上却使用不民主的官僚手段，使大多数會員的意志不能轉为具体的行动。

社会主义劳工党人的反应

被劳联领导方面的两面手法所激怒的社会主义劳工党人，和其他对岡伯斯的专横手段表示憤怒的代表联合起来进行反击，使他不能重新当选为主席。矿工工会的約翰·麦克布莱德当选为劳联主席代替了岡伯斯。

在丹佛代表大会不久以后，麦克布莱德主席敦促劳联中的社会主义劳工党人忘掉綱領中第十条的失敗以及“政治綱領”中的别的修改，并且同非社会党人的工会主义者联合起来，以建立一个更为强大的劳联。^㉒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忠告，但是，不幸的是，太多的

社会主义劳工党人都不愿接受这个忠告。湯姆斯·摩根断然拒绝了。無論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不愿考虑同劳联中的保守分子结成联盟，这些保守分子要对挫败綱領中第十条和割制整个“政治綱領”負責的。

他写信給麦克布莱德說：“我無論怎样也不能充当岡伯斯或麦克基尔的角色。沒有其他的行为可以比引誘工人在旧工会的催眠曲下睡觉更为背信棄义的了。

“虽然我的經濟利益会使我采取外交手腕，談論資本家同劳工的协调，等等。但是，我却不这样干，我仍然要談論斗争，現在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劳資間的和平，甚至在工人运动中也是老的因素一定要让位給新的因素。革命一年年逼近，我們应尽最大的努力准备去迎接它……旧世界已經站起来去迎接革命，我們为什么不这样作呢。那儿的人們甚至不会让一个貝恩斯愚弄他們，*为什么我們要使自己受愚弄呢？約翰，你說是么？”^④

虽然摩根拒绝了麦克布莱德的呼吁，他至少并不认为丹佛事件已經最后表明社会主义劳工党人在劳联中繼續为自己的綱領而斗争是无用的。然而，其他社会主义劳工党人却沒得出了这样的結論，并且早在1895年3月便开始从劳联退出。至1895年3月5日，占着劳联新英格兰州总組織者的重要职位的查理·劳朋提出了辞职书。

* 摩根这里是指貝恩斯在1889年的(英国)碼頭罢工以后所发展的保守主义，在这次罢工中他是主要的领导人之一。恩格斯早在1889年12月7日就观察到了这种傾向，他写信給弗·阿·左尔格說，“我很怀疑，約翰·貝恩斯心里不会以为，在曼宁天主教、市长和一般资产階級那里受到尊敬，比在自己的階級中受到尊敬更感觉荣幸。”(《馬克思恩格斯給美国人的信》，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65頁。)

他写信給麦克布莱德主席說，“請允許我告訴你，由于下列原因，从今天起我不能再繼續担任組織者的职位。我是一个社会主义劳工党人，并且已經有多年历史了。我原以为劳联采取独立政治行动的时间即会来到，但是我失望了。看到工会从强大的对手资产阶级那儿受到的災害和失敗，“政治綱領”第十条的挫敗，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失望。我完全相信，只有一条道路能解放世界上千百万的劳苦人民，这就是通过一切生产資料和分配手段归人民集体所有以及通过合作联盟的道路。由于劳联还要繼續它的工会路綫，这就是我要辞去我作为組織者的职位的原因。請不要再繼續將《美国劳联主义者》寄往我的地址。这不是我在劳工問題方面所要閱讀的讀物。”^⑬

劳联的大多数會員支持包括綱領第十条在內的整个“政治綱領”，这一事实，應該使社会党人相信他們應該在一般會員中加紧工作，揭发劳联的領導背叛了會員。但是社会党人的組織者所写的上面那封信，十分清楚地表現了他們沒这样作，許多人反而放棄了一般會員，并且把他們完全貢獻給保守的領導者任意摆布。

由于社会党人自动地在劳联中放棄了重要的地位，并且以厌恶的心情从这个組織辞去了职务，这样，就难怪保守的力量完全操纵了1896年的大会。社会党人只有一对三的少数，是无法阻碍选举岡伯斯为主席的浪潮的。大会並沒有按照社会党人代表的提議要求各工会組織一个独立的劳工党，反之，却以一千四百六十票对一百五十八票，通过了一个決議，确认“工会工人的职责就是要利用投票权来保护和推进男女劳工以及他們孩子們的阶级利益”，并且建議“工人进行不受政党路綫影响的更为独立的投票”^⑭。这个決議的通过只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

德李昂和劳工骑士会

德李昂认为,劳联大会的报告,是那些还留在劳联中的社会党人所主张的政策的确凿证明。不但社会党人没有能够抓住劳联,而且一年比一年明显,劳联越显得是一个甚至不值得去控制的组织。社会党人再留在这样一个由那些“为资本主义干着纠缠勾当的劳工骗子”所领导的已经成为“化石的、无用的以及过时的”组织里,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这样一个由一些技能工会所组成的组织,总的讲来,只不过是一个“资本家和保守的劳工领导者对工人阶级的阴谋”而已。德李昂以更大的火气命令全部社会党人“放弃那在劳工骗子的领导下等待着死亡的劳联”^{④6}。

当社会党人正在劳联中想法采纳他们的纲领时,德李昂却在寻求对劳工骑士会的控制。1893年,由于犹太工人工会和第49区分会中的其他社会党人领导的工会的联合努力,他被选为出席劳工骑士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这次大会上,他领导了社会党人同索弗林结成联盟,并且,同别的分子一起,把领导劳工骑士会十四年的泡德利赶下了台。索弗林被选为劳工骑士会总会长。^{④7}

1894年6月,在锡腊丘兹举行的社会主义劳工党纽约州代表大会上,德李昂预言,社会党人取得劳工骑士会领导权的问题只是一个很短的时间问题。他的追随者重复了他的这种论调。一个代表高兴地宣称,“劳工骑士会正在同社会党人站在一条线上,并且正在公开地对我们的主张表示同情。”^{④7}

社会党人的喜悦似乎是有道理的。在1894年的劳工骑士会大会上,索弗林非常迫切地需要取得德李昂的支持。这个支持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为泡德利的朋友们试图使他恢复权力,泡德

利和索弗林的力量势均力敌，而受德李昂所领导的几个社会党人代表则起着平衡力量的作用。德李昂同意支持索弗林当选为总会长，条件是，他要推荐路西安·山尼尔为《劳工骑士报》的主编。

索弗林当选了劳工骑士会的总会长，德李昂感到喜出望外。索弗林在对大会的主席报告里，号召取消“工资制”，并建立一个“工业合作制”。如果以山尼尔当劳工骑士会机关报的主编，劳工骑士会便会得到社会党的全力支持，能够开始采取必要的步骤，争取从“资本主义的奴役”下解放美国人民。^⑧

但是，这完全是一种主观愿望的想法。索弗林—德李昂联盟并不长久。获胜的总会长不顾原来的政治交易，拒绝任命山尼尔为机关报的主编来报答社会党人。他在1895年1月写信给德李昂说，虽然劳工骑士会的经费困难，很难允许增加新人员，但他很愿意设法给“山尼尔兄弟在机关报中弄个职位”。可是他一点也没有提到主编一事。在一封决裂的回信里，德李昂对索弗林说：“我们要求山尼尔兄弟任机关报主编的目的并不是要求给他一个职业，而是要使他将这个机关报改为它应当成为的样子，也就是说，使它成为教导读者的泉源。特别是在过去一年中，它并没有作到这一点。”

当索弗林拒绝让步的时候，德李昂就宣战了。《人民》周刊登载了攻击劳工骑士会领导的社论，它像以前攻击劳联领导时一样剧烈。德李昂控诉说，劳工骑士会的负责人已经“退化成为一帮匪徒，他们并不比泡德利任内的那帮人更为高明”。然而，他确信，他们当领袖的日子不会长久，因为他们现在正陷于“绝望的困难”中，并且“被踢出的时候已经成熟了”^⑨。

最后的分裂在1895年的大会上来到了。由索弗林和他的机器

所操纵的大会，以微小的多数票，否决了德李昂和其他第49区分会代表的信任状的有效性，并且拒绝让社会党人出席大会。^{*} 1895年12月，在大会开过一个月之后，德李昂和他的追随者从劳工骑士会中被开除出去。^⑩

开除的命令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手续而已。甚至在这个命令没有宣布以前，德李昂就已经命令社会党人脱离劳工骑士会了，并且号召“全部有自尊心的劳工骑士会会员也这样做”。他说劳工骑士会的整个组织已经“腐败透顶”，并且已经变为“一群骗子的巢穴”，他们已经“为了达到自己的卑鄙的目的把它沾污了”。由社会党人领导的一些工会，就此从劳工骑士会中撤出了他们的一万三千名会员，而“让其余的一万七千个会员自取灭亡之路”。

现在在德李昂的眼中，劳联和劳工骑士会一样都是“腐化和败坏的”。它们都是只为劳工乞求残羹剩饭，而不是为着改变整个经济制度而工作的。它们都“绝望地掉在不诚实的和无能的领导者们的手中”^⑪。

社会主义行业和劳工联盟

德李昂采取了有害的步骤，说服少数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会脱离了劳联和劳工骑士会之后，现在又以进行双重工会的政策制造悲剧。1895年12月8日，发出了由第49区分会签署的号召，敦促“所有劳工骑士会分会和进步组织同我们联合起来，按照工人运动的自然的阶级路线，即按照由阶级斗争所明显标志出的路线，简

* 早于1894年的夏天，有一些劳工骑士会的会员就抗议德李昂的劳工骑士会会籍的有效性，理由是，他是一个律师，按照会章，“律师是不能参加劳工骑士会的”。（1894年7月29日《纽约先驱报》）

单說来,即按照国际社会主义的路綫,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团体。”然后在1895年12月15日《人民》周刊登載了一則消息:在劳工騎士会第49区分会、紐約中央劳工联合会、紐厄克中央劳工联合会和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的代表联席會議上草拟了一个初步大綱,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团体,这个团体在經濟領域中将一方面对付騙人的劳工騎士会的腐化分子,另一方面对付劳联这个戳穿了西洋鏡的稻草人;在政治領域中,它同社会主义劳工党对付資本家政党一样,抱着同样的不妥协的态度——这个团体被命名为‘社会主义行业和劳工联盟’。”这个新組織将要建立在“政治和經濟运动必須同时并进”的原則的基础上。这样一个团体的建立,就是因为过去几年来的經驗证明,在現存的工人运动中不可能推进这个原則。“在老的全国性組織中要推进这个原則的每次努力都遭到了失败,而且所有将来的努力也必定会遭到失败。由于这个經驗,东部的无产階級鼓起了勇气,建立起一个符合于我們时代的全国組織——社会主义行业和劳工联盟。”^⑤

社会主义行业和劳工联盟的組成,使那些仍旧贊成繼續在劳联中工作的原則的許多社会党人大为吃惊。他們为下面这一事实所激怒,即德李昂只是由他的几个少数特別助手的协助,而沒有通知或經過社会党员的同意,就安排了这个新組織的形成。此外,他們看到德李昂和他的同僚对加入劳联的全国性工会的工人們发出呼吁,要求他們从劳联中撤出自己的工会而加入到新联盟中去。他們对这种“非社会主义者的”行动感到惊異。^⑥

在整个西部,很多社会党人的报纸譴責了社会主义行业和劳工联盟的組成以及它对現存工会的破坏。由社会党人所控制的全国酿酒工人工会联合会的机关报德文版《酿酒工人报》,由社会党

人所控制的德国人印刷工人工会的机关刊物《印刷工人》和其他許多社会党人編輯的工会刊物，都激烈地譴責了社会主义行业和劳工联盟。酿酒工人工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把这个联盟的組成和行动斥責为“对劳工的神圣任务和社会主义根本原則的一种无耻背叛”^④。

留在劳联中的社会党人迫切地期望着即将召开的1896年的社会主义劳工党代表大会，他們希望“全国各地的社会党人将起来阻止由一群粗魯的人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在紐約所犯的錯誤”。有一些劳联的領袖也抱着同样的希望。1896年2月麦克基尔写道：在全国社会党人的圈子中，已經兴起了反对德李昂政策的情緒，他并且預言說，“社会主义劳工党的下一次大会将充滿反对紐約集团的声音”。岡伯斯則沒有这样乐观。他认定社会主义劳工党大会仍将由德李昂和社会主义行业和劳工联盟所控制。^⑤

岡伯斯的看法证明是对的。德李昂和他的助手們充分了解到在社会主义劳工党中对社会主义行业和劳工联盟的日益高漲的反对情緒。因此当代表大会在1896年7月召开的时候，他們巧妙地隱藏了联盟的双重工会目的，而对代表們装成是“一个革命的联盟，它的目的是要組織尚未組織起来的人”^{*}。然后德李昂提出了批准联盟的決議，并且敦促全国的社会党人“将社会主义行业和劳工联盟的革命精神帶到所有的工人組織中去……”当決議以七十一票对六票通过之后，全国执行委员会要求那些还没有支持联盟的社会党人改变他們的“模糊的和模稜两可的态度”，并且向社会主

* 德李昂对代表們隱瞞联盟的真正目的的企图竟达到这样的程度，他甚至不反对在決議中放一段要求所有社会党人“参加他們各人的行业所屬的組織”。（《社会主义劳工党第9届代表大会議事录》，1896年7月4日，第28—29頁。）

义劳工党中的所有分部提議，同这个联盟联结起来。^⑥

对提請批准的決議的含义立刻引起了剧烈的爭論。虽然德李昂对代表們保证联盟将局限于組織沒有参加組織的人，但他和他的追隨者在代表大会之后却坚持說，批准決議有着“清楚的諒解……它意味着对以美国劳工联合会为代表的全国‘純粹和簡單的’工会的宣战。”因此，所有拒絕支持联盟的社会党人，特别是那些繼續在劳联中工作的社会党人，是違背1896年代表大会意志的，是工人运动的叛徒。^⑦

主張“派进去”的人否认德李昂的解釋。他們坚持說，假如早知道联盟是要去破坏劳联和其他的行业工会的話，1896年代表大会就絕不会批准联盟。他們着重指出，获致批准一事，“是由于它的发起人表示了它将不干預現存的工会，而允諾只从事于組織沒有組織的人”^⑧。

当社会主义劳工党的成員就批准決議的意义进行爭吵不休的时候，社会主义行业和劳工联盟却散发了入盟許可证，从隶属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会中征集盟員。这样，該盟就从头至尾造成了双重工会的現象。

德李昂派社会主义者对于日漸猖獗的劳工官僚作風进行了尖銳而无情的批判，結果却使有战斗精神的工人从有組織的劳工的主要团体中孤立了起来，这样，也就加强了保守派的陣地。这样，一般工会會員在繼續加紧反对工会官僚和阶级合作的运动中，也丧失了原来的和潜在的領導权，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者是有可能担負起这种領導的重任的。有些人本来應該在劳联内部組成反对力量以反对保守的領導，并且在涉及工会會員日常需要問題的基礎上反对他們的政策的，也有些人本来應該明确指出工人阶级的

經濟斗争与政治斗争之间的联系以及为当前利益的斗争和劳工最后解放斗争之间的联系，这些人不但没这样作，反而忙于在一些所谓“老资格”社会主义者参加的各种集会上通过空喊革命的决议。在另一方面，保守的劳工领导却再也碰不到什么有力的反对，他们加紧步伐在阶级合作的道路上向前越进。

总之，正如弗莱德·马丁辞去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从社会主义劳工党纽约分部退党时所指出的，德李昂的政策“已经绝望地脱离了几十万有组织的美籍工人。由于这些工人与机械——最大的现代生产要素——的密切关系，因而使这些工会组织当然成为本国宣传社会主义真理的最有成效的地方”^④。

第二十章

劳工与早期的人民主义

来呀加入我們的同盟，共同斗争；

劳动人民团结起来，我們一定能把敌人战胜！^①

这是一支农民同盟的歌曲，它呼吁有組織的劳工与农民联合起来以打倒共同的敌人——壟断資本家。*

劳工騎士会和农民同盟

日趋沒落的劳工騎士会迅速而热烈地响应了上面这个号召。在 1890 年的地方选举运动中，农民同盟和劳工騎士会联合起来，提出了改革綱領。劳工的各项要求——如实施每日八小时工作的法律，反对利用平克尔頓偵探来解决劳工爭端以及反对使用囚犯劳工——都列入了政綱中，一些劳工代表被提名担任公职。^② 在内布拉斯加州、堪薩斯州和科罗拉多州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特別在科罗拉多州，据称被选出来的官員尽是劳工騎士会的會員。^③

劳工騎士会的代表参加了 1891 年 5 月在辛辛那提召开的农民

* 农民同盟运动导因于农民对下面这些事情的不滿情緒：农产品价格不断下跌，农民不得不在高度壟断的市場上购置的工业品价格昂贵，铁路運費过高，借款和抵押的高息使农民遭受高利貸的盘剥，因抵押到期无力贖回而失去耕地，自耕农大量变为佃农。据 1891 年官方估計：三个农民同盟——全国农工同盟（即南方同盟），全国农民同盟（即北方同盟）及全国有色人种农民同盟与合作联盟——共有盟員三百万人。

和劳工代表大会，来組織人民党（在一千四百名代表中，有五十六名代表劳工騎士会）。这些代表对制定这个新政党的政綱方面发生了影响。除傳統的要求銀币鑄造自由，取消国家銀行以及由国家管理铁路等等之外，这个綱領还包括累进所得稅，直接选举总统、副总统和参議員，实行普选和每日八小时工作制等要求。^④

人民党在辛辛那提采取的政綱，又于1892年2月在圣路易的一个大会上重新肯定下来*。圣路易大会的八百六十名代表中，几乎有 $\frac{2}{3}$ 是农民組織的代表。还有29%的代表来自劳工組織：劳工騎士会有八十二名代表，另外还有来自美国劳工联合会，国际机械工人协会，裱糊工人全国联合会，国际电报工人联合会，联合矿工工会，以及来自密苏里州的圣路易和斯普临菲耳德城、堪薩斯州的堪薩斯城和田納西州的孟菲斯城的中央劳工团体的代表。^⑤

在經濟战綫上农工团結一致

农民与工人之間在政治战綫上所开展的团結一致，为經濟战綫上的同样的团結一致树立了榜样。*1890年11月1日发行的《国

* 在圣路易大会上肯定下来的政綱中有一个富有战斗性的序言，这个序言是伊格納蒂阿斯·唐奈利起草的。該序言向工人階級作了强有力的呼吁：“城市工人被剝夺了为自卫而組織起来的权利；雇主由国外輸入的貧困工人压低了美国工人的工資；雇主建立了一支未得我国法律承认的雇佣軍来鎮压他們，美国工人在迅速地降低到欧洲工人的地位。美国富豪无视我們的共和国并危害我們的自由，肆无忌惮地竊取我国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劳动果实，以建立他們的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富。”（1892年2月27日《克利夫兰公民报》）

** 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这种团結一致是經常出現的。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发生在1886年第二次高尔德罢工时期。一位到得克薩斯州福茲沃茲去請求当地农民同盟給予帮助的劳工騎士会罢工工人报导說：“他們完全認識到騎士会对杰依·高尔德的斗争也就是他們的斗争，也是那些反对壟断压迫的受苦受难的人們的斗争。我所接触过的每个盟員都表示願意支持我們，我們的救助委

家改革者》刊载了从劳工骑士会甘布里尼阿斯第 7503 分会发出的一项呼吁，敦促同盟的所有负责人员和会员抵制安侯斯尔-布斯与威廉·林卜酿酒联合公司新出的啤酒，这两个酿酒公司所犯的罪行是拒绝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利，并把“他们怀疑加入劳工组织的人”列入黑名单。同盟的机关报特别印了五万份发给二万二千个不同的地方农民组织。劳工骑士会分会秘书承认，主要由于农民同盟支持了这个抵制，才使工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他们（酿酒老板）的啤酒销售量，并且强迫酿酒厂撤消他们的黑名单。

1891 年农民同盟在阿肯色州发起一个反对囚犯劳工的运动。在堪萨斯州，同盟要求盟员只许购买有工会标记的货物。在印第安纳与南达科塔和其他各州，同盟谴责了平克尔顿侦探制度。在华盛顿州，同盟帮助了被“奥里根革新公司”停工解雇的矿工，并且谴责了使用破坏罢工的工贼和平克尔顿侦探行凶。全国同盟正式宣布拥护许多重要的工人抵制活动。^⑥

1892 年的春天和夏天，发生了更多的支持劳工斗争的事例。纽约农民同盟赞同劳工抵制罗契斯特城的不专门雇用工会人员的成衣公司。密执安州人民党宣布，它承认劳工骑士会和美国劳联所有的标记，并且极力主张在一切工厂、矿山和商店都采用每日八小时工作制。^⑦ 在国会内，佐治亚州人民党领袖汤姆斯·华特逊带头活动，要求联邦政府调查并限制平克尔顿侦探局。他呼吁劳工领袖们支持他的动议，并把这个侦探局的罪恶活动事实供给他，根据这种情报，华特逊就可以迫使国会同意调查平克尔顿侦探局。^⑧

员会很快就开始收到了捐款和食品。”（鲁兹·艾伦著：《西南部大罢工》，1942 年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版，第 129—130 页；《约翰·斯文登报》，1886 年 5 月 13 日。）

特別令人感动的是，人民党支持1892年荷姆斯台德大罢工。一位劳工骑士会組織者从堪薩斯州尤列加市写信給泡德利說：“在堪薩斯州，同情荷姆斯台德工人的人民党的支持者是热烈而誠懇的。”內布拉斯加州同盟运两卡車面粉来支援罢工工人，这一行动得到了广泛的表揚，并且“对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团結起着很大的作用”。全国各地人民党的集会都通过了決議，“給予荷姆斯台德有組織的工人在目前的斗争中以衷心的同情”。

人民党这些贊助劳工的活动，在工人阶级内部造成了深刻的印象。許多从前爭論說劳工不可能从农民斗争那里得到什么东西的人，現在都开始轉变他們的态度。从前对人民党漠不关心或带有敌意的劳工刊物，現在宣称，“农民的雄壮的斗争，正是加速工厂与农場、城市与乡村的劳动大軍的团結的預兆”^{*⑩}。

1892年春夏两季的事实表明，扶助人民党的劳工組織不仅限于正在衰落中的劳工骑士会。在克利夫兰中央工会领导之下，全市在夏初都建立起了人民党俱乐部。在俄亥俄州的托列多、哥倫布和扎奈斯維尔市也設立了人民党俱乐部。一向对政治活动不感兴趣的克利夫兰和阿克倫两地的印刷工人，也贊成人民党。1892年夏初，八十一个工会于旧金山召开會議后，人民党人組織了一个政党俱乐部网。各工会在洛杉磯和薩克拉門托也設立了同样的俱乐部。^⑩

明尼阿波利斯行业分会机关报《西北劳工联合会》挺身而出为人民党活动。在華盛頓州的塔科馬，工联理事会号召群众全力支

* 在荷姆斯台德罢工后，兰卡斯特中央工会机关报《劳工领导者》改变了它对人民党的敌視論調，开始大力宣傳人民党的运动。（轉載于1892年7月23日和8月13日《克利夫兰公民报》）

持这个新政党。旧金山工联理事会和美国劳联的中央劳工机构，正如薩克拉門托美国劳联中央机构一样，赞成人民党。丹佛中央劳工联合会也赞成这个新政党。素来是非政治性的印刷工人和机器工人工会与主張銀币自由鑄造的矿工組織也带头鼓吹人民党，这被认为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1892年的春季，約有三百名来自农民組織和劳工組織的代表于兰辛开会，为密执安州建立一个州的人民党。在夏初，按照劳工騎士会大会和德国人劳工联盟等行业和劳工联盟所通过的決議，在圣路易召开了一个有五十个劳工組織的代表参加的會議，成立了一个州的人民党。在政綱中包括八項重要的劳工綱領，密苏里劳工联合会正式承认了这个政党。^①

社会主义劳工党和人民党

这样足資鼓舞的消息从劳动战綫上不断傳來，人民党感觉到在1892年的總統竞选运动中可以获得大部分劳工的支持。1892年7月2日，人民党在内布拉斯加州的俄馬哈举行代表大会，通过四項直接贏得劳工支持的決議，*在会期中，人民党发出一个宣言，用警告的語气說：“有組織的劳工和无組織的劳工都不能抵抗資本家用来分裂有組織的工人的百万金元的襲击。”宣言繼續說，人民党“完全同情有組織的劳工”，因此邀請工人們参加投人民党總統

-
- * 这些決議譴責了无限制地向美国移民，并且指責“禁止契約劳工的現行法律未能付諸实施”；对有組織的劳工在爭取縮短工时方面表示同情，要求“政府采取严格措施强制执行現行的八小时工作制，并在这項法律中附以罰則”；揭露維持“一支庞大的雇傭常备軍（即众所周知的平克尔頓偵探）是对自由的严重威胁”，并要求予以廢除；贊助劳工騎士会对罗契斯特服装制造商所采取的抵制行动。

候选人詹姆斯·威佛尔的票，并且支持第三党提名的其他一切候选人，以此来保证“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不需要罢工就能获得他们劳动的丰富果实”。^⑫

这种呼吁遭到了社会主义劳工党和美国劳联领袖们的冷遇。

从人民党诞生之日起，在但尼尔·德李昂控制下的社会主义劳工党，便否定了这个新的运动对工人阶级有任何价值。德李昂说，农民以及在政治上体现农民不满的人民党，在本质上是反动的。农民虽然同工人一样都受到资本家的掠夺，然而他们并不希望在社会结构中有任何改变。农民的真正目的是保持其小资产阶级的地位，而工人在资本家剥削之下一无所获，也不能从农民改良主义者的联盟中得到什么东西。因此德李昂主张所有社会主义劳工党的地方组织不要理睬人民党“腐化堕落的中产阶级”。为了证明社会主义劳工党拒绝承认人民党的理由是正当的，德李昂宣称：“美国的社会主义者能否以支持人民党的总统候选人来赢得其余美国工人的支持呢？我认为不能。如果有其他回答的话，那就是对美国工人阶级的智慧与忠诚的侮辱。”^⑬

德李昂提出的论点并不是简单的。例如，恩格斯在当时就发表过意见说，美国的小农、商人和自由职业者不可能自己组织一个第三党，因为他们包含着各种很容易变动的分子，又因为他们容易被政客利用的对象，政客利用他们对现状的不满，“把他们出卖给一个大的政党”。但是，恩格斯的论点与德李昂所采取的宗派主义的立场是有很大距离的，德李昂把整个人民党运动说成是仅仅代表中产阶级腐朽性的运动。有些社会党人所采取的立场与恩格斯的立场非常接近，他们坚持急进派的任务在于钻到人民主义运动的内部来工作，以制定一种足以解救农民、工人和一般平民的痛

苦的计划。

一位社会主义劳工党的党员从堪萨斯州印第潘敦斯写信给德李昂说：“我在可能范围内同他们（指人民党人）一起工作，同时进行宣传我所看到的真理，通过这种办法，我想我已经使得大多数没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民党人开始相信社会主义真理，此外，我还改变了许多我的民主党老朋友。如果我开始就谴责人民党的组织，那么，我当初的一言一行就不会说服这里的人民党人，他们只会把我当成羊栏里的一只狼，图谋分裂他们，帮助旧的政党来征服他们。在他们已经在联盟中所得到的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之上，把这一部分人民党人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乃是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这比我用其他任何方法都能取得更多的成就。”^④

德李昂以桀傲不驯的态度摒弃了这些论点，并责怪写信的人是资产阶级骗子。他说，同一种只着眼于目前改良的运动来合作是危害那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德李昂在一篇社论中写道，“社会改革者的目标不是眼前的胜利，而应该是最后的完全胜利”。所提出的口号应该是“不实现社会主义，誓不罢休”^⑤。

尽管德李昂三令五申，但仍有好几个社会主义劳工党分部开始与人民党合作。^{*}然而，总的情况是，德李昂的立场使很多有战斗性的工人从工人阶级的自然同盟中孤立起来，并且使社会主义劳工党从那些与垄断资本作斗争的新兴的群众运动中孤立了起来。

岡伯斯的立場

如果有人向岡伯斯指出他和德李昂的类似处，他本人也许会

* 从1891到1893年，社会主义劳工党还没有制定对人民党人的正式方针。所以，个别的地方组织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行动。

感到惊異的。但是，事实上，岡伯斯对农民同盟和人民党的运动都是敌意很深的，虽然他有些論点是正确的，然而，他的宗派主义情緒是和但尼尔·德李昂不相上下的。

在1890年的代表大会上，美国劳联通过一个決議，指示其主席对农民同盟的負責人員表示組織上的善意。岡伯斯拒絕执行这个指示，坚持工会与作为农民运动骨干的“农民雇主”并无共同之处，劳联应致力于协助农业工人組織起来，同农业工人結成同盟比和他們的雇主結成同盟要好。

农业工人的代言人把組織工会的努力以及从“农民同盟显要人物”那方面所遭遇到的剧烈反对告訴了岡伯斯。1892年夏天“俄亥俄农业工人工会”的領袖們写信給岡伯斯說：

“自从我們第一次会面(两年前)之后，我們曾碰过全郡富裕农户主和同盟人員的頑强而自私的反对。我們忍受了强加于我們身上的各种阻撓。

“我們沒有办法开展我們的組織，經過两年的迫害，我們弄得一事无成。但是我們仍然相信，我們和有組織的劳工还有最后的联系，而我們的信心毫未减低，在任何时候发生罢工或停工解雇事件时，我們的信念是，我們必須以組織的力量，禁止把农业工人运来代替制造厂、工厂、矿山等地的工会人員。”^⑩

这类的信件使岡伯斯感觉到，“我所一貫坚持的关于农民同盟和类似农民組織的意見是万分正确的。这些人即使不比工业中心的劳工雇主更坏的話，至少也同样地剝削他們农場的工人……他們反对农业工人和雇农为保卫本身利益而組織工会”。他写信給矿工联合会主席約翰·麦克布萊德說：“如此情况，不一而足，甚至有农民同盟的地方，他們可以在学校举行集会，然而却拒絕农业工

人工会使用学校的房舍。一有可能，他們就把屬於工会的人开除或把他列入黑名单。”^{①7}

在人民党占优势的各州中，美国劳联組織者給岡伯斯一連串的报告，也深深地影响了他对这个运动的立場。这些报告都着重指出，許多人民党的领导人“繼續千方百計地来阻碍工会运动，他們指責和批評工会运动的失败，并宣称‘只有在投票箱旁来进行斗争才是有成功希望的斗争’。这些人好似在想：倘若罢工成功了，就会使工人不那么需要他們的党；如果罢工失败了，又会使工人觉得多么需要他們的党”^{①8}。

岡伯斯同意这些批評。他从前与人民党的朋友們在工会和罢工問題上的所有討論，使他感觉到，“他們簡直不懂得而且完全不明白工会的基本原則、策略和行动。雇佣劳动者所得到的罢工胜利和每时每刻所贏得的利益，得不到人們的注意和宣揚，也沒有引起那些在表面上研究我們現在社会制度規律的人們的注意”。^{①9}

上面引用的所有岡伯斯对人民党运动的詳尽的批評，都是在私人通訊中透露出来的。然而，它的要点具体表現在1892年8月发行的《北美評論》的一篇文章里，这篇文章題目是《在运动中組織劳工》。岡伯斯在文章中指出，人民党运动是由“农民雇主所組成的，他們对乡村雇农的利益漠不关心，对工业中心技术工人和粗工的利益也漠不关心”，随后，岡伯斯作出結論說：“人民党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工党，甚至不能被认为是雇佣劳动者可以得到保护的政党。”^{②0}

岡伯斯的文章在人民党、工人和一般改良派中引起了廣泛的討論。人民党报章尖銳地回答說：人民党不是工会，即使在一个严格的工党里，也有容納非劳动階級分子的余地；农村改良派已經表

示他們对“工业中心技术工人和粗工”的关怀，他們在決議中，党的政綱中和罢工与抵制的实际行动中都采取了贊成劳工的立場。而且，南方人民党为黑人佃农、分成制佃农以及农业工人所采取的鮮明的立場，证明这个运动对于“乡村雇农”的需要并不是漠不关心的。^{*}有些人民党报纸譴責岡伯斯以虛伪的議論来反对工人拥护人民党，而其目的是为了阻止有組織的工人参加政治战綫的任何活动。^①

很明显，人民党对岡伯斯新的文章的回答，也表达了美国劳联一部分会员的情緒。有些美国劳联的組織者虽然同意岡伯斯对人民党运动的某些批評，但是他們担心他的态度会遭到参加美国劳联的地方工会的反对，这些地方工会与人民党和农民同盟是合作的，因此就可能被劳工騎士会把他們拉过去。密执安州美国劳联的总組織者 E. H. 契尔利，以惊恐的語气提出报告說：在兰辛，在农民同盟中也很活跃的劳工騎士会会员，有效地利用了岡伯斯的文章，使兰辛行业工会理事会把它的執照退回了劳联。他对岡伯斯提出保证說：“我們要設法使兰辛的理事会重新归附于美国劳联。”但是，在岡伯斯对人民党坚持很深的敌視态度的时候，他

* 范-烏德沃德写道：“南方人民党人在自己的綱領中，譴責了对黑人使用私刑和租用囚犯劳工，并呼吁保护黑人的政治权利。”（《新南方的起源》，1951年路易西安納州巴騰魯日版，第250頁。）南方人民主义运动在建立被剝削的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之間的团結方面所作的貢獻，在乔治亚州表現得特別明显。在这个州里，国会議員湯姆·华特遜領導着建立第三党的运动，并且为了使自已重新当选国会議員，在黑人、白人农民和城市工人之間建立了巩固的同盟。（參閱湯姆·华特遜的《南方黑人問題》一文，《竞技场》杂志第6卷，1902年10月，第540—550頁；范-烏德沃德著：《湯姆·华特遜，农民起义的領袖》，1938年紐約版，第220—230頁。）然而，华特遜以后却变成为一个对黑人权利的凶惡的敌人。

就没有信心使这件事很容易地取得成功。肯塔基州美国劳联的组织者 W. A. 考利，报道了岡伯斯的文章在肯塔基州所引起的严重后果，他敦促美国劳联主席发表一项声明，向劳联的成员保证，“即使反对第三党的行动……也不要做出任何反对他们利益的事”。^②

岡伯斯被迫承认，他在人民党问题上的立场，甚至在美国劳联内部都得不到广泛的拥护。难怪岡伯斯提出的论点虽然有很多是被人接受的，但是，一般都痛感他对人民党运动的整个态度是过于否定了。首先，牵涉到的问题是，与农民运动的政治合作而非经济同盟。在这种政治合作中，并没有什么成规要排斥美国劳联在农业工人经济组织中的活动。人民党并没有把这个作为一个合作条件提出来，叫美国劳联放弃帮助农业工人组织起来和特許他们成立工会。其实人民党虽然完全知道美国劳联在进行这种活动，但他们仍然恳切地希望与劳联取得政治上的同盟。^{③*}

人民党运动中的许多重要分子对一般工会活动的态度，特别是对罢工活动的态度，是理应受到批评的。然而人民党对庫尔德阿倫罢工、荷姆斯台德罢工和其他罢工的热情支持，以及他们反对用平克尔頓偵探和出租囚犯劳工来破坏罢工的运动，都显示出对工人反对资本主义压迫运动的广泛支持。这就是在地方上的劳工界中，包括美国劳联在内，赞成人民党的主要理由。

有一种积极的态度会取得劳工界全体一致的支持，这就是像岡伯斯一样，从工人的立场，指出人民党运动的严重缺点，同时，还应该强调工农之间团结一致，以反对他们的共同敌人——壟断资

* 1892年9月，美国劳工联合会把执照发给俄亥俄州贝雷尔的农业工人自卫联盟。

本主义，并且应该号召工人努力采取一个真实地反映两个阶级的需要的纲领。

亨利·德马莱斯特·劳埃德，一位著名的改良派又是一位有組織劳工的朋友，告诉岡伯斯說，他“以很大的兴趣”讀了岡伯斯在《北美評論》发表的文章。又說：“你一語道破了人民党运动的弱点，对这种弱点我也經常提出过批評。在圣路易和俄馬哈召开的代表大会沒有对工人运动說一句有价值的話——沒有贊成工会或每日八小时工作制的东西，对于这种情况令我非常气憤。”*

劳埃德繼續提出一个有别于岡伯斯对人民党运动的否定性的批評的論点，他強調說，有組織的工人“目前在理解我們社会大勢和經濟大勢方面远远走在农民的前头”，他們的义务就是要在运动中承担起領導的地位，并且指导斗争的方向，使它走向反对壟断資本。“使农民成为他們的同盟軍，这对工人說来是头等重要的事；对农民而言也同样重要。农民在产品价格低而农具价格高等方面所感觉到的这种压力，同样也压低了工人的工資和使他們生活穷困。每一种偉大的社会变革，都是由工人所領導而又为农民所贊助的。”^④

选举結果

选举的总結果一定使两个老牌的政党大吃了一惊。克利夫兰虽然当选了，但威佛尔却得了一百多万張选票和二十二張复选代表的选票，而且，这是南北战争以来第一个闖进选举院的第三党。

* 劳埃德当然已經曉得俄馬哈綱領要求实行已公布的八小时工作制的法令。他所指的大概是这两个代表大会都沒有提出在所有工业部門把八小时工作制确定下来。

此外，人民党使十位众議員和五位參議員选进了国会。^⑤显然，这个新政党給予选举人很深刻的印象。

这个打破国会議員当选慣例的事实，表明人民党在西部农村社会中有最大的支持力量。同时，也表露出西部城市的工人投了人民党的票。研究一下堪薩斯州、艾奧华州和科罗拉多州各郡的选票就可以看出，城市居民对人民党投了很多选票，而明尼苏打州各郡的投票证明，人民党在城市方面的发展速度与在农村地区的发展速度几乎相等。^⑥

然而，在工人力量很集中的密西西必河东部，人民党候选人仅获得少数选票。在东部五个州中，人民党只得到二万挂零的选票，而社会主义劳工党在这几个州中却取得了二万一千票，禁酒党取得了八万三千多票。在伊利諾州的城市中心地区，人民党得到的票数不及总票数的0.5%。在紐約仅得到一万六千票，在宾夕法尼亚仅得八千票。在匹茲堡全市威佛尔仅得到五百七十八票。无疑的，民主党对弗里克和卡尼基鋼鐵公司的攻击，以及它对荷姆斯台德罢工工人的支持，大大削减了人民党在宾夕法尼亚所获得的选票。总而言之，民主党在选举期間大肆活动，赢得了劳工的选票，因而削减了人民党派在东部城市地区的选票，这是无可置疑的。^⑦

然而人民党所得的总票数打动了工人的領袖們。岡伯斯把第三党获得的结果归功于工人运动，这是值得注意的。岡伯斯写信給当选的堪薩斯州州长人民党人劳倫佐·勒維林，大言不慚地硬說：“在全国任何地方，一出現一种良好的机会，工会會員便成为人民党的一部分并且和人民党进行合作。在最近的选举中所取得的可喜可賀的结果大部分应归功于他們。”^⑧

选举后的农工团结一致

在选举后一个月內，美国劳联在費拉德尔非亚召开了代表大会。年高的約翰·斯文登对代表們致詞說：“在东部城市作斗争的工人与觉醒的西部进步农民携起手来的时候到了。”^{②⑨}当他宣布这个意見时，受到全場的热烈喝采。大会采取了人民党綱領中的兩項——創制权和复决权、电訊系統收归国有——作为它对統一运动的贡献。并且責成执行委员会“尽最大努力展开轰轰烈烈的教育运动……以便在指导政治行动方面扩大工会的有益作用”^{③⑩}。

人民党的报纸大登特登費拉德尔非亚大会的議事录和报告，并为之欢呼喝彩。这个报告在农民运动領袖方面也得到了热烈的反应。农民同盟全国宣傳部負責人和《国民經济学家》杂志的編輯本·德雷尔写信給岡伯斯說：“知道了最近在費拉德尔非亚召开的大会經過情形，我很感兴趣和愉快。从事物本身形成的来龙去脉来看，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相信，我国的农工必須結合为一体，借以向国家提出适当的政治要求，这是非常必要的。”^{③⑪}人民党总統候选人詹姆斯·威佛尔，在他参加1892年12月举行的有二十个州代表出席的人民党代表會議回来之后，訪問了美国劳联全国总部，并告訴岡伯斯說，代表們投票贊成另外成立一个組織，定名为“产业軍团”，它将集中精力与工会（包括技能工会在內）結成亲密的合作关系。他用了两天的功夫与岡伯斯討論了一系列劳工运动与人民党有关的事項。

岡伯斯觉得在討論中有很大的成就。他把許多劳工領袖的感觉傳達給威佛尔說：人民党对工会的活动，例如罢工，关心不够，对工人的关键性要求支持不够。他从威佛尔那里得到人民党要支持美

国劳联各种組織运动的保证。岡伯斯愉快地写道：“他完全同意我的下述看法，即在爭取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的每个运动中，最重要的环节是爭取减少劳动時間。”^②

第二十一章

劳工人民主义的兴起

在经济危机爆发后不久，岡伯斯在一次接見記者时預言說：“我相信，現时的工业蕭条会产生把美国劳动者的思想轉向独立政治行动的影响。”^①这是一个确切的預見。全国各地都出現了“产业軍团”的地方支部。芝加哥、紐約、克利夫兰、洛杉磯和旧金山等地的失业群众集会，紛紛強調提出采取政治行动的必要性。正如1893年9月份的《西部劳工》杂志指出：“企业主用解雇某些工人和削減另外一些工人工作時間的办法，为工会提供了一个值得效法的例子。現在让劳动者在选举中团结起来把一小撮资本家撵走吧。”^②

农民和劳工的团结

当要求政治行动的情緒在劳工界开始成熟的时候，人民党人加倍努力地使工人相信，只有通过人民党，这种情緒才能最好地表达出来。出席1893年劳联大会的代表，以压倒多数通过了贊成采取独立政治行动方針的著名的“政治綱領”，这个消息受到了农民組織的热烈欢迎。^{*}內布拉斯加州的农民同盟在給岡伯斯的一封信中，敦促劳联在大会決議中加上和农民携手以推动人民党事业

* 參見本书第十九章《政治綱領》一节。

的内容,这封信說:“美国劳工联合会能以这样的团结精神和热情,决心把劳资问题同选举联系起来,是使我们大为愉快的一件事情,我们将把它当作一种令人鼓舞的标志加以接受,我们公开声称,如同我们过去曾经常声称的那样,农民和技术工人及雇佣劳动者有着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利益。”^③

在艰难的危机年代里,不管使工人不满的原因是什么,人民党人总是迅速地给予支持。他们认为,“使我们全国几百万劳动者闲着无事可做”,是“偏袒垄断资本家的立法的不可避免的直接结果”。他们支持失业者要求救济和参加公共工程的要求,他们抨击警察阻挠失业者进行示威,并且谴责“我们的官员逮捕劳动者的非法行为,他们唯一的罪名只不过是贫穷”^④。

科克西法案是人民党参议员向国会提出并促成其通过的,他们就科克西大軍因在华盛顿“践踏草地”而遭逮捕一事,提出了最激烈的抗议,并促使国会作出了相应的决议^⑤。是科罗拉多州的人民党人州长戴维·韦特帮助克利普尔克里克的矿工们获得了他们于1894年春季为每天工作八小时而举行的罢工的胜利,并且在工人间赢得了“在美国用军队保护工人的唯一的州长”的声誉。^⑥是堪萨斯州的人民党州长劳伦佐·勒维尔博得了“劳工战士”的称号,他在普尔曼罢工中要求铁路公司把六十名罢工破坏者调离该州,送他们回费拉德尔非亚州老家。^{*}是人民党参议员在参议院中投票反对赞扬克利夫兰总统用联邦军队镇压罢工行动的决议。在每一个州内,人民党人总是赞同罢工,攻击铁路大王们是“无政府

* 劳联的一位组织者将堪萨斯州罢工概括为:“以铁路公司和共和党为一方,人民党和组织起来的劳工为另一方。”(M.C.维尔兰给词伯斯的信,1894年10月12日于堪萨斯州阿根廷城,《劳联通讯集》。)

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并对罢工者给予物质上的援助。^⑦

甚至劳联所属的农业工人自保工会的领袖们也宣称，农民运动对农业工人组织的态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敌视转为支持。该工会主席阿隆卓·克劳斯在1894年9月给冈伯斯的信中写道：“我们在一年前的敌人现在却是对劳工权利最热烈的支持者和鼓吹者。”^⑧

在1891年和1892年，劳工运动中还有许多人参加人民党有多少价值抱有怀疑，但是，正如一位研究该时期历史的学者所指出的：“当恐慌来临和普尔曼罢工遭到美国军队禁止、罢工领袖被捕入狱时，劳工们就改变了他们的原来主张，参加了人民党。”^⑨

银币的自由铸造

1893年危机的另一重要方面使劳工和农民运动的关系密切起来了。在经济恐慌以前，除了那些直接参加银矿工业的工人外*，工人对农民迫切要求币制改革方面没有多大的兴趣。^⑩的确，劳工骑士会早在1890年就公开表示过赞成银币自由铸造，在1890到1893年间，很多州、市的中央劳工组织也有过类似的主张。^⑪但是，这个问题直到恐慌来临的时候才在劳工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在危机开始几个星期后，波士顿的《劳工领导者报》于1893年9月2日估计道：“白银问题可能最后实现以前所未能实现的一点：使西部农民和东部技术工人结成联盟。”

* 无论如何不能说这些工人无关大局，因为银矿是美国最重要的工业之一。“有三万五千到四万名工人在银矿上工作，而直接相关部门的工人至少有这个数目的两倍，例如，从事冶炼的工人……”（菲利普·巴克勒著：《1876—1896年白银政策中的银矿业主》，哥伦比亚大学未出版的硕士论文，1954年，第16页。）

主張銀幣自由鑄造的人宣稱，危機和大批失業者的出路是銀幣的自由鑄造。伊格納蒂阿斯·唐奈利大聲疾呼地說，銀幣自由鑄造“意味着使現時成千上萬流浪街頭朝不保夕的人得到工作，意味着成千上萬衣衫襤褸的婦女和兒童得到衣食，意味着倒閉的工廠重新開工，冷卻的高爐再度升火。”^⑩

工人階級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在竭力尋求一種解決迫切的失業問題的辦法時，為這個宣傳迷住了。失業群眾集會響應“銀幣自由鑄造”的叫囂，並且通過決議，斷言通過銀幣自由鑄造，國家工業會立即活躍起來。^⑪

恐慌開始後在很多勞工報紙上出現的貨幣改革主張者的深刻的經濟分析，很難說究竟有多少工人能夠理解它們。很可能大多數工人對這個問題的錯綜複雜性還不夠關心。^{*} 他們唯一關心的是，這兒似乎有一個辦法，可以迅速解決處在蕭條痛苦中的社會弊端。這些工人對於通貨膨脹只會使物價飛漲的論點，似乎也無動于衷。工會發言人一再強調指出，農業收入的下降，不但打擊了農民，同時也打擊了城市工人。他們列舉出那些由於農民普遍買不起農具和其他貨物而將成千上萬工人解雇的公司名字和所在地點。銀幣自由鑄造能增加農民的購買力，這就使成千上萬名失業者可以重新得到工作。總之，對工人來說，工作比他們所購物品價格的上漲更為重要，並且由於銀幣自由鑄造主張者提供了一個保證充分就業的簡要綱領，因此有這麼多的半飢餓失業工人參加他

* 勞工報紙中主張銀幣自由鑄造最激烈的報紙之一——《克利夫蘭公民報》也承認道：“現在時常可以聽到人說，搞不明白這個‘貨幣問題’，極大多只知道就這個題目所寫的成千上萬篇專欄論文確實是非常枯燥乏味的，因此，就不能責怪他們對這個問題缺乏興趣了。”（1893年9月2日該報）

們的行列，当然是不足为奇的。^⑭

社会党人大声疾呼反对白銀問題上的全部論点，他們指出，“貨幣一旦降低成色，物价就会上漲，但是他們的（工人的）工資却不会按照他們所必須付出的房租、食物、衣着价格的上升比例而上漲”^⑮。他們爭辯說，由于銀幣自由鑄造并未击中資本主义剝削制度的要害和无法終止資產階級对經濟的控制，对工人的好处是很少的。事实上，由于它助长了可以解决劳工問題的幻想，反而构成了对工人階級最根本利益的真正威胁。社会主义劳工党在一个《致美国劳苦大众的竞选宣言》中警告工人要小心，不要把銀幣自由鑄造当作万应灵丹。“貪婪的資本家、破产的投机者、負債的劳工剝削者、野心勃勃的政客們，都会通过这剂灵丹妙药騎上你們的肩头，攫取財富和权力，而把你們永远丢在工資的奴役下。”^⑯

但是，这些合乎邏輯的呼吁，很难改变工人的一般态度。組織起来的和沒有組織起来的工人都贊成銀幣自由鑄造，极大部分有組織的劳工热情地支持銀幣自由鑄造。由“美国复本位制同盟”发起的、1893年8月在芝加哥召开的會議上，劳工騎士会、劳联和各铁路兄弟会的代表都投票贊成銀幣自由鑄造。1894年，劳联、劳工騎士会、粗細木工联合兄弟会、联合矿工工会、各铁路兄弟会、全国农民同盟和产业工会以及农民互济协会的领导人，签署了一份傳单，标题是“組織起来的工人要求銀幣自由鑄造和恢复宪法上規定的币制”，傳单号召全美国組織起来的工人和一切其他生产者和劳动者通过一个決議，要求国会立即“以目前的十六对一的比率自由和无限制地鑄造銀幣”^⑰。

很难估計这些领导者究竟在什么程度上反映了他們組織中普通成員的情緒，但是，这个傳单肯定地显示出，在白銀問題上，农民

运动的领导人和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伊利諾州的劳工和人民党人联盟

1893年9月，威斯康辛劳工代表大会批准了独立政治行动和人民党党纲，当危机加深而不论哪一个主要政党都未能为减轻人民痛苦做出任何事时，这种趋向就发展成为全国性的了。许多劳工领袖把自己的命运和人民党人联在一起。一个劳工组织者在谈到劳工骑士会时指出：“他们差不多都是人民党人。”^⑱在1894年夏季以前，几乎所有的美国劳工都可以说具有这种情绪。正如一位研究人民党的学者所写的：“每一件事都表明，劳工差不多完全转向了同情人民主义。”^⑲

西北部的的主要工业和农业州——伊利諾州的劳工和人民党人结成联盟，是农民和城市工人联盟的一个突出事件。没有一个地方像伊利諾州那样，组织起来的工人在联盟中的影响是如此明显。一位现代观察家韦利斯·艾波特指出：“……这个运动本质上是一个工人运动，它首先出现在一个工会中，并得到了组织起来的工人的全力支持，在投票中又得到了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阶级的主要支持。”^⑳

伊利諾州的发展并不是出乎预料的，这里有一个强有力的有组织的劳工运动，这个运动的发展是和劳工联合会互相结合的，它在政治运动中能发挥巨大的影响原是在预料之中的。（单是在芝加哥，估计劳工的投票力量就有二十三万五千票。）在这里，普尔曼罢工的影响之一，就是在工会中出现了新的战斗精神，包括那些参加劳联的劳工组织，都被共和党和民主党深深激怒了，并且准备结成一个真正的劳工和人民党的联盟。此外，伊利諾州还有一些向

来就同情劳工和农民的自由职业者，他们知道，一个有效的劳工和人民党的联盟，能为一个真正进步的全国性的第三党运动奠定基础。克拉伦斯·达罗、赖曼·特伦布尔和别的显要人物都包括在这批人当中。但是，其中最重要的要算是亨利·德马莱斯特·劳埃德，他是一位著名的政论家，有组织的工人的战士和发言人，又是一本重要的著作《危害国家的财富》的作者。他的这本书是一本六百页的巨著，里面谨慎地运用一些资料，对托拉斯、特别是对美孚石油公司加以抨击。^①

劳埃德对人民党的兴起予以极大的关心，并且仔细地研究了它的组成和政纲。人们也许还记得，在1892年，他曾同意过阔伯斯和别的劳工领袖批评农民运动对农业工人组织的敌视和对工会活动缺乏同情的态度。尽管这样，他却催促组织起来的劳工和人民党结成联盟，并主张投入运动并参加工作，以便影响它的根本方向。1892年选举后，劳埃德继续推行这一方针，强调劳工和贫苦农民结成联盟的重要性，并说，“用这种办法，我们就能把更为保守的农民及时地争取过来……”^②。

劳埃德也感到社会党人应该参加人民党运动，为建立以城市工人和贫苦农民为基础的劳工和人民党人联盟而努力。他的计划是要使工会和社会党人在劳工和人民党人的联盟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并且在地方性和全州性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联盟运动。在这个运动中不允许扣红帽子，因为劳埃德从八十年代的独立政党的历史中知道，这会带给进步力量带来悲剧，而仅仅有利于代表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劳埃德这样写道：“把他们（社会主义者）关在门外将重犯亨利·乔治几年前在锡腊丘兹大会上所铸成的大错*。他们愿意与他合作，但是他却为了忌諱同‘社会

主义者’结合，而把他们逐出会外，——从此以后，就从未听到他作为一个政治力量而被提起……如果我们一开始就为意见不同而宣布相互排斥，我们就注定要失败。”^②

1894年春末和夏初，在伊利诺州采取了步骤，以实现劳埃德所考虑的劳工和人民党人的联盟形式。5月28日，人民党人和劳工骑士会、伊利诺州劳工联合会，社会主义劳工党、各种地方工会和一般改革团体的代表集会于斯普临菲耳德，会议通过了一个纲领，促请“城市工业劳动者和农业劳动者在一个和谐的政党中”联合起来。这一关于联合的建议，就提交给准备于第二天开幕的人民党州代表大会加以讨论。会议向大会提议，对劳联的政治纲领给以“善意的考虑”^③。

在州的人民党大会上，引起了激烈的冲突，动摇了经过好几个月的血汗才形成的劳工和人民党的联盟。芝加哥社会党人在汤姆斯·摩根的领导下，不顾社会主义劳工党的既定立场，接受了参加人民党斯普临菲耳德会议的邀请**。摩根除了在德李昂对农民运动的不妥协的宗派主义见解这一点上大有意见外，使他下决心率领他的追随者同人民党结成联盟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他确信人

* 参见本书第十章《1887年的锡腊丘兹代表大会》和《驱逐社会主义者》两节。

** 社会主义劳工党1893年7月全国大会，就社会党人对人民主义运动的关系问题第一次提出了该党的立场。在德李昂的慫恿下，它攻击人民党是以“混杂的和空幻的”阶级为基础并注定要被逐出历史舞台的政党，并责备农民和小商人迎合劳工阶级的心理，只是为了防止自己淪落到无产阶级行列之中。大会通过的决议中硬说，“工人阶级不可能支持这个运动”；并且在该党党章中加了一条：“任何分部都不得和任何其他政党进行妥协。”（《人民》周刊，1893年7月24日。）全国执行委员会由于权力非常有限，因而并无有效办法使这些新规定付诸实施。对于克利夫兰和托列多等较弱的分部，因违反规定同人民党积极合作给予驱逐出党；然而对于芝加哥、密尔沃基和圣路易等强大分部发生同样情况时，则对之毫无办法。

民党是通向鼓吹劳联政治綱領中的“第十条”的重要途径。这条綱領要求“生产資料和分配手段的人民集体所有制”。在摩根看来，鼓吹“綱領第十条”，对宣傳社会主义是具有根本重要性的，他认为，它是任何独立政治行动的心臟和灵魂。^②

然而，这位在中部和西部享有很高声誉的劳工和社会主义領袖，在采取这个立場时，似乎沒有意識到，在即将出現的劳工和人民党人联盟中的重要分子，尙未打算贊同或献身于社会主义，因此坚持要他們这样做，反而对于实现这种联盟的前景是有害的。千真万确的是，由人民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赫尔曼·陶貝奈克领导的伊利諾州保守的人民党人，和由貪污敲詐成性的威廉·包莫劳埃领导的保守劳工力量，并不打算贊成“綱領第十条”，并准备把社会党人从劳工和人民党联盟中开除出去。在全州人民党大会上，当摩根努力爭取把“綱領第十条”提交大会——这一条被議案草拟委员会从綱領中刪去了——而斗争时，陶貝奈克就粗暴地对他说：“假使这就是你加入人民党的目的，我們不要你，带着你的社会主义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去吧。”^③

大会以七十六票对十六票否决了“綱領第十条”，但通过了劳工代表所提出的其他一切要求，其中特別強調了要求州議會通过修正法案，廢除实物工資制、实施“按周付工資”——这是有組織劳工的一个特別重要的要求。然而摩根似乎并未为这一举动所动；人民党大会否决了“綱領第十条”的事实，使他深信这是一个失敗。^④

在伊利諾州劳工联合会的发起下，于7月初在斯普临菲耳德举行了一次會議，考虑劳联的政治綱領和討論“独立行动”所必需的措施。联合会在召集會議时宣称：“共和党和民主党对劳动人民的一貫欺詐行为，加强了生产者方面采取独立政治行动的必要

性。”^⑧

會議因对“綱領第十條”的爭執而导致实际上的分裂。虽然由人民党領袖 A.L. 馬克斯威爾提交給代表們的綱領是“會議上各种不同的激进思想为达成一项工作協議經過殷切努力而得的产物”，并且为了获得社会党人的諒解，把主張矿山收归政府所有和公用事业归市政府所有的条款也列入了綱領。不过仍沒有采納“綱領第十條”（对劳联十條政治綱領中的其他几條的建議均获得通过）。然而，摩根拒絕了这种諒解，在提出的少数派报告中，坚持列入“綱領第十條”。結果爆发了激烈的爭論，导致會議两度休会，最后付表决时，摩根的少数派报告以四十九票对五十九票被击败了。

当社会党人似乎要退出會場和會議行将分裂的时候，亨利·劳埃德在长达一小时的发言中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該方案同意各与会組織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促請他們的負責人員立即采取步驟，召开全国會議，“修訂这种政治行动的計劃”和建立一个采納劳工人民主义方針的政党。在这样一个政党成立以前，會議代表和各个組織的成員，在即将来到的选举中，应选举“那些忠誠地为一切生产資料和分配手段归人民集体所有的原則而斗争的人民党候选人做管理国家的人选”。劳埃德的建議作为多数派报告的补充而获得通过，會議才在和諧的气氛中閉幕。^⑨

劳工人民党人联盟終於在一个主要的工业和农业州中实现了。虽然这并不是容易达到的。这个联盟是走向人民主义运动的巨大的一步。而且作为联盟基础的綱領，要比人民主义兴起以来提出过的所有主張大大迈进了一步。斯普临菲耳德會議采納了英国劳工和美国劳联 1893 年代表大会的十條政治綱領中的九條：它坚决主張实现矿山的国有化；市区铁路、煤气和电力归市政府所有；业

主負擔工傷事故或患病的費用；廢除在惡劣條件下驅使工人工作的血汗制；對礦山、工廠和住宅實行衛生檢查；義務教育；合法的八小時工作制；對投機性的土地產權征以沒收性的捐稅。會議更進一步通過了變相的綱領第十條：只要選民群眾同意，它贊成把上述生產資料和分配手段的集體所有制加以擴大。儘管人民黨人和社会黨人對伊利諾州的人民黨是否在現在就走社會主義路線問題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斯普臨菲耳德會議還是通過了一個遠遠勝過1892年俄馬哈綱領的政綱。

斯普臨菲耳德綱領於1894年7月12日在芝加哥召開的一次規模巨大的批准會議上獲得批准，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勞聯、美國鐵路工會、勞工騎士會、社會黨人、單一稅主義者和人民黨等各方面的二千五百名代表。會議還拒絕支持各個老黨派，並宣稱它主張獨立政治行動，保證它將在“人民黨的旗幟下展開一場直接的鬥爭”^⑩。

儘管腐化的勞工領袖和民主黨政客害怕失去工人的選票而進行了瘋狂的破壞，但是伊利諾州的勞工人民黨聯盟還是向前邁進了一步：提出了一個郡候選人的名單。1894年8月25日在芝加哥的尤理琪大廳舉行了一次會議，有三百一十三名代表出席，他們中間大多數是有組織的工人的代表。包括“政治綱領第十條”的斯普臨菲耳德綱領獲得通過，並且除了三個重要的位子外，郡選舉名單中的其他候選人全是勞工代表。美國鐵路工會領袖路易斯·羅杰斯被提名為郡主席。羅杰斯宣稱，勞工人民黨聯盟的目的在於“使我們整個經濟制度大翻身”，這次會議提出的候選人名單，就是為了保證完成這個目的的。在普爾曼罷工中被捕的美國鐵路工會的領袖之一羅杰斯，被人民黨在“從監獄到國會”的口號下提名為芝

加哥第六区的众議員候选人。^⑤

劳工人民主义的傳播

伊利諾州为美国其他部分的劳工人民党联盟鋪平了道路。紐約、俄亥俄、印第安納、明尼苏达、麻薩諸塞、威斯康辛、內布拉斯加、得克薩斯、蒙塔那以及加利福尼亚等州的劳工联合会，都发起召开由工会和人民党的代表出席的會議。在这些會議上，許多斯普临菲耳德綱領的原則都获得通过，其中在威斯康辛州和紐約州，还采納了政治綱領的“第十条”。會議发表了支持人民党的宣言，随后，发起會議的各劳工联合会也通过了这个宣言。^⑥

一些市的中央劳工团体，继各州劳工联合会之后，也与人民党合并，其中有：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辛辛那提、提弗林，康涅狄格州的紐黑文、布里季波特，新澤西州的澤西城，密执安州的薩吉瑞，紐約市，麻薩諸塞州的斯普临菲耳德、北阿达姆斯，內布拉斯加州的俄馬哈，密苏里州的圣路易、堪薩斯城，得克薩斯州的达拉斯，加利福尼亚州的阿萊美达，蒙塔那州的比尤特等城市。^⑦无怪乎人民党参議員威廉·艾倫兴高采烈地宣称：“据我看来，我們能够依賴有組織的工人。”^⑧

岡伯斯反对劳工人民主义

由于劳工人民党联盟的开展，引起各方紛紛討論必須建立全国范围的組織。^⑨7月下旬，亨利·劳埃德曾试图使塞米尔·岡伯斯采取主动，将劳工人民党联盟扩大到全国。在电报和信件中，劳埃德要岡伯斯号召人民党人州长与他一起召开全国的代表會議，这个會議應該将工会工作者、社会党人、单一稅主义者和人民党人

在秋天的州选举与国会选举中联合在一个共同陣綫里。这位中西部的改良主义者說，“你处在工人領袖的地位，掌握了走向未来的钥匙。”^⑧

科罗拉多州的韦特州长和丹麦出生的社会主义作家兼編輯勞倫斯·格朗倫德贊成勞埃德的呼吁，并促請岡伯斯給予认真的考虑。格朗倫德写道，劳工人民党联盟为一个进步的美国提供了唯一的希望，因为“只有在一个工人和农民的联盟中，才能获得成功，而过去从未有过像現在这样的好机会”^⑨。

岡伯斯甚至不屑于答复这些呼吁。在岡伯斯的計劃中，除了打算发起一个會議来推进有組織的劳工与人民党人之間的联盟以外，就再也不打算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了。假如还有其他想法的話，那就是他决心限制和結束这个正在发展中的联盟，他认为这个联盟正使工会完全成为政党政治的尾巴。1894年春季和夏季，劳联的一些組織者的来信，加强了岡伯斯不准备做任何事来推进劳工人民党人联盟的决心，因为这些人強調，許多工会一心只想建立劳工人民党人联盟，甚至放棄了一切其他活动。在批評印第安納波里斯的中央工会——一个与人民党人紧密合作的工会——时，該地区的劳联組織者写信給岡伯斯說：“几个月来，領導人員忽略了真正的劳工利益，而只为人民党工作。結果是本来还可以挽救的工会，由于沒有得到中央工会方面的援助，便衰落下去和消灭了。”^⑩

无疑地，由于罢工失敗而感到沮丧的很多工会工作者，逐渐地受到某些人民党領導人的观点的影响，这些人民党領導者的观点有点像拉薩尔派社会党人那样，強調罢工是个无用的武器，主張有組織的劳工應該放棄經濟斗争，把从事政治斗争作为解决工人阶

級各种问题的唯一办法。美国铁路工会的机关报《铁路时报》在主张劳工转向独立的政治行动以及和人民党人进行联合时，反映了这种趋势，它声称：“二十次罢工有十九次失败”，普尔曼的斗争已“清楚地表明，在已经坚强地联合起来的强盗般的公司面前，罢工不能保护劳工”，而不记名投票，为工人们指出了唯一的道路。^⑳

岡伯斯担心下面这一事实是很对的，这就是：在那些正积极建立劳工人民党联盟的工会工作者中间，有着一种趋向，实际上要使工会不再成为工人阶级的经济组织。但是，与此同时，他却拒绝承认，独立政治行动与经济斗争是对雇主斗争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岡伯斯从劳工人民党联盟中看到的唯一的好东西，就是它将使工会工作者通过亲身体会之后相信，他们陷入与独立政治行动有联系的不同党派的激烈竞争中只会有损无益。由此，他预言，劳工人民党联盟的出现，将会表明它“并不是绝对的坏事”，因为那些觉醒了的工会工作者，在12月参加劳联的丹佛年会时，在他们亲身经验的基础上，将会决心“挽救整个运动”，使它免于进一步卷入独立政治行动中。^㉑

1894年的选举

1894年9月24日，岡伯斯发出通知给全劳联，设法获得一张所有在秋季的州选举和国会选举中被提名充任公职的工会会员名单，以及他们所属的工会和为他们提名的政党的名单。^㉒全国各地的劳联干部都回信答复了这个通知。这些信至今还没有公布，它们相当清楚地说明了工会与人民党之间的诚挚关系，*也说明了岡伯斯反对独立政治行动的主张被劳联所属的工会工作者漠视到什么程度。**下面是一些典型的答复：

堪萨斯城的一个劳联干部写道：“在答复您来信查询关于属于工会的候选人是作为那些政党的候选人时，我发现他们都是在同一个候选名单，即人民党的候选名单上。这一点就完全足以表明本州和我国两个老党派对劳工的态度。”

俄亥俄州的一位劳联组织者报告说：“人民党在俄亥俄州的候选人名单包括工会会员和农民同盟盟员。”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州）联合行业工会理事会的书记写道：“工人在这里的人民党里占统治地位，我们非常有希望在我们的候选人中选出四、五名主要人员。”萨克拉门托的联合行业工会理事会书记在列出四名参加竞选的工会工作者候选人后补充说：“这些候选人都是工会的好会员，他们都作为人民党的候选人参加竞选。”

一位劳联干部从伊利诺州的贝尔维尔写信来说：“我们这里正在为人民党的胜利而努力。那些老党派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他们使用音乐和白喝啤酒的办法也不能吸引选民去参加他们的会议，他们的锐气已大受挫折。即使我们在11月6日（选举日）在我们的全国斗争中不击败他们，我们也将看到，我们已使他们大为惊惶失措了。”^②

从源源而来的劳联干部们的报告来看，事情就是这样的。甚至在收到全部报告以前，《美国劳联主义者》就公布了一张竞选公

* 冈伯斯收到的对他的通知的数百封复信中，只有一封是批评人民党的。这封信是铁路列车长公会的总书记和司库威廉·丹尼尔斯写的，他在艾奥华州被民主党提名为众议员候选人。（1894年9月28日威·帕·丹尼尔斯致冈伯斯函，《劳联通讯集》。并见1894年8月28日和9月1日艾奥华州锡德尔腊皮兹《晚报》。）

** 很显然，这些通讯材料使人们对希克斯教授所做出的一个结论表示怀疑，他的结论说，劳工运动特别是劳联在1894年的选举运动中与人民党毫无关系。（约翰·特·希克斯著：《人民党的革命》，1931年明尼阿波利斯版，第35页。）

职的三百名候选人的部分名单，并得出结论说，即使这张不完全的名单，也“足够表明工会工作者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正在积极地参加这一政治运动”。虽然该刊没有说明是哪些政党提名这些工会工作者的，但是这些通讯——名单的材料来源——却显示了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作为人民党的候选人的。当这一名单再加上人民党所提名的虽非工会会员但却被认为是“他们事业的拥护者”^⑳的候选人的名单时，这就很清楚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劳工人民党联盟已正在开始出现。

在1894年竞争得很激烈的选举中，人民党的竞选运动是在工人阶级地区深入进行的。德布斯和伊格纳蒂阿斯·唐奈利象征着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团结，他们在工业地区巡回地在同一个讲台上向拥挤着很多人的大会发表演说。第三党候选人名单上指定的候选人在群众大会上对工人们发表演说，而且很多工人团体欢迎他们参加自己的会议。散发给工人們的印刷品和传单强调说：“人民党是美国伟大的新兴的政党，它的政纲代表着为工会组织所主张的各种政治要求。人民党在美国很多地方指定的候选人，完全是从工人的行列中挑选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政党的确应该得到你们的信任和支持。”传单提醒有组织的工人们，“进攻的时间就在现在，进攻的地点就在投票箱那里。”^㉑

韦利斯·艾波特的下面一句话很正确地描写了第三党在伊利诺州库克郡的竞选运动，他把这个运动称为“所有独立运动的一个典范”。在芝加哥的各个选区都成立了一些人民党俱乐部、“产业军团”和一个活跃的妇女助选队。在各区散发了上百万张的印着党的政纲和候选人名单的传单，同时还散发了由汤姆斯·摩根所草拟的一本叙述英国劳工独立政治行动的历史的小册子。除掉一

些少数富有的人——最著名的是亨利·劳埃德——的捐献之外，用来从事于这些活动和其他竞选运动活动的经费，都是来自于“工人、店员和小商人”^{④5}。

美国劳工联合会所属工会会员、社会主义者和单一税主义者全心全意地为劳工—人民党的事业而工作，他们都不理会他们的最高领导人岡伯斯、德李昂和乔治叫他们置身于第三党运动之外的警告。^{④6}

在伊利诺州为人民党的事业而发言的著名人物中有亨利·劳埃德、賴曼·特倫布尔、克拉倫斯·达罗、湯姆斯·摩根、尤金·德布斯、伊格納蒂阿斯·唐奈利、科罗拉多州州长韦特、麦克格林神甫、木材工人工会领袖湯姆斯·基德以及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其他著名工会代表。他们在芝加哥的中央音乐厅里向挤得满满的群众集会讲话，那里的人总是这样的多，所以经常地由于人满之患而使部分人们另外举行群众大会。^{④7} 1894年10月6日，有三千个支持劳工人民主义的人挤满了这个大厅，他们聚精会神地听着劳埃德的讲话，他分析了“财富集中的罪恶”，预言由工人、农民、社会主义者和改良集团组成的劳工人民党联盟，将会产生力量去击破“壟断资本家的中心堡垒，而‘政治綱領第十條’就是冲垮这座堡垒的墙壁的撞城槌”。^{④8}

芝加哥有组织的工人中间最保守的一部分人认为，劳埃德对“政治綱領第十條”的强调太过于激烈。这时，湯姆斯·基德表明了大多数工人的观点，他赞同劳埃德的讲话，说它体现了美国有组织的工人的希望和抱负。他还说，“我们既不害怕也不感到羞愧地提出最后一定会使得广大群众获得工业上的解放的原则。”^{④9}

选举结果

对那些期望劳工人民党人在国会和州议会中会占有大量席位的人来说，选举的结果是一个惨痛的失望。尽管作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在被提名担任公职的工会会员中，仅有六个人当选，这六个人都是人民党候选人名单上的人。美国劳工联合会第三副主席和人民党俄亥俄州国会议员候选人詹姆斯·布莱特尔在写给岡伯斯的信中悲惨地说道：“我想，我无需告诉你，我在这次选举中落选了。‘人民’还不准备选举工人当国会议员来为工人们立法。他们也像律师、银行家和百万富翁一样不了解工人的需要。”^⑤

这位幻想破灭了的工会候选人不了解，财库空空如也的第三党要击败拥有经验丰富的和财力雄厚的“机器”的主要党派，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对岡伯斯9月24日的傳閱通知作过答复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负责人员，曾经警告不要过于乐观，他们指出，劳工和人民党的候选人“由于缺乏基金，在进行积极的竞选运动时，在很大程度上被置于不利的地位”^⑥。

劳工和人民党人获得的选票没有能够像其追随者所预期的那么多，还有其他的因素。在整个竞选运动期间，保守的报纸千方百计要造成第三党中工会会员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分裂。这些报纸夸大“无神论社会主义者”在竞选运动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把重点放在使信奉天主教的工人来反对独立运动。某些劳工领袖，由于主要党派答应任命他们在政府中担任职务和给他们的工会以特别的优惠，在竞选运动行将结束的几个星期里，便脱离了劳工和人民党联盟。

为了适应劳工和人民党联盟的成立，在竞选运动中，民主党人

在一些州里采取了一个比较进步的立场。凡是劳工和人民党联盟搞得很好的地方，民主党人在其政纲中就表现出某些第三党的要求。比如，伊利诺州的民主党人采取了一个坚决反对托拉斯的立场，并且主张电灯厂归市所有。此外，再加上以史无前例的立法和对劳工态度友好而出名的民主党州长约翰·彼得·阿尔特盖德的进步政府，就使得要把大部分工人的选票从民主党拉过来变成困难的了。^②

共和党人在1894年也进行了一次积极的竞选运动。他们特别着重于把保护关税作为困难时期的解决办法。这种宣传争取了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③

尽管有如此多的障碍，劳工人民党联盟在选举中还是大显了身手。选票统计表表明，人民党在城市里获得的选票比1892年增加很多。人民党在伊利诺州库克郡获得的选票从二千票增至三万四千到四万票，而且人们普遍地认为，选票统计表是伪造的，劳工人民党联盟获得的选票至少有25%没有计算。除库克郡之外，在伊利诺州其他地方也有证据说明劳工对人民党的强大的支持。在布鲁郡，在获得的九百七十三张选票中，有七百票是斯普临瓦里矿区投的，这个地方就是最近罢工的所在地，在这次罢工中，有两个矿工遭到了美国军队的枪杀。在维尔郡，人民党人获得了相当多的选票，其中大多数选票是“朱利埃特的铁路工人”投的。第三党在皮欧利亚郡和洛克岛郡获得了大量的选票，这也是由铁路工人投的。^④

劳工人民党联盟俄亥俄州国会议员候选人科克西，在他的选区里（这个地区主要是工业区）获得了24%的选票，他获得的选票比人民党候选人两年前的选票多五倍多。人民党人在全州的票数

从1892年的一万五千票增至1894年的五万票左右。1892年第三党在密尔沃基获得的选票是一千二百八十六票，在1894年则是九千四百七十九票，第三党在这个州里获得的选票差不多增加了三倍，总数达四万五千票。在明尼苏达州，第三党的票数增加了167%，达到八万票，而在圣保罗和明尼阿波利斯（两个工业中心）获得了二万五千票——比1892年威佛尔在整个州里得到的票还多。在宾夕法尼亚州，人民党人的票数增加了一倍（从八千票增至一万六千票），而在匹兹堡获得的票数从1892年的五百七十八票增至三千票。人民党人在纽约获得的选票从一万六千票增至三万票。在得克萨斯州，州劳工联合会、工会联合会和农民同盟原来就合并了，劳工人民党人在这里选出了最多的州参议会議員，計有二十二名候选人当选。在加利福尼亚州，特别是在該州的工业地区，第三党获得的选票有很大的增加。《海岸海員报》在1894年11月14日兴高采烈地报道：“人民党人当选旧金山的市长”，并引用了获胜的候选人的声明說，他把他的胜利主要归功于有組織的工人对第三党的支持。^⑤

就全国范围而論，人民党人在1894年获得了一百四十七万一千五百九十票，比1892年增加了近五十万票。从人民党选出了六名参議員和六名众議員，此外还有几百人当选为州的官員。^⑥但是，1894年选举的突出的特点是，人民党最大的成就是在工业地区取得的，增加的票数主要是由于工人对竞选运动的支持。E. E. 威特教授在他未发表的一篇名叫《1880年以来在政治生活中的有組織的工人》的研究材料中所准备的一个統計表，最突出地說明了这个趋势。該表把人民党人在城市和州里获得的票数加以比較，結果表明城市里的增长百分比，比州的增长百分比要大。^⑦

	1892 年	1894 年
明尼苏达州	11.0	30.0
明尼阿波利斯	5.0	35.0
威斯康辛州	2.3	7.0
密尔沃基	2.5	19.0
伊里諾州	2.6	7.0
芝加哥	0.6	12.0
密执安州	4.3	7.0
底特律	1.0	3.0
宾夕法尼亚州	1.0	2.1
匹兹堡	0.8	4.0
俄亥俄州	1.8	6.5
克利夫兰	2.0	8.0
麻薩諸塞州	0.8	2.7
波士頓	2.0	6.0

在这个明显的事实的基础上，我們就能够了解亨利·德馬萊斯特·劳埃德在选举之后不久写给布朗大学校长本杰明·安得魯斯的信中所作的下一結論：“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工人們正在迅速地得出这样的結論，同旧的政党再没有什么更多的关系了；如果人民党繼續沿着他們的道路走的話，他們将同人民党合作，而……他們的道路日益成为激进的社会主义道路。”^⑤

但是，人民党准会走“他們的道路”嗎？这个关键性的問題在随后的两年內才会做出答案。

第二十二章

劳工人民主义和 1896 年的选举

以若干主要州内劳工人民党人联盟为特点的 1894 年竞选运动，标志着谋求已久的城乡劳动者之间的团结业已达成。但是，这个联盟的分裂也在酝酿中，由于这种分裂破坏了劳工人民主义并加速其衰落。

人民党的分裂

这并不是一个新的冲突。早在 1892 年，人民党内部就出现了保守势力和进步势力的分裂现象。第三党内大部分派别赞成银币自由铸造，可是很多派别却反对将人民运动转变为银币党。另外一方面，有一些强大的势力在第三党内起着作用——特别是在上层——他们赞成“单一纲领的政党”。这些人代表着较为富有的农户主和百万巨富的银矿业主，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利用人民党的兴起而通过银币自由铸造的法律。* 汤姆斯·华特逊曾强烈地要求有组织的劳工有充分的代表权，以防止这些势力控制俄马哈代表大会。在这次会上，人民党曾起草了政纲并提出 1892 年总统

* 在这些百万巨富的人民党人矿主中有内华达州的威廉·史都华（四千万美元）、参议员约翰·琼斯（卡姆斯托克矿山——二千五百万美元）、赫斯特系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利益（七千五百万美元）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查理·累恩（二千万美元）。（菲利普·巴克勒著：《1876—1896 年白银政策中的银矿业主》，哥伦比亚大学未出版的硕士论文，1954 年，第 63—65 页。）

竞选运动的候选人。他在1892年5月給泡德利的信中說：“銀币自由鑄造是我們的要求之一……但我們从不认为它比其他很多要求更为重要。”^①

与主張銀币自由鑄造的人的希望相反，俄馬哈代表大會的代表決定堅持原有的改革政綱，銀币自由鑄造只是政綱中許許多多條綱領中的一項。但是，銀币自由鑄造鼓吹者並沒有放棄努力去影響人民黨集中注意貨幣問題。1893年，人民黨全國執行委員會主席赫爾曼·陶貝奈克在競選運動中過份依賴西部銀礦主的財政援助。他很快地就和以西部礦主為主要發起人的美國復本位制同盟及其主席A. J. 瓦勒爾建立了密切的聯繫。第三黨的總統候選人詹姆斯·威佛爾和堪薩斯州的參議員威廉·佩弗爾參加了這一聯盟。^②

關於新的銀币黨的談論迅速地由西部傳布開了。許多“保守分子”宣告不能接受全部的人民主義，因而需要着重“提出銀币問題”。曾經參加人民黨代表大會的進步人民派，談到一項由陶貝奈克、威佛爾和佩弗爾正在策劃的“大陰謀”，這就是以只強調銀币自由鑄造一項要求的方案，來代替“頗為廣泛的”俄馬哈代表大會上的政綱。^③

勞工人民黨聯盟的出現、斯普臨菲耳德政綱和1894年競選運動中州及地方人民黨草擬的其他進步政綱之獲得通過、在人民黨競選名單上被提名的工會工作者的龐大數目、有組織的勞工及社會黨人在第三黨運動中的活動——所有這一切使保守分子認為，人民黨人正在採用過激的手段。亨利·勞埃德對於曾與人民黨合作的社会黨人所給予的幫助有特別深刻的印象。他在1894年選舉後幾周中寫信給克勞倫斯·達羅說，“他們是最聰明、最能幹和最

可靠的工人”。但是，保守的人民党领袖们不同意劳埃德的看法。相反，他们认为，第三党的选票在农业地区上升缓慢的原因，是农户主和小商人害怕社会党人对第三党的明显控制。一位人民党领袖宣称，“如果社会主义者在竞选运动中少露锋芒，则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选票。”④

若干人民党领袖，甚至在1894年竞选运动中，就出面否认第三党运动在任何方面受激进的劳工和社会党分子的想法所支配。领导人民党运动的保守的银矿矿业主和富裕农户集团，在选举后立刻着手消除劳工和社会党势力的影响，并开辟人民党的新基地，以银币自由铸造为“单一问题”。为了抵销有组织的劳工和社会党人在第三党运动中的影响，这些人积极地设法吸引更多的中产阶级力量，公开呼吁“需要商人，需要律师”。他们向农户主提出警告说，包括农业工人工会在内的有组织的劳工在人民党中的影响愈大，则必须付给农业工人更高的工资和进一步缩短他们的工作时间的危险也就愈大。堪萨斯州一个农业工人写道，“他们的呼吁的全部影响和趋势，就是廉价的劳动力。”⑤

保守派的失败

人民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在邀请参加1894年12月28日至29日于圣路易召开的群众大会时，处心积虑地排斥较为激进的人，特别是有组织的劳工代表和社会党人。如亨利·劳埃德所指出，在他发现这个阴谋时，人民党的领导就已打算在圣路易大会上将党内的激进分子排挤出去。他警告说，他们如果获得成功，就会使第三党寿终正寝。“革命从不倒退。如果人民党倒退，则证明它不是革命，如果它不是革命，它就毫无用处。”⑥

包括德布斯及有組織的劳工的其他发言人在内的人民党进步力量，經劳埃德的警告而提高了警惕，在圣路易會議之前举行集会，并拟定了計劃，以防止保守的領導将劳工人民主义的計劃擱置一旁而集中于銀币問題。會議之后，劳埃德、湯姆斯·摩根、J. Z. 怀特、W.H. 梅登、湯姆斯·基德和伊利諾州劳工人民党联盟的其他創始人发表了一項宣言，預言“如果听任銀币貴族（在圣路易會議上）为所欲为”^⑦，那么，对于第三党事业，对于充分发展劳工与农业工人力量联盟的前景，都会带来悲惨的結局。

結果是保守分子的出其不意的失敗。矿業主和較富裕农户团体的代表在圣路易會議上发言，主張人民党运动脫离“幻想者和社会主义者”，并要求“立刻組織一个純粹的銀币党”。但是，由賴曼·特倫布尔起草，經亨利·德·劳埃德提出，并由二百五十位代表通过的決議，重申了劳工人民主义的方案。他們要求政府撤消罢工禁令，并停止在劳工爭端中使用联邦軍隊，要求限制继承财产的数目；按照“行政規章”将一切有关公共利益的壟断組織收为公有并实行公营，以及实行銀币自由鑄造。銀币自由鑄造問題被提出来了，但是，它是在反对壟断組織及其政府中代理人的斗争的口号中附带提出的。“打倒壟断組織和百万富豪的控制。争取人和群众的权利”，这是拥护劳工人民主义的胜利者在圣路易大会上的口号。^⑧

1894年劳联大会的影响

可是在丹佛的失敗使劳工人民主义在圣路易的胜利黯然失色。在1894年的劳联大会上，代表們要决定是否通过已提交劳工联合会會員投票表决的十一点政治綱領。如上所述，对包括“第十条”綱領在内的政治綱領表示支持的人，在大会之前就已在事前的

投票表决中获胜，大多数代表接到指示到丹佛投票赞成全部綱領。不仅如此，不少代表得到特殊的指示，要他們保卫劳工人民主义的事业，并提出“发展人民党”的口号。《八小时先驅报》断言，通过了这个政治綱領，就会給“第三党运动一个有力的推动”。^⑨

岡伯斯在主席致詞中提出，在 1894 年 11 月的竞选中，沒有几个工会的候选人当选，他企图用这一事实来阻擋主張独立政治行动和劳工人民党联盟的潮流。^⑩但是，代表們显然沒有为这一論点所动，于是劳联領袖便借助于詭詐、专断和跋扈的方法来挫败會員的意志。正如我們见到的那样，岡伯斯及其助手以割裂政治綱領的办法和劝說代表們違反指示的办法，刪去了序言部分，并以含糊其詞的反土地壟断的綱領代替第十条綱領。最后，在所有其他綱領被分別通过后，又否决了贊成修訂綱領的宣言。*

用亨利·劳埃德形容他們在丹佛的行为时所用过的話說，岡伯斯及其助手的“背叛”，不能完完全全地掩盖大部分劳联會員贊成独立政治行动的事实。然而，在丹佛的行动却是劳工人民党联盟的一次严重挫敗。劳埃德在 1895 年 2 月称，政治綱領的失敗，特别是“第十条綱領”的失敗，“使工人参加旧党派以外的任何政治行动几乎都成为不可能的事”^⑪。不但如此，它还鼓励了保守派的領導重新反对劳工人民主义，并反对与有組織的劳工和社会党人結成联盟。为什么在美国劳工联合会还不打算贊成独立政治行动的时候，就忙于提出劳工人民主义的要求呢？为什么在不能指望有組織的劳工建立第三党的时候，就甘冒失去农戶主和商人的危險呢？^⑫

人民党的正式机关报《国民警卫报》，在 1895 年 2 月写了一篇

* 參見本书第十九章《1894 年代表大会》一节。

社論，它清楚地表明了当时的趨勢，社論說：“人民主义和社会主义分道揚鑣的时候已經到了……讓我們做保守派吧，以便得到商人、自由职业者及小康之家的支持。如果我們的党要获得成功，这些人就是我們必需利用的人。摒棄每一个向我們宣战的大声喊叫的社会主义者，我們就会得到我們社会中的一百个保守分子。”^⑬

显然，根据人民党領導人的看法，凡是支持进步綱領，即支持在1894年选举运动中为各州的竞选綱領所采用并于选举后为圣路易會議所重申的綱領的任何人，都算做“社会主义者”。^⑭

1895年的选举

由于劳联所屬工会不采取丹佛大会的立場在独立的政治行动中起积极作用^⑮，所以第三党在城市中的基地大大地縮小了。1895年春季的市选举結果，使支持劳工人民党联盟的人感到失望。人民党人在一些城市中当选市参議員，但得到的票数一般比1894年11月相差甚远。^⑯

当劳工人民党事业的朋友們为选举結果感到失望时，人民党的全国总部却愉快地欢迎这些結果。人民党領袖欢呼选举結果，用它来证明劳工人民党的联合在选举中毫无办法，并且为那些希望将人民党的政綱縮小为銀币問題的人进行辯解。《国民警卫报》高兴地說，“1896年的政綱将不会扩大去符合社会主义的想法。”“人民主义和社会主义已經分道揚鑣了。”^⑰

第三党党內的危机就这样正式地暴露出来了，而在1895年年尾时期中，越来越变得明显的是，人民党領袖对劳工的支持不表示热心，并且只是按照自己的要求去接受它。但是，在1894年投票选举人民党的大多数工人，不願看到“标新立異的銀币极端分子”的

要求，他們提出了独立政治运动的中心口号。对这些工人来说，俄馬哈政綱中积极的劳工綱領和1894年夏秋季所增加的綱領以及銀幣自由鑄造問題，應該是“使我国进行政治革命”的偉大人民运动的基础。正如一个工人在1895年春季致《铁路时报》的信中所說的一样：“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民党人，俄馬哈政綱对我來說是很好的。我不认为在这块穷人的土地上和奴隶的家园中，銀幣自由鑄造和黄金是数百万工人們所需要的一切。”^⑮

1896年秋季竞选运动的选举結果，清楚地显示出正在分裂劳工人民党人联盟的冲突所发生的后果。在工业区，人民党的票数大約是1894年秋季选举中所得票数的一半。^⑯第三党只是在南方增加了选票；在南方，人民党人团结一致，反对把注意力只集中于銀幣自由鑄造而实际上排斥了所有其他問題的做法，并在选区中提出了包括广泛改革項目的綱領。^⑰南方的竞选运动与美国其他地区不同，它突出地表现出有組織的劳工与黑人及白人农民之間的有效团结。^⑱*

一个自由主义的改良分子要求《工会工人报》編輯說明人民党在市区中选票下降的原因，該报編輯写道：南方以外工业地区所得票数是容易解釋的，“工业中心地区中有思考的工人們无疑能認識到，人民党現在的領袖只不过是耍利用他們作为商品而已……如

* 劳联得克薩斯州总組織者于1895年9月写信給劳联秘书奧古斯特·麦克雷斯称：“我是一个坚定的第三党人，并在这方面做着有益的事。我发现了一个有色人，他在有色人当中是一个領袖和健談的演說家……他能够和他的种族一道为我们做很多的事，他受过教育而且聪明……农民們似乎已經觉醒，人民党似乎在順利前进……”（W.E. 坎农于1895年9月7日、24日致奧古斯特·麦克雷斯的信，見《劳联通訊集》。劳联通訊包括南部組織者的若干信件，說明他們在竞选运动中为第三党所作的工作。）

果州和全国委员会不立即恢复理智——如果他们有理智可以恢复的话——，他们就会发现自己是光杆将军。参与政治的城市技术工人不是傻子，而且不可能受人欺骗。”^⑳

人民党人与民主党人合流

1896年7月22日在圣路易召开的人民党全国大会总结性地提出了答案。大会开幕前的几个月，那些仍然在为劳工人民党人联盟工作的人们开始团结在尤金·德布斯的旗帜周围。^㉑他们辩称：如果人民党根据最初的俄马哈纲领加上后来州纲领所增加的补充纲领而提名德布斯为总统候选人，则对于支持该运动的劳工就会是一种诚意的表示，并且会在工人阶级的范围内重新掀起劳工人民党人联盟的热情。^㉒虽然人们承认德布斯“过于接近雇佣劳动者阶层”，而不为人民党的保守领导所欢迎^㉓，但他们又辩白说，由于他在银币问题上的立场及他在农民和工人中的声望，他是理想的旗手。无论如何，在围绕着他的候选资格问题上，人们希望人民党能够获得出路。^㉔

从1895年夏季开始，德布斯的名望在劳工界盛极一时。于是有人警告工人们说，“人民党运动中的劳工的敌人正在制定1896年的计划”，并要求工人给人民党领袖寄送一分钱的名信片，坚持根据真正进步的纲领提名德布斯。“你只花费一分钱就能表示自己的意见……此外，这样会在劳工近二十年来所争取的纲领的基础上迫使将他的名字提出来。”在1895年至1896年的冬季，全国所有的劳工报纸都把德布斯的名字作为它们报上的头号大标题，并且若干工会通过了赞成德布斯候选资格的决议。^㉕

但是人民党的领袖们却有另外的计划。他们决定在两个主要

政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举行人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以便打下与民主党合流的基础。在芝加哥举行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时候，人民党的领导人物却正在拟定合流计划。在民主党人赞成银币自由铸造并提名威廉·金宁斯·白里安时，合流的可能性就更大了。白里安是内布拉斯加州年轻的前任国会议员，他虽然是一个民主党人，但早就和人民党的主张“眉来眼去”，而使他被提名为候选人的著名的“金十字架”演说中充满了人民党的想法*。两党合流的可能性因这一事实而进一步增加了，即民主党人通过了阿尔特盖德州长制定的进步政纲，其中包括银币自由铸造、严格控制垄断组织、累进所得税、减低税率和严厉谴责克利夫兰（总统）在普尔曼罢工中的行径——抨击“政府的禁令是一种新的和极为危险的压迫形式”^②。这样看来，很多人民党的有力要求，都为一个与它对抗的组织所接收了。

在人民党大会的第一天中，一次非正式的投票就表明二十二个州的大多数代表团，包括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州、得克萨斯州、乔治亚州及密苏里州的全部代表团，都赞成提名德布斯。亨利·德马莱斯特·劳埃德——他将近两年以来一直希望德布斯被选为人民党的总统竞选人^③——在特勒—霍特致电德布斯，告诉他，如果他愿意的话，会有广泛的群众支持他的提名。^④

但是，德布斯由于害怕将他提名就会分裂人民党的运动，因而撤回了他的名字，并嘱咐劳埃德不要“允许提出我的名字”。当这个情况在大会上宣布时，左派的运动就此垮台了。^⑤

* 震动大会的白里安的演说以这样的话宣告结束：“你们不应将荆冠强加在劳工的头上；你们不应使人类在金十字架上受折磨。”在他结束了演说后，全场骚动了十五分钟，而第二天他就成为民主党提名的候选人。

这样，全国委员会的领导就能恣意左右大会了。代表们在几小时的辩论之后，以七百五十八票对五百六十四票同意合流。大会赞成白里安为总统候选人，并同意银币问题是竞选运动中的主要问题。反对合流的人拒绝了塞瓦尔——一个富有的东部人——为副总统候选人，而以汤姆·华特逊来代替他，这样才有点儿心平气和。^②

圣路易大会响起了人民党的丧钟。它没有明确的政纲，没有适宜的领导人，分裂成互相冲突的派别，作为一个自治的政治组织的政党来说，它是不可能再存在了。汤姆·华特逊痛心地说道，“多年的辛劳都付之东流，而成千上万的善良人民的希望也成了泡影。”^③

虽然人民党实际上是在圣路易“受伤致死”的，但所有这一切都是保守的领导在很久以前就计划好了的。劳埃德正确地指出：“每一个发展的情况都表明，人民党的分裂是陶贝奈克、威佛尔等在两年前就计划好了的，并在圣路易会议上予以大力的推动……”^④对有组织的劳工的恐惧；劳工人民党人联盟中有社会党和其他激进的势力；以及保守的领导方面决心从人民党政纲中取消亲劳工、反垄断的要求，而只留下银币自由铸造一条纲领——这些因素都是人民党在圣路易崩溃的根本原因。

社会主义劳工党与合流

当人民党人在圣路易大会上赞成白里安为总统候选人，并参加民主党阵营时，但尼尔·德李昂及其信徒们大为高兴。他们反对人民主义的论证现在有了充分的理由；这时，人民党明明白白地以“中产阶级运动”的姿态出现。此外，“由于剥夺了它的社会主义

的借口……它不再会妨害我們并阻碍我們党在西部各州中的发展，在西部各州中，人民党政客所掌握的漂亮口号有助于为他們获得相当多的工人阶级信徒。”^⑤

社会主义劳工党以充分的乐观主义态度开始提名总统及副总统候选人。党的组织者被派往中西部，以便使失望的人民党人脱离他們的党而投入社会党人的怀抱。社会主义劳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一个名为《致社会主义忠实信徒及人民党的朋友书》的决议中，要求“中产阶级政党”中所有热心的改良主义派，特别是有组织的工人们，支持这样的政党，它的目的在于消除一切阶级斗争的原因——“現存的少数人剥削大多数群众的资本主义制度所依据的利润及工资制度”。^⑥

这次所获得的反应，打破了德李昂及其信徒的美妙希望。虽然白里安在 1896 年所维护的事业主要是农户主和中阶级的事业，但有组织的工人，除极少数例外，都支持民主党及人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劳工人民主义的信徒确实并没有支持社会主义劳工党在 1896 年的候选人，而不少社会党人却支持了白里安。^{⑦*}

* 虽然社会主义劳工党至少在十六个州中参加了竞选，但它的总统候选人 C. H. 馬切特仅获得三万六千票。（1896 年 11 月 17 日《人民》周刊）

1896 年 10 月 22 日，亨利·怀特自紐約城写信給岡伯斯說：“一些主要的社会党人贊成白里安，并且是独立的白里安同盟的盟員……（《劳联通訊集》）

如果犹太人社会党員不遭到白里安运动中反犹宣傳的反对，在紐約城甚至会有更多的社会党人“贊成白里安”。当犹太人社会党員讀到《紐約太阳报》报导民主党大会上代表們叫囂“打倒黄金！打倒华尔街弯鼻子的犹太强盗！打倒杀死基督的金臭虫！”时，他們和在美国的所有犹太人一样感到憤怒（1896 年 9 月 16 日爱德华·福罗尔著：《銀币自由鑄造和人民主义运动及 1896 年选举中的反犹太人主义》，哥伦比亚大学未出版的碩士論文，1952 年 5 月。）

劳工支持白里安

劳工界广泛支持白里安的理由是不难找到的。大部分地区的劳工运动仍坚决支持银币自由铸造，即使他们并不相信工人及其同盟者只关心这个问题。^⑳1896年春季、夏季及秋季，各工会、城市中央组织和州劳联通知劳联总部：它们的会员，“不论以前党派关系如何，几乎一致赞成按十六对一的比率自由而无限制地铸造银币，他们认为增加货币数量，将有助于商业的复苏，从而再使我国繁荣起来”^㉑。

德布斯表达了劳工运动中很多人的观点，他宣称，“白里安先生及银币自由铸造的胜利将会挫折豪富的锐气。”^㉒

可是，大部分支持白里安的有组织的工人之所以这样做，主要不是因为他們相信银币自由铸造，而是因为他們认为，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威廉·麦克金莱是国内反劳工的垄断势力的候选人，并且所有从事打击劳工及降低工资的力量和势力都聚集在麦克金莱的周围。他们支持白里安，还由于他们认为，民主党的芝加哥纲领——抗议工业上的专制垄断、赞成所得税及谴责政府发布禁令——反映了劳工—人民主义的原则。特罗伊(纽约)中央劳工联合会机关报《劳工辩护者》宣称，“十六比一的问题不是竞选运动中唯一的问题，芝加哥政纲中其他纲领，比有关货币的条款甚至更为重要。”^㉓

保守派对芝加哥纲领进行无比粗暴的攻击，使很多工人站到白里安方面*。工人们相信，银币自由铸造的纲领还没有像政纲中提出反对政府禁令这一事实更能引起对纲领的攻击。劳工报纸在竞选期中所写的评论，证实了这一看法，评论中指出：“在民主党的

政綱的所有各条綱領中，遭到最严厉譴責的是宣布反对政府禁令这一条。人們指責这个宣告具有无政府主义的趋向，是完全破坏法律和秩序的。”^{④②}

劳工騎士会和美国铁路工会完全轉向白里安的旗帜，它們的領袖，从竞选开始直至結束为止，一直努力使劳工群众相信他們的幸福是与民主党的胜利相联系的。^{④③} 在劳联中也广泛傳布对白里安的支持。国际机械工人协会主席詹姆斯·欧康奈尔在支持白里安时宣称，“这是群众和統治階級之間的斗争。”^{④④} 劳联俄亥俄南部地区的組織者約翰·麦克格雷于 7 月 14 日报告說，“在劳动人民中，我发现十六个人之中有一个人是对共和党及民主党完全不滿意的，不过，他們要在今年秋季按民主党的候选名单投票，他們这样做仅仅是因为他們认为大势所趋，現在群众起来反对統治階級了。”一周之后，劳联的一个組織者从加利福尼亚写信給岡伯斯說：“所有工会均具有选择白里安为美国總統的几乎相同的看法。这是向我們几年来奋力以求的既定目标前进一步的大好时机。我願意說明，若干工会工作者要求我給你写信，并且希望你尽最大努力促使有組織的劳工拥护白里安。在局勢險惡时尽你的最大努力吧！这对于麦克金萊是个教訓，而我相信群众是贊成白里安的。”^{④⑤}

向岡伯斯发出的这个呼吁书，是 1896 年夏季劳联的工会及会

* 《紐約郵報》在評論芝加哥綱領時說，“在紅旗下面從來沒有任何一群昏頭昏腦的人曾經對法律、慣例、秩序及政府表示過這樣特別的蔑視。”（1896 年 7 月 16 日轉載於《輿論報》，第 21 卷，第 75 頁。）埃累里·安德遜宣稱，“考慮到該綱領，我認為像白里安這樣的革命者對它表示贊成是好的。我們需要他和紅旗在一起，這樣就有了將他們打倒的借口。”（1896 年 7 月 18 日《文摘雜誌》，第 13 卷，第 357 頁。）

員們送到他的办公室的成百封呼吁书中的一个，这些呼吁书要求他放棄使劳联在竞选运动中保持中立的企图，并正式支持民主党—人民党的候选人。

岡伯斯的作用

在1896年6月27日，甚至在各种全国代表大会开会之前，岡伯斯就向劳联所有工会发出一項通告，警告他們政治行动的危險性。在他这个内容有十二节的通告中，第三节最为重要，它說：“劳工在現在或者过去所获得的一切，是由于工人們在自己的組織——按照工会路綫和措施而行动的工会——中所作的努力的結果。”問題是“要在我們的客厅門口將政治莽汉打敗，强迫他向后轉并且滾开”。然后，幸福的日子就会出現在眼前，“到那时，如果我們劳动的伙伴仍有未受到有組織劳工的好处的人，那也只是少数。”^④

宣言並沒有发生預計的后果。它在劳联的許多工会中不是以破坏地方自治为理由受到譴責，就是沉默地被置之不理，并且直截了当地告訴岡伯斯“管管自己的事”^⑤。对該通告的反应是非常对立的，以致岡伯斯不得不在8月初发表公开声明，认为他的話遭到錯誤的解釋。“对通告中任何一句話，均能用数不胜数的詭辯或曲解的說法，解釋为不承认工人們有权采取他們认为最适当的政治行动，但即使就这样的工会而言，通告中並沒有一句話是建議它們不要采取政治行动的。”^⑥

由于岡伯斯对通告的修正意見沒有伴随着支持民主党与人民党候选人的态度，因此它不能使批評他的人感到滿意。整个劳联指責岡伯斯不誠懇和前后矛盾。岡伯斯公开宣布，他絕對贊成銀

币自由鑄造,但反对劳联采取与任何政党有关联的立場,这是前后矛盾而不誠懇的。劳联如何能够贊成銀币自由鑄造而不明确支持竞选运动中唯一代表該項問題的人物和政党呢?仅仅根据邏輯的理由,就将迫使岡伯斯跟着劳联中許多負責人員及會員的倡导,“支持已为劳联所同意的該項經濟措施(銀币自由鑄造)的政党候选人,而反对那些决心挫折他們意志的政党的候选人”^{④9}。正如劳联执行委员会委員、白里安的支持者約翰·列农直截了当向岡伯斯所提出的一样,“一个人如何能够承认一个問題是一項經濟要求,而当它成为政治問題时却又加以反对,这对我來說确是奇怪的事。”岡伯斯指責說,在竞选运动中劳工的活动会使工会运动遭到忽視。列农在回答这一指責时說,“人們不会忘記工会。我收到的信表明,一般人在政治上的活动引起了工人們对工会的兴趣。我认为,这种情况是由于广泛談論劳工所主張的各种政策造成的,工人們越来越認識到他們在任何政策及所有政策下均需要工会。”^{⑤0}

在竞选运动快結束时,要求岡伯斯表白自己态度的压力增长了。成百封来自附屬工会、它們的負責人員及會員的信件及电报涌进劳联总部,要求岡伯斯“与所有有組織的劳工領袖直截了当地表示一致反对共同的敌人”。

在一封有代表性的信中說,“使你身居劳联領袖的普通人,对你的沉默感到憤怒……不久将会发出一項使你用一生的時間才能恢复元气的抗議……现在就行动起来吧!‘脫离中立的立場’吧!如果你重視你做为普通人的領袖的地位,那么,就在他們最需要你的时候,將他們領導起来。”^{⑤1}

但是,岡伯斯竟无动于衷。他了解他采取的方針在劳工运动中非常不受人欢迎,但他同意彼得·麦克基尔的看法,这就是超过

竞选运动范围之外的一个基本问题已处于危险之中。麦克基尔在1896年9月9日的一封“密”信中，明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他在信中劝告岡伯斯对于日益增长的支持白里安的要求置之不理。“这是个陷阱，因为如果你表示支持白里安或任何其他的人，则会成为社会党人把他们的政治见解强加在你头上的一个借口。”岡伯斯也认为，对白里安表示支持，“将为社会党人重新打开大门”，他继续对劳联会员的呼吁置之不理，并且拒不表示在竞争中赞成任何党派。^②

虽然岡伯斯的拒不表示态度在劳工运动中引起一些混乱，但是，它并没有如愿地阻止广大的劳联附属组织在竞选中表明自己的立场。国际性及全国性工会、城市中央组织及州劳联，公开赞成和支持白里安，并且发起组织工人的白里安俱乐部。这些组织的所有会员并不是都一致同意银币自由铸造问题，但他们团结一致，支持芝加哥政纲中的其他纲领——它对托拉斯所采取的进步态度，它同意所得税，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反对政府的禁令。正如亨利·怀特——联合服装工人工会的白里安竞选俱乐部的秘书、纽约中央工会所组织的独立白里安同盟的一个领袖——向岡伯斯所指出的那样：“现阶段的政治运动的特点是，它绝不会在工会中引起分歧，甚至那些赞成稳定的货币(?)的人也不反对工会负责人代表白里安所积极进行的工作。”^③

亲麦克金莱统治的恐怖行径

为数极少的劳工领袖，其中大部分和前劳工领袖泡德利一样，是代表共和党的候选人发言的。但是，即使共和党的竞选运动负责人，也认为这些人是仅仅代表他们自己发言的。一位竞选运动

的負責人写信給馬克·汉納說，“劳工組織乃至組織的每一个成員都反对我們……对它們进行教导是不可能的事。它們对联邦政府干預罢工問題的关怀更胜于货币問題。”^⑤

西奥多·罗斯福之类的共和党人，感到只有一个办法对付這個問題：“对我們大部分人民目前激发着的情緒，只有像镇压巴黎公社那样才能予以镇压，把他們的十来个領袖抓起来，把他們弄到墙面前枪毙。”^⑥ 汉納及其他共和党領袖根据不同的战略做出了决定，他們认为这些战略——使用經濟压力、威吓及恐怖办法——会更为有效。民主党伊利諾州的中央委员会秘书西奥多·納尔逊在一封給岡伯斯的“密”信中写道，“我們在这个办公室每天都接到关于資方强迫他們的工人投票支持麦克金萊的消息。据我們的某些調查，許多贊成白里安先生的人，被迫成为麦克金萊的追隨者，并被吸收为‘麦克金萊俱乐部’的會員。我认为可靠的权威方面告訴我，工人們参加了这些俱乐部之后，受到偵探的監視。”^⑦

資方的这种“行为”决不仅限于伊利諾州。在竞选运动进行时，劳工报刊經常大声疾呼地报道，“在我国各地正企图恐吓或强迫工人按照他們雇主的願望投票。”全国各个地区的一些工厂关闭起来了，公开宣布在选举結束和共和党取得胜利之前不会复工。铁路雇主、紡織及地毯工厂厂主、木材公司、鋼铁公司，的确，各种类型的工业企业均犯有采取恐吓手段的罪。制造商接到商人們的信，声明如果白里安当选，他們就会取消定貨，这些信被贴在工厂

* 这不是罗斯福首次提出这类的建議。他在1894年12月9日写信給一个朋友說，“我很了解人民党和劳动人民，也很了解他們的过錯；我願意見到由常备兵或訓練良好的州警卫队来处理一次騷动，而不必过于顾虑流血。”（劍桥大学埃耳廷·莫里逊編选：《西奥多·罗斯福书信集》，第1卷，1941年麻薩諸塞州版，第412頁。）

中的显著地方,以便給工人們看。一个雇主对他的工人說,如果白里安当选,他就每月只付給他們十元工資,但是假如共和党人得到胜利,他們每月就会收入二十六元。匹茲堡的琼斯及麦克劳林铁工厂的三千名职工被迫每人捐獻一元做为共和党竞选运动基金。固特異橡胶公司直截了当地通知它所雇用的工人們說,“固特異橡胶公司的股东和負責人員希望你們清楚地了解,任何本公司的职工如投票贊成白里安和塞瓦尔,則被看作是直接反对公司和雇主的行為,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为上述两个人工作或投票贊成他們的职工,可能被公司負責人員认为是与公司相对立的。”⁶⁷

E. A. 罗斯教授評論說:“自从奴隶主时代以来,还没有像現在这样对于反对派表示出进行打击、恐吓或扼杀的殘酷无情的决心……这些方法的殘暴情况几乎令人难以置信。”⁶⁸这种論断是很有道理的。

恐怖的后果

在全国很多地区,有組織的劳工都憤怒地反对威吓工人,并声明誓不低头。康涅狄格州麦里登城的劳联市中央組織理事会的立場就是个典型例子,它表达了“对侵犯劳工权利的最严肃的抗議,保证在它能力範圍內以一切办法反抗这种不公正和非美的行為,并将它作为一件值得有組織劳工憤怒和譴責的事而加以消灭”。在一篇标题为《政治恐吓》的文章中,《美国劳联主义者》杂志发表了上述声明,它公正地体现了“有組織的工人对許多雇主阶级代表的憤怒情緒,这些人力图不适当地和不公平地控制工人們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美国公民的投票及政治权利。”⁶⁹

共和党在竞选运动中的恐怖行徑和威吓办法是否对有組織的

工人发生了很大的效果，这仍是有问题的。纽约统一劳工会议——几乎代表本城每一个工会——早在 10 月出来支持白里安时就宣布，“最明目张胆的恐吓办法并没有使我们那些相信行使上帝赋予的自由投票权利的人民走入歧途，而下列签字人（执行委员会）*的一致意见是，有组织的劳工现在有一个良好机会来表明，他们相信人民才是真正的统治者，而托拉斯和辛迪加所豢养的辩护人不应该是统治者。”^⑩

毫无疑问，工会及它们的领袖所领导的为支持白里安而仔细布置的竞选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抗击了共和党在这些工会会员中所采取的恐怖手段。但是，这并不能抵销它对广大无组织的劳工群众所发生的影响。除所有其他原因之外，共和党 and 雇主所采取的恐吓办法，抵销了有组织的劳工在争取无组织的工人赞成民主党——人民党名单方面所做的努力。《劳工骑士报》在选举之后正确地谈到：“大城市的无组织的劳动者，由于受到经常出现在他们眼前的缺少工作机会及低微工资的前途的恐吓，被引导到背弃他们有组织的同胞以致促成了他们在竞选中的失败。”^⑪

选举结果

所有证据都使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广大的有组织的工人在投票时支持了白里安。但是，这仍然敌不过共和党的舞弊、威胁、恐吓及不断的花钱运动，而这些钱是由一些公司、个别工业家及银行家提供共和党作为竞选斗争的经费的。共和党的一个竞选运动工作者在选举后坦白地写道，“我们在中西部用了主要的力

* 执行委员会是由砌砖工人、公共马车车夫、制箱工人、印刷工人、铺瓦工人、僕役及侍者工会的代表所组成。

量，花費了數目空前的巨款。”他估計，僅在紐約就用去了三百五十萬美元。一位研究競選運動的人得出結論說，“在支持威廉·麥克金萊的競選方面，大約花費了一千萬美元左右。”^⑧

白里安在選舉中得到的票數使支持他的人非常失望。從緬因州直到明尼蘇達州，不論在哪一州都沒有獲得勝利，並且還失去了加利福尼亞州。可是，這次失敗不可以完全歸咎於沒有得到城市工業中心地區的支持。正如一位歷史學家所指出的：“白里安在1896年掌握了西部若干農業州，而東部卻投票反對他，這一事實掩蓋了另一事實，即他在東部許多城市中心區獲得了強有力的支持，而在很多情況下，竟席卷了東部農業地區。”選舉結果的統計分析證實了這一結論，該項選舉結果以《1896年城鄉投票情況》為題，發表於1941年1月的《美國歷史評論》雜誌上。作者威廉·戴阿芒德在他的結論中指出，“與農業地區的票數相比較，白里安在較為都市化的州中的城市里，或者在迅速往該方向發展的城市中的情況，比人口較少的城市或農業性較重的州中的情況要好些。”^⑨並且，正如勞聯領袖在選舉兩天後向岡伯斯所指出的，“白里安在城市中獲得的選票大部分是勞工選票。”^⑩

儘管在選舉中失敗了，但是，一些支持白里安的勞工仍對未來抱有希望。美國鐵路工會第一地方分會秘書給落選的白里安寫了一封信，表達整個組織的關懷，並保證繼續對他予以支持。這封信說，“美國鐵路工會一致投了你的票，我們要求你繼續進行有益的工作。你的事業是正義的，未來的成功是肯定的。”勞工騎士會總會長詹姆士·索弗林也提出了類似的保證。他給白里安寫信說，“我們一定繼續為美國的財政獨立及政綱中其他重要問題而奮鬥。”勞聯聯合服裝工人工會總書記樂觀地寫道：“所有積極的工會

人物都会了解到，以芝加哥政綱为代表的运动不可能在一次竞争中取得胜利。它必须遭遇到所有黑暗势力——教会、报刊、有组织的金钱势力……的反对。我认为，运动中所显示出来的力量是个巨大的收获。”^⑤

反对政治行动的趋势

但是，这些都是劳而无功的。岡伯斯觉得，选举结果已经充分地证明了他在竞选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正确的，他立即抛棄了劳工运动当时所应遵循的方针。他在选举后不久就宣称，“我国工人与一切政党断絕关系”，埋头从事工会组织的真正工作的时候已经到来了。^⑥或者，如太平洋海员工会领袖安得魯·富魯塞斯——最积极支持白里安的人——于选举后第三天給岡伯斯一封信中所說的，“作为有组织的劳工，我们的政策是简单明了的。进行组织、教育工作，并在我们能够做到的情况下，根据保守路綫促使通过这类的法案”。联合会应该草拟一个有限度的立法方案，并在国会中設法用“影响議員”的办法使其获得通过，只求制定有利于劳联的法律并阻止通过不利于这个组织的法案。此外，劳联应该避免积极参加选举运动，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应当支持独立的工人阶级政治行动。^⑦

在这种攻击的面前，即使在劳工运动中最坚决支持独立政治行动的人也軟弱了。^⑧芝加哥劳工會議和行业与劳工大会为了组织芝加哥劳工联合会，于 1896 年 12 月实行合并时，两个组织均同意岡伯斯的要求，在規章中加入“不問政治”的条款。芝加哥行业与劳工大会于 1894 年 12 月成立时，曾肯定地提出了独立政治行动的条款，并且考虑到它的政綱反映了劳工—人民党人联盟中一

些最进步的思想*，由此人们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保守势力在劳工运动中暂时占了上风。^⑤

劳工人民主义衰落的原因

劳工人民主义在政治上走向了消亡。1896年的选举实际上不过是它衰落的最后阶段。人民党即使在投降民主党人之前也没有将劳工与农民结合在一个永久性的联盟之中。人民党人及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保守领导，实际上对这样的联盟并不发生兴趣。亨利·德·劳埃德指控保守的工会领袖是主要政党的“狗腿子”，并责难他们说，他们的作用是保证“工会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政党”。他指出，这些劳工贵族通过在城市、州及联邦政府中获得一官半职的形式，从资产阶级政党手中得到报酬。劳埃德在伦敦的《劳工领袖》杂志上写道，“这些领袖被贿以这些职位，是为了使他们起带头羊的作用，以防止工人群众脱离控制。”^⑥

虽然大部分地区的有组织的工人倾向于人民党，并在若干地方形成了决定性的力量，但是，有组织的劳工还没有完全团结一致，强大到足以在全国范围内取得领导地位，也没能与小农、分成制佃农及农业工人共同建立一个反对壟断的政党。人民党领导的保守主义，银矿主和较富有的农户主在人民党运动中所发挥的力量，想在银币万应药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农工联盟的弱点，劳工运动中缺乏团结，“纯粹和简单的”工会主义的影响，当然，还有大企

* 除特殊的劳工立法外，会议要求取消美国参议院，直接选举总统及副总统，公路、电报、电话国有化，公用事业为市政府所有，司法改革，创制权和复决权，消灭股票投机并最后建立“合作共和国”。（德斯特勒著：《美国激进主义》，第235页。）

业及其同盟者的攻击，他们将人民主义描绘成为一个由外国出生的社会党人所计划的外来的和非美的阴谋^①（人民党的领导也参与了这种攻击）——所有这一切，都促成了劳工人民主义的垮台。

可是，人民党运动在1896年以后作为有组织的力量已经消亡的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在美国生活中没有留下劳工人民党联盟的任何影响。劳工人民党联盟所主张的一些措施，都已经包括在这个或那个大政党的纲领中，并反映于立法中。这些措施包括：八小时工作制，在工业区中建立适当的矿场及工厂的检查制度，其他特殊的劳工立法，直接选举美国参议员，创制权及复决权，澳大利亚式的投票法**，公用事业归市政府所有，等等。^②

将如此众多的农民、有组织的工人、知识分子及自由职业者卷入人民党运动并导致建立劳工人民党联盟的巨大社会骚动，并没有在1896年选举之后烟消云散。它注定要随着以后每年反对壟断资本主义的运动而重新恢复起来并聚集起力量。

* 1896年以后，人民党逐渐衰落，并且不久就消亡了。繁荣的恢复，因黄金的惊人的增产而结束货币恐慌现象，以及与民主党人合流的后果，这些都加速了它的消亡。

** 即选票上印有全部候选人名字的无记名投票。——译者

第二十三章

劳联与劳工团结(1896—1901年)

1897年10月《美国劳联主义者》以大字标题刊登新闻说：“矿工们的胜利鼓舞了全体工人。”事实也是如此。在1897年10月1日至1898年4月1日这个时期中间，分布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劳联四百三十名组织者的报告表明，煤矿工人1897年大罢工的胜利，是促使工人决心组织和形成一个更为强大的对付雇主阵线的重要因素。^{*}①那次罢工使煤矿工人的工资比1893年提高了33%，并且建立了每日八小时工作制。

但是劳联的领袖们却没有表示什么热情。1898年2月，联合矿工工会主席密恰尔·拉契福特向岡伯斯埋怨说，劳联领导对矿工的胜利似乎很冷淡。他很客气地问道，这是否是“由于漠不关

-
- 1897年罢工被称为“受奴役的人民的自发起义”，它是作为全国性组织的联合矿工工会所领导的第一次成功的罢工。1897年7月4日，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西弗吉尼亚、俄亥俄、印第安纳和伊利诺州的二十多万矿工举行了罢工，他们使美国约70%的烟煤生产陷于瘫痪，矿工们坚持罢工十二个星期。1897年9月4日，罢工以矿工的巨大胜利而告终。1898年1月18日在芝加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煤矿经理方面和工会签订了一个协议，这是一个重要工业部门和它的工人达成的第一个全国性的协议。

这次胜利刺激了联合矿工工会的成长。1897年4月，这个工会只有一万多名名义会员，1900年4月12日，继拉契福特之后任联合矿工工会主席的约翰·密契耳在致岡伯斯的信中兴高采烈地写道：“……我很愉快地告诉你，联合矿工组织在本月中已有十一万七千名缴纳会费的会员。而且我们正在认真考虑同美国劳工联合会合并的问题。”（《劳联通讯集》）

心”的缘故，他并且直接对岡伯斯本人指出：“美国劳工联合会是一个多年来为争取工人利益而斗争的组织，矿工最近已经取得了这种利益，所以，我们认为劳联主席应该毫不犹豫地赞许矿工组织所完成的工作。每日的劳动时间从十小时降低到八小时，以及五个州的矿工们所争取到的上述其他条件，在开辟其他行业取得较短工作日的道路上会有很大帮助的。”^②

要了解劳联上层人物缺乏热情的原因是并不困难的。劳联领袖们所关心的事情，是他们害怕矿工的引人注目的斗争和成就明确地表现出这一事实，即矿工工会所代表的是按产业组织工会的原则。产业工会的原则是把熟练和非熟练工人以及各种信仰、肤色和国籍的工人团结在一起的。^{*}裁缝工匠工会领袖兼劳联司库约翰·列农私下向岡伯斯指出，主张组织这种工会的人正在利用矿工的胜利来推进他们的主张。他“确信他们将来会继续这么做”^③。

矿工工会所奉行的并在帮助他们取得胜利上起了非常重要作用的产业工会运动原则，同整个劳联所奉行的那种工会运动原则是不相同的。就在这个时候，劳联却正在愈来愈向一个相反类型的工会方向发展，而这种工会方向主张首先组织熟练工人；它把自己的结构建立在技能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产业的基础上；它不关心甚至于敌视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黑人工人、外国出生的工人和女工们的要求。

* 联合矿工工会的目的之一是，“把煤矿内和煤矿周围所有的工人，不分信仰、肤色和国籍都团结在一个组织里面。”联合矿工工会章程里有一条规定，“对于任何成分良好的持有正式或转移关系证的会员，均不得因种族、肤色或国籍而阻止或妨碍其获得工作。”（见弗兰克·朱理安·瓦恩著：《美国联合矿工工会史》，1905年纽约版，第35页。）

在勞聯領袖的心目中，1893年危機時期和緊跟着危機時期以後的美國勞工運動歷史確鑿地證明了，一個成功的勞工組織，必須建立在技能工會的基础上，它首先是把最熟練的、最堅定的工會會員——在繁榮或蕭條時期都不脫離組織的會員——結合在一起。這些領袖嘲笑那種認為技能工會政策已經過時的想法。他們堅持說，如果要作出任何證明的話，那就是蕭條年代和緊跟在蕭條之後的年代中勞工騎士會和美國鐵路工會所代表的那種工會運動原則才是過時的。這種工會運動原則是建立在下述概念之上的，即把一個產業中所有的工人，不論其手藝、種族、信仰、膚色、性別和國籍都組織在一個工會裡面。事實證明，這種工會是不足以抵禦經濟危機的襲擊的。另一方面，技能工會已經證明能夠度過這樣一次危機，並且在危機過去後繼續發展。正如彼得·麥克基爾在給岡伯斯的一封信中所說的那樣，勞聯在危機年代中的穩定情況，以及在緊跟在危機年代後的发展，即從1897年到1901年，它的會員增加了兩倍（從二十六萬四千八百二十五人增至七十八萬七千五百三十七人*），這就“有力地證明了有英明領導的行業（技能）工會組織的效能”④。

隸屬於勞聯的所謂有“英明領導”的工會實行的這種工會政策，首先影響了數百萬沒有組織的工人。尤其是黑人工人、外國出生的工人和女工這三部分工人所受的影響最為慘重。

黑人工人的不滿

1896年，許多黑人寫信給岡伯斯表示不滿，他們指責說，他們

* 在這同一時期中，所有工會的全部會員從四十四萬七千人增加到一百一十二萬四千人。自1886年以來，1901年第一次達到了百萬大關。

和其他一些黑人被拒絕于劳联之外,并且“仅仅因为他們是有色人而遭到歧視”。白人給岡伯斯写信說,他們地区內的黑人工人公开和激烈地抱怨說,隶属劳联的工会“对有色工人关起它們的大門”。

1897年,塔斯卡基城黑人协会会长布克尔·华盛顿攻击劳联,說它采取了歧視办法,阻碍了黑人物质生活的提高,当时这个问题引起了全国的注意。虽然华盛顿并非急于想在黑人中发展工会組織*,但是他的指責却打中了劳联領導的要害。劳联1897年的年会通过了一項決議,譴責华盛顿的声明,并且重申上届年会通过的宣言,即“它(劳联)欢迎全体劳工加入它的行列,不問他們的信仰、肤色、性別、种族和国籍。它一直是并且將繼續努力鼓励那些最需要它保护的人組織起来,不論是在北方还是南方、在东方还是西方,是白人还是黑人”。岡伯斯对这一点甚至特別加以強調。当佐治亚代表琼斯宣称,南方的白人不容許黑人在商店、面粉厂、工厂中工作,并說他本人参加的那个工会不接受黑人的时候,岡伯斯駁斥他說,“隶属于劳联的工会无权拒絕黑人加入工会……如果我們不給予有色人以任何机会使他們能够組織起来的話,資本家就会使他們成为我們前进中的障碍。”⑥

这些話很好听,黑人当然不能对劳联年会所采取的政策提出任何異議。但是,实际上,劳联已經对黑人采取了排斥和隔离的办法,劳联領導迁就了已經实施的办法,甚至还推进它。

* 在以后几年中,华盛顿曾呼吁雇主雇用黑人劳工,他的理由是,黑人工人“对斗争、停工解雇和劳工斗争几乎完全是陌生的;黑人劳工是遵守法律的、和平的、可教育的……黑人劳工从不受引誘去追随无政府主义的紅色旗帜。”(布克尔·华盛顿著:《企业界中的黑人》,1907年波士顿版,第317頁。)华盛顿爭辯說,黑人并不傾向于工会运动。(參見《大西洋月刊》,1913年6月号,第756—757頁《黑人和工会》一文。)

劳联歧视黑人的工会政策

劳联在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中，曾坚持下一原则：凡希望隶属于它的工会，必须从自己的章程中删掉有关种族歧视的条文。1890年的年会曾拒绝批准全国机械工人协会加入劳联，因为在该协会的章程中规定只有白人才能成为会员。劳联甚至成立一个对立的全国性工会——全国机械工人工会，该会制订的章程把会员的范围扩大到黑人机械工人和白人机械工人，因而取得了劳联的执照。劳联在初期对美国锅炉制造工人和造船工人兄弟会也采用了类似的政策。*

然而，这个进步的措施实行的时间很短。1894年后期，全国机械工人协会和全国机械工人工会合并，成立了国际机械工人协会。1895年3月，这个合并后的工会领袖詹姆斯·欧康奈尔报告说，他曾经和岡伯斯、麦克基尔以及劳联的“其他许多著名领导人物”讨论了根据章程禁止黑人入会的问题；他们曾建议把限制有色人种的条文从章程中删去，而把它移入入会仪式规则里，然后就可以申请加入劳联。欧康奈尔确信，拒绝黑人加入的问题，“不会成为一个迫在眼前的问题”。事情恰恰是如此，国际机械工人协会从章程中删去了禁止有色人入会的条文，把它移入入会仪式规则里面，然后申请加入劳联，就被批准为劳联的成员。嗣后，这个工会在实际上是排除了黑人机械工人的。^①

1896年机车司炉兄弟会请求加入劳联时，岡伯斯曾建议该组织应该采取机械工人协会的办法，也从它的章程中删去纯白人的

* 参见本书第十三章《黑人工人》一节。

条文,并且允許各分会制訂自己會員資格的規定,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但是,这个兄弟会拒絕採納岡伯斯的忠告,告訴他說,會員們不願加入勞聯的理由之一是,“他們不願意加入一个不十分誠实地公布它的會員資格的組織。^⑦”

其他工会并不是这样敏感。在机械工人协会加入勞聯一年后,鍋爐制造工人和造船工人兄弟会加入了勞聯,他們使用了一种类似的排斥黑人的办法。一年后,国际铁匠工人兄弟会修改了它的載有种族歧視規定的章程,把对會員資格的限制移入仪式規則中,因而也被允許加入了勞聯。^⑧

在机械工人协会、鍋爐制造工人和造船工人兄弟会以及铁匠工人兄弟会加入勞聯之后,勞聯初期所执行的所有工人不分肤色一律平等的政策就此告終了。勞聯的确仍然坚持着任何在章程中載有禁止黑人入会条款的工会不能加入勞聯,但是如果通过仪式規則来执行禁止黑人入会的办法的話,則可以接納为勞聯的會員。嗣后不久,勞聯的職員們甚至不再坚持从章程中刪去禁止黑人入会的条款,而允許那些在章程中載有排斥黑人条款的組織加入勞聯为附屬組織。当铁路报务員兄弟会和铁道养路工人兄弟会在1899和1900年加入勞聯时,它們的章程中都規定只有白人才能为會員。当时岡伯斯以“非常愉快的心情”报告了他們的行动,并且希望其他的铁路兄弟学它們的榜样。^⑨显然,它們可以像铁路报务員兄弟会和铁道养路工人兄弟会一样地加入勞聯,而无需修改它們禁止黑人入会的章程。1902年,一个已經参加勞聯的全国性工会——司机工会——修改了它的章程,以便禁止黑人入会。岡伯斯和勞聯对此沒有說一句反对的話。^⑩

沒有明文規定禁止黑人入会的勞聯其他工会,并不意味着黑

人可以参加这些工会。有许多工会，虽然在它们的章程或誓词中并没有特别规定“白种人”为入会的必要条件，甚至有些工会在章程中宣布了所有工人一律平等的原则，但是，却以默契的办法把黑人排斥在外。其他一些工会采取了征收黑人付不起的高昂入会会费的办法以达到这一目的；或者要求提出黑人不能获得的特别许可证；或者禁止黑人充当学徒，等等。^①然而，基本的事实是，极大多数的黑人都是不熟练工人，这就使他們被排斥在劳联的技能工会之外，因为劳联主要是只组织各种熟练技术行业工人。

1902年在W.E.B.杜波伊斯博士监督下，阿特兰塔大学对参加工会的黑人数目进行了一次调查。他们曾与各工会通信，结果揭露出在包括几个铁路兄弟会在内的四十三个全国性的组织中，根本没有黑人会员，而且其中十六个工会是由于工会的歧视政策才没有黑人会员。其他二十七个工会的黑人会员为数很少，一部分原因是这些组织拒绝训练黑人学徒。调查报告估计，在劳联内一共只有四万名黑人，而且其中一半是在联合矿工工会之内的。^{*}报告还进一步显示出，在1890至1900年的十年内，在某些劳联的附属工会中，黑人会员的数目减少了。^②

调查委员会在劳联内不能找到黑人会员。劳联领袖骄傲地宣称，由于劳联没有“种族界线”，它不能够肯定哪些会员是白人，哪

* 杜波伊斯博士还写了一篇研究劳联对黑人工人政策的历史的文章，在文章中他作出的结论是，劳联的政策从它早先的立场上倒退了。在发表之前，他把这篇文章送给阿伯斯，征求他的意见。阿伯斯回答说，这篇文章是“既不公正，又不确实”，并在最后冷淡地说，“让我进一步告诉你，我有比修改你的文章稿本更为重要的工作要做。”（阿伯斯致杜波伊斯函，1903年1月5日，《阿伯斯书信集》；W.E.B.杜波伊斯著：《黑人工匠》，1902年佐治亚州阿特兰塔版，第169—170页。）

些是黑人^③。勞聯領袖沒有說的話是，勞聯的極大多數黑人是在歧視黑人的基礎上組織起來的。勞聯所屬工會很少在與白人會員平等的基础上接受黑人，相反的卻把他們隔離在黑人的地方分會里。岡伯斯和他的同事顯然認為，這種情形並不構成實行“種族界綫”。1898至1899年間，勞聯在南方發動的組織運動中，少數加入工會的黑人油漆匠、理髮師、木匠、采石匠和制車輪工等幾乎完全是組織在隔離的黑人地方工會之中的。^④勞聯領袖在宣布黑人地方工會加入勞聯時，仍然注意地指出，這並不是劃分“種族界綫”。因此，得克薩斯州加爾維斯敦的勞聯組織者提出的報告被刊登在1898年9月6日加爾維斯敦的《每日新聞》上：

“不存在種族界綫。

“在加爾維斯敦，不再存在‘有色人工會’。它在加入美國勞工聯合會時改了名稱。勞聯沒有種族界綫。這個問題曾在一年前的納希維爾會議(1897年年會)上討論過，並且已經得到了解決。勞聯是不承認‘白人’工會或‘有色人’工會的。結果在加爾維斯敦有色人工會申請頒發執照時，它得到的通知是必須改變它的名稱。這個工會改變了名稱。現在，它叫作‘第7147加盟工會’。”

然而，對黑人工人說來，勞聯是否劃分“種族界綫”的問題，不只是工會的意義或名稱的問題。在歧視黑人基礎上組織起來的工會，不論它們叫作“有色人工會”或“加盟工會”，都是歧視黑人的。

黑人工人受到的另外歧視是，在南部許多地方，黑人地方工會不得派代表參加勞聯中央勞工機構。岡伯斯拒絕接受黑人工人關於這個問題所提出的抗議，他認為“中央機構是審核參加它的代表的資格的唯一機構”。當然，結果是勞聯的各中央機構幾乎完全不顧黑人地方工會的不滿，而關於阻礙組織黑人工人的任何嘗試方

面，就更不在話下了。^{*} 但是，当黑人地方工会为了至少部分补救这种情况，而成立自己的中央机构并要求劳联发给执照时，劳联领导只有在得到该地区白人中央机构的同意时，才发给执照。当地的白人中央机构时常是不同意的，因为它辩称，假如黑人中央工会得到执照，“它就有权出席州的(劳工)联合会”^⑤。

七个未被允许派代表参加新奥尔良的正式中央劳工组织的黑人工会组成了新奥尔良中央行业与劳工理事会，并于1900年3月请求劳联发给执照，它并且表示愿意同白人工会的理事会合作。劳联的执行委员会把这个问题提交岡伯斯审查。岡伯斯通知黑人工会工作人员说，他必须首先取得白人中央组织的同意。当劳联新奥尔良的总组织者詹姆斯·勒奥纳德告诉他说，“关于组织一个有色工人的中央工会的问题，反对这种计划的情绪非常强烈，以致它会在当前这一特殊的时刻引起很多麻烦。”于是，岡伯斯便拒绝了颁发执照。而且，他在损害黑人之外，还加以侮辱，他对新奥尔良的黑人工会工作人员说，“螳臂当车是没有用的，我们不可能一日之间就克服了偏见。”对于这一点，黑人中央行业与劳工理事会秘书詹姆斯·波特尖锐而正确地回答说，“当工资和利益都是一样，而且唯有一致的行动才能维持工资和利益的时候，还存在着偏见，这点是我所不能了解的。”^⑥

岡伯斯把新奥尔良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問題提交劳联的1900年年会。岡伯斯在他的报告中大力主张实行隔离政策，并建议劳联

* 一个劳联的组织者写道：“我相信，我能够把这个城里一千名或一千多名在棉籽油厂、木材场工作和充当苦力等等的黑人组织起来，但是，中央机构的代表似乎反对接纳有色人组织的代表。因此，我不得不拒绝组织他们……”（亨利·瓦尔克尔致岡伯斯函，1899年11月4日于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劳联通讯集》。）

允許黑人工人成立隔離的工會理事會。年會採納了這個建議，並且正式批准了歧視黑人的組織政策。1900年修正的勞聯章程第十二條第六節規定：“當執行委員會認為這樣做是適當的時候，可以發給完全由有色工人組成的中央工會、地方工會或加盟工會以各別的執照。”^⑭

這樣，勞聯就讓人們知道，那些附屬的全國的或地方的工會，可以繼續因為膚色而拒絕接受黑人工人。勞聯和它的領袖們使得歧視黑人的主張成為一種固定的政策。岡伯斯宣稱，隔離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最好辦法；黑人和白人工人的隔離，對雙方和對整個勞工運動都是最合適的，因為這樣可以避免“引起不愉快”^⑮。

勞聯領袖為歧視黑人的工會政策辯護

黑人組織對1900年年會的行動提出很多抗議，於是勞聯執行委員會在1901年4月發表了一個聲明，為勞聯的歧視黑人政策進行辯護。這一聲明是岡伯斯代表執行委員會簽字的，它充滿了言不由衷的話。聲明宣稱，勞聯多年以來就主張組織所有工人而不問信仰、膚色、性別、國籍或政治見解，但是勞聯“沒有必要宣布黑人和白人之間存在的社會障礙是能夠或應該消除的”。成立隔離的白人和黑人工會，僅僅是承認現存的偏見，絕不證明勞聯反對給予黑人組織工會的權利。絕大多數隸屬勞聯的工會沒有黑人會員並不表明它們反對組織黑人，真正應該受到指責的是黑人工人本身，因為“有色人工人使自己過於經常地受雇主的有效利用，以致損害了他們自己的事業和利益，同時也損害了白人工人的事業和利益”。聲明最後警告黑人工人，不要以破壞罷工的办法來阻撓勞聯和它的附屬工會組織黑人工人的努力，否則就是為雇主的利益

服务。^⑨

声明清楚地显示出，劳联领导完全赞同歧视黑人的工会政策，并且力图把责任推在黑人工人身上，来伪善地为它可耻的忽视黑人工人需要的行为进行辩护。他们的结论的根据，即所谓的“黑人破坏罢工”，完全是一种遁辞，下面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即雇主运来的破坏罢工的黑人，绝大多数是不知道他们被使用的目的的，而且当他们获悉发生劳工纠纷时，许多人就拒绝接受工作。因此，联合矿工工会从经验中了解到，解决所谓黑人破坏罢工问题的办法，是通知黑人，他们是在毫无所知的情况下被利用来破坏罢工的；同时应帮助他们摆脱他们的困难处境。^{*} 联合矿工工会成功地运用了这种办法。1899—1900年，当这个工会企图在阿肯色、堪萨斯和俄克拉何马等州组织罢工而雇主运来黑人破坏罢工时，罢工的白人矿工就去会见黑人，并且告诉他们，正在举行罢工。绝大多数黑人就拒绝了工作。雇主只好把其中一些人送回去。另一些人在确实得到工会的支持之后，就留下来参加了罢工的队伍。^⑩

尽管上述事实证明了黑人工人和白人罢工工人是团结在一起

^{*} 它的最重要的经验是1898年10月12日在伊利诺州沃尔顿的流血冲突，在这次冲突中，有十四人死亡，五十人受伤。在罢工中，煤矿经理方面派遣人员到亚拉巴马招雇一千名黑人到北方煤矿中工作，当黑人到达后，知道正在进行罢工时，他们“抱怨说，他们受了煤矿经理方面的欺骗，大多数人拒绝工作。驻在当地的法警接到命令，以枪杀威胁那些企图离去的黑人”。（《公众》杂志1898年8月27日）不幸的是，联合矿工工会的罢工工人没有设法援助黑人，更没有把他们拉进自己的斗争里。相反，他们却成为经理和他们的同盟者所煽起的“反对黑人的精神”的俘虏。独立的《公众》杂志在报道10月12日沃尔顿的战斗时正确地强调指出，“反对黑人的精神是自上而下的，所以，必须到更高级的人士中去寻找”。（1898年10月22日该刊）关于这一事件的进一步讨论，见1952年1月份《黑人历史公报》，第73—74页，雷·金杰著《黑人是罢工破坏者吗？》一文。

的，但是劳联的技能工会领袖们却继续用“黑人破坏罢工的行为”来证明，劳联的歧视黑人政策应由黑人自己负责。^{②1}

在就业方面歧视黑人的情况

劳工运动中对黑人的歧视不可避免地导致在就业方面对黑人的歧视。技能工会的领导人不仅容忍大多数雇主在雇用工人政策上明显表现出的种族歧视政策，而且还积极参加反对黑人工人的阴谋。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最初几年期间，在南方城市中，黑人在修建铁路、造船和建筑业占有重要的地位。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起，在南方城市中，由于雇主和技能工会的有计划的阴谋的结果，黑人工人不断地从熟练工作中被排挤出去。工会组织由于拒绝接受黑人为会员并且阻止工会会员与非会员一起工作，它们逐渐地把黑人从原来的熟练工作岗位上排挤出去。在黑人技能工人被组织在单独的黑人地方组织中的那些地方，他们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从该市的中央劳工组织那里得到帮助，而中央组织是由白人地方组织选派的白人会员组成的。黑人地方组织会员所占有的熟练技工位置受到白人技能工会的觊觎，这些白人技能工会是专门等待时机来夺取黑人工人的位置的。黑人地方组织规模较小，力量也较弱，因而处于严重的不利地位。领导黑人地方工会组织的全国工会，拒绝保护他们的工作或工资水准。^{②2}

在技能工会的控制下，以正式的学徒训练来代替“随意选择”行业的办法，这是限制黑人充任熟练工作的重要因素。雇主和工会狼狈为奸，使得只有白人才能当学徒，而且由于在南方职业训练的大门对大多数的黑人是关闭的，黑人不仅从他们原来从事的某

些职业中被排除出去，而且很少有可能或根本沒有可能提高他們的經濟地位。^③

一些黑人发言人认为，掩飾雇主和工会剝夺黑人学习熟练技艺的机会的方法，是設立实业学校。但是，很快就表明了，单靠这种方法还是不能解决問題的。1898年夏天在弗吉尼亚的汉普敦工业学校举行的一次會議上清楚地证实了，“只要工会这样普遍地排斥有色工人，有色人就不可能抬头。一些在汉普敦工业学校学习过的毕业生抱怨說，由于被排斥在工会之外，他們不可能在他們所学的行业中工作”^④。

在南方的工业部門中的工厂里，也存在着雇主同工会勾結起来縮小对黑人开放的产业部門就业范围的阴謀，在这些工厂里，几乎仅仅只雇用白种人工人。少数在紡織厂做工的黑人充任低級的工作，和白人隔离居住，被排斥在劳联在这一部門的工会之外，同时也被排斥在劳联工会所提出的改善紡織工人地位的任何有限度的計劃之外。在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納的卷烟厂里，机器工作是保留給白人工人的，而黑人工人仅限于做一些人們最不願意做的、最伤害健康的工作。也就是在这个地方，隶属劳联的卷烟工人国际工会在这一工业中所进行的微弱的組織工作几乎沒有接触到黑人。^⑤

雇主和技能工会的这一阴謀的总的結果是，黑人工人不能参加大部分美国的工业生活。通过雇主和許多劳联工会間的阴謀（以及雇主和各铁路工人兄弟会之間的阴謀），下述各行业都标上了“只要白人”的标记，如电气工人、鉛管工人、煤气和蒸气的安装工人、铁路司机和司炉、固定汽机工人、起重机工人、升降机工人、机械工人以及其他几百种熟练或半熟练工作。

本世紀初，由于这些阴谋的结果，黑人在工业中处于最低下的地位。不论他们在哪里工作，他们和白人做同样工作时，所得工资却低于白人，而且他们通常只限于做最辛苦最肮脏的工作。那些设法加入了技能工会的黑人也很少得到保护。白人会员在选择工作方面占有优先地位。好些劳联工会允许黑人的工作时间比白人长而且工资低。

歧视黑人的工会政策和白人工人

关于在劳工运动中采取种族歧视路线的决定，劳联领导人一再进行解释。南方白人工人和一些北方白人工人不允许黑人加入他们的工会，甚至不和黑人在同一车间或工厂工作，并且坚持说，白人和黑人整体化的政策，会破坏建立劳联的机会。他们解释说，在反对黑人的偏见广泛存在的情况下，坚持劳工团结和统一的政策就等于自杀。理发师国际工会的司库W. E. 克拉培茨基于1897年8月宣布，决定将得克萨斯加尔维斯敦城一个黑人和白人理发师工会分裂成黑人和白人的单独工会，他向岡伯斯表白说，“这并不是我所理解的工会运动。”但是，这点是没有选择余地的，他认为，如果不这样作，就是拿理发师国际工会的整个前途来冒险。²⁶

毫无疑问，南方和北方许多地方的白人工人充满了反对黑人的偏见，而且激烈反对一切团结黑白工人的努力。无疑地，有些南方的白种工人幻想，他们从工业部门和劳联工会实行的歧视黑人政策中得到了利益，并且误认为白人优越，因此能得到较高的工资。但是，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隶属劳联的工会所实行的歧视政策，既损害了黑人，也同样地损害了白人工人，而且因为黑人工人的工资低廉，白人工人的工资不可能大大地高于黑人的工资水

平。^{②7}有許多证人先后向1900年的工业委员会申述，黑人工人阶级沒有組織起来的情况，“是南方白人劳动阶级的贖累，并且会使他們的工資降低”。一个南方的雇主作证說，“在我們地区，白人泥水匠每天的工資为二元五角美元，而我們能用一元七角五分美元雇一个黑人泥水匠。”当他被問到这种情况对白人泥水匠的工資有何影响时，这个雇主坦率地回答說，“如果一个白人泥水匠要求雇用并且說他的工資每天为二元五角美元的話，雇主就可以回答他說，我可以雇用一个技术与你相同的黑人泥水匠，他的工作同样优良，而工資却是一元七角五分美元。現在，我每天給你二元二角五分美元吧。”

《阿特兰塔劳工报》編輯休斯敦詳細地調查了南方各行业的情况之后，对工业委员会說，“就有关需要熟练劳工的行业而言，我考察南方有色人劳工情况的結果是，歧視黑人的办法威胁了白人劳工，使他們的工資降低了……以建筑业为例……付給白人的工資基本上是以付給有色人工人的工資为根据的；除了一两次外，每次工資水平的提高，都是在有色人組織起来并在黑白两种工人共同努力之后才达到的。”^{②8}

在向劳联的白人工人提出的呼吁中，休斯敦报告說，他的調查使他确信，“白人如果想保持自己的工資并且希望提高工資的話，不仅需要承认黑人而且需要帮助黑人，你如果不帮助他和扶植他，他就要把你拖到他的水平。”他尖銳地指責某些工会領袖为歧視黑人的政策作辯护，說黑人工人并不想真正地改善自己的生活。他說，“他們希望和白人得到相同的工資，并且生活在和白人大致相同的生活水平上。”^{②9}

有許多南方的白人工人和休斯敦同样地認識到，当黑人工人

仍然处于经济水平的最低阶层时，他们的生活水平就不能提高，而且把工人按肤色加以区分，就是受雇主——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的共同敌人——的愚弄。亚特兰塔工会联合会秘书戴维逊对劳联第二副主席詹姆斯·邓肯和一个南方公司达成的一项歧视黑人的协议提出了批评，他向岡伯斯抗議說：

“我想着重地说，我们既定的政策是承认工会而不计肤色。这个政策不完全是日益增长的‘人类的兄弟友爱’的感情的产物，而是黑人投入所有就业的门路这一事实强使我们接受的，而且除非把他们和我们组织在一起，否则唯一结果是导致一场你死我活的竞争。考虑到这些事实和情况，我们不得不反对邓肯所表达的精神。”^{③*}

1898年2月，南方报刊宣布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塔成立“南方劳工联盟”，这个联盟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南方白人工人的独立联合会。^{**}佐治亚州《奥古斯塔旗帜报》指出，“成立这个组织的原因是，北方组织坚持主张允许黑人加入它们的工会，而这是南方劳动者很不高兴的事。”但是比这个消息意义更为重大的是，旨在阻挠黑人参加工会的“南方劳工联盟”，在南方工人中得到的支持都是很

- * 在看了戴维逊的信后，邓肯讽刺地说，“他的信很漂亮，感情丰富而近于理想化。它所谈的事是我们全都认为应该存在而且希望可能存在的事，但是在目前……是完全不适当的。”（1896年6月16日詹姆斯·邓肯致岡伯斯函，《劳联通信集》。）根据邓肯和亚特兰塔城威那布尔兄弟公司签订的协议，在这个工厂里工作的劳联采石工人工会会员的黑人工人都由白人工人来代替。亚特兰塔工会联合会正式表示反对这个协议，并且为黑人工人作为劳联工会正式会员继续在这个工厂里工作的权利而斗争。（1896年5月30日戴维逊致岡伯斯函，《劳联通讯集》。）
- ** “南方劳工联盟”是由《亚特兰塔警钟报》发起的，它向“南方各州所有的白人劳工组织”发出通知，要求他们派代表参加成立大会。但找不出相关的资料能够证明这次大会曾经召开过了。（参阅1898年1月22日《亚特兰塔时报》）

小的。很多南方劳工组织指责说，这个联盟是一个雇主发起的分裂黑白工人的运动，雇主们借此加强对黑白工人的剥削，以增加他们的利润。这些组织拒绝参加成立大会的邀请。劳联的奥古斯塔的加盟工会一致表决，不和“南方劳工联盟”发生任何关系，理由是“工人不应当组织起来阻碍或者压迫任何种类的劳苦大众”。《奥古斯塔先驱报》宣称，“人们认为，这个工会只包括熟练工人，而且全是白人，这一点是重要的。”^⑧

1898年得克萨斯州加尔维斯敦的白人工人的行动是具有同样重大意义的。当时，约二千三百名劳联会员黑人码头工人对马劳伊船公司举行罢工，要求把工资由每小时三角至四角提高到四角至五角。公司把罢工工人的工作给予白人工人。加尔维斯敦的劳联组织者于1898年9月告诉岡伯斯说，“但是白人工人不惜任何牺牲，拒绝接受上述工作。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一事实，即把黑人彻底组织起来，意味着加尔维斯敦的有组织的工人能够取得最后胜利。因此，我们默默地和黑人站在一起，支持他们的要求，并对他们的成功抱着很大的希望。”^⑨这些“很大的希望”未能实现。虽然黑人罢工工人的战斗性很强，并得到加尔维斯敦的白人工人的支持，但是在一些黑人遭受杀害和逮捕，并且使用了州民兵之后，这一进行了四个星期的罢工终于失败了。^⑩然而，这次罢工所突出表现出来的黑白工人的团结进一步证明，南方的很多白人工人拒绝让雇主煽动的反对黑人的宣传来削弱他们对黑白工人必须并肩奋斗的认识。

领导人的白人沙文主义

然而，劳联的领导者并不是根据这些或其他的黑白工人团结

的例子來制定政策，他們反而認為，南方絕大多數白人工人和很多北方白人工人無論如何不會容忍和黑人團結。他們促使黑人忍耐，並且使他們希望：在適當的時候，勞聯的教育計劃和“道義的勸告”，會打破在勞工運動中分裂黑白工人的障礙。^④

對於這種說法，不幸的是，那些被認為做教育工作的主要人物本身，就犯了堅持極端沙文主義態度和辦法的罪行。舉一個例子來說，許多除了做組織工作還被認為負有教育工人責任的勞聯組織者，公開地和私下地表示輕視黑人，並且替整個社會上以及勞工運動中歧視黑人的措施辯護。他們替排斥黑人從事機器工作的辦法辯護，他們的污蔑說法是，黑人“粗笨，會被機器旋轉的聲音所催眠”，並指責黑人為“天生的罷工破壞者”，因而完全不適合加入工會，他們還警告勞聯全國組織的工作人員說，甚至他們把同一地方組織里的黑白會員團結起來的企圖都沒有成功的希望。^⑤

自夸為“純血統的愛爾蘭人”的勞聯南方組織者麥克格路德，在解釋1899年他在南方主持的組織運動失敗時，* 寫信給岡伯斯說，在試圖組織“猶太人和黑人”方面，他“面對一個困難的問題”。他又說，“那里的黑人是世界上最愚昧的人”。另一個同樣失敗的勞聯組織者從佐治亞的薩萬那來信寫道：“我為所有的工會盡了我一切的努力，但是當你必須和那些愚昧的黑人打交道時，你是得不

* 早在1899年，執行委員會表決發動一個“南方組織運動”。它指派了三個組織者，其中兩個組織者的工作限期是一個月，另外一個，威爾·溫恩的工作限期是三個月，他們都不是黑人，而且三個人全都表示蔑視黑人工人。就組織黑人工人而言，和預計的一樣，“組織運動”並未得到具體結果。岡伯斯並未對於這種結果感到失望，因為正如他在寫給新奧爾良勞聯組織者的信里所說的那樣，“雖然我們希望組織他們(黑人)……但是組織白人工人是頭等重要的事，不應該去冒任何風險。”(岡伯斯給詹姆斯·勒奧納德函，1900年6月28日，《岡伯斯書信集》。)

偿失的。”伊利諾州凱羅的劳联組織者所作的下述評論，暴露出对黑人的蔑視不仅限于南方的組織者，他說：“在这里，我能够使任何人参加工会的唯一办法是，当他們受到麻醉药品的影响而麻醉的时候，才能去发动他們。发生这种情况是有原因的，那就是在一万二千人的口中有一半以上是黑人。这个地方充滿了‘黑鬼’之声。”^⑧

沒有证据表明，岡伯斯或劳联任何其他高級领导人因为这样恶劣的沙文主义而开除或責备任何組織者。事实却正相反。^⑨1898年1月岡伯斯在《美国劳联主义者》上发表了佐治亚劳联組織者温恩的一篇文章。威尔·温恩是被派去从事劳联的南方“組織运动”的三人之一。他写道：即使劳联全力投入組織南方黑人工人的运动，結果还是要失敗，因为黑人沒有“爱国主义、同情心和牺牲精神等等性格上的特点，而只有这些特点才能使組織現代工会的那种性质和复杂的工作成为可能”。为了使劳联不浪費時間和金錢去設法組織这些組織不起来的黑人，温恩建議劳联支持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把黑人移居到利比里亚和古巴。

这篇題为《黑人及其和南方工业的关系》的文章受到岡伯斯的喝彩，他急忙地祝賀作者說，他为劳工运动作出了关于这一問題的很好說明。^⑩

对温恩污蔑性的文章的贊揚是不足为奇的。絕大部分劳联的高級领导者本身，都是散布种族污蔑的能手。岡伯斯在劳联的早期已經使用过最恶毒的言詞来煽动对中国工人和其他东方工人的种族仇恨，現在他又使用种族歧視的言詞来蔑視黑人。他喜欢在公开的演說里讲些捏造的言詞，以便使得黑人的处境永远不变，他把黑人叫做“黑儿”，說他們是迷信的、阴沉的、愚昧无知的、听天由

命的、只顾眼前的、懒惰的和不道德的。^⑳对于这些重大问题,如选举权被剥夺,私刑,黑人不能参加陪审团,以及中小学、专科学校、铁路和其他公共场所的隔离措施等,岡伯斯绝对和完全保持沉默。在1895年劳联年会抗议“特别是在南方城市”实行的限制选举权的办法,它号召“所有工会和所有其他正直的公民采取行动来挫败所有打击成年人选举权的企图”,并且责成执行委员会“给予一切援助,并在必要时采取主动,来实现这些决议的目标”。

但是,岡伯斯没有做任何工作来执行这些指示。^㉑

欢呼1895年劳联年会的行动的黑人发言人大感失望,他们警告岡伯斯说,他所奉行的政策对白人工人和对黑人都是一样危险的。除非劳工运动为黑人的政治自由而斗争,“除非白人工会愿意和在同一行业中工作的黑人友爱团结,否则他们一定都会陷入绝望的奴隶地位”。芝加哥黑人牧师雷维尔第·兰姆逊写道,“随着国内数百万黑人苦工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降至奴隶地位,全国各地的白人工人,有一天会发现,自己的经济独立和繁荣以及自己政治自由也受到了威胁。”^㉒

但是,这种警告并未引起劳联主席的注意。1902年劳动节,岡伯斯参加了新奥尔良州工会主办的庆祝会。这个会是黑白工人分别举行的。岡伯斯首先向白人工会会员发表演说,然后再向黑人工会会员演说。在这两次演说中,他第一次讲到黑人被剥夺选举权的问题。但是,他却向南方的白人统治阶级保证说,对于他的讨论是用不着害怕的,因为他在一开始就很清楚地指出,“我不想讨论这个运动是否明智,也不想讨论涉及它的任何政治情况。”相反,在向白人工会会员发表的讲话中,他辩称,旨在剥夺黑人选举权的关于文盲的法律的真正威胁是,它将剥夺更多白人的选举权,并因

而奠定了白人衰落和黑人兴起的基础。他认为，这种情况一定会发生，因为当黑人儿童“从他年老的媽媽或者他的姑母那里、或者在你們建筑的学校中受教育的时候”，白人儿童却在工厂中工作，长大后就成了文盲。

对黑人工会会员来说，岡伯斯解决剥夺选举权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忍耐！他承认，在南方，“黑人因为肤色关系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黑人被剥夺了选举权……但是，你必须坚持下去，等待时机……那就是南方的政治。”^{④②}

领导反对雇主在工人中所煽起的种族主义的斗争的就是这些人！这些人向黑人说，你们要忍耐，“我们不能在一天之内去掉偏见”；并且向黑人保证说，通过劳联的教育计划和“道义的说服”，劳联会逐渐地消除劳工运动中黑白工人间的阻碍，而这种阻碍却是劳联领导人自己帮助建立起来的。这就难怪黑人要嘲笑这些保证了。^{④③}

劳联和外国出生的工人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和末期，劳联领导和绝大多数附属的技能工会，对外国出生的工人的态度，和他们对待黑人的态度极为相似。那就是一种种族主义的、蔑视的和公开仇视的态度，另外加上一种阻碍外国出生工人进入美国和加入工会的反动政策。

即使劳联领导人表示愿意组织外国出生的工人，但是它的起决定作用的技能工会组织形式也会使这种政策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事，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不熟练或半熟练工人。^{*}但是，劳联领导者对于组织正在涌入美国工业的新来的移民，是毫无兴趣的。相反，他们提出的论调是，这些工人是无法组织的，是不符合劳联所

代表的那种类型的美国工会运动原则的。

这一类型就是“种族纯洁”的类型。岡伯斯和劳联其他领袖们说,大部分外国出生的外国人至少是难于组织的。但是在 1880 至 1890 年这十年中来到美国的移民,从南欧和东欧来的数目第一次超过从北欧和西欧来的“老移民”,他们不仅是外国人,而且是一种不同的外国人。劳联领袖把“老”移民描述为“北欧和西欧的刚毅的、有智慧和爱好自由的种族”,而“新”移民则是“南欧和东欧的卑贱的和堕落的流民,他们是有罪的人和由贫穷、污秽引起的疾病的繁殖者,他们奴隶式地愿意几乎无偿地工作并且生活在较低的水平上”。劳联领袖指责说,“新”移民(意大利人、波希米亚人、匈牙利人、波兰人、立陶宛人、罗马尼亚人和俄国人等等)是无法组织的;他们不同于“老”移民(指英国人、德国人、荷兰人、法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而是“一群五花八门有着各种不同的、不协调的风俗习惯和语言的人,他们不可能同化和组织在工会之中”。他们把工资压低了,因为他们满意于美国本地工人或“比较老”的移民所不能忍受的条件。他们并不是来永久定居和在美国生根的,而主要是充当罢工破坏者来赚得一些钱,然后就回去。他们是“被征服的种族里的被征服的人”;他们的经历和背景,使他们失去了成功地建立一个巩固的劳工运动所必需的目标一致性和坚定性。多少世纪以来,他们受着贫困的压迫,并且堕落到这般地步,以致他们不可能把自己提高到像从北欧来的“较老”的移民的美国工人的高度

- 1899 至 1910 这十二年期间被批准入境并且提出职业报告的七百萬四千九百五十三名移民中, 35.9% 是劳工, 23.4% 是农业工人。截至 6 月底为止的 1903 年年末中, 移入美国的全部移民中几乎一半即 46.5% 不是城市劳工就是农业工人, 只有 14.5% 是熟练工人。(移民局报告:《1820—1910 年移民统计评论》, 见《第 61 届国会第 3 期会议参议院文件》第 756 号, 第 96 页。)

水平。^{④*}

劳联领袖们指责说：即使组织起来，并且被允许参加工会，“新”移民并不是劳工运动的力量。“较老的”移民能够适应工会主义，他们是爱国的，而且深信民主。而“新”移民却不是这样，他们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各式各样激进分子”宣传的俘虏。他们无缘无故地发动罢工，而且一般说来，他们是“纠纷制造者”。正如劳联的混合屠宰工人工会秘书霍麦·考尔在1899年所写的那样，他们是“天生的反对者”，一贯要求“允许他们来掌握这个组织，并且要求全国执行委员会在一切事情上面都听从他们的命令”。劳联可以不要这些工人。^⑤正如戴维·萨波斯博士所说的：“移民倾向于激进主义的情况，使目前的一些工会领袖们在接受他们入会时非常谨慎。”^⑥

劳联和移民

劳联领袖们对待“新”移民的种族主义的态度，反映在他们所发动的限制或完全拒绝南欧和东欧移民的运动上。岡伯斯在支持对移民进行识字测验时宣称，“这种测验不会排斥任何英国、爱尔兰、德国、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居民。它将排除相当大数目的南意大利人、斯拉夫人和其他同样或更为不受欢迎和有害的人。”^⑦

在1896年的年会上，岡伯斯号召代表们赞同国会的洛奇-考尔利斯议案，该议案要求所有想进入美国的人都应该会读和会写

* 埃萨克·奥里奇博士在他1912年出版的《移民和劳工》一书中光辉地和有力地粉碎了劳联领袖们的这些论点，奥里奇博士指出，从南欧和东欧来的移民实际上鼓舞了美国劳工组织，他还举出许多证据来支持这个看法。

他們本國的語言。這個建議遭到激烈的反對。一個代表喊道，“這不是一個勞工的措施，而是來自資本家的措施。”另一個代表堅持說，“（對有組織的勞工來說），有錢的人比移民更為有害。”聯合礦工工會的約翰·麥克布萊德說，“移民並不是造成工業困難的真正原因”，他並且指出在建立他的工會時“新”移民所起的偉大作用。

在大多數代表決心維護勞聯所廣泛宣揚的團結各種族、各種信仰和各種國籍工人政策的面前，岡伯斯等被迫臨時退却。這個建議被否決了。^④但是，勞聯領袖要求，並且被允許在各附屬工會中間舉行一次關於對移民限制問題的投票，以便作為1897年年會的指導原則。

在各附屬工會舉行投票前進行辯論的幾個月中，勞聯領導和一個僱主們所舉行的組織“移民限制同盟”一起，向勞聯的成員散發該同盟的出版物，這些出版物強調說，“新移民”“是不需要的”，他們“並不會增加國家的財富”；“由於：（一）勞動力的價格低廉，（二）願意在惡劣的條件下生活，他們還會引起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於：（一）說外國話和保持外國的習俗，（二）結成孤立的團體，（三）不贊成並無意保持我國的制度，他們威脅了我們的國家制度”。^⑤

甚至克利夫蘭總統都否決了洛奇—考爾里斯議案，認為它違背了美國最優秀的民主傳統，但是勞聯的領袖同“移民限制同盟”却仍然促使1897年年會贊同這個議案，* 雖然最後只有很少幾個附屬工會在復決中投贊成票，但是勞聯的領袖們要求代表們採取

* 1897年3月2日，克利夫蘭總統在他任滿的前三天，否決了這個議案。他的行動被勞聯領袖指責為“對勞工利益的直接打擊”。（見1897年3月3—4日《紐約日報》）眾議院取消了總統的否決，通過了這個議案，但是參議院沒有及時採取行動。

有利于限制移民和識字測驗的行动，他們的理由是，这些要求反映了有組織勞工的願望。随后一場激烈的辯論展开了，代表們一个接一个地指責这些建議違反了劳联自己关于贊成“人类皆兄弟”原則的宣言，并且还漠視了一个事实，即“最好的工会會員都是外国人”。但是这一次劳联领导对这场爭辯已經做好准备。由于亲近领导的代表組織得很好，限制移民和由国会通过識字測驗議案的要求被通过了。^⑤

自从1897年以后，劳联要求制定更为严格的法律以限制移民。在1901年的年会上，移民局副局长爱德华·麦克斯維尼得到充分的机会，对南欧和东欧的“新”移民发动恶毒的攻击。他在发言中要求劳联加緊努力排斥这种“威胁”美国制度的“穷劳工”。麦克斯維尼在发言后，年会投票表决对他表示感謝。^⑥

对外国出生的工人的限制

虽然劳联在雇主主持的組織、南方的煽动家、盎格魯撒克逊种族主义者以及其他大企业的政治代理人的合作之下，帮助了限制移民的流入，不过他們无法阻止工业对劳动力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但是，他們也的确使这些移民不可能加入劳联，或者是非常难于加入劳联。很多劳联的工会对于申請加入工会的移民制定了許多特別的規定：（一）归化，或者宣布願意成为公民（某些工会甚至要求正式的公民身份）；（二）交付比其他申請人更高的入会費（有些工会規定会費高达五百美元）；（三）經全国工会领导人員的批准或同意；（四）出示一个外国工会的會員证；（五）要关于資格的特別证明。一个外国出生的工人在几年后回忆說：“一个移民要加入建筑工会是很困难的。”“最低入会費是二十五美元，有时竟高达一

百美元。其次，即使一個移民能夠付出這筆費用，他也不能肯定，他能否通過必需的測驗。”當提及另外一個勞聯工會時，一個當時的著名勞工人士回憶說：“入會費規定為一百美元，假使要求入會的人受到優待的話，他們可以分期繳納，假使他是移民因而受不到優待的話，他就要一次付清。”⁶⁸

勞聯和女工

1900年7月，辛辛那提的幾百個從事各種行業和工作的女工，向勞聯的全國總部發出請願書，在請願書中她們抱怨說：“很久以前我們就請求加入工會，可是從來沒有工會的人員接見我們，他們一直使用着同樣的借口。現在我們確實感到，他們是正想盡一切辦法拒絕我們加入工會。”⁶⁹

全國各地的女工和辛辛那提的女工的遭遇是一樣的。在這個時期，只有少數隸屬勞聯的工會明白規定禁止女工加入，*但是，同對待黑人和外國出生的工人一樣，大多數的技能工會在章程上雖然沒有禁止婦女入會的特別規定，而他們通過長期學徒制的規定，高額的入會費，以及婦女必須經過特殊測驗等等辦法，以達到同樣的目的。有些工會吸收在某些部門工作的婦女，但是不吸收在其他一些部門工作的婦女。在這種情況下，婦女通常被排斥在工資優厚的行業之外。1900年3月，一位勞聯的組織者描述他在新澤西州布利吉頓訪問的一家雕刻工廠時報告說，在雇用的一千一百

* 他們中間有理髮師、雕刻師、轉轍工人和造型工人。這些工會規定只有男工才有入會的資格，造型工會甚至規定對敢於教導該行業任何部門的女工的會員課以罰款或開除出會。（見F. E. 烏爾夫著：《美國工會的入會手續》，1912年巴爾的摩版，第85頁。）

名工人中，有六百名是妇女，工会只准许她们做工资最低的工作，她们“每周只能得到大约二元五角美元”。他解释说，在雕刻部，“大约雇有五十名女工，但不准她们做较高级的工作。雕刻工人工会……不愿吸收她们加入他们的工会”^④。

许多劳联工会不仅按章程规定以公开宣布的政策，或者以干脆拒绝组织她们的办法，使妇女不能参加工会，而且他们还拒绝发给妇女的地方组织以直接隶属于全国劳联的专门执照。虽然工会拒不接受妇女地方工会，而把她们排斥在工会之外，全国劳联的领导者仍旧拒绝发给她们组织工会的执照。

1900年，伊利诺的制鞋工业中有一批女工要求加入劳联制鞋工人工会。当她们获悉会费的数目时，她们抗议说，她们的工资菲薄，付不起这样高的会费。她们请求劳联的全国总部促使制鞋工人工会降低会费。要求提上去之后，制鞋工人工会司库霍拉斯·伊登直截了当地告诉劳联司库弗兰克·莫里逊说，工会无意“按讨价还价的办法”来接纳会员。莫里逊通知女工说，劳联无法强迫工会改变它的立场。

当女工人们获悉这种情况后，就组织一个地方工会，要求劳联全国总部颁发执照。她们再一次解释说，她们愿意参加制鞋工人工会，而她们决定不参加制鞋工人工会的唯一原因只是“会费太高”。制鞋工人工会猛烈地反对把执照发给新成立的女工地方工会，因此，劳联全国总部也拒绝了 this 要求。^⑤

当时，劳联正在通过决议推进组织女工的工作，甚至催请不吸收女工的那些国际的和全国性组织早日考虑吸收女工入会问题。但并未采取任何办法来实施这些决议。相反，劳联领导人却用更多的时间为附属工会不关心女工的情况进行辩护，而没有去说服

它們放棄它們的政策。它們說婦女并非永久地留在工業中，她們工作仅只是为了“找些零用錢”。她們一旦結了婚，就立即离开工業。因此，工會為什麼要增加自己的負擔而用過多的精力去組織婦女呢？⁶⁵

當時，婦女參加工業的數目日益增加，*而且調查顯示出，大多數的人是依靠工資維生的，她們大多數都有家庭負擔，而且婦女們無論是已婚和未婚的，都傾向於進入工廠工作。1900年，工業委員會在它的調查中找到了充分的證明，“主婦即家庭的母親們進入工廠，是為了生活而工作。”⁶⁶

但是，不論政府或私人調查所獲得的證據，都沒有驅散勞聯領導人辯護技能工會拒絕組織女工而提出的荒謬說法。當然，其結果是，女工雖然和男工做同樣的工作，而工資却大大地低於男工。1897年，卡羅爾·賴特局長舉出了七百八十一名從事不同職業并且同樣有效地執行職務的男女工人的實例。其中只有五十七名女工獲得同男工一樣的工資，五百九十五名女工的工資比男工工資低得很多。1899年所作的報告表明，在二十三個工業部門中，男女工人做同樣的工作，男工比女工的工資高150—300%。舊金山的《勞工之聲報》引用了這些統計數字，它要求發動一個組織婦女參加勞聯的強烈運動，并且“恢復男女工人同工同酬的工會運動的原則”，該報警告說，否則，男工的工資將降低到女工的水平。⁶⁸

一個贊同這個呼喚的男工會工作人員宣稱，“企圖遏止女工的運動……是無益的。現在，我們有責任使她們參加我們的組織，我

* 1900年調查表明，有五百多萬婦女被雇用，在表中所列的三百零三種職業，婦女從事的職業有二百九十六種。（《1900年美國第十二次國情調查》中《職業調查特別報告》，第7—9頁。）

們要使她們同我們聯合在一起，我們要使她們完全得到組織所給予的保護……這是我們不能推卸的責任，否則我們自己將受到很大危險。”^⑨

不幸的是，這些呼呼和警告並沒有引起注意。1900年，美國工業委員會的一個官員和制雪茄工人國際工會主席喬治·佩金斯之間的談話，簡要地說明了隸屬勞聯的大部分技能工會的情況：

“問：你們有很多女會員嗎？”

“答：很少，同這一行業中所僱用的女工數目比較起來是很少的。”^⑩

紐約女工協會的有鬥爭精神的領袖列奧諾娜·奧蕾麗說，這個情況是造成下述事實的主要原因，“在紐約城有四萬名女工，她們的工資是這樣的低，以致她們必須靠賑濟來維持生活，否則就要挨餓或者陷入更壞的境地……。舊金山洗衣業的女工每天工作十六小時，而只得三角錢的工資。”^⑪

如果白人女工在不小的程度上由於勞聯和它的附屬工會的措施而遭受到工資菲薄或其他惡劣遭遇的痛苦的話，那麼黑人女工的遭遇當然還要壞得多。她們遭受着雙重壓迫：對婦女和黑人的歧視。由於性別和膚色關係，她們不能就業並且被排斥在工會之外。^⑫

儘管女工的工資一般是很低的，而黑人女工的工資更要低得多。調查證明，做同樣工作的白人女工和黑人女工的工資是大不相同的。通常作同樣工作的女工比男工少得 $\frac{1}{4}$ 到 $\frac{1}{2}$ 的工資，*同

* 布利森敦教授估計，1899年所有製造業中男女工人的收入是：男工五百八十七美元，女二三百一十四美元。（布利森敦著：《1899—1927年工廠工人的收入》，見《美國人口普查局專刊》第十篇，1929年華盛頓版，第29--30頁。）

样黑人女工所得的工资平均低于白人女工工资的 $\frac{1}{3}$ 到 $\frac{1}{2}$ 。在所有职业中,都存在着黑人女工和白人女工之间的工资差别。的确,在很多职业中,对黑人女工从来不知道她们会得到什么样的报酬。一个黑人女工说:“你从来不知道你将得到多少工资;你只能拿着他们给你的工资,然后走开。”^④

“劳联认为工会运动的主要原则是:劳动人民必须不分信仰、肤色、性别、国籍和政治而组织、团结和联合起来。”^⑤在每年年会上都宣布了这些美好而崇高的见解,但是,这些原则只是一纸空文而已。几乎完全从事于非熟练或半熟练工作的黑人工人、外国出生的工人和女工,很少受到技能工会的注意,而技能工会却是劳联的主要组成部分。此外,许多技能工会又制订了一套故意排斥他们的复杂的规则、章程和办法,使它们不能入会。

在1895年后的年代中,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主要纲领已经制定,而且一直保持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这些年代里,劳联的主要目的是建立“工人贵族”。虽然劳联一再宣布劳工团结的原则,但是它主要力图组织熟练工人,而且拒绝作真正的努力来组织非熟练工人。不但不像它所说的那样,努力组织和团结劳动人民,而不计性别、肤色、种族或国籍,反之,劳联政策的主要宗旨,是阻止劳动阶级的大多数工人组织起来。

怎样来说明劳联领导的不分性别、种族或国籍而组织工人的政策的迅速变化呢?的确,在这一问题上所遵循的政策,和劳联早期在它形成的年代里所奉行的政策是显然不同的。

无疑地,劳工骑士会的迅速衰落和消亡是一个原因。劳联的领袖们不再认为有必要同劳工骑士会在争取由劳工团结的传统中

培养起来的工人的忠诚上相竞争了。工人无路可走，只有参加劳联，因而，岡伯斯和他的领导机构的伙伴们没有必要用劳联保持和继续发扬劳工骑士会的优良特征去赢得工人的拥护。^⑤

然而，在更大的意义上来说，劳联领导的政策是和垄断资本进行阶级合作的纲领的一部分，在这一纲领里，他们牺牲了非熟练工人和无组织的工人的利益，来换取熟练工人的保障。正如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的情形一样，只要托拉斯允许熟练工人的技能工会在大垄断组织的某些有限领域里存在，劳联领袖们就准备和托拉斯妥协，而且事实上他们准备变成托拉斯的积极拥护者。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同意不采取任何措施去组织托拉斯所雇用的绝大多数工人——外国出生的工人、黑人工人和女工。^⑥

第二十四章

劳工和托拉斯

虽然在美国有薛尔曼反托拉斯法案，但是，美国工业中的壟断組織仍然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虽然薛尔曼反托拉斯法案使过去的托拉斯組織形式成为非法，但是这种形式很快就被巨大的公司、人事結合和持股公司所代替。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的严重蕭条，加速了壟断組織发展的趋势，因为企业的停滞，使大公司更容易夺取那些处于財政困难，瀕于破产，或者实际上已經破了产的企业主的财产。当經濟摆脱蕭条之后，托拉斯化的运动盛极一时。1898年，在炼銅业、炼鉛业、制糖业、盐业、烟草业、罐頭业、威士忌酒业、面包业、电車业、雪茄制造业、炼鋼业以及其他行业中出现了巨大的企业联合公司。1900年，国会工业委员会报告說，“工业的企业联合公司已經变成了我們工业生活中的特征。”

当巨大的工业壟断組織不断发展时，强大的金融寡头也在美国出现了。少数金融界領袖，如摩根公司、洛克菲勒家族、庫恩—罗比等，通过銀行和投資公司，控制了大量的資本来源。在二十世紀之初，巨大的工业家和銀行家融合成一种財政資本寡头（即工业資本和銀行資本的結合）。投資銀行家們不断地通过联合公司、持股公司、人事結合以及享有投票权利的托拉斯等，取得了对美国工业体系的控制权。

1901年，摩根家族組織和控制了美国鋼铁公司，这个托拉斯的生产量占美国全国鋼铁总产量的60%以上。而洛克菲勒財团則控制了美国鋼铁公司的少数的董事职位。

1897年，八十二家最大的美国工业公司的資本总额是十亿美元。1901年，仅仅美国鋼铁公司一家的资产就超过了十亿美元。它是第一家拥有十亿美元资产的公司，它統治了美国的基本工业。摩根—洛克菲勒財团，通过对美国鋼铁公司和其他工业联合企业、銀行、铁路、人寿保險公司和信托公司的控制，把工业資本和銀行資本結合在一起，这标志着一种統治整个美国的力量的出現。真正的美国政府是在华尔街，因为托拉斯控制了政府，并且对报纸、学校和其他一切交換意見的工具起了左右一切的影响。这样一种勢力必然地威胁整个劳工运动的生存。^①

1888年，著名的經濟学家里查德·伊利在談論托拉斯的兴起如何影响劳工的时候，警告說：“我們不缺乏证据来证明，这些巨大的壟断組織，企图用它們强大的力量，来反对和粉碎一切工人的联合組織，就像它們反对和粉碎独立生产者一样。”伊利教授敦促劳工参加由小商人和农戶主领导的遍及全国的反壟断組織的运动，这个运动力图通过宣布托拉斯为非法的立法。^②

但是，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劳工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中很少参加要求制定反托拉斯立法的鼓动工作。^③在不小的程度上，这是由于劳工界人士害怕反托拉斯立法会被利用来反对工会；事实上，許多反托拉斯法案拥护者主張，政府既要控制壟断組織，也要控制工会。1890年在薛尔曼反托拉斯法通过之后，劳工的恐惧很快地就被全部证实了。由于法律上的解釋，反托拉斯法变成了反劳工法。从1892年到1896年，政府根据这个法案提出了五項反劳工的案

件，有四項獲得勝利。政府提出了五項反托拉斯的案件，僅有一項獲勝。^④

但是，勞工無論如何不可能對托拉斯問題漠不關心。

應付挑戰的勞工綱領

約翰·斯文登向參加1895年勞聯年會的代表問道，“工會怎樣能夠對付固定價格和工資的美孚油公司、糖業托拉斯和其他詐人的辛迪加呢？”在指出美國工業結構中正在產生着的深刻變化時，他問道，對於這些變化，工會是否已作好應付的準備。他確信，由於托拉斯的出現而產生的新局面，“依靠工會的舊的辦法”，是怎樣也不能應付的，他並且預示，如果工會不迅速採取新的政策和新的策略，那麼在二十世紀初就會看到“勞工的末日”^⑤。

幾個月後，喬治·麥克奈爾在一篇題為“工會和壟斷組織”的文章中，詳細地發揮了同樣的論點。這位老練的勞工領袖在開始時問道：“工會怎樣才能成功地和十九世紀的龐大怪物作鬥爭呢？”他承認，當怯懦的勞工領導者們考慮到托拉斯、辛迪加、壟斷組織和它們的同盟——“報館經理、有錢的傳教士和牧師、賭徒、花花公子、公司律師、逢迎權位的人和一些大學教授”——的力量時，當他們認識到“日益集中的財富的力量是掌握在壟斷資本家的手裡”的時候，他們就得出這樣的結論：“壟斷組織一定勝利，而工會是無能為力的。”麥克奈爾不承認這個結論是正確的，但是他卻同意，除非立即採取特別的措施，否則結果會是，壟斷組織得到勝利，勞工運動遭受失敗，而勞工運動將要經過幾十年的時間才能恢復元氣。

麥克奈爾要求勞聯召開一次工會運動者會議，以便制定一個

应付壟断組織的挑战的綱領。这个綱領应包括：（一）重新估价工会結構的問題，以便获得最适合于組織进行大規模生产的被壟断的工业部門的工会結構，在这些工业部門中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正在变成劳工力量的多数；（二）发动一个运动，把沒有組織的工人組織起来，而不管他們的手艺、种族、信仰、肤色、性别和国籍，而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須集中工会的財力，以建立“一种与当前工作的严重性相适应的收入制度”；（三）在托拉斯化工业組織中的技能工会必須合作和統一起来，以便和强有力的雇主的联合組織相抗衡，而不听任每个技能工会单独地去对付一个巨大的大規模生产的企业——总之，“游击战必需让位于一种科学的作战办法”；（四）規定資助和采取其他办法帮助那些同托拉斯进行斗争的工人，“在由于停工解雇或被列入黑名单而完全无法維持生活时，（应給予他們）津貼”；（五）必須同一切組織和团体結成联盟，特别是和准备参加反对“托拉斯、辛迪加和壟断組織权力”的农戶主和小商人的組織和团体結成联盟，而工会保有干預工資、車間規則、罢工等各事項的权力；（六）設立教育俱乐部，該部在劳工运动的領導和控制下，集中全体人民的力量来反对壟断組織。

麦克奈尔最后說，“爭取劳工解放的斗争現在正在进行，我們不能用彼此做苦臉，或者对敌人做苦臉，或者在讲坛上攻击的方法而取得（反壟断組織的）胜利。我們已經拟訂了綱領，修改了章程和通过了決議。我們曾經高呼‘鼓动、教育和組織’，而且这一切都进行得很順利；但是，我們現在必須一面学习一面教导。我們必須牺牲自己的時間、金錢，更为困难的是牺牲自己的爱好，去同那些有助于爭取工人自由的人們携起手来。”

这种英明的远見和綱領，广泛地刊載于劳工报纸上，而且引起

了劳工界人士的广泛讨论。^⑥ 许多工会会员，特别是那些正在迅速托拉斯化的工业中的工会运动者，赞同麦克奈尔的详细的行动计划，并且要求劳联领导机构召开一个会议，以实施这个计划。他们特别着重于麦克奈尔的这一号召：立即发起一个联合一致的运动，把没有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而不问他们的手艺、种族、信仰、肤色、性别和国籍。面对着饼干托拉斯出现的面包工人和糕点工人工会的司库亨利·威斯曼，赞同麦克奈尔的建议，并且警告说：

“如果在集中过程完成和托拉斯变得十分强大之前，工人不能够更顺利地组织起来，特别是主要工业里的工人，那么工人们的确就不能够通过抵制、在商品上贴标记、或者罢工来进行有组织的抵抗。那时竞争将成为过去的事，罢工和抵制将自然变成过时的办法……如果在托拉斯控制了整个行业之前，工人还没有建立起他们的组织，那末进行组织的可能性，以及随后通过罢工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将的确十分渺茫了。”^⑦

劳联的漠视态度

这个及时的警告并没有引起劳联领导者的注意。他们忽视了麦克奈尔关于采取行动的号召，以及他的对付迅速发展的垄断组织的详细计划。劳联的领导者坚持说，没有担忧的必要，劳联和所属的工会已经显示出，技能工会运动能够经得起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而生存到现在。时间会证明，这种形式的工会，甚至在托拉斯化的时代，也能够有效地适应工人的需要。劳联的会员可以确信，他们是属于这样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力量来有效地解决因美国工业托拉斯化而产生的许多问题，正如它解决那些与严重经济危机有关的问题一样。^⑧ 事实上，那些由于托拉斯的兴起而

在劳工界中敲起警钟的人，似乎沒有認識到，在这一发展中，並沒有什么特別情况需要劳联根本改变它的政策。

1896年12月，岡伯斯乐观地写道，“他們不了解托拉斯仅仅是过去的各別公司的一种演变，即合并成合伙企业、大公司，最后合并成公司的公司——托拉斯。經驗将证明，有一种日益生长的势力……这个势力将会有更大的力量来对付托拉斯；如果托拉斯还有任何优点的話，那么，新兴的势力就会把这些优点引导到为公众利益服务的道路上去……这种势力就是人們对它还估計不足的劳工运动……等着瞧吧！”^⑤

工人們等待着，但是他們所看到的情形却不能证实岡伯斯的乐观預計。工人們看到，在美国經濟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出現了巨大的托拉斯；他們看到，劳联所屬大多数的工会，枉費心机地試圖在已經消除技能界綫的美国工业中沿着技能的路綫去发展組織；他們看到，在二十世紀之初，有些人号召制定一个新綱領和新的工会組織形式，来对付托拉斯的挑战，他們是道出了真理。当时这些人还警告說，不遵循这条道路，就会发生严重的后果。在二十世紀之初，工会运动几乎絲毫沒有触犯托拉斯化的企业。只有在若干接近的附屬工业部門中，才有一些零星的小工会，它們得到了少数独立的小康采恩的承认。^{*} 如果它們在这些工业部門中还能保持

* 这些工会的領袖們一貫反对关于发起一个运动来組織托拉斯中的工人的任何建議，他們辯稱，如果这样做，就会失去独立企业的危險，而这些独立企业所以容忍工会，只是因为工会在商品上貼的標記給予他們某种利益，使他們在美国某些地方仍然能够和托拉斯竞争。劳联全国卷烟工人工会司庫路易斯·伊文斯写道，“如果我們的組織改变政策，并且試圖組織美国大陆联营公司（两个在烟草工业中没有工会的大托拉斯，而这两个大托拉斯是通过人事結合的办法成为一个企业的），我們就会立刻失去独立公司的信任……。那时，它們將不再給予它們現在給予我們的帮助和影响；以工会在商品上貼標記作为和托拉

任何立足點的話，也只是被允許去組織托拉斯所雇用的一小部分工人，而交換條件是，它們同意不組織大多數的工人。^⑩

技能工會主義和托拉斯

勞聯所屬各工會寫了成百封信，通知勞聯領導說，它們不能夠在托拉斯化的工業中打開任何真正的缺口。1899年初，國際油井和氣井工人兄弟會的司庫告訴岡伯斯說：“我以為你知道，西方聯合電報公司反對有組織的工人，而且任何一個被雇用的工人一經發現參加工會的話，就要被解雇和被列入黑名單……”這位司庫說明了工會不能得到進展的原因，並且告訴岡伯斯說，它的主要希望是“美孚油公司所雇用的工人，但他們都因為害怕失掉工作，不敢加入組織”^⑪。

許多給岡伯斯寫信的人都報道了這種悲慘的局面，他們也要求勞聯領導採取一種適當的組織形式，來解決因托拉斯化的大規模生產的工業的興起而產生的問題。W.D.馬亨致岡伯斯的信中寫道，“我們目前的產業工人的組織形式不能適應當前的需要。沒有任何勞工組織能夠對付和擊敗集中力量反對勞工的聯合資本……

斯貨物相競爭的因素，將成為無用的，它們就會扔掉它；……而且我們的組織就會失去 90% 的會員……”（路易斯·伊文斯致岡伯斯函，1899年9月12日和11月14日，《勞聯通訊集》。）

但是，這種政策並沒有挽救工會；反之，它促進了工會的衰落。煙草托拉斯和它成立以來的一貫行為一樣，把仍然承認工會的獨立公司一個接着一個地吞併了。1903年，司庫伊文斯公開承認，事實上，工會已經死去了，“它被該業中發生的一種名為煙草托拉斯的致命的疾病所殺害……”（路易斯·伊文斯致弗蘭克·莫里遜函，1903年9月23日，《勞聯通訊集》；《美國勞聯主義者》，1903年9月，第68頁；赫伯特·諾斯路普著：《國際煙草工人工會》，見《經濟季刊》，1942年8月，第56卷，第606—625頁。）

目前的組織形式沒有带来胜利和加强我們的事業，而是使我們沮喪，削弱我們的事業，并且使美国到处充滿着心怀不滿的工人……讓我們使劳联成为比以前更有意义的組織吧！”^⑫

这个呼吁毫无結果。劳联的領導人对威胁技能工会主义的任何政策和任何綱領都不以为然。机械化和劳动的分工可能使工业托拉斯化，并且引起工业革命；适合于技能工会組織的工业范围可能縮小，而且在很多的情况下可能消失，但是，技能工会主义的“原則”一定不能受到任何危害。只有技能工会是合法的工会；产业工会主义将会取消或者縮小技能工会的权限，而技能工会是劳工运动的基本力量和稳定因素，因而产业工会将使劳联必然遭到失败，正如它使劳工騎士会和美国铁路工会遭遇失败的命运一样。^⑬

事实已經很清楚，机械化已經使鋼铁工业中熟练工人的数量和重要性降低，但鋼铁工人混合协会的領導人还死抱住那个完全不适于大規模生产工业的工会結構中的技能工会形式。^⑭鋼铁工人混合协会在1892年的荷姆斯台德罢工失败后被粉碎了，它已經不是一个有效的組織。在美国制鋼公司成立之后不久，它就变成有名无实的了。在1901年的一次罢工之后，鋼铁托拉斯中的工会运动被粉碎了。^⑮在罢工調停时，鋼铁工人混合协会同意不設法組織沒有工会的工厂和工人，以换取那些原先承认它的少数工厂的繼續承认，但是在罢工期間变成沒有工会的工厂除外。^⑯

这样一来，美国的制鋼工业，即美国的基本和高度壟断的工业，就成为一种“开放工业”（即工会會員和非工会會員都雇用的工业。——譯者）。劳联技能工会在工业中由于掌握了一小撮主要为小型独立工厂所雇用的熟练工人，而得以苟延殘喘。

美国參議院的一个委員會在調查鋼铁托拉斯就业情况后，指

出了鋼鐵工業中沒有工會活動的基本原因：“（鋼鐵工人）混合協會的總政策……从一开始起就是排他性的，因而這個工會僅僅在迅速發展的煉鋼工業的一個比較有限的部分中擁有技術較高的工人，而在煉鋼工廠中的工會分會的組織，大部分僅僅是鋼鐵工業制鐵部門工會組織的發展和加強的副產物。鋼鐵工人混合協會在它的歷史上，從來沒有想去制訂合理的計劃，來對付煉鋼工廠中極其複雜的情況。”^⑩

儘管有證據表明，托拉斯處心積慮地想破壞工會，但是切肉工人混合工會的領導者從未作任何努力，以便能夠有效地保衛自己。相反，聯合會的領導者仍然繼續分化幾十個技能工會中的工人，有許多技能工會還達成了包括下述條款的協議，即如果遇到同強大的屠宰場托拉斯發生衝突時，禁止這些技能工會支援其他技能工會。^⑪1900年3月，由肉類工業中心芝加哥城寄給弗蘭克·莫里遜的一封信，指出了在肉類罐頭這類托拉斯化的大規模生產的工業中整個組織形式的弱點：

“我們的經驗證明，這行手藝中的分散現象，不僅對工人的利益是有害的，而且還造成不協調和不滿的情形，這種情形不但沒有促進反而損害了工人的事業，以及這一產業部門雇用的所有工人的事業。當一個工會，或者說一個分裂的組織，企圖獲得更好的條件的時候，在極大多數的場合下，它都遭受失敗，工人們於是對工會失去了希望，而且要重新組織他們，就成為一件最難的事。由於把工人分散在許多領導控制之下，而且在有多少部門就有多少領導的情況下，本來是應該加強團結的，然而，卻破壞了團結。”^⑫

在斯克蘭頓舉行的1901年年會通過的一個報告中夸耀說，“所有研究經濟思想的人都承認，勞聯的輝煌發展，乃是根據行業進行

組織的結果。”²⁰ 从它在各托拉斯化企业中所屬的工会情况看来，許多研究經濟思想的人都說这种說法是可笑的。但是，劳联的領袖們的真正意思是，他們认为在托拉斯化的过程中，並沒有发生任何因素削弱托拉斯化企业中熟练工人对雇主进行交涉的力量，而且，甚至在这一过程中，有許多方面实际上还增加了工人同雇主办交涉的力量。^{*} 至于不熟练和半熟练的工人，在几乎全部托拉斯化企业中都沒有組織起来的原因，不是由于技能工会主义有缺点，而是因为这些工人是无法組織的。这些工人大部分是具有不同种族、語言、文化背景和缺乏工会主义傳統的黑人、东欧和南欧的移民与妇女，他們不适宜于参加任何一种形式的工会。劳联的領導者辯称，只有在这些工人們成为一批在各方面都一样的人，而不是拥有不同風俗、語言、习惯的各式各样分子复杂的一群人时，才可以把他們組織起来，成为美国劳工运动的一个組成部分。²¹

当然，在本质上，对于托拉斯化企业中工人群众沒有組織的情况的民族主义解釋——許多劳工历史学家都接受这一解釋²²——是掩飾劳联过去失敗的一种遁辭，并且使得劳联的領袖得到一种借口，可以不进行任何組織托拉斯企业的工人的尝试。这些領袖們害怕組織产业工人群众所引起的后果，他們知道，拥有非熟练工人的大的产业工会，将形成劳联中反对階級合作的核心。如果这些工人迅速地組織起来，他們就会改变劳联的性质，并因而危及那

* 1901年岡伯斯在一次会見小亨利·乔治时宣称，在托拉斯化企业中存在着生产性质的特殊情况，“使我不害怕托拉斯的威胁态度”。岡伯斯引证了鋼铁托拉斯的例子，来证明劳工在托拉斯的情况下趋向于专业化，而“这些专门人員的退出，会使托拉斯变成一堆寂然无声的毫无作用的机器……”（《美国劳联主义者》，第8卷，1901年7月出版，第245頁。）就在这本期刊問世的时候，鋼铁托拉斯中劳联的技能工会正在变成一个毫无力量的有名无实的組織。

些在維持勞聯的傳統組織形式中擁有既得利益的人們的地位，在現存的組織形式下，官僚主義的領導機構是很容易控制熟練工人的小型工會的。^②

勞聯領袖維護托拉斯的利益

1899年春天，有一家報紙的文章的標題是：《托拉斯尋求勞工中的同盟軍》。在這篇文章里指出，由於幾乎全國都以憤怒的聲音堅決要求消滅或者嚴格控制壟斷組織，托拉斯正在尋求“屬於勞聯”的工會組織的某些領袖的支持，“來造成一種（對托拉斯的）好感”，並且頌揚工業的集中情況對勞工的好處。^③

這個駭人聽聞的說法不久就得到了證實。1899年9月13日岡伯斯和聯合服裝工人工會總書記亨利·懷特在芝加哥公民協會主辦的大肆宣傳州際托拉斯的會議上講了話。^{*}這兩位勞聯的發言人所持的立場觀點是，有組織的勞工無需害怕托拉斯的興起。他們的論點是，只有在高額利潤得到保證時，資本家才會付出高額工資，而只有在公司數目受到限制和你死我活的競爭消滅後，這點才能實現。托拉斯和其他工業聯合組織是經濟發展的不可避免的產物，對於這種產物，用法律干預是無益和不明智的，但是它們的力量可以被經濟發展的另一種必然產物，即有組織的勞工運動所統御。沒有必要用政府的干涉來對付這種新的工業和金融的龐大組織。工會足以對付工業壟斷組織。規定工廠只准僱用工會會員，

-
- 這個會議於1899年4月由芝加哥公民協會的書記拉爾夫·易茲萊建議召開，不久，他就被任為全國公民協會的書記。易茲萊迫切地希望岡伯斯出席這個會議，並在會上講話。這樣一來，這個會議將確實知道勞工觀點是“非常清醒的”，而不含有“任何威脅、凶兆、悲觀和失望”。（1899年6月1日，7月18日、19日，8月5日、8日、22日，拉爾夫·易茲萊致岡伯斯函，《勞聯通訊集》。）

就可以解决托拉斯的問題。“当劳工組織得到充分发展的时候，它們就会监督托拉斯并且控制它們。”^⑤

岡伯斯說，有組織的劳工以疑惧的心情，来看待理論家們所提出的关于限制或摧毁工业联合組織的“各种万应药和糾正办法”。“我們已經看到，那些很少懂得政治和更不懂經濟学的人們，要求制訂法律来‘管制’州际貿易，‘制止’联合企业和托拉斯，同时我們也看到，这些措施在制定的时候，竟被利用作为一种工具，来剝夺劳工同心合力所爭取到的利益……国家无力制止工业自然集中的正当发展。”

根据岡伯斯的看法，托拉斯真正唯一的坏处是“它們对国家政策的恶劣影响”，但是必須忍受这一情况，直到劳苦人民被組織起来，并在受教育后認識到“他們有权管理国家……”而在此之前，劳工要繼續“組織起来，并同托拉斯兴起所标志的工业发展并駕齐驅”^⑥。

亨利·怀特直截了当地宣称，托拉斯具有比小企业更为有效的生产工具，并且能够給予劳工以更好的条件。“当工人要求增加工資时，他們是非常熟悉那种使人沮丧的回答的：‘由于竞争的原因无法增加工資’。托拉斯的办法至少改变了这种情况，因为它有能力答应給予較好的条件。”此外，托拉斯組織可以降低价格，付給較高的工資，并且使就业更加稳定，因而使发生恐慌的可能性减少。总之，工人們和托拉斯並沒有爭执；他們只要求“分享利潤”。显然，托拉斯願意給予工人这些好处，因为它們承认工人的工会，并且和它們簽訂了集体合同。的确，工人們十分怀疑托拉斯是否会繼續这样做。但是，就亨利·怀特本人來說，他毫不怀疑它們将会这样做。托拉斯企图摧毁工会是一种最大的愚蠢行为，因为那

時它們將面臨着“狂暴的革命暴亂”。^②

報紙上廣泛而興高彩烈地報道了勞聯發言人在托拉斯會議上的演講。懷特一再被邀請向全國各地的企業組織發表演說，而且他都欣然允諾。^③岡伯斯“由於他的冷靜的信心”而受到贊揚，他說，“就有关工業聯合組織而言，工會是能夠保護自己的利益的”。《芝加哥記錄報》評論說：“岡伯斯先生了解美國工會主義者的心情，而且無疑地，當岡伯斯表示反對壓制托拉斯的立法的時候，他正確地代表了工會主義者的觀點。”^④

工人們反對維護托拉斯

《芝加哥記錄報》社論作者顯然是不知道這一事實，即勞聯的華盛頓總部不斷接到反對岡伯斯的結論的報告。勞聯發言人在托拉斯會議上的發言，引起了勞工界的廣泛憤怒。同大規模生產工業中的托拉斯進行生死鬥爭的勞聯所屬工會的人員報告說，他們的會員異常憤慨，並且指謫岡伯斯和懷特替正在破壞他們工會的聯合企業“進行洗刷”。^{*}勞聯的組織者們告訴岡伯斯說，在他們所到的地方，工人們都表現十分憤慨，他們說，“你說過托拉斯是個好

-
- 岡伯斯也因為他在《美國勞聯主義者》雜誌上為反工會的托拉斯刊登廣告而受到了攻擊。一些勞聯所屬的工會的報刊，在答复關於取消那些實行“開放工廠”制的托拉斯的廣告的要求時，它們宣稱，“當岡伯斯先生自己的報刊——《美國勞聯主義者》——也在刊登這些廣告的時候”，它們認為沒有理由取消這些廣告。1899年10月，聯合釀酒工人工會全國總書記查理·白其托爾德致函岡伯斯，對於《美國勞聯主義者》雜誌為反工會的釀酒托拉斯刊登廣告表示不滿，他寫道：“我感到遺憾的是，這些人得到勞聯的直接贊許。”（路易斯·伊文斯致岡伯斯函，1899年6月13日，其中包括丹佛的《工業辯護者》報的剪報；奧古斯特·赫特菲爾德致岡伯斯函，1899年9月27日；赫爾曼·羅賓遜致岡伯斯函，1899年9月22日；J. F. 勞倫斯致岡伯斯函，1899年9月21日；查理·白其托爾德致岡伯斯函，1899年10月9日，均見《勞聯通訊集》。）

东西”。因此，人们把岡伯斯和怀特称为“劳工运动的寄生虫和叛徒”。爱达荷和蒙塔那的劳联組織者写信告訴岡伯斯說，“你受到各方面的攻击，并且被罵得一文不值，甚至被罵作是麦克金萊总统的一个走狗……托拉斯的工具……。有人給我一份剪报看，其中引证了你支持托拉斯的言論，你說托拉斯对劳动者是一种有益的东西，而且不該受到限制。”^⑩

落基山脉各州的工人对岡伯斯袒护托拉斯組織的反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一般公认，这里的工人可能比其他地方的工人更加了解托拉斯控制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力量，以及托拉斯利用这种力量来破坏劳工的权利。1899年的春天，在庫尔德阿倫爆发了强烈的罢工，要求美孚油公司所屬的“班克希尔和苏利文采矿公司”增加工資，并且使这些采矿公司的工資与該地区其他采矿公司的工資看齐。^⑪在H. C. 麦里安准将指揮下的联邦軍隊調进了爱达荷州。軍隊一到达，就宣布了戒严，至少有六百人沒有逮捕证就被逮捕起来，其中有好几百人被拘禁在一座匆忙建造起来的骯髒的“拘留营”里好几个月。人身保护法停止适用。弗兰克·斯台宁堡州长——劳工組織很正确地把他叫做美孚石油托拉斯的“百依百順的奴才”——甚至命令承认工会的雇主停止雇用西部矿工联合会的會員。^⑫西部矿工联合会的司庫詹姆斯·馬赫給岡伯斯的信中写道，“根据州长斯台宁堡的命令，在这里沒有一个工会會員被允許在任何矿山工作。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美孚油公司和該州富裕的采矿公司在这一件事情上是給了他报酬的。这些仅仅是公司的奴才們对庫尔德阿倫的工会會員所施行的罪恶行为中的几个事例而已。”^⑬

岡伯斯完全知道美孚石油托拉斯“对庫尔德阿倫的工会會員

所施行的罪恶行为”，因为他从参加这些斗争的人们那里收到了一封极端动人的呼吁书，其内容一部分如下：

“由于库尔德阿伦所存在的悲惨情况，我们认为作为有组织的劳工的成员，有责任利用一切机会，把在美孚石油托拉斯军事统治下的真实情况公之于世……”

“在联邦政府刺刀支持下的整个政府机器，不顾一切法律形式和人权，力图破坏我们的组织和降低我们的生活水平。”

“我们正式选出的完全合格的郡司法官员，被武断地和毫无理由地撤职了。”

“人身保护法被破坏了。我们没有言论自由。我们每天都处在随时有被监禁的威胁中，以便迫使我们让位给未参加工会的工人。”

“我们的兄弟们在种种借口和没有借口的情况下被投进了污秽的监狱。”

“男人、妇女和小孩都遭受到压迫者的各种侮辱和欺凌。”

“我们只是诉说了我们所受的最难堪的虐待。”

“我们最诚恳地要求你继续作出最大的努力，使我们恢复一个共和形式的政府，使我们可以重新继续努力，以改善我们自己 and 各地工人同胞们的情况。”

“我们没有在信上签名，因为在美孚石油托拉斯的统治之下，美国通信秘密的规定并没有在爱达荷实行，暴露我们的姓名，就意味着遭受监禁。”

“委员会”^④

当寄给岡伯斯这份辛酸的呼吁书的人们在报纸上看到劳联的主席说有组织的劳工对于托拉斯的统治无需恐惧的时候，他们就

充滿了憤怒，這難道是一件奇怪的事嗎？西部工人指責岡伯斯同火車司機兄弟會總會長阿瑟“都是一丘之貉”，並且是“托拉斯的奴才”，這也難道是一件奇怪的事嗎？^{⑤*}

社會主義者與托拉斯

雖然許多社會主義者強調在美國生活中托拉斯勢力日益增長的危險，但是在社會主義者當中的總趨勢，却是反對企圖“消滅托拉斯”或者“控制托拉斯”的一切運動。唯一真正的解決辦法，乃是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所有企圖逃避這種解決辦法而想回到過去小規模的生產時代的人們，必然要遭到失敗。

有些社會主義者堅持這種態度到這樣極端的程度，以致他們竭力贊揚岡伯斯和其他勞聯的領袖們在托拉斯問題上所採取的態度。在1900年的勞聯年會上，社會主義者代表的領袖、克利夫蘭印刷工人麥克斯·海依斯贊美岡伯斯在托拉斯問題上所採取的妥善的立場。他補充說，如果他作為一個社會主義者對岡伯斯表示祝賀的話，非社會主義者的代表不應該表示懷疑。他並且繼續指

- * 西部工人也感到非常憤慨，因為岡伯斯褒視西部礦工聯合會要求在芝加哥召開一個全國工會工人大會，“抗議軍事當局在愛達荷州篡奪政權”。岡伯斯甚至警告勞聯所屬工會，表示他反對這一計劃，並且勸告它們不要聽從西部礦工聯合會的要求。西部工人認為勞聯領袖實際上是樂意看到庫爾德阿倫的西部礦工聯合會地方工會受到破壞。

罷工的經驗，使西部礦工聯合會認為，應繼續不加入勞聯，並且進行它在西部建立一個單獨的勞工聯合會的計劃。這個組織就是西部勞工聯合會。

（見西部礦工聯合會主席愛德華·博依斯於1899年6月28日致岡伯斯函；1899年6月30日岡伯斯致愛德華·博依斯函；1899年6月30日岡伯斯給所有勞聯所屬工會函；1899年7月31日詹姆斯·歐康奈爾致岡伯斯函；1899年7月17日邁恰爾·拉法伊爾於蒙塔那的比尤特致岡伯斯函，均見《勞聯通訊集》。）

出,在托拉斯問題上,岡伯斯和劳联内部的社会主义者抱有一致的見解。^{⑤6}

这些社会主义者认为,岡伯斯坚持說壟断組織是經濟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并強調托拉斯的兴起沒有威胁劳工运动,这是正确的。这种見解的确证明,岡伯斯相当深刻地掌握了馬克思主义,而且只要給岡伯斯時間,他就能得出社会主义者已經得出的当然結論,那就是,通过国有化的办法托拉斯将归全国人民所有,而造福于全国人民。

这些社会主义者天真地說,一定要維護現有的托拉斯,一定要鼓励新托拉斯的成长。托拉斯的数目愈多,也就愈容易建立社会主义,因为政府接收几家大托拉斯要比接收成千上万的小企业容易得多。根据这种看法,某些社会主义者的报纸甚至每周刊登了一张新成立的托拉斯的名单,并且欢呼这些报道“預示出社会主义即将胜利”^{⑤7}。

当然,这些社会主义者沒有認識到,虽然馬克思主义认为回到小規模生产的日子是不可能的,而且企图这样做,在經濟上是倒退的,但是并沒有机械地理解托拉斯的成长基本上是一种前进的发展。的确,这些社会主义者由于自己离开了劳联内部所进行的反对领导对托拉斯这一决定性問題的立場的斗争,因此,他們就是采取了反馬克思主义的立場。他們完全不能回答这一問題:那些惨遭托拉斯解雇的工人*,那些自己的工会正在遭受托拉斯破坏的工

* 报纸經常报道,由于壟断资本家限制产量和提高价格与利潤的計劃,工人们遭受解雇。劳联組織者时常报道托拉斯在美国各地关闭工厂和解雇工人的情况。1900年1月14日麻薩諸塞州劳联組織者弗兰克·特魯斯送交岡伯斯的一份典型报告中写道:“托拉斯吞并了薩立姆铁絲和铁釘工厂,使这里的三百五十名工人失去了工作,托拉斯正在拆卸机器,把它运到其他地方去。”(《劳联

人，以及那些在托拉斯化了的工业中工作而生活条件日益恶化的工人，“在社会主义即将胜利”之前，他們要作些什么事呢？

这些社会主义者的論点和劳联发言人对托拉斯的評論很少有不一致的地方，这些論点是：要想恢复壟断組織成长前构成美国工业特征的小規模自由竞争企业，是徒劳无益的。但是，同約翰·斯文登所說的一样，他們强烈地感觉到，“壟断組織或者托拉斯不應該掌握那些玩弄商品价格和破坏工資与劳工权利的权力”^⑧，因此，他們认为，劳联領袖不應該公开为托拉斯辯护，他們最好是参加为了限制壟断組織权力的日益增长的群众运动。有人认为，如果这样做，工会就可能被指控为妨碍貿易自由的联合組織。他們对这种論点并不以为然。他們认为，只要在日益高漲的反托拉斯运动中起积极作用，劳工就能够发生影响，防止旨在限制托拉斯的立法被利用来限制工会。此外，劳工如果不努力的話，那么在托拉斯化的工业中大多数工会都要受到某些立法的限制。^⑨

劳联和反托拉斯运动

劳联領袖們对于要求他們投入日益高漲的反托拉斯运动中的一切建議均置若罔聞。^⑩ 拉尔夫·易茲萊邀請劳联領導人对芝加哥公民协会 1899 年 9 月召集的討論托拉斯問題的會議发表演說，他們热情地答应了。但是，几个月后，当他們被邀請于 1900 年 2 月在芝加哥举行的全国反托拉斯會議上講話的时候，他們却是毫

通訊集》) 关于托拉斯这种行为的其他例子，見約翰·斯文登著：《托拉斯如何压榨工人》，1900 年 6 月 13 日紐約《世界报》；威廉·穆尔敦著：《馬克·汉納的《精神上的畸形人》及其他：今日之研究》，1900 年布魯克林版，第 330—331 頁；1900 年 4 月 18 日的《紐約論壇报》。

无热情的。

第二个会议实际上是由第一个会议产生的；参加由公民协会召开会议的一些人，在会议进行的过程中逐渐体会到，“拥护‘托拉斯制度’的人，实际上是力图利用会议，作为加强托拉斯的基础和促进托拉斯发展的工具”。这些代表们在会议休会的时候，决定发动一次全国反托拉斯运动，并在1900年2月12日林肯诞辰那天举行的会议上发动这个运动。^④

由于冈伯斯对于参加全国反托拉斯会议或者派遣一些劳联代表出席会议的两次邀请都置之不理，“纲领起草和发言人登记委员会”的主席，直接要求冈伯斯解释，美国的主要劳工组织如何能够对“目前美国人民所面临的最迫切问题”视若无睹。

“的确，被称为‘托拉斯’的这种罪恶阴谋威胁了美国所有的工会。世界上巨大的劳工组织都认识到了这种真理……”

“美国各地对我们的号召的响应，说明了美国人民正在准备用他们强大的力量来粉碎托拉斯的垄断势力。在这个争取自由和正义的非党派性的崇高斗争中，工会不和其他的爱国者团结在一起，难道是不可能的吗？”

劳联发言人表示担心，在反托拉斯运动所提出的立法之下，工会本身可能被指责为妨碍贸易自由的联合组织，全国反托拉斯会议的发言人谈到这种担心的时候写道：

“你们将看到，在号召中所攻击的不是结合或联合的原则。

“人和人或资本和资本结合的原则是一件事；通过建立垄断组织，从人民那里窃取他们辛苦得来的收入而组织的企业联合组织，是另外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我们攻击的目标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在这个斗争中，工会难道有任何理由不应该参加我们的队

伍嗎？

“劳工联合会是建立在劳动人民联合起来保护劳工权利的基础上的。使用这种权利是符合正义的原则的，而且会得到我们热烈的赞许；但是，工会并不享有特权。组织工会不是为了建立垄断组织。私人的垄断组织不应该取消吗？取消了直接或间接给予托拉斯的特权——托拉斯利用这些特权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我们相信，托拉斯的罪恶就该不能够长期继续下去。托拉斯至少要像劳工组织一样表现出有一定的长处，它才能够继续生存……”

“一般而言，由于这件事对整个美国（包括你们的组织在内）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我们再次要求你，如果你们的组织同情我们的话，请把准备参加这次重大会议的一个或更多的劳联代表名字告诉我们……”

“再者，本函对于你们组织可能推选出来发表简单演说的任何代表特致邀请之意。”^②

沉默是对于这个动人呼吁的唯一答复！

有一千多名代表，代表三十一个州、两个属地和哥伦比亚特区，在林肯诞辰那一天在芝加哥集会讨论托拉斯问题。其中有约翰·彼得·阿尔特盖德、詹姆斯·威佛尔、托列多市长塞米尔·琼斯、克利夫兰市长汤姆·约翰逊和劳工骑士会总司库约翰·海依斯。代表们投票表决成立“美国反托拉斯联盟”，联盟的各个成员，将“以实际的行动来反抗托拉斯，这就是尽量优先照顾非托拉斯企业的产品”^③。

劳联没有一个代表出席会议。岡伯斯不仅不愿意同这个会议发生任何关系，而且当他知道属于劳联的几个加盟工会准备派出代表的时候，还警告它们说，如果它们不在它们发表的印刷材料中

或者新聞公報中刪去所有提及勞聯的辭句的話，那麼它們就冒有遭受開除的危險。這些工會組織默認了岡伯斯的警告，因而勞聯的名字在全國反托拉斯會議上沒有出現。^④

全國公民聯合會

在這個時候，勞聯的領袖們卻同一個托拉斯會議所發起的運動勾結在一起，這個會議是由芝加哥公民聯合會發起召開的。1899年9月25日《紐約郵報》以顯著的地位登出了下述報道：

“全國公民聯合會

“芝加哥公民聯合會受到了它自己最近發起召開的一次托拉斯會議的結果的鼓舞，決定擴大活動範圍。這個聯合會的主席、西部大企業的領導人之一的弗兰克林·海德先生受權任命一個由二十五人組成的委員會，該委員會的任務是成立一個全國聯合會。”

以拉爾夫·易茲萊為書記的二十五人委員會，指定了一個五百人的諮詢會議，來協助成立全國公民聯合會。1900年4月，易茲萊對岡伯斯夸耀說，這個諮詢會議“只包括有代表性的、保守的和有實事求是精神的事業家”，而“凡查明是聯邦官員或州的官員、職業政客、行為荒誕的人、院外活動家、或者激烈分子都不許加入”。這個擬議中的諮詢會議由十個小組組成：製造業、農業、大學、勞工、教會、金融、商業、法律、運輸和一般組織等小組——簡單說來，就是由雇主、工資收入者和公眾的代表所組成。所謂公眾代表，被認為是階級鬥爭中的一種神話般的中間勢力。正如易茲萊向岡伯斯指出的，全國公民聯合會將在“理智和相互諒解”的基礎上，來調整勞資關係，以消滅階級鬥爭。^⑤

諮詢會議中的大企業代表向美國工人清楚地指出他們所謂

“理智和相互諒解”的真正意义。阿穆尔公司的老板奥格登·阿穆尔是制造商代表的首領，由于他的托拉斯实行反工会的政策，劳联調查委员会把他的托拉斯化了的一些肉类罐头的工人描写为“白人奴隶”，而且它們的产品受到許多工会的抵制。另一个制造商的代表是斯威夫特公司的所有者路易斯·斯威夫特。这个公司是四个肉类罐头的厂之一，它們彼此間取得協議，絕不和工会簽訂书面协定。其次就是联邦鋼铁公司的主席埃尔伯特·加里，他在消灭这个鋼铁托拉斯中的工会运动上起了主导的作用。再其次就是麦考米克收割机公司的总經理賽路斯·麦考米克，他早在1886年就破坏了这一巨大企业里的工会，并且把和劳工組織有关的全部工人列入黑名单。其他制造商的代表們也都因为他們采取反工会政策而臭名远揚。运输小組的代表也是一丘之貉，他們大多数曾經积极破坏1894年普尔曼罢工运动，把每个罢工者列入黑名单，并且同組織铁路工人群众的一切企图进行斗争。他們所容許的唯一工会是保守的技能兄弟会，而兄弟会仅仅代表工业組織中很少数的工人。^{④⑥}

虽然沒有邀請摩根和洛克菲勒参加諮詢會議，但是，这些金融資本家的影响在这个組織中却占居着統治的地位。在全国公民联合会組織起来的时候，摩根家族，其次是洛克菲勒美孚石油集团，控制了許多工业企业、铁路、銀行、人寿保險公司和信托公司，这些公司的人員被提名参加諮詢會議。虽然这些人領導着他們各自的公司，但是，他們确实受着金融資本家的控制。因此，他們实际上是摩根和洛克菲勒在諮詢會議中的代表。^{④⑦}

被提名参加劳工小組的代表計有三十四人，他們是：以反动的机車司机兄弟会总会长P. M. 阿瑟为首的铁路工人兄弟会的四个

领导人；劳工骑士会一个代表，这就是垂死的劳工骑士会的主席約翰·派生斯；其余的是劳联代表，包括岡伯斯、彼得·麦克基尔、約翰·列农、約翰·密契耳和詹姆斯·欧康奈尔。^{④⑧}

虽然铁路工人兄弟会的領袖同全国公民联合会的創立是密切相关的，但是，易茲萊却希望从劳联領袖那里得到主要的支持。正如岡伯斯自己后来在他的自傳中所指出的：“如果没有劳联的支持，全国公民联合会当然就起不了什么作用。”^{④⑨}

被提名参加諮詢會議的劳联領袖，对于很多反工会的、托拉斯化的和金融資本統治的公司代表被提名为諮詢會議的成員一事，看得出来有什么担心。但是，他們清楚地知道，联合会的普通會員对于劳联領袖和有組織劳工的最凶恶的敌人一起参加一个組織，是怀有很大的疑惧心情的。約翰·密契耳在回答易茲萊邀請他參加諮詢會議的請求之前，写信給岡伯斯征詢他的意見說，“我希望获悉你的看法，接受諮詢會議的任命，对于工人运动是否有利。”^{⑤①}

岡伯斯回答說，他“看不出接受諮詢會議成員的职位会带来什么害处”。密契耳再度得到保证之后，就和岡伯斯一道成了全国公民联合会的創始會員。两人也都是該組織的領導人員，岡伯斯是第一副主席，而密契耳是仲裁委員會的主要委員之一。^{⑤②}

早在1900年10月，易茲萊曾促請岡伯斯花費一个晚上，和他一起討論关于“全国公民联合会的未来发展和它的工作問題。我希望你知道全国公民联合会的目的和任务，它的情况和在什么地方可以对于你所代表的利益有着重大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对于你个人有所帮助”。易茲萊引证了一段他不久以前和一个大公司的法律总顧問的談話作为例子，而这个大公司是“不承认工会的”。这位法律总顧問告訴易茲萊說，如果易茲萊能够使他相信工会不

会同公司找麻烦，并且工会同意“‘不问政治’，那么他就允许他的公司组织工会”。易兹莱接着说，“我相信，举例来说，如果我使你们两个人会面，你就能够说服他。”^②

在上述信件中，全国公民联合会的创始人规定了这一组织的基本目标。那就是，把工人运动引导到保守的道路上来，而且使它失去任何激烈的和充满斗争精神的面貌。技能工会将会为很少数的工人取得托拉斯化企业的领袖的承认，其条件是，他们不得组织他们工厂的工人群众来同公司“找麻烦”；他们不得反对金融资本家对美国经济的控制；他们不得从事政治活动，特别是独立的政治活动。作为这一协议的交换条件，工业家对于熟练工人作出某些让步，但他们必须确实知道，以后不会再有人认真努力来组织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

劳联的领袖们采纳了这种想法，当时他们参加了创办全国公民联合会的工作。1900年秋天，他们开始和金融资本统治的、托拉斯化的工业的主要代表一起，在该组织中起着领导和积极的作用。正如约翰·密契耳所说的：“劳资之间的敌视是不必要的。任何一方如果没有另一方都是不行的。任何一方的发展都需要另一方的帮助……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甚至并不存在着一种必然的根本矛盾……从大的方面来看，一方的利益也就是另一方的利益，一方的繁荣也就是另一方的繁荣。”^③

密契耳在给马克·汉纳的一封信中强调了同样的论点，而当汉纳担任全国公民联合会第一任主席的短短期间，他被认为是 J. P. 摩根在该联合会中的代表。密契耳在信中着重指出，当这一观念更广泛地为人所了解的时候，“罢工和停工解雇就会成为不必要的了”^④。

1901年全国公民联合会召开第二年度工业会议的时候,《天主教世界报》在一篇社论中总结了该会的整个观点和目的:“成千成万劳苦大众所信任的领袖们以同情的目光注视着那些掌握美国大部分已有财富的人,并且握着这些人的友谊的手,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社论的标题恰如其分地称为“劳资的结合”^{* ⑤}。

* 《天主教世界报》所发表的社论,标志着天主教所发动的一个运动的开端,这一运动是把一个基本上以保守的和所谓“纯洁的和简单的”工会主义思想为根据的社会原则渗入到劳联当中。然而这一运动在几年之后才发展起来,因此,不在目前讨论的范围之内。关于这一运动及其影响的有趣的概括,请参阅1951年7月《工业和劳工关系评论》第4卷,第528页所载马克·卡尔逊著《1900—1918年天主教会和美国工会的政治发展》一文。

第二十五章

1897—1901 年的劳工与社会主义

1897年6月，尤金·德布斯结束了美国铁路工会的事务，将该工会归并于社会民主联盟，这个联盟是在当时芝加哥的一次大会上组成的。^① 社会民主联盟的要求中第一项就是一个移殖计划，这个计划建议用组织大批移民到西部去的办法，来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美国。在那里建立合作形式的移民地，然后从那里把这个运动推广到全国，这样，在一定时期内，就可以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合众国了。

社会民主联盟也通过了一项政治纲领，要求将一切由垄断资本、托拉斯与康采恩所控制的工业收归公有；一切交通运输工具、一切公用事业、一切矿山与一切油井和煤气井也都收归公有；缩短每天工作时间；兴办一系列的公共工程使失业者得以就业；实行公民创制权与公民复决权以及比例代表制；成立邮政储蓄银行。

社会民主联盟的执行机构是全国委员会。大会的领导人尤金·德布斯被任为全国委员会主席；其余四位负责人也都是美国铁路工会的重要领袖，而且都曾与德布斯一起被监禁在乌德斯托克地方的监狱中。美国铁路工会的机关报《铁路时报》被改名为《社会民主党人》，作为这个新政党的机关报。^②

社会民主联盟增加了成员

社会民主联盟成立两个月后就获得了最有力的生力军——东部的犹太人社会主义者——这些社会主义者中的很多人，早就不满于但尼尔·德李昂的统治以及在他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劳工党的那套哲理了。他们非常有兴趣地注视着西部的发展，这些发展的结果，就是社会民主联盟的成立。自从普尔曼罢工以后，他们就非常敬佩德布斯，他们把社会民主联盟看做一个真正美国人的运动，它由一个具有坚强信念和高度正直的道地的美国工人阶级领袖领导着。1897年1月7日，社会主义劳工党纽约支部的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党员中的“反对派”，在埃萨克·奥里奇博士、梅耶·伦敦、约瑟夫·巴伦德斯、亚伯拉罕·卡汉、路易斯·密勒和莫里斯·温契夫斯基的领导下脱离了该党。美国社会民主联盟成立后，他们立即建立了这个新党的第一个地方组织。^③

自1897年7月31日至8月2日，纽约的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在芝加哥举行代表大会。出席的共有五十八名代表，代表一千二百名社会主义劳工党党员与大约一万名工会会员。奥里奇和伦敦代表社会民主联盟的第一地方组织，促使大会以四十票对十票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宗派主义，并主张和德布斯的运动合并。决议指出，社会民主联盟正在稳步争取达到社会主义的理想。^④

这种值得欢迎的新会员加强了该党的力量。另一重大收获就是，在维克托·伯杰领导下的密尔沃基社会主义者对该党的支持。1897年7月9日，密尔沃基的“独立派”——他们在社会主义者中间获得了这样的称呼——成立了社会民主联盟的支部。这使这个新的政党在重要的威斯康辛州中成长为一个坚强的运动。由该城

大部分工会组成的当地劳联的中央机构工联理事会几乎立即一致通过了一项拥护社会民主联盟的决议。^⑤

1898年1月5日,密尔沃基的工联理事会选派了五名代表,参加社会民主联盟的第一次市代表大会,该会制定了政纲并为市选举提出了候选人。各独立工会派遣了特派代表,其中包括:制酒工人、酒厂送货人、车厢制造工人、制酒桶工人、铁匠、木匠、泥水小工等。社会民主联盟的全国性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着重强调了工会在密尔沃基代表大会上的代表性,1898年2月3日该报宣称:“由于社会主义劳工党对有组织的劳工进行游击战术,已使许多工人讨厌社会主义这个名字,当我们回顾这一事实时,这一点的重要性就可以看到了。但是,当工人们发现社会主义是由一个坚强的、令人尊敬而异常坚决的美国政党所提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很快赞成这个运动。”

《社会民主党人》所指的当然是但尼尔·德李昂与他在社会主义劳工党中的追随者所组成的社会主义行业和劳工联盟这件事。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报认为,从美国社会主义的立场看来,没有再比德李昂组织双重工会的这一步更为糟糕的了。该报指出:社会主义者被指责为执意破坏工人团结;把一直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会工作者赶到保守的工会领袖的阵营中去,并使劳工运动中的许多同情者分离了出去。

劳联与社会民主联盟

在社会主义者中间,对社会民主联盟在德布斯的领导下将能够克服德李昂的双重工会的不良后果,以及这个新政党甚至可能得到劳联及其领袖的正式承认,抱有很大希望。德布斯的活动似

乎說明了这些希望是有根据的，因为他在为协助劳联的組織者而作的旅行演讲中做了重要的工作。劳联的总組織者威尔·温恩在1896年7月1日从佐治亚州的哥倫布城写信給岡伯斯說：“德布斯先生最近在这里对公众发表了两次演讲，大受欢迎，并将发生良好效果。德布斯在这里的短期停留，在这方面（組織和教育工人）收到了比我們在过去几年中所收到的更大的效果。”^⑥

温恩对于德布斯的貢獻表示了热烈的贊揚，但是劳联最高領導方面却并不是这样的。当然岡伯斯、麦克基尔以及其他劳联領袖都为这位組織者的报告所震惊，这些报告談到劳联的普通会员对組成社会民主联盟的兴趣，以及許多“接近德布斯的”会员认为，“如果对工会运动不冲突或不加干預的話，这样一个組織可能会发生一些好的效果”^⑦。为了压制这种意見，岡伯斯发表了对德布斯的尖銳批評，批評他所倡导的移民計劃，并指責說，該計劃是对工会的威胁，因为它企图使工人脫离在工会领导下在工业区所进行的斗争。^⑧甚至劳联中德布斯的几个最忠心的支持者也同意岡伯斯的說法，只不过劝他在德布斯的动向明确之前暂时不要下最后的判断。密执安州的矿工工会司庫罗伯特·阿斯丘写道：“如果他同样忠于工会，他将会得到成功，但是如果他放棄了工会而完全实行合作制度，那只会意味着他的偉大理想的失敗。”^⑨

但是劳联的領袖們并不理会会对德布斯与社会民主联盟暫緩作出判断的这个建議。彼得·麦克基尔在知道了联合矿工工会主席密恰尔·拉契福特曾經邀請德布斯于1897年7月4日在西弗吉尼亚州*

* 德布斯在罢工区域旅行了将近一月，到处鼓励矿工。后来他因严重中暑而被迫放棄这项工作，但是联合矿工工会机关报对他帮助工会获得胜利，并使煤矿經營者被迫同意簽訂第一个包括提高矿工工資的重要合同，表示謝意。（見1897年8月19日与1898年1月13日的《联合矿工报》）

开始的瀝青煤矿工大罢工中帮助工会后，憤慨地写信給岡伯斯說：“如果沒有像德布斯这样的人，矿工还可以过得好些，因为他們指責資本家，等等，激起煤矿經營者的憤怒。”^⑩ 劳联的領袖們正在迅速地走向与壟断資本家积极合作的方向，并正忙于企图从劳联历史上消除在劳联成立初期曾作为特点的許多激进和进步的“政策和方法”。他們正在向資本家們证明，劳联所主張的“政策和方法”，与資本主义制度并无抵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即使意味着不民主地違反普通會員的意志也在所不惜。^{*} 在他們思想中，他們最不願意做的事情莫过于同德布斯所领导的反对資本家和反对整个資本主义制度的运动进行合作。

無論如何，岡伯斯和其余的劳联領袖对移民計劃的批評基本上是正确的。关于把工人移居到人口稀少的西部各州去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宣傳，如果在工人階級中发生了影响的話，它当然会影响到工会的組織工作。主張移民者不仅对建立工会沒有兴趣；他

* 1895年的劳联大会曾經通过一項动議，責成劳联書記把前几届大会直到本屆大会閉会时为止这一段时期中所通过的決議汇编成册。代表大会閉会之后，当选为書記的彼得·麦克基尔就着手編輯決議汇编集。他在1896年初写信給岡伯斯的信中说，“我遵照大会指示的方針，对基本決議不作任何更改。”但是，岡伯斯却有他另外的打算。他在1896年5月7日写信給麦克基尔說，“你一定也知道，在劳联創立初期，曾經通过了一些奇怪的決議，現在把它們印出来是很不合适的。我写这封信給你，是建議你放棄这件事，或者等到更适宜的时机再作，到那时候，反对工会的人便不会那样方便地利用細小的矛盾或不切实际的某个決議了。我认为沒有人会真正要求汇编決議，因此，如果你同意，这件事可以很容易地放棄掉。”麦克基尔很快就同意了岡伯斯的意見，认为劳联在早期通过的許多決議，尤其是“政治性的問題”如果出版，会使劳联处于窘迫的地位。決議集于是一直沒有出版。（見《1895年劳联大会記录》第56頁；1896年1月16日与5月31日麦克基尔給岡伯斯的信；麦克基尔于1896年5月31日給奥古斯特·麦克雷斯的信，《劳联通訊集》；1896年5月7日岡伯斯給麦克基尔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們还鄙視工人关于提高工資、縮短工作時間以及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他們号召工人不要为了这些要求而罢工，而要专门致力于建設西部各州的移民基地。^⑩ 难怪甚至劳联中德布斯的支持者也同意岡伯斯的意見：社会民主联盟只要是由主張移民者統治着，就不会比社会主义劳工党更值得向有組織的工人推荐。

社会民主党

从社会民主联盟成立起就在酝酿着的关于移民計劃的斗争，到1898年6月第二届代表大会召开时，终于公开了。埃薩克·奧里奇、維克托·伯杰、G. A. 霍恩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劳工党以前的党员带头反对主張移民者。他們声称，党应该拒絕这种空想的和无用的移民計劃，而应该专心献身于一种从事政治行动与社会主义宣傳的綱領。

当这問題提付表决时，主張实行移民計劃的人以五十二票对三十七票的多数获得胜利。^⑪ 主張政治行动的集团不甘于留在这个通过这样空想主义綱領的大会里，决定退出大会。在伯杰和凱利赫的率領下，退出大会的人立刻到邻近的一个大厅里，投票决定成立仅仅由那些相信“国际社会主义原則和綱領”的社会主义者組成的社会民主党。新党是一个主張采取坚定的政治手段的“具有階級觉悟的革命的社会組織”^⑫。

新党所通过的政綱清楚地显示出，社会主义运动在摆脱主張移民計劃者的空想主义影响方面获得了进展。虽然社会民主联盟在德布斯的领导下，对于工会运动曾有过一些兴趣，但是它的1897年的政綱，由于受主張实行移民計劃者的控制，却没有包含党和工会关系的特殊規定。新党的政綱沒有忽視这个重要問題。它明确

地主張与組織起来的劳工合作。这个問題被看作是和党的政治行动綱領同样重要。政綱鼓励把工人組織到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工会中，罢工和抵制运动被宣布是工人階級的有用和必要的武器。新党还表明了它对有組織的劳工的支持，不論这个工会的政治背景如何。党要求所有社会主义者参加現有的工会，并支持工会的經濟活动。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他們都不應該把工会牵涉到政治活动中去。在工人階級範圍內可能組織的任何政治活动，都必須通过社会民主党。工会中的社会主义者的責任，就是为在經濟战綫上工人的团結一致而努力，并教育工会會員必須参加选举和投社会民主党的票。^⑭

被选出来指导社会民主党方向的执行委员会，包括尤金·德布斯、他的兄弟西奥多·德布斯、維克托·伯杰、弗萊得立克·赫斯、塞穆尔·斯台德曼和杰斯·寇克斯。^⑮

由于摆脱了主張移民計劃者的梦魇，社会民主党在成立后立即展开了热烈的运动，爭取工会的支持。它特別尽力来爭取劳联領導方面承认这个新党。1898年6月20日，紐約的社会民主党領袖威廉·梅里提醒岡伯斯說，他以前曾經說过，劳联的領導并不反对这样的社会主义者，而只是反对德李昂及其追隨者的反工会的原則与活动。然后，他又提請岡伯斯注意社会民主党所通过的关于工会的決議，并且預言社会主义者和劳联建立紧密联系的时代即将开始，这将会“增进工人的最大利益”。起草关于工会問題決議的委员会委員約瑟夫·巴倫德斯也表示了同样的立場，他向岡伯斯保证，社会民主党将尽一切可能，来消除德李昂及其追隨者对工会和社会主义者之間的友好关系所制造的障碍。^⑯

虽然岡伯斯当社会主义者在征求他的贊助时，他的虛荣心无

疑地得到了滿足，但是他却又拒絕承認，由于社会民主党对于現有工会采取友好态度的結果，产生了一种不同的情况。他告訴巴倫德斯說，工会工作者和社会主义者曾一度有可能“至少在某些主要問題上取得協議。但自从德李昂出来后，就沒有这种可能了”。要消除德李昂和他的追隨者所造成的这种危害已經为时太晚了。^⑩

岡伯斯的伪善手段从下面的事实中清楚地暴露出来：不到三星期前，他曾写信給一位社会主义劳工党領袖說，希望“你不久即将理解工会教育中的基本真理，那时，你将会热誠地、細心地和真誠地給予合作……为改善劳工今天的处境和迎接即将来临的最后解放”^⑪。但是当社会民主党領袖們提供这样的合作时，岡伯斯却說为时太晚了！岡伯斯的典型煽动手腕就是，向那些他預先就知道会拒絕他建議的社会主义者提供合作，而拒絕和那些願意完全按照他提出的条件进行合作的社会主义者合作。*

社会民主党的領袖們仍然抱着改变岡伯斯的希望。1898年12月3日，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杰斯·寇克斯写信給岡伯斯，要求他爭取使即将召开的劳联大会对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予以贊助。他承認“工会中对社会主义劳工党的反对势力很大，因为它組織了被許多工会工作者认为是反对正規工会的社会主义劳工联盟”。但是他又向岡伯斯保證說，社会民主党不仅不同情社会主义劳工党的双重工会政策，而且还着重指示它的黨員們必須不断地为建設

* 劳工問題历史学家中为岡伯斯辯护的人，把他在劳联中激烈斥責和反对社会主义者的事，全部归咎于德李昂的双重工会政策。（見1922年紐約出版的塞利格·佩尔曼著：《美国工会运动史》一书，第211頁。）事实上，岡伯斯利用了德李昂的錯誤政策，在劳联中贏得人們支持他反对社会主义者。德李昂的双重工会政策，变成岡伯斯在这个斗争中的有力武器，因为許多工人都认为，所有社会主义者都是破坏劳工团结的人。

他們本身所屬的工会而努力。“我可以补充說，社会民主党的綱領，把工会运动視为社会社会主义运动的基础，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必須由工会中产生。”^{①9}

第二天，12月4日，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在发出上述声明后，即指派伯杰和斯台德曼以观察員身份出席劳联在堪薩斯城举行的代表大会，并且督促爭取劳联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活动。^{②0}

当伯杰和斯台德曼在12月13日抵达堪薩斯城时，他們发现出席这次劳联代表大会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們，包括社会民主联盟盟員和反对德李昂的社会主义劳工党党人，为了要人們支持社会民主党，和通过一項号召“进行廢除工資制度的有阶级觉悟的宣傳”的決議，^{②1}早就制定了一个战略，号召击败岡伯斯和所有其他“純洁和簡單”工会的領袖們。

伯杰和斯台德曼立即表示不同意社会主义者代表們所訂出的这个計劃。他們竭力爭辯說，社会主义者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就是爭取劳联贊成社会主义，并且坚持說，如果牵涉到工会內部的爭論里去，那只会丧失得到这种贊許的可能性。在說服了社会主义者的代表們放棄对岡伯斯的反对后，伯杰和斯台德曼訪問了劳联主席，并設法劝說他支持一項社会主义者的議案。他們相信，岡伯斯反对这样一項議案，是“出于无意的”，而伯杰有把握能够证明給他看，贊成這項議案，将符合于劳联的最高利益。

岡伯斯并没有为伯杰的邏輯所动。他仅仅告訴社会民主党的全国总部的代表們說，劳联的普通會員还不准备贊成社会主义，在这种問題上，領袖們的冒进是不对的。^{②2}

由于不能爭取到劳联主席的支持，社会主义者的議案就得不到通过。虽然大会进行了激烈的辯論，岡伯斯的机器仍旧屹然不

动。但是最后表决的结果——一千七百九十一票反对和四百九十三票赞成——却使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大为高兴。^⑳ 尽管有岡伯斯的反对，但仍旧有 $\frac{1}{5}$ 的票数是赞成议案的，这一事实向他们表明，劳联正在走向正确的方向。他们相信，在两年之内，劳联将和他们的英国职工大会的兄弟们——该大会同意了生产资料与分配手段的国有化——采取同样的“走向社会主义的先进步骤”。甚至连岡伯斯也可能参加进来，因为伯杰报告说，在代表大会闭会后，劳联主席曾告诉他说：“我读过卡尔·马克思的书；我和你同样地是个社会主义者，我要投社会民主党的票，并将劝工会会员也这样做。”^㉑

正如我们所一再看到的，岡伯斯惯于在同一时期对不同的人富有煽动性地表示截然相反的意见，因此伯杰的乐观说法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在 1896 年秋天的一次对记者的谈话中，岡伯斯公开污蔑社会主义者为疯子和“劳工运动的敌人”^㉒。他主要提到的是德李昂和他的追随者们，而没有指出他对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其他人有不同的想法。同这情况相反，在 1898 年的代表大会上，岡伯斯表现了他对社会主义者及其原则的不共戴天的仇恨，并且明确地表示他斥责所有类型的社会主义者——德李昂分子和反德李昂分子——因为他们企图“把我们的运动引入一种复杂的漩涡，并且把我们的运动变为他们政治活动的工具”^㉓。

1899 年劳联代表大会的情况，使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相信，他们在使劳联走向社会主义的工作上有了很大的进展。因为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美国的工会人员与全体工人研究托拉斯与垄断组织的发展，以便对它们实行国有化”^㉔。但是在全国公民联合会所造成的气氛中这项决议很快就被忘记了。在 1900 年的代表大会上，克利夫兰印刷工人工会中的麦克斯·海依斯提出了

一項表明同一政策的議案，但被審議該議案的委員會否決了。該委員會提出了一項代替的議案，這個議案認為，與托拉斯進行鬥爭的最好方法，“是使僱傭勞動者按照他們的行業或手藝組成工會……而且我們重新建議工人研究托拉斯與壟斷組織的發展。”議案中放棄了把托拉斯國有化的要求。即使在這時候，麥克斯·海依斯還預言說，“勞聯公開贊成社會主義只是一兩年後的問題了”^⑳。

社會民主黨和獨立工黨

當勞聯代表大會上正在進行改變工會運動上層領袖以推進社會主義事業的時候，社會民主黨卻積極地在下層中進行工作，在那裡他們至少是企圖領導工人進行日常的鬥爭。在1898年和1899年，社會民主黨由於領導製鞋工人和鐵路工人進行了一系列的罷工，在麻薩諸塞州的哈佛希爾取得了巨大的勝利，從而選出了一個社會黨人市長和幾個社會黨人參議員及眾議員。^㉑

在紐約城，社會民主黨也收到了領導工人進行日常鬥爭的成果，如果黨的領袖們不加干預，社會主義者將已經在政治上和有組織的勞工建立起重要的關係了。社會主義者在1899年布魯克林的電車工人罷工中表現得很活躍，這次罷工使得許多工會人員相信，“如果他們要在經濟上取得公正待遇，就必須選出他們自己的領袖來擔任公職”。早在1899年秋天，紐約城的工會領袖，包括勞聯的很多負責人員，發表了一項號召，主張召開一次政治代表大會，來建立一個獨立工黨。社會主義者被邀出席了這次大會；許多工會工作者都贊揚他們在電車工人罷工中所起的作用，而且同意在政治活動中“他們是應有的人物”。西部的社會民主黨和第四、第五、第八和第二十四選區的社會民主黨協會接受了邀請，派出代

表参加独立工党的組成，并且参与了 11 月选举的候选人的提名。

劳联全国总部对这一重要发展的惊慌失措，证明了社会主义者从劳联领导方面得不到的东西，在地方下层却有真正的机会可以得到。岡伯斯尖銳地批評了紐約中央劳工联合会主席塞米尔·普林斯同独立工党中的社会主义者携手合作，他說那些社会主义者“已失去了每一个雇佣劳动者对他們的信任”。他生气地写道，“你現在是中央劳工联合会的主席，負有重大的責任。你現在可不能像你从前單純是塞米尔·普林斯时那样行动，那时你只是工会會員，沒有任何別的职务和責任。”^①

但是岡伯斯并不是唯一对紐約发生的事情感到吃惊的人。社会民主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直率地向它的紐約支部提出，他們参加組成工党的活动，是与党所規定的禁止与任何其他政党結成联盟的基本原則相違背的。^{*}紐約支部为自己辯护說，独立工党是一个工会的政党，而所有社会主义者都有責任支持工会。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籠統地拒絕了这种答辯；它說，社会主义者对工会的支持必須限于經濟方面；在政治方面，“工会必須……由社会民主联盟倡导的运动所代替”。和独立工党这样的政治运动团体建立联盟，只会增强資本家混淆工人思想的活动，从而阻碍他們支持旨在把工人階級从工資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唯一政党。因此紐約支部必須立刻从独立工党代表大会上召回他們的代表，取消和那个党

-
- 這項政策是在 1899 年 3 月 26 日全国执行委员会會議上正式通过的。所有申請加入社会民主党为黨員的人，必須保证和其他政治团体断絕一切关系，永远不同意社会民主党和其他任何政党合并或結成联盟，而且，如果自己被提名担任公职的話，还要拒絕接受任何其他政党的支持。（芝加哥約翰·克賴勒尔图书馆收藏的《1898 年 6 月至 1900 年 1 月社会民主党全国执行委员会書記的報告》打字原稿）

的一切联系，或者采取旁观态度。^⑳

使岡伯斯很高兴的是，紐約支部脱离了独立工党。劳联工会人员与社会主义者结成联盟的危险过去了。^㉑

德布斯的贡献

由于社会民主党得到广泛支持，使领导方面看不到在迫使各支部在政治上同有组织的劳工割断一切关系上所犯的错误的严重性。虽然党非常缺少经费——在1898年10月1日全国总办事处成立时，庫中只有二美元存款——但党还是在日益壮大。德布斯在壮大党的工作上作了很有价值的贡献，他不断地在全国各地旅行，作关于“社会主义在前进”的激烈演说，给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先驱报》征求订户，并且作为新英格兰的劳联的组织者写信给岡伯斯说，“成百上千的人成为社会党人了”^㉒。

在1899年11月，当德布斯访问洛杉矶时，劳联的劳工理事会鼓励属于劳联的工会会员出席听他讲演，说“这对于有组织的劳工的事业是很重要的”。广大的热情的劳工听众出席了两次大会。劳工理事会向资助德布斯到西部旅行的一位富有的社会主义者盖勒·威尔歇表示感谢，因为他“使得德布斯的访问成为可能”^㉓。

像以前一样，德布斯无论到哪里演讲，他都帮助劳联的组织者发展会员。在1900年5月17日，劳联南卡罗来纳州查尔兹敦的组织者查理·罗斯写信给岡伯斯说：

“在德布斯来的那一天，有五个工会参加了我们的劳工游行。油漆工人、铸铁工人、制扫帚工人与木工大约各五十人，以及大约二百名加盟工会会员，还有骑着马的仪仗队、乐队和供德布斯乘坐的敞篷马车——然后还有接待委员会和教士。德布斯先生使我

們大家受益不少，他對一千人發表了演說。由於歌劇院只能容納五百人，因而基督教堂和相連的房屋也給我們免費使用了。我們現在每天都感到他的那次歷時兩小時零兩分鐘的講演的良好效果……我們現在指望在這裡建立：（一）另一個加盟工會，（二）國際印刷工人工會，（三）旅館、飯店職工聯盟和酒吧職工聯盟，（四）零售商店店員工會，（五）磚瓦工人、石工和泥水匠工會，（六）加盟產業勞工大會（作為我們工會的中央組織），（七）女工工會。這一切由於德布斯的訪問，都很有希望實現。”^⑤

到1900年春，社會民主黨自稱在三十二個州里所建立的二百二十個支部中，擁有四千六百三十六個繳納黨費的黨員。它還聲稱得到在美國的大約二十五家社會主義者的報紙的支持。除了《社會民主先驅報》之外（它的發行額在1898年為三千份，到1899年年底已增加到八千份），其中最重要的有維克托·伯杰的《密爾沃基前進報》、紐約的《猶太人前進日報》以及朱理亞·威蘭德的《講理報》。^⑥

當社會民主黨正在迅速發展和“傳播光明”的時候，社會主義勞工黨內由於它各地的會員都反對德李昂的獨裁方法以及他的宗派主義政策，發生了重大裂痕。使黨分裂的爭論的主要焦點，就是社會主義行業和勞工聯盟。

社會主義行業和勞工聯盟的分裂作用

威廉·福斯特在他的《美國勞工運動的破產》一文中正確地指出，“社會主義行業和勞工聯盟是在胎里死後才生下來。”^⑦在它死產的過程中，卻破壞了許多原有的工會。在1892年，希伯來人工會聯合會在紐約市有四十多個工會組織，別的城市里也建立了

該会的組織。但是到 1897 年，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在紐約只剩下了五、六个工会組織了！除了像 1893 年的經濟危机因素发生作用外，“使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瓦解的决定因素，在于它追随但尼尔·德李昂的宗派主义政策……”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参加社会主义行业和劳工联盟，造成該工会基层組織的分裂，以致它的几十个地方組織很快就解体了。費拉德爾非亞城的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在参加劳工联盟后，也遭到同样的悲惨命运。^⑧

德李昂的宗派主义政策还产生了其他的悲惨結局，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在紡織工人中的发展情况。在創立社会主义行业和劳工联盟时，社会党人就已經在加入劳联的全国紡織工人工会中取得了领导地位。^{*}在联盟成立后，工会中的社会主义領袖們立即放棄了組織未加入工会的紡織工人的努力，而仅仅集中力量把紡織工会从劳联中拖出来，加入到社会主义行业和劳工联盟中去。1896 年 11 月，全国紡織工人工会的社会主义总書記 H. 里特伍德訪問佐治亞州的哥倫布城以及其他南方紡織中心。他沒有花一点時間和紡織工人們討論組織問題，而只是尖刻地譴責劳联，以及呼呀大家支持新組成的联盟。《人民报》支持里特伍德的使命，号召所有紡織工会中的社会主义者脱离这个“單純的劳工騙子”的联合会，而“严格地按照社会主义行业和劳工联盟的路綫”組織起来。^⑨

在 1897 年 5 月紡織工会代表大会上，社会主义者领导方面在会上提出的一項建議被否決了。這項建議說，“我們的組織和社会主义行业和劳工联盟合并……成为一个在經濟和政治两方面对資本主义展开斗争的組織”。此外，由于不滿领导方面集中力量反对

* 全国紡織工人工会于 1897 年組成，同年加入劳联为會員組織。社会党人在 1894 和 1895 年取得了对該組織的控制地位。

劳联，代表們取消了社会主义者的领导职位，并选出了一批新的同情劳联的人继任。^⑩

在1898年1月，全国紡織工人工会在新貝德福特发动了一次罢工，反对削減工資10%，反对恶毒的罰款制度以及其他一些弊端。卷入这次斗争的有好几千工人，而且还扩展到了新英格兰州的紡織中心，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在斗争进行中，社会主义行业和劳工联盟插手进来。联盟领导方面斥責劳联的工会“背叛了罢工的工人”，并单独发起一次罢工，号召工人放棄当时的斗争，脱离全国紡織工人工会，参加社会主义行业和劳工联盟所领导的运动。德李昂还亲自到新貝德福特去支持劳工联盟。1898年2月11日，他在市政厅发表一篇談話，对劳联和全国紡織工人工会展开了尖刻的抨击，他斥責紡織工人工会领导工人进行要求提高工資和减少工作时间的斗争是背叛他們。这些“賄賂”和“让步”，对工人是毫无价值的。罢工者的口号应该是，“社会主义是消灭工資奴隶制度的唯一办法”，他們的武器应该是“投票箱”，他們应该告訴紡織业制造商，他們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数了，因为“社会主义劳工党的选票在我們手中变成了利劍，用这柄利劍我們將永远不会让你们抬头”^⑪。

劳工联盟在新貝德福特罢工期間所起的分裂作用，同样地遭到了反德李昂的社会主义者以及劳联领导的指責。全国紡織工人工会罢工委员会領袖T. F. 特拉西1898年3月13日在致岡伯斯的信中指出：

“德布斯星期四晚上在那儿（新貝德福特）举行了一次盛大集会。想想吧！城里工会的每一个負責人都坐在讲台上。星期五他在两个会上讲了話，并且組成了社会民主党的一个支部。星期四晚上我和他談了一次話，說到他对工会的态度，他支持这些工

会……我問德布斯是否贊助社会主义劳工党与社会主义行业和劳工联盟以及它們的代理人企图分裂工会的政策。他在竭力爭取他們，并劝他們把他們的工会合并起来，这就像在他們中間拋了一顆炸彈似的。由于德布斯在这里給了大家深刻的印象，社会主义劳工党在新貝德福特的存在是不会久的。甚至連最激烈的社会主义者都指責德李昂攻击全国紡織工人工会的事。”^④

虽然，岡伯斯輕易地便忽略了德布斯和社会民主党在罢工中所起的建設性作用，他却不遺余力地使整个劳工运动認識到德李昂与社会主义行业和劳工联盟的“背叛行为”^⑤。

劳工联盟所起的双重工会的破坏作用，它对于劳联所发起的罢工的干涉，它在这些斗争中所起的公开破坏罢工的作用，以及拒絕为工人的当前要求而斗争的这些情况——以新貝德福特事件为其頂点——不仅驅使許多工人参加了保守派劳工領袖的陣营，而且还使人討厌許多已經参加了劳工联盟的工会。到1898年底，一半以上的工会退出了劳工联盟。在社会主义行业和劳工联盟1898年代表大会之后，有势力的紐約中央劳工联合会指出劳工联盟的双重工会政策是有害的，并厌恶地退出了劳工联盟。在1896年春季到1898年夏季之間，劳工联盟接納了二百二十八个会員工会，从而使它的会員工增加到二万人。这些地方工会和大多数会員工会在1898年社会主义行业和劳工联盟代表大会召开期間和以后退出了劳工联盟。这个本来可以使美国劳工运动迅速面貌一新的工会組織，到1899年就只剩下了几千个会員工，其中“大部分是社会主义者‘領導人物’，它变成一个宗派主义的、无能的空有其名的組織了”^⑥。

在社会主义劳工党1900年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德李昂把爭取

工人当前利益的規定当作“條虫”一样从党的綱領中除去了，使綱領中只剩下关于革命的一項建議，这样便最后地把自己孤立起来了。社会主义劳工党的代表大会又通过了一項決議，禁止它的黨員接受“單純行业組織或單純劳工組織中的职务”，違者开除出党。“……如果任何單純行业組織或單純劳工組織的領導人員要求参加社会主义劳工党，必須加以拒絕。”代表大会以六十一票对二票的多数通过了这一決議，后来又为社会主义劳工党全体黨員——德李昂的一小撮随从者——复决批准。^④

社 会 党

1900年1月29日在紐約州的罗契斯特举行的一次代表大会上，五十九名社会主义劳工党黨員在莫里斯·希尔奎特、觉布·哈利曼与麦克斯·海依斯的领导下，譴責了德李昂主义以及社会主义行业和劳工联盟，并且采取了支持所有工会——不論其政治背景如何——的立場。在这次大会上，除了一票反对外，全体投票通过和社会民主党合并，以便使全国所有的社会主义分子能和资本主义作更有效的斗争。会上指定了一个委员会来作出合并的具体計劃，并邀請社会民主党也指派一个类似的委员会。^⑤

沒有必要詳細地叙述反德李昂的社会主义劳工党和社会民主党經過什么步驟而最后合并的，只要提一下以下的事实就够了：在1901年7月，經過多次會議，双方互相进行尖銳的指責之后，代表全国各个社会主义者組織的代表們，除去德李昂的追随者外，都聚集在印第安納波利斯，成立了一个統一的社会党。

虽然德李昂派沒有出席印第安納波利斯會議，但是当會場上討論綱領的时候，却出現了他們的理論。爭辯最激烈的問題之一，

就是关于当前要求这个基本的问题。多数派提出的报告，主张将当前的要求包括到政纲里去。由 A. M. 西蒙斯提出的少数派看法，却主张政纲中应除去当前要求。随着，会场中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那些所谓“不可能主义者”坚持党必须有一个旨在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政纲。将当前要求列入政纲，将意味着拖延实现社会主义最主要的纲领，党就会降低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任何改良运动的水平。总之，不应谈当前要求，应集中力量搞社会主义。

赞同多数派报告的人着重指出，当前的要求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它们将成为从资本主义到最终建成社会主义之间的桥梁。它们使那些在思想上还不能接受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工人们也能听取社会主义者的话，它们在争取新社会制度的斗争中会教育这些工人，它们会减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的负担。总之，它们会把工人吸引到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来，而且领导他们实现社会主义。

莫里斯·希尔奎特说，当前的要求和社会主义纲领二者都是党的工作中的必要因素，他想以此来调和两个相反的意见。最后，经过了許多争论之后，以八十二票对三十票通过决议：在最终建立合作形式的国家之前，把主张目前改革的当前要求包括在政纲内。

不过，反对当前要求的人们在党对农户主的态度问题上取得了胜利。争论集中在“本国农户主的利益和城市里雇佣劳动者的利益是一致的”这句话上。反对当前要求的人们坚持说，农户主不能被看作是工人阶级的成员。由于代表们支持这种看法，因此会上决定不理睬农户主的一切要求。^{④7}

第三个引起争论的问题是黑人问题。在第三次会议上，有人提出了一项同情黑人并邀请他们参加社会主义组织的提案。希尔

奎特表示反对，他說，“特別把黑人和他們的態度單獨提出來，並不比單獨提出猶太人或德國人或出席這次會議的任何其他民族、種族或不同信仰的人更有理由。”提案的發言人指出黑人和白人工人的狀況是有区别的。黑人不僅在工作上遭到剝削，工資微薄和工時漫長，而且他們還特別受到歧視，在全國許多地方被剝奪了公民權利，而且經常面臨着受私刑的危險。

這件提案直到第十一次即最後一次會議時才獲得解決。那時通過了一項決議，肯定了與受剝削、受壓迫的“我們的黑人工人兄弟”的手足關係。會議給黑人工人發出熱情的邀請，要他們參加這個新黨，以便共同努力來實現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解放和一個新的更好的社會制度。^④

在別的問題上沒有什麼分歧。會上一致通過了一項決議，指責政府的各種禁令，以及利用它們來削弱和破壞工會的法官。關於工會的決議，則主張與所有代表有組織的勞工的團體充分合作。這個決議肯定地說，社會主義者認為，“工會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是由於同一目標而產生的，它們是總的勞工運動的不可分割的兩個部分”，而且他們還認為，“兩個運動彼此都有責任在它的特殊活動範圍內給予對方以衷心的合作與支持”。但是決議也承認，兩個運動“在為勞工謀求解放的鬥爭中，各有它的特定使命”，而且工會有責任來“引導工人階級的經濟鬥爭，而允許兩個運動互不干涉地在各自的活動範圍內進行工作，這樣作將是最符合勞工的利益的”。下面是決議全文中的主要部分：

“社會黨將繼續支持與援助有組織的勞工的經濟鬥爭，不論參加這場鬥爭的工會的組織關係怎樣，並對工會運動中的任何爭端採取不偏不倚的立場。黨也將繼續尋求一切工會組織的同情與支

持，但并不与工会运动中的任何派系结成与别的派系相对立的联盟。”⁽⁴⁹⁾

代表大会通过了政綱之后，就很容易地制定了一项規章，成立了以李昂·格林博为全国書記的執行委员会，并在圣路易市成立了全国总部。然后代表大会投票决定命名新党为“美国社会党”^{*}。各州在組織事务上享有自主权。

于是这个有历史意义的代表大会在为新生的社会党的歌唱和欢呼声中閉幕了。

在印第安納波利斯通过的关于工会的決議中，規定不干涉工会的活动，这在1901年基本上是正确的，当时的工会由于受到德李昂的双重工会策略的恶劣影响，旧創未复，因而采取任何其他立場都会被认为是贊助德李昂主义。但是在社会党右翼的领导下，这种不干涉很快就意味着拒絕譴責劳联技能工会的階級合作政策，拒絕對技能工会忽視組織半熟练与非熟练工人的情况加以譴責并进行斗争，拒絕支持产业工会主义以及反对劳联中反岡伯斯主义的社会主义力量。在这些工会的基本問題上采取中立态度，等于是背叛了工人階級。

* 在某些由于法律限制而必須改換名称的州中，社会主义者可以在另一名称下进行活动。威斯康辛州的社会主义者保留了社会民主党的名称。

第二十六章

劳工与美西战争

十九世紀末期，財政資本在美國占統治地位。正如維克托·佩爾洛所指出的：“財政資本控制了美國經濟，使巨大財富集中於少數人手中。資本主義的規律就是繼續不斷地榨取利潤。壟斷組織必須為它們的過剩資本尋找新的投資場所。否則在終於要發生的經濟危機中，它們的利潤就要下降。”*①

1893年開始的經濟恐慌尖銳地表明了，壟斷組織為它們的剩餘商品和過剩資本，急切需要在美国大陸以外尋找新的出路。工人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大大地加深了他們所生產的產品和他們工資所具有的購買力之間的鴻溝。由於缺乏國外市場，剩餘商品在倉庫中堆積如山。由於壟斷資本的利潤創造了空前的資本積累，因而摩根家族，洛克菲勒家族以及其他壟斷組織決不會放過對殖民地的投資，因為在那里的投資可以獲得超額利潤。

這一切都表示華爾街迫切需要建立一個帝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在1898年3月16日的報告中說：“雖然世界上已經沒有未被

* 在紐約州銀行家協會1896年的年會上，馬拉遜第一國民銀行的董事長詹姆斯·特里普着重地指出了過剩資本迅速積累的事實：“今天，數百萬資金閒置無用，未能給所有者產生絲毫利潤，其他數百萬資金則以一至二厘的利率貸出；而除去極個別的例外，原始商業票據長期以來在我國大金融中心的貼現率就是三五四厘。”（見《紐約州銀行家協會1896年第三次年會報告》，第81頁；又見《美國銀行家》雜誌，1898年，第64卷，第9頁。）

占领的土地,但仍然大有可为,美国人民的创造力不能再限制于合众国国境之内了。无论农业还是制造业方面,生产都远远超出了消费,所以必须取得国外市场,否则就会发生经济停滞的情况。”美国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亨利·卡波特·洛奇在1896年宣称:“‘自由古巴’意味着受免税优待的美国资本的良好机会。但是我们在古巴却有着更为广泛的政治利益……”所谓“更为广泛的利益”,是指西班牙所占有的殖民地——波多黎各、关岛、维尔京群岛和菲律宾群岛。^②

美国帝国主义的问题是,把对古巴人民反对西班牙专制虐政和争取自由的革命斗争的同情,改变成为支持反对西班牙的战争。美帝国主义这种阴谋获得了主张侵略的报纸的全力支持。威廉·赫斯特的《纽约报》和约瑟夫·普利哲的《纽约世界报》,都不择手段地利用美国人民对古巴独立运动的同情,来增加他们报纸的销路,并且竭力驱使美国参战。^③

劳工反对战争

可是,帝国主义者发动反西战争的阴谋,要想获得美国人民——尤其是有组织的工人——的支持,仍是一件不容易办到的事。1895年,当古巴人民在何塞·马蒂的领导下,拿起武器向西班牙争取独立之后不久,美国劳工报刊即报道说,“全国各地都召开了会议,讨论古巴革命问题”,并且“在多数场合,工会组织带头通过同情起义者的决议”^④。美国劳工联合会、劳工骑士会和全国各地其他工会团体都纷纷通过了这样的决议,他们绝大多数都要求美国总统承认古巴的起义军。^⑤

但是,工会对古巴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正确地表示同情这一

事实，并不意味着拥护战争或者拥护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恰恰相反，那些最公开支持古巴革命者的组织和刊物，正是最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扩张和同它一起的军国主义的组织和刊物。当然，这并不是说，劳工组织对帝国主义的一切花招都了解并且都加以反对。在主要方面，他们对美国资本在门罗主义外衣下侵入拉丁美洲的问题一直默默无所表示。同时，他们也没有看到托拉斯的成长与帝国主义者的扩张两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在大部分情况下，对于并吞外国土地，他们是反对的，因为他们惧怕这必然会引起侵略战争。^⑥

在整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劳工反对战争的呼声此起彼伏。^⑦ 纽约中央工会召开了一次集会，号召工人反对因委内瑞拉边界纠纷* 而向英国开战，冈伯斯在这次集会上发表演讲，攻击战争贩子们**说：“工人阶级从来不要战争。他们永远主张和平。他们是站在自由、正义和人道的一边的。而这三者永远是为了维护和平的……谁将被迫负起战争的重担呢？只有劳动人民！他们将要付出苛捐杂税，他们将要血流成河。英国和美国的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正在对共同的敌人作战。他们正为着从两国相同的条件下解放他们自己而战斗。劳动人民是没有国界的。他们是世界公民，他们的信仰是：他们只做正确的事、正义的事、以及伟

-
- * 《世纪杂志》把委内瑞拉争端的和平解决，主要归功于“大西洋两岸的工会的行动”，并且说，有组织的劳工“奠定了当前和平运动的巩固基础”。（见1896年8月号第634—635页）
 - ** 但是，无论冈伯斯还是整个劳联，都未曾反对过克利夫兰总统利用门罗主义协助美国资本渗入拉丁美洲。一位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指出，“劳工对此公然表示沉默”。（见1952年史坦福大学德尔伯·李·麦克基未出版的博士论文：《1886—1912年美国劳工联合会与外交政策》。）

大的、光荣的、有价值的和侠义的事。从远古时代起，劳工斗争的目标就是为了争取和平和争取人类之间的善意。”^⑧

劳动群众认为，战争是暴君们用来淹没其臣民的不平呼声的一贯方法。报纸报道说，美国参议员们欢迎为了委内瑞拉边界争端而对英国开战，因为“它（战争）可以减少全国的失业者和无业游民的行列”。这句话引起了工人们广泛的愤慨。《美国劳联主义者》大声疾呼地说：“就像我们摆脱一条激怒的狗一样，把它引向另一目标”，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希望这样来遏止逐渐觉悟起来的工人阶级日益高涨的愤怒。^⑨

早在1897年，当美国参议院辩论批准美英仲裁条约时，劳工就表示反对战争。为了支持仲裁条约，岡伯斯在《美国劳联主义者》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让我们享有和平》。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的评论，特别是关于他所预言的：“各国工人联合起来，一劳永逸地解决使他们成为牺牲品的战争问题”的时代即将到来。赞成批准仲裁条约的公民委员会把岡伯斯所写的文章给每个参议员都寄了一份。芝加哥行业与劳工大会、波士顿中央工会以及其他许多独立工会和工会负责人支持这个条约，在给参议院的备忘录中指出：

“在人民各个阶层中，再没有比工人更切身关怀保卫和平的了。在战争中，是他们首当其冲。在战后，也是他们比其他任何人更感受到战争的恶果。问题还不止于此，战争和战争谣言影响工业条件和经济安定，工人又受到损害。减少战争危险，对本国雇佣劳动者阶层来说，是具有最大利益和重要性的。”^⑩

1897年7月16日，威廉·麦克金莱总统将一份关于合并夏威夷群岛的条约送交美国参议院。劳动群众的反应很快。许多城市

的中心劳工团体都表示反对该项条约，并立即把他们所采取的立场通知他们的参议员。《美国劳联主义者》、《劳工骑士报》，以及其他许多独立工会的机关刊物不仅号召推翻该项条约，并且要求“制止正在渗入我国日常生活的新的黠武精神”。《美国劳联主义者》宣称：工人从“扩张领土的虚荣”里丝毫不能有所收获，“因为在这种荣誉的叫嚣背后，隐藏着对我们公民自由的真正威胁，甚至可能导致我们共和国的衰亡以及我国人民的堕落。”^①

劳工运动者抨击合并夏威夷群岛的计划为“百万富翁的诡计”，是资本家企图把1885年被国会废除的契约劳工制度重新在美国实行的阴谋。参议院否决了一项合并条约的修正案，根据修正案，将废除夏威夷群岛的契约劳工制度。这一事实使许多工会认为，夏威夷群岛一旦合并，契约劳工制度即将扩展到美国全境。参议院的声明中宣称，契约劳工制度既然适用于夏威夷群岛，也必然会适用于美国。这就更加强了上述顾虑。^{②*}

1897年的劳联大会

在1897年的劳联大会上，有关对外扩张、黠武主义，以及战争等问题，成为了会议的中心议题。大会采取了明确而坚定的立场，反对领土扩张，宣布极力反对并吞夏威夷群岛，并要求参议院拒绝

-
- * 1897年1月25日，最高法院的阿拉哥判词进一步加深了这种顾虑。在罗伯逊对包尔温的案件中，多数法官都判决法院有权强制水手履行契约，并指出：“水手契约一直被认作是一种特殊的契约，它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水手在契约期间放弃他个人的自由。”但是，约翰·哈尔兰法官抗议说，并无任何规定制止以后的法院将其他的职业也归于“特殊一类”之中，以至最后所有工人都将被强制在契约劳工制度下工作。（见《美国报道》，1897年纽约版，第165卷，第282—283页。）

批准該項条約。但是在有关黠武主义和战争等問題上却发生了很大分歧。其原因不难发现。一方面,劳工深切地痛恨压迫,同时也热烈地渴望自由,这使代表們支持一項決議,要求参議院“不應該在无聊的討論和外交手法上浪費時間,而應該采取断然的行动来制止西班牙士兵对古巴普通人民濫施屠杀”。某些代表承认,這項決議所提倡的政策可能引起对西班牙的战争;但是他們坚持,为了不使“我們的文明蒙受耻辱”,即使如此也在所不惜。

多数代表对古巴爭取自由的斗争表示同情,但同时认为,劳工运动通过这样的決議,只是使黠武主义火上加油,“結果将使美国卷入对欧洲列强的战争”。一个代表惊讶地說:“黠武主义竟然在劳联大会上找到了维护者。”另一个代表說,在对西班牙的战争中,工人阶级将是受害者,而工会也将遭到破坏。还有一个代表断言,战争必然将为工会的敌人所利用。另一个代表指出:“如果古巴获得了美国投机者所要他們获得的独立,古巴就不会有真正的独立,因为那不过是从西班牙投机者的掌握中轉到美国投机者的掌握中罢了。”

总之,大多数代表都清楚地看到,如果他們对古巴自由的同情,被帝国主义者和軍国主义者利用的話,将会带来多大危險。因此,他們投票否决了极力支持古巴的決議。而1896年大会上所通过的对古巴人民表示同情的決議則再一次获得肯定。^⑬岡伯斯在給弗兰克·莫里逊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总结了劳联的立場說:“我們对古巴的同情是真实的、热誠的、和正直的。但是这絲毫也不等于說,我們和某些冒险家有什么关系,这些冒险家显然受了歇斯底里的毒害,他們在那里故作姿态来吸引人注意他們的一文不值的軀壳。”劳联决不允許这班黠武主义分子把对古巴的同情变为对西班牙

牙作战的支持。^⑭

反对把夏威夷群岛合并的人们，在工人的反对批准条约的有效运动带头之下，迫使帝国主义者放弃了夺取夏威夷群岛的活动。^⑮但是这只是暂时的放弃而已。帝国主义者早已拟定计划，一旦美国卷入对西班牙的战争，就进行并吞该岛。

“记住缅因号战舰事件”

1898年1月，好战的报刊发动了一个为古巴问题对西班牙作战的运动。当年2月15日，缅因号战舰在哈瓦那港内炸毁，美国官兵二百六十人死亡，这样就煽起了战争的火焰。一个海军调查法庭调查了爆炸的原因。在其报告中，十分审慎地在失事责任上不把西班牙牵涉在内。但是好战的报刊和帝国主义者在国会里的发言人却不顾事实，公然抨击西班牙，并且号召对它发动战争。^{*}

当反西战争的叫嚣日益增长，报纸上鼓动战争的标题日益聒人听闻的时候，主要的工会曾勇敢地起来阻擋这一逆流。国际机械工人协会对缅因号战舰死难人员表示哀悼，它认为，工业中工人的牺牲甚至更多和更为悲惨可怕。当缅因号战舰沉没的时候，‘男子狂怒，妇女悲泣’，报刊纷纷号召复仇。但是，罢工工人却遭受枪杀，例如“拉提莫屠杀案”^{**}中，执行吏及法警就无故杀害了十九个

• 直到今天为止，仍旧没有人知道是谁炸毁了缅因号战舰。（见《密执安大学校刊》1954年冬季专号所登载的唐纳德·霍尔曼所著论文：《1898年2月15日缅因号战舰被炸毁的事件》）。

** “拉提莫屠杀案”是美国劳工史上镇压工人阶级最残酷的罪行之一，发生于1897年9月10日的煤矿大罢工期间。宾夕法尼亚州卢桑郡的执行吏马丁发布命令，禁止在公路上结队游行，企图以此阻止罢工矿工进入矿场劝说工人加入罢工。9月10日，执行吏和一百名左右冒充“法警”的武装暴徒，命令在公路上的一队矿工停止行进；他们正结队前往拉提莫矿井，以争取矿内工人离开矿

矿工并打伤了另外的三十五个矿工。“每年每月每日在工业领域里都发生屠杀的竞赛，成千上万有用的生命，每年在贪婪的莫洛克神***祭坛前牺牲。可是，工人对资本主义所流的鲜血，既没有带来复仇和赔偿的呼吁，也没有带来眼泪，只有被害者的亲友们为他们呼告和哀痛。

“铁路乘务员及转辙工每天都有死亡的，因为火车上缺乏使生命和肢体遭受的危险减少至最低限度的设备……机械工人和火车司机、司炉和列车管理员，以及铁路上所有其他部分的工人，也在同一个贪得无厌的魔鬼面前牺牲他们的生命和肢体……在工厂和矿场的各色各样的情况下死神都会降临，但是，却都没有引起群众的愤怒之声”^⑬。

井参加罢工。游行队伍由奥地利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组成，他们本来是被送到矿场来压低工资的，但是他们开始组织了起来，并提出了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突然，法警事前不加警告地就向徒手工人工人开火，杀死了十九个矿工，并打伤了三十五个矿工。1897年10月1日《评论之评论》杂志沉痛地报道说：“法警就在矿工们仓皇逃散之后，还在不停地向他们射击。大部分矿工都是背上中弹的。”（见宾夕法尼亚州哈兹尔顿1897年9月13日出版的《时报》。又见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海曼·库尔兹未出版的论文：《1865—1922年宾夕法尼亚州政府及劳工管制》1953年，第123—125页。）

验尸陪审员控告执行吏马丁“故意”杀人，执行吏和法警均被提审。但是如何结案却是一个早经预定的结局。审判是在攻击外国出生的矿工的激烈宣传的烟幕下进行的。陪审员们被公认是歧视“外国人”的，但是仍然留在陪审席上。不出所料，执行吏马丁和法警们都被无罪开释。判决宣布之后，联合矿工工会主席密·拉契福特写道：“这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污点”。（1898年2月24日写给河伯斯信中文，见《劳联通讯集》。）

1902年，拉提莫纪念碑委员会以联合矿工工会主席约翰·密契尔为首，呼吁有组织的工人以及朋友们捐助基金，建立一个适当的纪念碑，“以永永远远纪念拉提莫烈士”。纪念碑在1902年9月10日，即“拉提莫屠杀案”五周年那天揭幕。（见传阅通知1902年3月25日，《劳联通讯集》。）

*** 莫洛克神是古代以儿童为祭品的腓尼基人的火神。——译者

康涅狄格州劳联的机关刊物《手艺人》杂志也拒绝卷入这场为了缅因号战舰爆炸事件而掀起的歇斯底里之中。它责备这件惨案被垄断资本家和他们的代理人所利用，以迫使美国参与对西班牙的战争，而这场战争的结局必然是国内自由的结束。它警告说：

“集中的财富……控制了美国政府……它正以惊人的速度走向军事独裁制度，或者趋于限制选举权，使普通人民对于国家的立法实际上没有发言权。请看，缅因号惨案是如何被利用的……一个庞大的……狡猾的阴谋正在酝酿着，表面上是要使美国躋于海陆军列强的前列。真正的原因是，资本家想掌握一切，如果工人敢于要求足够生活的工资……他们就会像野狗一般地遭到枪杀。”^{①7}

《海岸海员报》坚决地说：工人在国内要和种种罪恶进行斗争。战争是一件“花钱的事，工人阶级付出的多而获得无几”。在战争进行期间，“和在战后的一个长时间内，工人阶级的利益会被忽略，而且往往还会把以前所获的也丧失殆尽。”如果工人阶级坚定地宣称，他们不去作战，那末战争就不会发生。^{①8}

各铁路兄弟会也响应了这种意见。《铁路乘务员报》指责说：战争的要求来自“某些有钱的绅士，也就是说来自通常所谓的华尔街的‘多头’和‘空头’”。已经组织起来的和尚未组织起来的工人，从战争中均将毫无所获。政府必须清楚地记住这最重要的一点，即“工人是不要战争的”^{①9}。

少数工会陷入了拥护战争的狂热中，最重要的是联合矿工工会。在该工会第九次年会上，代表们对关于缅因号战舰爆炸的事件通过决议说：“我们已有充分准备，要求一切必须加以公正处理，否则我们将用武力来保卫我们祖国的荣誉。”但是，劳工群众中的主流肯定是反对战争的。早在1898年4月间，锅炉制造工人工会

的刊物正确地表达了劳工的情绪：“没有任何理由要发动战争。除非别人向我们宣战，否则把我们的祖国引向战争，就是不正视我们共和国的历史，而是模仿欧洲王朝的可耻榜样。”^②

在1898年整个3月份和4月的最初几个星期内，好些主要工会的负责人反复这样的说法，即战争将意味着国内实行反动统治，它会打击劳工争取社会和經濟改善的努力。1898年3月25日，岡伯斯給亨利·德馬萊斯特·勞埃德的信中說：“很遺憾地告訴你，关于經濟問題的冷靜思考和討論，將被迫擱置起來。”三天之後，他警告彼得·麥克基爾說，如果同西班牙作戰，“為勞工利益的立法將被迫擠到後面，而且會無限期中地拖延下去”。就在麥克金萊總統將宣戰咨文送交國會的前幾天，岡伯斯還公開宣布說：“一旦宣戰，所有二十五年來社會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影響，都會完全付諸東流。”^③

美國碼頭工人工會的司庫包爾頓·霍爾在一篇廣泛傳播的文件《向勞工呼呼和平》*上說：“一場戰爭將會使我們所有的社會改革倒退十年。一旦戰爭爆發，你就要供應士兵和捐稅，而別人則獲取光榮。投機分子將從中獲利——那是說，從你的身上獲利。人們將付出高價來購取次貨、漏孔的靴、再生布和紙版鞋**，一切費用都將由你來付。唯一使你滿意的就是，你將獲得仇視西班牙工人兄弟的特權，而他們卻是你真正的兄弟，他們和你一樣，對在古巴發生的罪惡，沒有絲毫責任。”^④

-
- * 在呼呼和平書上簽字的有：泡特主教，威廉·迪安·霍威爾斯，查理·弗萊得立克·阿達姆斯，厄內斯特·克勞斯比和約翰·克勞斯比。
 - ** 值得懷疑的是，包爾頓·霍爾竟會預料到，在美西戰爭中，美軍軍需物資供應上的貪污程度如此之大，不僅出現“漏孔的靴、再生布和紙版鞋”，甚至還有使一個整團軍隊中毒的牛肉罐頭。

社会主义者反对同西班牙作战

除开《犹太人前进日报》唯一的例外，所有社会主义者的报刊，都一直反对日益高涨的战争狂热。德李昂的刊物《人民》周刊指责说，古巴自由这一口号仅仅是“一种借口”而已，“其真正目的是为了战争”。统治阶级需要战争，首先是美国资本主义没有战争就不能实现“繁荣的诺言”。其次是因为战争可以“分散工人争取他们真正利益的注意力”^⑳。美国社会民主联盟的刊物在战争问题上和德李昂的观点一致。《讲理报》说：号召战争完全是“统治阶级使人民不注意去纠正国内错误的最好办法”。《未来国家报》把整个好战运动看作是大资本家的阴谋。“战争给他们提供了扩充海陆军和增发公债的借口。战争把我们的视线从贫困和苦难的生活上转移过去。战争发展了共和党人所紧密依赖的虚伪的爱国主义。”^㉑

在揭露战争性质和反对战争的时候，社会主义者着重指出，美国、西班牙和古巴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一个西海岸的社会党人在旧金山的《劳工之声》上写道：“一想到仅仅由于极少数领导人物的德惠，就把这个国家的贫苦工人驱使去屠杀西班牙的贫苦工人，这真是一件令人不寒而栗的事。”1898年4月10日，就在麦克金莱总统将其战争咨文送交国会的前一天，社会主义劳工党明尼阿波利斯支部宣称，“如果战争爆发，它的重担就会压在我国和西班牙的工人身上，而其果实却会被两国资本家所共享。我们的同志，西班牙的社会主义者，已经谴责战争。让我们和他们携起手来吧。”

劳工领袖们的言论、各工会的决议，以及劳工和社会主义者的刊物上反对战争的社论，对于一个准备推行美国垄断资本重新分

割世界的计划的政府并没有发生作用。1898年3月19日《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大多数华尔街人物”都要求立刻向西班牙开战。同时，国会接到了许多有势力的企业团体要求支持扩张政策的请愿书。各处商会和贸易机构也都对国务院施加压力，要求保护美国在远东的利益。^②

工会屈从于战争狂热

1898年4月9日，西班牙完全接受了美国政府的一切要求，准备和平解决古巴问题。但是华尔街帝国主义者的政治代理人对和平解决古巴问题却不感兴趣。麦克金莱总统早已将战争咨文准备就绪，而海军部长助理西奥多·罗斯福在参议员洛奇协助之下，早已向舰队司令乔治·杜威发出电报，命令他的舰队作好准备，以便“向菲律宾群岛进攻”。

4月11日，即在得知西班牙完全投降的两天之后，麦克金莱总统还是把他的战争咨文送交给了国会。他以长达九页的文字来证明西班牙不同意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的假定，而仅以两小段来说明西班牙准备接受条件的事实。一句话，总统有意把西班牙答应美国各项要求的新闻掩盖起来。^③4月25日终于对西班牙宣战。

宣战之后，大多数工会都屈从于战争狂热。极大多数的工会或者公开支持战争，或者保持沉默无言。

许多美国工人被帝国主义的煽动所迷惑，他们支持了战争，他们诚悬地但却是错误地以为，这是一场正义的、进步的和民主的战争。在近代劳工运动中颇具清醒头脑的约瑟夫·布加南在《劳工和战争》一文中，讨论了“劳工对战争的看法”这样一个问题。他指出，当时决定劳工的态度的有两种趋势。一方面，工人一贯比“企

业家,自由职业者,或有闲阶级”更为爱国,并且“对国旗遭受侮辱,比企业家更易激动”。另一方面,在决定对西班牙战争应采取何种态度的问题上,许多人捫心自问道:“难道现在飘扬在天空并且要求我去保卫的旗帜,就是荷姆斯台德、普尔曼、布鲁克林和拉提莫事件*的劊子手所举的同样旗帜吗?难道我将与之为伍并将受其指挥的军人,就是那些劊子手吗?我和这些发动战争、指挥战争并从战争中大发其财的家伙,有共同的利益吗?”

布加南继续说,在通常的情况之下,工人会作出决定,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是不支持战争。但是压倒一切的是,工人阶级对财阀的一贯仇恨以及对被压迫人民革命斗争的一贯支持。所以,当银行家和企业家只把对西班牙的战争看作“多赚股票和多赚美金”的事时,工人们却认为它是被压迫人民争取自由和结束“西班牙对古巴的残酷统治”的问题。^⑦

总之,许多工人一开始并没有看穿围绕战争的宣传烟幕。他们被美国帝国主义和好战报刊所欺骗,误信这个战争是从西班牙暴政下争取古巴自由的战争,而他们的爱国责任是帮助被压迫的人民。“自由古巴”、“记住缅因号战舰事件”——这些口号使帝国主义者带上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假面具,这样,就导致许多工人去支持和参加一个反动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

但是许多加入战争集团的劳工领袖,明明知道他们是在支持帝国主义的战争。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战争爆发之前,

* 上述布鲁克林事件是指1895年布鲁克林电车工人罢工,这次罢工被国民兵野蛮地镇压下去了。(参见本书第十一章《泡德利被逐出骑士会》一节)

** 战争结束之后,《国际机械工人协会月报》(1898年10月份)承认,许多工会会员之所以参军作战,是受了主战分子的人道主义宣传的影响,而没有清楚地了解,应该对战争负责的是“资本主义制度”。

就主張要发动战争。《海岸海員报》一直到4月25日为止还是一个反对战争的主要刊物，这时它的編輯安得魯·富魯塞斯竟要求劳工在战争中对美国宣誓忠誠。他在社論中說：“工人階級，尤其是有組織的工人，也許想（战争是有可能避免的）……但是既然投入战争，那就不必問战争如何发生或者为何而战了，我們所要求的是尽可能以最小的損失来最迅速地贏得胜利。‘如何获胜’，是現在唯一值得考慮的問題，而答案是，‘艰苦的战斗’。”《铁路乘务員报》在开战之前，曾正確地指出，“华尔街的空头和多头”是发动战争的幕后牽縱者，而現在則公开出来支持战争了。該报說，“世界上还有比战争更为糟糕的事情，其中最为主要的是国家的耻辱。”塞米尔·岡伯斯曾經指責热中于战争是全国性的悲剧，而現在却贊頌这个战争，他說，“对美国說来，这是光荣的和正义的战争。”岡伯斯現在首先关心的是，有組織的工人应当尽全力来对战争作出貢獻。他驕傲地指出，二十五万工会會員已自願参军，并以此作为有組織的工人效忠祖国的明显证据。²⁸

很多当时支持战争的劳工領袖，都为他們的立場进行辯解，他們說支持战争就证明工会对国旗的效忠，这样就可以堵住帝国主义者的嘴，使他們无法攻击工会为“非美”組織，并防止它們利用战争歇斯底里来破坏因长期經濟危机而业已削弱的工会組織。^{*}1898年6月間，岡伯斯曾說：“正因为有些人希望美国不必参战而只提

* 三年后，安得魯·富魯塞斯认为他之所以支持战争，是因为他相信，工人由于表明了他們的“爱国主义”，可以避免在劳資糾紛中失败，甚至可能取得一些进展。他后来承认，这是一种不正确的爱国主义，即使在战争爆发之后，他也應該反对战争，“因为，在任何情况之下，战争的結果必将造成伤亡，并且可能使美国劳工的成就无可挽救地遭受挫折”。（見《海岸海員报》，1901年5月1日。）

供一切支援,就可以保证这一正义事业(古巴的自由),所以有些人受到不合理和不公正的批评,他们的动机受到抨击,他们的美国主义受到怀疑……”^②正由于岡伯斯和其他劳工领袖们惧怕他们的“美国主义”受到怀疑,因而明明知道这场战争不公正的本质,还是爬上了战争制造者的车子,并把他们的反战情绪抛诸九霄云外。战争爆发后一个星期,彼得·麦克基尔在给岡伯斯的一封信中着重地说,劳工运动的领袖们应该赶快放弃反战的态度,否则他们的要求将会受到政府的冷遇;并且还应当事先注意,使所有的在国会里争取有利的立法的劳工代言人“必须是这样的人:他们应忠诚地和毫无保留地支持政府对西班牙作战”^③。

从战争中获得经济上的利益,也是使直到宣战前还反对战争的劳工领袖们保持沉默的原因。各铁路兄弟会一度是反对战争的先鋒,现在却欢呼战争所产生的效果,这就是由于运输军用物资而使铁路员工的工作增加了。陶瓷业和玻璃业、砖瓦业和木器业的工人领袖,以前都曾公开反对过战争,现在却兴高采烈地指出,战争期间会员们都得到了经济利益。联合矿工工会的领导机构认为战争带来了经济上的好处,证明开战以前该会支持对西战争的立场是正确的。联合矿工工会的领袖们大声疾呼地说:“煤铁工业在过去几年中从来没有比目前这样活跃。更大的交易额和更高的煤价是战争的有利结果。”《全国劳工论坛报》兴奋地说:“对西班牙的战争对全国工商业已经发生良好的效果。不仅钢铁工业已经繁荣起来,所有其他部门也都欣欣向荣。”《全国劳工论坛报》列举军队所消耗的粮食、服装和在交通运输上支出的款额后,作出结论说:“把这么多钱投入市场流通,当然是会有良好的效果的。结果,各部门的贸易都很快地发展起来了。”一个西海岸的劳工刊物兴高彩

烈地說道：“即使战争在六十天内结束，对工商业的刺激也是很大的，它将使‘繁荣’继续下去。”^⑧

实际上，在战争期间，大多数工人的生活条件是每况愈下了。不仅生活费用惊人地飞涨起来，而且由于没有实行所得税，贫苦的人们，从白糖、蜜糖、烟草以及其他工人早餐食物的捐税不断增加的情形，发现他们差不多担负了全部巨大的战费。岡伯斯一方面公开赞扬战争，另一方面却在私人信件中承认战争使工人的生活水平严重地下降了，“因战争而增长的生活费用，相当于工资整整降低了20%。换句话说，他们的工资的购买力减低了20%。”^⑨

劳工和社会主义力量反对战争

美国工人在被劳工领袖们出卖的时候，并不是没有发出反战和反帝的呼声来表达他们的真正利益的。即使在战争刚开始的那几个月内，当许多工人还看不清楚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时候，工会中已有一些反对战争的迹象出现。1898年6月15日，《面包工人报》发表社论，对工人支持战争的态度表示怀疑。它说：“和参加反对西班牙的战争比起来，工人有更多的理由参加有组织的劳工行列，负起向资本家队伍进行斗争的责任。对西班牙作战的工人绝不能享受胜利的果实。”1898年5月间，“国际机械工人协会”宣称：战争纯粹是资本主义的阴谋，用来转移工人对现存经济制度所带来的贫困的注意力，从而“阻止劳工力量的全面团结。然而，这样的一天终会到来，即工人阶级发觉他们必须不再自相攻讦，而应该向压迫他们的势力进行斗争，把资本主义制度推翻，这时，就不会再有战争了”^⑩。

社会主义劳工党及其支部，由于激烈地反对战争，以至该党所

召集的五一反战示威游行，竟被紐約市政当局禁止了。^{④*}

社会民主联盟領袖尤金·德布斯驕傲地宣布，他們並沒有被战争的狂热所动摇。在1898年6月中旬，他告訴記者說：“就我所知道的，社会民主联盟一万个黨員之中，沒有一个应征入伍的。”社会民主联盟的黨員們所准备进行的唯一战争，就是“消灭資本主义，——各国被压迫和遭受蹂躪的人們的共同敌人”^⑤。

战争爆发时，美国劳工的反帝呼声，沒有获得广大群众的反应。大部分工会的領袖們或者支持战争，或者保持緘默。社会党人报刊和領導机构的呼声，由于其宗派主义政策以及黨員人数稀少，而受到限制。

夏天过去以后，美国帝国主义的真面目暴露得更清楚了，于是美国劳工运动的反帝行列就迅速地扩大起来。7月份，在反西战争結束的一个月之前，随着把夏威夷群島的合并，工会群众中开始出现了广泛的不滿情緒。当然，也有几个工会，特别是各铁路兄弟会支持了合并夏威夷群島的政策，认为和夏威夷群島扩大貿易，可以給美国工业带来更多的生意，从而給予美国工人更多的工作和較高的工資。^⑥但是在大多数劳工刊物的社論中以及許多工会的決議中，清楚地显示出劳工运动的一般情緒是公开反对合并的。西部劳工联合会**的机关报普埃布罗《信使报》指出：夏威夷群島的

* 《犹太人前进日报》所召集的主战五一游行，受到当局的全力贊助。同一天晚上，《犹太人前进日报》主持了一个爱国集会，会上演說的有亚伯拉罕·卡汉、路易斯·密勒、密恰尔·扎米特金、梅耶·倫敦、莫理斯·溫契夫斯基等人。在这里，这些所謂社会主义的領袖們号召犹太工人起来支持战争。（见《犹太人前进日报》，1898年5月1—3日）。

** 西部劳工联合会是1898年5月10日在盐湖城大会上成立的。代表西部矿工

合并证明，“以援助饥饿的古巴人民开始的战争，突然转变为征服的战争。”芝加哥《劳工世界》宣称：“这是一场穷人的战争，因为，它由穷人来支付战费，而富人一如往昔，得到了好处。现在他们要求我们攫取海外领土，以便他们能占到更多的便宜。”《劳工骑士报》在谴责参议院通过合并夏威夷群岛的条约时提出责问道：“这一个步骤就是使我们长期受到威胁的帝国主义的开端么？”^②

事态的演变，很快地表明这些恐惧是很有理由的。

联合会和矿区市镇不同行业的代表们，着重表明他们对劳联的不满。劳联未能满足西部工人的需要，特别是未能满足非熟练工人的需要。代表们指出了“不论职业、国籍、信仰、或肤色如何不同”所有工人应当团结一致的重要性。西部劳工联合会将“为东部工人兄弟开一先例，这是有好处的，并且是对每个公司和托拉斯敲起了丧钟，这些公司和托拉斯榨取了美国工人的血汗果实，改变了美国政府的性质，使共和国和专制制度之间不再有什么区别。”（见1898年5月25日和6月3日普矣布罗《信使报》；又见1898年5月28日旧金山《劳工之声》。）

第二十七章

劳工与帝国主义

1898年12月10日，美国与战败的西班牙締結和約。根据这个条約，美国以承认立即赋予古巴自治为名而掌握了古巴。波多黎各及菲律宾群島割让給美国。麦克金萊总统在十一天之后向菲律宾宣布了一項“善意的同化”政策，而同时却要求群島上的陆軍司令哈里逊·格雷·欧蒂斯將軍尽快地控制重要的城鎮。

但是美国政府对菲律宾人民的欺騙并不是容易实现的，菲律宾人民曾发动过二十来次反对西班牙的起义，曾經为美国軍队占领了馬尼拉，并且曾經为独立而战斗。尽管《美国投資者》这一刊物兴高彩烈地說，“显然，美国很大一部分人民不是公开贊成在目前从国外得到土地，就是对此事漠不关心，不会加以任何阻撓。”^①但是，为和約条款所震惊的广大美国人民已領悟到这次战争的真正含意——美国帝国主义已代替西班牙的压迫而出現了。美国人反对帝国主义的这种情緒，表現在工会、农民組織、黑人的协会及各种俱乐部和联盟的決議中。在反对征服战争和帝国主义和約的不断发展的斗争中，美国劳工运动居于领导地位。

的确，有的工会曾置身于反帝国主义斗争之外，它們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当前职业問題上；的确，也有一部分劳工运动曾支持帝国主义并成为麦克金萊政府的辯护人。那些从掠夺殖民地群众中开始得到好处的会员們所屬的工会公开宣布贊成扩张。印刷工人

工会欢呼兼并夏威夷以及兼并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的建议，并且毫无顾忌地承认，他们之所以欢呼，是因为这些领土内的学校将采用英文为它们的语言，印刷业将会“比以往更加繁荣”。对于古巴，它采取了同样的自私的论调：“如果说美国占领该岛对任何其他方面都没有好处的话，但它对印刷业一定会立即带来好处”。陶器和玻璃工人的机关报《平民及玻璃工人》说，由于原属西班牙的新领土对美国贸易开放，“如果好好努力的话，美国玻璃业中的很多产品将能找到新的消费地区”。铁路工人兄弟会的刊物兴高采烈地报道运往古巴、夏威夷、波多黎各及菲律宾的每一船美国货，并指出，这种贸易的发展意味着铁路工人将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和金钱。甚至有的工会发表了统治阶级的见解，它们提出这样的论点，认为扩张会在美国终止另一次萧条的危险，因为新得到的领土会给剩余的工业产品提供市场。^②

劳工反对帝国主义

但是，劳工运动中支持帝国主义的人肯定是少数。约翰·阿佩尔在他研究劳工对帝国主义态度的书中总结说，“劳工界大部分的讨论都采取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路线。”^③

只有工人阶级中一小部分人享受到战后扩张的果实，大多数工会不同意帝国主义能为美国货物提供市场因而有利于美国工人的说法。劳工回答说，资本如果用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那就会更好一些。在美国，对粮食和衣着的需求虽然很大，可是美国人民群众太穷了，无力消费工厂、煤矿和农场的产品。《制革工人报》称，“工人们愿意消费更多的东西，但是他们的工资不允许他们这样做，所以剩余品的唯一出路就是国外市场。”“让我们用较高工资和

較好生活水平的方法，使劳工从自己創造的财富中得到更大的份額，以便在自己的土地上实现經濟擴張和发展国内的市場”，而不要在国外寻找市場并在其过程中破坏美国及殖民地人民的自由。^④

工人群众会从帝国主义得到好处的論点，已遭到工会的痛斥。它們說，帝国主义导致战争，而由工人們去作战，只有资本家获得利益。《铁路报务員》杂志宣称，“从阶级观点来看，奇怪的是工人們在替別人打仗时願意流血和牺牲财产。”木匠工会的刊物直截了当地問道，“英国的工人們从英国所有的殖民地中得到了多少好处？”相反地，正是托拉斯和壟断組織得到了好处，而工人們付出了一切代价。*制雪茄工人工会預言道，帝国主义的开支“将由人民負担，而少数的受惠人——托拉斯和壟断組織——将得到所有的好处”。鋼、鉄和錫业工人工会的机关报《全国劳工論壇》报认为，菲律宾“拥有惊人丰富的資源……同样地，美国也是如此，但是如果有人問你，你自己是否有一个煤矿、一个甘蔗种植园或是一条铁路，你就会回答說沒有……所有这些东西都掌握在极少数人所控制的托拉斯手中”^⑤。此外，帝国主义只会加强托拉斯的控制。正如乔

- * 英国工人阶级在英国对布尔人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即1899—1902年的南非战争。——譯者)中所获得的經驗加强了這個論点。在南非战争进行中，《铁路报务員》杂志(1899年11月)称：“英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都是由雇傭劳动者付出了战争的一切費用。由于劳工是财富的唯一来源，所以沒有其他榨取战争供应品的来源。”(第82頁)《啤酒送貨人和馬夫杂志》同意道：“工人將付出南非战争的所有費用，但是即使战争有任何結果，他們將得不到任何榮譽和实惠。”(1900年4月9日《劳联通訊集》中所載1900年3月24日弗兰克·湯普遜致弗兰克·莫里遜的信件中的附录)

美国劳工猛烈地譴責英国对布尔人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許多工会通过決議要求“英国立即与布尔人協議和平”。(見1900年5月12日，H. N. 魏姆斯利致岡伯斯信。資料来源同上。)

治·麦克奈尔所说：

“目前对菲律宾人所进行的战争如果为人民所赞许并继续下去，将一定会加强托拉斯而降低公众的情绪，并且对于普选和一切自由的制度都是不利的。‘今天你必须选择是为上帝还是为财神爷服务’，也就是说你是为工会还是为托拉斯，为独立宣言的原则还是为一个帝国政府服务。”^⑥

1898年的劳联大会

1898年12月的劳联大会，明确和坚决地表现了美国劳工运动英勇顽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当时，麦克金莱总统正在他的竞选旅行中向人民兜售帝国主义。总统老用这样一句问题来结束他每一次的演说：“我们是否要降下国旗屈服呢？”岡伯斯在劳联的大会上提出了工会的答复：“国旗永远不许用来作为掩盖暴虐的外衣。”岡伯斯在质问那些指责劳工不应关心帝国主义这类问题的人们时宣称，如果劳工为这场战争提供了士兵，“那么除了劳工的代表们以外，谁更有权利来考虑因我们和西班牙的战争所产生的非常严重的问题呢？”^⑦

绝大多数代表们同意岡伯斯的说法。七位居于领导地位的代表签署了一项声明，宣称：“作为国家的公民，我们抗议将我们的政府制度强加于一个不愿接受它的民族身上；抗议维持一支在我们这样的共和国中不容许存在的庞大常备军；我们抗议伴随欧洲及亚洲的纠纷而来的各种危险，并且作为工人，我们强烈地抗议与可怜的人民进行不公平的竞争，他们将会在沒有发言权和选举权的情况下变成我们的公民。因此，我们要求工人们充分认识到他们所面临的危险，并且毫不含糊地号召他们的代表，把他们从帝国主

义的危險中拯救出来。”⑧

大会接受了这个反对帝国主义的宣言，它成为大会的決議，这个決議譴責了和約，并指示劳联負責人員們“用一切正当的手段来摧毁帝国主义政策”。一个代表接着一个代表发言反对帝国主义，只有印刷工会的塞米尔·唐奈利一个人发言反对这个宣言。波士顿的代表劳埃德警告說，任何投票贊成和約的政客将“成为有組織的劳工的死敌”。最后的決議几乎全体一致通过，只有三票反对这个反帝的決議，这项決議是：

“由于美西战争的結果，我国政府正热衷于一个新的并且影响深远的政策——通常被称为‘帝国主义’或‘扩张’政策，这个政策如果由美国参議院批准，将給我国的工人阶级加上沉重的負担，将强加給我們一支龐大的常設陸軍和一支派头十足的海軍，并将严重地威胁我們共和国的繼續存在，因此

“茲決議，本大会对于任何造成我国政府制度的这类改变表示抗議，并指示我們的負責人員們用一切正当的手段来摧毁这个政策。”⑨

劳联大会的會議在报纸上进行了广泛地报道，甚至亲帝国主义的报纸也认为大会明显地表现出“劳工反对帝国主义”⑩。反对帝国主义的刊物高兴地欢呼代表們所采取的立場。密苏里州《堪薩斯时报》的社論說：“从来沒有人怀疑过美国劳工联合会对麦克金萊总统的扩张政策的情緒。但是該組織的正式态度是需要表明，而現在已表明了。劳工坚持不渝地反对大公司所主張的美国殖民帝国。”⑪

包括酿酒工人工会、制雪茄烟工人工会、海岸海員工会、木匠工会、制帽工人工会、鉛管职工工会、切肉工人和屠宰工人工会、机

械工人工会、制模工人工会、木工工会、西部矿工联合会在内的几十个工会都写信和拍电报给劳联总部，祝贺这个组织以“明确的措辞”来反对帝国主义。^⑫ 美国反帝同盟的秘书伊尔文·温斯洛也发出一封意义重大的信件。他致函岡伯斯称：“我要为联合会所采取的令人钦佩的和轰动一时的决议向你祝贺。我们愿意遵照你们提出的建议行事，以促进工会间的工作。”^⑬

美国反帝同盟于1898年6月15日诞生于波士顿凡纳尔大厅——这是美国革命及反奴隶战争中许多有历史意义的集会场所。集会的听众通过对征服战争表示抗议的决议，并且宣布，“当我们表现出还不能够在国内保护像南方有色人种和西部印第安人的人权，并且还不能够管理像纽约、费拉德尔非亚和芝加哥等大城市的时候，却又想去统治别人，这未免太不識时务。”

大会选出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通讯委员会，以便和“全国的人士和组织”建立联系。反帝委员会特别注意到争取劳工对这一事业的支持，拨出经费来“印发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塞米尔·岡伯斯最近发表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演说”，并指定一个特别小组委员会，“准备并印发致本国工人的呼吁书，要求以决议或其他方法反对帝国主义”^⑭。

反帝同盟在这一行动中得到了若干劳工领袖的合作。乔治·麦克奈尔是1898年6月15日在凡纳尔大厅的会议上发言人之一，他积极地为通讯委员会服务，帮助起草和发出致工会的传单，传单中要求提出抗议，反对帝国主义。1898年11月，岡伯斯当选为反帝同盟的副主席，此后他积极地参加工作，代表该组织发言，协助散发同盟致工会的传单，并提供了国内主要工会的秘书的姓名和地址。^⑮

在劳联大会会后的几个月中，劳联和反帝同盟的領袖們密切合作，以使用劳工的影响，压迫国会去反对和約。共同的努力特別着重在促使地方工会通过決議或呼吁书，以便送交給它們的国會議員。伊尔文·溫斯洛写信給岡伯斯說：“毫無疑問，它們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以反对扩張。”^⑯同盟的通訊委員會秘书戴維·哈斯金斯认为，劳工运动是使阻止批准和約的运动获得胜利的关键。他于1898年12月7日写信給岡伯斯說：“每个人都說工会是政客們所最惧怕的政治力量，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工会应该在参議員們还没有陷于执迷不悟的时候及时来影响他們。”^⑰

劳工反对帝国主义条約的斗争

劳工运动充分認識到它的責任，并为推翻帝国主义条約而施加压力。紐約中央工会和波士頓中央工会均通过決議，号召拒絕接受該条約。此外，上述組織的工会与其他組織共同发起于1899年1月22日在紐約音乐学院举行盛大的群众大会。美国許多重要組織的代表和其他著名人士在这次大会上发表了演說，这次大会坚决主張推翻帝国主义条約，表示“絕對反对将菲律宾群島归并为美国領土中永久的一部分”^⑱。

各个报纸都认为，这次會議是“截至現在为止国内举行过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最有力的一次示威”，并且明显地表示出劳工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和約的“一致和热情”。新奥尔良的《民主党人时报》說，这个事实本身，就“肯定要发生显著效果，而它所发生的显著的后果，将远远超过帝国州（紐約州的別名。——譯者）的範圍……并且将使許多参議員和众議員对于投票贊成拟議中的顛倒我們整个美国政策和美国傳統的措施之前有所顧忌”^⑲。

在審議西班牙和約的国会會議期間——1898年12月起至1899年3月——《国会記錄》中又增添了三十一份来自工会的反对占有菲律宾的請願书。这些請願书来自制雪茄工人国际工会、威斯康辛州苏必利尔湖区行业及劳工大会、密执安矿工工会及旧金山劳工理事会这样的組織。此外，成千的工会工作者在反帝同盟和劳联共同起草的請願书*上签名，并送交給总统和国会。最后，岡伯斯是在致参議院备忘录上签名的二十四人中的一个，和他一道签名的有卡尔·舒茲、格罗弗·克利夫兰、哈佛大学校长查理·伊利奧特、安得魯·卡尼基及其他人等。該备忘录請求参議院修改和約，以便取消兼并非律宾及波多黎各。^②

在1898年整个秋季及1899年初冬，展开了关于这个条約的辯論。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受到指責；反对和約的人被誣为“不配称为美国公民”；反对帝国主义的著作被禁止邮递；主張侵略的报纸指責反帝人士为“叛徒”，他們时常受到暴力的威胁^③。岡伯斯因号召有組織的工人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而特別被控犯了“叛国罪”**。

亲帝国主义的費拉德尔非亚城的《电訊报》憤怒地宣称，“如果

-
- * 請願书抗議說：“……在任何情况下都反对在未获得人民的同意时，便将美国的主权伸展到菲律宾群島，或其他外国的領土。”
 - ** 岡伯斯在波士頓的特萊芒特教堂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說之后，亲帝国主义报纸关于岡伯斯犯了“叛国”罪的歇斯底里叫嚣就急剧地增长起来。这次大会是由波士頓城的工会发起的。岡伯斯在他演說中不仅表达了劳工对帝国主义的憎恨，而且表达了劳工对維持世界和平的深切的关心。他宣称，“如果当权的人們的智慧不能获得国际和平，那么我期待着这样时刻的来临，即工人們采取拒絕运送杀害他們伙伴們的物資的办法来解决这个問題，而团结在一个組織中的世界上的水手們，虽然願意冒生命危險来維持国际商业，但却坚决拒絕枪杀他們的伙伴，即使他們被外國雇用也不能例外。”（1899年3月20日《波士頓環球報》）

岡伯斯随便讲的话还有任何意义，那就意味着对这个国家的政府采取背叛的仇视态度。对于沽名钓誉、喋喋不休的人的愚蠢幻想不值得经常予以注意，但是当一个人居于代表地位的人到了发出背叛的威胁的地步时，他至少应该受到他的拥护者的拒绝和谴责。”²²

可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人们既没有被控告他们为“非美”的诽谤，也没有被暴力的威胁所吓倒。对和约的反对增长了。成千的请愿书在参议员准备投票时如雪片似地寄到华盛顿。麻萨诸塞州参议员乔治·霍尔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极少数的共和党领袖之一，他在1898年12月12日至1899年2月4日间提出了一万四千五百个反对和约的人名，他们之中很多人是海湾区（麻萨诸塞州的别名。——译者）的工会运动者。难怪参议院中帝国主义派领袖亨利·卡波特·洛奇写信给他的主张侵略的同道西奥多·罗斯福说，“我们将要在这个条约上碰到麻烦。”²³

白里安的作用

被认为是民主党中反对帝国主义的旗手威廉·金宁斯·白里安在这个紧要的时候来到华盛顿，并向受到震惊的民主党参议员们说，他们应该投票赞成和约。他的虚伪论点是：（一）这样会结束战争；（二）战争结束后，国会将会给菲律宾独立；（三）假如国会不这样做，就可以归咎于共和党。白里安实际上是出于自私的政治原因。他认为，民主党人在1900年总统竞选中除了银币自由铸造问题之外，还需要另外的争论问题。帝国主义问题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争论，而批准该和约就会使这个问题继续存在。²⁴

白里安的干预加速形成了共和党人与赞成和约的民主党人的联盟。南方的民主党人是联盟的先鋒，因为他们认为美国在海外

实行扩张，将会控制大批古巴、夏威夷、波多黎各及菲律宾的海外有色居民，这样就会成为对付南方黑人的有效武器。帝国主义思想所强调的论点恰好是南方统治阶级为剥削南方黑人而进行辩解时所持的同样的论点——非白种人生来就比白种人低劣；非白种人“在政治上和履行政治义务的能力上的愚蠢”，以及非白种人社会和地位的低落都是黑人在性格及能力上存在基本缺陷的证据*。当南方的民主党人与共和党站在一条线上来支持帝国主义条约时，他们考虑得更多的是南方的黑人，而不是波多黎各人、古巴人及菲律宾人。

这个条约仅以一票的多数获得通过。三十三个参议员坚决反对。洛奇松了一口气后，描述这次为了批准条约所进行的斗争，是“他所知道的斗争中最短兵相接和最困难的一次”^⑤。

虽然条约规定将菲律宾、波多黎各和古巴转交给美国，但条约上并没有决定它们的未来地位。美国对西班牙宣战时所通过的泰勒修正案，使美国承担了古巴独立的义务，而麦克金莱总统公开声明，占有菲律宾是使菲律宾走向独立的过渡阶段。美国会实现这些诺言吗？要多少时间才能实现呢？

答案要依靠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力量。一位劳工领袖向工人们呼吁行动起来，以保证“扩张政策或帝国主义政策……无法实施”，他写道，“强盗们从来不自动地放弃他们的赃物，不管这些赃物是在什么口实下获得的。”^⑥

* 关于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间关系的精辟的讨论，见赫伯特·阿普推克的《美国帝国主义和白种人的沙文主义》，1951年纽约出版的油印小册子；理查德·霍夫斯塔特著：《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1945年费拉德尔非亚版，第146—173页；摩尔·柯蒂著：《美国教育家的社会思想》，1935年纽约版，第225页。

劳工和反帝同盟

对西班牙的和约被批准后不久，反帝同盟就宣布它打算继续散发宣传品，协助成立地方的和各州的同盟，并且将采取公共集会和其他方法，来反对帝国主义和一支庞大的常备军。特别是经阿伯斯签字的该同盟的传单，要求“所有爱好自由的人”与它合作，以停止在菲律宾的敌对行动，并争取国会保证：美国“将承认菲律宾的独立及其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并逐步撤退所有陆军和海军部队”。

这个呼吁得到了广泛的反应。反帝国主义同盟出现在全国各地。1899年10月，同盟的地方组织在芝加哥所举行的一次盛大的集会上成立了中央组织，即美国反帝国主义同盟。以芝加哥为总部的全国同盟并不是代替组织，而是补充了各地方组织。^②

该同盟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五十万盟员的全国性组织。全国的和地方的同盟举行了会议及公共集会，刊发了成千种宣言、小册子、诗歌、演说词和杂志文章（仅全国同盟就散发了一百一十六万四千一百八十八份印刷品并且发出十六万九千七百份键锁卡片）。反对帝国主义者赢得了美国著名作家的支持，其中包括马克·吐温、威廉·狄安·霍威尔斯、亨利·詹姆斯、爱德温·阿灵吞·罗宾逊、伊格尔·李·马斯特斯、W. E. B. 杜波伊斯博士、芬莱·彼得·丹尼及其他人等。他们给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宣传品提供了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在抨击帝国主义的主要人物中有许多年老一辈的人士，他们曾经致力于废除奴隶制的事业，这些人当中著名的有卡尔·舒兹和汤姆斯·温特渥斯·希金逊。

美国反帝同盟及其许多地方组织虽然多半是由知识界中自由

主义的改良主义者所組織和领导的，但这个运动吸引了各阶级和几乎持有各种見解的成千上万的黑人和白人男女們。新澤西州劳联机关报《全国劳工旗帜报》提議，所有“反对帝国而信仰共和”的工会工作者，“都应当参加反帝同盟”^{②*}。响应这个号召的人数不詳，因为估計工会在全国同盟或其地方組織中所占的比例是不可能的。然而，許多劳工領袖都积极地投入了这个运动。

塞米尔·岡伯斯成为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反帝同盟的副主席，并且在美国反帝同盟建立起来的时候成为全国組織的副主席。他在1899年7月13日写信給全国同盟的秘书伊尔文·温斯洛时保证說：“我一定珍視同盟的成員資格的荣誉……并向你保证，我真誠地願意就我力之所及，在各方面协助攻击并挫敗这个恶毒而非美的帝国主义政策。”^③

岡伯斯积极参加同盟的工作。他代表該組織发言，协助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演說和傳单分送給劳联的工会，他个人以及劳联方面对反帝同盟在首都的工作都大力帮助，并且将他的办公室供該組織集会使用。在向工会宣傳反对帝国主义的一次旅行当中，岡伯斯于1899年6月16日写道：“在公开的或私人的集会上，演讲是一件經常的工作”。一个月之后，他写信給伊尔文·温斯洛說：

“十周以来，我一直在遙远的西部山区的乡間，我曾在五十个以上的集会上发表过演說，我从沒有放棄机会尽我所能将这个问题明白地提出来。

“我想你一定高兴知道，每一次对帝国主义政策的抨击都受到普遍的欢迎。”^④

* 該报发起組織了它自己的同盟，即新澤西州反帝劳工同盟。（1900年9月13日《全国劳工旗帜报》）

其他一些积极参加美国反帝同盟的工会工作者当中有：劳工骑士会总会长约翰·海依斯、派特立克·考林斯及派特立克·福特。虽然劳工的发言人们在推动同盟的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在组织中的影响却被盘据领导地位的工商业界人士所掩盖了。芝加哥制造商安德鲁·卡尼基及理查德·克兰；威尔斯—法果捷运公司的主席约翰·瓦兰廷及纽约银行家乔治·福斯特·皮伯迪是同盟的上层领袖，并具有与他们的人数不相称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对这个运动给与金钱上的支持。^⑩

伊尔文·温斯洛在1899年7月写信给岡伯斯说：“我们打算与劳工采取一致步调。”^⑪但是全国及地方同盟的领导性质使这一目标难以实现。列宁曾把反帝同盟的领袖称为“最后一批代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人士”，并指出他们“都不敢承认帝国主义同托拉斯——也就是同资本主义的基础——有不可分割的联系……”^⑫同盟的领袖们——商业家、工业家及歇业的资本家——不敢指出托拉斯和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这是一个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事实，因为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是从垄断公司里得到好处的。他们只是从并吞领土来理解帝国主义，但他们不反对美国垄断资本在不实际吞并领土的情况下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进行经济的渗透和控制。^⑬

同盟发出的宣传品反映出这些缺点，反对帝国主义的论点几乎完全集中在宗教、宪法及人道方面，很少谈到工人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⑭。美国反帝同盟主席乔治·鲍特威尔在他的题为《总统的政策；在国外从事战争与征服，在国内贬低劳工的地位》的演说中就是如此，而这篇演说也许是同盟向劳工发出的最直接的呼吁。提到帝国主义和美国劳工权利间的关系的唯一论点，就是

經常重复而且业已陈旧的这一論点：殖民帝国“将会引起同东方的劳动者及东方廉价劳动力的产品的竞争，而造成劳动人民地位的貶低”^⑥。

鉴于他們对帝国主义問題的看法，我們不难理解反帝同盟的領袖們和岡伯斯为什么能够这样气味相投。岡伯斯和他們一样，拒不承认托拉斯和帝国主义之間的联系；他和他們一样，把帝国主义看作主要是一个并吞領土的問題；他和他們一样，把廉价劳动力的竞争归咎于新領土內的居民，而不是归咎于力求降低工資并雇用尽可能廉价的劳动力的資本家。岡伯斯和很多反帝同盟的領袖一样，在提到殖民地人民时，一再地采取沙文主义的态度。他辯称，扩张将会带来“蒙古人淹沒我国自由劳动者的危險”，并且他把菲律宾人民描述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文明国家占領下的任何島屿上的人或許更接近于野蛮和不开化的状态”^⑦。

散布这种对新領土居民的錯誤观念，严重地削弱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因为它实际上承认了帝国主义者的这一主要論点：殖民地人民还没有开化到享有自治的地步。^⑧可是，对于岡伯斯來說，正像对于反帝同盟的很多領袖一样，与殖民地的劳动力相竞争的問題，以及所謂来自这些領土上的大批移民的危險，是他們主要考虑的問題。*

* “作为一个制雪茄烟工人，岡伯斯畏惧古巴及菲律宾制雪茄烟工人的竞争；他是一个积极支持限制移民的人，他害怕从新領土或經由新領土大批涌入的工人。这一点或許是他采取他的（反对帝国主义）立場并竭力予以鼓吹的主要原因。”（德尔伯·李·麦克基：《1886—1919年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和外交政策》，史坦福大学出版的博士論文，1952年，第78頁。）当然，岡伯斯还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其他原因，諸如“庞大的軍备和經常战争”。（見1898年8月他在紐約薩拉托加矿泉举行的外交政策會議上的演說，1898年9月《美国劳联主义者》杂志，第139—140頁。）

因此，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岡伯斯和反帝同盟的領袖們在很多方面大大落后于大部分普通的工会人員。岡伯斯沒有对反帝同盟的态度提出批評，而很多工人正确地感到同盟的領袖們沒有真正了解他們的問題。当同盟和岡伯斯试图促使工会把1899年的劳动节变成“反对帝国主义政策大示威的节日”之时，他們得到工会冷淡的反应，工会反对工人們“举着旗子在大街上游行，声明美国劳工不应该同每天挣三分錢的菲律宾工人竞争”。他們告訴反帝同盟和岡伯斯說，这个問題与帝国主义对劳工运动的更为基本的影响比起来是并不重要的。^{③9}

反帝同盟不強調海外擴張和对国内劳工运动进攻二者之間的直接关系，这是不足为奇的。凡是沒有忘記在荷姆斯台德和普尔曼的罢工中屠杀男女和儿童的情况以及破坏罢工者及其領袖們的人权的情况的工人們，都不会从像安得魯·卡尼基和格罗弗·克利夫兰这样的人所发表的反帝国主义的言論中得到很深的印象。岡伯斯在这个运动中因結交了这类重要人物而感到不可一世*，但是工人們却忘記不了荷姆斯台德和普尔曼的工会的被摧毁。^{④0}

共同的压迫者

的确，劳工运动在本世紀交替时所发表的許多关于帝国主义問題的宣傳文件，与反帝同盟所发表的宣傳文件一样，都是观点模糊的，都把帝国主义与擴張主义、殖民主义、軍国主义、虐政等含糊

* “在反帝同盟中，他(岡伯斯)和格罗弗·克利夫兰、湯姆斯·里德、歐維·斯塔爾·約旦和安得魯·卡尼基这样的名字并列一起，劳联領袖虽然不得人心，但是比起以前来，他們却获得了更高的‘声誉’。”(麦克基，前引书，第76頁。)

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很少提到“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基础间不可分离的关系”。然而，正是在劳工的报纸上，工会的讨论中以及工会人员的通讯中，而不是在反帝同盟的出版物上，显示出这样的基本论点：殖民地人民的压迫者也是美国工人阶级的压迫者，而且帝国主义只会导致对美国劳工运动的进一步镇压。芝加哥一个机器工人写到菲律宾人民时尖锐地说：“因为像纽约的西奥多·罗斯福这类人宣告他们（指菲律宾人）是野蛮人，并且（说）他们应当被镇压……不能让他这样做，因为如果让他这类人利用权限去做的話，他们就会禁止你和我成为国际机械工人工会的会员”④。

1899年2月7日，美国军队向一群菲律宾士兵开枪，并杀死了三千人。征服菲律宾的战争继续下去。

不到三个月之后，联邦的部队被调到爱达荷州库尔德阿伦地区，镇压美孚油公司托拉斯所有的班克希尔和苏利文采矿公司矿工的罢工。由于爱达荷州的民兵在菲律宾执行任务，所以联邦部队被调去。这一行动再加上取消人身保护法和把罢工工人监禁于拘留营的行动，有效地摧毁了该地区的工会。^{*}它还清清楚楚地把帝国主义的危险带给国内工人阶级。在国外实行帝国主义，就意味着在国内采取反动的行动，就意味着军国主义的发展，以便镇压罢工并制止工会运动的进展。《金属修饰工人报》说，这意味着，“在人口密集的中心区驻扎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如果饥饿的苦痛使人民暴动的話，就随时枪杀他们。”⑤

工会很快地从库尔德阿伦事件中得到了教训。太平洋海员工会的秘书安德鲁·富鲁塞斯写道：“帝国主义的猖狂简直到了无

* 参見本书第十五章《西部矿工的情况》以次各节。

以复加的程度了，在菲律宾和古巴所实行的军国主义，在国内禁止各种组织的权利并取消人身保护权利的军国主义，就是在这方面的最高表现。我们正大踏步地走向共和国的灭亡。人民是否认识到这种危险并提出他们的抗议，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

制帽工人工会警告说，如果劳工不抗议在爱达荷的暴行，“每一个工厂驻一小队兵”^③的日子不久就要到来。虽然爱达荷的库尔德阿伦距马尼拉有七千多英里，可是共同受压迫的链子将它们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其中一个地方的斗争，已成为另外一个地方的斗争。在1899年劳联大会上一个委员会的报告中说：“当我们的统治阶级剥夺了古巴人、波多黎各人和菲律宾人的自治权利的时候，我们的政治权利就岌岌可危了。”^④

对美国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与殖民地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这种了解，明显地表现在工会对古巴、波多黎各及菲律宾的劳工事件的反应中。1899年9月，哈瓦那的军事总督威廉·鲁德罗准将，利用监禁罢工领袖的简单办法，来破坏古巴罢工，这时他报告说，最严重的抗议是来自“芝加哥的一个劳工组织，这表现出这两个地方的关系是如何紧密”^{**}。岡伯斯同意这种“关系”是存在的，因为他在向1899年劳联大会所作的主席报告中曾

* 富鲁塞斯在他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行动的一次尖锐评论中向岡伯斯预言道：“关于中国，如果现在的列强都没有成功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去参加瓜分中国呢。我对这一点是丝毫没有怀疑的，要不是中国当时才初学战斗，那么我们会同其他列强一起被踢出来。”（安·富鲁塞斯致岡伯斯的信，1900年9月25日于旧金山，《劳联通讯集》。）富鲁塞斯指的是美国派兵帮助镇压1900年夏季中国人民“义和团”起义。

** 鲁德罗准将竟然对“某些职业暴乱分子”提出控告，说他们是由美国工会派到古巴去策动罢工的。（1899年10月4日哈瓦那军事总督、美国陆军准将威廉·鲁德罗的《年度报告》中《罢工》一节，第186—187页。）

指出，“把古巴領土上所采取的軍事統治移植到美利堅合眾國的領土上，只是迟早而已。我們已看到……在爱达荷州的庫尔德阿倫地区及其他地方所作的企图。”全国的劳工报纸均以贊同的态度轉載了下列圣路易《快邮报》的社論：

“劳工在軍国主义条件下的情况，清楚地表現在哈瓦那罢工的記錄中。罢工工人的要求是否合理并不关紧要，他們有权罢工，选择領袖并用一切合法的辦法得到他們所需要的东西。虽然沒有关于罢工工人使用暴力的报道，但軍事当局利用监禁領袖的簡單策略摧毀了罢工的支柱。罢工工人甚至在举行一次号召停止罢工的會議之前都必须得到軍事总督的許可，从这个事实上可以看出，对劳工所实行的恫吓手段达到了如何程度。就連西班牙人也沒有用比这更为专橫的态度对待古巴的劳工。这是軍事統治下的事件之一。”^{④5}

美国的工会也强烈地抗議美国軍事当局在波多黎各逮捕和监禁罢工工人。紐約中央劳工联合会決議“捐助波多黎各的罢工工人”，并要求所有工会人員向总统和国会提出抗議，“以便使这些被蹂躪的（波多黎各）人民不至于成为托拉斯和公司的财产”。印刷工人工会也要求“本国有組織的工人……向华盛顿政府呼吁，以便使波多黎各的劳工干部获得釋放，并使进一步的迫害緩和下来”。印第安納州中央工会的机关刊物宣称：“如果你需要获得軍事暴政——不用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的有力证明，你只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波多黎各就够了。为了鎮压島上各种工会的一項軍事命令剛剛发表，而工会主席、秘书和其他干部就都被投入监牢……这是一个在有組織的劳工群众中引起严重考虑的事件。”^{④6}

軍事当局强加在古巴、波多黎各、夏威夷⁵和菲律宾的罢工禁

令，增长了美国有组织的劳工界的反帝国主义情绪。这些禁令向美国工人证明，他们对帝国主义的恐惧是很有根据的；这些禁令还表明垄断组织在美国雇用军队的用途。殖民地的先例已经传到了美国，正如一个劳工刊物清清楚楚说明的一样：“扩张导致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导致军国主义，军国主义导致专制主义，而所有这四个东西必然导致对劳动群众的压迫和使他们陷于悲惨的境遇，这就像日出于东而没于西那样的千真万确。”这种说法是合乎逻辑的。如果帝国主义得到胜利，美国工人的未来就充满了危险：“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和每个城市附近有一个碉堡和兵营，将是帝国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工业上的骚乱将很快地被镇压，而枪杆和刺刀将是托拉斯对劳动者的不满的回答。”⁽⁴⁷⁾

反帝国主义的政治行动

对于反帝的目的来说，所有工会大会的决议、劳工报纸上的社论和工会领袖的言论都是有益的，但是如果反帝的劳工运动要有成效的话，那么还需要更多的东西。全国统一酿酒工人工会号召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以制止在帝国主义祭坛上作血腥的牺牲，它宣称，“纸上谈兵的抗议不是……我们所需要的那种抗议。让我们到选票箱去抗议。这是适当的地点。”⁽⁴⁸⁾

响应这一号召的工会和劳工发言人确实是很少的。积极参与反对帝国主义兼并领土的斗争的工会工作者，却反对任何关于动

* 一位工会组织者于1900年4月1日从檀香山写来的信中指出：“由于他们将为了点小事把我们投入监狱，因此，我们必须非常谨慎……举行任何种类的会议都必须得到许可。”（J. T. 戈谟于1900年4月1日致弗兰克·莫里逊的信，《劳联通讯集》。）

員劳工选举力量以击败扩张主义分子的建議，而积极強調工人阶级需要独立政治行动的社会党人，却多半不关心帝国主义問題，认为那是一个“与工人阶级无关的問題”^④。这种双重弱点，使劳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許多活动显得軟弱无力。

岡伯斯一周复一周地猛烈攻击扩张政策。但是当人們要求他帮助把劳联会员动员起来成为击败亲帝国主义候选人的政治力量时，他却一成不变地回答道：“按照章程上的規定，劳联不得干預政党政治。”明尼苏达州和阿肯色州劳联的許多負責人員对于麦克金萊政府所采取的帝国主义政策和托拉斯的駭人发展感到惊慌，他們圍繞着“反对托拉斯和反对帝国主义”問題組織了一个促进委员会，以采取政治行动，岡伯斯甚至对于他們的呼吁不願表示贊許和支持^⑤。俄亥俄州劳联的几个工会圍繞着反对帝国主义問題准备建立一个独立政党的时候，岡伯斯反对这个計劃，他对这个計劃的被遺棄是有責任的。他在贊揚俄亥俄州工会人員有力地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却告訴他們說，在工人中建立一个政党等于分裂他們的力量。^⑥

社会党人的《克利夫兰公民报》把工会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說成是“浪費時間”，这一点是不对的；但它对于岡伯斯反对俄亥俄州工会就反帝問題力图組成一个独立的政治运动而尖銳地批評岡伯斯，这却是站稳了立場的。它問道，如果岡伯斯不用有組織的政治力量来支持他們以击败帝国主义，那么，他为了受蹂躪的波多黎各及菲律宾人民而发表的保卫自由的崇高声明有什么价值呢？如果岡伯斯对于促使这些抗議发生作用的主要方法加以阻撓，那么，他号召劳联所屬工会抗議政府的政策又有什么用呢？“政府首脑如果知道劳工沒有集中的政治力量，那么对劳工的意見是〔毫不〕在意

的。”^②

反帝国主义的第三党

在劳工置身事外的時候，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运动在美国反帝同盟的领导下开始形成了。1899年12月，新英格兰反帝同盟的秘书伊尔文·温斯洛呼吁“共和党人、民主党人、社会党人、人民党人、主张金本位者、主张银本位者和独立人士，为了这个严重的、主要的、高于一切的反对帝国主义和维护共和制度的问题而进行团结一致的努力”。1900年1月6日，在纽约的普拉扎饭店曾有一个小集会，响应新英格兰反帝同盟为组织一个反帝国主义政党而发出的号召。卡尔·舒兹、前参议员汉德逊、布里斯本·瓦尔克、贾玛利尔·布莱德福、爱德华·伯利特·施密斯、富兰克林·吉丁斯教授、安得鲁·卡尼基，以及另外十几个人参加了这个会议。值得注意的是，劳工方面并无人出席，岡伯斯及其他劳联的上层负责人员被邀请出席，但他们未加理睬。^③

会上达成了关于组织一个第三党的协议，并拟定了计划。由于卡尼基当场捐了一万五千元，并提出其他人捐多少他还捐多少的保证，基金很快就积聚起来了。集会结束了，与会的人虽然因没有劳工出席而感到遗憾，但兴致勃勃地回去宣传说，一个真正的人民的政党正在形成。

但是麻烦很快就发生了。卡尼基背弃了他的保证。他不仅拒绝实现金钱上的诺言，而且与第三党的组织断绝了一切联系。南达科塔州参议员理查德·倍蒂格鲁揭露了其中的原因。壟断资本家正在计划成立一个世界上第一个十亿美元的钢铁托拉斯——美国钢铁公司。四亿美元的证券中，匹兹堡的钢铁老板要提供一亿

六千万美元。钢铁巨子听到卡尼基支持反帝国主义的第三党的活动时，“一个委员会找到了他，并给他一个最后通牒说，除非他放弃第三党的活动并停止他对该运动的捐助，否则，他们将不再推动钢铁托拉斯的组织了”^⑤。于是卡尼基表示了同意。

这样就过分倚赖卡尼基的财政支持的第三党运动的心脏挖掉了。倍蒂格鲁得到的教训是，他们的失败是因为没有到人民中去，特别是没有到有组织的工人中去进行伊尔文·温斯洛所要求的那种的团结工作，即使这意味着越过他们的领袖去做。倍蒂格鲁正确地作出结论说，“毫无疑问，我们犯了一个错误：这就是对于一个人——特别是鉴于他的企业关系——的行为给予过分的信赖。”^⑥

可是，工会的领袖们也是有责任的。如果工会动员了劳工的全部力量来支持反帝国主义的第三党运动，结果就会大不相同。

反帝同盟所发起的运动失败后，支持反帝国主义的第三党的情绪并未完全消沉。共和党人根据纯粹帝国主义的政纲提出麦克金莱为总统候选人，但是民主党人在提出白里安并谴责帝国主义时，通过了一个赞成菲律宾成为保护国的政纲。在反帝国主义者看来，这个政纲实际上是赞成帝国主义的。《全国劳工旗帜报》坚决认为，两个主要政党的纲领的区别小到没有实际意义的程度，它要求工会出面领导建立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政党的运动。有人认为，如果这个号召受到注意，帝国主义是能够在1900年的选举中被击败的。新泽西州劳工联合会机关报说，“尽管有托拉斯及其来路不正的亿万美元，1900年可能是帝国主义的末日，是人类新的和更好的时代的降临。”^⑦

不幸，这个号召没有受到注意。劳联执行委员会于1900年7

月在丹佛集会，并向工人发表了一篇文告。对于即将来临的总统竞选运动或动员工人阶级参加反帝国主义政治运动的必要性只字未提。一个月后，岡伯斯声称，“彻头彻尾反对帝国主义”是工人們的“神圣职责”，但是当人們問他这是否包括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运动时，他回答说他不打算討論政治。^{⑥*}

1900 年的选举

由于反对帝国主义的第三党沒有真正的基础，反帝同盟的印第安納州大会在 1900 年 8 月 16 日选择了“禍害較輕的一个候选人”，會議决定投票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白里安为反对帝国主义的竞选人。但是，很多人不按照決議办事，而那些按決議办事的人也是三心二意的。

在 1900 年选举中提出候选人的独立党派的数字有十个之多，达到最高纪录。但是它們之中沒有一个党派具有贏得反帝国主义选票的真正基础。提出候选人的两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劳工党和社会民主党——都沒有強調帝国主义問題，他們強調說，“竞选的真正問題不是帝国主义，而是社会主义还是資本主义。”1900 年 9 月第二国际的巴黎大会中，社会党人一致通过一項決議，号召无产階級在各个方面与帝国主义的擴張进行斗争。但是，美国的社会党人对这些指示置之不理，在整个总统竞选中，坚持认为，“从工人阶级的观点来看，（帝国主义）擴張是……不值得談論

* 岡伯斯的立場直接符合劳联领导于 1898 年大会上采取的立場，那次大会上通过一項決議，号召劳联的會員們在反对帝国主义中使用一切“正当的手段”。制雪茄烟工人工会的約翰·德奈尔提出动議，要求劳联动員它的會員采取政治行动以执行該決議时，這項动議被提到关于主席报告的委员会中；而該动議在委员会中被束之高閣。（《1898 年劳联大会議事录》，第 96 頁。）

的事。”^{⑧*}

曾在四年前出現的政治舞台上劳工活跃的情况，在1900年总统竞选运动中完全不存在了。劳联副主席約翰·列农給岡伯斯写信說：“我以极大的兴趣一直注視着这个政治运动，我相信，如果六位著名的劳工領袖在政治上抓紧一些，白里安一定能够获胜，我感到保持沉默是不忠于我作为一个公民的职責的。”^⑨

但是，除了很少的例外情况，劳工領袖的确“保持了沉默”。由于除了白里安和麦克金萊之外，反帝国主义者提不出真正可以作为代替的人，混乱和漠不关心的情緒便散布开了。白里安甚至在竞选运动中沒有強調反对帝国主义这一方面。不錯，白里安于1900年9月4日在芝加哥举行的劳动节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說时，曾順便这样提到帝国主义：“各种劳工組織所通过的譴責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決議，使我有理由簡短地提及这些問題。”^⑩然后，他接着就着重指出銀币自由鑄造和稅率是竞选运动的主要問題。

后果很快地就表現出来了。那些对于白里安銀币自由鑄造的主張感到不安的反擴張主义的人們于是轉向了麦克金萊。甚至那些对貨幣万能那套說法感到厌倦的工人也决定投麦克金萊的票。^⑪

由于沒有真正的選擇，选民們以七百二十一万八千四百九十一票选举了麦克金萊为总统。白里安得到了六百四十万零二千九百二十六票，这是值得令人深思的。这个选举結果明显地表現出：如果他在反帝国主义問題上使人相信他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

* 社会民主党1900年的副总统候选人觉布·哈利曼是出席巴黎大会的一个代表。可是他在大会的报告中几乎没有提到反对帝国主义擴張的決議。（見觉布·哈利曼著：《巴黎大会的若干問題》，載于《国际社会主义評論》，1900年，第1卷，第30頁。）

人，他就可能当选。^② 德布斯获得近十万票，差不多比社会主义劳工党候选人获得的三万四千票多两倍，这是发人深思的，但毫无疑问，如果社会党候选人采取了强烈的反帝国主义立场，这个选票数字会更大一些。

麦克金莱的重新当选，是反对帝国主义人士的一个严重挫败，而他們之中很多人心灰意冷是不足为奇的。一家主要的代帝国主义发言的劳工刊物《铁路乘务员杂志》，要求工会放棄对政府政策的反对。由于这些政策在投票中得到了支持，“反对派最好收起它的抗議，且看看事情的进展”^③。

反对帝国主义的人士完全不同意这种观点，并继续他們的运动——要求对美国武装部队在菲律宾的暴行进行調查；并送給国会大量的請願书，坚持主張菲律宾群島应该独立。劳工报纸仍继续对反帝斗争作出贡献，并和过去一样强调殖民地事件和美国工人阶级当前問題之間的关系。

劳工报纸中的一篇典型社論說：“我們的未来与我們附屬国的未来是联系在一起的，凡是同意镇压那里有組織的工人的人，就是我們的敌人。凡是打算在那里訓練一支军队以便在最后用来反对我們自己的人，就是我們的敌人……如果我們不用我們的选票来制止掠夺成性的阶级，他們将用雇佣军队的枪彈来压制我們的势力，并剝夺我們的权利。”^④

劳工报刊譴責应征去菲律宾服役是公开背叛工人阶级的行为。《全国劳工旗帜报》大声疾呼說：“光荣的美国人决不自願去菲律宾服役。光荣的人将不从事掠夺和杀人的勾当。”^⑤

反对帝国主义的人士于1900年选举后的几年中奋力使这一事业继续下去，但是这个运动逐渐消亡了。到1905年，原来的新

英格兰組織是反帝同盟之中仅存的一个仍在进行活动的組織。反帝同盟的主席摩菲尔德·史托雷于1913年給同盟的秘书伊尔文·温斯洛写信說：“事实是，如果我們看看事实，实际上反帝同盟只剩下你和我两个人了。”^⑥

劳联向帝国主义者投降

在劳工运动中，反对帝国主义的活动也逐渐消失了。贊成帝国主义的工会的数量本来不多，可是有很多工会漸漸接受波多黎各及菲律宾应成为美国的一部分这个事实。劳联在1901年以后便停止譴責占領夏威夷、波多黎各及菲律宾。^⑦

1904年春季，劳联的領導討論了在菲律宾組織制雪茄烟工人的問題。虽然劳联的領導一致认为菲律宾制雪茄烟工人“願意更好地組織起来”，但最后却决定，劳联給他們帮助是不明智的。理由是：“在較富裕的工人阶层中，大多傾向于菲律宾独立运动，而一些律师和医生基于金錢上的原因，也支持这个运动，在組織这些工人时必须考虑到这个問題。”劳联領袖們不願冒險去帮助菲律宾的独立事业，那样做将会同华尔街的利益对立起来，而是同意不从事組織工人的运动。^⑧

这些对劳联早年的反帝国主义傳統的背叛行为并不足以为奇。这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后期就已經隱約可見。即使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劳联的領導就已拒絕任何进攻帝国主义背后的力量——壟断資本家——的計劃，以及劳工为反对壟断和帝国主义擴張这两个孿生禍害而發揮独立的政治作用的計劃。像乔治·麦克奈尔这样的老一輩劳工領袖曾反复提醒劳联領導說，除非清楚地了解到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工具”，否則，将不可能进行有

效的反对帝国主义征服的斗争。“战争是为投资家服务的”^⑥。但是，岡伯斯虽然在口头上反对扩张政策的祸害，却拒不接受麦克奈尔的解釋。如果这样做，就意味着改变他正在前进的方向——与麦克奈尔所指责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力量合作。

人們可以不指出壟断的发展与帝国主义的发展之间的联系，而只从人道和民主的立場上去反对帝国主义兼并；但是，人們如果不对壟断资本家——也就是帝国主义进行不懈的斗争，就不可能同迅速生成和日益成型的美国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国家在经济及政治上进行控制，而不直接并吞——进行斗争。因此，当帝国主义兼并不再是美国帝国主义的主要方面时，劳联领袖竟迅速放棄他們早年参加的反帝运动，这是无足为奇的。

列宁在他的經典著作中写道，“帝国主义还有在工人中間造成特权阶层并且使他們脱离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趋向。”^⑦正如英国帝国主义能够用腐化熟练工人，分給他們一份帝国主义脏物的办法来挫折英国有組織的劳工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緒一样，美国帝国主义在美国也做到了这一点。美国壟断资本主义从帝国主义得到的剩余利潤中，能够付給高度熟练的工人稍高于平均水平的工資，以便使他們与帝国主义妥协，并在工人阶级的这一阶层中散布阴險的优越感，破坏他們与工人伙伴們的团结及阶级觉悟。

这些让步加速了劳工领袖中阶级合作的理論及实践的发展，加速了劳工貴族的腐化，并削弱了劳工运动早年的战斗和革命精神。由于美国帝国主义发展了并完全超过它的帝国主义对手，这种情况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这种工会主义的实质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在经济

战綫上，它強調工人階級中一小部分人——熟練的技工——的眼前利益，并为“工人貴族”爭得“职业壟斷”、較高工資和較短工时，此外就沒什麼了。即使这些，也只是牺牲了沒有組織起来的广大工人的利益而得来的。在政治战綫上，这种工会主义使有組織的工人成为資产階級政党的僕从。在这两条战綫上，它的一些“政策和方法”意味着：妨碍工人階級真正表現其英勇精神；避免同托拉斯与政府发生冲突，并且牺牲工人階級中其余人的利益，为熟練工人获得有限的安全和較高的工資。劳联的技能工会和工业家在1900年以后达成了广泛的默契。一个权威人士指出，“工会不努力組織非熟練工人和黑人工人，公司会对工会做出某些让步。”^①

可是，美国工人階級早期的战斗傳統，从来沒有被帝国主义的壟斷資本家和他們在劳工运动中的階級合作的同盟者全部摧毀。反对这些階級合作政策的斗争在繼續进行。由于劳工运动中許多最英勇的人的錯誤策略，这个斗争肯定是更加困难了，这些人使自己脱离了組織在技能工会中的广大工人。但是，重要的事实是，斗争确在繼續进行——为了将整个工人階級，不問手艺、种族、信仰、肤色、性別或民族而組織在这个斗争中，并为了工人們在經濟和政治战綫上團結一致而进行的不調和的反資本家的階級斗争。壟斷資本家及其在劳联官僚分子中的同盟者在这个斗争中取得了多次胜利。但是，尽管他們有一切力量并对英勇的工人进行殘酷的鎮压，他們却不能对工人階級取得持久的胜利。正如我們在下卷将要看到的情况，他們从沒有能消灭劳工和資本家之間不可調和的階級斗争，他們从沒有能永远强使工人們牺牲整个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与資本家妥协，并且他們从沒有能够强迫英勇的先鋒队在工人运动中屈从于壟斷資本家的代表。

引 文 注

第 一 章

- ① 約翰·斯文登 (John Swinton) 著:《为生活而奋斗》(Striking for Life), 1894年紐約版, 序言。
- ② 勞工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第四年度報告》, 1887年紐約版, 第8頁; 諾門·瓦爾(Norman J. Ware)著:《1860—1895年的美國勞工運動》(The Labor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1860—1895), 1929年紐約版, 第302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著:《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第7頁(英譯本美國版序言); 喬治·麥克奈爾(George E. McNeill)主編:《勞工運動的當前問題——包括勞資關係史及其現狀》(The Labor Movement, The Problem of Today, Comprising a History of Capital and Labor, and Its Present Status), 1887年紐約版, 第170—171頁。
- ③ 約西亞·史特朗 (Josiah Strong) 著:《我們的國家》(Our Country), 1885年紐約版, 第162頁。
- ④ 威斯康辛州勞工與工業統計局 (Wisconsin Bureau of Labor and Industrial Statistics):《第二次雙年度報告》(1885—1886年), 緒論。
- ⑤ 伊利奧特·瓊斯 (Eliot Jones) 著:《美國托拉斯問題》(The Trust Problem in the United States), 1921年紐約版, 第20—22頁。
- ⑥ 《輿論報》(Public Opinion), 第8卷, 1890年2月22日, 第478頁。
- ⑦ 路易斯·科雷伊 (Lewis Corey) 著:《摩根家族》(The House of Morgan), 1930年紐約版, 第131—180, 245—262頁。
- ⑧ 眾議院: 第53屆國會第2次會議《雜項文件》, 第210件, 第8部分。
- ⑨ 《勞工問題第一次年報, 1886年3月——工業蕭條》(The First Annual Report of Labor, March, 1886. Industrial Depressions), 1886年華盛頓版, 第80頁; 紐約州勞工統計局 (New York State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第十二次年報》, 1894年版, 第237頁。
- ⑩ 《參議院教育與勞工委員會關於勞資關係的報告, 以及委員會收集的証詞》四卷集(Report of the Edu-

- cation and Labor Committee of the Senate up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and Testimony Taken by the Committee, 4 vols), 1885年华盛頓版,第1卷,第757—759頁。(此后再引文注中簡称为《参議院劳工委员会报告》)。
- ⑪ 《参議院劳工委员会报告》,第1卷,第288頁。
- ⑫ 《拉尔夫·貝尤芒特关于劳工騎士会原則宣言的一篇讲話》(A Lecture on the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of the Knights of Labor: Delivered by Ralph Beaumont), 1887年版,第13頁;《参議院劳工委员会报告》,第1卷,第631頁。
- ⑬ 《哈特福新聞》(Hartford Courant), 轉載于1883年12月30日的《約翰·斯文登报》(John Swinton's Paper); 赫伯特·莫里斯(Herbert Morais)著:《馬克思恩格斯論美国》(Marx and Engels on America), 載于《科学与社会》季刊(Science & Society), 1948年冬季号,第3—21頁。
- ⑭ 《参議院劳工委员会报告》,第1卷,第291—292頁,第2卷,第552頁; 查理·斯帕尔(Charles B. Spahr)著:《美国目前财富分配論》(An Essay on the Present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 1896年紐約版,第114頁; 伊利諾州劳工統計局(Illinoi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第四次双年度报告》, 1886年版,第83頁。
- ⑮ 前引麦克奈尔书,第581頁;《約翰·斯文登报》,1884年12月7日,1885年4月8日。
- ⑯ 《美国工业委员会报告》(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dustrial Commission), 1902年华盛頓版,第19卷,第957,961頁。
- ⑰ 琼尼·埃里克森(Joanne Erickson)著:《1860—1885年美国工业招募欧洲劳工移民的情况》(The Recruitment of European Immigrant Labor for American Industry from 1860 to 1885), 康内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未出版的博士論文, 1952年2月,第434—439頁。
- ⑱ 美国劳工局(U. S. Bureau of Labor):第9号《公报》, 1897年3月,第114頁;《参議院劳工委员会报告》,第1卷,第810—811頁;《約翰·斯文登报》, 1883年12月23日, 1884年1月6日, 20日, 5月18日, 8月3日, 10日, 31日, 10月5日, 1885年2月1日。
- ⑲ 瓦錫尔·哈利奇(Wasyl Halich)著:《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乌克兰人》(Ukrainians in Western Pennsylvania), 載于1935年3月《西宾夕法尼亚历史杂志》(Western Pennsylvania History Magazine), 第18卷,第141頁; 安德魯·馬奇宾(Andrew A. Marchbin)著:《匈牙利人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活动》(Hungarian Activities in Western Pennsylvania), 同上杂志, 1940年3月, 第23卷, 第165頁。

- ⑳ 前引琼尼·埃里克森书,第562—563頁。
- ㉑ 《費拉德尔非亚时报》(Philadelphia Times)1882年7月6日。
- ㉒ 《費拉德尔非亚时报》1882年6月24, 25日;《紐約論壇報》(New York Tribune),1882年6月25,29日,7月15日;《紐約太陽報》(New York Sun),1882年7月14日;前引琼尼·埃里克森书,第523頁。
- ㉓ 紐約勞工統計局(New York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第三次年度報告》,1885年版,第484頁;《紐約論壇報》,1884年6月5日,16日;《爱尔兰世界報》(Irish World),1883年11月24日,1891年8月9日,1892年6月23日。
- ㉔ 莫萊爾·海德(Morrell Head)著:《1800—1900年企業界對歐洲移民的態度》(Business Attitudes Towards European Immigration 1800—1900),載于《經濟史雜誌》(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第13卷,1953年夏季號,第296頁,第301—302頁。
- ㉕ 新澤西工業勞工局(New Jersey Bureau of Industry and Labor):《第七次年報》,1884年版,第295頁;前引琼尼·埃里克森书,第521頁。
- ㉖ 前引琼尼·埃里克森书,第524—525頁;威廉·勒伊塞森(William M. Leiserson)著:《調整移民與工業的關係》(Adjusting Immigrant and Industry),1925年紐約版,第174頁。
- ㉗ 前引約西亞·史特朗书,第147頁;
- 麻薩諸塞州統計局(Massachusetts Bureau of Statistics):《第15次年報》,第464頁;《參議院勞工委員會報告》,第1卷,第625頁。
- ㉘ 《湯姆斯·奧道諾(Thomas O'Donough)的証詞》,載于《參議院勞工委員會的報告》,第3卷,第452頁;亨利·戴維(Henry David)著:《秣市事件始末》(The History of the Haymarket Affair),1936年紐約版,第14頁。
- ㉙ 《參議院勞工委員會的報告》,第3卷,第452—453頁。
- ㉚ 《約翰·斯文登報》,1883年11月18日,1884年4月6日。
- ㉛ 《參議院勞工委員會的報告》,第1卷,第220,552—553,757,838—839頁,第3卷,第4,28,74,125頁;《約翰·斯文登報》,1883年11月18日,12月30日,1884年1月13日,4月6日;密執安州《勞工局報告》(Bureau of Labor Reports),1885年,第34頁。
- ㉜ 1886年8月28日喬治亞州奧古斯塔城的印刷傳單,見美國天主教大學(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收藏《泰倫斯·文森特·泡德利(Terence Vincent Powderly)文件集》;《約翰·斯文登報》,1883年11月18日,1884年4月6日;《聯合勞工雜誌》(Journal of United Labor),1883年5月號,第460—461頁;《賓夕法尼亞州工業統計局》(Pennsylvania Bureau of Industrial Statistics),第12卷,1884年,第69—70頁。
- ㉝ 愛德華·艾威林及愛琳娜·艾威林

- 夫妇(Edward and Eleanor Aveling)合著:《美国工人运动》(The Working-Class Movement in America), 1891年伦敦版,第98頁。
- ⑳ 美国劳工局(United States Bureau of Labor):《美国女工与童工情况的报告》(Report on the Condition of Women and Child Wage Earn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0年,第1卷,第334—336頁;約翰·彼得·阿尔特盖德(John Peter Altgeld)著:《当前的問題:包括我們的懲罰机构及其受害者》(Live Questions: Including Our Penal Machinery and Its Victims), 1890年芝加哥版,第80—89頁;《紐約論壇報》, 1890年5月7日。
- ㉑ 《宾夕法尼亚州內务部长1880年的年度报告》(Annual Report of the Pennsylvania Secretary of Internal Affairs, 1880), 第7卷,第244頁,第354頁;《美国劳工局长的第一次年度报告》(First Annual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er of Labor), 1886年,第244頁;《宾夕法尼亚州工业統計局报告》(Pennsylvania Bureau of Industrial Statistics), 第7卷, 1878—1879年出版,第367, 370, 374, 377頁;亚历山大·特拉奇頓堡(Alexander Trachtenberg)著:《1824—1915年宾夕法尼亚州保护煤矿工人的立法史》(The History of Legisl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Coal Miners in Pennsylvania, 1824—1915), 1942年紐約版,第84頁。
- ㉒ 《联合劳工杂志》, 1887年7月2日, 8月13日, 9月17日;《美国工业委员会报告》(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dustrial Commission), 第7卷摘要,第34頁;《約翰·斯文登报》, 1886年11月28日; P. W. 格林(P. W. Green)致阿拉巴马州费尼克斯城有組織劳工的信,未注明日期的傳单,見华盛顿劳联大厦所藏《美国劳工联合会通訊》(此后简称《劳联通訊》)。
- ㉓ 华盛顿《民族共和党人》报(National Republican), 1888年4月17日;菲利浦·方納著:《弗萊得立克·道格拉斯的生平与著作》(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Frederick Douglass), 1955年紐約版,第4卷,第109—111頁。
- ㉔ 前引爱德华·艾威林及爱琳娜·艾威林夫妇合著之书,第42—44, 65—66, 75, 77, 87, 90, 228—231頁。
- ㉕ 《參議院劳工委员会的报告》, 第3卷,第410頁;俄亥俄州劳工統計局(Ohio Labor Statistics Bureau):《第九次年报》,第10頁。
- ㉖ 《美国工业委员会报告》, 1902年,第19卷,第789—790頁。
- ㉗ 海曼·庫尔兹(Hyman Kurtz)著:《1865—1922年宾夕法尼亚州政府与劳工管理》(Pennsylvania State Government and Labor Controls From 1865 to 1922), 哥倫比亞大学历史系未出版的博士論文, 1953年,第192頁;宾夕法尼亚州《立法記錄》(Legislative Record),

- 第2卷, 1897年6月7日, 第2385頁;《联合劳工杂志》, 1883年5月号, 第460—461頁;《約翰·斯文登报》, 1884年5月18日。
- ④② 《1884年9月芝加哥公民协会租賃房屋委员会的报告》(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enement Houses of the Citizens' Association of Chicago, September, 1884), 1884年芝加哥版, 第3頁。
- ④③ J. E. 波普尔(J. E. Pople)著:《紐約的成衣工业》(The Clothing Industry in New York), 密苏里州哥倫布城《密苏里大学研究丛刊》(University of Missouri Studies), 1905年出版, 第151—155頁;《紐約城第10区卫生救济协会报告》(Report of the Sanitary Aid Society for the Tenth Ward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1885年紐約版。
- ④④ 路易斯·列文(Louis Levine)著:《妇女服装工人》(The Woman's Garment Workers), 1924年紐約版, 第19—20頁。
- ④⑤ 阿朗·克拉默(Aaron Kramer)編譯:《莫里斯·罗森費尔德詩集》(Poems of Morris Rosenfeld), 1955年紐約版, 第34頁。
- ④⑥ 《1885年紐約州劳工統計局的报告》, 第289頁。
- ④⑦ 第64届国会2次會議《參議院行政文件》(Senate Executive Documents)第465号:《工业关系委员会的总结报告》(Final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Relations), 第38—55頁。
- ④⑧ 这一时期中, 有关劳工立法的詳細辯論情况, 見前引亨利·戴維书, 第30—53頁。
- ④⑨ 前引亨利·戴維书, 第30頁, 第36頁; 約翰·坎門司及其副手(John R. Commons and Associates)著:《美国劳工史》四卷集(History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4 vols), 1918—1935年紐約版, 第3卷, 第541—543頁; 前引爱德华·艾威林及爱琳娜·艾威林夫妇合著之书, 第55—56頁。
- ⑤① 魯帕特·薩京特·霍兰德(Rupert Sargent Holland)著:《雇工反对雇主开黑名单的权利》(The Right of an Employee Against Employers' Blacklists), 載于《美国法律记录》(The American Law Register), 第42卷, 1903年12月出版, 第803—809頁。
- ⑤② 見《宾夕法尼亚州工业統計局报告》, 第9卷, 1880—1881年, 第380頁; 第10卷, 1881—1882年, 第172—173頁, 第189頁; 第12卷, 1884年, 第73—74頁, 第77頁;《劳工騎士会1881年大会議事录》, 第283頁。
- ⑤③ 克萊倫斯·邦納特(Clarence E. Bonnett)著:《劳工禁令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Labor Injunction), 載于《南加利福尼亚法律評論》(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第5卷, 1931年10月出版, 第123頁。
- ⑤④ 查理·費尔曼(Charles Fairman)著:《塞米尔·弗里曼·米勒法官》(Justice Samuel Freeman

- Miller), 载于《政治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第50卷, 1953年3月号, 第42—43页。
- ⑤ “J. 劳季訥訴紐約案” (J. Lochner v. New York), 198, 美国, 445 (1905年); “阿达伊尔訴美国案” (Adair v. U. S.), 208, 美国, 161 (1908年)。
- ⑥ “雅各案” (In re Jacobs, 98), 紐約, 98 (1885年); 《約翰·斯文登报》, 1885年1月25日。
- ⑦ 莫里斯·拉法埃爾·柯亨 (Morris Raphael Cohen) 著: 《法律与社会秩序》(Law and the Social Order), 1933年紐約版, 第76頁。
- ⑧ 前引乔治·麦克奈尔书, 第455頁。
- ⑨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 (Richard Hofstadter) 著: 《1860—1915年美国思潮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1860—1915), 1944年費拉德尔非亚版。
- ⑩ 威廉·泰耶 (William R. Thayer) 著: 《約翰·海的傳記与信件》(Life and Letters of John Hay), 1916年紐約版, 第1卷, 第7頁。
- ⑪ 萊斯特·法兰克·瓦德 (Lester Frank Ward) 著: 《宇宙一瞥》(Glimpses of the Cosmos), 1913年紐約及倫敦版, 第3卷, 第303—304頁; 《參議院劳工委员会报告》, 第2卷, 第959頁。
- ⑫ 湯姆斯·貝利·阿尔德里奇 (Thomas Bailey Aldrich) 著: 《斯蒂尔瓦特的悲剧》(The Stillwater Tragedy), 1880年版, 第138頁。
- ⑬ 弗兰西斯·瓦尔克 (Francis A. Walker) 著: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1883年紐約版, 第259頁。A. L. 佩里 (A. L. Perry) 著: 《政治经济学原理》(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66年紐約版, 第122頁。
- ⑭ 原載《紐約世界报》(New York World), 十五年后在1899年11月18日的《讲理报》(Appeal to Reason)上重載。
- ⑮ 前引乔治·麦克奈尔的书, 第461頁; 前引爱德华·艾威林及爱琳娜·艾威林夫妇合著之书, 第81頁; 菲利浦·方納著: 《美国工人运动史, 第1卷: 从殖民地时期到劳联的成立》, 三联书店1956年版, 第763頁。
- ⑯ 理查德·欣頓 (Richard J. Hinton) 著: 《美国劳工組織》(American Labor Organizations), 载于《北美評論》(North American Review), 1885年1月号, 第33—38頁。
- ⑰ 《約翰·斯文登报》, 1884年6月1日。
- ⑱ 同上报, 1884年2月3、29日, 11月9日, 1885年3月22日, 1886年5月9日; 森德·加林 (Sender Garlin) 著: 《約翰·斯文登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John Swinton), 载于《群众与主流》(Masses and Mainstream), 1951年12月号, 第47頁。
- ⑲ 印刷傳单和1880年1月23日 J. P. 麦克唐奈尔致泰倫斯·文森特·泡德利的信, 两者均見《泡德利文件集》。

- ⑧ 《爱尔兰世界及美国工业解放者报》(Irish World and American Industrial Liberator), 1884年7月5日。

第二章

- ① 《约翰·斯文登报》，1884年11月2日；1880年4月8日 J. 埃赫曼(J. Ehmann)致菲利普·范·巴顿(Philip Van Patten)的信，见威斯康辛州历史学会收藏的《社会主义劳工党文件》(Socialist Labor Party Papers)；菲利普·方纳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731页；菲利普·方纳著：《毛皮及制革工人工会》(The Fur and Leather Workers Union)，1950年新泽西州纽厄克城版，第18页；查理·麦克阿瑟·德斯特勒(Charles McArthur Destler)著：《1865—1901年美国激进主义》(American Radicalism, 1865—1901)，1946年康涅狄格州新伦敦城版，第83—84页。
- ② 菲利普·方纳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730页。
- ③ 《纽约市及郊区中央工会章程及附则》(Constitution and By-Laws of the Central Labor Union of New York and Vicinity)，1887年纽约版；《参议院劳工委员会报告》，第1卷，第502—503页，第808—813页；《约翰·斯文登报》，1883年10月14、21日；彼得·斯皮克(Peter A. Speck)著：《单一税与劳工运动》(The Singletax and the Labor Movement)，1917年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城版(Madison, Wisconsin)，第25，317—318页。
- ④ 《约翰·斯文登报》，1884年4月8日；《纽约日耳曼犹太语人民报》，1886年7月12日；《纽约太阳报》，1886年7月19日。
- ⑤ 莫里斯·希尔奎特(Morris Hillquit)著：《美国社会主义史》(History of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1903年纽约版，第286—287页。
- ⑥ E. 伯京(E. Burgin)著：《犹太人劳工运动史》(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Labor Movement)，1915年纽约日耳曼犹太语版，第68—85页；马丁·柯亨(Martin A. Cohen)著：《犹太人移民及美国工会》(Jewish Immigrants and American Trade Unions)，1941年8月芝加哥大学未出版的博士论文，第35—37页。
- ⑦ 《约翰·斯文登报》，1885年6月7日；前引E. 伯京书，第100—103页；前引马丁·柯亨文，第41—43页。
- ⑧ 《犹太人生活》(Jewish Life)，1952年4月号，第12页；前引E. 伯京书，第109—112页。
- ⑨ 莫里斯·夏普斯(Morris Schappes)1948年在美国犹太人历史学会年会上的报告，载于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未出版的文件。
- ⑩ 勃纳德·温斯坦(Bernard Weinstein)著：《最初的年代》(The First Years)，(日耳曼犹太文)，载于哈利·兰与莫里斯·芬斯通(Harry Lang and Morris Feinstein)

- 合編：《希伯來人工會聯合會五十周年紀念刊》(United Hebrew Trades 50th Jubilee Book), 1938年紐約版, 第32頁。前引馬丁·柯亨書, 第68—69頁。
- ⑪ 尤尼斯·米奈特·修斯特 (Eunice Minette Schuster) 著：《道地美國人的無政府主義：美國左翼個人主義之研究》(Native American Anarchism: A Study of Left-Wing American Individualism), 1931—1932年麻薩諸塞州北安普頓版, 第162—164頁。
- ⑫ 阿蘭·卡爾瑪 (Alan Calmar) 著：《勞工鼓動者：阿伯特·派生斯的事跡》(Labor Agitator: The Story of Albert R. Parsons), 1937年紐約版, 第52—62頁。
- ⑬ E. L. 博加特 (E. L. Bogart) 和 C. M. 湯普遜 (C. M. Thompson) 合著：《1870—1893年的工業州——伊利諾州百年史》(The Industrial State, 1870—1893, The Centennial History of Illinois), 第4卷, 1920年伊利諾州斯普臨菲耳德版, 第167—168頁。
- ⑭ 前引亨利·戴維書, 第64—69頁。
- ⑮ 理查德·伊利 (Richard T. Ely) 著：《美國勞工運動》(The Labor Movement in America), 1886年紐約版, 第358—363頁。
- ⑯ 塞米爾·耶蘭 (Samuel Yellen) 著：《美國勞工的鬥爭》(American Labor Struggles), 1936年紐約版, 第48頁。
- ⑰ 前引莫里斯·希爾奎特的書, 第217—218頁。
- ⑱ 《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是互不相容的敵手》(Socialism and Anarchism, Antagonistic Opposites), 《社會主義叢書》(Socialistic Library), 第6冊, 1886年6月1日紐約版, 第7—8頁。
- ⑲ 《馬克思恩格斯給美國人的信》,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第268頁。
- ⑳ 《約翰·斯文登報》, 1885年10月18日；《工人擁護者》(Workmen's Advocate), 1888年1月8日。
- ㉑ 《約翰·斯文登報》, 1886年2月21日。
- ㉒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第14頁(英譯本美國版序言)。
- ㉓ 《工人報》(Arbeiter Zeitung), 1890年12月5日。
- ㉔ 前引愛德華·艾威林和愛琳娜·艾威林夫婦合著之書, 第43—44頁。
- ㉕ 同上書, 第45頁。
- ㉖ 前引莫里斯·希爾奎特書, 第319—321頁。
- ㉗ 《新民族》(New Nation), 1891年1月31日；《民族主義者》(The Nationalist), 1889年5月號。
- ㉘ 《民族主義者》, 1889年12月號；《新民族》, 1891年1月31日。
- ㉙ 朱斯圖斯·埃伯特 (Justus Ebert) 著：《美國工業的進化》(American Industrial Evolution), 1907年紐約版, 第66頁。

第三章

- ① 參閱塞利格·佩爾曼 (Selig Perlman) 著：《勞工運動理論》(A The-

- 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 1928年紐約版, 第192頁; 路易斯·阿达米克(Louis Adamic)著:《炸药——美国阶级冲突的故事》(Dynamite—The Story of Class Violence in America), 1931年紐約版, 第52頁; 保罗·布利森登(Paul F. Brissenden)著:《世界产业工协——关于美国工团主义的研究》(The I. W. W.:—A Study of American Syndicalism), 1920年紐約版, 第33頁; 馬利·毕尔德(Mary Beard)著:《美国工人运动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1927年紐約版, 第116頁; 諾門·瓦尔著:《1860—1895年的美国工人运动》(The Labor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1860—1895), 1929年紐約版, 第17頁。
- ② 《劳工騎士会1884年大会議事录》, 1884年費城版, 第583頁。
- ③ 罗伯特·考尔曼·弗兰西斯(Robert Coleman Francis)著:《旧金山海岸劳工史》(A History of Labor on the San Francisco Waterfront), 加利福尼亚大学經濟系未出版的博士論文, 1934年, 第43頁。
- ④ 1885年8月23日《約翰·斯文登报》。
- ⑤ 劳工騎士会第1384地方分会所发傳閱通知, 見威斯康辛州历史学会所收存的《約翰·塞米尔文件集》(John Samuels Papers)。
- ⑥ 1885年12月27日《約翰·斯文登报》。
- ⑦ 查理·克倫(Charles Crain)于1885年12月3日給泡德利的信中, 描述了三种抵制貨物的形式; T·伍德魯夫(T. Woodruff)1885年11月21日給泡德利的信內所附印刷傳閱通知; F. W. 盖斯勒(F. W. Gessner)1885年11月24日給泡德利的信, 收于《泡德利文件集》。
- ⑧ 1886年2月11日海拉姆·迪西恩(Hiram Dissyen)給泡德利的信, 收于《泡德利文件集》。
- ⑨ 1885年1月25日《約翰·斯文登报》。
- ⑩ 同上报, 1885年8月17日。
- ⑪ 乔治·斯蒂芬斯(George A. Stevens)著:《紐約印刷工人工会第6分会》(New York Typographical Union No. 6), 1913年紐約州阿尔巴尼版, 第387—396頁; 劳工騎士会第99区分会1886年2月25日印刷傳閱通知, 收于《泡德利文件集》。
- ⑫ 1884年2月23日《爱尔兰世界报》。
- ⑬ 1885年4月4日《抵制者报》。
- ⑭ 1885年5月14日《爱尔兰世界报》。
- ⑮ 参閱1885年1月25日《約翰·斯文登报》。
- ⑯ 1885年9月29日A. 卡普斯(A. Carpes)給泡德利的信, 收于《泡德利文件集》。
- ⑰ 《1846年至1895年卡尔·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通信选集》, 1942年紐約版, 第385頁(参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7卷, 俄文版, 第113頁)。
- ⑱ S. W. 福斯(S. W. Foss)《珍聞集》(Tid-Bits), 藏于紐約公共图书

- 館剪貼簿里有关劳工問題的未注日期的剪报。
- ① 1882年12月28日,由約翰·坎貝尔(John Campbell)和湯姆斯·胡茲(Thomas H. Hughes)簽署的傳閱通知;1883年5月26日,6月21日及24日,約翰·坎貝尔給泡德利的信,見《泡德利文件集》。
- ② 1887年美国第49届国会,众議院第2次會議,第4147号报告:《密苏里、堪薩斯、得克薩斯和伊利諾州的工潮調查》(Investigation of Labor Troubles in Missouri, Kansas, Texas and Illinois),第1部分,第1頁。
- ③ 約瑟夫·雷·布加南(Joseph Ray Buchanan)著:《一位劳工鼓动者的轍事》(The Story of a Labor Agitator),1903年紐約版,第70—78頁,第141—142頁;艾迪絲·瓦尔克(Edith Walker)及多乐珊·利本古德(Dorothy Liebegood)著:《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堪薩斯州的劳工組織》(Labor Organization in Kansas in the Early 'Eighties),《堪薩斯州历史季刊》(Kansas Historical Quarterly),第4卷,1935年版,第284頁。
- ④ 哈利·福魯末曼(Harry Frumerman)著:《1885—1886年铁路罢工》(The Railroad Strikes of 1885—1886),1937年10月至12月份《馬克思主义者季刊》(Marxist Quarterly),第395—396頁。
- ⑤ 1885年3月11日《紐約时报》;前引美国众議院第4147号报告,序言第3—4頁,正文第6—7頁。
- ⑥ F. W. 陶西格(F. W. Taussig)著:《1886年西南罢工》,載于1887年1月1日《經濟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第1卷,第187頁。
- ⑦ 1885年8月24日《約翰·斯文登报》。
- ⑧ 前引坎門司及其副手著书,第2卷,第369頁。
- ⑨ 1885年9月4日,R.W.德魯(R. W. Drew)給泡德利及突勒的电报;1885年8月29日泡德利給杰依·高尔德(Jay Gould)的信;1885年8月31日杰依·高尔德給泡德利的电报,以上均見《泡德利文件集》;1885年8月30日和9月13日《約翰·斯文登报》。
- ⑩ 1885年9月30日轉載于《約翰·斯文登报》。
- ⑪ 前引坎門司及其副手著书,第2卷,第370頁。
- ⑫ 欲知何金谷罢工情况,請閱1884年7月19日《劳工諸詢者》报(Labor Enquirer);1884年8月17日及24日,1885年3月1日《約翰·斯文登报》;1884年5月17日《爱尔兰世界报》;前引埃里克森的书,第501—506頁;欲知薩吉瑞河谷罢工情况,參閱1885年7月15日及10月14日底特律《劳工活叶报》(Labor Leaf);1885年7月9日《約翰·斯文登报》;乔治·恩格伯(George B. Engberg)著:《1830—1930年密执安州木材工业中的劳工》(Labor in the Lake States Lumber Industry, 1830—1930),明尼苏达大学未出版的博士論文,1949年,第

380—385 頁。关于高尔德罢工对于劳工騎士会未发生很大影响的爭論,請閱多納尔德·凱木勒(Donald L. Kemmerer)及爱德华·維克夏姆(Edward D. Wickersham)合著:《1885—1886 年劳工騎士会兴起的原因》(Reasons for the Growth of the Knights of Labor in 1885—1886),載于《工业及劳工关系評論》(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第 3 卷,1950 年 1 月版,第 219—220 頁。

- ① 乔治·恩格伯著:《明尼苏达州的劳工騎士会》(The Knights of Labor in Minnesota),載于《明尼苏达史》(Minnesota History),第 22 卷,1941 年版,第 369 頁;《联合劳工杂志》,1886 年 4 月 10 日,第 2041 頁;1885 年 12 月 23 日 D.F. 鮑威尔(D. F. Powell)給泡德利的信,見《泡德利文件集》。
- ② 《联合劳工杂志》1886 年 1 月 25 日,第 1182 頁;1886 年 3 月 10 日,第 2019 頁;1886 年 5 月 10 日,第 979 頁。
- ③ 1886 年 3 月 25 日泡德利給 A. A. 卡尔頓(A. A. Carlton)的信,見《泡德利书信集》,藏于美国天主教大学;《联合劳工杂志》,1886 年 3 月 25 日,第 2034 頁,1886 年 4 月 10 日,第 2041 頁。
- ④ 《联合劳工杂志》,1885 年 9 月 25 日,第 1087 頁;1886 年 4 月 25 日,第 2052 頁;泰倫斯·文·泡德利著:《劳工三十年(1859—1889 年)》(Thirty Years of Labor,1859—1889),1889 年俄亥俄州哥倫比亞版,第 344—345 頁。
- ⑤ 关于加拿大劳工騎士会的記載,根据西安大略大学道格拉斯·肯尼迪(Douglas R. Kennedy)未出版的碩士論文:《加拿大的劳工騎士会》(The Knights of Labor in Canada)。
- ⑥ 《1878 年地方分会章程》(Constitution of Local Assemblies, 1878);《1884 年地方分会章程》。
- ⑦ 弗里德坦希·恩格斯著:《英国工人階級状况》,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3—14 頁(英譯本美国版序言)。

第 四 章

- ① 馬丁·艾朗斯(Martin Irons)著:《我在劳工运动中的經驗》(My Experience in the Labor Movement),載于《利平考特月刊》(Lippincott's Monthly Magazine),第 37 卷,1886 年 6 月,第 626—627 頁。
- ② 威廉·伯德薩尔(William C. Birdsall)著:《劳工騎士会的結構問題》(The Problem of Structure in the Knights of Labor),載于《工业及劳工关系評論》,第 6 卷,1953 年 7 月,第 540—541 頁。
- ③ 《劳工騎士会 1884 年大会議事录》第 776 頁所引用的第 1 部分,第 12 条。
- ④ 1885 年 6 月 17 日,《劳工旗帜报》(Labor Standard);1885 年 7 月 19 日,《約翰·斯文登报》;《劳工騎士会 1883 年大会議事录》,第 437,500 頁。
- ⑤ 奧古斯塔·加爾斯特(Augusta E.

- Galster)著,《制鞋工业中的劳工运动》(The Labor Movement in the Shoe Industry),1924年纽约版,第53页。
- ⑥ 这些名字是从各分会给泡德利的通信的信箋上印的地址援引下来的。见《泡德利文件集》。
- ⑦ 詹姆斯·布利吉(James H. Bridge)著:《百万富翁的传奇故事——卡尼基钢铁公司内幕》(A Romance of Millions,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Carnegie Steel Company),1903年阿尔丁版,第81页。
- ⑧ 威伯(F. J. Weber)¹给冈伯斯的信,未注日期,见《劳联通讯集》。
- ⑨ 前引瓦尔的材料,第41,72,93页;利欧诺娜·巴利(Leonora M. Barry)1888年3月9日给泡德利的信,见《泡德利文件集》;《劳工骑士会1883年大会議事录》,第438,442页。
- ⑩ 《劳工骑士会1883年大会議事录》,第459页,1884年,第575—576页;1881年1月15日《联合劳工杂志》,第82页;1888年4月28日《匹兹堡快报》(Pittsburgh Dispatch);西尼·格拉哲(Sidney Glazer)著:《1876—1896年密执安州劳工及农民运动》(Labor and Agrarian Movements in Michigan, 1876—1896),密执安大学未出版的博士论文,1932年,第43页。
- ⑪ 1886年4月4日及7月4日,1887年2月6日《約翰·斯文登报》;《劳工骑士会1890年大会議事录》,第2页。
- ⑫ 尼古拉·索馬(Nicholas A. Somma)著:《劳工骑士会和中国移民》(The Knights of Labor and Chinese Immigration),美国天主教大学未出版的碩士論文,1952年6月,第37页;1883年2月7日泡德利给J. W. 阿达姆斯(J. W. Adams)的信,见《泡德利书信集》。
- ⑬ 卡尔文·埃温(Calvin Ewing)1885年9月2日给泡德利的信;小查理·阿达姆斯(Charles F. Adams Jr.)1885年10月28日给泡德利的信,均见《泡德利文件集》;前引索馬书,第46—48页;1885年伯内特·哈斯克尔报剪报集,加利福尼亚大学班克罗夫特图书馆(Bancroft Library)藏。
- ⑭ 約翰·墨塞克特(John Musekt),約翰·路易斯(John L. Lewis)1885年10月12日给泡德利的信;泡德利1885年10月26日给小查理·阿达姆斯的信;泡德利1886年2月6日给T. L. 卡尔顿(T. L. Carlton)的信,均见《泡德利文件集》。
- ⑮ 1885年10月31日泡德利给湯姆斯·尼夏姆(Thomas Neasham)的信,《泡德利书信集》。
- ⑯ 1887年5月31日《工会印刷工人报》(Union Printer)。
- ⑰ 1887年7月10日《約翰·斯文登报》。
- ⑱ 1885年8月7日《約翰·斯文登报》。
- ⑲ 約翰·安得魯斯(John B. Andrews)及威廉·布里斯(W. D. P. Bliss)著:《工会妇女史》(History of Women in Trade Unions),

- 第 61 届国会 2 次會議第 645 号《参議院文件》，第 10 卷，第 115 頁；前引瓦尔书，第 348 頁。
- ⑳ 前引美国国会众議院第 4147 号报告，第 85 頁；前引安得魯斯及布利斯书，第 123—132 頁。
- ㉑ 1882 年 7 月 29 日《爱尔兰世界报》。
- ㉒ 前引安得魯斯及布利斯书，第 121 頁。
- ㉓ 路易斯·列文著：《妇女服装工人》，第 37—38 頁。
- ㉔ 1884 年 5 月 18 日《約翰·斯文登报》；1885 年 2 月 27 日《楊克斯政治家报》(Yonkers Statesman)。
- ㉕ 1885 年 2 月 27 日及 3 月 6 日《楊克斯政治家报》。
- ㉖ 1885 年 5 月 15 日及 22 日同上报。
- ㉗ 1885 年 5 月 7 日《約翰·斯文登报》。
- ㉘ 1885 年 8 月 22 日及 29 日《楊克斯政治家报》。
- ㉙ 前引約瑟夫·布加南书，第 198—200 頁。又見《旧金山劳工騎士会第 5855 地方分会女工联盟議事录》(Minutes of the Women's Labor League, Knights of Labor, L. A. 5855, San Francisco)，1886 年 12 月 15 日，班克罗夫特图书馆。
- ㉚ 1885 年 4 月 26 日《約翰·斯文登报》；《联合劳工杂志》，1883 年 7 月份，第 517 頁，1883 年 12 月份，第 605 頁。
- ㉛ 1887 年 7 月 23 日《联合劳工杂志》。
- ㉜ 前引安得魯斯及布利斯书，第 116 頁。
- ㉝ 《1888 年 3 月 25 日至 4 月 1 日美国哥倫比亞特区华盛顿市全国妇女参政协会所召集的国际妇女代表會議的报告》(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 Assembled by the National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 C., U. S. of America, March 25 to April 1, 1888)，1888 年华盛頓版，第 153—156 頁；1888 年 4 月 7 日《妇女报》(Woman's Journal)。
- ㉞ 1888 年 4 月 29 日(但尼尔·欧多諾胡)(Dan (Daniel O' Donoghue)) 給泡德利的信；1888 年 2 月 27 日，9 月 4 日及 10 月 4 日利欧諾娜·巴利給泡德利的信，見《泡德利文件集》。
- ㉟ 1888 年 3 月 1 日利欧諾娜·巴利給泡德利的信；1888 年 2 月 27 日泡德利給朱爾雅·科依尔(Julia A. Coyle)的信；1888 年 2 月 27 日，3 月 23 日及 29 日泡德利給利欧諾娜·巴利的信，以上見《泡德利文件集》；1888 年 3 月 12 日利欧諾娜·巴利給麦克恩洛神甫(Rev. Father McEnroe)的信，見《泡德利文件集》中的副本。
- ㊱ 《劳工騎士会 1890 年大会議事录》，第 162 頁。
- ㊲ 前引艾威林书中所引，第 85 頁。
- ㊳ 前引安得魯斯及布利斯书中所引，第 126 頁。
- ㊴ 1885 年 10 月 4 日轉載于《約翰·斯文登报》。
- ㊵ 1885 年 12 月 5 日《抵制者报》；西尼·凱斯勒(Sidney H. Kessler)著：《劳工騎士会中的黑人》(The Negro in the Knights of Labor)，

- 哥伦比亚大学未出版的碩士論文, 1950年, 第48—54頁。
- ④① 1883年5月14日約·居利(Joe B. Kewley)給泡德利的信; 吉尔(吉尔伯特·洛克武德)(Gil (Gilbert Rockwood)) 1883年5月17日給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 ④② 泡德利1883年5月15日給吉尔(吉尔伯特·洛克武德)的信; 泡德利1883年5月15日給M. W. 派提尔(M. W. Pattil)的信, 均見《泡德利书信集》。
- ④③ 泡德利1883年5月15日給M.W. 派提尔的信,《泡德利书信集》。
- ④④ 《劳工騎士会1886年大会議事录》, 第103-104頁。
- ④⑤ 第2387地方分会记录秘书湯姆斯·克利(Thomas Curley)1886年1月11日給泡德利的信; 泡德利1886年1月14日給湯姆斯·克利的信,《泡德利书信集》。
- ④⑥ 《劳工騎士会1887年大会議事录》, 第1316頁。
- ④⑦ 泡德利1883年5月15日給M.W. 派提尔的信,《泡德利书信集》。
- ④⑧ 泡德利1887年7月8日給J. M. 班南(J. M. Bannan)的信,《泡德利书信集》。
- ④⑨ 約·居利1883年5月14日給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又見1886年3月6日及11月15日《紐約自由人报》(New York Freeman); 1886年2月20日《克利夫兰新聞报》(Cleveland Gazette)。
- ④⑩ 1886年5月1日《紐約自由人报》; 1886年5月1日《紐約晚邮报》(New York Evening Post)。
- ④⑪ J. B. 薩耶(J. B. Sawyer)1885年12月14日于得克薩斯州丹頓給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 ④⑫ 1886年10月17日及1887年3月20日《約翰·斯文登报》; 1886年9月11日《克利夫兰新聞报》; 西尼·凱斯勒著:《劳工騎士会的黑人組織》(The Organization of Negroes in the Knights of Labor), 載《黑人历史杂志》(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1952年7月, 第37卷, 第257—262頁。
- ④⑬ 杰弗雷·布莱克特(Jeffrey H. Brackett)著:《关于战后馬里兰州有色人种的进步情况》(Notes on the Progress of the Colored People of Maryland Since the War), 載于《約翰斯·霍普金斯历史及政治科学研究丛刊》(Johns Hopkins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第8輯, 第7—8—9卷, 1890年版, 第377頁; 《馬里兰州工业統計及情报局1886—1887年第二次两年度报告》(Second Biennial Report of the Bureau of Industrial Statistics and Information of Maryland, 1886—1887), 1888年安那波利斯版, 第70頁。
- ④⑭ 1886年5月16日《約翰·斯文登报》; 1887年8月6日《联合劳工杂志》。
- ④⑮ 1886年5月8日及1887年7月23日《克利夫兰新聞报》; 1886年5月8日《紐約自由人报》; 1887年7月3日《約翰·斯文登报》; 1887年7月23日《亨茨維尔新聞报》(Huntsville Gazette)。

- ⑤⑥ 1886年9月19日《約翰·斯文登報》；1886年9月11日《紐約自由人報》；1887年7月30日新奧爾良《路易西安納人周刊》(Weekly Pelican)。
- ⑤⑦ 1886年4月17日及12月18日，1887年1月15日及9月10日《紐約自由人報》；《威廉·亨利·約翰遜博士自傳》(Autobiography of Dr. William Henry Johnson)，1900年紐約州阿尔巴尼版，第27頁，1884年6月25日《聯合勞工雜誌》。
- ⑤⑧ 1886年9月25日《聯合勞工雜誌》；喬治·塔爾梅治·斯塔恩斯 (George Talmadge Starnes) 及約翰·愛德溫·罕姆 (John Edwin Hamm) 著：《南方勞工關係的一些情況》(Some Phases of Labor Relations in the South)，1934年紐約版，第74頁。
- ⑤⑨ 1886年10月2日《里奇曼獨立黨人報》(Richmond Whig)；前引斯塔恩斯及罕姆書，第74頁。
- ⑥⑩ 1886年10月11日《紐約論壇報》；1886年10月6日《費城新聞報》(Philadelphia Press)。
- ⑥⑪ 泡德利著：《勞工三十年》，第652頁。
- ⑥⑫ 同上書，第653頁；《勞工騎士會1886年大會議事錄》，第7—8頁。
- ⑥⑬ 《勞工騎士會1886年大會議事錄》，第254頁。
- ⑥⑭ 1886年10月7日《里奇曼獨立黨人報》；《勞工騎士會1886年大會議事錄》，第175頁，第194頁。
- ⑥⑮ 1886年10月12日《紐約論壇報》；1886年10月12日《里奇曼獨立黨人報》。
- ⑥⑯ 參閱1886年10月16日《輿論報》(Public Opinion)，第2卷，第1—3頁；《勞工騎士會和種族路線》(Knights of Labor and the Color Line)一文。
- ⑥⑰ 1886年10月19日，由E. C. 莫里斯(E. C. Morris)及其他人等簽署的全國黑人報業公會委員會(Committee of National Negro Press Association)致泡德利的電報，見《泡德利文件集》；1886年10月23日《克利夫蘭新聞報》。
- ⑥⑱ 1886年10月10日《紐約論壇報》；1886年12月23日《勞工騎士報》轉載路易斯維爾《勞工記錄報》(Labor Record)。
- ⑥⑲ 菲利浦·方納著：《弗里得立克·道格拉斯的生平與著作》，第4卷，第382頁。

第 五 章

- ① 詹姆斯·戴維遜 (James B. Davison) 1887年11月11日給泡德利的信里所附傳單，《泡德利文件集》。
- ② 喬治·恩格伯著：《明尼蘇達州有組織的勞工的興起》(The Rise of Organized Labor in Minnesota)，載于《明尼蘇達史》，第21卷，1940年12月，第390頁。
- ③ 1888年12月1日《底特律前進報》(Onward, Detroit)；前引格拉哲著：《密執安州勞工及農民運動》，第246頁。
- ④ 1888年12月23日《約翰·斯文登報》；《勞工騎士會1899年大會議事

- 录》，第24—50頁；1899年11月約翰·海依斯(John W. Hayes)簽署的小冊子：《市民學習會》(The People's Institute of Civics)，未標出地點。
- ⑤ 約瑟夫·拉巴迪(Joseph A. Labadie)1882年6月12日給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泡德利1882年7月5日給約瑟夫·拉巴迪的信，《泡德利書信集》。
- ⑥ 1882年9月28日泡德利給J. 莫爾汗(J. Mulhane)的信，《泡德利書信集》。
- ⑦ 泡德利著：《勞工三十年》，第464頁；J. J. 蘇利文(J. J. Sullivan)1882年7月30日給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 ⑧ J. D. 雷達德(J. D. Leydard)1885年12月12日給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 ⑨ 柏特·史都華(Bert Stewart)1886年12月22日給亨利·勞埃德(Henry D. Lloyd)的信，威斯康辛州歷史學會藏，《亨利·德馬萊斯特·勞埃德文件集》。
- ⑩ 道格拉斯·肯尼迪著：《加拿大的勞工騎士會》，第49—50頁；1885年9月6日《聖保羅環球日報》(Daily Globe)；阿爾伯特·肖(Albert Shaw)著：《西北的合作事業》(Cooperation in the Northwest)，巴爾的摩《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研究叢刊》，1888年，第206—207頁。
- ⑪ 前引瓦爾書，第110—111頁。
- ⑫ 1885年9月8日《聖保羅環球日報》；1886年2月8日W. H. 福斯特(W. H. Foster)給岡伯斯的信，《勞聯通訊集》；1885年5月29日弗萊德(突勒)給泡德利的信。
- ⑬ 1886年6月16日查理(李其曼)(Charles (Lichtman))給泡德利的信；1885年12月7日約瑟夫·梅遜(Joseph R. Mason)給泡德利的信，均見《泡德利文件集》；《勞工騎士會1884年大會議事錄》，第717頁。
- ⑭ 《勞工騎士會1880年大會議事錄》，第169頁。
- ⑮ 1880年11月15日《聯合勞工》雜誌，第66頁；《勞工騎士會1884年大會議事錄》，第780頁。
- ⑯ 泡德利著：《勞工三十年》，第283頁；泡德利著：《我走過的道路》(The Path I Trod)，第386頁；1886年7月30日泡德利給B. H. 韋布斯特(B. H. Webster)的信，《泡德利書信集》。
- ⑰ 威爾萊·司徒華(Wesley A. Stuart)給泡德利的信。
- ⑱ 1882年4月17日底特律《工會主義者》(Unionist)；1885年7月15日，8月12日及10月14日底特律《勞工活葉報》(Labor Leaf)。
- ⑲ 1885年10月25日及1886年1月31日《約翰·斯文登報》；約翰·泰勒·恰培爾(John Taylor Chappel)著：《勞工在里奇曼如何取得了勝利》(How Labor Triumphed in Richmond)，載於1901年10月《同志》(The Comrade)，第1卷，第11頁。
- ⑳ 1885年12月2日泡德利給威爾萊·司徒華的信；1886年7月30日泡德利給B. H. 韋布斯特的信；

- 1886年8月11日泡德利給 M. L. 惠特(M. L. Wheat)的信,以上均見《泡德利书信集》。
- ㉑ 1880年11月15日《联合劳工杂志》;《劳工騎士会1882年大会議事录》,第278頁,《1883年大会議事录》,第408頁。
- ㉒ 《劳工騎士会1880年大会議事录》,第10頁;1883年12月9日《約翰·斯文登报》。
- ㉓ 請閱第2922地方分会給劳工騎士会的傳閱通知,未注日期,但記明“1884年6月1日收到”,見《泡德利文件集》;前引麦克奈尔书,第424頁以下。
- ㉔ 1882年6月《联合劳工杂志》;1883年3月30日罗伯特·雷登(Robert D. Layton)給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 ㉕ 1886年10月3日《約翰·斯文登报》。
- ㉖ 密苏里州劳工統計調查局:《西南铁路系統大罢工正式历史》(The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Great Strike on the Southwestern Railway System),1887年版,第89—95頁,哈利·福魯末曼著:《1885—1886年的罢工》(The Strikes of 1885—1886),載于1937年10—12月号《馬克思主义者季刊》,第398—399頁。
- ㉗ 1887年美国第49届国会第2次會議,众議院第4147号报告:《密苏里州的劳工糾紛調查……》(Investigation of Labor Troubles in Missouri……),第1部分,第11—12頁。
- ㉘ 同上报告,第1部分,第11—第12頁;第2部分,第438頁,第44頁。
- ㉙ 魯茲·艾倫(Ruth A. Allen)著:《西南大罢工》(The Great Southwest Strike),1942年得克薩斯州奧斯汀版,第55頁,第129—130頁。《罢工調查》(Strike Investigation),第354頁。
- ㉚ 參閱J. L. 平格雷(J. L. Pingrey)著:《輿論和1885—1886年的高尔德罢工》(Public Opinion and the Gould Strike of 1885—86),哥倫比亞大学历史系未出版的碩士論文;前引福魯末曼书,第400頁。
- ㉛ 《罢工調查》,第19頁。
- ㉜ 1886年3月26日至28日《紐約时报》。
- ㉝ 1886年3月29日同上报。
- ㉞ 《罢工調查》,第66頁。
- ㉟ 前引福魯末曼书,第403頁。
- ㊱ 《罢工調查》第82頁。
- ㊲ 前引艾倫书,第58—69頁;1886年4月10日《紐約时报》。
- ㊳ 《杰依·高尔德和泰倫斯·泡德利及其他人之間的通信》(Correspondence Between Jay Gould, Terence V. Powderly, et al),未注日期及地址,第1—3頁;前引艾倫书,第69頁。
- ㊴ 前引福魯末曼书,第404頁;《罢工調查》,第2部分,第23—25頁。
- ㊵ 1886年5月3日泡德利給安妮·賴特(Annie A. Wright)的信,《泡德利书信集》。
- ㊶ 1886年5月15日《約翰·斯文登报》。
- ㊷ 前引布加南书,第319—321頁。

- ④③ 1886年11月鮑特福特等人(G. W. Botford, etc)給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 ④④ 《1886年11月15日屠宰場罷工工人在秘密會議上通过的決議》(Resolutions passed at private meeting of late strikers of stock yards, November 15, 1886), 附于1886年11月15日米契爾·卡希爾(Michel Cahill)給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 ④⑤ 前引布加南書,第320—321頁;《勞工諮詢者》報,1887年1月5日。
- ④⑥ 前引道格拉斯·肯尼迪書,第102頁;亨利·布朗恩(Henry J. Browne)著:《天主教會與勞工騎士會》(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Knights of Labor), 1949年哥倫比亞特區華盛頓版,第89頁。
- ④⑦ 前引布朗恩書,第101—104, 108, 130頁。
- ④⑧ 1886年10月25日泡德利給湯姆(Tom)的信,《泡德利書信集》。
- ④⑨ 1884年10月24日泡德利給里安大主教(Archbishop Ryan)的信,《泡德利書信集》。
- ④⑩ 1879年8月19日尤利亞·斯蒂芬斯(Uriah S. Stephens)給詹姆斯·蘇利文(James S. Sullivan)的信,未注地址,美國天主教大學藏《尤利亞·斯蒂芬斯書信集》。
- ④⑪ 1881年9月12日,1883年5月20日及8月13日菲利浦·范·巴頓給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1881年10月13日泡德利給菲利浦·范·巴頓的信,《泡德利書信集》。
- ④⑫ 1882年9月28日泡德利給J. 莫爾汗的信,《泡德利書信集》。
- ④⑬ 見剪報《泡德利是一位社會主義者嗎?》(Is Powderly a Socialist?), 附于1887年9月9日A. M. 杜威(A. M. Dewey)給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 ④⑭ 前引布朗恩書,第90—92, 109, 112, 138—139, 140—141, 156—157, 169—170, 300—302頁。
- ④⑮ 見哈利·卡門(Harry J. Carman)著:《泰倫斯·文·泡德利》,載于《經濟史雜誌》(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第1卷,1941年5月版。
- ④⑯ 約翰·布爾曼(John P. Bulman)1883年4月18日給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 ④⑰ 1883年1月5日泡德利給執行委員會信;1883年1月23日約翰·麥克列蘭德(John S. McClelland)給泡德利的信,1883年1月26日吉爾伯特·洛克武德給泡德利的信,見《泡德利文件集》。
- ④⑱ 1882年7月26日約瑟夫·拉巴迪給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 ④⑲ 前引瓦爾書,第103頁;1888年2月22日泡德利給約翰·海依斯的信,《泡德利書信集》。
- ④⑳ 1883年1月7日約瑟夫·拉巴迪給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 ④㉑ 依拉·基普尼斯(Ira Kipnis)著:《1897—1912年美國社會主義運動》(The American Socialist Movement, 1897—1912), 1952年紐約版,第12頁。
- ④㉒ 《馬克思恩格斯給美國人的信》,人

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92—193 頁。

- ⑤ 參閱西奧多·古諾 (Theodore F. Cuno) 1882 年 8 月 28 日，7 月 3 日，8 日及 15 日給泡德利的信；喬治·斯陶姆 (Geo. Storm) 1885 年 12 月 14 日給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第六章

- ① 《有組織行業工會聯合會 (Federation of Organized Trades) 1882 年代表大會議事錄》，第 9 頁。
- ② 《有組織行業工會聯合會 1883 年代表大會議事錄》，第 17—18 頁。
- ③ 《有組織行業工會聯合會 1882 年代表大會議事錄》，第 9—11 頁；《1883 年代表大會議事錄》，第 7—8 頁。
- ④ 同上聯合會《1882 年代表大會議事錄》，第 9—11 頁；《1883 年代表大會議事錄》，第 8 頁；1884 年 12 月 4 日參議員威爾金遜·考爾 (Wilkinson Call)，給 G·艾德蒙斯頓信 (G. Edmonston)，見《勞聯通訊集》。
- ⑤ 《有組織行業工會聯合會 1882 年代表大會議事錄》，第 9—11 頁。
- ⑥ 同上聯合會《1883 年代表大會議事錄》，第 8 頁。
- ⑦ 同上聯合會《1884 年代表大會議事錄》，第 9，11—12 頁。
- ⑧ 1882 年 5 月 19—20 日《紐約日耳曼猶太語人民報》。
- ⑨ 1882 年 9 月 6 日《紐約世界報》，《紐約先驅報》，《紐約太陽報》。
- ⑩ 1883 年 9 月 6 日《紐約先驅報》，《紐約太陽報》，《紐約世界報》。
- ⑪ 1884 年 6 月 25 日《聯合勞工雜誌》，第 725 頁；1884 年 8 月 31 日《約翰·斯文登報》。
- ⑫ 1884 年 9 月 2 日《紐約先驅報》，1884 年 7 月 6 日及 8 月 31 日《約翰·斯文登報》。
- ⑬ 《有組織行業工會聯合會 1884 年代表大會議事錄》，第 23 頁。
- ⑭ 阿伯特·派生斯剪貼簿內所附傳單，藏于威斯康辛州歷史學會。
- ⑮ 1885 年 7 月 19 日及 8 月 16 日聖保羅《環球民主黨人報》(Globe Democrat)。
- ⑯ 1885 年 9 月 13 日聖保羅《環球日報》。
- ⑰ 《美國勞聯主義者》(American Federationist)，1894 年 8 月，第 1 卷，第 128—129 頁。
- ⑱ 《有組織行業工會聯合會 1884 年代表大會議事錄》，第 24—25 頁。
- ⑲ 1884 年 2 月 4 日《紐約時報》。
- ⑳ 《有組織行業工會聯合會 1882 年代表大會議事錄》，第 19 頁；1885 年 4 月 4 日《約翰·斯文登報》。
- ㉑ 《有組織行業工會聯合會 1884 年代表大會議事錄》，第 8，10—14 頁。
- ㉒ 1884 年 10 月 26 日《約翰·斯文登報》。
- ㉓ 《有組織行業工會聯合會 1884 年代表大會議事錄》，第 14 頁。
- ㉔ 伊拉·羅斯·坦布西 (Ella Rose Tambussi) 著：《勞工騎士會》(The Knights of Labor)，霍爾約克山學院經濟學及社會學系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Mount Holyoke College)

- 未出版的碩士論文,第95頁。
- ⑤ 前引坎門司及其副手书,第2卷,第377—379頁。
- ⑥ 加·艾德蒙斯頓 1885年7月26日給弗萊得立克·突勒的信,美国劳工联合会大楼藏《塞米尔·岡伯斯书信集》(以下簡稱《岡伯斯书信集》)中的副本;《劳工騎士会 1885年大会議事录》,第15頁。
- ⑦ 泡德利著:《劳工三十年》,第253頁;粗細木工兄弟会(Brotherhood of Carpenters and Joiners)1885年11月21日給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 ⑧ 泡德利著:《我走过的道路》,第169頁。
- ⑨ 《有組織行业工会联合会 1885年代表大会議事录》,第11—15頁;《美国与加拿大有組織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立法委员会从1881年11月19日至1887年12月17日議事录》,1885年12月11日會議的报告,收集于劳联档案中;1886年2月1日印刷品《向所有行业工会和劳工会呼吁》(Appeal to all Trade and Labor Unions),由W. H. 福斯特签署,副本存于《劳联通訊集》。
- ⑩ 前引卡希尔书,第154—155頁。
- ⑪ 前引戴維书,第164頁。
- ⑫ 泡德利著:《劳工三十年》,第496頁。
- ⑬ 1886年4月11日《芝加哥論壇报》(Chicago Tribune);1885年4月11日《約翰·斯文登报》。
- ⑭ 1884年3月2日,1885年6月7日及1886年5月2日《約翰·斯文登报》。
- ⑮ 前引卡尔瑪书,第78頁。
- ⑯ 同上书,同頁;前引戴維书,第182—183頁。
- ⑰ 1886年1月10日及4月18日《約翰·斯文登报》;前引戴維书,第177頁。
- ⑱ 見乔治·甘頓(George Gunton)著:《财富与进步》(Wealth and Progress),1887年紐約版,第243頁;1884年3月2日《約翰·斯文登报》。
- ⑲ 1886年5月16日《約翰·斯文登报》。
- ⑳ 1886年5月8日和15日《勃拉德街报》。
- ㉑ 前引格拉哲书,第71—72頁。
- ㉒ 1886年5月2日《紐約太阳报》。
- ㉓ 1886年5月8日和15日《勃拉德街报》;前引卡希尔书,第159頁;1886年5月2日《約翰·斯文登报》;《1886年劳联大会會議录》,第6頁。
- ㉔ 《制造业及一般行业中劳資关系工业委员会报告》(Report of the Industrial Commission on the Relations of Capital and Labor Employed in Manufactures and General Business),1901年华盛頓版,第7卷,第623頁。
- ㉕ 《1889年劳联大会會議录》,第42頁。

第七章

- ① 前引耶兰书,第50—51頁。
- ② 《1886年麦考米克大屠杀事件始末》(Story of McCormick

- Massacre), 載 1936 年 4 月 29 日《工人日報》(Daily Worker)。
- ③ 前引戴維書, 第 9 章。
- ④ 特別請閱 1886 年 5 月 6—10 日《芝加哥論壇報》及《芝加哥先驅報》。
- ⑤ 1938 年 12 月号《伊利諾州歷史學會雜誌》(Journal of the Illinois Historical Society), 第 204 頁, 又見 1886 年 5 月 16 日《約翰·斯文登報》。
- ⑥ 1889 年 5 月 10 日《芝加哥每日新聞》(Daily News)。
- ⑦ 前引戴維書, 第 226—227 頁。
- ⑧ 約翰·阿爾特蓋德(J. P. Altgeld)著:《赦免費爾登, 奈比及希瓦布的理由》(Reasons for Pardoning Fielden, Neebe and Schwab), 1896 年伊利諾州斯普臨菲耳德版, 第 8 頁。
- ⑨ 前引戴維書, 第 229—231 頁。
- ⑩ 前引卡爾瑪書, 第 98—100 頁。
- ⑪ 1893 年 4 月号《世紀雜誌》(The Century Magazine)。引語的着重點是我加的——菲利浦·方納。
- ⑫ 前引阿爾特蓋德書, 第 12—14 頁。
- ⑬ 見阿伯特·派生斯(Albert R. Parsons)著:《無政府主義及其哲學和科學根據》(Anarchism: Its Philosophy and Scientific Basis), 1887 年芝加哥版, 第 53 頁。
- ⑭ 阿伯特·派生斯在審判期間所記的原稿筆記, 威斯康辛州歷史學會藏。
- ⑮ 《芝加哥八個無政府主義者在法庭上的有名的演講》(Famous Speeches of the Eight Chicago Anarchists in Court), 1910 年芝加哥版, 第 20—24 頁。
- ⑯ 同上書, 第 40—43 頁。
- ⑰ 《今日》雜誌(To-Day), 1887 年 11 月份。
- ⑱ 《世紀雜誌》, 1893 年 4 月份。
- ⑲ 引自前引戴維書, 第 376 頁。
- ⑳ 同上書, 第 17 章。
- ㉑ 同上書, 第 410—411 頁。
- ㉒ 《1886 年勞聯大會會議錄》, 第 46 頁。
- ㉓ 岡伯斯 1887 年 10 月 13 日給詹姆斯·施密斯(James W. Smith)的信,《岡伯斯書信集》。
- ㉔ 塞米爾·岡伯斯著:《七十年生涯與勞工》(Seventy Years of Life and Labor), 1924 年紐約版, 第 1 卷, 第 187 頁。
- ㉕ 前引戴維書, 第 410 頁; 泡德利著:《勞工三十年》, 第 544—545 頁。
- ㉖ 1887 年 11 月 6 日《紐約論壇報》; 前引戴維書, 第 388, 397—398 頁。
- ㉗ 前引戴維書, 第 426 頁; 1887 年 11 月份《今日》雜誌。
- ㉘ 1887 年 10 月 22 日《共和》雜誌(Commonweal), 第 340 頁。
- ㉙ 同上。
- ㉚ 《奧古斯特·斯匹斯的自敘傳和他在法庭上的演講、筆記、信件等》(August Spies, Autobiography, His Speech in Court, Notes, Letters, etc.), 1887 年芝加哥版, 第 75 頁。
- ㉛ 《自由》雜誌, 1887 年 11 月号, 第 56 頁, 1887 年 12 月号, 第 59 頁。
- ㉜ 前引戴維書, 第 426—433 頁。

- ⑳ 前引阿尔特盖德书,第8—10頁。
 ㉑ 前引戴維书,第499—500頁;前引格拉哲书,第61—62頁;密执安大学关于“秣市事件”中拉巴迪剪报集(以下简称《拉巴迪剪报集》)。

第八章

- ① 1886年11月3日《哈潑斯周刊》(Harper's Weekly),第726頁。
 ② 同上杂志,1885年10月25日及1886年1月1日和10日,1886年1月9日《抵制者报》。
 ③ 1886年1月18日亨利·馬叻(F. Henry Marsh)給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④ 1886年6月13日及9月5日《約翰·斯文登报》,1886年6月8日《紐約时报》。
 ⑤ 1886年6月13日《約翰·斯文登报》。1886年5月2日及6月6日《紐約太阳报》。
 ⑥ 1886年9月20日《紐約太阳报》。
 ⑦ 1886年6月13日《約翰·斯文登报》。
 ⑧ 1886年6月27日及7月11日《約翰·斯文登报》;1886年5月15日《抵制者报》;前引岡伯斯书第311頁,《紐約劳工統計局第4次年报》,1886年紐約版,第666—675,748—782頁。
 ⑨ 《社会主义者》(Der Sozialist),引自伊利(Ely)著:《美国劳工运动》,第299頁。
 ⑩ 1886年6月13日《約翰·斯文登报》。
 ⑪ 1886年7月10日《抵制者报》。
 ⑫ 同上材料,1886年7月16日。
 ⑬ 同上材料,1886年7月17日,1886年7月18日《約翰·斯文登报》。
 ⑭ 1886年7月25日《約翰·斯文登报》;路易斯·泡斯特(Louis F. Post)及弗萊得·留布雪(Fred C. Leubuscher)著:《紐約市选举中乔治和休以特竞选战实况》(An Account of the George-Hewitt Campaign in the New York Municipal Election),1887年紐約版,第5—6頁。
 ⑮ 1886年8月20日《紐約时报》。
 ⑯ 小亨利·乔治(Henry George Jr.)著:《亨利·乔治的生平》(The Life of Henry George),1900年紐約版,第338,345—341,449頁;1884年4月30日《紐約时报》;《参議院劳工委员会报告》,第2卷,第76頁;霍华德·劳倫斯·赫威茨(Howard Lawrence Hurwitz)著:《1880—1900年西奥多·罗斯福与紐約州的劳工》(Theodore Roosevelt and Labor in New York State, 1880—1900),1943年紐約版,第114—115頁。
 ⑰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頁(英譯本美国版序言)。
 ⑱ 前引希尔奎特书,第253—254頁;1886年10月17日《紐約太阳报》。
 ⑲ 1886年10月21日及28日《领导者》报(The Leader)。
 ⑳ 1886年9月5日,12日,19日及26日《約翰·斯文登报》。
 ㉑ 1886年9月24日《紐約先驅报》;1886年9月29日《紐約太阳报》;1886年9月25日《明星报》(The

- Star)。
- ② 1886年10月3日《約翰·斯文登報》。
- ③ 轉引自那坦·凡茵(Nathan Fine)著:《美國的勞工黨和農民黨》(Labor and Farmer Pa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28年紐約版, 第44—45頁。
- ④ 1886年10月6日《紐約世界報》。
- ⑤ 1886年10月31日《約翰·斯文登報》; 1886年10月11日《紐約世界報》。
- ⑥ 轉引自前引岡伯斯書, 第1卷, 第312頁。
- ⑦ 同上書, 第316頁; 1886年10月6日《明星報》。
- ⑧ 威廉·麥克道維爾(Wm. Q. McDowell) 1886年10月7日給泡德利的信, 《泡德利文件集》。
- ⑨ 1886年10月30日及11月2日《紐約世界報》; 1886年11月3日《紐約電訊晚報》(Evening Telegram)。(參見《馬克思恩格斯給美國人的信》,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第193頁。)
- ⑩ 1886年10月25日《明星報》。
- ⑪ 1886年10月16日, 23日及30日《愛爾蘭世界報》; 1886年10月25日《晨報》(Morning Journal)。
- ⑫ 1886年12月6日《紐約自由人報》; 1886年10月16日《抵制者報》; 亞歷山大·尼什爾遜(Alex J. Niselson)著:《亨利·喬治在1886年紐約市長選舉中的競選》(The Henry George Campaign in New York City Mayorality Election, 1886), 哥倫比亞大學未出版的碩士論文, 1950年2月, 第435—437頁。
- ⑬ 1886年10月1日, 8日及15日《紐約日耳曼猶太語人民報》(Die New Yorker Yiddische Volkszeitung)。
- ⑭ 1886年8月15日及10月17日《約翰·斯文登報》。
- ⑮ 1886年10月10日《約翰·斯文登報》。
- ⑯ 1886年10月10日《紐約世界報》。
- ⑰ 1886年10月4日《紐約世界報》; 1886年10月11日及17日《晨報》; 1887年1月2日《約翰·斯文登報》。10月2日及9日《反映者》(Reflector)報抄件, 見亨利·喬治剪報冊, 第17卷, 藏于紐約公共圖書館原稿部。
- ⑱ 1886年10月2日《抵制者報》; 1886年10月24日及31日《約翰·斯文登報》。
- ⑲ 亨利·喬治1886年10月8日給加特肖(Gutschow)的信; 1886年10月11日亨利·喬治給E. R. 泰勒(E. R. Taylor)的信, 《亨利·喬治文件集》, 紐約公共圖書館。
- ⑳ 古斯塔瓦斯·邁耶斯(Gustavus Myers)著:《湯曼尼大廳的歷史》(The History of Tammany Hall), 1901年紐約版, 第322頁。
- ㉑ 1886年10月17日《明星報》; 1886年10月30日《紐約世界報》。
- ㉒ 1886年10月5日《每日圖報》(Daily Illustrated Graphic); 1886年10月21日《明星報》; 1886年10月28日《紐約世界報》。
- ㉓ 1886年10月14日《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 1886年10月

- 15日及25日《紐約世界報》。
- ④④ 1886年10月31日《約翰·斯文登報》。
- ④⑤ 1886年10月27日《紐約太陽報》。
- ④⑥ 1886年11月6日《愛爾蘭世界報》；1886年10月27日及30日《紐約世界報》；斯蒂芬·拜爾(Stephen Ball)著：《反叛者、教士及先知者》(Rebel, Priest and Prophet)，1937年紐約版，第34頁。
- ④⑦ 1886年10月8日《紐約口耳曼猶太語人民報》。
- ④⑧ 1886年10月31日《紐約世界報》。
- ④⑨ 1886年11月4日《紐約先驅報》；前引泡斯特及雷布雪書，第169頁；亨利·喬治1886年12月31日給加特肯的信，亨利·喬治文件集，紐約公共圖書館。
- ⑤① 1886年11月6日《愛爾蘭世界報》。
- ⑤② 1886年11月4日《民族報》；1886年11月3日及4日《紐約世界報》。
- ⑤③ 《馬克思恩格斯給美國人的信》，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2—193頁。
- ⑤④ 1886年9月24日《紐約先驅報》。
- ⑤⑤ 1886年11月7日《約翰·斯文登報》；詹姆斯·布朗(James G. Brown)1886年10月23日給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 ⑤⑥ 尤金·斯台雪(Eugene Staley)著：《伊利諾州勞工聯合會史》(History of the Illinois State Federation of Labor)，1930年芝加哥版，第72—73頁；愛德華·密特爾曼(Edward B. Mittleman)著：《1877—1896年芝加哥勞工的政治活動》(Chicago Labor in Politics, 1877—1896)，載于《政治經濟學雜誌》(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第28卷，1920年5月版，第418—419頁。
- ⑤⑦ 1886年10月2日《勞工騎士報》。
- ⑤⑧ 前引凡茵書，第54頁。
- ⑤⑨ 1886年11月6日《勞工騎士報》。
- ⑤⑩ 1886年11月6日《勞工騎士報》；《芝加哥先驅報》編輯馬丁·羅素(Martin J. Russell)1886年11月9日給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 ⑤⑪ 《奧古斯特·斯庇斯的自敘傳和他在法庭上的演講、筆記、書信等》，1887年芝加哥版，第120—121頁。
- ⑤⑫ 《有組織行業工會聯合會1885年代表大會會議錄》，第10頁，第17—18頁；《1886年勞聯大會會議錄》，第16頁。

第九章

- ① H. O. 柯爾1883年3月9日及4月28日給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 ② 前引岡伯斯書，第1卷，第255頁；W. H. 福斯特1885年12月24日給泡德利的信；W. H. 福斯特1886年2月8日給岡伯斯的信，《勞聯通訊集》；詹姆斯·霍雷特(James J. Hawlett)1885年12月14日給泡德利的信；詹姆斯·哈格蒂(James J. Haggerty)1885年12月16日給泡德利的信；詹姆斯·克利斯蒂(James Cristie)和托尼·赫旺(Tony Heywang)1885年12月9日給泡德利的信，見《泡德利文件集》。

- ③ 印刷傳閱通知，由查理·欧布里安 (Charles O'Brien)，彼得·麦克卡罗尔 (Peter McCarroll) 和第 2985 地方分会等签署，藏于《泡德利文件集》，未注日期，但注有“1885 年 11 月 19 日收到”字样。
- ④ 前引瓦尔书，第 164 頁，傳閱通知，由查理·欧布里安等签署，收于《泡德利文件集》，1886 年 5 月 8 日紐約傳閱通知，由坦福 (M. Dampf) 和 R. E. 平諾 (R. E. Pinner) 签署，《泡德利文件集》，劳工騎士会 1884 年大会會議录，第 690 頁，第 691 頁，第 716 頁，第 727 頁。
- ⑤ 1886 年 5 月 8 日紐約傳閱通知，由姆·坦福和 R. E. 平諾签署，《泡德利文件集》。
- ⑥ 1884 年 1 月 27 日和 6 月 22 日《約翰·斯文登报》；前引岡伯斯书，第 1 卷，第 203 頁。
- ⑦ 詹姆斯·布莱第 (Jas. M. Brady)、賀克·張伯倫 (Mauk Chamberlain)、亨利·杰拉契 (Henry Gerlach) 及第 47 地方分会委员会 1884 年 4 月 11 日給泡德利的信；除上述信外，还有泡德利和弗奈得立克之間的来往信件，《泡德利文件集》。
- ⑧ 1884 年 1 月 27 日《約翰·斯文登报》。
- ⑨ 1886 年 2 月 25 日制雪茄工人国际工会傳閱呼吁书，《泡德利文件集》。
- ⑩ 同上材料；美国制雪茄工人国际工会第一副主席，J. W. 佩金斯 (J. W. Perkins) 1886 年 1 月 28 日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紐約劳工統計局第四次年报，第 524 頁以下。
- ⑪ 1886 年 3 月 27 日《爱尔兰世界报》。
- ⑫ 《劳工騎士会和制雪茄工人》，1886 年 7 月 2 日傳閱通知，威斯康辛州历史学会及《泡德利文件集》。
- ⑬ 1886 年 3 月 27 日《爱尔兰世界报》。
- ⑭ 1886 年 5 月 9 日《約翰·斯文登报》；前引岡伯斯书，第 1 卷，第 256—257 頁。
- ⑮ 1886 年 6 月《制雪茄烟工人机关报》(Cigar Makers' Official Journal)。
- ⑯ 1886 年 8 月 11 日泡德利給亨利·戴特曼 (Henry Dettman) 的信，《泡德利书信集》。
- ⑰ 1886 年 12 月 5 日《約翰·斯文登报》。
- ⑱ 乔治·布莱尔 (Geo. Blair) 1886 年 5 月 21 日給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 ⑲ 泡德利 1886 年 5 月 11 日給阿道夫·斯瑞斯尔 (Adolph Strasser) 的信；泡德利 1886 年 5 月 11 日給彼得·季·麦克基尔的信；泡德利 1886 年 5 月 3 日給 G. W. 安得魯斯的信，《泡德利书信集》。
- ⑳ 1886 年 8 月 11 日泡德利給亨利·戴特曼的信，《泡德利书信集》。
- ㉑ 1886 年 8 月 13 日泡德利給約瑟夫·布加南的信，《泡德利书信集》。
- ㉒ 前引布加南书，第 301 頁；1886 年 5 月 9 日《約翰·斯文登报》；《劳工騎士会 1886 年克利夫兰大会會議录》，第 73 頁。
- ㉓ 《1886 年劳工騎士会 1886 年克利夫兰大会會議录》，第 73 頁。
- ㉔ 1886 年 6 月《制雪茄烟工人机关报》社論；乔治·特拉西 (George

- A. Tracy) 著:《印刷工人工会史》(History of the Typographical Union), 第 370 頁。
- ②⑤ 《劳工騎士会 1886 年里奇曼大会會議录》, 第 200 頁。
- ②⑥ 前引布加南书, 第 313—316 頁。
- ②⑦ 第 89 地方分会在劳工騎士会文件上的傳閱通知, 威斯康辛州历史学会, 1887 年 2 月 19 日底特律《前进和劳工活叶报》(Advance and Labor Leaf); 拉巴迪关于“制雪茄烟工人”的剪报集。
- ②⑧ 刘易斯·罗温(Lewis L. Lorwin) 著:《美国劳工联合会》(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华盛顿 1933 年版, 第 21 頁。
- ②⑨ 《美国与加拿大有組織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 1886 年大会會議录》, 第 10—11 頁。
- ③⑩ 轉引自菲利浦·方納著:《美国工人运动史》, 第 1 卷, 三联书店 1956 年版, 第 763 頁。
- ③⑪ 《劳联 1886 年大会會議录》; 1886 年 12 月 19 日《約翰·斯文登报》; 1886 年 12 月 15 日《紐約先驱报》; 1887 年 1 月 9 日《劳工旗帜报》。
- ③⑫ 1886 年 12 月 19 日《約翰·斯文登报》。
- ③⑬ 《劳工騎士会委员会的會議报告》(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with the Committee of the Knights of Labor), 載于《劳工騎士会 1886 年大会會議录》, 第 17—18 頁。
- ③⑭ 同上材料, 第 19 頁。
- ④① 1887 年 1 月 9 日及 4 月 24 日《約翰·斯文登报》; 1887 年 4 月 2 日及 6 月 4 日和 18 日《工会印刷工人报》(The Union Printer); 1887 年 9 月 24 日《爱尔兰世界报》。
- ④② 1887 年 4 月 24 日《約翰·斯文登报》。
- ④③ 1887 年 5 月 15 日同上报; 1887 年 4 月 16 日《克利夫兰新聞报》。
- ④④ 1886 年 11 月 7 日《紐約世界报》; 1886 年 11 月 7 日《紐約太阳报》。
- ④⑤ 1887 年 10 月 30 日《领导者报》。
- ④⑥ 彼得·亚历山大·斯皮克(Peter Alexander Speck) 著:《单一税和劳工运动》(The Singletax and the Labor Movement), 第 320 頁。
- ④⑦ 1887 年 5 月 7 日《旗帜报》。
- ④⑧ 1887 年 12 月 11 日《旗帜报》; 前引拜尔书, 第 88—205 頁。
- ④⑨ 1887 年 1 月 22 日及 5 月 28 日《工人拥护者报》; 《馬克思·恩格斯給美国人的信》, 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 第 192 頁。
- ④⑩ 1887 年 7 月 25 日《领导者报》; 前引斯皮克书, 第 116 頁; 1887 年 4 月及 5 月《制雪茄烟工人机关报》。
- ④⑪ 1887 年 4 月 2 日《工人拥护者报》; 1887 年 5 月 29 日《約翰·斯文登报》。
- ④⑫ 1887 年 5 月 7 日《旗帜报》。
- ④⑬ 1887 年 5 月 28 日《工人拥护者报》; 1887 年 5 月 15 日及 22 日《約翰·斯文登报》。
- ④⑭ 1887 年 5 月 15 日《約翰·斯文登报》。
- ④⑮ 1887 年 8 月 14 日《旗帜报》。
- ④⑯ 同上; 1887 年 8 月 6 日《工会印刷

第十章

- 工人报》。
- ①⑦ 前引斯皮克书,第107页,第112—120页;1887年8月13日《工人拥护者报》。
- ①⑧ 1887年8月20日《芝加哥劳工諮詢者报》。
- ①⑨ 1887年8月6日及9月10日《旗帜报》。
- ②⑩ 同上;1887年8月5日《紐約日耳曼犹太語人民报》;1887年8月20日《工人拥护者报》。
- ②⑪ 1887年8月27日《爱尔兰世界报》;1887年8月20日《工人拥护者报》。
- ②⑫ 1887年8月27日《爱尔兰世界报》。
- ②⑬ 1887年8月27日《旗帜报》;1887年8月27日《爱尔兰世界报》。
- ②⑭ 1887年8月19日《紐約世界报》。
- ②⑮ 1887年8月27日《旗帜报》。
- ②⑯ 1887年8月27日《旗帜报》;1887年8月27日《爱尔兰世界报》。
- ②⑰ 1887年10月份《自由报》(倫敦)。
- ②⑱ 1887年8月23日《領導者报》;1887年8月27日、9月10日及17日《工人拥护者报》。
- ②⑲ 1887年10月1日《工人拥护者报》。
- ③⑰ 1887年8月27日《芝加哥劳工領導者报》(Labor Leader)。
- ③⑱ 1887年9月24日同上报;1887年10月14日《紐約論壇报》。
- ③⑳ 1887年9月19日《紐約太阳报》。
- ④⑰ 1887年11月18日《紐約太阳报》。
- ④⑱ 1887年2月23日及3月2日《芝加哥劳工諮詢者报》。
- ④⑳ 1887年3月26日《劳工騎士报》。
- ④㉑ 1887年3月26日《芝加哥劳工諮詢者报》。
- ④㉒ 1887年10月18日《波士頓劳工領導者报》。
- ④㉓ 前引斯台雷书,第74页。
- ④㉔ 1887年4月9日《劳工騎士报》。
- ④㉕ 前引斯台雷书,第74页。
- ④㉖ 1887年9月3日,1888年3月10日《芝加哥劳工諮詢者报》。
- ④㉗ 1888年3月24日同上报;前引斯台雷书,第74页。
- ④㉘ 前引凡茵书,第58—60页。
- ④㉙ 1887年1月8日《旗帜报》;1886年12月5日及1887年3月20日《約翰·斯文登报》;1887年1月15日《波士頓劳工領導者报》。
- ④㉚ 1887年8月6日,11月26日,12月24日及31日《芝加哥劳工諮詢者报》;1887年10月1日,1888年4月21日《工人拥护者报》。
- ④㉛ 《阿普尔顿百科年鉴》(Appleton's Annual Cyclopaedia),1888年,第778--779页。

第十一章

- ① 列欧·渥尔曼(Leo Wolman)著:《美国工会的成长》(The Growth of American Trade Unions),第32页。
- ② 1889年8月12日《紐約論壇报》。
- ③ 参阅前引坎門司及其副手著书,第2卷第414—423页;《劳资关系工业委员会报告》,1901年华盛頓版,第7卷,第9页,第420页,第423—424页,第801页。
- ④ R. T. 克兰(R. T. Crane)著:《巴尔的摩劳工騎士会》(The Knights of Labor in Baltimore),载于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通报(Johns Hopkins Circulars),1903年4

- 月,第39頁;1886年1月25日 S. J. 希考克(S. J. Hickock)給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 ⑤ 1885年11月11日底特律《前进及劳工活叶报》;弗兰克·諾依斯(Frank C. Noyes)1885年12月12日給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欧苏利文給岡伯斯的信,1893年6月5日于波士頓,《劳联通訊集》。
- ⑥ 关于麻薩諸塞州制鞋业罢工,見1887年5月4日,6月22日及23日《波士頓環球报》;1887年9月1日《制鞋及制革工人报》(Shoe and Leather Worker);1887年2月13日及6月21日《約翰·斯文登报》;J. 欧基福(J. O'Keefe)1887年5月30日給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泡德利1887年6月15日給查理·普勞堤(Charles Prouty)的信,《泡德利书信集》;关于雷丁铁路罢工,見泡德利1888年2月7日及11日給約翰·海依斯的信,藏于《泡德利海依斯通訊集》;泡德利1888年4月30日給保布(雷登)(Bob(Layton))的信,《泡德利书信集》;《关于1887—1888年美国罢工、停工解雇等报纸剪报汇编》(Scrapbooks of newspaper clippings relating to strikes, lockouts, etc.,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7—1888),紐約公共图书馆;关于鑛铁工人罢工情况,見1888年4月30日至5月7日《匹茲堡快报》。
- ⑦ 《关于1887—1888年……报纸剪报汇编》,紐約公共图书馆。
- ⑧ 拉巴迪剪报集;J·欧基福1887年5月30日給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关于1887—1888年……报纸剪报汇编》,紐約公共图书馆。
- ⑨ 1887年3月6日《約翰·斯文登报》。
- ⑩ 前引克兰书,第39頁;1888年1月10日《工人报》(Arbeiter Zeitung);1886年11月20日《劳工騎士报》。
- ⑪ 第14地方分会正式傳閱通知。
- ⑫ 《关于1887—1888年……报纸剪报汇编》,紐約公共图书馆。
- ⑬ 1887年9月12日《紐約先驅报》。
- ⑭ 1887年7月23日底特律《前进及劳工活叶报》。
- ⑮ 1887年11月23日至24日新奧尔良《民主党人时报》;1887年12月3日《爱尔兰世界报》;1887年11月26日《路易西安納人周刊》。
- ⑯ 1887年7月23日底特律《前进及劳工活叶报》;W. R. 兰姆塞(W. R. Ramsey)1887年12月11日給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 ⑰ 1887年8月15日泡德利給麦克高恩(McGoughen)的信,《泡德利书信集》;1887年7月25日及30日泡德利給約翰·海依斯的信,《泡德利海依斯通訊集》。
- ⑱ 阿格涅司·英格利司(Agnes Inglis)編:《劳工騎士会明尼阿波利斯代表大会剪报集》(Scrapbook of clippings on the Minneapolis Convention, Knights of Labor);拉巴迪剪报集;《劳工騎士会1887年明尼阿波利斯大会會議录》,第1511頁,第1525頁。
- ⑲ 《劳工騎士会1887年明尼阿波利斯

- 大会會議录》，第 1499—1505 頁。
- ⑳ 《劳工騎士会 1887 年明尼阿波利斯大会會議录》，第 1520—1525 頁。
- ㉑ 1887 年 10 月 29 日《芝加哥劳工諮詢者报》，前引戴維书，第 418 頁；前引布朗恩书，第 301—302 頁；1887 年 10 月 7 日 E. E. 克利夫兰 (E. E. Cleveland) 給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 ㉒ 《劳工騎士会 1887 年明尼阿波利斯大会會議录》，第 1528 頁，第 1822 頁，第 86 区分会所发印刷傳閱通知，未注日期，《泡德利文件集》。
- ㉓ 《关于劳工騎士会明尼阿波利斯代表大会剪报集》；1887 年 10 月 29 日《共和杂志》。
- ㉔ 1887 年 10 月 14 日《密西西必河谷伐木工人报》，第 12 卷，第 2 頁，轉引自乔治·恩格伯著：《1830—1930 年密执安州木材工业中的劳工》，明尼苏打大学未出版的博士論文，1949 年，第 393 頁。
- ㉕ 1887 年 11 月 19 日《薩吉瑞晚报》(Saginaw Evening News)。
- ㉖ 見 1888 年 2 月 17 日，24 日，4 月 24 日及 6 月 27 日查理(李其曼)給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1888 年 2 月 22 日、25 日及 11 月 25 日泡德利給查理(李其曼)的信，《泡德利书信集》。
- ㉗ 1888 年 7 月 6 日費城《呐喊报》(Call)。
- ㉘ 拉巴迪剪报集中《联合劳工兄弟会》一栏的傳閱通知。
- ㉙ 拉巴迪剪报集中《联合劳工兄弟会》專頁。
- ㉚ 安得魯·劳埃 (Andrew Roy) 著：《美国煤矿工人史》(A History of the Coal Miners of the United States)，俄亥俄州哥倫布 1901 年版，第 350 頁；1889 年 8 月 13 日《紐約論壇报》；1892 年 6 月 2 日制鞋工人总标记委员会 (Shoemakers' General Label Committee) 印发的傳閱通知，《泡德利文件集》。
- ㉛ 前引威廉·伯德薩尔书，第 63 頁。
- ㉜ 1890 年 11 月 10 日罗伯特·奥格 (Robert Y. Ogg) 給阿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 ㉝ 1889 年 2 月 9 日及 5 月 28 日泡德利給約翰·海依斯的信，《泡德利海依斯通訊集》。
- ㉞ 1888 年 1 月 27 日 R. D. 雷登給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1888 年 4 月 21 日泡德利給詹姆斯·阿其保尔德 (James P. Archibold) 的信，《泡德利书信集》；《劳工騎士会 1887 年密执安州分会會議录》，第 20 頁。
- ㉟ 《劳工騎士会 1889 年阿特兰塔大会會議录》，第 4 頁，8 頁，33 頁，43 頁。
- ㊱ 1889 年 11 月 23 日《旗帜报》。
- ㊲ 1889 年 8 月 13 日《紐約論壇报》；1889 年 12 月 22 日泡德利給約翰·海依斯的信，《泡德利海依斯通訊集》。
- ㊳ 前引肯尼迪书，第 112—114 頁。
- ㊴ 1891 年 8 月 8 日《工业論壇报》(The Industrial Tribune)。
- ㊵ 1888 年 7 月 25 日泡德利給利欧諾娜·巴利的信，《泡德利书信集》；《劳工騎士会 1893 年大会會議录》，第 59—61 頁。

- ④ 1894年5月7日《費城时报》。
- ⑤ 《劳工騎士会1893年愛城大会會議录》，第4頁；1894年6月3日《費城新聞报》。
- ⑥ 1892年7月9日約翰·卡拉汗(John M. Callaghan)給岡伯斯的信；1893年2月24日亨利·阿布拉姆斯(Henry Abrams)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1893年2月10日《波士頓先驅报》(Boston Herald)。
- ⑦ 1895年1月27日，28日及2月16日至17日《布魯克林雄鷹日报》(Brooklyn Daily Eagle)。
- ⑧ 劳工騎士会总会办公室所发傳閱通知，1897年10月13日于华盛顿，副本藏于《劳联通訊集》；1899年11月21日《波士頓环球报》。
- ⑨ 《劳資关系工业委员会报告》，华盛顿1901年版，第7卷，第9頁。又見1908年11月19日約翰·海依斯給J. 罗坦(J. Lortan)的信；1908年3月4日，11月3日I. W. 張伯倫給威廉·罗坦(Wm. J. Lortan)的信，英国天主教大学莫倫图书馆劳工騎士会档案。
- ⑩ 1949年10月18日紐約《世界电訊报》(World-Telegram)。
- ⑪ 1887年6月23日《波士頓环球报》。
- ⑫ 1892年9月27日泡德利給馬丁·艾朗斯的信，《泡德利书信集》。
- ⑬ 前引布加南书，第361—362頁。
- ⑭ 1891年6月25日罗伯特·施依灵(Robert Schilling)給泰倫斯·文·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 ⑮ 路易斯·罗温(Lewis Lorwin)著：《美国劳工联合会》(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第27頁。
- ⑯ 1887年3月21日塞米尔·岡伯斯給J. P. 麦克唐奈尔的信，威斯康辛州历史学会收藏《麦克唐奈尔文件集》；1896年10月18日《底特律自由新聞》(Free Press)。
- ⑰ 1887年5月29日《約翰·斯文登报》；1887年4月22日岡伯斯給加·艾德蒙斯頓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 ⑱ 參閱1890年12月1日西奧多·弗尔勒(Theo. Fuehrer)，1890年12月18日克·伊文斯(C. Evans)，1891年2月28日B. 安得魯斯(B. Andrus)，1891年11月20日J. C. 罗伯斯(J. C. Roberts)，1892年3月17日E. H. 契尔利(E. H. Cherry)，1892年6月30日W. 埃伯哈特(W. Eberhardt)，1892年6月28日及10月23日約翰·W. 卡拉汗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 ⑲ 《尤金·德布斯的生平、文集及演讲集》(Eugene V. Debs, His Life, Writings and Speeches)，紐約1910年版，第132頁。
- ⑳ 1890年5月6日岡伯斯給F. D. 哈姆林(F. D. Hamlin)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 ㉑ 《1881年11月至1887年12月17日美国与加拿大有組織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立法委员会議事录》，

第十二章

- ① 列欧·温尔曼著：《美国工会的成长》，第30—35頁。

- 1887年2月3日會議，勞聯檔案。
- ⑩ 1893年9月19日《紐約太陽報》。
- ⑪ 岡伯斯1892年2月10日給派克·坎姆普(J. Parker Camp), 1896年3月4日給卡羅爾·賴特(Carroll D. Wright), 1893年1月4日給G. 弗萊霍夫(G. Freihoff)的信,《岡伯斯书信集》;《勞聯1889年代表大會會議錄》,第15頁;《鐵路乘務員雜誌》(The Railroad Trainmen's Journal),第7卷,第9號,1890年9月,第534頁。
- ⑫ 1887年5月29日岡伯斯給J. M. 威廉斯(J. M. Williams)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 ⑬ 1890年10月8日岡伯斯給S. R. 霍尔姆斯(S. R. Holmes)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 ⑭ 岡伯斯1893年1月31日給威廉·巴克斯特(Wm. J. Baxter), 1891年6月17日給喬治·伊登(Geo. Iden), 1892年4月29日給威廉·埃芬格(Wm. P. Effinger), 1890年10月18日給S. R. 霍尔姆斯的信,《岡伯斯书信集》;岡伯斯1893年9月25日在制雪茄工人國際工會代表大會上的演講,《勞聯通訊集》。
- ⑮ 1889年6月25日岡伯斯給安東尼·羅扎那基(Antoni Rozanaki)的信;1890年2月岡伯斯給匿名人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 ⑯ 1892年9月28日岡伯斯給亨利·張伯倫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 ⑰ 轉引羅蘭·希爾·哈維(Rowland Hill Harvey)著:《塞米爾·岡伯斯》,斯坦福大學出版部,1935年,第36頁。
- ⑱ 岡伯斯1887年2月26日給彼得·麥克基爾的信,1891年4月24日給G. 安得魯斯的信,1892年7月15日給喬治·伊登的信,1899年11月1日給阿伯特·斯蒂芬斯(Albert S. Stevens)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 ⑲ 1890年4月11日《紐約世界報》。
- ⑳ 1887年7月25日《紐約領導者報》;前引哈維書,第59—60頁;1892年12月21日岡伯斯給C. W. 阿姆斯特朗(C. W. Armstrong)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 ㉑ 1887年7月25日《紐約領導者報》;1893年4月3日岡伯斯給H. M. 伊威斯(H. M. Ives)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 ㉒ 1891年8月21日,1893年5月31日,岡伯斯給維克多·戴拉海依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 ㉓ 勞聯執行委員會所發印刷傳閱通知,1889年1月19日於紐約,《勞聯通訊集》。
- ㉔ 1889年1月3日岡伯斯給H. J. 斯凱芬頓(H. J. Skeffington)的信;1889年2月7日岡伯斯給約翰·歐布里安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 ㉕ 勞聯執行委員會所發印刷傳閱通知,《勞聯通訊集》。
- ㉖ 《岡伯斯主席關於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的具體建議》(A Ringing Eight-Hour Call, Practical Suggestions by President Gompers),《勞聯通訊集》;岡伯斯1889年11月9日給勞工騎士會大會負責人員及代表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 ⑳ 乔治·甘顿 (George Gunton) 著:《八小时运动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重要性》(The Economic and Social Importance of the Eight-Hour Movement), 1889年版。
- ㉑ 岡伯斯 1893年5月31日給維克多·戴拉海依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1894年5月《美国劳联主义者》,第1卷,第52頁。
- ㉒ 岡伯斯 1889年1月22日給詹姆斯·佩里 (James H. Perry) 的信; 岡伯斯 1889年2月7日給約翰·欧布里安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 ㉓ 岡伯斯 1890年3月20日給彼得·麦克基尔的信; 岡伯斯 1890年5月8日的信; 岡伯斯 1890年4月28日給美国劳动者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 ㉔ 見卡尔·欧伯曼 (Karl Oberman) 著:《第1地方分会, 美国面包师工会运动的先锋》(Local No. 1, The Pioneer of the Bakers Union Mov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載于 1950年9月第1地方分会纪念刊《百年来的进步》(100 Years of Progress), 第20頁。
- ㉕ 《共产党宣言》1890年5月1日德文版序(摘录)。(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莫斯科1954年中文版,第7頁。)
- ㉖ 岡伯斯 1890年5月9日給奧古斯特·考弗 (August Keufer) 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 ㉗ 1890年5月2日《芝加哥论坛报》。
- ㉘ 1890年5月2日《紐約论坛报》,《紐約世界报》,《紐約太阳报》。
- ㉙ 1890年7月26日岡伯斯給《劳工论坛报》(Labor Tribune) 編者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悉德尼·凡茵著:《1888—1891年美国八小时工作日运动》(The Eight Hour Day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8—1891),《密西西必河谷历史評論》,第40卷,1953年12月,第455頁。
- ㉚ 1890年9月18日岡伯斯給埃密尔·阿普雷哈根 (Emil Applehagen) 的信; 1890年5月9日岡伯斯給奧古斯特·考弗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 ㉛ E. H. 契尔利給岡伯斯的信, 1890年6月14日于密执安州奥沃索,《劳联通訊集》。
- ㉜ 爱琳娜·馬克思·艾威林及 W. 梭倫 (W. Thorne) 1891年1月25日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岡伯斯 1891年2月19日給爱琳娜·馬克思·艾威林和 W. 梭倫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 ㉝ 岡伯斯 1891年8月4日給国际劳工大会代表們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 ㉞ 岡伯斯 1890年5月6日給 F. D. 霍恩林 (F. D. Hornlin) 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1891年) A. B. 肖菲尔德 (A. B. Schofield) 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 ㉟ 岡伯斯 1887年2月19日給 W. H. 戴維斯 (W. H. Davis) 的信; 1889年11月1日給阿伯特·斯蒂芬斯的信; 1890年5月6日給 F. D. 霍恩林的信; 1890年8月22日給 A. D. 巴尔 (A. D. Bare) 的信; 1892

- 年7月15日給乔治·伊登的信; 1889年11月1日給阿伯特·斯普芬斯的信; 1893年11月10日給弗兰克·諾尔頓 (Frank M. Noltton) 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 ④ 岡伯斯著:《七十年生涯与劳工》,第1卷,第317—322頁;《紐約領導者报》,1887年7月25日。
- ④ 參閱乔治亚州薩万那总組織者 V. E. 圣克劳德 (V. E. St. Cloud) 1890年11月1日給岡伯斯的信; 馬利兰州第泡塞特堡总組織者 C. J. 杜克 (C. J. Duke) 1891年5月9日給岡伯斯的信; 威斯康辛州密尔窝基总組織者 F. J. 威伯 (F. J. Weber) 1892年12月23日給岡伯斯的信,《勞联通訊集》。
- ④ 前引麦克奈尔书第585—595頁; 岡伯斯1908年2月8日給乔治·佩金斯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 ④ 《勞联1888年代表大会會議录》,第8—15頁。
- ④ 彼得·麦克基尔1894年6月18日給麦克阿利尔 (McAleer) 兄弟的信; H. M. 伊威斯給岡伯斯的信, 1893年2月19日于堪薩斯州托皮卡; W. W. 埃克薩姆 (W. W. Exam) 給奧古斯特·麦克雷斯 (August McCraith) 的信, 1895年5月21日于得克薩斯州圣安托尼奥,《勞联通訊集》。
- ② 伊娃·麦克唐納·瓦列希 (Eva McDonald Valesh) 著:《妇女和劳工》 (Woman and Labor), 轉載于同上杂志, 1896年2月号, 第2卷, 第222頁。
- ③ 《勞联1888年代表大会會議录》, 第12頁; 岡伯斯1891年1月19日給約瑟夫·雷宁格 (Jos. H. Leininger) 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 ④ 格萊第斯·布恩 (Gladys Boone) 著:《英国及美国女工工会联盟》 (The Women's Trade Union League in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942年紐約版, 第58頁; 馬利·梅宁 (Mary Meenin) 1892年6月20日給克雷斯·伊文斯 (Chris Evans) 的信,《勞联通訊集》。
- ⑤ 列娜·阿尔德勒1892年3月23日給克里斯·伊凡斯的信,《勞联通訊集》。
- ⑥ 湯姆斯·摩根夫人 (Mrs. Thomas J. Morgan) 1891年8月20日給岡伯斯的信,《勞联通訊集》。
- ⑦ 同上信; 1892年2月21日及3月9日《芝加哥論壇报》。
- ⑧ 湯姆斯·摩根夫人1892年5月9日及10日給岡伯斯的信,《勞联通訊集》。
- ⑨ 1892年2月21日及25日《芝加哥論壇报》,《芝加哥光臨报》; 伊利諾女工同盟1893年3月发印刷傳閱通知, 副本存于《勞联通訊集》。
- ⑩ 湯·摩根夫人1891年9月8日 (星期日), 1891年11月27日, 1892年4月7日給岡伯斯的信,《勞联通訊集》。

第十三章

- ① 1895年4月30日《美国国情調查公报》 (Bulletin of U. S. Census), 轉載于1895年7月份《美国劳联主义者》, 第2卷, 第89—90頁。

- ⑪ 湯·摩根夫人 1892 年 4 月 7 日給岡伯斯的信,《勞聯通訊集》。
- ⑫ 1891 年 1 月 11 日及 2 月 1 日《北方預算報》(特羅伊)(Northern Budget (Troy))。
- ⑬ 1891 年 2 月 1 日《北方預算報》; 1891 年 1 月 7 日, 15 日, 29 日《特羅伊時代日報》(Troy Daily Times)。
- ⑭ 1891 年 1 月 11 日及 2 月 1 日《北方預算報》。
- ⑮ 1891 年 2 月 1 日 H. J. 歐格登 (H. J. Ogden) 給岡伯斯的信; 1891 年 2 月 5 日馬利·埃伐琳 (Mary S. Evaline) 給岡伯斯的信; 1891 年 10 月 4 日詹姆斯·胡里 (James S. Hooley) 給岡伯斯的信; 1891 年 10 月 19 日多拉·蘇利文 (Dora Sullivan) 給岡伯斯的信,《勞聯通訊集》。
- ⑯ 約安·梅依 (Joan J. May) 1892 年 12 月 22 日給岡伯斯的信,《勞聯通訊集》。
- ⑰ 伊達·萬·愛登 (Ida Van Etten) 1891 年 2 月 2 日、6 月 18 日及 1892 年 2 月 2 日給岡伯斯的信; 伊娃·麥克唐納—瓦列希 1891 年 12 月 1 日及 1893 年 9 月 11 日給岡伯斯的信,《勞聯通訊集》。
- ⑱ 馬利·肯尼 (Mary E. Kenney) 1892 年 5 月 18 日, 5 月 31 日, 7 月 6 日, 9 月 10 日及 9 月 15 日給岡伯斯的信,《勞聯通訊集》。
- ⑲ 塞米爾·岡伯斯 1892 年 9 月 30 日給勞聯執行委員會的信; 約翰·列農 1892 年 10 月 1 日給岡伯斯的信; 彼得·麥克基爾 1892 年 10 月 3 日給岡伯斯的信,《勞聯通訊集》。
- ⑳ 約翰·歐蘇利文 (John F. O'Sullivan) 1893 年 12 月 26 日于波士頓給岡伯斯的信,《勞聯通訊集》; 岡伯斯 1893 年 12 月 29 日給 E. F. 皮特 (E. F. Pitt) 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 ㉑ 《1894 年 1 月 13 日紐約城勞聯執行委員會會議議事錄》, 載《勞聯通訊集》; 《勞聯 1898 年代表大會會議錄》, 第 77 頁。
- ㉒ 岡伯斯 1892 年 11 月 14 日給列娜·阿登勒女士 (Miss Lena Ardener) 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 ㉓ 《1890 年勞聯代表大會會議錄》, 第 31, 54—56 頁。
- ㉔ 《勞聯 1891 年代表大會會議錄》, 第 12 頁; 岡伯斯 1890 年 4 月 15 日給 T. N. 台爾伯特 (T. N. Talbot) 的信; 全國機械工人協會 (Nat'l Assoc. of Machinists) 哈利·易斯頓 (Harry E. Easton) 1891 年 4 月 26 日給岡伯斯的信,《勞聯通訊集》; 岡伯斯給 1892 年 5 月 7 日國際機械工人工會 (Int'l Machinists Union) 代表大會代表的信; 岡伯斯 1892 年 5 月 11 日給馬丁·法克斯 (Martin Fox) 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 ㉕ 李·約翰斯 (Lee Johns) 1895 年 9 月 27 日給約翰·麥克布萊德 (John McBride) 的信,《勞聯通訊集》。
- ㉖ 參閱約西亞·戴埃 (Josiah B. Dyer) 1890 年 11 月 17 日給岡伯斯的信; A. S. 里奇 (A. S. Leitch) 1891 年 7 月 15 日, 查理·歐渥嘎德 (Charles Overgard) 1892 年 3 月

- 23日, E. M. 麦克格路德 (E. M. McGruder) 1893年3月20日, R. L. 喀德利 (R. L. Cudley) 1893年3月5日給岡伯斯的信, 均見《劳联通訊集》。
- ⑳ 岡伯斯給下列各人的信: 弗兰克·利斯特 (Frank L. Rist) 1890年4月30日, R. T. 寇尔斯 (R. T. Coles) 1891年4月28日, A. D. 保尔 (A. D. Bauer) 1892年6月13日, E. M. 麦克格路德 1893年4月3日, 路易斯·克林格 (Louis F. Klinger) 1891年7月18日, 爱德华·多尼甘 (Ed. J. Donegan) 1892年12月9日, 均見《岡伯斯书信集》。
- ㉑ 岡伯斯 1889年9月14日給詹姆斯·怀特 (James H. White) 的信; 岡伯斯 1892年11月10日給H.M. 伊威斯的信, 《岡伯斯书信集》。
- ㉒ 岡伯斯 1894年6月1日給查理·阿契尔 (Charles E. Archer) 的信, 《岡伯斯书信集》。
- ㉓ 得克薩斯州登普尔第5618工会秘书查理·欧渥嘎德 1892年4月7日及5月4日給岡伯斯的信; C.C. 泰波 (C. C. Tabor) 給岡伯斯的信, 1892年4月24日于得克薩斯州登普尔, 《劳联通訊集》。
- ㉔ A. S. 里奇 1891年6月18日及30日給岡伯斯的信; 乔治·諾敦 (Geo. L. Norton) 1891年7月10日給岡伯斯的信; 乔治·諾敦 1891年10月23日給克雷斯·伊文斯的信; 乔治·諾敦 1892年4月28日給岡伯斯的信, 均見《劳联通訊集》。
- ㉕ A. S. 里奇 1891年6月18日及30日給岡伯斯的信, 《劳联通訊集》。
- ㉖ 1892年4月1日圣路易《环球民主党人报》(Globe-Democrat); 1892年4月9日《克利夫兰新聞报》。
- ㉗ 1892年4月1日, 2日及5日圣路易《环球民主党人报》。
- ㉘ 乔治·諾敦 1892年4月28日及6月19日給岡伯斯的信, 《劳联通訊集》; 1892年4月5日至8日《环球民主党人报》。
- ㉙ 岡伯斯 1892年4月13日給乔治·諾敦的信, 《岡伯斯书信集》; 查理·欧渥嘎德給岡伯斯的信, 1892年4月7日于得克薩斯州登普尔, 《劳联通訊集》。
- ㉚ 岡伯斯 1892年5月3日給乔治·諾敦的信, 《岡伯斯书信集》。
- ㉛ 岡伯斯 1892年6月3日給乔治·諾敦的信, 《岡伯斯书信集》。
- ㉜ 約翰·卡拉汗 1892年5月15日及6月12日給岡伯斯的信, 《劳联通訊集》。
- ㉝ 約翰·卡拉汗 1892年8月3日給岡伯斯的信, 《劳联通訊集》。
- ㉞ 罗杰·苏格 (Roger W. Shugg) 著: 《1892年新奥尔良总罢工》(The New Orleans General Strike of 1892), 载于《路易西安納州历史季刊》, 第21卷, 1938年4月号, 第547页, 第553页。
- ㉟ 1892年10月23日至24日新奥尔良《民主党人时报》(Times-Democrat)。
- ㊱ 同上报, 1892年10月28日。
- ㊲ 同上报, 1892年10月28日, 29日及11月1日。
- ㊳ 同上报, 1892年11月1日至4日。

- ④⑥ 同上报, 1892年11月4日。
- ④⑦ 新奥尔良《平凡人日报》(Daily Picayune), 1892年11月10日及12日。
- ④⑧ 新奥尔良《民主党人时报》, 1892年11月5日, 8日至10日, 前引苏格的书, 第556页。约翰·卡拉汗1892年11月7日给冈伯斯的信, 《劳联通讯集》。
- ④⑨ 新奥尔良《民主党人时报》, 1892年11月11日; B. 歇勒(B. Sherer) 1892年11月8日给冈伯斯的信, 《劳联通讯集》。
- ⑤① 新奥尔良《民主党人时报》, 1892年11月4日至11日, 14日; B. 歇勒 1892年11月13日给冈伯斯的信, 《劳联通讯集》。
- ⑤② 新奥尔良《民主党人时报》, 1892年11月11日; 1892年11月30日冈伯斯给 J. W. 哈蒙德(J. W. Hammond)的信; 冈伯斯1892年11月21日给 V. 谢尔(V. Sher)的信, 《冈伯斯书信集》。
- ⑤③ R. P. 弗莱明(R. P. Fleming) 1892年11月16日给冈伯斯的信, 《劳联通讯集》; 冈伯斯1892年11月21日给约翰·卡拉汗的信, 《冈伯斯书信集》。
- ⑤④ 见1892年12月12日劳工联合会中央办事处发印刷傳聞通知, 《劳联通讯集》。
- ⑤⑤ 冈伯斯1891年4月28日给 R. T. 寇尔斯的信, 《冈伯斯书信集》。
- ⑤⑥ 阿瑟·曼(Arthur Mann)著: 《冈伯斯和令人啼笑皆非的种族主义》(Gompers and the Irony of Racism), 载于《安提奥克评论》(Antioch Review) 1953年夏季号, 第207—209页。
- ⑤⑦ 冈伯斯1894年3月26日给劳联执行委员会的信; 冈伯斯1894年4月4日给阿德莱依·斯蒂文逊(Adlai E. Stevenson)的信, 《冈伯斯书信集》。
- ⑤⑧ 1891年8月5日 J. 摩根, 1891年7月29日 E. J. 登尼(E. J. Denny), 1892年1月4日汤姆斯·欧德亚(Thos. O'Dea), 1893年3月17日约翰·麦克布莱德, 1893年7月29日约翰·欧苏利文给冈伯斯的信, 均见《劳联通讯集》。
- ⑤⑨ 1893年6月23日华盛顿《塔可马新闻报》(Tacoma (Washington) News)。
- ⑤⑩ 参阅汤姆斯·欧德亚1892年1月4日给冈伯斯的信; 约翰·欧苏利文1893年7月29日给冈伯斯的信; 彼得·麦克基尔1891年4月4日给克雷斯·伊文斯的信, 《劳联通讯集》。
- ⑤⑪ 《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第291页。

第十四章

- ① 杰斯·罗宾逊(Jesse S. Robinson)著: 《镪、铁、锡工人混合协会》(The Amalgamated Association of Iron, Steel and Tin Workers), 1920年巴尔的摩版, 第17—21页; 约翰·费契(John A. Fitch)著: 《钢铁工人》(The Steel Workers), 1911年纽约版, 第89页。
- ② 伯纳德·霍格(J. Bernard Hogg)

- 著:《1892年荷姆斯台德罢工》(The Homestead Strike of 1892), 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未出版的博士論文, 1943年, 第32—34頁。
- ③ 詹姆斯·布利吉著:《百万富翁的傳奇故事——卡尼基鋼鐵公司內幕》, 1903年紐約版, 第203—204頁; 乔治·哈維著:《亨利·克雷·弗利克这个人》(Henry Clay Frick—The Man), 1928年紐約版, 第164—165頁。
- ④ 《鋼鐵工人混合协会全国联合会年度代表大会會議录》(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National Lodge, Amalgamated Association of Iron and Steel Workers), 1893年版, 第8卷, 第4250—4254頁。
- ⑤ 1892年6月11日《全国劳工論壇报》(National Labor Tribune)。
- ⑥ 美国国会众議院司法委员会資料:《平克尔頓密探的雇用》(Employment of Pinkerton Detectives), 見第52届国会第2次會議众議院报告第2447号, 1893年华盛頓版, 第32—35, 88—89頁。
- ⑦ 1892年7月3日至4日《紐約先驅报》。
- ⑧ 1892年《匹茲堡商业新聞》(Pittsburgh Commercial Gazette)。
- ⑨ 威廉·卡尔尼(Wm. A. Carney) 1892年6月29日給岡伯斯的电报; 威廉·維赫(William Weihe) 1892年7月16日給岡伯斯的信, 《劳联通訊集》; 1892年7月18日及23日《匹茲堡商业新聞》。
- ⑩ 美国国会參議院《关于在劳工和雇主的糾紛中为个人目的雇用武装人員或偵探特別調查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 for Investigation in Relation to the Employment for Private Purposes of Armed Bodies of Men, or Detectives, in Connection with Differences between Workmen and Employers), 第52届国会第1次會議參議院第1820号文件, 1893年华盛頓版, 第161—162頁。
- ⑪ 第1280号參議院报告, 第141—143頁。
- ⑫ 前引霍格书, 第90頁。
- ⑬ 見1892年7月8日《紐約論壇报》。
- ⑭ 約翰·卡拉汗 1892年7月9日, 恩·姆尔斯 1892年7月9日給岡伯斯的信, 《劳联通訊集》。
- ⑮ 1892年7月7日岡伯斯給劳联执行委员会的信; 1892年7月8日岡伯斯給彼得·麦克基尔的信, 《岡伯斯书信集》; 紐約城中央劳工联合会主席詹姆斯·达里(James J. Daly) 1892年7月11日給岡伯斯的信; L. S. 馬修斯(L. S. Mathews) 1892年7月21日給岡伯斯的信中所附新聞剪报; 摩西·奧本海默(Moses Oppenheimer) 1892年7月8日給岡伯斯的信, 《劳联通訊集》。
- ⑯ 威廉·維赫 1892年7月7日及21日給岡伯斯的电报, 《劳联通訊集》。
- ⑰ 前引叶倫书, 第88頁。
- ⑱ 胡·奧多奈尔 1892年7月18日給岡伯斯的信, 《劳联通訊集》。
- ⑲ 前引哈威书, 第133—134頁。
- ⑳ 威廉·維赫 1892年7月14日給岡

- 伯斯的信,《劳联通讯集》; 1892年7月10日及11日《匹兹堡新闻报》。
- ⑲ 斯諾登(Snowden)少将的报告,载《宾夕法尼亚官方文件》,第5卷,1892年版,第75—76页。
- ⑳ 1892年7月18日《纽约先驱报》; 1892年7月24日威廉·維赫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讯集》。
- ㉑ 1892年7月24日俄亥俄州哥倫布《俄亥俄州报》(State Journal)。
- ㉒ 前引霍格书,第120页。
- ㉓ 1892年8月26日,9月2日斯蒂芬·梅登(Stephen Madden)給克雷斯·伊文斯的信,《劳联通讯集》。
- ㉔ 1892年9月10日及24日《全国劳工论坛报》。
- ㉕ 前引霍格书,第126页。
- ㉖ 第1280号参议院报告,第15—19页。
- ㉗ 1892年10月5日威廉·維赫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讯集》。
- ㉘ 1892年10月11日《匹兹堡快报》(Dispatch)。
- ㉙ 1892年10月13日湯姆斯·克勞福特(Thos. J. Crawford)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讯集》。
- ㉚ M. M. 加兰德(M. M. Garland) 1892年11月5日給 J. C. 基尔加倫(J. C. Kilgallon)的信,《劳联通讯集》。
- ㉛ 爱德华·貝密斯(Edward Bemis)著:《荷姆斯台德罢工》(The Homestead Strike),载于1893—1894年《政治经济学杂志》,第383—385页;前引霍格书,第149—150页。
- ㉜ 1892年11月8日岡伯斯給加兰德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1892年11月12日 M. M. 加兰德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讯集》。
- ㉝ 1892年11月19日紐約印刷傳閱通知《荷姆斯台德日》(Homestead Day),《劳联通讯集》。
- ㉞ 在《劳联通讯集》里,有几百封这类的信。
- ㉟ 前引霍格书,第134页。
- ㊱ 同上书,第134—135页。
- ㊲ 1893年8月17日《全国劳工论坛报》。
- ㊳ 1893年10月26日,1894年1月31日基尔加倫給克雷斯·伊文斯的信; 1895年2月2日,1896年1月28日基尔加倫給奧古斯特·麦克雷斯的信,《劳联通讯集》。
- ㊴ 前引哈維书,第176页。
- ㊵ 前引罗宾逊书,第25页以下。

第十五章

- ① 彼得·西格先生(Mr. Peter Seeger)提供了这首歌的歌詞,謹致謝意。
- ② 布雷克·麦克开尔威(Blake McKelvey)著:《1875—1900年的囚犯劳工問題》(The Prison Labor Problem: 1875—1900),载于《美国刑法及刑事学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第25卷,1937年版,第254—270页。
- ③ 华尔特·威尔逊(Walter Wilson)著:《考尔克里克的历史性起义結束了田納西州的囚犯矿工》(Historic

- Coal Creek Rebellion Brought an End to Convict Miners in Tennessee), 載于 1938 年 11 月 1 日《聯合矿工报》(United Miners Journal), 第 10 頁; 1891 年 7 月 6 日至 7 日《紐約时报》。
- ④ 詹姆斯·登布劳斯基 (James Dombrowski) 著:《考尔克里克起义史》(The Story of the Coal-Creek Rebellion), 未出版的論文, 1943 年, 紐約州比肯城彼得·西格先生存有副本。
- ⑤ 1891 年 7 月 6 日至 7 日《孟菲斯矿工报》(Memphis Ledger)。
- ⑥ 1891 年 7 月 6 日至 7 日《孟菲斯矿工报》。
- ⑦ 1891 年 7 月 8 日《恰塔努加时报》(Chattanooga Times); 1891 年 7 月 7 日至 8 日《孟菲斯矿工报》。
- ⑧ 1891 年 7 月 11 日《孟菲斯矿工报》。
- ⑨ 前引威尔逊书, 第 11 頁。
- ⑩ 1891 年 7 月 11 日至 12 日《諾克斯維尔矿工报》(Knoxville Ledger); 前引威尔逊书, 第 11 頁。
- ⑪ 1891 年 7 月 11 日至 12 日《諾克斯維尔矿工报》。
- ⑫ 前引登布劳斯基书, 第 100 頁。
- ⑬ 同上书, 第 100—102 頁; 1891 年 7 月 13 日《路易斯維尔时报》(Louisville Times); 1891 年 7 月 13 日《納希維尔旗帜报》(Nashville Banner)。
- ⑭ 1891 年 7 月 21—22 日, 7 月 26 日《孟菲斯矿工报》; 1891 年 7 月 26 日《恰塔努加时报》。
- ⑮ 1891 年 9 月 23 日及 10 月 14 日《恰塔努加时报》。
- ⑯ 1891 年 10 月 17 日及 19 日《納希維尔旗帜报》。
- ⑰ 1891 年 10 月 29 日《恰塔努加时报》。
- ⑱ 1891 年 11 月 1 日至 2 日《孟菲斯矿工报》; 1891 年 11 月 1—2 日《恰塔努加时报》。
- ⑲ 1891 年 11 月 3 日《恰塔努加时报》; 1891 年 11 月 3 日《納希維尔旗帜报》。
- ⑳ 前引登布劳斯基书, 第 121—122 頁。
- ㉑ 同上书, 第 120, 121—123 頁。
- ㉒ 1892 年 7 月 16 日《恰塔努加时报》; 1892 年 8 月《聯合矿工报》, 第 89 頁。
- ㉓ 前引登布劳斯基书, 第 123—124 頁。
- ㉔ 同上书, 第 124—125 頁; 1892 年 8 月 12—13 日《恰塔努加时报》。
- ㉕ 1892 年 8 月 14—15 日《納希維尔旗帜报》。
- ㉖ 1892 年 8 月 16 日《納希維尔美国人报》(Nashville American)。
- ㉗ 1892 年 8 月 15 日《恰塔努加时报》。
- ㉘ 同上报, 1892 年 8 月 17—18 日; 1892 年 8 月 17—18 日《納希維尔旗帜报》。
- ㉙ 1892 年 8 月 20—21 日《恰塔努加时报》; 前引威尔逊书, 第 12—13 頁。
- ㉚ 1892 年 8 月 20—21 日《納希維尔旗帜报》; 1892 年 8 月 21—22 日《恰塔努加时报》; 前引登布劳斯基书, 第 138—139 頁。
- ㉛ 1892 年 8 月 23—30 日, 《納希維尔旗帜报》。

- 尔旗帜报》;1892年8月23—30日《恰塔努加时报》;1892年9月《联合矿工报》,第64页。
- ③② 1892年8月21日《纳希维尔旗帜报》。
- ③③ 前引威尔逊书,第13页。
- ③④ 前引登布劳斯基书,第142—143页。
- ③⑤ 1893年4月20—22日《恰塔努加时报》。
- ③⑥ 布雷克·麦克开尔威著:《1875—1900年的囚犯劳工问题》,载于《美国刑法及刑法学学会杂志》,第15卷,1934年,第265页。
- ③⑦ 威廉·海伍德(William D. Haywood),即毕尔·海伍德(Bill Haywood)所著:《威廉·海伍德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William D. Haywood),1929年纽约版,第83页;又见阿伯特·威廉斯(Albert Williams)著:《矿工及其冒险》(The Miner and his Perils),载《文化论坛》杂志(Chat-tauquan),第18卷,1893年版,第429—432页。
- ③⑧ 弗兰克·阿里(Frank Aley)著:《只不过是一个穿工装的人》(Only a man in Overalls),载1900年7月《矿工杂志》(Miners' Magazine);彼得·保罗逊(Peter Paulson)著:《1890—1910年西部矿工联合会》(The Western Federation of Miners,1890—1910),哥伦比亚大学未出版博士论文,1951年,第4页。
- ③⑨ 渥尔农·詹森(Vernon H. Jensen)著:《冲突的继承:至1930年止有色金属工业中的劳工关系》(Heritage of Conflict: Labor Relations in the Nonferrous Metals Industry up to 1930),1950年纽约州伊塔卡版,第10—24页。
- ④⑩ 罗伯特·威恩·施密斯(Robert Wayne Smith)著:《西部矿工联合会爱达荷州的先驱者:科罗拉多州库尔德阿伦矿区的劳工组织和工业冲突》(The Idaho Antecedants of the Western Federation of Miners: Labor Organization and Industrial Conflict in the Couter D'Alene Mining District of Colorado),加利福尼亚大学,未出版博士论文,1937年,第31—43页。
- ④⑪ 前引詹森书,第27页;前引施密斯书,第53—54页。
- ④⑫ 《阿普列顿百科年鉴》,1892年版,第338页。
- ④⑬ T. A. 里卡德(T. A. Rickard)著:《美国矿业史》(A History of American Mining),1932年纽约版,第327—328页。
- ④⑭ 前引施密斯书,第72—75页。
- ④⑮ 《阿普列顿百科年鉴》,1892年版,第338—339页。
- ④⑯ 觉布·哈利曼(Job Harriman)著:《爱达荷州的阶级斗争》(The Class War in Idaho),1900年纽约版,第6页。
- ④⑰ 前引施密斯书,第110—112页,第128—129页。
- ④⑱ 《阿普列顿百科年鉴》,1892年版,第338—339页。
- ④⑲ 前引施密斯书,第139页。
- ④⑳ 同前书,第156—178页。

- ① 約翰·欧布里安 1892 年 8 月 31 日給岡伯斯的信,《勞聯通訊集》。
- ② 前引施密斯书,第 190—196 頁;岡伯斯 1893 年 2 月 15 日給彼得·麦克基尔的信;岡伯斯 1893 年 2 月 23 日給馬利·費契 (Mary Fitch) 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P. J. 麦克阿瑟 1893 年 2 月 19 日給岡伯斯的信,《勞聯通訊集》。
- ③ 前引哈里曼书,第 9—10 頁。
- ④ P. J. 麦克阿瑟 1893 年 2 月 19 日給岡伯斯的信,《勞聯通訊集》。
- ⑤ 彼得·白林 (Peter Breen) 1893 年 3 月 23 日給岡伯斯的信,《勞聯通訊集》。
- ⑥ 1901 年 6 月份《矿工杂志》,第 21 頁。
- ⑦ 1901 年 6 月份《矿工杂志》,第 21—22 頁;前引施密斯书,第 233—234 頁。
- ⑧ 《西部矿工联合会 1893 年代表大会會議录》,第 4—6, 20 頁。
- 第十六章**
- ① F. C. 菲尔布利克 (F. C. Philbrick) 著:《1893 年經濟危机下的商业情况》(The Mercantile Conditions of the Crisis of 1893), 1894—1902 年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城版,載于《内布拉斯加州大学学报》(University Stud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第 2 卷,第 106 頁。
- ② 《勃拉德街报》編輯阿伯特·斯蒂芬斯 (Albert C. Stevens) 1893 年 12 月 20 日給岡伯斯的信,《勞聯通訊集》;《勞聯 1893 年代表大会會議录》,第 19 頁。
- ③ J. J. 麦克庫克 (J. J. McCook) 著:《游民調查及游民問題》(A Tramp Census and Its Revelation), 載于《公論》杂志 (Forum), 1893 年 8 月份,第 15 卷,第 735—766 頁。
- ④ 阿伯特·肖 (Albert Shaw) 著:《美国城市失业者的救济》(Relief for the Unemployment in American Cities), 載于《評論之評論》(Review of Reviews), 1894 年 1 月份,第 9 卷,第 29—33 頁;唐納·麦克莫利 (Donald L. McMurry) 著:《科克西大軍:关于 1894 年产业軍团运动的研究》(Coxey's Army: A Study of the Industrial Army Movement of 1894), 1929 年波士頓版,第 10 頁;利·汉納·費德 (Leah Hannah Feder) 著:《蕭条期間对失业者的救济:关于自 1857—1922 年底美国某些城市所采取的措施的研究》(Unemployment Relief in Periods of Depression: A Study of Measures Adopted in Certain American Cities, 1857 through 1922), 1936 年紐約版,第 46—47 頁。
- ⑤ 前引費德书,第 152—153 頁。
- ⑥ 1893 年 8 月 13 日《紐約世界报》;“有組織劳工失业救济會議” (Organized Labor Conference for the Relief of the Unemployed) 所签发的“印刷傳閱通知”,《勞聯通訊集》。
- ⑦ 1893 年 8 月 20 日《紐約世界报》。
- ⑧ 1893 年 8 月 22 日同上报。
- ⑨ 塞米尔·萊塞姆 (Samuel Lesem)

- 1893年8月24日給岡伯斯的电报,《劳联通訊集》。
- ⑩ 乔治·麦克奈尔 1893年10月18日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 ⑪ S. J. 肯特(S. J. Kent)給岡伯斯的信,1894年3月5日于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城,《劳联通訊集》。
- ⑫ 乔治·麦克奈尔 1893年10月18日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 ⑬ 1893年8月24日《劳工騎士报》;前引費德书,第95頁。
- ⑭ 《美国劳联史,百科全书和参考书》(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History, Encyclopedia, Reference Book),1919年华盛頓版,第27頁;前引阿伯特·肖的书,第29—33頁;前引費德书,第46—47,94頁。
- ⑮ 《1893—1894年辛辛那提州的紧急救济》(Emergency Relief in Cincinnati, 1893—1894),1894年辛辛那提版,第13頁。
- ⑯ 《美国劳联主义者》杂志,1894年3月份,第1卷,第13頁。
- ⑰ P. J. 馬斯(P. J. Maas)著:《当前的形势》(The Situation To-Day),載于同上杂志,1895年5月份,第2卷,第42—43頁。
- ⑱ 1894年2月1日《紐約世界报》。
- ⑲ 《劳联1893年代表大会會議录》,第11,37頁。
- ⑳ 《竞技场》杂志(Arena),1894年5月份,第9卷,第822—826頁。
- ㉑ 前引麦克莫利书,第20—33頁,第128—129頁。
- ㉒ 《美国劳联主义者》杂志,1894年5月份,第1卷,第53頁;卡尔·布朗恩 1894年3月14日給岡伯斯的信;路易斯·弗莱(Lewis C. Fry) 1894年3月16日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格雷斯·海尔曼·斯蒂姆逊(Grace Heilman Stimson)著:《洛杉矶劳工运动的兴起》(Rise of the Labor Movement in Los Angeles),1955年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版,第155—157頁。
- ㉓ 毛里斯·派普林(Maurice S. Paprin)著:《美国劳工及改良运动》(American Labor and the Reform Movement),威斯康辛大学未出版的碩士論文,1941年,第167頁;劳联印第安納州里奇曼总組織者J. T. 約埃斯(J. T. Joyce)1894年5月15日給岡伯斯的信,內附印刷歌詞一份,《劳联通訊集》。
- ㉔ 1894年4月8日《波士頓邮报》(Boston Post)。
- ㉕ 1894年4月8日《波士頓邮报》;前引麦克莫利书,第110—116頁,第167頁。
- ㉖ 同上引书,第117頁。
- ㉗ 1894年5月7日《費城时报》;《美国劳联主义者》杂志1894年6月份,第1卷,第76頁。
- ㉘ 《美国劳联主义者》杂志,第1卷,第3,52,119,204,263—264頁;第2卷,第61,124頁。
- ㉙ 紐約州托拿万达“托拿万达木材运送工人工会”1893年6月20日印刷傳閱通知;W. J. 施密斯(W. J. Smith) 1894年9月17日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 ㉚ 威廉·亨特(Wm. Hunter)等人給劳联执行委员会的信;岡伯斯 1893

- 年10月27日給勞聯執行委員會的信；岡伯斯1894年9月28日給威廉·施密斯的信，《勞聯通訊集》。
- ③① 本杰明·麥克基·拉斯塔爾 (Benjamin McKie Rastall) 著：《克利普爾克里克地區的勞工史》(The Labor History of the Cripple Creek District)，《威斯康辛大學學報》(Bulletin of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第198號，1908年麥迪遜版，第15—58頁；前引嚴森書，第38—53頁。
- ③② 《伊利諾州第39屆州議會參議院院刊》(Journal of the Senate of the Thirty-Ninth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State of Illinois)，1896年伊利諾州斯普臨菲耳德版，第28—29頁。
- ③③ 約翰·麥克布萊德1894年4月16日給克雷斯·伊文斯的信；約翰·麥克布萊德1894年4月21日給岡伯斯的電報，《勞聯通訊集》。
- ③④ 《聯合礦工工會主席麥克布萊德的報告》(Report of President McBride of the United Mine Workers)，載于《美國勞聯主義者》雜誌，1895年版，第2卷，第8—10頁；同前雜誌，第1卷，第53，59，77，83，101，105，108，109，115，231，259頁；第2卷，第69，107頁。
- ③⑤ 約瑟夫·布加南1894年4月6日，18日，23日及24日給岡伯斯的信；G. W. 佩金斯 (G. W. Perkins) 1894年4月5日給岡伯斯的信；1894年3月31日紐約州《召開勞工會議的呼聲》(Call for a Labor Conference)，《勞聯通訊集》。
- ③⑥ 《1894年4月28日至29日在費城召開的勞工代表會議的正式報告》(Official Report of Conference of Labor Representatives Held at Philadelphia, April 28—29, 1894)，第2—3頁。
- ③⑦ 同上材料，第2—7頁；約翰·布加南1894年6月23日給岡伯斯的信，《勞聯通訊集》。
- ③⑧ 1894年1月1日《鐵路時報》(Railway Times)。

第十七章

- ① 威廉·本內特 (William W. Bennett) 著：《鐵路司機兄弟會和集體交涉》(The Railroad Enginemen Brotherhoods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普林斯頓大學未出版的博士論文，1932年，第A—52頁；《鐵路時報》，1894年1月1日及15日；《芝加哥先驅報》(Chicago Herald)，《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1895年2月7日；弗萊德·安東尼 (Fred H. Anthony) 1895年2月25日給岡伯斯的信，《勞聯通訊集》。
- ② 《勞工局長第5次年報》(Fif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 of Labor) 中《1899年的鐵路勞工》一節，見《第51屆國會第1次會議眾議院行政文件》第336號，華盛頓1890年版，第131，145頁。
- ③ 《機車司爐雜誌》(Locomotive Firemen's Magazine)，1894年1月，第52頁。
- ④ 雷·金杰 (Ray Ginger) 著：《曲折

- 的十字路——尤金·德布斯傳記》(The Bending Cross: A Biography of Eugene V. Debs), 1949年新澤西州新不倫瑞克版, 第46—47頁; 唐納·麥克莫利(Donald McMurry)著:《1889—1894年鐵路兄弟會聯合會》(Federation of Railroad Brotherhoods, 1889—1894), 載《工業及勞工關係評論》, 第7卷, 1953年10月, 第75—76頁。
- ⑤ 《機車司爐雜誌》, 1886年12月份, 第712頁; 1887年2月份, 第71—72頁; 前引麥克莫利書, 第74—75頁。
- ⑥ 前引金杰書, 第47頁, 第56頁; 《約翰·斯文登報》, 1886年1月10日。
- ⑦ 前引金杰書, 第56—58頁; 《機車司爐雜誌》, 1888年4月份, 第246—248頁。
- ⑧ 湯姆斯·尼夏姆給泡德利的信, 1888年2月28日, 《泡德利文件集》。
- ⑨ 前引麥克莫利書, 第77頁。
- ⑩ 同上引書, 第77, 79頁。
- ⑪ 最高工會代表會議的章程載于《鐵路工人統一組織最高工會代表會議第一次年會、第二次年會及休會期間特別會議的議事錄》(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Annual Sessions and Intervening Special Sessions of the Supreme Council of the United Orders of Railway Employees), (第一次年會1889年5月3—6日在伊利諾州芝加哥舉行), 1890年伊利諾州加倫斯堡版, 第1—2頁。
- 這個大概是唯一現存的裝訂本副本, 存于紐約城蘭德社會科學學院梅耶·倫敦圖書館(Meyer London Library, Rand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 ⑫ 同前引文件, 《1890年6月16日及17日最高工會代表會議第2次會議議事錄》, 第37頁。
- ⑬ 同前引文件, 第14—32, 47頁。
- ⑭ 前引麥克莫利書, 第81頁。
- ⑮ 1890年10月9日得克薩斯州休斯頓長高工人代表會議議事錄, 載前引文件里。
- ⑯ 《1892年6月20日伊利諾州芝加哥鐵路工人統一組織最高工會代表會議第4次年會會議錄》, 載前引文件里。
- ⑰ 《布法羅快報》(Buffalo Express), 1892年8月13日, 15日至19日。
- ⑱ 同上報, 1892年8月24日。
- ⑲ 同上報, 1892年8月25日。
- ⑳ 《機車司爐雜誌》, 1892年12月份; 《鐵路乘務員雜誌》, 第9卷, 1892年9月, 第725頁; 前引麥克莫利書, 第87—88頁。
- ㉑ 《布法羅快報》, 1892年8月25日。
- ㉒ G. W. 霍華德給岡伯斯的信, 1892年1月21日, 9月5日, 《勞聯通訊集》。
- ㉓ 《機車司爐兄弟會1892年代表大會議事錄》, 第370—373頁。
- ㉔ 《芝加哥時報》, 1894年6月13日。
- ㉕ 前引金杰書, 第92—93頁; 《美國罷工委員會報告》(United States Strike Commission Report), 《第53屆國會第三次會議參議院行政文件》第7號, 1895年華盛頓版, 第

- 24 頁。
- ②⑥ 《芝加哥时报》，1894 年 6 月 13 日；《美国铁路工会第一次四年代表大会議事录……》，1894 年芝加哥版，第 4 頁。
- ②⑦ 《机械工人报》(Machinists' Journal)，第 5 卷，1893 年 6 月份，第 187 頁。
- ②⑧ 《芝加哥通信者报》(Chicago Intelligencer)，1894 年 1 月 7 日。
- ②⑨ 《芝加哥通信者报》，1894 年 1 月 7 日，又見尤金·德布斯給泰·文·泡德利的信，1894 年 1 月 4 日，《泡德利文件集》。
- ③⑩ 《芝加哥通信者报》，1894 年 1 月 7 日；《铁路时报》，1894 年 1 月 1 日，15 日。
- ③⑪ 《铁路时报》，1894 年 5 月 1 日，15 日，6 月 1 日；前引金杰书，第 102—107 頁；阿尔蒙特·林赛 (Almont Lindsey) 著：《普尔曼罢工》(The Pullman Strike)，芝加哥 1942 年版，第 113 頁。
- ③⑫ 《盐湖城論坛报》(Salt Lake Tribune)，轉載于 1894 年 6 月 1 日《铁路时报》。
- ③⑬ 《铁路时报》，1894 年 1 月 1 日，15 日；美国罢工委员会《关于 1894 年 6 月至 7 月芝加哥罢工的报告》(Report on the Chicago Strike of June-July, 1894)，第 209 頁。
- ③⑭ 《哥伦布快报》(Columbus Dispatch)，轉載于 1894 年 1 月 1 日《铁路时报》。
- ③⑮ 《芝加哥时报》，1894 年 6 月 13 日。
- ③⑯ 《铁路时报》，1894 年 1 月 1 日，15 日。
- ③⑰ T. 奥德尔(T. Odell)著：《关于成立与芝加哥总經理联合会类似的联合会的必要性》(On the Necessity for Similar Associations to the Chicago General Managers' Association)，《1892—1893 年芝加哥总經理联合会議事记录》，打字原稿裝訂本(第 2 卷)，芝加哥約翰·克賴勒尔图书馆，第 12 号，1893 年 8 月 17 日，第 9—13 頁。注有“机密”字样。
- ③⑱ 《1892—1893 年总經理联合会議事记录》，第 12 号，第 4 頁，約翰·克賴勒尔图书馆。
- ③⑲ 《1892—1893 年总經理联合会議事记录》，第 8 号，第 12, 13 頁，第 13 号，第 4, 5 頁，約翰·克賴勒尔图书馆；美国罢工委员会《关于芝加哥罢工的报告……》，第 29—30, 223 頁。
- ④⑩ 《1892—1893 年总經理联合会議事记录》，第 14 号，第 3—12 頁，約翰·克賴勒尔图书馆。
- ④⑪ 美国罢工委员会《关于芝加哥罢工的报告……》，第 29—30, 223 頁；《芝加哥先驅报》，1895 年 2 月 6 日；《美国工业委员会报告》，华盛顿 1900 年版，第 4 卷，第 509—510 頁。

第十八章

- ① 阿尔蒙特·林赛著：《普尔曼罢工》，第 38 頁以下。
- ② 福斯特·雷亚·杜勒斯 (Foster Rhea Dulles) 著：《美国劳工》(Labor in America)，1949 年紐約版，第 172 頁。

- ③ 前引林賽书,第103頁。
- ④ 同上引书,第103--105頁,第122—123頁。
- ⑤ 同上引书,第128—131頁。
- ⑥ 美国罢工委员会《关于1894年6月至7月芝加哥罢工的报告》,1895年华盛頓版,第39,44頁。美国控訴德布斯等人一案載《联邦报告者》(Federal Reporter),第64卷,第763頁。
- ⑦ 《紐約論壇报》,1894年7月3日。
- ⑧ 1894年7月4日德布斯給艾奧华州克林頓城 O. L. 文森特(O. L. Vincent)的信,載于《美国控訴德布斯案卷中关于藐視法令罪的审理附件》,伊利諾州北部地区美国巡迴法庭,未注地点和日期,第91頁。(副本存于哈佛大学倍克图书馆);《芝加哥論壇报》,1895年1月31日。
- ⑨ 司徒华·戴杰特(Stuart Daggett)著:《南太平洋历史片段》(Chapters on the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Pacific),1922年紐約版,第144—146頁;格雷·斯·蒂姆逊著:《洛杉矶劳工运动的兴起》,第166--167頁。
- ⑩ 威廉·保阿斯(Wm. Boas)給岡伯斯的信,1894年7月4日,《劳联通訊集》。
- ⑪ 《紐約时报》,1894年7月9日。
- ⑫ 同上报纸;1894年7月15日《铁路时报》。
- ⑬ 阿兰·奈温斯(Allan Nevins)著:《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1931年紐約版,第616頁。
- ⑭ 前引林賽书,第154頁;克拉倫斯·达罗(Clarence Darrow)著:《生平軼事》(The story of My Life),1932年紐約版,第61頁;《芝加哥總經理联合会議事录》,1894年6月25日至1894年7月14日,裝訂册,藏于約翰·克賴勒尔图书馆,第113頁。
- ⑮ 爱德华·伯尔曼(Edward Berman)著:《劳工与薛尔曼法案》(Labor and the Sherman Act),1930年紐約版,第23頁。
- ⑯ 費利克斯·弗兰克福特与納坦·格林(Felix Frankfurter and Nathau Greene)合著:《劳工禁令》(The Labor Injunction),1930年紐約版,第20—24頁。
- ⑰ 《紐約世界报》,1894年7月2日。
- ⑱ 前引金杰书,第132頁。
- ⑲ 美国罢工委员会报告,第20頁。
- ⑳ 哈利·巴納德(Harry Barnard)著:《被遺忘了的雄鹰:約翰·彼得·阿尔特盖德的生平》(Eagle Forgotten: The Life of John Peter Aligeld),1938年紐約版,第276,295—305頁。
- ㉑ 前引林賽书,第191—193頁。
- ㉒ 前引林賽书,第310—311頁;《紐約論壇报》,1894年7月3日,7日,9日;《紐約先驅报》1894年7月8日,9日;《芝加哥晚郵报》1894年7月7日,10日;《波士頓商业公报》(Boston Commercial Bulletin)1894年7月7日。
- ㉓ 約瑟夫·道弗曼(Joseph Dorfman)著:《陶斯坦·魏布倫和他的美国》(Thorstein Veblen and His

- America), 1934年紐約版,第108—112頁;1894年7月12日《基督报信者》(Christian Intelligencer)。
- ②④ 前引耶兰书,第122頁。
- ②⑤ 《芝加哥論壇报》,1895年1月31日。
- ②⑥ 前引林賽书,第278—279頁。
- ②⑦ 《美国罢工委员会报告》,第143—144頁,第161頁。
- ②⑧ 前引林賽书,第222—224頁。
- ②⑨ 同上引书,第225頁。
- ③⑩ 1894年7月9日岡伯斯給麦克基尔的信;1894年7月9日岡伯斯給 P. M. 阿瑟的信,《岡伯斯书信集》;1894年7月10日岡伯斯給約翰·列农的信,《劳联通訊集》。
- ③⑪ 1894年7月10日岡伯斯給約翰·列农的信;1894年7月10日彼得·麦克基尔給克雷斯·伊文斯的电报,《劳联通訊集》。
- ③⑫ 《費城记录报》(Philadelphia Record),1900年3月28日;1900年4月3日彼得·麦克基尔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 ③⑬ 《布里格斯會議議事录》(Proceedings of Briggs Conference),載于《美国劳联主义者》,1894年8月,第1卷,第131—133頁。
- ③⑭ 参閱1896年10月18日《底特律自由新聞》(Detroit Free Press);1894年7月30日 W. W. 麦克阿瑟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 ③⑮ 前引岡伯斯书,第1卷,第404—406頁。
- ③⑯ 1894年6月14日彼得·麦克基尔給山姆朋友(Friend Sam. 即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 ③⑰ 1894年7月28日 F. W. 阿諾德(F. W. Arnold)給克雷斯·伊文斯的信;1894年8月8日 F. P. 薩金特(F. P. Sargent)和 F. W. 阿諾德給克雷斯·伊文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 ③⑱ 前引林賽书,第231—233頁,第282頁。
- ③⑲ 关于德布斯案,最高法院第15号案,第900,912号。
- ④⑩ 美国罢工委员会报告,第150—151頁。
- ④⑪ 同上引文件,第4卷,第503—525頁;《芝加哥論壇报》,1899年6月27日及10月25日。
- ④⑫ 《罢工及其教訓》(The Strike and its Lessons),載《美国劳联主义者》,第1卷,1894年8月,第124頁。
- ④⑬ 1895年8月1日《铁路时报》。又見1894年8月30日德布斯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 ④⑭ 《世界产业工人第一次年度代表大会議事录》(Proceedings, First Annual Convention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1905年芝加哥版,第162頁。
- ④⑮ 《紐約时报》,1894年7月13日。

第十九章

- ① 赫伯特·密勒(Herbert Miller)著,《社会主义在美国》(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1895年8月份《美国劳联主义者》,第2卷,第97頁。
- ② 关于德李昂在成为社会劳工党領袖

- 以前的最詳盡的記載。請閱詹姆斯·斯托爾維(James Stolvey)著:《但尼爾·德李昂,關於美國馬克思主義正統派的研究》(Daniel De Leon, A Study of Marxian Orthodoxy in the United States),伊利諾大學未出版的博士論文,1946年,第19—34頁。
- ③ 前引斯托爾維論文,第132—138頁;但尼爾·德李昂著:《工會運動的迫切問題》(The Burning Question of Trade Unionism),1947年紐約版,第20頁。
- ④ 湯姆·曼和本·提萊特(Tommann and Ben Tillett)著:《新工會主義——答喬治·席普頓先生》(The New Trades Unionism, A Reply to Mr. George Shipton),1890年倫敦版,第4頁。
- ⑤ 路西安·山尼爾(Lucien Sanial)著:《社會主義者年鑒及史料大全》(The Socialist Almanac and Treasury of Facts),1898年紐約版,第225頁。
- ⑥ 厄內斯特·博姆於1890年7月13日給岡伯斯的信,1890年8月11日紐約中央勞工聯合會給岡伯斯的信,《勞聯通訊集》。
- ⑦ 1890年5月9日岡伯斯給奧古斯特·考弗的信,《岡伯斯書信集》;厄內斯特·博姆於1890年11月1日給岡伯斯的信,《勞聯通訊集》;1890年11月7日岡伯斯給厄內斯特·博姆的信,《岡伯斯書信集》。
- ⑧ 1891年5月10日《人民》周刊(The People);1891年11月7日岡伯斯給厄內斯特·博姆的信,《岡伯斯書信集》。
- ⑨ 《1890年勞聯代表大會議事錄》,第12—21頁。
- ⑩ 同上議事錄,載於1894年4月1日《美國勞聯主義者》雜誌,第30頁。
- ⑪ 《1890年勞聯代表大會議事錄》,第12—21頁。
- ⑫ 1890年12月27日岡伯斯給厄內斯特·博姆的信;1890年12月23日岡伯斯給威廉·馬丁的信;1891年1月6日岡伯斯給喬治·施依靈的信,《岡伯斯書信集》。
- ⑬ 羅伯特·奧格給岡伯斯的信,1890年12月29日于底特律;伊達·萬·愛登1890年12月給岡伯斯的信,《勞聯通訊集》。
- ⑭ 1891年8月21日岡伯斯給維克多·戴拉海依的信,《岡伯斯書信集》。
- ⑮ 1891年1月9日岡伯斯給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岡伯斯書信集》。
- ⑯ 《科學與社會》雜誌(Science and Society),第7卷,第369頁。
- ⑰ 1891年1月29日恩格斯給史略特的信,《馬克思恩格斯給美國人的信》,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80頁。
- ⑱ 1891年5月11日奧古斯特·迪拉巴(August Delabar)給岡伯斯的信,《勞聯通訊集》;1891年5月19日岡伯斯給奧古斯特·迪拉巴的信,《岡伯斯書信集》。
- ⑲ 見《紐約中央勞工聯合會給全國有組織的勞工的信》(Central Labor Federation of New York to Organized Labor Throughout

- the Country)印刷傳單,《勞聯通訊集》;1891年12月26日聖路易《工會記錄報》(The Union Record)。
- ⑳ 1891年5月10日及8月2日《人民》周刊,以及在1893年1月26日弗蘭克·福斯特(Frank Foster)給岡伯斯的信中所引用的《人民》周刊,《勞聯通訊集》。
- ㉑ 1893年12月24日《人民》周刊。
- ㉒ 雨果·密勒(Hugo Miller)給岡伯斯的信,1892年4月16日於紐約,《勞聯通訊集》。
- ㉓ 莫里斯·芬斯通(Morris Feinstone)著:《希伯來人工會聯合會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the United Hebrew Trades),1938年蓋沃克夏夫頓版,第18頁。
- ㉔ 菲利浦·范·巴頓(Phillip Van Patten)給喬治·施依靈的信,1893年7月2日於阿肯色州湯泉城,拉巴迪剪報集;1893年7月10日岡伯斯給W. C. 歐文(W. C. Owen)的信,《岡伯斯書信集》。
- ㉕ 《1893年勞聯代表大會議事錄》,第31, 37—38頁。
- ㉖ 1894年1月7日《紐約先驅報》。
- ㉗ 同上報;1894年1月18日威廉·豪利斯特(Wm. Hollister)給岡伯斯的信,注有“機密”字樣,《勞聯通訊集》;1894年3月《裁縫報》(The Tailor)。
- ㉘ 1894年1月7日《紐約先驅報》。
- ㉙ 1893年12月28日W. 麥克阿瑟(W. MacArthur)給岡伯斯的信,《勞聯通訊集》;1894年1月3日岡伯斯給W. 麥克阿瑟的信,《岡伯斯書信集》。
- ㉚ 湯姆·曼向美國社會主義者演詞的手寫稿,《勞聯通訊集》。
- ㉛ 1894年9月6日愛德華·摩利(Edward Murry)及其他人給岡伯斯的信,《勞聯通訊集》。
- ㉜ 1894年1月27日《波士頓勞工領導者報》;1893年12月30日《克利夫蘭公民報》(Cleveland Citizen),又見《勞聯通訊集》。
- ㉝ 1894年11月3日彼得·麥克基爾給克雷斯·伊文斯的信,《勞聯通訊集》。
- ㉞ 1894年11月3日彼得·麥克基爾給岡伯斯的信,《勞聯通訊集》。
- ㉟ 1894年11月23日及12月4日彼得·麥克基爾給岡伯斯的信;1894年11月及12月弗蘭克·福斯特給岡伯斯的信,《勞聯通訊集》。
- ㊱ 見1895年2月及1896年9月《制雪茄烟工人報》(The Cigar makers' Journal)。
- ㊲ 《1894年勞聯代表大會議事錄》,第14—15, 31, 36—37, 38—43頁。
- ㊳ 湯姆斯·摩根(Thomas Morgan)編:《國際機械工人聯盟在美國勞工聯合會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R. 保耳的報告》(Report of R. Pohle, Delegate to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of Labor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achinists' Union)原稿,芝加哥大學。
- ㊴ 《1894年勞聯代表大會議事錄》,第41—42頁;1895年6月17日彼得·麥克基爾給奧古斯特·麥克雷斯(August McCraith)的信,1895年3月21日湯姆斯·摩根給詹姆斯·鄧肯(James Duncan)的信,

- 《劳联通讯集》；《1895年劳联代表大会議事录》，第41—42，80—82頁。
- ④⑩ 1894年12月23日《人民》周刊；1895年3月21日湯姆斯·摩根給詹姆斯·邓肯的信，《劳联通讯集》。
- ④⑪ 1895年5月10日約翰·麦克布莱德給湯姆斯·摩根的信，《劳联通讯集》。
- ④⑫ 1895年5月18日湯姆斯·摩根給麦克布莱德的信，《劳联通讯集》。
- ④⑬ 1895年3月号《美国劳联主义者》杂志，第2卷；1895年3月5日查理·劳朋(Charles Rawbone)給約翰·麦克布莱德的信，《劳联通讯集》。
- ④⑭ 1895年10月31日彼得·麦克基尔給奥古斯特·麦克雷斯的信，《劳联通讯集》；《1895年劳联代表大会議事录》，第96頁。
- ④⑮ 1895年5月10日約瑟夫·布里凯尔(Joseph Brickell)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讯集》；前引基普尼斯书，第14頁。
- ④⑯ 《劳工騎士会1893年大会議事录》，第39—40，55—56頁。
- ④⑰ 1894年6月9日《錫腊丘茲先驅晚报》(Syracuse Evening Herald)。
- ④⑱ 1893年11月16日《劳工騎士报》；1894年12月2日《人民》周刊。
- ④⑲ 1895年1月7日詹姆斯·索弗林(James Sovereign)給德李昂的信；德李昂給詹姆斯·索弗林的信，《但尼尔·德李昂通讯集》，威斯康辛州历史学会；1895年9月29日《人民》周刊。
- ⑤⑩ 前引斯托尔維书，第74—75頁。
- ⑤⑪ 前引基普尼斯书，第15—17頁；1895年12月1日《人民》周刊。
- ⑤⑫ 1896年4月12日《人民》周刊；《1896年7月4日社会主义劳工党第9次年会議事录》，第28—31頁。
- ⑤⑬ N. I. 斯通(N. I. Stone)著：《社会主义劳工党对工会的态度》(The Attitude of the S. L. P. Toward the Trade Unions)，1900年紐約版，第8頁。
- ⑤⑭ 1896年2月18日彼得·麦克基尔給奥古斯特·麦克雷斯的信；1896年3月12日伊·庫尔真克納布(E. Kurzenknabe)給岡伯斯的信；1895年3月23日及28日查理·白其托尔德(Chas. F. Bechtold)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讯集》。
- ⑤⑮ 1896年2月18日查理·白其托尔德給奥古斯特·麦克雷斯的信；1896年2月18日彼得·麦克基尔給奥古斯特·麦克雷斯的信；1896年5月5日岡伯斯給华尔特·麦克阿瑟(Walter McArthur)的信，《劳联通讯集》。
- ⑤⑯ 《1896年7月4日社会主义劳工党第9次年会議事录》，第25—32頁。
- ⑤⑰ 前引基普尼斯书，第86頁。
- ⑤⑱ 前引基普尼斯书，第26—27頁。
- ⑥⑰ 1895年2月2日弗莱德·馬丁(Fred E. Martin)給社会主义劳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信，《但尼尔·德李昂书信集》，威斯康辛州历史学会。

第二十章

- ① 《内布拉斯加州民間創作集錦》(Nebraska Folklore Pamphlets), 第18号, 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城联邦作家协会(Federal Writers Project), 1938年版, 第1頁。
- ② 約翰·希克斯(John Hicks)著:《人民党人的起义——农民同盟和人民党史》(The Populist Revolt, A History of the Farmers' Alliance and the People's Party), 明尼阿波利斯1931年版, 第115頁;《劳工騎士会1889年大会議專录》, 第45頁, 第53頁; 1889年11月7日《国民經济学家》杂志(National Economist)。
- ③ 前引希克斯书, 第156頁及附录。
- ④ F. L. 麦克維(F. L. McVey)著:《人民党运动》(The Populist Movement), 1896年紐約版, 第139頁; 1891年5月9日《波士頓劳工领导者报》; 1891年6月12日《克利夫兰公民报》。
- ⑤ 1892年3月5日《国民經济学家》报。
- ⑥ 1890年11月14日查理·白其托尔德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1891年7月25日, 8月15日, 9月5日及26日, 11月14日《克利夫兰公民报》; 弗兰克·德魯(Frank Drew)著:《当前的农民运动》(The Present Farmers' Movement), 載于《政治科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第6卷, 1891年, 6月份, 第301頁。
- ⑦ 1892年6月16日及17日《底特律自由新聞》。
- ⑧ 1892年1月30日, 3月7日, 4月13日及5月24日湯姆斯·华特逊(Thomas E. Watson)給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 ⑨ 1891年10月3日及1892年1月31日《面包工人报》(Bakers' Journal); 1891年8月8日波士頓《劳工领导者》报; 伊娃·麦克唐納—瓦列希著:《人民运动的力量和弱点》(The Strength and Weakness of the People's Movement), 載于1892年4月份, 第5卷《竞技场》杂志, 第728頁; 1891年8月2日, 10月23日及1892年3月19日伊娃·麦克唐納—瓦列希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 ⑩ 1892年7月2日, 8月6日, 9月3日, 10月8日, 11月5日《克利夫兰公民报》。
- ⑪ 同上报, 1892年1月9日, 4月23日, 6月18日, 7月9日, 8月13日, 9月3日, 11月5日; 前引F. L. 麦克維书, 第143頁; 前引希克斯书, 第230, 427—444頁; 德斯特勒(Destler)著:《美国的激进主义》(American Radicalism), 第16, 17—18, 28—30頁; 茂德·杰恩斯(Maude A. Gernes)著:《劳工分子在人民党中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the Labor Element in the Populist Party), 明尼苏达大学未出版論文, 1924年6月9日, 副本存于明尼苏达历史学会, 第10—13頁。
- ⑫ 1892年8月26日《紐約先驅报》。
- ⑬ 1891年4月30日, 5月17日及31

- 日, 6月7日及21日, 1892年9月4日及25日《人民》周刊; 乔治·克诺尔斯 (George H. Knoles) 著: 《1892年选举中的人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散记》(Populism and Socialism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Election of 1892), 载于《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1943年, 第7卷, 第299—300页。
- ⑭ 1892年1月6日恩格斯给左尔格的信, 《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第288页; 1891年6月7日, 14日, 21日及8月24日, 9月6日《人民》周刊; 1895年2月1日 F. A. 康内尔 (F. A. Cornell) 给但尼尔·德李昂的信; 1895年3月4日 G. W. 霍平 (G. W. Hopping) 给德李昂的信; 1895年3月15日 H. W. 扬格 (H. W. Young) 给德李昂的信, 《但尼尔·德李昂通信集》, 威斯康辛州历史学会收藏。
- ⑮ 1891年9月6日《人民》周刊; 前引斯托尔维著书, 第51页, 第53页。
- ⑯ 《1889年劳联代表大会议事录》, 第14—15页; 《T. J. 摩根向芝加哥工会及劳工大会的报告》(Report of T. J. Morgan to Chicago Trades and Labor Congress), 第9页; 阿隆卓·克劳斯 (Alonzo Crouse), E. S. 布朗恩, D. D. 格拉斯哥, 执行委员会著: 《农业工人联盟》(Farm Hands Labor Union), 俄亥俄州贝雷尔 1892年8月27日, 《劳联通讯集》。
- ⑰ 1892年2月10日冈伯斯给 V. P. 施密斯 (V. P. Smith) 的信; 1893年2月6日冈伯斯给约翰·麦克布莱德的信, 《冈伯斯书信集》和《劳联通讯集》。
- ⑱ H. M. 伊威斯给冈伯斯的信, 1892年2月18日于堪萨斯州托皮卡, 《劳联通讯集》。
- ⑲ 1892年2月23日冈伯斯给 H. M. 伊威斯的信, 《冈伯斯书信集》。
- ⑳ 《北美评论》, 1892年8月第155卷, 第93—95页。
- ㉑ 新奥尔良《民主党人时报》, 1892年10月3日。
- ㉒ 1892年11月8日 E. J. 摩查特 (E. J. Moffitt) 给冈伯斯的信; 1892年9月25日 E. H. 奥列利给冈伯斯的信; 1892年8月8日 W. R. 考利 (W. R. Kolley) 给冈伯斯的信, 《劳联通讯集》。
- ㉓ 1892年9月15日冈伯斯给克雷布斯·伊文斯的信; 1892年9月23日冈伯斯给阿隆卓·克劳斯的信, 《劳联通讯集》。
- ㉔ 1892年7月20日亨利·德马莱斯特·劳埃德给冈伯斯的信。又见1892年7月17日盖勒·威尔歇 (H. Gaylor Wilshire) 给冈伯斯的信, 《劳联通讯集》。
- ㉕ 前引希克斯书, 第267页。
- ㉖ 前引杰恩斯书, 第14—18页。
- ㉗ 1892年11月17日及12月17日《克利夫兰公民报》; 前引德斯特勒书, 第168页; 前引克诺尔斯书, 第302页; 乔治·哈蒙·克诺尔斯 (George Harmon Knoles) 著: 《1892年的总统竞选和大选》(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 and Ele-

ction of 1892), 史坦福大学未出版博士論文, 1939年, 第288—296頁。

- ㉘ 1893年1月3日岡伯斯給勞倫佐·勒維林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 ㉙ 《約翰·斯文登对1892年美国劳工联合会代表大会演讲的报告》(Report of Speech by John Swinton to the 1892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第4—5頁。
- ㉚ 《1892年美国劳联代表大会議事录》, 第43頁。
- ㉛ 1892年12月21日及26日本·德雷尔(Ben Terrell)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 ㉜ 1893年2月10日岡伯斯給H.M.伊威斯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第二十一章

- ① 1894年1月7日《紐約先驅報》。
- ② 1893年9月30日及10月14日《克利夫兰公民报》; 1893年9月《裁縫报》; 《西部劳工》报(Western Laborer), 轉載于1893年9月16日《波士頓劳工领导者报》。
- ③ 1894年8月19日詹姆斯·穆瑞(James E. Murray)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 ④ 1894年6月27日紐約《奧内达先驅報》(Oneida (N. Y.) Herald); 1893年6月23日华盛顿《塔科馬新聞报》(Tacoma (Washington) News); 1894年7月27日《洛杉磯先驅报》(Los Angeles Herald)。
- ⑤ 前引麦克莫利书, 第110—111, 229—230, 271—274頁; 1894年4月22日及24日《紐約时报》; 1894

年4月21日及5月5日《克利夫兰公民报》。

- ⑥ 渥尔农·詹森著,《冲突的继承》, 第49—51頁;《毕尔·海伍德集》(Bill Haywood's Book), 第63—64頁。
- ⑦ 1894年7月17日及21日《波士頓劳工领导者报》; 1894年7月27日詹姆斯·克拉克(James G. Clark)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 ⑧ 1894年9月24日阿隆索·克罗斯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 ⑨ 爱德华·密特尔特曼(Edward B. Mittleman)著,《1877—1896年芝加哥劳工的政治活动》(Chicago Labor in Politics, 1877—96), 載于《政治经济学杂志》, 1920年5月第18卷, 第423頁。
- ⑩ 前引金杰书, 第131頁。
- ⑪ 1893年8月19日及26日《克利夫兰公民报》。
- ⑫ 1895年11月《竞技场》杂志, 第14卷, 第369—384頁; 前引希克斯书, 第333頁。
- ⑬ 1893年9月23日《波士頓劳工领导者报》; 1893年8月19日及9月23日《克利夫兰公民报》。
- ⑭ 1893年11月25日《克利夫兰公民报》。
- ⑮ 1891年7月3日及8月1日, 1893年11月25日《克利夫兰公民报》。
- ⑯ 实际上,《劳联通訊集》里有几百封来自全国各地劳联組織者、工会、城市中央工会的支持銀币自由鑄造的信和电报。
- ⑰ 1893年8月2日至4日《芝加哥論壇报》; 印刷傳聞通知, 副本收存于《劳联通訊集》。

- ⑱ 1893年9月7日《芝加哥每日論壇報》(Chicago Daily Tribune); 1893年10月28日《西部勞工》報; 1894年湯姆斯·希恩斯(Thomas Hines)給岡伯斯的信,《勞聯通訊集》; 1894年12月14日《勞工辯護者報》(Labor Advocate)。
- ⑲ R. C. 馬丁(R. C. Martin)著:《得克薩斯州的人民黨》(The People's Party in Texas), 1933年得克薩斯州達拉斯版,第67—68頁。
- ⑳ 韋利斯·艾波特(Willis J. Abbott)著:《芝加哥的人民主義運動》(The Chicago Populist Campaign),載于1895年2月《竞技场》雜誌,第11卷,第330頁。
- ㉑ 欲知亨利·勞埃德(Henry D. Lloyd)的詳細傳記,請閱卡羅·勞埃德(Caro Lloyd)著:《亨利·德馬萊斯特·勞埃德(1847—1903年)》(Henry Demarest Lloyd, 1847—1903), 兩卷集, 1912年紐約版。欲知其簡短傳記,請閱查理·麥克阿瑟·德斯特勒著:《1865—1901年美國的激進主義》(American Radicalism, 1865—1901),第136—138頁。
- ㉒ 1894年1月31日及2月5日亨利·德馬萊斯特·勞埃德給岡伯斯的信,《勞聯通訊集》。
- ㉓ 1894年1月31日及2月5日亨利·德馬萊斯特·勞埃德給岡伯斯的信,《勞聯通訊集》。
- ㉔ 前引德斯特勒書,第168—169頁; 1894年5月1日,8日,15日,22日,29日《鐵路時報》。
- ㉕ 1894年3月6日湯姆斯·摩根給岡伯斯的信,《勞聯通訊集》; 1895年2月21日湯姆斯·摩根給亨利·勞埃德的信,《勞埃德文件集》,威斯康辛州歷史學會。
- ㉖ 前引德斯特勒書,第169—170頁。
- ㉗ 同上書,第170頁。
- ㉘ 1894年5月10日芝加哥《八小時先驅報》(Eight-Hour Herald (Chicago)); 1894年6月27日M. H. 梅登(M. H. Madden)給亨利·勞埃德的信,《勞埃德文件集》,威斯康辛州歷史學會。
- ㉙ 麥克斯·席普雷(Max L. Shipley)著:《伊利諾州的人民黨》(The People's Party in Illinois), 1927年版,第57—58頁; 前引德斯特勒書,第180頁。
- ㉚ 1894年7月19日《鐵路時報》; 前引德斯特勒書,第180頁。
- ㉛ 1894年8月6日《芝加哥時報》(Chicago Times), 1894年9月1日及10月15日《鐵路時報》; 前引德斯特勒書,第186—187頁。
- ㉜ D. M. 芬斯(D. M. Feins)著:《1890—1896年勞工在人民黨運動中的作用》(Labor's Role in the Populist Movement, 1890—1896), 哥倫比亞大學未出版的碩士論文, 1939年,第53—54頁; 前引德斯特勒書,第188頁。
- ㉝ 1894年2月24日,3月10日,4月28日,6月2日,23日及30日,7月28日,8月4日,18日及25日,9月8日《克利夫蘭公民報》; 1894年8月4日,9月29日《波士頓勞工領導者報》; 1894年3月1日《美

- 《国劳联主义者》杂志,第1卷,第9--10, 14頁; 1894年10月24日《海岸海員报》(Coast Seamen's Journal); 前引芬斯书,第62—70頁; 唐納·爱德加·华尔特(Donald Edgar Walters)著:《1889—1900年加利福尼亚的人民主义》(Populism in California, 1889—1900),加利福尼亚大学未出版博士論文,1952年,第242—257頁; 1894年3月1日亨利·尼科尔斯(Henry Nichols)給岡伯斯的信; 1894年3月15日F. B. 威克曼(F. B. Wakeman)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 ③④ 阿伯特·肖著:《人民党人威廉·艾倫》(William V. Allen, Populist),載于1894年7月份《評論之評論》,第10卷,第130頁。
- ③⑤ 1894年8月25日,12月1日《克利夫兰公民报》。
- ③⑥ 1894年7月30日及8月亨利·德馬萊斯特·勞埃德給岡伯斯的信,勞埃德手稿,威斯康辛州历史学会收藏。
- ③⑦ 1894年8月9日勞倫斯·格朗倫德(Laurence Gronlund)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 ③⑧ 1894年6月18日J.M. 盖尔(J. M. Guelle)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 ③⑨ 1894年8月15日《铁路时报》。
- ③⑩ 1894年9月13日塞米尔·岡伯斯給約瑟夫·拉巴迪的信,《岡伯斯书信集》和《拉巴迪剪报集》。
- ④① 1894年9月24日的油印傳閱通函,《劳联通訊集》。
- ④② 1894年10月1日阿特·赫尔里克(Art C. Herrick)給岡伯斯的信; 1894年9月5日和13日密尔沃基的F. J. 威伯,1894年10月2日堪薩斯州維安道特公司的M. C. 維兰(M. C. Whelan),1894年9月30日俄亥俄州皮加的D. W. 欧法隆(D. W. O'Fallon),1894年10月3日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的哈利·克拉克(Harry Clark),1894年10月2日加利福尼亚州薩克拉門托的H. 高德加斯特(H. Godegast),1894年10月28日亨利·弗萊德立克(Henry Frederick)等人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 ④③ 見1894年10月13日粗細木工联合兄弟会伊利諾州庫克郡地区委员会的信; 約翰·卡尔德伍德(John Calderwood)給岡伯斯的信,1894年10月1日于科罗拉多州維克托; J. W. 第恩(J. W. Deane)給岡伯斯的信,1894年10月6日于芝加哥; M. C. 达非(M. C. Duffy)給岡伯斯的信,1894年于密执安州大瀑布城,《劳联通訊集》。
- ④④ 1894年第3号印刷傳閱通知,見勞埃德文件集中的傳單和張貼傳單汇集,1894年10月,威斯康辛州历史学会。
- ④⑤ 前引威廉·艾波特书,第334頁。
- ④⑥ 參閱岡伯斯写的社論:《正合时宜的話》(A Word in Season),載于1894年10月份《美国劳联主义者》杂志,第1卷,第172—173頁; 1894年10月5日亨利·乔治給威廉·加里逊(William L. Garrison)的信,亨利·乔治手稿,紐約公共图

书馆。

- ④7 前引德斯特勒书,第200頁。
- ④8 1894年10月7日《芝加哥每日論壇報》。在前引德斯特勒的书里引用了劳埃德演讲的全文,第213—221頁。
- ④9 1894年11月1日《芝加哥时报》。
- ⑤0 1894年12月《美国劳联主义者》,第1卷,第246頁;1894年11月8日威廉·馬丁(Wm. N. Martin)給岡伯斯的信;1894年11月8日詹姆斯·布莱特爾(James Brettell)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 ⑤1 参閱阿特·赫尔里克給岡伯斯的信,1894年10月1日于內布拉斯加州林肯城,《劳联通訊集》。
- ⑤2 前引德斯特勒书,第189,208頁;前引斯台雷书,第100—104頁。
- ⑤3 1894年10月15日《芝加哥每日論壇報》;1894年10月17日《紐約論壇報》。
- ⑤4 前引艾波特书,第336頁;前引德斯特勒书,第208頁,第210—211頁。
- ⑤5 唐納·麦克莫利著:《科克西大軍》(Coxey's Army),第286頁;1894年11月10日《芝加哥每日論壇報》;1894年11月17日及24日《波士頓劳工領導者報》;1894年11月14日《海岸海員報》;前引杰恩斯书,第88—90頁。
- ⑤6 前引希克斯书,第338頁。
- ⑤7 威斯康辛大学未出版碩士論文,1941年,第180頁。
- ⑤8 1895年2月19日亨利·德馬萊斯特·劳埃德給本杰明·安得魯斯博士的信。劳埃德手稿,威斯康辛州历史学会。

第二十二章

- ① 1892年5月24日及31日湯姆斯·华特遜給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 ② 前引希克斯书,第344頁。
- ③ L. W. 富勒(L. W. Fuller)著:《科罗拉多州人民党史》(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Party in Colorado),威斯康辛大学未出版的博士論文,1933年,第174—175頁;1895年1月1日特·范德伍尔特(T. Vandervoort)給亨利·劳埃德的信;1894年12月30日符耶布·考津斯(Phoebe W. Couzins)給亨利·劳埃德的信,劳埃德文件集,威斯康辛州历史学会。
- ④ 1894年11月23日亨利·劳埃德給克拉倫斯·达罗的信,劳埃德文件集,威斯康辛州历史学会;前引W. J. 艾波特书,第336頁。
- ⑤ 德斯特勒著:《美国激进主义》,第200—203頁;1894年11月18日《人民》周刊;W. E. 基恩斯(W. E. Kearns)給岡伯斯的信,1895年12月31日于堪薩斯州特皮卡,《劳联通訊集》。
- ⑥ 1894年12月9日《人民》周刊;1895年12月10日赫尔曼·陶貝奈克給亨利·劳埃德的信,劳埃德文件集,威斯康辛州历史学会。
- ⑦ 1894年12月22日《克利夫兰公民報》;前引德斯特勒书,第229頁。
- ⑧ 1895年1月5日《圣路易劳工報》(St. Louis Labor)。
- ⑨ 1894年12月《美国劳联主义者》,第1卷,第242—245頁。

- ⑩ 《1894年劳联代表大会議事录》，第15頁。
- ⑪ 1895年3月15日《铁路时报》；1895年7月3日《海岸海員报》；1895年2月6日亨利·劳埃德給約翰·伯恩斯(John Burns)的信，劳埃德手稿，威斯康辛州历史学会。
- ⑫ 1895年1月26日《未来国家》杂志；1895年1月5日《圣路易劳工报》。
- ⑬ 1895年2月22日《国民警卫报》。
- ⑭ 1895年2月23日《未来国家》。
- ⑮ 前引德斯特勒著书，第241—242頁；1895年2月23日《克利夫兰公民报》；亨利·劳埃德著：《美国劳工运动》(The American Labour Movement)，載于1895年5月11日《劳工领导者》(倫敦)，(副本存于倫敦大英博物館)。
- ⑯ 前引德斯特勒著书，第250—251頁；1895年4月6日《波士頓劳工领导者》报。
- ⑰ 1895年4月12日《国民警卫报》。
- ⑱ 1895年4月20日《克利夫兰公民报》。
- ⑲ 1895年11月17日及24日《克利夫兰公民报》；1895年11月17日及24日《波士頓劳工领导者报》。
- ⑳ 《1895年阿普列頓百科年鉴》，第10頁，第314頁，第424頁。
- ㉑ 海倫·麥克凱·布萊克伯恩(Helen McKay Blackburn)著：《1890—1898年南方的人民党》(The Populist Party in the South, 1890—1898)，哈佛大学未出版的碩士論文，1941年，第85—94頁。
- ㉒ 1895年12月28日《工会工人报》(Union Workman)；1895年12月1日及4日《八小时先驅报》。
- ㉓ 1895年4月25日《海岸海員报》；《1895年新澤西行业工会联合会代表大会議事录》，第5頁。
- ㉔ 《1895年劳联代表大会議事录》，第17—18, 82, 85—86頁。
- ㉕ 《1895年劳联代表大会議事录》，第82頁。
- ㉖ 1896年1月25日《工会工人报》；1896年1月11日及18日《克利夫兰公民报》。
- ㉗ 1895年6月12日以《告美国劳动人民书》(To the Labouring Men)为題的傳单，《劳联通訊集》；1896年2月1日，4月18日及6月13日《克利夫兰公民报》。
- ㉘ 1896年8月《評論之評論》，第14卷，第140頁。
- ㉙ 馬丁·克洛煦(Martin Klotsche)著：《人民党統一战线》(The United Front Populists)，載于《威斯康辛历史杂志》，1937年6月第20卷，第387頁。
- ㉚ 賈克·阿布拉摩維茲(Jack Abramowitz)著：《人民运动中的黑人》(The Negro in the Populist Movement)，載于《黑人历史报》(Journal of Negro History)，1953年7月第33卷，第287—288頁。
- ㉛ 前引克洛煦著书，第387頁。
- ㉜ 亨利·德馬萊斯特·劳埃德著：《圣路易的人民党人》(The Populists at St. Louis)，載于1896年《評論之評論》，第14卷，第299—300頁。
- ㉝ 1896年11月13日《人民党报》(People's Party Paper)。

- ②4 1896年8月6日亨利·德馬萊斯特·劳埃德給 J. H. 佛利斯(J. H. Ferris)的信, 劳埃德手稿, 威斯康辛州历史学会。
- ②5 《社会主义劳工党第9次年度代表大会議事录》, 第10頁。
- ②6 同上議事录; 1896年9月6日《人民》周刊; 1896年8月1日, 15日及29日《未来国家》。
- ②7 1896年11月12日《人民》周刊。
- ②8 1896年3月16日岡伯斯和麦克雷斯給加入劳联的工会的傳閱通知; 1896年4月20日 M. R. 格来第(M. R. Grady) 給奧古斯特·麦克雷斯的信; 1896年5月28日乔治·施依灵給岡伯斯的信, 《劳联通訊集》。
- ②9 参閱 A. 陶頓豪森(A. Todtenhausen)給岡伯斯的信, 1896年9月23日于田納西州諾克斯維尔; 1896年8月8日愛德华·博依斯(Edward Boyce) 給岡伯斯的信, 《劳联通訊集》。
- ③0 1897年1月1日《铁路时报》。
- ③1 1896年10月30日《紐約报》(New York Journal); 小册子《劳工拥护白里安》(Labor for Bryan), 《劳联通訊集》。
- ③2 劳联报告油印本, 《劳联通訊集》。
- ③3 1896年9月17日《劳工騎士报》。
- ③4 1893年7月9日約翰·列农給岡伯斯的信; 1896年7月12日及1897年2月20日 M. M. 加兰德給岡伯斯的信, 《劳联通訊集》。
- ③5 J. H. 麦克威廉斯(J. H. McWilliams)給岡伯斯的信, 1896年7月22日于洛杉磯, 《劳联通訊集》。
- ③6 1896年8月1日《铁路时报》。
- ③7 1896年7月18日 J. D. 方安(J. D. Vaughan) 給岡伯斯的信; 1896年7月17日約翰·法蘭尔(John M. Farquahr)給岡伯斯的信, 《劳联通訊集》; 1896年7月13日《丹佛共和报》(Denver Republican)。
- ③8 1896年8月《海岸海員报》。
- ③9 1896年8月8日《紐約每日新聞》(New York Daily News); 1896年9月18日《丹佛每日新聞》(Denver Daily News); 1896年8月17日《丹佛晚郵报》(Denver Evening Post)。
- ④0 1896年7月20日及10月29日約翰·列农給岡伯斯的信, 《劳联通訊集》。
- ④1 1896年8月16日及9月16日 W. H. 密尔伯恩(W. H. Milburn)給岡伯斯的信, 《劳联通訊集》。
- ④2 1896年9月9日彼得·麦克基尔給岡伯斯的信; 1896年9月11日岡伯斯給彼得·麦克基尔的信, 《劳联通訊集》。
- ④3 1896年8月19日及9月23日《斯普臨菲耳德共和报》(Springfield Republican); 1896年10月5日約翰·布倫(John P. Brun), 1896年10月5日 P. E. 肯尼(P. E. Kenney), 1896年9月14日 J. T. 麦克肯其(J. T. McKenchie), 1896年10月21日馬丁·加列里(Martin J. Gallery), 1896年10月22日亨利·怀特(Henry White) 等人給岡伯斯的信, 《劳联通訊集》。
- ④4 馬太·約瑟夫逊(Matthew Jose-

- phson)著:《政治家》(The Politicos), 1939年紐約版,第699頁。
- ⑤ 亨利·普临格尔(Henry F. Pringle)著:《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1938年紐約版,第124頁。
- ⑥ 1896年9月13日西奥多·纳尔逊(Theodore Nelson)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 ⑦ 1896年8月22日及10月24日《克利夫兰公民报》; 1896年8月27日《旧金山检查員报》(San Francisco Examiner); 1896年8月《文化論壇》杂志,第24卷,第357頁; 1896年9月5日及10月17日《未来国家》; H. F. 台加特(H. F. Taggart)著:《1896年政党的消长》(Party Realignment of 1896), 載于1948年《历史評論》(Historical Review),第8卷,第445頁; 1896年8月22日,10月24日及12月1日《克利夫兰公民报》。
- ⑧ 1896年9月27日《旧金山检查員报》。
- ⑨ 1896年10月15日《印刷杂志》(Typographical Journal)。
- ⑩ 1896年10月22日哈利·怀特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 ⑪ 1896年10月29日《紐約报》。
- ⑫ 1896年約翰·史都华(John W. Stewart)給賈斯丁·摩利尔(Justin S. Morrill)的信,《賈斯丁·摩利尔文件集》,国会图书馆。
- ⑬ 威廉·戴阿芒德(William Diamond)著:《1896年的城市及乡村投票》(Urban and Rural Voting in 1896), 載于1941年1月《美国历史評論》,第46卷,第281—305頁。
- ⑭ 1896年11月4日亨利·怀特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 ⑮ 1896年11月10日湯姆斯·斯坦頓(Thomas Stanton)給威廉·金宁斯·白里安(William Jennings Bryan)的信; 1896年11月10日詹姆斯·索弗林給威廉·金宁斯·白里安的信; 1896年11月9日亨利·怀特給威廉·金宁斯·白里安的信,《威廉·金宁斯·白里安文件集》,国会图书馆藏; 1896年11月4日亨利·怀特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 ⑯ 1896年12月5日岡伯斯給E. 詹尔真克納布的信,《劳联通訊集》。
- ⑰ 1896年11月10日A. 富魯塞斯(A. Furuseth)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 ⑱ 1896年11月24日賈斯·寇克斯(Jesse Cox)給亨利·德馬萊斯特·劳埃德的信,《劳埃德文件集》,威斯康辛州历史学会收藏。
- ⑲ 1896年11月17日,12月8日和22日,1897年1月5日,2月2日《八小时先驅报》; 1896年11月份《美国劳联主义者》杂志,第3卷,第188頁; 《1896年劳联代表大会議事录》,第15頁。
- ⑳ 亨利·劳埃德著:《美国工人运动》, 載于倫敦《劳工領導者》杂志,1895年5月11日。
- ㉑ F. B. 特拉西(F. B. Tracy)著:《西部各州風起云涌的社会主义》(Menacing Socialism in the

Western States), 載于 1893 年 5 月《公論》杂志, 第 15 卷, 第 332—343 頁。

- ⑫ 參閱密执安州劳工联合会《1896 年年鑑》(Year Book, 1896), 第 5 頁。

第二十三章

- ① 1897 年 10 月份《美国劳联主义者》杂志, 第 188 頁。
- ② 1898 年 2 月 5 日密·拉契福特 (M. D. Ratchford) 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 ③ 1897 年 10 月 14 日約翰·列农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 ④ 列欧·渥尔曼著:《1880 年至 1923 年美国工会的成长》, 1924 年紐約版, 第 32 頁, 第 110—121 頁; 1898 年岡伯斯給亨利·德馬萊斯特·劳埃德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 ⑤ 1896 年 3 月 11 日岡伯斯給約瑟夫·布里契尔 (Joseph Brichell) 的信; 1896 年 3 月 7 日岡伯斯給約翰·欧苏利文 (John F. O'Sullivan) 的信; 1898 年 3 月 25 日岡伯斯給 J. 肯特的信; 1899 年 4 月 13 日岡伯斯給 R. S. 諾維克 (R. S. Novick) 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1896 年 7 月 30 日阿道夫·斯濞斯尔給奧古斯特·麦克雷斯的信; 1898 年 4 月 28 日彼得·麦克基尔給岡伯斯的信; 1901 年 8 月 22 日詹姆斯·欧康奈尔 (James O'Connell) 給岡伯斯的信; F. J. 布朗 (F. J. Brown) 給岡伯斯的信, 1896 年 2 月 8 日于密苏里州圣路易; W. H. 斯托克斯 (W. H. Stokes) 給岡伯斯的信, 1896 年 8 月 25 日于印

第安納州慕西,《劳联通訊集》。

- ⑥ 1895 年 3 月 25 日詹姆斯·欧康奈尔給約翰·麦克布莱德的信,《劳联通訊集》; F. E. 烏尔夫 (F. E. Wolfe) 著:《美国工会的入会手續》(Admission to American Trade Unions), 1912 年巴尔的摩版, 第 120 頁; 1896 年 2 月 26 日詹姆斯·欧康奈尔給岡伯斯的信; 1903 年 3 月 20 日詹姆斯·欧康奈尔給弗兰克·莫里逊 (Frank Morrison) 的信,《劳联通訊集》。
- ⑦ 1896 年 7 月岡伯斯在《机車司炉杂志》上的文章, 第 65 頁; 1896 年 8 月 17 日岡伯斯給 F. P. 薩金特的信; 1896 年 10 月 27 日岡伯斯給乔治·佩金斯 (George W. Perkins) 的信; 1897 年 4 月 9 日岡伯斯給威廉·路易斯 (W. D. Lewis) 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1897 年 5 月 12 日 W. S. 卡尔特 (W. S. Carter) 給弗兰克·莫里逊的信,《劳联通訊集》。
- ⑧ 1896 年 3 月 9 日鍋炉制造工人和造船工人兄弟会总会长弗莱德·約翰遜 (Fred Johnson) 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 ⑨ 1903 年 8 月 19 日約翰·威尔逊 (John T. Wilson) 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塞米尔·岡伯斯著:《因結得更緊》(Unity Drawing Nearer), 載于 1900 年 2 月份《美国劳联主义者》杂志, 第 34—35 頁。
- ⑩ W. E. B. 杜波伊斯 (W. E. B. DuBois) 編:《黑人工匠》(The Negro Artisan) 1902 年乔治亚州阿特兰塔版, 第 157 頁。

- ⑪ 約翰·杜尔哈姆 (John S. Durham) 著:《工会与黑人》(The Labor Unions and the Negro), 載于 1898 年 2 月份《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 第 71 卷, 第 22—31 頁。
- ⑫ 前引杜波伊斯书, 第 158—160 頁。
- ⑬ 同上。
- ⑭ F. L. 麦克格路德 (F. L. McGrunder) 1899 年 3 月 17 日, 1899 年 3 月 24 日于佐治亚州阿特兰塔, 1899 年 3 月 25 日于佐治亚州立陶阿尼亚, 1899 年 4 月 22 日于阿拉巴馬州摩比尔, 1899 年 4 月 27 日于密西西必州默里迪安給岡伯斯的信; 普临斯·格林 (Prince W. Greene), 1899 年 9 月 18 日于佐治亚州哥倫布, 1899 年 11 月 19 日于阿拉巴馬州菲尼克斯給岡伯斯的信; 塞米尔·密契耳 (Samuel Mitchell) 給岡伯斯的信, 1900 年 10 月 18 日于南卡罗来納州查尔茲敦, 《劳联通訊集》。
- ⑮ 威廉·戴維斯 (William W. Davis) 給岡伯斯的信, 1901 年 1 月 1 日于弗吉尼亚州諾福克; T. J. 諾頓 (T. J. Naughton) 給弗兰克·莫里逊的信, 1900 年 10 月 11 日于佐治亚州薩万那; M. S. 貝尔克 (M. S. Belk) 給岡伯斯的信, 1901 年 2 月 6 日于弗吉尼亚州紐波特紐斯; 1899 年 11 月 22 日亨利·瓦尔克 (Henry M. Walker) 給岡伯斯的信, 《劳联通訊集》; 1899 年 11 月 8 日岡伯斯給亨利·瓦尔克的信, 《岡伯斯书信集》。
- ⑯ 詹姆斯·波特 (J. E. Porter) 給岡伯斯的信, 1900 年 3 月 4 日, 3 月 13 日, 4 月 20 日, 5 月 19 日, 6 月 15 日于新奥尔良; 1900 年 3 月 12 日, 6 月 7 日及 23 日詹姆斯·勒奥納德 (James Leonard) 給岡伯斯的信, 《劳联通訊集》; 1900 年 3 月 9 日, 4 月 25 日, 5 月 23 日岡伯斯給詹姆斯·波特的信, 《岡伯斯书信集》。
- ⑰ 《1900 年劳联代表大会議事录》, 第 22—23, 112—129, 263 頁; 1900 年 6 月 6 日岡伯斯給 M. C. 华莱士 (M. C. Wallace) 的信, 《劳联通訊集》。
- ⑱ 1901 年 12 月 13 日《紐約論壇报》。
- ⑲ 1901 年 4 月 19 日岡伯斯給报界的信, 《劳联通訊集》; 1901 年 4 月 20 日《华盛顿明星报》(Washington Star); 雷福德·罗甘 (Rayford W. Logan) 著:《1877 年至 1901 年間十八层地狱下的黑人在美国生活和思想中的地位》(The Negro in American Life and Thought, The Nadir, 1877—1901), 1954 年紐約版, 第 149—150 頁。
- ⑳ 斯提灵·斯帕洛及阿布拉姆·哈利斯 (Sterling D. Spero and Abram L. Harris) 合著:《黑人工人》(The Black Worker), 第 220—221 頁。
- ㉑ 《1898 年劳联代表大会議事录》, 第 94 頁。
- ㉒ 乔治·辛克莱·密契耳 (George Sinclair Mitchell) 著:《南方工会运动中的黑人》(The Negro in Southern Trade Unionism), 載于《南方經濟报》(Southern Eco-

- onomic Journal), 1936年1月,第2卷,第27—28頁。
- ⑳ 同上;赫伯特·諾斯路普(Herbert R. Northrup)著:《有組織的勞工和黑人》(Organized Labor and the Negro), 1944年紐約及倫敦版,第2—5頁。
- ㉑ 汉普頓會議委員會主席安得魯·希里因(Andrew F. Hilyin)1899年4月21日給岡伯斯的信,《勞聯通訊集》。
- ㉒ 前引諾斯路普書,第103頁,第110頁。
- ㉓ 同上。
- ㉔ 1896年1月20日P. J. 麥卡錫(P. J. McCarthy)給肯尼迪(A. Kennedy)的信,附于1896年5月30日E. A. 戴維遜(E. A. Davidson)給岡伯斯的信中,《勞聯通訊集》。
- ㉕ 1896年E. A. 戴維遜給岡伯斯的信,《勞聯通訊集》。
- ㉖ 同上。
- ㉗ 1896年5月30日E. A. 戴維遜給岡伯斯的信;1896年6月16日詹姆斯·鄧肯給岡伯斯的信,《勞聯通訊集》。
- ㉘ 1898年2月3日喬治亞州奧古斯塔《旗幟報》(Banner)。
- ㉙ T. W. 迪(T. W. Dee)給弗蘭克·莫里遜的信,1898年9月9日于特克薩斯州加爾維斯敦,《勞聯通訊集》。
- ㉚ 1898年9月16日,25日及29日《加爾維斯敦每日新聞》(Daily News)。
- ㉛ 1899年11月8日岡伯斯給亨利·瓦爾克的信,《岡伯斯書信集》。
- ㉜ 參閱格林姆斯(J. F. Grimes)給岡伯斯的信,1898年10月4日于特克薩斯州休斯敦;F. L. 麥克格路德給岡伯斯的信,1899年10月4日自佐治亞州奧古斯塔,1899年4月20日自阿拉巴馬州摩比爾;R. S. 布萊第(R. S. Brady)給弗蘭克·莫里遜的信,1899年11月25日自佐治亞州薩萬那,《勞聯通訊集》。
- ㉝ 1899年5月26日,10月4日F. L. 麥克格路德給岡伯斯的信;1901年2月18日T. J. 諾頓給岡伯斯的信,1901年7月5日,1901年7月8日麥克林(R. E. McLean)給弗蘭克·莫里遜的信,《勞聯通訊集》。
- ㉞ 1899年5月27日岡伯斯給F. J. 麥克格路德的信,《岡伯斯書信集》。
- ㉟ 維爾·溫恩(Will Winn)著:《黑人及其和南方工業的關係》(The Negro: His Relation to Southern Industry), 載于1898年2月份《美國勞聯主義者》雜誌,第4卷,第269—271頁;1899年1月19日及3月9日岡伯斯給維爾·溫恩的信,《岡伯斯書信集》。
- ㊱ 1903年9月8日《印第安納波利斯明星報》(Indianapolis Star)。
- ㊲ 《1895年勞聯代表大會議事錄》,第41頁,第45頁。
- ㊳ 1898年4月16日《舊金山勞工之聲報》(San Francisco Voice of Labor);1898年12月3日《公眾》雜誌(The Public)。
- ㊴ 1902年10月份《美國勞聯主義者》雜誌,第10卷,第706—707頁,第

- 709 頁。
- ④③ 阿瑟·曼著：《岡伯斯和令人啼笑皆非的种族主义》，載于《安提奧克評論》，1953年夏季号，第214頁；1899年4月21日安得魯·希里因給岡伯斯的信，《勞聯通訊集》。
- ④④ 約瑟夫·泰勒(Joseph H. Taylor)著：《对于欧洲移民的限制和种族概念》(The Restriction of European Immigration and the Concept of Race)，載于1951年1月份《南大西洋季刊》(South Atlantic Quarterly)，第50卷，第27—28頁。
- ④⑤ 1899年1月21日霍麥·考爾(Homer D. Call)給弗兰克·莫里逊的信；1897年10月28日阿隆·罗特(Aaron Roth)給岡伯斯的信；1897年7月1日亨利·威斯曼(Henry Weissman)給岡伯斯的信，《勞聯通訊集》。
- ④⑥ 戴維·薩波斯(David J. Saposs)著：《左翼工会主义》(Left Wing Unionism)，1926年紐約版，第114頁。
- ④⑦ 前引約瑟夫·泰勒书，第27—28頁。
- ④⑧ 《1896年勞聯代表大会議事录》，第99—100頁。
- ④⑨ 移民限制同盟秘书普萊斯考特·霍尔(Prescott F. Hall)于1897年6月16日給岡伯斯的信，《勞聯通訊集》。
- ④⑩ 《1897年勞聯代表大会議事录》，第95—98頁。
- ④⑪ 1899年6月23日岡伯斯給威廉·麥克金萊總統的信，《岡伯斯书信集》；《1901年勞聯代表大会議事录》，第76—83頁。
- ④⑫ 前引烏尔夫书，第25—27，61—65，99—102，103—104頁；前引埃薩克·奧里奇书，第31頁；麦克斯·納弗特(Max Naft)著：《建筑行业中的犹太工人》(Jewish Workers in the Building Trades)，載于《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50周年紀念刊》(United Hebrew Trades 50th Jubilee Book)，第195—198頁。
- ④⑬ 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发出的請願书，附于1900年7月23日弗兰克·利斯特給弗兰克·莫里逊的信，《勞聯通訊集》。
- ④⑭ 前引烏尔夫书，第85—86頁。
- ④⑮ 1900年6月6日弗兰克·莫里逊給馬蒂·希尔(O. Mattie Hill)的信；馬蒂·希尔給弗兰克·莫里逊的信，1900年6月12日自伊利諾州庞蒂亚克；霍拉斯·伊登(H. M. Eaton)給弗兰克·莫里逊的信，1900年6月20日自麻薩諸塞州波士頓，《勞聯通訊集》。
- ④⑯ 格萊第斯·布恩(Gladys Boone)著：《妇女工会同盟》(The Women's Trade Union League)，1942年紐約版，第169頁。
- ④⑰ 《工业委员会的报告》，第7卷，第541頁。
- ④⑱ 保罗·布利森頓(Paul F. Brissenden)著：《1899—1927年工厂工人的工資》(Earnings of Factory Workers, 1899 to 1927)，美国国情調查局(United States Bureau of the Census)第10号专

- 刊, 1929年華盛頓版, 第29—30頁; 舊金山《勞工之聲報》, 1897年9月22日。
- ② 前引烏爾夫著書, 第88頁。
- ③ 《工業委員會報告》, 第7卷, 第168頁。
- ④ 列奧諾娜·奧蕾麗 (Leonora O'Reilly), 于1898年勞動節《給女工們的信》(Message to Women Workers), 藏于雷德克利福學院圖書館《列奧諾娜·奧蕾麗文件集》中。
- ⑤ 1895年7月6日約翰·歐蘇利文給奧古斯特·麥克雷斯的信, 《勞聯通訊集》。
- ⑥ 《工業中的黑人女工》(Negro Women in Industry), 載于第20號《婦女局公報》(Bulletin of the Women's Bureau), 第5頁。
- ⑦ 塞米爾·岡伯斯著: 《美國勞工運動》, 第33—35頁。
- ⑧ 1900年9月18日岡伯斯給安得魯·富魯塞斯的信, 《岡伯斯書信集》。
- ⑨ 利爾·庫伯(Lyle W. Cooper)著: 《有組織的勞工與托拉斯》(Organized Labor and the Trust), 載于《政治經濟學雜誌》(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28年, 第36卷, 第737頁。
- ⑩ 克托·佩爾洛(Victor Perlo)著: 《美國帝國主義》(American Imperialism), 1951年紐約版, 第9—10頁。
- ⑪ 前引利爾·庫伯書, 第737頁。
- ⑫ 山福特·但尼爾·戈登(Sanford Daniel Gordon)著: 《輿論是促成全國反托拉斯綱領的一個因素》(Public Opinion as a Factor in the Emergence of a National Anti-Trust Program), 紐約大學未出版的博士論文, 1953年, 第282頁。
- ⑬ 特爾曼·阿諾德(Thurman W. Arnold)著: 《反托拉斯法過去和現在的實施》(Anti-Trust Law Enforcement, Past and Present), 1940年華盛頓版, 第218和225頁。
- ⑭ 1896年2月《美國勞聯主義者》雜誌, 第2卷, 第218—219頁。
- ⑮ 1897年5月1日《南方經濟學家和工會主義者》(Southern Economist and Trade Unionist)。
- ⑯ 1896年11月25日亨利·威斯曼給岡伯斯的信, 《勞聯通訊集》。
- ⑰ 1896年7月30日阿道夫·斯瑞斯爾給奧古斯特·麥克雷斯的信, 《勞聯通訊集》。
- ⑱ 1896年12月《美國勞聯主義者》雜誌, 第4卷, 第217頁。
- ⑲ 同上雜誌, 1896年2月第2卷, 第229頁; 《1901年工業委員會報告》, 第7卷, 第384—405頁。
- ⑳ 1899年2月6日E. G. 威爾士(E. G. Wells)給岡伯斯的信; 1899年3月7日和5月8日弗蘭克·特魯

第二十四章

- ① 路易斯·科雷伊著: 《摩根家族》, 1930年紐約版, 第147, 199—213, 245—262頁; 安娜·羅契斯特(Anna Rochester)著: 《美國的統治者》(Rulers of America), 1936年紐約版, 第72—87頁; 維

- 斯(Frank M. Trusse)給弗兰克·莫里逊的信;杰依·莫倫(Jay H. Mullen)給岡伯斯的信(1901年1月);1898年2月14日約翰·修德爾(John Schudel)給岡伯斯的信,《勞聯通訊集》。
- ⑫ 1898年11月26日 W. D. 馬亨(W. D. Mahon)給岡伯斯的信,《勞聯通訊集》。
- ⑬ 1898年4月28日彼得·麥克基爾給岡伯斯兄弟的信,《勞聯通訊集》。
- ⑭ 《1901年工業委員會報告》,第7卷,第384,385,388—389頁。
- ⑮ 約翰·費契(John Fitch)著:《鋼鐵工人》(The Steel Workers),第89頁;前引科雷伊書,第278頁。
- ⑯ W. O. 威福斯(W. O. Weyforth)著:《巴爾的摩工人的組織情況》(The Organizability of Labor),1912年版,第207—208頁;1901年7月20日和8月3日《紐約論壇報》。
- ⑰ 《關於美國鋼鐵工業中雇用工人條件的報告》(Report on Conditions of Employment in th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1910年華盛頓版,第2卷,第113—114頁。
- ⑱ 約翰·坎門司(John R. Commons):《肉類罐頭廠的勞動條件和最近的罷工》(Labor Conditions in Meat Packing and the Recent Strike),載於《經濟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第39卷,1904年11月,第1—4頁。
- ⑲ 1900年3月31日查理·博斯提安(Chas. A. Baustian)自芝加哥給弗兰克·莫里逊的信,《勞聯通訊集》。
- ⑳ 《1901年勞聯代表大會議事錄》,第11,239—241頁。
- ㉑ 卡羅爾·賴特(Carroll D. Wright)著:《工會對移民的影響》(Influence of Unions on Immigrants),載於美國勞工局1905年1月第56期公報,第1—7頁;1905年2月7日《華盛頓明星報》。
- ㉒ 參閱 A. L. 吉特洛(A. L. Gitlow)著:《共產主義者對勞工的威脅》(The Communist Threat to Labor),載於1950年4月《南方經濟報》(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第16卷,第858—859頁。欲知對於這一整個概念的有力反駁,請閱埃薩克·奧里奇(Isaac Hourwich)著:《移民和勞工》(Immigration and Labor),1912年紐約版。
- ㉓ 1900年9月13日岡伯斯給安得魯·富魯塞斯的信,《岡伯斯書信集》。
- ㉔ 1899年3月13日《托列多每日新聞》(Toledo Daily News)。
- ㉕ 1899年10月25日 W. H. 羅煦(W. H. Roche)給岡伯斯的信,《勞聯通訊集》。
- ㉖ 《1899年9月13日至16日舉行的芝加哥托拉斯會議》,1900年芝加哥版,第323—329頁;1899年10月《美國勞聯主義者》,第6卷,第195頁。
- ㉗ 同上引芝加哥托拉斯會議,第323—329頁。
- ㉘ 1899年11月17日《布法羅快報》

- (Buffalo Express)。
- ②⑨ 1899年11月2日《芝加哥记录报》(Chicago Record); 1900年4月12日亨利·布莱尔(Henry W. Blair)给网伯斯的信,《劳联通讯集》。
- ③⑩ 1899年12月2日路易斯·伊文斯(E. Lewis Evans)给网伯斯的信; 1899年11月3日W. D. 馬亨给网伯斯的信; 1900年6月10日詹姆斯·欧康奈尔给网伯斯的信; 1899年10月14日和16日哈尔威·施拉梅尔(Harvey Schlamel)给网伯斯的信,《劳联通讯集》。
- ③⑪ 1899年5月3日《爱达荷论坛报》(Idaho Tribune), 于第56届国会第1次会议第24号参议院文献《库尔德阿伦的矿工争端》(Couer d'Alene Mining Troubles)中引用,第30页。
- ③⑫ 同上文献,第16—18页; 1899年6月26日《丹佛每日新闻》(Denver Daily News)。
- ③⑬ 1899年9月27日詹姆斯·马赫(James Maher)自蒙塔那州比尤特给网伯斯的信,《劳联通讯集》。
- ③⑭ 亲笔信件, 1899年6月22日自爱达华州,《劳联通讯集》。
- ③⑮ 1899年10月14日及16日哈尔威·施拉梅尔给网伯斯的信; 1899年9月2日迈恰尔·拉法伊尔给网伯斯的信,《劳联通讯集》。
- ③⑯ 《1900年劳联代表大会事务录》,第149—150页。
- ③⑰ 1898年7月9日及1899年6月10日及24日《社会民主先驱报》(Social Democratic Herald)。
- ③⑱ 約翰·斯文登著:《托拉斯在怎样剥削劳动人民》(How the Trusts Squeeze Working People), 载于《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 1900年6月13日。
- ③⑲ 前引库伯书,第722—724页。
- ④⑰ 1899年网伯斯给路易斯·伊文斯的信,《网伯斯书信集》; 1899年亨利·怀特给网伯斯的信,《劳联通讯集》。
- ④⑱ 1899年10月2日M. L. 劳克乌德(M. L. Lockwood)给网伯斯的信,《劳联通讯集》。
- ④⑲ 1900年1月8日及24日M. L. 劳克乌德给网伯斯的信,《劳联通讯集》。
- ④⑳ 《1900年2月14日芝加哥全国反托拉斯会议的正式报告》(Official Report of the National Anti-Trust Conference), 1900年芝加哥版,第2, 119—145页。
- ④㉑ 1899年12月4日网伯斯给亨利·比斯乔夫(Henry B. Bischoff)的信,《网伯斯书信集》; 1899年12月7日亨利·比斯乔夫给网伯斯的信,《劳联通讯集》。
- ④㉒ 1900年4月6日拉尔夫·易兹莱给网伯斯的信,《拟议中的全国公民联合会諮詢会议》(Proposed Advisory Council of the National Civic Federation), 秘密印刷品, 附于1900年4月6日拉尔夫·易兹莱给网伯斯的信中,《劳联通讯集》。
- ④㉓ 前引《拟议中的全国公民联合会諮詢会议》; 1897年6月10日詹姆斯·欧康奈尔给网伯斯的信; N.

- D. 考尔(N. D. Call) 給岡伯斯的信(1899年7月); 1900年4月3日 M·唐奈利(M. D'onnely)給弗兰克·莫里遜的信,《勞联通訊集》。
- ④7 前引科雷伊书,第276頁。
- ④8 《拟議中的諮詢會議……》。
- ④9 前引塞米尔·岡伯斯著书,第2卷,第106頁。
- ⑤0 1900年4月7日約翰·密契耳給岡伯斯的信,《勞联通訊集》。
- ⑤1 1900年4月9日岡伯斯給約翰·密契耳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1900年4月12日約翰·密契耳給岡伯斯的信; 1900年6月21日拉尔夫·易茲萊給岡伯斯的信,《勞联通訊集》; 1900年4月14日岡伯斯給拉尔夫·易茲萊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 ⑤2 1900年10月10日拉尔夫·易茲萊給岡伯斯的信; 1900年10月2日及16日, 1900年10月14日拉尔夫·易茲萊給岡伯斯的信,《勞联通訊集》。
- ⑤3 1900年10月10日及11月30日岡伯斯給拉尔夫·易茲萊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約翰·密契耳著:《有組織的勞工》(Organized Labor), 1903年費城版,第9頁。
- ⑤4 拉尔夫·易茲萊著:《汉納參議員和勞工問題》(Senator Hanna and the Labor Problem), 載于《獨立》(The Independent) 杂志, 1904年3月3日第56卷; 1901年3月20日約翰·密契耳給馬克·汉納(Mark Hanna)的信,《約翰·密契耳文件集》,美国天主教大学莫倫图书馆。
- ⑤5 《天主教世界报》(Catholic World), 1902年1月,第74卷,第531—532頁。

第二十五章

- ① 1897年1月1日《铁路时报》。
- ② 同上报, 1897年6月15日; 1897年7月1日及11月4日《社会民主党人报》(The Social Democrat)。
- ③ 哈利·罗果弗(Harry Rogoff)著:《东部的史詩: 梅耶·倫敦的生平和工作》(An East Side Epic: The Life and Work of Meyer London), 1930年紐約版,第10—13頁。
- ④ 1897年8月1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
- ⑤ 馬尔溫·瓦奇曼(Marvin Wachman)著:《1897—1910年密尔沃基社会民主党史》(History of the Social-Democratic Party of Milwaukee, 1897—1910), 1945年伊利諾州俄尔巴那版,第9—24頁。
- ⑥ 1896年7月1日威尔·溫恩給岡伯斯的信,《勞联通訊集》。
- ⑦ 1897年5月26日 W. D. 馬亨給岡伯斯的信; 1897年5月1日岡伯斯給彼得·麦克基尔的信,《勞联通訊集》。
- ⑧ 1897年5月24日岡伯斯給 W. D. 馬亨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1897年7月20日威爾·穆基(Wm. Mudge)給岡伯斯的信,《勞联通訊集》。
- ⑨ 1897年6月23日罗伯特·阿斯丘(Robert Askew)自密执安州伊斯派明給弗兰克·莫里遜的信,《勞联通訊集》。
- ⑩ 1897年7月20日彼得·麦克基尔

- 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 ⑪ 1898年2月17日及6月1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
- ⑫ 同上报,1898年7月16日。
- ⑬ 1898年7月9日《社会民主先驱报》(The Social Democratic Herald)。
- ⑭ 同上报;前引基普尼斯书,第65—66頁。
- ⑮ 前引金杰书,第199頁。
- ⑯ 1898年6月20日威廉·梅里(William Maily)給岡伯斯的信;1898年8月20日約瑟夫·巴倫德斯(Joseph Barondess)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 ⑰ 1898年8月24日岡伯斯給約瑟夫·巴倫德斯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 ⑱ 1898年8月9日岡伯斯給R. 麦克科恩(R. McKeown)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 ⑲ 1898年12月3日杰斯·寇克斯(Jesse Cox)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 ⑳ 《1898年6月至1900年1月社会民主党全国执行委员会書記的报告》(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National Executive Board of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June, 1898—January, 1900),打字本原稿,約翰·克賴勒尔图书馆收藏。
- ㉑ 1898年12月3日埃薩克·考恩(Issac Cowen)及麦克斯·海依斯給岡伯斯的信;1898年12月5日湯姆斯·克罗尔(Thos. F. Croal)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 ㉒ 同㉑。
- ㉓ 同㉑。
- ㉔ 同㉑。
- ㉕ 1896年10月18日《底特律自由报》。
- ㉖ 《1898年劳联代表大会議事录》,第121—122頁;1897年11月20日岡伯斯給亨利·德馬萊斯特·劳埃德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 ㉗ 前引基普尼斯书,第63—64頁。
- ㉘ 《1900年劳联代表大会議事录》,第131—132頁;麦克斯·海依斯著:《美国劳工联合会代表大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Convention),載于1901年1月《国际社会主义者評論》(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第1卷,1901年1月,第419—421頁;《在劳联代表大会上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at the A. F. of L. Convention),載于1900年12月29日《酿酒工人报》(Brauer-Zeitung)。
- ㉙ 《波士頓环球报》,1899年11月8日。
- ㉚ 前引基普尼斯书,第78頁;1899年9月1日《紐約时报》;1899年8月26日,9月1日,7日及8日塞米尔·普林斯(Samuel Prince)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1899年7月17日及20日,8月24日及29日岡伯斯給普林斯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 ㉛ 同㉑。
- ㉜ 1899年10月14日岡伯斯給塞米尔·普林斯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 ㉝ 1898年11月12日《社会民主先驱报》;塞米尔·雷斯(Samuel Ress)1898年1月25日自新貝德福特給

- 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 ⑳ 格雷斯·斯蒂姆逊著:《洛杉矶劳工运动的兴起》,第223頁。
- ㉑ 1900年3月17日《社会民主先驱报》;前引金杰书,第200—201頁。
- ㉒ 1898年12月10日《社会民主先驱报》。
- ㉓ 1922年,《紐約报》,第28頁。
- ㉔ 1896年1月29日I.杰尔逊(I. Gerson)給但尼尔·德李昂的信,《德李昂通訊集》,威斯康辛州历史学会。
- ㉕ 威尔·温恩給岡伯斯的信,1896年11月5日及12日自乔治亚州哥倫布,《劳联通訊集》。
- ㉖ 1897年3月5日全国紡織工人工会(N. U. T. W.)总書記詹姆斯·雷德(James Reid)給所有加入該会工会的傳閱通知,《劳联通訊集》。
- ㉗ 全国紡織工人工会給所有有組織的劳工的傳閱通知,副本附于H. S. 密尔斯(H. S. Mills)給弗兰克·莫里逊的信中;1898年H. S. 密尔斯給全国紡織工人工会总会的信,《劳联通訊集》;1898年1月1日(麻薩諸塞州)洛埃爾《太阳报》(Sun);1898年2月12日至14日,3月10日及4月4日《旗帜晚报》(The Evening Standard);1898年2月11日德李昂在新貝爾福特市政厅的演讲:《这次罢工意味着什么?》(What Means This Strike?),小册子。
- ㉘ T. F. 特拉西(T. F. Tracy)給岡伯斯的信,1898年3月13日自麻薩諸塞州北阿达姆斯,《劳联通訊集》。
- ㉙ 1898年8月24日岡伯斯給約瑟夫·巴倫德斯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 ㉚ 德李昂:《这次罢工意味着什么?》……,第30頁;1898年7月3日《人民》周刊。
- ㉛ 《1900年社会主义劳工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議事录》,1901年紐約版,第211頁。
- ㉜ 1898年12月10日,1899年2月18日,1900年3月17日《社会民主先驱报》。
- ㉝ 《1901年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議事录》,第4次會議,第9—11頁;第6次會議,第30頁;第7次會議,第12頁。
- ㉞ 同上議事录,第3次會議,第22頁;第11次會議,第3頁。
- ㉟ 1901年8月17日《社会民主先驱报》。

第二十六章

- ① 維克托·佩尔洛著:《美国帝国主义》,1951年紐約版,第9—10頁。
- ② 《第55届国会第2次會議众議院报告》第1355号,第62頁。
- ③ 馬尔庫斯·威尔克逊(Marcus M. Wilkerson)著:《輿論和美西战争:关于战争宣傳的研究》(Public Opinion and the Spanish-American War: A Study in War Propaganda),1932年路易西安納州巴薩魯日版;約瑟夫·威山(Joseph E. Wisan)著:《紐約報紙中所反映的古巴危机》(The Cuban Crisis as Reflected in the New York Press),1934年紐約版。

- ④ 1895年10月31日《劳工骑士报》；1895年11月份《美国劳联主义者》杂志，第2卷，第168页；1895年10月《油漆工人报》(Painters' Journal)，第9页；乔治·斯蒂芬斯(George Stevens)著：《纽约第六印刷工会》(New York Typographical Union No. 6)，1913年纽约版，第605页；《粗细木工联合兄弟会1896年代表大会议事录》，第245页。
- ⑤ 1895年7月11日及18日，11月28日《劳工骑士报》；《劳工骑士会1895年大会议事录》，第73—74页；《1895年劳联代表大会议事录》，第63页，第102页；《1896年议事录》，第53—54页；约翰·阿佩尔(John S. Appel)著：《1895—1905年间美国劳工对美帝国主义的关系》(The Relation of American Labor to United States Imperialism, 1895—1905)，威斯康辛大学未出版的博士论文，1950年，第31页。
- ⑥ 德尔伯·李·麦克基(Delber Lee McKee)著：《1886—1912年美国劳工联合会与外交政策》(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Foreign Policy, 1886--1912)，史坦福大学未出版的博士论文，1952年，第38—40页。
- ⑦ 《1896年劳联代表大会议事录》，第53—54页。
- ⑧ 1895年12月30日阿尔弗莱德·布尔顿(Alfred J. Boulton)给阿伯斯的信，《劳联通讯集》；1895年12月份《美国劳联主义者》杂志载厄内斯特·霍华德·克罗斯比(Ernest Howard Crosby)著：《工作和战争》(Work and War)，第2卷，第221页。
- ⑨ 1895年12月30日乔治·泡尔斯(George A. Powles)给阿伯斯的信，《劳联通讯集》；1895年12月22日及29日《人民》周刊；《美国劳联主义者》杂志，第3卷，1896年2月份，第22页。
- ⑩ 1897年1月23日及2月11日E. R. 高尔德(E. R. Gould)给阿伯斯的信；1897年1月25日R. U. 约翰逊(R. U. Johnson)给阿伯斯的信，《劳联通讯集》；1897年2月份《美国劳联主义者》第259—260页。
- ⑪ 1897年6月23日安得鲁·富鲁塞斯给阿伯斯的信，《劳联通讯集》；1897年6月18日《鑄铁工人报》(Iron Molders' Journal)；1897年11月份《美国劳联主义者》杂志，第215—217页；1897年7月1日《劳工骑士报》。
- ⑫ 1897年10月28日哈利·瓦尔克(Harry C. Walker)给阿伯斯的信，《劳联通讯集》；第52届国会第2次会议《国会记录》(Congressional Record)，第7部分，第6341及6533页。
- ⑬ 《1897年劳联代表大会议事录》，第56页，第89—91页；1898年1月1日《旧金山劳工之声报》。
- ⑭ 1897年6月2日阿伯斯给弗兰克·莫里逊的信；1897年6月28日及8月11日弗兰克·莫里逊给阿伯斯的信，《劳联通讯集》。

- ⑮ 参阅西尔维斯特·斯蒂芬斯 (Sylvester K. Stevens) 著:《1842—1898 年美国在夏威夷的扩张》(American Expansion in Hawaii, 1842—1898), 1945 年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版, 第 11 章。
- ⑯ 1898 年 4 月《国际机械工人协会月报》(Monthly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chinists), 第 191—192 页。
- ⑰ 1898 年 4 月《手艺人杂志》(The Craftsman), 第 87 页。
- ⑱ 1898 年 2 月 23 日, 3 月 2 日及 4 月 6 日《海岸海员报》; 1898 年 4 月 5 日 G. H. 贝兹 (G. H. Bates) 给冈伯斯的信,《劳联通讯集》。
- ⑲ 1898 年 1 月《铁路乘务员杂志》。
- ⑳ 1898 年 3 月 17 日《联合矿工报》(United Mine Workers' Journal); 1898 年 4 月《锅炉制造工人和造船工人兄弟会报》(Journal of the Brotherhood of Boilermakers and Iron Shipbuilders)。
- ㉑ 1898 年 3 月 25 日冈伯斯给亨利·德马莱斯特·劳埃德的信; 1898 年 3 月 28 日冈伯斯给彼得·麦克基尔的信,《冈伯斯书信集》。
- ㉒ 副本存于《劳联通讯集》中。
- ㉓ 1898 年 4 月 17 日及 5 月 1 日《人民》周刊; 1898 年 3 月 12 日《未来国家》; 1898 年 3 月 26 日及 4 月 16 日《讲理报》; 1898 年 2 月 23 日及 3 月 1 日《犹太人前进日报》。
- ㉔ 1898 年 4 月 16 日及 5 月 21 日《旧金山劳工之声报》; 1898 年 4 月 10 日及 24 日《人民》周刊。
- ㉕ 朱里阿斯·普拉特 (Julius W. Pratt) 著:《美国的殖民经验》(America's Colonial Experiment), 1950 年纽约版, 第 61 页。
- ㉖ 1898 年 4 月 21 日《民族报》(The Nation)。
- ㉗ 1898 年 6 月 11 日《旧金山劳工之声报》。
- ㉘ 1898 年 4 月 27 日《海岸海员报》; 1898 年 5 月《铁路乘务员杂志》; 1898 年《纽约论坛报》;《1898 年劳联代表大会大事录》, 第 19—20 页。
- ㉙ 1898 年 7 月《美国劳联主义者》, 第 92 页。
- ㉚ 1898 年 4 月 28 日彼得·麦克基尔给冈伯斯的信,《劳联通讯集》。
- ㉛ 1898 年 6 月《铁路乘务员杂志》, 第 516—517 页; 1898 年 5 月《伐木工人报》(The Wood Worker); 前引阿佩尔书, 第 137—140 页; 1898 年 7 月 14 日《联合矿工报》。
- ㉜ 1898 年 5 月 21 日《公众》杂志; 1898 年 7 月 18 日冈伯斯给查理·庇弗 (Chas. J. Peeve) 的信,《冈伯斯书信集》; 1898 年 8 月 3 日《波士顿邮报》(Boston Post)。
- ㉝ 1898 年 6 月 15 日《面包工人报》(Bakers' Journal); 1898 年《国际机械工人月报》, 第 255—256 页。
- ㉞ 1898 年 5 月 8 日《人民周刊》(The Weekly People); 莫里斯·夏普斯 (Morris U. Schappes) 著:《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犹太人劳工》(Jewish Labor in the Nineties), 载于 1950 年 6 月《犹太人生活》(Jewish Life), 第 16 页。
- ㉟ 1898 年 6 月 17 日明尼苏达《工会

- 拥护者报》(Union Advocate); 前引金杰著书, 第203页。
- ⑤ 1898年7月《铁路乘务员杂志》,《劳联通讯集》中剪报; 前引阿佩尔著书, 第113页;《特洛伊拥护者报》(Troy Advocate), 转载于1898年7月14日《纽约晚报》(Evening Journal)。
- ⑥ 1898年6月24日《普埃布罗信使报》(Pueblo Courier); 1898年7月《芝加哥劳工世界报》(Labor World); 1898年《劳工骑士报》; 1898年8月23日安得鲁·富鲁塞斯给冈伯斯的信,《劳联通讯集》; 1898年8月16日及24日冈伯斯给约翰·列农的信,《冈伯斯书信集》。
- ⑦ 《铁路乘务员杂志》剪报, 未注日期, 藏于《劳联通讯集》中; 1898年8月《木工报》; 1898年2月《制雪茄工人报》, 第8页; 1899年5月19日《普埃布罗信使报》。
- ⑧ 引自1899年10月份《美国新闻记者杂志》(American Pressman), 第269页。
- ⑨ 《1898年劳联代表大会议事录》, 第18—20页, 第90页。
- ⑩ 同上议事录, 第92页。
- ⑪ 1898年12月16日《纽约世界报》; 《1898年劳联代表大会议事录》, 第92—96页; 1898年12月17日《海岸海员报》。
- ⑫ 1898年12月14日《纽约报》。
- ⑬ 1898年12月17日密苏里州《堪萨斯时报》; 又见1898年12月4日《洛杉矶先驱报》; 1898年12月13日蒙塔那州《赫利纳独立报》(Helena (Montana) Independent); 1898年12月23日印第安纳州《慕西先驱报》(Muncie (Indiana) Herald)。
- ⑭ 1898年11月24日《全国劳工论坛报》; 1900年8月《切肉工人和屠宰工人混合工会报》(Amalgamated Meat Cutters and Butcher Workman Journal), 第12—13页; 1899年2月《国际伐木工人报》(International Woodworker), 第14页; 1899年3月26日《普埃布罗信使报》; 1899年5月《制模工人报》(Patternmakers' Journal), 第9页。
- ⑮ 1898年12月21日伊尔文·温斯洛给冈伯斯的信,《劳联通讯集》。

第二十七章

- ① 《美国投资者杂志》(United States Investor), 波士顿版, 第10卷, 第60—61页。
- ② 1899年5月1日《印刷工人工会》(Typographical Union), 第383页; 1898年9月份《平民及玻璃工人报》(The Commoner and Glassworker), 《铁路乘务员杂志》, 1898年9月, 第763—764页。
- ③ 前引阿佩尔书, 第155页。
- ④ 1900年11月份《制革工人报》(Leather Workers' Journal), 第3卷; 1898年11月份《木工报》(The Carpenter), 第3页; 1898年12月份《制雪茄工人报》; 1898年11月25日冈伯斯给F. B. 特伯(F. B. Thurber)的信,《劳联通讯集》; 1898年12月《美国劳联主义者》, 第205—207页。

- ⑭ 馬利亚·兰札尔 (Maria C. Lanzar) 著:《反帝同盟》(The Anti-Imperialist League), 載于1930年8月《菲律賓社会科学評論》(Philippine Social Science Review), 第3卷, 第7—13頁。
- ⑮ 1898年11月2日及12月7日小戴維·哈斯金斯 (David G. Haskins Jr.) 給岡伯斯的信; 1898年11月22日伊尔文·溫斯洛給岡伯斯的信, 《勞联通訊集》; 1898年10月29日及11月4日岡伯斯給小戴維·哈斯金斯的信, 《岡伯斯书信集》。
- ⑯ 1898年12月21日伊尔文·溫斯洛給岡伯斯的信, 《勞联通訊集》; 1898年12月23日岡伯斯給伊尔文·溫斯洛的信, 《岡伯斯书信集》。
- ⑰ 1898年12月7日及21日小戴維·哈斯金斯給岡伯斯的信, 《勞联通訊集》。
- ⑱ 1898年12月28日《紐約晚報》; 1899年3月20日《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 1899年1月4日約翰·德沃依 (John Devoy) 給岡伯斯的信, 《勞联通訊集》。
- ⑲ 1899年1月24日《匹茲堡郵報》; 1899年1月27日《錫蘭丘茲電訊報》; 1899年1月24日麻薩諸塞州《烏斯特郵報》(Worcester (Mass.) Post); 1899年1月23日《芝加哥論壇報》; 1899年1月23日羅契斯特《工會廣告者報》(Union-Advertiser); 1899年1月24日新奧爾良《民主黨人時報》。
- ⑳ 第55屆國會第3次會議《國會記錄》, 第398, 781, 882, 1443, 1639, 2427頁; 1898年12月23日美國制雪茄工人國際工會國際主席, G. W. 佩金斯告地方工會負責人及會員書; 1899年1月17日 G. W. 佩金斯給岡伯斯的信; 1899年3月2日 H. 懷特給岡伯斯的信; 1899年1月20日舊金山勞工委員會《正式議事錄》; 1898年12月7日戴維·哈斯金斯給岡伯斯的信; 1899年1月31日伊尔文·溫斯洛給岡伯斯的信; 1899年1月3日 J. W. 茵斯 (J. W. Ines) 給岡伯斯的信, 《勞联通訊集》。
- ㉑ 弗萊德·哈林頓 (Fred H. Harrington) 著:《美國的反帝運動》(The Anti-Imperialist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載于1935年9月《密西西必河谷歷史評論》, 第22卷, 第225頁。
- ㉒ 1899年1月23日《費城電訊報》。
- ㉓ 華爾特·密爾斯 (Walter Mills) 著:《好戰精神》(The Martial Spirit), 1931年紐約版, 第392頁。
- ㉔ 同上書, 第392頁, 第402—403頁; 理查德·倍蒂格魯 (Richard F. Pettigrew) 著:《帝國的行程》(The Course of Empire), 1920年紐約版, 第271頁。
- ㉕ 約翰·加拉提 (John A. Garraty) 著:《亨利·卡博特·洛奇傳》(Henry Cabot Lodge: A Biography), 1953年紐約版, 第121頁。
- ㉖ 1899年3月22日丹尼爾·歐多諾胡給弗蘭克·莫里遜的信, 《勞联通訊集》。
- ㉗ 1899年2月28日伊尔文·溫斯洛

- 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 ⑳ 1900年9月27日《全国劳工旗帜报》。
- ㉑ 1899年9月17日 W. A. 克劳夫特 (W. A. Croffut) 給岡伯斯的信；1899年10月27日 W. L. 麦兹 (W. L. Mize) 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1899年7月13日岡伯斯給伊尔文·温斯洛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 ㉒ 1899年6月24日及8月22日爱德温·布利特·施密斯 (Edwin Burritt Smith)，1899年6月30日，7月3日及8月23日爱德华·阿特金森 (Edward Atkinson)，1899年8月22日及9月23日伊尔文·温斯洛，1899年9月14日包尔顿·霍尔 (Bolton Hall) 等人給岡伯斯的几封信，均見《劳联通訊集》；1899年7月13日岡伯斯給伊尔文·温斯洛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 ㉓ 前引阿佩尔书，第178—179頁注。
- ㉔ 1899年7月11日伊尔文·温斯洛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 ㉕ 弗·伊·列宁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39年紐約版，第88頁（參見《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80頁。）
- ㉖ 前引哈林頓书，第235頁。
- ㉗ 1898年12月31日《布鲁克林公民报》(Brooklyn Citizen)。
- ㉘ 小册子：《芝加哥美国反帝同盟》，1900年1月；又見1899年12月27日，1900年1月12日，20日，24日伊尔文·温斯洛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 ㉙ 前引麦克基书，第68—70頁；1898年《美国劳联主义者》，第5卷，第92頁。
- ㉚ 1899年12月14日克拉倫斯·达罗給湯姆斯·基德 (Thomas L. Kidd) 的信，《劳联通訊集》。
- ㉛ 詹姆斯·斯雷頓 (James L. Slayden) 給伊尔文·温斯洛的信，附于1899年7月20日及8月15日温斯洛給岡伯斯的信內，《劳联通訊集》。
- ㉜ 1899年8月15日伊尔文·温斯洛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 ㉝ 1900年3月份《机械工人月刊》，第104頁；1899年1月1日《鍋炉制造工人和造船工人报》，第24頁。
- ㉞ 1899年1月《金屬修飾工人报》(Metal Polishers' Journal)，第587—588頁。
- ㉟ 1900年5月22日及6月9日安得魯·富魯塞斯給弗兰克·莫里逊的信，《劳联通訊集》；1899年12月《国际机械工人协会月报》，第789頁；1899年5月26日《普埃布罗信使报》，第3頁；1901年2月《矿工杂志》(Miners' Magazine)，第5頁。
- ㊱ 《1899年劳联代表大会議事录》，第148—149頁。
- ㊲ 美軍駐哈瓦那軍事总督威廉·魯德罗 (William S. Ludlow) 准將《年度报告》中的《罢工》一节，1899年10月4日，第186—187頁；1899年9月23日至30日《紐約时报》；1900年4月14日 J. E. 布魯姆 (J. E. Bloom) 自哈瓦那給岡伯斯的

- 信,《劳联通訊集》;《圣路易快邮报》(St. Louis Post-Dispatch),轉載于1899年10月16日《晨钟报》(The Reveille)(蒙塔那州,比尤特)。
- ④6 傳閱通知:《給有組織的勞工》,紐約,1900年2月25日,藏于《劳联通訊集》內;1900年10月11日《全國勞工旗帜报》;1900年11月15日《印刷工人报》,第417頁。
- ④7 1900年3月《制雪茄工人报》,第9頁;1899年10月《木工报》,第4頁;1899年12月27日《海岸海員报》。
- ④8 1898年10月《勞工騎士报》;前引阿佩尔书,第225頁;1899年5月19日《普埃布罗信使报》,第1頁;1899年7月3日朱丽阿斯·佐恩(Julius Zorn)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 ④9 1900年9月份《国际社会主义者評論》,第1卷,第132—133頁。
- ⑤0 1899年5月9日岡伯斯給A. F.詹森(A. F. Jenson)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 ⑤1 1900年4月22日查理·申金(Chas. Shenkin)給岡伯斯的信,于阿肯色州小石城,藏于《劳联通訊集》剪报內;1898年6月28日岡伯斯給联合矿工工会第5区域分会主席派特里克·道兰(Patrick Dolan)的信;1899年5月23日岡伯斯給N. D. 寇奇兰(N. D. Cochran)的信;1899年7月12日岡伯斯給J. A. 坎农(J. A. Cannon)的信,《岡伯斯书信集》。
- ⑤2 1898年12月10日《克利夫兰公民报》。
- ⑤3 1899年12月《新英格兰反帝同盟第一次年度报告》(First Annual Report of the New England Anti-Imperialist League);1899年12月27日伊尔文·温斯洛給岡伯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 ⑤4 前引倍蒂格书,第324—325頁。
- ⑤5 同上引书,第125頁。
- ⑤6 湯姆斯·貝利(Thomas A. Bailey)著:《1900年的总统选举是对帝国主义的判决嗎?》(Was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1900 a Mandate On Imperialism?),載于1937年6月《密西西必河谷历史評論》,第24卷,第44頁;1900年8月《全國勞工旗帜报》。
- ⑤7 《1900年7月劳联执行委员会議事录》,載《劳联通訊集》。
- ⑤8 《国际社会主义者評論》,1900年第1卷,第303頁;前引发克基书,第305頁。
- ⑤9 約翰·列农給岡伯斯的信(1900年),《劳联通訊集》。
- ⑥0 威廉·白里安于1900年劳动节在芝加哥向工人們的演讲,小册子;1900年9月4日《印第安納波利斯报》(Indianapolis Journal)。
- ⑥1 前引貝利书,第47—48頁;前引阿佩尔书,第187頁。
- ⑥2 前引貝利书,第48—51頁。
- ⑥3 1901年1月《铁路乘务員杂志》,第68頁。
- ⑥4 1901年5月2日及23日《全國勞工旗帜报》;1901年5月《海岸海員报》,第6頁;1902年10月《制鞋工人报》,第21頁。

- ⑤ 1900年11月29日《全国劳工旗帜报》；又见1901年7月18日及8月8日《全国劳工旗帜报》；1902年11月《铁路乘务员杂志》，第861—864页。
- ⑥ 前引兰札尔书，第226—227页。
- ⑦ 前引麦克基书，第134页；《1903年劳联代表大会 議事录》，第204—206页；1903年10月《美国劳联主义者》，第760页。
- ⑧ 制雪茄工人国际工会主席乔治·佩金斯于1904年4月26日给岡伯斯的信；1904年5月5日岡伯斯给爱德华·罗森堡 (Ed. Rosenberg) 的信；1904年5月12日岡伯斯给馬尼拉的 G. H. 派特遜 (G. H. Patterson) 的信；1904年5月22日爱德华·罗森堡给岡伯斯的信；1904年6月4日岡伯斯给乔治·佩金斯的信，《劳联通訊集》。
- ⑨ 1899年《美国劳联主义者》杂志，第149页。
- ⑩ 列宁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110页。（参见《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75—276页。）
- ⑪ 雷·金杰著：《曲折的十字路》，第217页；前引麦克基书，第132页；戴維·威莫尔 (David R. Weimer) 著：《1881—1914年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故事》 (Myth in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1881—1914)，明尼苏达大学未出版博士論文，1954年，第70—74页。

索 引

A

- 阿尔德里奇, 湯姆斯·貝利 Aldrich, Thomas Bailey...24.
- 阿尔特盖德, 約翰·彼得 Altgeld, John Peter...139, 140, 344, 420, 496.
- 阿瑟, 切斯特(总统) Arthur, Chester A. ...118 注.
- 阿瑟, P. M. Arthur, P. M. ...124, 156, 318, 321, 324, 339, 349, 492, 498.
- 艾波特, 韦利斯 Abbott, Willis J. ...407, 417.
- 艾倫, 威廉 Allen, William ...413.
- 艾朗斯, 馬丁 Irons, Martin...62, 99-102, 109.
- 艾德蒙斯顿, 加布里尔 Edmonston, Gabriel...112.
- 艾德蒙斯顿, 乔治 Edmonston, George ...178, 215.
- 艾德蒙兹, 約瑟夫 Edmonds, Joseph W. ...83.
- 艾威林, 爱德华(博士) Aveling, Edward...14, 41, 45, 134, 138, 143, 221.
- 艾威林, 爱琳娜·馬克思 Aveling, Eleanor Marx...14, 41, 45, 138, 143, 221, 227, 230.
- 埃伯索尔德, 弗萊得立克 Ebersold, Fredrick...130, 134.
- 埃伯特, 朱斯图斯 Ebert, Justus...48.
- 埃伐琳, 馬利 Evaline, Mary S. ...241, 242.
- 爱尔兰籍美国人 Irish-Americans ...152.
- 安迪柯特, 查理 Endicott, Charles E. ...124.
- 安东尼, 苏生·布朗内尔 Anthong, Susan B. ...74, 239.
- 奥德尔, J.T. Odell, J.T. ...332.
- 奥多奈尔, 胡 O'Donnell, Hugh...262, 270-272, 274.
- 奥里奇, 埃薩克(博士) Hourwich, Isaac ...468, 503, 507.
- 奥蕾丽, 列奥諾娜 O'Reilly, Leonora ...474.
- 奥尼, 理查 Olney, Richard...340, 342.
- 奥格勒斯比(州长) Oglesby (Governor)...139, 202.
- 奥格登, H.J. Ogden, H.J. ...241.

B

- 八小时工作日(制) Eight-Hour Day...103, 117-126.
- 巴枯宁,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維奇 Bakunin, Michael A. ...37, 41.
- 巴尔克, H.A. Barker, H.A. ...189.
- 巴利, 湯姆斯 Barry, Thomas B. ...58,

- 76, 103, 203, 204.
- 巴利, 利欧诺娜 Barry, Leonora M. ...
73-75, 86.
- 巴伦德斯, 约瑟夫 Barondess, Joseph
...302, 503, 508, 509.
- 巴尔恩斯, 格比特 Barnes, Gaybirt ...
181.
- 巴特勒, 班贾明 Bulter, Benjamin F.
...141.
- 巴尔的摩制罐工人分会 (劳工骑士会)
Can Makers' Assembly of Balti-
more ...64.
- 罢工 Strikes
- 布鲁克林电车工人 (1895年) ...208-
209.
- 布法罗 轉 轍 工人 (1892年) ...323-
325.
- 貝林敦铁路工人 (1888年) ...318-319.
- 大农业工人 (1885年) ...31, 71.
- 库尔德阿倫地区 (1892年) ...291-298.
- 庫尔德阿倫地区 (1899年) ...490-492.
- 克利普尔克里克矿工 (1894年) ...311-
312.
- 英国碼頭工人 (1889年) ...361.
- 紐約搬運工人 (1882年) ...31.
- 哈瓦那 (1899年) ...557.
- 荷姆斯台德 (1892年) ...259-276.
- 何京河谷矿工 (1884年) ...58.
- 得克薩斯州加尔維斯頓 (1898年) ...
462.
- 高尔德 (1885年) ...53-57.
- 高尔德 (1886年) ...98-102.
- 大北铁路 (1894年) ...329-331.
- 輪船司炉 (1892年) ...248-249.
- 麦考米克收割机制造厂 (1886年) ...
127-128.
- 矿工 (1892年) ...277-298.
- 矿工 (1894年) ...311-312.
- 矿工 (1897年) ...505-506.
- 矿工 (1899年) ...490, 556.
- 新奥尔良 (1892年) ...251-256.
- 肉类罐頭厂工人 (1886年) ...102-104.
- 波多黎各 ...558.
- 普尔曼 (1894年) ...334-358.
- 电报工人 (1883年) ...58.
- 福尔河紡紗工人 (1884年) ...58, 71-72.
- 白里安, 威廉·金宁斯 Bryan, William
Jennings ...431-443, 549-550, 562,
563-565.
- 白林, 約翰 Breen, John ...253.
- 白人沙文主义 White chauvinism ...
247, 252-258, 462-466, 550.
- 伯杰, 維克托 Berger, Victor L. ...503,
507, 508, 510, 511, 515.
- 伯克曼, 亚历山大 Berkman, Alexan-
der ...269.
- 伯罗斯, 赫伯特 Burrows, Herbert ...
301.
- 伯恩斯, 約翰 Burns, John ...221, 361.
- 伯拉米, 爱德华 Bellamy, Edward ...
46-47.
- 搬運工人中央工会 Freighthandlers
Central Union ...9-10.
- 邦菲尔德, 約翰 Bonfield, John ...129,
134.
- 保阿斯, 威廉 Boas, William ...339.
- 包莫劳埃, 威廉 Pomeroy, William C.
...374-375, 410.

鮑華斯,理查德 Powers, Richard...112.
 鮑特威尔,乔治 Boutwell, George S.
 ...553.
 貝密斯,爱德华 Bemis, Edward W.
 ...89.
 倍倍尔,奥古斯特 Bebel, August...230
 倍蒂格魯,理查德 Pettigrew, Richard
 F...561.
 北美砌磚和泥水工人国际工会 Brick-
 layers' and Masons' International
 Union of N.A...164.
 北美鑄鐵工会 Iron Molders' Union
 of North America...169.
 本路斯,包伊斯 Penrose, Boies...269.
 比尤特矿工工会 Butte Miners' Union
 ...297.
 糊工人工人全国联合会 Paper Hangers'
 National Union...388.
 波特,詹姆斯 Porter, James E...251,
 253, 454.
 博加特, E.L. Bogart, E.L...37.
 博姆,厄内斯特 Bohm, Ernest...363.
 布加南,約翰 Buchanan, John...280,
 282, 283.
 布加南,約瑟夫 Buchanan, Joseph R.
 ...55, 108, 110, 174, 175, 185, 201, 211,
 313, 314, 318, 534.
 布莱尔,乔治 Blair, George...171.
 布莱德福,賈瑪利尔 Bradford, Gama-
 liel...561.
 布莱特爾,詹姆斯 Bretell, James...419.
 布利斯,威廉 Bliss, William D...45.
 布里安特,伊丽莎白 Bryant, Elizabeth
 S...74.

布賴克,威廉 Black, William...131.
 布朗,約翰 Brown, John...138, 148,
 309.
 布朗恩,亨利(神甫) Father Browne,
 Henry J...VIII, 107注:
 布朗恩,卡尔 Browne, Carl...308-309.
 布洛克,乔治 Block, George...153.
 布鲁斯,威廉 Bruce, William...161.
 布尔战争 Boer War...543.
 布里格斯旅館會議 Briggs House Con-
 ference...348-353.
 布鲁克林車輛裝配分会(劳工騎士会)
 Car Assembly of Brooklyn, K.
 of L...64.

C

財政資本 Finance capital...4, 477, 523.
 裁縫工匠工会 Journeymen Tailors'
 Union...447.
 产业工会(組織) Industrial unionism
 ...234-235, 325-327, 484.
 粗細木工(联合)兄弟会(United) Bro-
 therhood of Carpenters and Joi-
 ners...31, 114, 119, 213, 226, 374, 406.

D

达罗, 克拉倫斯 Darrow, Clarence...
 353, 408, 424.
 达尔文,查理 Darwin, Charles...23.
 大亚当斯罢工 Great Adams Strike
 ...27.
 打包工人工会(新奥尔良) Packers'
 Union(New Orleans)...251-252.
 戴埃,艾勃納 Dyer, Abner W...15,

- 175.
- 戴阿芒德, 威廉 Diamond, William...
442.
- 戴拉海依, 维克多 Delahaye, Victor...
221, 222, 301.
- 单一税 Singer Tax...147, 182-183,
219, 221.
- 丹尼, 芬莱·彼得 Dunne, Finley Pe-
ter...551.
- 丹尼尔斯, 威廉 Daniels, William P.
...416.
- 道伊尔(将军) Doyle(General)...323.
- 道格拉斯, 弗莱德立克 Douglass, Fre-
derick...15, 86.
- 德布斯, 尤金 Debs, Eugene V.
——与美国铁路工会...326-327.
——与白里安...434.
——与布法罗转辙工罢工...324.
——与藐视法庭案...346, 353-355.
——与德李昂的双重工会策略...504-
506.
——当任《机车司炉杂志》编辑...317-
319, 326.
——与 1894 年选举...417-418.
——论铁路国有化...332注.
——论早期的劳工组织者...216.
——论劳工团结...356.
——与矿工罢工...505.
——与普尔曼罢工...335-358.
——论铁路工人的团结...317-325.
——与社会民主联盟(党)...502, 507-
515.
——论美西战争...539.
- 德李昂, 但尼尔 De Leon, Daniel
——对待秣市惨案殉难者...137.
——在劳工骑士会中起的作用...207.
——的哲学...359-362.
——迫使社会党人退出劳联...369-
370.
——迫使社会党人退出劳工骑士会...
382-383.
——同社会主义行业与劳工联盟的关
系...382-383.
——同人民党的关系...392-393, 409,
432-433.
——在劳联和社会主义劳工党冲突中
所起的作用...362-368.
——的策略遭到社会民主党人的反对
...503-504.
——的双重工会策略...508-509, 515-
519.
- 德鲁, R. W. Drew, R.W...57.
- 德鲁里, 维克多 Drury, Victor...67.
- 德鲁蒙德, C. L. Drummond, C. L...
313.
- 德奈尔, 约翰 Dernel, John C...563.
- 德根, 马提阿斯 Degan, Mathias J...
130.
- 德马斯, 亨利 Demas, Henry...200.
- 德普优, 春赛 Depew, Chauncey M.
...154.
- 德籍美国人 German-American...42-
45, 109-110, 152.
- 德国人工会联合会 United German
Trades...31.
- 邓肯, 詹姆斯 Duncan, James...461.
- 第二国际 Second International...228,
563.

第十条(政治綱領) Plank Ten(Political Programme) …371-373, 375-379, 410-413, 418, 426-427.

帝国主义, 劳工对它的态度 Imperialism, labor's attitude towards… 527-568.

迪拉巴, 奥古斯特 Delaba, August… 368.

狄金逊, 弗兰西斯 Dickinson, Francis… 239.

抵制运动 Boycotts…50-53, 144-146, 272-273, 337-338, 389.

电路工人工会 Electric Wiremen and Linemen's Union…248.

独立工党 Independent Labor Party…512-514.

独立劳工党(冒牌的)Independent Labor Party(fake)…156.

杜波伊斯, W.E.B. Dubois, W. E. B.… 452, 551.

杜平斯, 伊赛阿 Tuppins, Isaiah S.… 180.

杜威, 乔治 Dewey, George…534.

E

俄亥俄农业工人工会 Farm Hand Labor Union of Ohio…394.

恩格, 乔治 Engel, George…130, 139.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ederick…1, 41-43, 48, 109, 158, 182, 184, 187, 227, 258, 365-368, 370, 378, 392.

F

法赖尔, 弗兰克 Ferrell, Frank J.…67,

82, 109, 137, 148.

反帝国主义同盟 Anti-Imperialist League…546-555, 566.

反贫穷协会 Anti-Poverty Society… 182.

反血汗工场同盟 Anti-sweatshop league…32.

反垄断资本党 Anti-Monopoly Party…141.

范·巴顿, 菲利普 Van Patten, Philip…31, 41.

范·爱登, 伊达 Van Etten, Ida…243, 365.

范德比尔特家族 Vanderbilts…6, 104.

范司, 马迪逊 Vance, J. Madison…253.

方安, 鲍布 Vaughan, Bob…287.

飞特(准将) Fytte(Adjutant-General)…291.

费尔登, 塞姆 Fielden, Sam…39, 128, 129, 130, 139.

费利, 詹姆斯 Feely, James…188.

费歇尔, 阿道夫 Fischer, Adolph… 130, 139.

费兹派特立克, P.J. Fitzpatrick, P. J.…175.

费涅, 欧提斯 Favor, Otis S.…131.

菲费尔, 约瑟夫 Fifer, Joseph…139.

弗莱, 路易斯 Fry, Lewis C.…308.

弗里克, 亨利, 克雷 Frick, Henry Clay…260, 267, 269, 276.

弗拉吉尔, 吉姆 Frazier, Jim…287.

福斯特, 弗兰克 Foster, Frank…113, 114, 119.

福斯特, W. H. Foster, W.H.… 112,

- 176.
- 福斯特, 威廉 Foster, William Z. ... 515.
- 福罗尔, B.O. Flower, B.O. ... 307.
- 富勒, 弗兰克 Fowler, Frank A. ... 3.
- 富鲁塞斯, 安德鲁 Furuseth, Andrew
... 443, 535, 556.
- 妇女 Women
- 与劳联... 237-244, 471-476.
 - 与美国铁路工会... 326.
 - 与技能工会... 69, 244.
 - 在劳工骑士会... 68-76.
 - 的职业... 69注, 237.
 - 黑人的特殊问题... 474-475.
 - 的罢工... 70-73, 241, 267注.
 - 的工资... 474.
- G**
- 钢铁工人工会 Iron & Steel Workers' Union ... 213.
- 钢铁工人混合协会 Amalgamated Association of Iron and Steel Workers ... 112, 259-276, 484, 485.
- 冈伯斯, 塞米尔 Gompers, Samuel
- 论劳联的目的... 217-222.
 - 反对反帝行动... 561-563.
 - 与反帝同盟... 546, 551.
 - 的独裁行径... 375.
 - 与白里安... 437-438.
 - 的官僚统治... 232-233, 505.
 - 的沙文主义态度... 256-257, 466-470.
 - 与阶级斗争... 218-219.
 - 与技能工会政策... 235-236.
 - 落选... 377-378.
 - 与八小时工作制... 126, 229-230.
 - 与八小时工作日运动... 228-230.
 - 当选为劳联主席... 178.
 - 与1896年的选举... 436-438.
 - 论工人阶级解放... 220.
 - 与恩格斯, 要求谴责德李昂... 367-368.
 - 对秣市惨案殉难者的态度... 137.
 - 对荷姆斯台德罢工的态度... 274.
 - 对移民的态度... 463-470.
 - 对帝国主义的态度... 567.
 - 对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態度... 560.
 - 对独立的政治行动的态度... 512-514.
 - 与国际劳工团结... 228, 230-232.
 - 歧视黑人的工会政策... 450-451, 455-456, 462-466.
 - 与劳工骑士会... 217-219.
 - 对劳工人民主义的态度... 413-415, 426-427.
 - 与劳工团结... 230-232.
 - 与马克思... 218, 221, 367, 511.
 - 与全国公民联合会... 497-499.
 - 对黑人工人的态度... 244-256, 450-451, 455-456, 462-466.
 - 的机会主义角色... 233-235.
 - 与人民主义... 393-398.
 - 与泡德利... 205-206.
 - 对普尔曼罢工的态度... 348-353.
 - 重新当选为主席... 379.
 - 对工会中宗教争端的态度... 232注.
 - 对单一税的态度... 182, 219, 221.

- 对社会主义者的态度…504-508.
- 对社会主义劳工党的态度…362-370.
- 对罢工的态度…220-221.
- 被責以“叛国”之罪…548.
- 对托拉斯的态度…481-486.
- 对战争的态度…518-526.
- 对美西战争的态度…527, 536-538.
- 对女工的态度…243.
- 高尔德, 杰依 Gould, Jay…6, 54-57, 98, 104, 388.
- 高尔德罢工 Gould Strike…53-57, 98-102, 196, 388.
- 格利逊, 威廉 Gleason, William…192.
- 格朗倫德, 勞倫斯 Gronlund, Laurence…414.
- 格劳斯卡普, 彼得 Grosscup, Peter S. …342, 353.
- 格勒哥里, 斯梯芬 Gregory, Stephen S. …138, 353.
- 格林奈尔, 朱理雅 (检查官) Grinnell, Julius S. (Attorney)…131, 132, 162.
- 格林博, 李昂 Greenbaum, Leon…522.
- 工会标记 Union label…165-166, 173.
- 工資——十九世紀八十年代 Wages, in 1880's…7-8, 12-14.
- 公共馬車夫工会 Car Drivers' Union…251.
- 公司販賣部制度 Company Store system…14-16.
- 雇主联合会 Employers' Association…142.
- 国民党 National Party…141.
- 国际机械工人协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chinists…388, 435, 450, 529.
- 国际工人协会 International Working People's Association (I. W. P. A.)…37-40, 122-123.
- 国际机械工人工会 International Machinists' Union…245.
- 国际印刷工人工会 International Typographical Union…376.
- 国际电报工人联合会 International Wireworkers' Union…388.
- 国际劳工会 International Labor Union…62.
- 国际油井和气井工人兄弟会 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Oil and Gas Well Workers…483.
- 国际铁匠工人兄弟会 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Blacksmiths…451.
- 国际面包师和糖果工人工会 Bakers' and Confectioners' International Union…368.
- 国有化运动 Nationalist movement…46-47.
- 过磅工人工会(新奥尔良) Scalesmen's Union of New Orleans…251-252.

H

- 哈里逊, 卡特尔 Harrison, Carter H. …128, 134.
- 哈利曼, 觉布 Harriman, Job…519.
- 哈納弗林, 馬利 Hanafin, Mary…76.
- 哈尔兰, 約翰 Harlan, John M. …527.
- 哈斯科尔, 伯納特 Haskell, Burnette

- G...110.
- 哈斯金斯, 戴维 Haskins, David G...
547.
- 海, 约翰 Hay, John...24.
- 海德, 弗兰克林 Head, Franklin H...
497.
- 海伍德, 威廉 Haywood, William...292.
- 海依斯, 麦克斯 Hayes, Max...492, 511
-512, 519.
- 海依斯, 约翰 Hayes, John...76, 109,
205, 208, 496, 553.
- 汉纳, 马克 Hanna, Mark...439, 500.
- 豪利, A.H. Hawley, A.H...313.
- 合作运动 Cooperative movement...
89-90.
- 何京河谷罢工 Hocking Valley Strike
...58.
- 荷姆斯台德罢工 Homestead Strike...
259-276, 390-397, 399.
- 赫隆, 乔治 Herron, George D...45.
- 赫斯, 弗莱得立克 Heath, Frederic...
508.
- 赫斯特, 威廉 Hearst, William...524.
- 黑名单 Blacklist...102, 197, 199, 355.
- 黑人 Negroes
——与劳联...244-256, 448-456.
——与美国铁路工会...326.
——与技能工会主义...256.
——与1886年选举...160.
——与1887年选举...180.
——与帝国主义...550.
——与劳工骑士会...76-99, 199-200.
——与社会主义者...360-361, 520-
521.
- 在南部遭受迫害...76.
- 在南部的情况...15-16.
- 与罢工...247-251, 281, 289-291,
457, 462.
- 与联合矿工工会...447, 456.
- 女工与工会...474-475.
- 黑色国际 Black International...37,
122.
- 亨利, 阿丽斯 Henry, Alice...242.
- 胡佛, H.F. Hoover, H.F...199.
- 花岗石采石工人国际工会 Granite
Cutter's International Union...169.
- 华特逊, 汤姆斯 Watson, Tom...339,
396, 423, 432.
- 华盛顿, 布克尔 Washington, Booker
T...449.
- 怀特, 亨利 White, Henry...433, 438,
487, 488.
- 霍恩, G.A. Hoehn, G.A...507.
- 霍克西, H.M. Hoxie, H.M...99, 100.
- 霍尔, 查理 Hall, Charles A...98.
- 霍尔, 爱德华 Hall, Edward...189.
- 霍尔, 乔治 Hoar, George F...240.
- 霍华德, 乔治 Howard, George...325,
327.
- 霍华德, 罗伯特 Howard, Robert...112.
- 霍威尔斯, 威廉·狄安 Howells, Wil-
liam Dean...137, 138, 532, 551.

J

基督徒社会主义协会 Society of
Christain Socialists...45-46.

基德, 汤姆斯 Kidd, Thomas. L...418,
426.

基尔, A.M. Kier, A.M. ...253.
 机車司炉兄弟会 Brotherhood of Locomotive Firemen ...315.
 机車司机兄弟会 Brotherhood of Locomotive Engineers ...315, 497.
 激进劳工党 Radical Labor Party ...192.
 吉丁斯, 富兰克林 Gidding, Franklin ...561.
 吉本斯, 詹姆斯 Gibbons, James ...106.
 技能工会(主义) Craft Unionism ...92-93, 235-236, 244, 256, 258, 331, 357, 482, 568.
 賈勃林諾斯基, 魯德維格 Jablinowski, Ludwig ...146.
 賈米森, 司徒华 Jamieson, Stuart ...87.
 加里, 埃尔伯特 Gary, Elbert H. ...498.
 加里, 約瑟夫 Gary, Joseph ...131, 132, 135.
 加奇, 賴曼 Gage, Lyman ...138.
 加賽利, 約翰 Casserly, John ...148.
 加賽利, 詹姆斯 Casserly, James ...155.
 加兰德, M.M. Garland, M.M. ...313.
 加盟产业劳工大会 Federated Industrial Trades Labor Assembly ...515.
 加盟工会 Federal Labor Union ...238, 239.
 加拿大的劳工騎士会 Canada, K. of L. in, ...60, 206-207.
 “家庭俱乐部” Home Club ...91-92, 164-173.
 进步劳工党 Progressive Labor Party ...190.
 进步制雪茄工人工会 Progressive Ci-

garmakers' Union ...166.
 旧金山工联理事会 Federated Trades Council of San-Francisco ...391.
 卷烟工人国际工会 Tobacco Workers' International Union ...458.

K

卡尔頓, A.A. Carlton, A.A. ...203.
 卡汉, 亚伯拉罕 Cahan, Abraham ...503, 539.
 卡拉汗, 約翰 Callahan, John M. ...215, 250, 251, 253, 255.
 卡莱, 馬利 Carey, Mary ...71.
 卡罗尔, 摩利 Carrroll, Mollie Ray ...255.
 卡涅斯, 塞米尔(將軍) Carnes, Samuel T. ...282, 290.
 卡尼基, 安德魯 Carnegie, Andrew ...196, 260, 272, 548, 553, 561.
 卡西, W.A. Carsey, W.A. ...156.
 喀麦隆, 安特魯·卡尔 Cameron, A.C. ...116.
 凱利赫, S. Kelihier, S. ...326, 328, 507.
 凱斯勒, 西尼 Kessler, Sidney ...76.
 坎門司, 約翰 Comrions, John R. ...VIII, 255.
 康威, 蒙庫尔 Conway, Moncure ...138.
 考尔, 霍麦 Call, Homer D. ...468.
 考利, W.A. Kolley, W.A. ...397.
 考林斯, 派特立克 Collins, Patrick A. ...553.
 “考尔克里克起义” “Coal Creek Rebellion” ...277.
 科克西, 雅各·塞赫勒 Coxey, Jacob

Sechler...307, 310, 373, 420.
 “科克西大軍” Coxey’s Army...308-310, 403.
 柯尔, 亨利 Cole, Henry C. ...164.
 柯亨, 莫里斯·拉法埃尔 Cohen, Morris Raphael...22.
 柯普塞, 乔治 Copsey, George...227.
 柯里岡(大主教) Corrigan (Archbishop)...156.
 克拉培茨基, W.E. Klapetzky, W.E. ...459.
 克罗斯比, 約翰 Crosby, John S. ...532.
 克利夫兰, 格罗弗(总统) Cleveland, Grover...4, 117, 340, 343, 344, 398, 403, 431, 409, 525, 548.
 克明斯, 阿莫斯 Cummins, Amos J. ...97.
 克明斯, 約翰 Cummins, John...188.
 克賴勒尔, 約翰 Crerar, John...VIII.
 克劳福特, 湯姆斯 Crawford, Thomas J. ...272.
 克雷斯, 亨利 Clews, Henry...6.
 克拉倫頓大厅綱領 Clarendon Hall platform...149, 150, 182, 184.
 肯尼, 馬利 Kenney, Mary E. ...243.
 扣紅帽子 Red Scape...129-130, 154-156, 185-190, 268, 286-290, 304-305, 345-346, 426-427.
 寇克斯, 杰斯 Cox, Jesse...508, 509.
 寇克斯, 乔治和亨利 Cox, George & Henry...200.
 庫恩-罗比 Kuhn-Loeb...477.
 庫尔德阿倫罢工 Couer d’Alene Strike...397.

矿主保护协会 Mine Owners’ Protective Association...293, 295.
 矿主协会 Mine Owners’ Association (M.O.A.)...293, 297.
 奎恩, 提莫西 Quinn, Timothy...67, 137.

L

拉巴迪, 約瑟夫 Labadie, Joseph A. ...108, 203.
 拉法伊尔, 密恰尔 Raphael, Michael...492.
 拉契福特, 密恰尔 Ratchford, Michael D. ...446, 505.
 拉薩尔, 菲迪南德 Lassalle, Ferdinand ...29.
 拉薩尔派社会主义者 Lassaiean Socialists...29-30, 34, 48, 91-92.
 拉提莫屠杀案 Lattimer Massacre...529-530.
 賴特, 卡罗尔 Wright, Carroll D. ...7, 20, 473.
 兰姆遜, 雷維尔第 Ramson, Reverdy C. ...465.
 勒伐瑟, M. Levasseur M. ...12.
 勒奧納德, 詹姆斯 Leonard, J. ...252, 253, 454.
 勒維林, 勞倫佐 Lewelling, Lorenzo D. ...399, 403.
 劳埃德, 亨利·德馬萊斯特 Lloyd, Henry Demarest...25, 138, 398, 408, 409, 411, 413, 418, 422, 424-426, 431, 432, 444, 532.
 劳朋, 查理 Rawbone, Charles...378.

- 劳斯,查理 Laws, Charles...514.
 劳动节的建立 Labor Day, founding of...31, 114-116.
 劳工党 Labor Party...146-158, 159-161, 180-193, 371-372.
 劳工骑士会 Knight of Labor(K. of L.)
 ——与美国铁路工会...352.
 ——中的反工会主义...90-93, 163-164.
 ——与制雪茄工人的糾紛...165-168, 201.
 ——成为农村組織...206-207.
 ——与抵制运动...50-53.
 ——与白里安...435.
 ——在加拿大...60, 206-207.
 ——与天主教会...60, 104-106, 204, 208, 211.
 ——对中国工人的态度...65-68.
 ——与工会的冲突...198-199.
 ——与合作运动...87-90.
 ——与古巴革命...524.
 ——的衰落...194-212.
 ——与銀币自由鑄造...404.
 ——与八小时工作制...119-121.
 ——与农民同盟...387-388.
 ——对外国出生者...64-65.
 ——的成长...49-50, 58-60.
 ——中的“家庭俱乐部”...90-91.
 ——成員的特征...60-61, 196.
 ——成員众叛亲离...197-198, 205, 207-212.
 ——黑人成員...80.
 ——黑人干部...82-83.
 ——与政治行动...94-96.
 ——中的社会主义者...47-48, 90-91, 106, 109-110, 208, 380-382.
 ——与罢工...96-97.
 ——的組織机构...63-64.
 ——与工会的冲突...169.
 ——工会的退出...208-209.
 ——与女工...68-75.
 劳工骑士会总执行委员会 General Executive Board, K. of L...78.
 劳工骑士会第49区分会 District 49 (K. of L.)...82-84, 91-92, 164-168, 174, 380-383.
 劳工骑士会制桶工人分会 Coopers' Assembly, K. of L...64.
 劳工人民主义 Labor-Populism...423-445.
 劳工报刊 Labor press...26-28.
 劳工立法 Labor legislation...19-22, 94, 112, 113, 118-119, 179.
 雷德,怀特劳 Reid, Whitelaw...52, 272.
 雷克夫人, 巴利 Lake, L. M. Barry...75.
 雷伊, 約翰 Ray, John R...76.
 累恩, 查理 Lane, Charles E...423.
 里德, 湯姆斯 Reed, Thomas B...555.
 里安, 派特立克(大主教) Ryan, Patrick J...105.
 里奇, A. S. Leitch, A. S...247, 248.
 里特伍德, H. Littlewood, H...516.
 里奇曼中央劳工委员会 Central Labor Council, Richmond...308.
 理发师国际工会 Journeymen's Barbers International Union...459.
 李, 菲茨休 Lee, Fitzhugh...84.

李卜克内西, 威廉 Liebknecht, Wilhelm...45, 143, 221, 230.

利彻斯, 查理 Reichers, Chas. F...238, 313.

列农, 约翰 Lennon, John B...313, 437, 499, 564.

林格, 路易斯 Lingg, Louis...130, 139.

林肯, 亚伯拉罕 Lincoln, Abraham...21, 136.

林赛, 阿尔蒙特 Lindsey, Almont...335, 337.

鲁德罗, 威廉 Ludlow, William S...557.

鲁特, 埃利胡 Root, Elihu...154.

路易斯, 威廉 Lewis, William...90.

轮船司炉工会 Marine Fireman's Union...247, 248.

轮船司炉及工厂司炉自保工会 Marine and Stationary Firemen's Protective Union...254.

伦敦, 梅耶 London, Meyer...503, 539.

罗斯, E. A. Ross, E. A. ...440.

罗斯福, 西奥多 Roosevelt, Theodore...154, 439, 534, 549, 556.

罗杰斯, 路易斯 Rogers, Louis...328, 328, 412.

罗杰斯, 伊丽莎白(乔治) Rogers, Elizabeth (George)...73.

罗斯摩尔协会(劳工骑士会黑人侍者分会) Rossmore Association (K. of L. assembly of Negro waiters)...152.

洛奇, 亨利·卡博特 Lodge, Henry Cabot...524, 549.

绿背劳工党 Greenback Labor Party...91, 193.

M

马丁, 弗莱德 Martin, Fred...386.

马赫, 詹姆斯 Maher, James...490.

马亨, W. D. Mahon, W. D...483.

马克思, 卡尔 Marx, Karl...1, 14, 32, 41, 54, 218, 221, 228, 367, 511.

马克思主义者 Marxists...29, 30, 40-42, 94, 147, 493-494.

马克斯威尔, A. L. Maxwell, A. L. ...411.

马儿尔, 汤姆斯 Maguire, Thomas B. ...67.

马济(上尉) Mazzi (Captain)...67.

马切特, C. H. Matchett, C. H...433.

马斯特斯, 伊格尔·李 Masters, Edgar Lee...551.

马蒂, 何塞 Marti, Jose...524.

马车工人工会(新奥尔良) Teamsters' Union (New Orleans)...251, 252, 254.

码头工人协会 Longshoremen's Association...250.

麦克阿瑟, 彼得 McArthur, P. J...297.

麦克布莱德, 约翰 McBride, John...377-379, 394, 469.

麦克布莱德, 派特立克 McBride, Patrick...312.

麦克基, 德尔伯·李 McKee, Delber Lee...525.

麦克基尔, 彼得 McGuire, Peter J...

- 31, 112, 114, 118, 119, 137, 175, 178, 228, 236, 313, 349, 352, 374, 375, 377, 378, 384, 437, 438, 448, 450, 499, 505, 532.
- 麦克恩洛, 彼得(神甫) McEnroe, Peter C. ...74, 75.
- 麦克格路德, F. J. McGruder, F. J. ...463.
- 麦克格雷斯, 约翰 McGrath, John ...376.
- 麦克格林, 爱德华 McGlynn, Edward ...152, 156, 181, 182, 418.
- 麦克金莱, 威廉 McKinley, William ...434, 435, 438, 439, 442, 490, 526, 533, 534, 541, 544, 550, 562, 563-565.
- 麦克库拉(上尉) McCullagh(Captain) ...143.
- 麦克马金, 约翰 McMackin, John ...181, 183, 185.
- 麦克马克林, 约翰 McMacklin, John ...153.
- 麦克奈尔, 乔治 McNeill, George E. 26, 209, 301, 303, 479-481, 543-544, 546, 566, 567.
- 麦克斯维尼, 爱德华 McSweeney, Edward F. ...470.
- 麦克唐纳—瓦列希, 伊娃 McDonald-Valesh, Eva ...237, 243.
- 麦克唐奈尔, J. P. McDonnell, J. P. ...37.
- 麦考米克, 赛路斯 McCormick, Cyrus H. ...498.
- 麦里安, H. C. Merrian, H. C. ...490.
- 曼, 汤姆 Mann, Tom ...221, 230, 356, 361, 373.
- 美国反帝同盟 American Anti-Imperialist League ...546-547.
- 美国反托拉斯联盟 American Anti-Trust League ...496.
- 美国复本位制同盟 American Bimetallic League ...406.
- 美国和加拿大有组织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 Federation of Organized Trade and Labor Unions in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26, 50, 111-121, 162, 176.
- 美国劳工联合会(劳联)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 F. L.)
- 与白里安 ...435-442.
 - 对中国工人的态度 ...257-258.
 - 对古巴革命的态度 ...524, 528.
 - 与八小时工作日运动 ...222-230.
 - 与1894年的选举 ...415-418.
 - 与1896年的选举 ...434-442.
 - 与外国出生的工人 ...256-258, 466-468.
 - 的形成 ...168-169.
 - 成员的增长 ...213.
 - 与移民 ...468-469.
 - 与帝国主义 ...544-560.
 - 与产业工会 ...447-448, 486-487.
 - 与国际劳工团结 ...223-231.
 - 与黑人工人 ...244-255.
 - 与政治行动 ...371-379, 426-428, 443-444.
 - 与托拉斯 ...481-491.
 - 与女工 ...237-244, 471-475.
- 美国锅炉制造工人和造船工人兄弟会

- Brotherhood of Boiler Makers & Iron Ship Builders of America... 245, 450, 451.
- 美国联合矿工工会 The United Mine Workers of America... 204, 226, 286, 388, 446, 452, 469, 531.
- 美国码头工人工会 American Longshoremen's Union... 532.
- 美国燧石玻璃制造工人工会 American Flint Glass Workers' Union... 311.
- 美国铁路工会 American Railway Union... 314, 325-329, 351-353, 355, 412, 415, 435, 442, 448.
- 美国社会党 The 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 522.
- 美犹排字工人工会 Hebrew-American Typographical Union... 33.
- 梅登, 斯蒂芬 Madden, Stephen... 270.
- 梅莱尔, 尤金 Merell, Eugene... 281, 288.
- 梅里, 威廉 Maily, William... 508.
- 梅隆, 理查德 Mellon, Richard... 270.
- 门罗, D. B. Monroe, D. B. ... 290.
- 密勒, 塞米尔·弗里曼 Miller, Samuel Freeman... 21.
- 密契耳, 约翰 Mitchell, John... 499, 500.
- 棉花打包工人工会 Cotton Screwmen's Union... 253.
- 明尼阿波利斯行业和劳工大会 Minneapolis Trades and Labor Assembly... 116.
- 摩里西, P. H. Morrissey, P. H. ... 313, 349.
- 摩根, 汉娜 Morgan, Hannah M. ... 238-240.
- 摩根, 汤姆斯 Morgan, Thomas... 192, 238, 351, 365, 375, 378, 409-411, 426.
- 莫里逊, 弗兰克 Morrison, Frank... 472, 528.
- 莫里斯, 威廉 Morris, William... 138.
- 莫斯特, 约翰 Most, Johann... 38, 39, 41.
- “秣市惨案” Haymarket Bombing Affair... 40, 127-140, 160, 161, 176, 201, 202.
- 木工联合会 United Order of Carpenters... 148.
- 穆尔纺织工人协会 Mule Spinners Association... 204.
- N
- 纳尔逊, 罗伯特 Nelson, Robert... 191, 192.
- 纳尔逊, 西奥多 Nelson, Theodore... 439.
- 南方劳工联盟 Southern Confederacy of Labor... 461, 462.
- 奈比, 奥斯卡 Neebe, Oscar... 130, 133, 139.
- 尼夏姆, 汤姆斯 Neasham, Thomas... 319.
- 联合服装工人工会 United Garment Worker... 313, 438, 442.
- 联合劳工兄弟会 Brotherhood of United Labor... 204.
- 联合行业工会理事会 Federated Trades & Labor Council... 416.

紐約女工协会 Working Women's Society of New York...242.
 紐約及近郊独立劳工党 Independent Labor Party of New York & Vicinity...147.
 紐約中央工会 Central Labor Union of New York...30-31, 34, 146, 159, 198, 308, 438.
 紐約中央劳工联合会 New York Central Labor Federation...362, 513, 558.
 紐約州北部木材流送工人工会 Lumber Shovers' Union (in up-State N. Y.)...311.
 农工团结 Farmer-Labor unity...388-391, 402-404.
 农民互济协会 Farmers' Mutual Benefit Association...406.
 农民同盟 Farmers Alliance...284, 387-389, 394, 402, 406.
 諾敦, 乔治 Norton, George L...247-250.

O

欧蒂斯, 哈里逊·格雷 Otis, Harrison Gray...541.
 欧康奈尔, 詹姆斯 O'Connell, James...435, 450, 499.

P

帕克逊, 爱德华 Paxson, Edward...271.
 帕提逊, 罗伯特 Pattison, Robert E...266.
 派生斯, 阿伯特 Parsons, Albert R...

33, 39, 123, 127-134, 139.
 派生斯, 约翰 Parsons, John N...499.
 潘恩, 湯姆斯 Paine, Thomas...133.
 泡德利, 泰倫斯·文森特 Powderly, Terence Vincent
 ——政策的破产...208.
 ——反对工会的态度...91, 166-174.
 ——与天主教会...104-106.
 ——对中国工人的态度...66-67.
 ——对合作运动的态度...89.
 ——与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117 以下, 225-226.
 ——对雇主的态度...197, 202.
 ——对匈牙利工人的态度...66.
 ——对眼前要求的态度...89.
 ——对珠市惨案殉难者的态度...137-138, 200, 201.
 ——是一个劳工官僚...203.
 ——对劳工政党运动的态度...191-192.
 ——的官僚领导机器...107-108.
 ——对南方黑人的态度...199.
 ——从骑士会领导座位上倒台...207.
 ——对政治行动的态度...95-96.
 ——对罢工的态度...96-101, 195-196.
 佩尔洛, 維克多 Perlo, Victor...523.
 佩弗尔, 威廉 Peffer, William A...424.
 佩金斯, 乔治 Perkins, J. W...104, 313, 474.
 皮伯迪, 乔治·福斯特 Peabody, George Foster...553.
 皮特, E. E. Pitt, E. E...243, 244.
 平板玻璃工人联合会 Window-glass

Workers' Association...63.
 平克尔頓密探 Pinkertons...37, 263-
 266, 268-269, 295, 387, 389, 397.
 普利哲, 約瑟夫 Pulitzer, Joseph...524.
 普林斯, 塞米尔 Prince, Sam...513.
 普賴特, 湯姆斯 Platt, Thomas C...
 278.
 普尔曼, 乔治 Pullman, George...334-
 336, 340.
 普尔曼罢工 Pullman Strike...142,
 334-358, 373, 403, 404, 407, 412, 431,
 498.

Q

歧视黑人的工会政策 Jim Crow Union-
 ism...459-466.
 契約劳工制度 Contract Labor Sys-
 tem...527.
 乔治, 亨利 George, Henry...147, 158,
 179-184, 190, 193, 221, 232, 303, 408.
 囚犯劳工 Prison Labor...277-291.
 青年女工自卫联合会 Working Girls'
 Protective Union...238.
 全国反托拉斯会談 National Anti-
 Trust Conference...494-497.
 全国紡織工人工会 National Union of
 Textile Workers (N. U. T. W.)
 ...516-518.
 全国矿工联合会 Miners' National
 Association...63.
 全国联合劳工党 National Union La-
 bor Party...193.
 全国机械工人工会 National Machi-
 nists' Union...450.

全国机械工人协会 National Associa-
 tion of Machinists...204, 245, 450.
 全国总工会 National Labor Union...
 62, 69.
 全国农工同盟(南方同盟) National
 Farmers' and Industrial Union...
 387.
 全国农民同盟(北方同盟) National
 Farmers' Alliance...387.
 全国公民联合会 National Civic Fe-
 deration...357, 497-501.
 全国性工会会談 National Conference
 of Trade Union...168-171.

R

人民党 People's Party...141, 388-401,
 402-422.
 人民主义 Populism...337.
 ——受到劳工的支持...389-390, 398-
 401.
 ——支持罢工...389, 403.
 ——与农业工人...393-394, 403, 425.
 ——在1893年危机年代的成长...402.

S

薩波斯, 戴維 Sappos, David J...468.
 薩金特, 弗兰克 Sargent, Frank P...
 320, 323, 325.
 沙克, 密恰尔 Schaack, Michael J...
 130, 134, 135.
 山尼尔, 路西安 Sanial, Lucian...360,
 364, 365, 381.
 三角联盟 Triple Alliance...251-252,
 254.

- 社会革命党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Party...37.
- 社会民主联盟 Social Democracy... 502-507.
- 社会民主党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355, 507-514.
- 社会主义劳工党 Socialist Labor Party (S. L. P.)...29.
- 在建立工会中所起的作用...30-34.
- 与无政府主义者...35, 41.
- 与外国出生的工人...43-44.
- 对劳工运动的贡献...47-48.
- 的缺点...47-48.
- 与劳工骑士会...66-67, 91-92, 109-110, 207, 380-382.
- 与美国劳工联合会...362-370.
- 与人民主义...391-393, 409.
- 与黑人...360.
- 的执照...359-361.
- 与1896年的选举...434-435.
- 中的分裂...503-504.
- 的衰落...518-519.
- 社会主义行业和劳工联盟 Socialist Trades and Labor Alliance...382-386, 515-519.
- 社会革命党人 Social Revolutionaries ...36-38, 123.
- 社会党 Socialist Party...VII, 519-522.
- 社会达尔文主义 Social Darwinism... 23-24.
- 失业工人的示威 Unemployed, demonstrations of...302-304, 307-310.
- 施脑贝尔特, 鲁道夫 Schnaubelt, Rudolph...130, 135.
- 施依灵, 罗伯特 Schilling, Robert... 214.
- 史都华, 伯特 Stewart, Bert...25.
- 史都华, 威廉 Steward, William M. ...423.
- 史略特, 赫尔曼 Schluter, Hermann... 367.
- 史托雷, 摩菲尔德 Storey, Moorfield ...566.
- 史维尼, 弗兰克 Sweeney, Frank...324.
- 侍者工会 Waiters' Union...144.
- 舒兹, 卡尔 Schurz, Carl...548, 551, 561.
- 斯宾塞, 赫伯特 Spencer, Herbert...23.
- 斯多贝, 弗兰克 Stauber, Frank...161.
- 斯考特, 戴维 Scott, David...181.
- 斯诺登, 乔治 Snowden, George R. ... 267.
- 斯庇斯, 奥古斯特 Spies, August...36, 39, 127, 128, 130, 133, 139, 162.
- 斯塔维, 詹姆斯·本杰明 Stalvey, James Benjamin...361.
- 斯台德曼, 塞穆尔 Stedman, Seymour ...508, 510.
- 斯坦顿, 伊丽莎白·凯第 Stanton, Elizabeth Cady...74.
- 斯特林, 马利 Sterling, Mary...73.
- 斯合宁堡, 弗兰克 Staunenburg, Frank ...490.
- 斯蒂芬斯, 尤利亚 Stephens, Uriah S. ...105.
- 斯揣斯尔, 阿道夫 Strasser, Adolph... 166, 175, 205, 352, 375, 376.

斯威夫特, 路易斯 Swift, Louis F. ... 498.
 斯卫特, 列昂纳德 Sweet, Leonard ... 136.
 斯卫特, 詹姆斯 Sweet, James ... 188.
 斯文登, 约翰 Swinton, John ... 1, 15, 26-27, 72, 82, 95, 141, 143, 145, 151, 153, 189, 190, 400, 479, 494.
 苏利文, 多拉 Sullivan, Dora ... 241-243.
 梭伦, 弗劳伦斯 Thorne, Florence ... VIII.
 索弗林, 詹姆斯 Sovereign, James R. ... 208, 309, 380, 381, 442.

T

塔尔马奇, A. A. Talmadge, A. A. ... 57.
 塔莱, 莫雷 Taley, Murray ... 138.
 泰波, C. C. Tabor, C. C. ... 247.
 汤普逊, C. M. Thompson, C. M. ... 37.
 唐奈利, 伊格纳蒂阿斯 Donnelly, Ignatius ... 388, 405, 418.
 陶贝奈克, 赫尔曼 Taubeneck, Herman E. ... 410, 424, 432.
 特鲁斯, 弗兰克 Truse, Frank M. ... 493.
 特拉西, 艾琳 Tracy, Ellen ... 71.
 特拉西, T. F. Tracy, T. F. ... 517.
 特里普, 詹姆斯 Tripp, James H. ... 523.
 特伦布尔, 赖曼 Trumbull, Lyman ... 137, 408, 426.
 提莱特, 本 Tillett, Ben ... 361.

天主教会 Catholic Church ... 60, 104-107, 156, 204, 203, 211.
 铁路工人最高工会代表会议 Supreme Council of the United Orders of Railway Employees ... 319-323.
 铁路报务员兄弟会 Order of Railroad Telegraphers ... 451.
 铁路兄弟会 Railway Brotherhoods ... 99, 313, 315-316, 321-322, 331-332, 338-339, 406, 531.
 铁路列车长公会 Order of Railway Conductors ... 315, 325, 416.
 铁路列车乘务员兄弟会 Brotherhood of Railway Trailmen ... 321, 322.
 铁路列车长兄弟会 Brotherhood of Conductors ... 320, 325.
 铁路制动机工人兄弟会 Brotherhood of Railway Brakemen ... 315.
 铁道养路工人兄弟会 Brotherhood of Railway Trackmen ... 451.
 童工 Child labor ... 12, 240.
 统一矿工工会 Consolidated Miners' Union ... 293.
 统一劳工会议 United Labor Conference ... 441.
 统一劳工党 United Labor Party ... 161, 162, 183-186, 193.
 突勒, 弗莱得立克 Turner, Fred. ... 57, 90, 92, 120, 166, 168.
 土地和劳动俱乐部 Land and Labor Club ... 181-183, 186.

W

瓦恩, 弗兰克·朱理安 Warne, Frank

Julian...447.
 瓦尔克,埃德温 Walker, Edwin...341,
 342.
 瓦尔克,法兰西斯 Walker, Francis A.
 ...24.
 瓦兰廷,约翰 Valentine, John J...553.
 威佛尔,詹姆斯 Weaver, James B...
 392, 398, 400, 421, 424, 432, 496.
 威克曼, T. B. Wakeman, T. B...
 188, 189.
 威兰德,朱理亚 Wayland, Julius A...
 515.
 威尔德,汤姆斯 Wilder, Thomas...188.
 威尔逊,利姬 Wilson, Lizzie...71.
 威尔逊,查理 Wilson, Chas...313.
 威尔歇,盖勒 Wilshire, H. Gaylor...
 514.
 威斯曼,亨利 Weissman, Henry...481.
 威特, E. E. Witte, E. E...421.
 威特逊,杰克 Witsen, Jake...290.
 委内瑞拉边界争端 Venezuela bound-
 ary dispute...526.
 魏克斯,乔治 Wickes, George...335,
 337.
 魏克斯,汤姆斯 Wickes, Thomas H.
 ...335.
 魏煦,哈威 Wish, Harvey...129.
 韦布,比利 Webb, Billy...286.
 韦特,戴维 Waite, David H...403,
 414, 418.
 韦奈特,阿瑟 Vinette, Arthur...308.
 维尔金逊(会长) Wilkinson (Grand
 Master)...323.
 维赫,威廉 Weihe, William...267,271.

温恩,威尔 Winn, Will...463,464,505.
 温契夫斯基,莫里斯 Winchevsky,
 Morris...503.
 温斯洛,伊尔文 Winslow, Erving...
 546, 547, 552, 561, 562, 566.
 温斯坦,勃纳德 Weinstein, Bernard
 ...34.
 温德尔·菲利浦斯劳工俱乐部 Wen-
 dell Phillips Labor Club...115.
 伍兹,威廉 Woods, William A...
 342, 353.
 “五一节”的源起 May Day, founding
 of...117-126, 222-228.
 无政府主义者 Anarchists...35-42,
 122, 190, 199, 269-271.

X

西姆普逊,裴利 Simpson, Berry...287.
 西蒙斯, A. M. Simons, A. M...520.
 西斯,乔治 Theiss, George...144.
 西部矿工联合会 Western Federation
 of Miners...298, 311, 490, 492, 539.
 西部劳工联合会 Western Labor
 Union...492, 539, 540.
 西美战争,劳工的态度 Spanish-Ame-
 rican War, labor's attitude to-
 wards...524-544.
 西斯抵制案 Thesis, boycotts case
 ...144-145.
 希尔,戴维 Hill, David B...179.
 希尔,詹姆斯 Hill, James J...329, 330.
 希尔奎特,莫里斯 Hillquit, Morris...
 34, 519-521.
 希金逊,汤姆斯·温特渥斯 Higginson,

- Thomas Wentworth...551.
- 希瓦布,密哈尔 Schwab, Michael...39.
- 希瓦布,查理 Schwab, Charles...274.
- 希瓦布,尤金 Schwab, Eugene...130, 139.
- 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 United Hebrew Trades (U. H. T.)...33, 35, 232, 369, 370, 515, 516.
- 夏威夷的合并 Hawaii, annexation... 527-529, 539-540.
- 蕭伯納 Shaw, George Bernard...138-139.
- 歇勒, B. Sherer, B...254.
- 謝魏希,塞季 Schevitsch, Serge...72.
- 謝魏希,塞季斯 Schevitsch, Sergius E...186-188.
- 新工会主义 New trade unionism... 361-362.
- 新奥尔良总罢工 New Orleans general strike...251-256.
- 新奥尔良中央行业与劳工理事会 Central Trade and Labor Council of New Orleans...454.
- 熊伐伯, J. G. Schontfarber, J. G... 313.
- 休以特,阿伯拉姆 Hewitt, Abram S. ...154, 155, 157.
- 許华茲, H. H. Schwartz, H. H... 280.
- 选举 Election
- 1884年...141.
- 1886年...146-162.
- 1887年...179.
- 1888年...192-193.
- 1892年...391-393, 398-399.
- 1894年...412-422.
- 1895年...428-430.
- 1896年...430-443.
- 1900年...561-566.
- 薛尔曼反托拉斯法(案) Sherman Anti-Trust Act...255, 341, 342, 354, 477.
- Y**
- 伊登,霍拉斯 Eaton, Horace M...472.
- 伊根,約翰 Egan, John...340.
- 伊利,理查德 Ely, Richard T...16, 45, 147, 478.
- 伊利奧特,查理 Eliot, Charles W... 548.
- 伊文斯,克雷斯 Evans, Chris...15, 243, 303, 313, 349, 374.
- 伊文斯,路易斯 Evans, E. Lewis...482.
- 伊利諾州妇女同盟 Illinois Women's Alliance...239, 240.
- 易茲萊,拉尔夫 Easley, Ralph M... 487, 494, 497, 499, 500.
- 移民 Immigration...8-11, 468, 470.
- 移民限制同盟 Immigration Restriction League...469-470.
- 銀币自由鑄造 Free Silver...404-406, 424-426, 434, 437-438.
- 印刷工人工会 Typographical Union ...213.
- 印刷工人国际工会 Lithographers' International Union...63.
- 英格尔索,罗伯特 Ingersoll, Robert G...137.
- 英国工人运动 England, labor move-

- ment in...361, 371.
- 有色人种农民同盟与合作联盟 Colored Farmers' National Alliance & Cooperative Union...387.
- 犹太工人工会 Jewish Workingmen's Union...31-33.
- 犹太工人工会 Jewish Worker's Verein...152.
- 犹太服装工人工会 Jewish Clothing Workers' Union...238.
- 犹太合唱队演唱者工会 Jewish Chorus Singers' Union...33.
- 犹太演员工会 Jewish Actors' Union...33.
- 犹太人社会主义者 Jewish Socialists...32-33, 503.
- 约旦, 戴维·斯塔尔 Jordan, David Starr...555.
- Z**
- 扎米特金, 密恰尔 Zametkin, Michael...539.
- 泽西城搬运工人工会 Freighthandlers' Union in Jersey...11.
- 詹姆斯, 亨利 James, Henry...551.
- 詹金斯, B. A. Jenkins, B. A....279.
- “政治纲领” “Political Programme”...371-377, 402, 410-412, 418, 426, 427.
- 芝加哥机械工人国际工会 Machinists' International Union of Chicago...371.
- 芝加哥行业与劳工大会 Chicago Trades and Labor Congress...443.
- 芝加哥中央工会 Central Labor Union of Chicago...40, 191, 192.
- “芝加哥思想” “Chicago Idea”...39.
- “智勇社” Lehr and Wehr Verein...36.
- 制鞋工人国际工会 Boot and Shoe Workers' International Union...204.
- 制鞋工人工会 Boot & Shoe Workers' Union...472.
- 制桶工人工会 Cooper's Union...146.
- 制雪茄工人工会 Cigar Makers' Union...213.
- 制雪茄工人国际工会 Cigar Makers' International Union...165-168, 183, 198, 199, 202, 234, 474.
- “自由古巴” “Free Cuba”...524.
- 中国人(华人) Chinese...65-68, 257.
- 铸铁工人工会 Iron Molders' Union...213.
- 转辙工人共济会 Switchmen's Mutual Association...315.
- 总经理联合会 General Manager's Association...332-333, 337-342.
- 左尔格, 弗·阿 Sorge, F. A....43, 184, 368, 378.